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

序

贈沈將軍捕倭序

比者內地不逞之氓勾引倭夷竊奪艅艎寇於海上急則鮫從緩則鯨吞二三將帥各分汛地如鬻已割而餅已畫逐出其方隅則已悛悛幸無事至於歲宴隆冬朔風爲政游汛告休則聽其與玄溟海若共息卽其越人于貨亦不敢聞大吏而令縱橫海上者七舟也無人乎閩廣溫台之間其在閩海上則以東番爲窟穴東番之夷裸如鳥獸射生箐棘中盜亦時時賊殺之而夷人以爲苦寧海沈將軍齒劍語曰任盜縱橫信如割鬻而畫餅我豈禮食而小兒啖耶下令其帳下目長曰料簡軍衆備火攻具器持五日糧從吾所之亦謗之曰吾近往耳聊以懼竊竊邇我分地者舟既發則曰直抵東番諸目長懼

然從之以朔風之政舟檣鼇鼇波濤間諸軍茫然相失將軍意氣自如一日夜皆集鼓行而前出賊不意將軍露身鋒鏑之將士齊作懼者束手而請降強者迎鋒而立斃怒而不與將軍爲功者腰石而湛於滄淵而數歲之鯨鯢立盡於是瀕海人爲海賈者羣來告予請爲文賀將軍予曰將軍捕海上賊職也上以報 國家下以衛人民豈區區爲若海賈德者賊之得也漁人歌于舟海濱之人歌于途烽燧游徼之士歌于軍東番之人快于夷豈特若海賈德將軍者且夫賊之得也將軍上狀於兩臺觀察使者若大府若其閫之帥而自不言功以級若俘獻大府大府爲之舉宴稱觴列兩隊之軍於壇坫之上請將軍徹襜帷衣朱緋簪金綵以觀五達之衢而將軍辭將軍又豈以德若爲名者則羣曰吾嚮得

全吾貨而往來海上者十九而越于貨者十一
然而心有盜也今得將軍而後吾心無盜也吾
向之越于貨也相與瞋目而怒而莫之誰何今
得將軍以爲我報也將軍長者也豈復德吾吾
儕小人不能不德將軍於是何生進而語之曰
令將軍見賊縮頸奉頭有不虞之事爲規避以
蒙大吏則若何曰逃於文法矣則又曰令將軍
守汛地自固有暴客逐出之有不虞之事以歲

宴息軍爲解則若何曰高枕矣則又曰令將軍
齒劍而行語目長爲近往者即近往曰吾無所
見賊則若何曰得勇名矣則又曰令將軍與賊
遇而敗則若何曰失官矣則又曰令天不返風
舵拆檣奠則若何曰葬於巨魚之腹矣夫不慮
失官則以官慱之也不慮葬江魚之腹則以身
慱之也不有其官與其身以與賊慱而若輩亦
得宴然貲遷波濤間則將軍雖不德於若若等

德將軍宜也遂以爲將軍賀

贈管長泰奏績貤恩序

南陵管彥懷公來治長泰自興教立政之大以
及賦歛征役之繁服用之所蠲道郵廩畛之所
治防垢之所墐剔良暴之所摧持棼之所糾癉
之所瘉細大之務如攝其家調節之宜如攝其
身長泰甿士有祝有謠大縣缺令令遠借公則
恟疑惶怖奔走而祈留近邑缺令令暫借公則

割之以爲德色而分之以爲甘飴公之爲令邑
有善政而善爲之後邑有不善政而善之爲先
上有不可已之政不敢言善亦不敢言不善而
善爲之中以故泰人惓惓愛公而不置既三年
上最於　朝　天子嘉公理進公階贈公
太公如公官贈公太夫人如所以授公夫人者
泰人以爲盛事其孝廉諸君子將詣公堂脩慶
而稱驩吾友戴亨融氏使予爲文先之亨融誦

公不一一然予業聞公久矣凡君子之出世也當使人懸而若有慕得而不能捨有吉祥善事爲之修慶稱驩而不置蓋天下之事有報焉有施焉凡公之盡心於今不負其身所以報君親之大者也泰之人得公一推恩父母如其自父母見恩之爲快所以報公之大者也得乎天子而吾身有所施設宣被於天下能無報乎有吾有親而後有身而後有教以能能無報乎吾壹鬱而不得揚婉吾疾痒而不得搔爬有上之人爲之綜挈開舒民之蚩蚩胥固有心心難以口其君子尊贊而誦誼能無報乎公所以報君報親君親有施也泰人之所以報公公有施也君之耳目遠而民之耳目近親之心意親而民之心意踈起家甲科得一邑治之無所得失比及三年上官不後於薦剡矣得薦剡　主上不閔之恩必授之階推之親矣然其所治之人

或不爲之喜爲之脩慶而稱驩吾得有以能要朝家之命推及吾身以爲有榮施雖其風木之痛罔養之思亦能起九原而顏色之其生也則喜於堂上其九原也則喜於九原然其所治之人或不爲之喜爲之脩慶而稱驩此遠近親踈之別也　朝廷無上閔之恩而能使近民如我遠君吾親無不食之報而能使踈心如我親意君子於此有所以得之者矣益思其所以得之與吾所以脩之則所以上報君親而下施於人民者必有不敢懈者矣公爲一泰如此君固公之君也親固公之親也天下人則猶泰之人也公爲而不懈所居愈高及愈以遠天下行望公於無窮所以爲贈公贈夫人脩慶稱驩者時無已則皆公之所得自爲報者也

贈柯翁序

治宇柯翁隱於安平之野有年矣名不挂太常

籍不繫王爵然而敬於閭里重乎家族其德行足師也郡大夫聞翁名延之鄉飲薦以大賓翁辭不赴曰鄉飲重禮也而郡大夫貴人吾腰脊強而足趾緩安能傴僂於筵前郡大夫既歎翁之高而翁鄉人與其子姓復羣頌翁於郡大夫郡大夫乃擇吉具衣冠使人致翁家以爲翁壽翁復前卻曰吾故不敢赴賓筵而見郡大夫敢勞大夫賜且夫古之高士有書幣至門羔鴈在

庭鑿坏踰垣猶慮不免葛巾皂帽若終其身彼豈復有世人之榮貌乎哉某也不佞每居常媿之且夫人有當身而願棄之有不當身而願求之者此亦人情也故士大夫恒侈言杖屨而山林之士恒尊慕衣冠而某非其人也郡大夫業致矣鄉人子姓業請矣無以得翁一幸許則羣來求言於何子曰子其爲翁一言於是何子奉篋笥執觴酒而進曰固也山林之士尊慕衣冠

古有之矣夫皆人尊之也故夫木謂之公湘謂之君武夷桐亦謂之君然而猶神人僊侶之屬也則有表愚以公祝庚桑以子薦醉鄉以侯傲五湖以長崇山中以宰相夫非人尊之乎身當之矣則併其所悅情怡性之具而侈之則有名竹以君加歡以伯拜管城以子者矣若其當時君長乃又至式璧而聘囷京之家高其門而堊其閭飲食賓客足以自通賓客封之萬戶則乃

以其有馬牛羊蹄角千竹橘梔茜之類千株疎夫是人也而猶足當邦君之所尊當世之所好況乎德行敬閭里重家族者哉鄉人子姓以是事翁郡大夫以是致翁夫皆人尊之也翁而拜郡大夫之致以君於家而長於鄉鄉與家之人有所鼓舞於善而忸怩於爲不義則皆翁教化之矣翁之高固自如翁曰某也不佞不敢虛郡大夫賜敬聽子言而舉子觴

賀詹翁脩城序

孔子居魯也視齊衛陳鄭之邦有以異乎其必有以異矣古人敬共桑梓尊而親之以爲父母之國其尊長者吾父兄卑幼者吾子弟也有人焉爲之重計深謀吾不以孔子之道進之歟維吾郡司寇詹公以直道清節標率鄉邦令弟守齋公慱逞慷慨濬發爲善平時振舍畀貸德在人人而所興廢舉墜在於橋梁道路道宮禪刹

之居顧未足以明公大有德於郡人去年之秋疾風異甚郡城墉盡圮堞覆于隍者數千父老言耳目覩記未曾見此如此之役當事有司欲修治之則郡邑幕長軍帥武人董以視然余所居在東城下見城靡歲不無少壞壞靡歲不脩治亦靡不完善亦輒靡久不壞者非州縣幕長軍帥武人溺其職也其料用之窳良貲費之倍省工作之亟緩皆未能習其事而明於心其心則欲善其事者矣未習而明固自有缺畧不舉之弊至其晏作而蚤罷緡鏹乾沒牙蠹臃腫或半歲而成之或一歲而成之亦勢所必至至問其所以脩治之費則出民間矣且以其缺畧不舉必且墊隘而卑薄人事之不虞或無陴可登而隼可射萬一意外變則皆吾父老子弟身與家也觀察使者郡邑大夫目之而難爲舉聞公高誼不敢以煩公直前請曰某爲之觀察使者

若郡邑大夫則大喜而撓者曰官府治之子胡干焉又且有衆公則不顧計財量力早作夜罷凡料用之窳良貲費之倍省工作之亟緩無所不明心門有七日一視者數期月爲之期月就之無不完善可永久者觀察[illegible]者若郡邑大夫交口勞公郡人皆以稱公德且能於是撓公者息其說余謂天下之事惟其心之不欺以私則雖填海徙山可當前而不阻徒曰我何與爲則

古有犒師先帛助邊輸財彼何斯人以余從紳後無能如司寇公標率鄉邦勸勉父老子弟於德行仁義有公捍而固之計而謀之真可謂念父母國者故以孔子之道引而進之而爲之頌曰君家司寇公不出門外預一人事而公視人世事如其自身司寇公不預一人事司寇公美也公視一如自身公美也

張月溪年伯雙壽序

在　肅廟之朝文忠公以一言遇主尊顯無貳故東甌之張多忠智孝友惠良之士若太公及子子經其一也子經主事刑曹時爲予言二親春秋高且請急歸養會今年刑部五年命曹郎分讞天下獄得臧等論故事以郎中員外往而以主事往粤西者特子經一人蓋大司寇公廉知子經才以子經名奏故子經得藉道壽公夫人子經曰家大人少貧甚事我大父母盡

色養之驩吾母佐之順焉我大父母視吾母如女而東甌之人稱孝吾諸父六人吾大人爲畢婚娶無私幼者乳哺之多以告窈嶢峭自與吾母從吏焉今吾諸叔父蒼然耆艾間視吾母猶母也而東甌之人稱友德明與吾弟少讀書吾大人則教以義方而吾母不以姑息畜而東甌之人稱慈茲藉　天子寵靈釋其匏繫歸壽吾親天或者憐吾親德且老使德明得逭於佚養子其爲我占之何喬遠曰天下之道惟經常爲可以久菽粟常淡可以久茹布帛常温可以久衣金石常固故久不泐松栢常潤故久不凋今夫東甌之器其塗髹輕便利天下而惟其貞堅者可久使東甌之東兩純紡廻雪飄風而惟其膩緻者可久服其於人也亦然夫太公事親至孝也撫弟至友也教子至慈也太夫人佐之至順也孝友慈順是皆常道故可以久壽天

則必聰明強固是人天則必阜蕃昌熾是人使東甌之人奉太公世世若王駘亢桑郡邑大夫虛禮推風舉以式於其鄉而鄉以不肅勸是天所以壽公夫人者永無窮期公夫人可以無藉於子經之養子經亦可以無憂其親而一心以報國家子經內溫而外文郎之無涯而俊偉敏達可屬大事將有以光明文忠公之業則子經所以壽公夫人者又於是在

曾封君壽序

予大人宦安成生予於邸三歲乃去之習安成有雅化衡州舜禹奄焉聖人之風被之石峯曾公自安成徙耒陽生吳長楚兼有二國之淳懿爲人德終身德之爲人不德念其時德亦終身德之孝其先而以廣敬裕其後而以廣慈此公所以善培而不昵卑也有子舜徵起進士文詞嫺富守於禮官而公氣不益旺體不益倨廬田不益肆服御不益都以爲慈悲客以爲山澤叟此公所以善持而不貌榮也公年七十遊於京師以視舜徵當其壽舜徵貧無以觴乃心謀曰陸海之珍鳳儀所不能市也大人所猒充鞔也京師巨都大邑人文之聚鳳儀幸有虛名諸公間可致也而以張大人之行槖則名卿大夫進而拜公者不知其幾以言張公者不知其幾予與舜徵爲同舍郎最後時公行一年矣舜徵及

焉曰子居南海以佐吾觴猶海錯也予曰喬遠波臣也請誦所聞天下之事未兆有符已符有招握其符麾其招善事將自來其人廓落而薄施舍符在富也其人踈渫而長局度符在貴也其人平等而好德義符在吉祥也其人黧黮而堅葆嗇符在壽考也既符之矣見富者易蹙而不汰是所以永富招也見貴者易卑而不驕是所以永貴招也見陽喜者有陰消而若無知聞

是所以永吉祥招也見外豐者易中虛而若無遭際是所以永壽考招也四符公培之矣四招公持之矣公生於季代隨於雅化而若被於大舜禹垂裳之風予一以公爲嬰兒予一以公爲真人舜徵事公至孝在萬里外猶子舍在平時而沾沾求壽公常如公之懸弧日雖過其期猶徵言以足之及於最後同舍郎舜徵行加修文加顯所交天下卿大夫加衆其壽公加遠以久

公追先廣敬意念安成人舜徵若以喬遠之言進公必喈曰夫夫昔生安成是非南海波臣乃秖里中兒舜徵之觴又且壹再舉矣

尤封君雙壽序

予與伯昇稱同年十八載矣諸同年率以繫籍初歲致慶父母而予輩乃今始得從伯昇壽先生太夫人非後也先生弱冠則已舉伯昇伯昇歌鹿鳴於鄉先生猶爲博士祭酒迨今伯昇教成均治司徒仕中外立　朝之日多於子舍而先生亦僅及耆艾今先生則既棄博士業有年儼然受伯昇封君之號亦三年矣先生於教子之效若賈而贏若耕而穫伯昇以使歸之便舉先生太夫人觴以年則宜以服則寵以福則備矣夫今之所侈於封君者以其或屈首經生或襍戶齊民身不謁主爵之庭奕然列於縉紳大夫以華其家族閭里而先生不有也又其所侈

於封君者或幸其子之要秩善地田宅足以奇羨絃絲歌舞足以驩娛而先生不知也先生之德吾姑毋論其精微而獨徵先生於酒先生之於酒也醉而寤歌而休不知宇宙之廣大也展展而言于于而行不知人世之有慧巧也頹然環堵蓬蒿充逕不知其釜甑之盈虛也齊懽憂一喜愕不知吉凶悔悋之能欣戚人也先生雖游於酒人乎若夫羞斝獻爵以薦饋嘗先生卑

靜以正怵乎其如存也伏節蜡晨脾臄湑酤脩
諸門內先生微醺而歌良士也黨正父師徵先
生之光操延之鄉飲賓介在席洗篚在榮先生
側席而聽宵雅不懈于司正也凡酒之憑於人
也強者或以觸懦者或以擱謙者或以矜和者
或以流即酒之資於人也壅者或以暢恚者或
以溫忮者或以忘怨者或以恩然而皆有不勝
之意凡物勝則君不勝則使使則客君則天故

凡高世之士有所托以寄其意則有所勝以全
其天先生向爲博士祭酒游於詩書六秇之林
固將不忘百姓之思欲與之遊醉鄉之國既其
不遂而徒君之於杯觴罍鹵之間其鴟夷瓠樽
且以天地日月爲蘧廬古今萬物爲浮漚而殘
瀋餘瀝亦足以孕育王駘陶冶亢桑者也又烏
取如孺仲侯光携其妻子耦耕俱隱乃爲高哉
吾聞醉鄉之國名華胥其人率數百歲先生與

大夫人殆竊竊至焉伯昇曰誠得如子言拔也
從我二三兄弟洗腆致慶其又何後之有

蘓封翁雙壽序

弘家守尚書戶部即出爲關使者入還報命其
文學德譽籍籍縉紳間聞於四方　天子
才之使掄士黔中中道病因請急歸得侍其封
君封夫人怡愉也居一年爲封君封夫人壽弘
家與其諸弟益舉觴稱百歲蓋弘家發頴秇庠

而舉于鄉年二十五耳其明年遂成進士小進
士也其時封君方五十一歲封夫人四十有五
耳又之三年弘家報稱得　上恩封爲封
君封夫人以諸生疊取科第即有如弘家少者
海內蓋僅僅十之一即未有封君封夫人如弘
家之封君封夫人年即舉進士服在州縣人事
不可知即亦未得報政貤恩可計歲而得若此
者天之所以與弘家也弘家即不出掄士中途

病者守於京師卽得過里門旬朔而已卽欲請
終歲而侍封君封夫人膝下封君封夫人謂
吾年未也必不許而今得優游子舍爲孺嬉者
三歲造物者雖病卿家亦所以與卿家也卿家
曰吾欲有所爲父母壽者子其圖之知戒者莫
若子子曰子而少取科第也蚤報政卽恩也封
君封夫人而年未也是三者非人之所能也天
也而旣得之矣今所以壽封君封夫人者乃子
所能者也古人有以能名文辭壽其親者矣其
言足垂也有以能名事功壽其親者矣其澤足
永也有以能名道德壽其親者矣其行足師也
三者子雖未大也其文辭則　天子旣知
之矣爲政於關門惠在行過大江以西者所具
體而微也孝而惠溫良而慈讓今夫趨百里者
以大昕則饒至之也以日中則倦至之也以昳
則不至矣以子之年所謂大昕而趨百里封君

封夫人日中觀之凡子所以自壽者皆壽封君
封夫人之日也封君封夫人而百歲其中之年
則子知非也子化也子勤小物也子斐君子也
皆子饒至之於以壽封君封夫人不旣奢乎卿
家曰善其也不敏請從事焉

壽呂封君序

中書呂君爾搏奉使過家致賓客爲其太公壽
過不佞而徵文而曰家大人起家楮賈與子之
先仲同業相善予得與子先仲之子夢駿託葭
莩旣又稱同年兩家至篤摯壽家大人宜莫若
子凡家大人所以起家子莫掩焉亦非家大人
所諱也不佞作而言曰善哉善哉蓋自先王世
官之法不行以至于今士之自致青雲者家世
多出於貧賤士出貧賤而後致於青雲宜可不
失其故而一旦居養之所移鮮不變更者以彼
雖名爲士或其齒未而驟貴或其日暮而求盈

則亦宜其中心之易亂而素位之頓改若其爲士之親者貧且賤焉倦得一子仕而已視其成是皆平生積行累德天謂善人而報之亦其涉世之日長宜明保持之道然而不佞觀於世之人蓋亦有所不免者矣甚哉人情得之之難不若持之之難也太公昔居田野間躬耕隴畝足跡不至城市既得中書公察知其非常稍長挾入邑授經經師而太公亦僦邑廛爲楮賈廛不

能尋丈屏之以竹格太公前賈楮而中書公後治經每歲臘塾中師散去則中書公復從格後爲太公治楮金鬻人焚化以備獻歲之貨如是以爲常太公治賈廉與人處質朴而和易人競從太公賈者餬口得不乏今者中書公少年躐取科第唱名大鴻臚[illegible]侍 天子蓺苑之士流傳其文章而視中書公與格後治楮金時無以異也太公從市廛間釋其庶人衣冠服

禮於郡邑有司之庭故時耕壠僦廛之侶見之逡逡莫敢道平生而視太公與故耕壠僦廛時無以異也夫中書公太公今始爲中書太公耳猶將有進而尊倨焉者然當耕壠僦廛時意念宜不及此此之謂多矣卒無有意加其故而掩之者此可以見太公中書父子間先民之志曰毋登枝而捐其本焉富貴顯融人所羨也古人則謂之枝故夫有意加而掩之也乃所不得加

而掩也其無意加而掩之也乃所不可加而無用掩之也所以善守而善持之也於是十月之十日賓客羣壽太公不佞揚三觶而語一觶曰司馬遷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太公今日所得奚啻十請以爲太公壽再觶曰周之大夫壽莫如老聃其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太公無所掩且加得嗇道焉請以爲太公壽三觶曰仲尼有言孝始事親中事君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太公

今昨縣顯責在中書公請以爲太公壽諸客皆曰善不佞因語客予兩家則既篤摯矣抑海内士大夫莫不可以壽太公中書公何必不佞其以不佞亦楮賈者季耶其言也質

蔣封公壽序

綺繡珍錯醴酪歌舞之奉益延賓客以壽其親則或不能致致或不能常致且夫天下之事有親願之而已弗能者矣有已能而親弗悅者矣

夫不能致猶或致之爾不能常致猶或常致之爾親願之而已弗能猶或強跂之已爾患在已能而親弗悅已能而親不悅則將違其心志或爲媚取之也則將改其度操或爲智徵之也已不爲而強令爲之則其遇也不可詭已不爲而其身自爲之則其諫也不可幾夫如是不能自自壽也人壽之乎吾儕蔣蠡甫氏以名進士起家宜春徵入尚書禮部郎出守盱今其尊大人北山公年八十矣自蠡甫之東脩受筆研公非孝弟忠信之言無與教也蠡甫通籍歷中外仕公非忠信廉貞之行無與勉也蠡甫仕而未有以見其功則慥然懷有以身其教則融然喜故蠡甫雖歷中外仕遠在千百里其所以守官而成民者無異朝夕膝下稟顏色而承訓焉者也公雖棲身林壑得蠡甫以發明其教則若身爲之夫爲人父者能使其子無違心改度之

勤勞輾然適於其志環堵蕭騷布衣蔬食之爲奉乃若綺繡珍錯醴酪羙而甘之驩如徵歌逐舞賓客遊從於其間有親如此不淬勵副之以守官而成民則非子矣且夫綺繡珍錯醴酪多爲歌舞賓客以壽其親即力可常致其弊亦使人蕩志役物易厭而不可久生蠡甫得二千石而君之冲然堂序之上穆如若有所稟承而爲之者其子舍儉陋而不稱而封公神益王貌益腴

若此者益見公之善自壽而蟄甫所以壽公者將千萬歲而未已也

蕭太公壽序

蕭士威令君既從楚來令武榮也則奉其太公少鶴翁俱令君日薦牡蠣海錯爲肴羞龍目荔支爲果梜綵衣退食舞居一再月太公曰我且去母以乃公恩兒擊鮮於是令君置驛馬之輿陳太令之騶自咸導從越送郡城郭門外長跽

而觴別郡人以此榮太公父子聞太公既抵舍令君思之甚會其明年春爲太公壽諸公圖所以壽太公者以塞令君之思則以命予令君十許歲爲楚中奇童子弱冠舉于鄉所至有聲其所撰著爲楚人領袖令於武榮武榮人安其治教無敢凌以犯然則令君之不足者一第耳令君又善爲貧也囊不名一錢善爲病也湛精千秋之業宵旦不懈以此坐自苦然脫有客問太公曰爲公子者擢甲科掇上選出門顯秩華鐫若若纍纍涉世當官無所自表著而公願之乎太公必曰吾寧吾子客問太公曰爲公子者令得一州一郡之治無所益民生民疾苦不問聞以手嘗黿以色欲炙而公願之乎太公必曰吾寧吾子客問太公曰爲公子者血氣完固腰脊剛強捧其便便之腹晝坐堂上退而渠渠軒軒寢與食而不能病者而公願之乎太公必曰吾

寧吾子太公雖布衣乎故能爲詩賦文詞令君加篤嗜焉而以其湛精千秋之業應太公槖不能容一金以應困與急其好施無所不至而令君以其不名一錢應太公閭巷之身無所及物而令君以其仕應且夫人之有子也莫不欲其仕也以爲晚暮娛其耳目之不慧智文史之不淹通雖有甲乙之科亦以壯強得者而令君童子則名童子弱冠則名成人楚則名楚宇內則

名宇內然則令君所以娛太公者至矣予落魄衡茅之下不能趑趄貴人門令君以尺一問之予雖未得見令君然得讀令君之詩矣樊港之篇歲暮之懷予以知令君之爲孝子也嘉靖中五才子之言曰令海內可無文章之士則鳳鳥喑岐山而麒麟化檮杌夫其不踐生芻不食非練實而不飲非醴泉者於是使烏失其哺羊失其跪駸騠之超失其駿騂角之牡失繭栗此謂

子之所得與仲孰多諸公度令君自不能以裹蹄壓絲遠將太公壽徒欲取予不腆之言塞令君壽父之思者毋亦等於曩時衙齋牡蠣龍目荔支而佐舞

壽程守序

士君子所以能建俊偉光明之業者皆其氣節行槩可契前哲而才又足以周當世之務晰萬物之情態辨而不可罔以詐達而不可滯以方故能爲也蓋有身無鄉曲之譽持蹈之素仕宦赫然至卿相者矣察其當時皆有一世之才非苟而已也直氣節行槩有所貶減故其榮名當身而止而無所尚於人倫又有椎陋寒儉量米爲炊敝服毀躬以市清名者矣試之曲折失其本末紛錯填糾不知橫縱則亦如在天之箕外澤之瓠而無所補於當世若此者殆古今士君子涉世之通患也休寧蘿陽程公素有名士大

夫間自儀曹郎出守吾郡其始至也以敦本崇教爲先居久之察吾郡之風俗而知其淳澆之原別其性情而知其剛柔之用諦其習氣而知其靜兢之端次第而輕重之其條析洞朗極於秋毫民無所遁形鑑而竟留其不盡之仁歸於忠恕而易簡人遂以大安察公之爲高絜堅白以之自將而不以外炫方員平直以之自準而不以檢物公嘗爲予論薄屋藿食自爲拘攣非

不能也以爲無當安國家利社稷之數士君子獄獄業業固有在耳昔者徐邈當世貴清素之士不改其常以求名高及夫人漸奢靡而雅尚自若毋與俗同胡質之清至畏人知不專倚以爲名而綜事精良所至具有治譽聞人達士其規爲蓋若此比者　主上感漢家循良之治修其故事郡太守得用治行高等擢入爲卿佐他日俊偉光明之業其將屬公請以爲公壽

然公方篤念毋夫人甚日圖懸車歸養士民當道強起而後涖官今日之位已非公心之所存又尚何計於其後乃吾郡士大夫之所願望於公者如此矣

壽陸安溪序

予嘗遊粵西習其風俗而深歎其有上世之風也蓋其民取給朝夕而無久儲賻其土多閒曠而不闢小人愿而不足於纖君子質而有餘於名仕宦之家無數歲之積雖國之元老朝之達臣所以遺其子孫者不過數椽之宮數畝之田而已其人協而不爭恬而不競薄安而不多求易足而不生外心亦其俗然也凡人不足則爭不止則競求於身之外則多求生於心之外則多外心爭競不作無求而不生外心者上世之風也然是可以界小人而不可以域君子小人者一方一聚之居其見固無以自廣而力亦無

以自從而君子者朗而多慧仕而遊四裔廣見而得以從心飲食服御誰之不如可以求之矣妻妾宮室之美之奉不見一方一聚固見之四裔且夫里中先正先達有所以遺其子孫者其子孫易見也無以遺其子孫者其子孫亦易見也凡國之初世遐逖之區常儉於聲名而其久也文明之麗踈渫肸闇而是國之初世官刑臣箴嚴儆而峻作後稍曠蕩得自便恕也今西粵

衣冠而仕者棊置蟬聯既不減中州又值國家
燕恬曠蕩之會而其君子之出遊於世者猶未
改其俗之故予是以歎其有上世之風也桂林
陸公漢鵬來今安溪懲前事之不張作而振之
清帑羨正額賦亭疑讞拳拳以禔福生民爲念
毫不敢便其身圖蓋其所以自贍其身與他日
所以遺其家子孫者可推已予益信粵西之多
君子公能持其先進之遺而不變夫安溪在萬

山之中地陿而土瘠民亦可以愿撲而無所競
爭然而問之小人已不能之矣有公持而象之
庶幾斯邑之風如公粵西不特如此而已以公
布列穆穆雖化天下可矣請以爲公壽

壽陳永春序

吏於永春者所從來矣以予覩邑乘所記則有
盧公琦柴公鑣其著云夫二公而外豈盡無爲
吏之實而著名僅二公則賢吏可多得乎哉然

以二公而已足著名矣是亦非吏之難人而人
難吏也以予觀爲吏之道潔以持其身和以循
其民敬以事其上持此三者誠以行之未有不
名者矣非不有持其身之意而未至於極潔也
時則必且和民以因循敬上以諛佞因循其民
則不稱和也諛佞其上則不稱敬也身之不潔
則所以施之上下之間者皆僞也以予耳目所
覩記大都如此矣起潛陳公之爲永春令也二

年於茲矣十月十有二日爲公懸弧之晨諸博
士先生率其子弟稱一觴以爲公壽則徵詞於
予予所覩君設施於前後者誠也先潔其身而
後用之上下之間蓋公之爲人伉爽深厚自爲
諸生時已褎然以文名東粵中及來爲是邑政
清而胥史無所欺訟簡而人不爭於辨錢穀徵
輸率聽民自爲會計而公特理其成焉爲之既
久邑以無事則月朔會生徒課講校文爲之設

飯食以禮之厚奬賞以進之養其體而後周其貧困者公以其政之所宜施於民者爲之有餘然後以其精神用之士施之民者易以簡用之士者至以詳公之始來無矯然之譽而久之自著名無赫然之功而久之自明用予謂公之所爲於吏者一誠而已矣夫如是也與盧柴二公又何先後焉夫博士先生與其弟子徵予文爲公壽予固宜引晉陵之視申松栢之頌而董

董名二公士君子之在天下莫大乎名之壽而後身之壽隨之吏於永春者所從來矣二公而外歸而壽於其家者可勝道哉而永之人固不聞公之所爲者誠誠者久也聖門之學也自壽之道也予又烏能捨此爲公頌且祝耶

石先生壽序

聖門論學先博文而後約禮考亭宗聖亦惟格致爲尊夫其行則圭璧矣其身則束修矣其於天下事物之理靡所究焉此特可謂之善人而已而不可以爲士士也者庶其見於四遠之地歛其行於一軌之中然後學問克大德業新富華實同茂而本末共流鄉人者一鄉之善人也士也者所以進於聖賢之士也貴陽於中州爲遠雜夷而居其人文隱而不著雖在國家重熙累洽之後士由科第起者猶未大耀於光明然而學校之所培植掌固之所賓興固視中州不

亞特以遠在萬里之外則終朴焉而少文而獨有鴻渚石先生者辯博多知編藉不窮議論鑾涌品節條貫其論天下之事理前輩之人物盡得其衡量先生不遠萬里來教吾泉予每對先生言未嘗不歛衽而前卻也而先生復罄折而能謙洞虛而善受予觀其進退作止之間尺幅具有由前言之可謂之博文由後言之可以謂之約禮矣夫學之與政無二也然而由科第出

者久之有政寄爲當其事者多漸離而入於俗惟夫師儒之職則竟其身學問之中而始終謂之士少而學之壯而至老力行而不衰然後可以謂之真君子此孔子所以憤樂相乘不踰矩焉而猶未測其終者也凡天下之年莫不有盡惟夫進德修業之士能以久特聞子願先生之德與其年俱高而日進於無已若夫期頤之筭留陵之比世俗之情耳殆不足爲先生頌也

壽沈座師序

士大夫用世必其本根之地先有以樹倫常之極而後以廉讓之操詳敏之才慈祥之政發之乃可以稱賢人君子喬遠獲事吾師十有九年矣東曹之署屬官僚後擯棄以來自謂無從望顏色而東山再起節鉞閩中意者天以吾師假我也凡吾師立貞蒞政之詳喬遠不能枚舉即所觀道德於左右準步趨於前後而知吾師之爲賢人君子也吾師繇進士高第起家司空以才望轉禮曹郎藩王乞封會　上意有所屬越格予之然其王空名耳不費祿賜也吾師執奏者三竟不與　上亦竟無以奪過滿考當遷太宰才吾師甚欲處以閩中督學之任使人來言師曰太宰知我惟所命之乃先來言不謂我欲乎則辭避不往太宰不知吾師意曰是欲爲卿寺則益久不遷吾師益惶恐曰將

謂吾撰官矣強之主銓者乞憲副楚中不以督學是時歷俸之期已過衆謂吾師辭名而居詘門生初得事座主禮當置酒爲高宴有壺觴七箸則醆金爲之座主一再辭門生一再強而遂受之吾師將之楚百強百辭竟不受門生一緩也去官楚業晉參藩東省念太公棄官歸舍朝夕几杖下若將終身焉太公捐祿養吾師畢寇変之事築室其傍往來戀念如奉几杖時無復

出由意主銓者強起吾師吾師蒞閩一以忠誠愷悌行之不作聰明而情自達不爲威用而民咸宜今相國公當朝海內仰之方如高山大川吾師乃恂恂若書生不顯相國弟閩人私相戲語曰令徒相國弟尚可作氣勢顧以名士大夫謙讓簡儉乃爾蓋吾師之鄉人又私相評曰沈先生爲官不欺公事親不有官忠臣孝子也吾師爲諸生時稍稍見知於假學使固有忘之者

吾師視其家益厚人益服吾師報恩昔人有云受人恩而不報者必無忠孝之名吾師念報矣凡吾師於本根倫常之地處之極其篤踐之極其實而後以廉讓之操詳敏之才慈祥之政發之此有體有用之學也喬遠十九年事吾師爲老門生道不加脩學不加進無以稱賢人君子之門人敬因吾師之壽誦道德步趨之槩侑而薦一觴所以壽吾師也亦所以自爲羹墻型范以求不媿吾師之門人也

姜太守壽序

仲尼論致理之道曰道以德齊以禮不信然哉君子之爲政也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本諸身焉耳矣得百城之長而君之欲以耳目爲察鑑而人之耳目亦欲察鑑其君問之居家曰其人君子也問之居鄉曰其人君子也問之所蒞官昔日者曰其人君子也及其既至也具問其當官

所行事曰其人君子也而後羣然而服又非能盡人而服之也服一人焉而十百人未服服十百人焉而千萬人未服然而吾之德在也君子之不棄吾民也則又有以教之教之而又不服而後拒之而不敢以非禮怨撻之而不敢以非刑怒猶有怨且怒焉則君子亦姑置之而無損於吾之德而無損於吾君子之名故夫君子之爲治勝也其所謂身所謂導德其所謂教所謂

齊禮也泉亦閩之一大郡也自唐宋以來則有刺史知軍以涖之鉅公先輩知名不少而獨王龜齡真景仁其著何也二君子所謂身導之者也其餘大槩不過明絜於法令而振刷於政治蘊藏涵詣諒不足以擬二君子之純全不然何二君子獨著也夫其當時之為政於是邦也亦嘗求邦之人矣邦人無稱即有稱而未如二君子也者蓋邦之人之亦求其君也丹陽同節姜

公來守吾泉朞月而已教化未洽條約政令百未一布也而泉之人皆服之者何也泉之人蓋問公於家於鄉於昔所涖官於甫下車所任事而具知公之為人也公之初政雖百未及一其所以告語於人者專務以德化下德之為言智能者詘焉君子者伸焉予以是知公之為泉有合於仲尼之訓且將繼王真二公之後而起也於是嘉平之二十七日為公之辰夙所得交於公與公之門人若徐陳諸君來求予言以壽予雖一未及見公然君子一言一政而四封之民聞之故即以公之所言所行者壽公不徒壽公之身也所以壽公之德與名於永永也

壽范令序

予未讀粵圖經時意瓊崖儋萬皆在高山邃谷中及得讀之乃知平疇沃衍海外小中原也是必有朴厚敦頤之士生而應山川之氣而吾永

春令公景麓范君意其當之予故不識令公獨自為東曹時以公應舉告身故不為苛文相持予雖無心於公而公拳拳念予不置公一出教宜春遂遷今官數為予言海外鯫人資格所至青氊甘老而已不意一行作吏某在宜春未嘗求一日之知於上官無枯木朽株之先容上官之所以見推見譽者何故也公又為予言予海外之俗實僻以朴魚蔬米肉之類不用衡石鍬

準諸目成而已今所治永春在萬山中小民時有搆告亦鄙田産相涉其寡可使益多可使裒也予亦如吾海外俗治之而人以無事如公之言也朴其身朴其俗而因以朴其治如公之爲也厚其身厚其俗而因以厚其治美哉君子也於是公之誕日至而葉生以其尊甫廣文於公之鄉求予言以壽之予則壽公也以朴以厚蓋予自少時見故老耆舊具言先進之人淳龐篤實機械不生其年皆至大耋神完而形固而今後輩若魑魅罔兩之不可測識以爲古風古俗之不可再見及予老而讀諸史傳他記閱世代之變態則人心澆漓久矣豈應至吾身故老耆舊復有淳龐篤實如古人者天地之氣厚則必久朴則不壞蓋故老耆舊耄耋百歲之時而曩時後生所爲輕浮機械者其化爲異物久矣此生人壽道之端也雖然公今方爲令有聲其

事業尚更見於它日學問當亦益進公將望聖賢而師之則公所爲朴以厚者其孔子所謂有恒者乎予尚爲公望之以接公鄉丘文莊海忠介之後塵不徒壽公高年大耋而已也

顏範卿先生九十壽序

三王之世所以待老者何其厚也自大夫士而上以至天子之尊莫不致之學宮而敬養之則有師憲乞言之禮至於祖割饋酳就室從珍操几杖以隨東西行者不敢過焉而其在庶民之家無有不食肉衣帛故老而生三王之世其所以敬而養之基厚矣至於後世其久廢僅存者惟有鄉飲酒之一端乃徒取於耳目之近而私有力者之所自薦其行之也既不足以勸世而厲俗則黃髮鮐背亦自顧自恬山澤之間而已今吾永春之邑乃有顏桃陵先生者壽登九十其邑令景麟汪

已之秀士者人造先生家

稱觴爲壽而徵文於余范公所爲何其合先王之道也先生以明經推舉仕江州別駕樓遲翔翔曳裾藩王之庭則老而有位者也娛心翫精於著作之業詩造于陶謝而書體夫羲獻及今大耋之年咏歌不輟苦思極意菁華煥然大小真草行於海内家而藏之若璧與珠則老而有文者也身游忠信之域心脫塵垢之表言貌詞氣温然長者不見畔岸稜雖嘗仕宦莫贍

家時時潤資于筆札則老而有德者也夫老者天所厚也天將使其聰明強固吉祥善事莫不駢集故斷無有澆競險詖之人得躋大年而長游不閑之宇故夫老者又天所表也天表是人焉以爲人心世道之維則篤而厚之内既厚於其心而外則久其身公今雖以九十乎齒之所嚼無不決利其腸胃不薰亂於肴酒一以善飯爲加七作蠅頭書骨力克完産少男稚女方以穀歲天所以厚先生心而及其身如此者以人心世道表先生也夫爲治之端豈在政教哉蓋必有以風民而使自喻者養老尊賢天子所以慶諸侯矣范公爲壽頴先生而勸世厲俗於是乎在夫安見斯民之不可三代余樂其盛也載筆而爲序

壽周令公序

青城周公覽揆之辰其門人陳應陛謀所以壽公者而問言於余公之辰蓋在十月之閏時乎以十月爲辰時乎以十一月爲辰先是十月之辰會公有省行則以是月之辰壽公可也余因問陳生子亦知公之爲人乎公爲人閻易晁暢虛受而有容勢利無所涅於内而鋒芒無所動於外簑笠田里之民得以盡言左右而無畏民之見公如親父兄人有以盛氣中距來者公包而孚之令自媿以服公之居位其身在堂廊之

上而心未嘗不在湖山之間巖耕叟釣之側也大其心以茹天下平其情以恕天下和其衷以涉天下而余所論公之爲人庶其是乎因語陳生子亦知公之爲人有所象乎凡人稟天地之命五行之氣其爲人也皆象乎其所始稟者也始公生而得閩閩也者虛而無定之位君子之處天下也可以上也可以下也可以往也可以來也上下無常易之道也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公之爲人其得之閩乎天非閩無以成五歲當吾之世又安可以無公也遂書以爲公壽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

序

劉太夫人壽序

滇之山大理名滇之水洱名大理之産點蒼之石累纘重葩比金粲玉洱之蠙蛤應月之珠其貝以爲刀布流行天下貴人富室之所服用文軒曲陛之所蔽映皆出於滇則惟大理洱海爲之毋故以其名太夫人三從保寧公以仁三川

諸所産子非舉進士則薦明經無有惰業二進士順徵文徵同時官比部迎太夫人於邸出同車入同舍太夫人長子食而少子息少子食而長子息養於官家之子望養於家官之子望太夫人徒恨不兩其身諸子又徒恨不一其室斯亦人生之厚澤而閨閣之隆遭矣夫文石蠙珠非有澤物功徒充耳目所玩好貝之刀即以濟通施亦未有益於民命大理洱海猶然永此名

也順徵今使三川噓枯吹朽活人於萬有一生之塗文徵服在内寮條奏天下司空書廣生所不知何人人之既生私相念曰是就人子善廣朝廷德意願其父母壽考而子孫昌則太夫人之爲人母陰繫人願不可幾量無貴大理洱海子辱以文章交二比部君敢酌而祝太夫人雖然二比部君閎博鉅儒著於文章之林而予徒出靡曼彫蟲之技求一當比部君則予所取足

比部君者亦堇比於文石蠙珠之好雖酌而祝太夫人未若所不知何人者之祝太夫人甚也予聞太夫人好讀書敢以請

壽陳母序

人情之弊莫甚乎有已之爲見而不與人同夫有已之爲見者其視物也岐矣基必已立之事必已成之功必已營之凡無與於已者皆所不給也不惟岐之又將慢之不惟慢之又將難之而目將攝焉而耳將伺焉而力將藉焉異精神別骨骼安所足已所矣夫不足已所者精神骨骼莫非人也足已所者上下遠邇内外莫非已也知已者無已不知有已所以有已也故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太上之世也所以降甘露出醴泉連理之木同穎之穗並生交至謂之太和若是者君子所以一氣顯濟陰陽而叅三光也從吾遊者陳生國錦負笈

辟雍懷吾年友顏奇黃氏書来謁予曰國錦之母婷於顏公國錦客遊諸生圖壽吾母而不得吾情欲得夫子之文獻敢從顏公以請不佞展刺一再讀得奇黃氏所以頌母狀則母非國錦所自出也國錦蓋出於余而嫡母母也夫行善而不已者其應也不遠矣不見其身而爲之其爲福也皆止於其身當陳公之未子也蓋未及予周甲之歲今其時母謂公尚壯而已亦尚可以

望乳使其衾裯之匹不得歌小星於門內晝夜
幸他姬無子子矣又或別孕殊育不勝岐心以
生懊難即魚肉寢處曷所不得又不然公即食
德義之報幸全如綫緒母不加憐念如自出他
日雖脩然丈夫子亦曰母爾母爾公能為石人
乎且孑然憂所不知何從於垂暮之齡而今國
錦之視母同離裡而念尸饔則母氏所以得天
之歲受子之養者蓋皆母自為之安所必已子

安所不得子哉母事姑妐孝待夫之兄弟侄子
女恩禮備至皆人所難予直有感於世之人岐
心懊物而已亦無利焉者曾不如母氏以笄佩
之英獨有以符天則而諧大道也故書以壽母

程太君壽序

休寧蘿陽程公既守泉則數與叅佐寮吏言吾
僅有母始令鄱陽繼即陪京典於刑禮皆得迎
養邸下其始母氏耆齡耳及夫去我大鄣以入
陪京猶行家園也以吾　君之靈守茲海邦
母氏之年加增歲歲山川跋履不獲迎養如昔
日甚哉吾思吾母也諸叅佐僚吏既數數聞公
言則謀所以解公思以為太君祝者八月朔日
太君之生也諸文學先生儼然造焉問言喬遠
喬遠曰夫人有所不得如其心則思思而得如
其心焉未有不喜者矣君子之仕也有三思焉
內則思其君外則思其民家門之內則思其親

蓋有不可得兼者矣得如其心於君或不能得
民得如其心於君民或不能得親思而不得於
親而或得於君民猶之乎得其親也公結髮稟
太君訓策名登仕不徒夫晨昏溫凊佐餕治餚
饈而已太君不難別朝夕之養數千里而遣公
仕亦不徒夫獲華膴侈軾轓為家閧榮而已公
之守泉也亦曰吾有母矣孰非人子孰見非親
先農而望穰先商而開資以滋民也亦為人飽

燮其父母也民之得情不求深焉已輕而輕重罪以寬民也亦爲人惠寧其父母也褒德而貴齒尚文而好教以表民也亦爲人旌童其父母也思親得親未有不喜者矣思民而得民其又有弗喜者歟得民與得親一也祿二千石而君之廣於經四境而勞於察萬室若其民理政平則其廣也適見功而勞也適遂志也公昔令鄱陽也尚覯於縣邑即陪京也多優於職事入奉

太君則懽矣外猶局於推廣而施勞今所以見功遂志者視今與即不翅倍焉太君悅矣雖年增也悅而返童少雖道遠也悅而若几席公又安徒在乎晨昏温清佐餕治餚爲恭且孝而已諸文學先生皤然曰是可以解公思而善爲太君弘慈也則請書以爲寓觴之獻

黃母壽序

孝廉黃君燿欲爲其母夫人秦壽諸客過予徵

壽辭孝廉君因具述母平生則已一身三母並時在堂而非如衆兄弟之母若前後繼者惟而叩之乃知母秦配孝廉君尊甫文學公壯歲未子因爲文學公娶如夫人者二人施次之柯又次之柯出孝廉君三歲而文學君沒三母煢煢共守孝廉君一子也而以有今日今者孝廉君不忍口言秦母嫡亦不忍口言施母庶則若別二母於其母也又不忍口言柯母生則若別已母於二母也三母以少婦寡者今孝廉君壯且強三母皆蒼顏而白髮皆足壽矣念歷在秦母壽秦母所以壽二母也蓋當文學公之沒也秦母無有不終之義處於不猶之命藐諸三歲孤所不知者存亡二母則無嫌不終也即不得事其王視其子柯母無有不終之心孤一而已異時長也能爲衆人子乎而皆母戒施母則又無嫌不終也共翼而分哺遍嚥而迭咻母各以爲

子子合以爲母少以爲之母長以爲之父主乎一室有尊卑嫡庶之分共利而同依有姑姊妹妯娌之愛夫非母氏廣恩以撫之二母未必能終也夫非母氏砥節以厲之二母未必能終也夫非母氏均慈以示之未必不子孝廉者以孝廉爲子非孝廉母者孝廉以爲母也堂搆晏如榱桷不移是藐諸者一旦出襁褓中任衣冠起其家昭其名聲勗於先君之思追念當時厥惟艱

哉有烈丈夫之風焉人莫悲乎生而不識其父而莫幸乎遇此母者美矣哉笄衿之砥柱慈貞之嚆矢天地所以久存大道所以不毀世教人綱永永斯維是以久特聞而衆人所不能匹者也於以壽母不亦悠哉於是諸客皆曰善勝乎以百歲祝者遂以爲母壽

黃母壽序

友人莊伯暉與予善拉其彌甥黃生調鍾從予遊予因得交其尊人振林公而久之振林公選閩得雋會其年之八月爲母太夫人壽黃之諸宗高母之年榮子之雋則合爲母氏舉觴使調鍾徵予言予問調鍾子之祖母年幾何曰八十所矣則曰吾子之家聚指幾何曰數千子之尊行有與子之祖母同輩者幾何人曰不能以四五數子之尊行有與子之祖母同年而得觀其子之得雋選也有幾曰不能二三也甚矣振林

公得奉母夫人之難也黃氏之族泉中爲望以科第簪纓鬱起者大不乏人其身得雋於時其親八十見之者已不能二三甚矣其難也科第矣或不能及父母及父母矣或不能以天年究之則今日振林公之得於母夫人難也父母遣子學矣或不能廩餼得廩餼矣或不能取科第乃科第於人常可忽指取也廩餼庠膠進成均焉遠者非三十年近者非二十許年不能得也

則其間或有中道失者或有幾失而復得者則今日母夫人之得於振林公又難也大凡人之相與也久則心相悉而愈歡久則意相洽而愈親久則情相關而愈難離大凡母之稚子也多在二十以上下其十餘年則豢雉之日也而不得孝焉其十餘年則豢騶之日也而不得孝焉而母之年已四十矣四十之外或其力之不得遂焉而不能以孝或其遇之不得順焉而不能以孝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生於膝下一體而分其母以八十齡養容久承之矣意志久會之矣而已之齒亦因以久長其閱歷日久焉而順其情性日油焉而生則歡親而益難離之尤者也子則子之日母則母之日也今者振林公上事母夫人之謂也母夫人健勝聰明如平生振林公天性少篤疇昔亦無不遂不遇之遭而今且有捧檄喜母夫人皆嘗食振林公之食矣猶

未嘗嘗君之祿也則自茲之日皆振林公善養母夫人之日也母夫人之日也進焉而加稀振林公之日也戀焉而加愛故曰子則子之日母則母之日也母夫人德善行誼具載黃氏諸宗睹記予是以不具論論振林公所以得孝母夫人之難如此母夫人前新興令玉泉先生長女伯暉稱之曰丘嫉故其稱調鍾也曰彌甥

陳太恭人八十壽序

人稟陰陽之性愛天地之命凡其竅暘洞朗豁達有爲者則其作事必遂成作事遂成則其受福也必多凡夫萬品榮盛百昌條茂日晶天澄停峙變化於其間者天地之德也人而象之其得天地之感德氣也多而取多福也宜矣無論丈夫女子也人稱丈夫之德者曰處女而稱女子之才者曰女丈夫丈夫得天地之動德也才居多於德女子得天地之靜德也德居多於才

丈夫才也而德若處女女子德也而才若丈夫
豈非世之所希覯見而造物福焉者哉予里中
今者縉紳鬱起冠蓋結軼士大夫奉有高堂之
驩者不可一二數其有母夫人貴且壽受其子
恩寵於朝而其身有榮施者類皆有貞靚懿美
之德然而未有若陳中丞公母太恭人才即所
謂才亦素提挈米鹽絲枲間以無非儀或其煦
煦嘔嘔爲施於里媼巷嬪而未有如母恭人之

疎暢洞朗豁達而有爲者太恭人既貴在儔侶
中不諱其少窮困多所施與縱弛周人之急平
人之質人人無不自得意里中後進交驩中丞
公者太恭人時時以子畜之數過從綱紀其門
以內事中丞公與諸弟雖母愛太恭人實憚肅
如嚴君太恭人所自處麤食澹衣早興晏寢行
年八十有寒閨之意謂曰女中丈夫不信然也
昔者　天子眷顧西南方念羌駹僰筰時

反覆令中朝推特達通敏威重而有猷者皆曰
亡如中丞公中丞公節鉞滇南七年矣蠻莫頓
首緬猛受命有以懼非常而晏厥成
天子嘉中丞賜金增秩久填撫其處不復借箸
煩而拊髀思海內士大夫日夜相與推仰中丞
公才爲不可及而孰知非此太恭人不得如此
中丞公也邪太恭人一日加匕箸則中丞公一
日爲　國家圉邊陲以寧西南又轉而圉西北

以爲長城又轉而爲柱爲鼎廟廊之上天壽我
國家必藉中丞公則其爲壽於太恭人也未有
量也蓋太恭人取天地盛德氣也多其生也造
物者先予之矣

顧母壽序

孔子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躭父母其順乎啜菽飲水盡其懽斯之謂孝書
曰厥父母慶則洗腆致用酒善矣夫何必顯榮

哉顧母者先贈公之妹出也母氏之舅歙齋公與先贈公同治舉子經義前輩朋友相厚善所與先贈公聚而治經者凡十餘人皆以婚媾好而歙齋公以先贈公故故納其妹女爲婦母氏所歸者則爲習齋公習齋公爲人恂恂以儒生終其身竟年五十餘母氏則以身撫五男左提右挈去之今凡二十年餘而母氏七十矣予之先姑早寡而能持其家母亦四十餘寡而能持

其家予先姑平生晨昏治家寸積銖累無纖毫妄費母氏亦以晨昏治而寸銖積者予先姑口不妄言身服質朴雖粗衣厚絮無鮮明之氣而母氏亦以簡默質朴自理甚矣母之似其母也予爲兒時母氏過予先贈安人常以旬餘乃去而今予家之姑姊妹所與母氏相與者半非昔之人矣而予先姑子若婦已不及與母氏爲兄弟處矣母氏寡有年而其家子已不及膝下養矣則今顧氏之二兄弟念其母氏拮据之勤勞而思一觴奉之者甚哉其有合於周公孔子之訓也子之於父母也思其平生則念難焉追其前難則念幸焉私其念幸則念孝焉孝之爲道順慶懽而已矣而不出於妻子兄弟菽水洗腆之間此聖人之教所以爲易從而人宜自致焉者也甚哉顧氏之子有合於周公孔子之訓也顧氏子其仲者讀書積行而爲儒其叔與季嗣

厥股肱以致孝養諸孫方振振起其家所以持而致之母者又當不獨如今日而已也

李母壽序

李子夢帥舉武科進士授裨將守川沙亡何迕當路解職暫歸里閑無事則執贄請業於予如書生予謝不敏而不能避也居有間其母夫人張七十壽李子則過予曰夢帥年十四背我先人戒母四十耳戒兄弟四人兩者僅室家戒弟

尚禰戒先人海濱之人也生無所遺諸孤戒母力貧以育以教以有今日夢帥武夫也上不能得國家一絲一綸爲榮下又不能如里中豪列珍羞考鐘鼓爲吾母壽也既無以壽吾母因而追傷先人不壽不覺泣數行下已而思之惟得夫子之一言庶幾焉於是何子聞其言而重違其意予惟 國家制文臣之賞官三歲上功狀無害予恩封其親武不得矣須有軍中功軍

中首功鉅伐又奉歸大將裨將搴旗陷陣叙官論賞耳所得予恩封其親者大將也不然則世胄循常例者得之白衣由武科進士予恩封親難矣然則李子固無以悅其母也母之於子也皆欲其坐有襦紈鳴箏跕屣之樂寧欲其披堅執銳立於矢石之下且夫臣子之愛國家也亦然寧日夜跂首望多事戒披堅執銳爲矢石立者而白衣由武科進士欲邀國家一絲一綸所

至大將以悅其親非正無由也川沙一亭一障之任耳嘉靖中皆戚少保劉湯諸總兵蕩寇除兇之地繇此起其名大其官爵今也波濤不盪艅艎晏如李子一守其處逶逶若隴西文臣倚太平坐高堂大呵喊屈折諸介冑曲拳擎跪稍不中心闌其舌而奪之氣李子何由得悅母也自李子登武科之後 國家東有朝鮮西有播酋之釁今關白天殛應龍自剄李子不得操一

戈從行是命也夫守一裨將坐迕當路失之李子又何由得悅母也夫北郭騷古之列士也乞養母於晏子子路敢行三軍負米以爲親檠寧兎罝鷹揚之姿不貪養也者 國家文臣一廢不復武則可屢起暫歸而射虎南山之下且佃且漁據目前爲母養安知非造物者假手當路文臣齮齕李子以成此悅也今日北堂一觴致賓客羅而拜之母寧不快年四十時耶母固不

願于之堅銳立矢石而李于不可無其心爲臣子者固不跂首望多事而李子不可無其具有其心而具豫焉得時則駕此李子悅毋時矣

顏毋壽序

吾郡安平鎮之爲俗大類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則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故今兩京臨清蘄杭間多徽州安平之人第徽人以一郡而安平人以一鎮則徽人爲多是皆離其室家或十餘年

未返者返則兒子長育至不相別識蓋有新婚之別娶以數日離者語曰十婦九妒非虛語也以妒之爲俗婦恒不得與丈夫久處固難之矣而復不妒則尤難也婦之不妒非曰任其丈夫馳縱自恣不一微攝之而已或有其丈夫未子焉廣之媵置以嗣事其祖宗此不妒之正者也其丈夫未子薦之媵置與他人子也而竟已以子者此以不妒報者也既已子矣慮其單弱不足拓先祚而猶以媵置進此尤不妒之見以遠者也而出於不得與其丈夫恒久處者爲之此不妒之大者也蓋子之同年兄顏君植庭語子曰予家有從嫂歸吾從兄其者今侍御潤寰龔公從女兄也歸時值吾從兄家甚約奔走衣食什九在外姑呂年老嫂奉之孝敬大當其心臨盡稱吾嫂孝吾從兄早歲未男時時謀爲置側室久之已則舉男胤尤以單弱慮更擇宜子者

進焉今嫂氏之子名甲登者補郡弟子員而爲吾嫂所置出者名嘉胤亦向學守其家吾兄歿十餘年矣二子所由不墜兄緒倚贊毋也至其端重靜一尤吾平生之所畏茹年七十有二矣吾侄子甲登欲求子一言張之子其毋辭夫植庭君平生固不妄譽人也而況其家門之內顏龔二氏族子皆習聞其風教益知毋德所由來以毋之見以遠其心正以大天所爲毋氏不妒

報者其將後益昌不特甲登有今日而已抑予又得讀莆人佘宗漢昔年壽母詩益知甲登交於四方賢士君子以求悅其母矣

黃母壽序

古者姓族繁衍婚嫁往來若崔盧之門朱陳之村子女姻婭累世不絕後世亦侈之非其借族望爲重也族之爲望其人實衆以世其家之爲女喻於內教之所明而詳於壼政之所熟則其

奉舅姑也孝事君子也德畜子孫也教蓋與織紝絲枲並承而爲業固無所借訓於外也織紝絲枲承焉以爲業其所業必精孝義德教之訓漸於耳目成焉若習化焉若性其有行也則必有令譽矣婦人之有外譽非其出閨門之謂也尊嫜宜之子孫念之上有補於其宗下有補於其家之人則其譽也令矣譽不出於一時而況足以傳諸遠則必有君子之言以章之君子之爲人也非德善不譽也非慈義不稱也故得其人傳之則遠傳矣婦人雖無遠於傳世之心而子孫與其家黨姻戚之人固不忍使不聞也予之所以爲言者武榮蘆川之黃孺人而出於阜陽之蘓者也武榮有蘆川之黃望族也其有阜陽之蘓亦望族也孺人所歸之夫子則肖峰君君伯仲四人出自二母而上有嫡母張孺人事其所生母猶其嫡母事其旁生母猶其所生母而

人稱孝嘉靖之季海上中寇人人孔棘孺人相夫子百凡拮据家道乃振推夫子之友及於諸昆而人人稱德夫子既沒孺人所舉子運卿天卿君卿皆孺人養且成其訓行於其子至弟代兄難而脫其困而人稱教運卿游南成均久念孺人春秋高謀所以爲壽者其姻傅君輩以來問言於予凡孺人之望族懿德蓋如前所云而予之言有如於君子爲不足以傳然予所以傳

孺人者未可知而孺人所自壽於天者已可必
夫傳君輩皆武榮望族亦習見夫衆以世有女
德如孺人者天所欲壽也

李太君壽序

山非不高矣而地載之海非不大矣而地涵之
地之所以孳山育海生高大於無窮者也地
生高大於無窮而不自見其高大然而知山之
高海之大者則以爲地而已予同年李君克蒼
始以少年進士作牧太安最有能名入爲比部
員外即優游委蛇可得守相監司而克蒼君高
然 國家之慮直言被謫稍遷至禮曹即茹茶
以歸見擯 明主守補銓曹二歲餘不得
一命克蒼之爲人見慷慨氣節之士慕效追隨
如不及人有困阨拯援恐後才能有可爲者力
爲進輓不使人知其於他人之名位重若已之
名位予與克蒼同爲禮曹即時銓曹已推克蒼

爲尚璽丞克蒼連十二疏名已奏竟不得中旨
二十年進士尚一郎官而已克蒼氣節之高峻
海內視如聳峰絕巘不可攀躋而一接其風度
聽其言語溫溫舒舒包茹含納千彙萬狀白黑
瞭於心胷而聲色晏如甚哉克蒼之氣節似山
而其宇度如海也而有吳太夫人者以爲克蒼
地不有是母安有是子哉於是十月廿九日爲
太夫人壽克蒼使客歌詩百章曰吾且百歲視

吾母也而問壽序於余余謂太夫人者克蒼之
地也人徒知山之高也上拔千仞干于霄漢而
或有複岫疊崗深虛而遂秀或有衍谷夷陵谿
谾而鬱紆今夫海有時乎恬風安瀾有時乎激
日盪天凡造物之變化也無常而君子之學精
微廣大遊乎無端而錯綜不可象其本在於靜
以應之夫靜者地之道也太夫人所以爲母是
宜克蒼所自進其平生而大壽太夫人者也

蔡夫人壽序

縉紳大夫之家淑配賢媛則有之矣其有通女典閑文史曾不一二覯也遠者毋論我　朝則有楊升庵孫季泉二家夫人楊夫人之詩翩翩乎風也孫夫人亦自能詩至又能知時文以占諸子科第高下抑復難矣嘉靖之初桂文襄公嘗請開女學以明天下之婦教其事竟迂而不能行男之不可兼女也門內之治也女之不可

兼男也門外之事也至乎書史文章固可通焉故古有彤管之載女史之誦也然而不可以立學教也黃帝問道於廣成子窅然喪其天下黃帝與堯之妃不見於傳記舜妃以堯女得名則云蠍皇女英亦昧其行事惟周家太姒則若以文章顯者然使黃帝修道而成不以天下爲意恣堯舜挈天下與人而無顧戀之心此殆身處后妃之尊而心若高夫廣成巢許之行而慕之

焉者若夫孺仲之妻萊子之婦其文辭亦不少概見后世徒得其一二語以爲高至於蔡邕之女竇滔之妻豈不爛然足述然而不名婦德也此猶士之文章行誼有不可得兼者矣砂塘蔡先生夙秉希夷之尚自尊忍辱之宗怡神載籍玩心詩賦精臨池之技求書者屨滿戶內其所自娛碁奕書畫彝鼎古物之好聲色衣御無一足動其心仕粵叅藩年五十餘致政歸而倏然

無涉於世席門窮巷四壁蔽風雨而已里中以是尊先生行誼而林夫人實成之先生仕則無交謫之憂居則有偕隱之高人亦謂夫人難矣而夫人乃又通女典閑文史如曩所云楊孫二夫人者凡先生之希夷忍辱與世無競而無涉者亦所謂窅然忘天下者也先生早隱而夫人不言廢先生無營而夫人不言貧是以先生以童年得雋仕至上大夫里人皆以不艷先生而

稱先生爲孺仲萊子亦夫人之德聞也夫升菴先生以大魁爲　天子載筆之臣其節槩偉然至間關行伍間老而無悔其夫人可知孫氏簪纓之族至夫人之家其子益盛有開必先不偶然也蔡氏固亦以簪纓名吾泉夫人上有先生而下又得調中爲之子其所行事與所遭遇行見與楊孫二夫人而三焉故於調中之請文爲夫人壽也書以爲酒觴之佐

黃母壽序

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不與爲友而王道思解之曰禮經之爲此言也所以訓天下之爲孤子者使自勵也天下之至無幸者莫比於孤古人必待其見而後與爲友則將無觀漸於前後切磋於左右而師友之益廢矣然則作禮者之爲此言也又所以勵天下之爲寡婦者使自教其孤子也夫其人道之懽失於內則人事之維弛於外形影之弔悲於目則姑息之愛生於心爲寡婦者之欲教其子不亦難乎內不受教於寡母外不受益於師友固知孤子之與寡母當自兩相成者也友人黃賓宇君所謂寡婦子也其稱孤十一歲耳而母孺人張之喪凌峯君四十有六也凌峯君上有瓊州太守石溪公爲之父下有參知似山公爲之兄今蘇郡掌固心溪公爲之弟一門貴盛而享壽之道於凌峯公獨

嗇也孺人有二姑其一所生凌峯君母晚而瞽孺人獨身奉瓊州公以及二姑甚孝賓宇君與其弟若女兄弟婚嫁之事皆孺人孑孑而肩之此女男子者也而所時時舉以教賓宇者曰古人有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以顯父母孝子之行也又曰無子弗傳子以志養此殆庶幾古所謂賢母之能訓其子者歟人情親十則壽孺人今七十加一矣以賓宇去歲遊成均而不及是

以今歲稱觴焉夫賓宇今者雖烹熟羶薌極戲
綵之娛於孺人荼苦之年不能十當一惟有行
道養志如孺人所時時舉以教者而身行之是
爲報孺人然賓宇身雖未達其文章翰墨綽有
古人之致蓋已自見朋友間抑以毋氏之賢子
方將繇賓宇而稟承孺人之慈教不特因賓宇
之見而與友焉者也

楊夫人壽序

予讀菜蘩采蘋之詩而歎婦道之修也夫非其
有家之助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而已亦繇卿大
夫絜白之德質素之風行於閨門之內爲其妻
者相安於無可相安相爲於無可相爲故當時
之爲卿大夫者進則以事其君而無溫飽之意
退則以教其家而無奢泆之衰而周家有道之
長所共成也及其後也北門之大夫雖其埤益
鞅掌之勤勞備於一身然摧謫之私亦因以起

即賢人君子不改其操而反顧內尼之懷亦或
有之矣鍾魯楊公爲冊徒令入擢黃門累陟大
常京兆以至銀臺之長日不爲不久官不爲不
尊然及公之子黃夫人在也而無以爲家此其
於公何如周卿大夫而夫人何如周卿大夫夫
人也當銀臺公方貴夫人絜脩中饋治其肴尊
棪果以將銀臺公交游賓客海內之賢士大夫
無敢慢不飭內自操淡食苦綦縞之衣大練之

帬而若不見貧今銀臺公往也人意公爲天子
卿執之臣雖不溫且厚亦可以家而始不見富
則夫人於周卿大夫夫人何如也人惟無意於
肥家則已仕爲縣令錢穀賦訟之入在其掌中
則可以家自爲 天子耳目之吏以至卿
執之長皆后塗之所推擬遠目之所注望其往
來問餽非不足於金幣則可以家令夫人當時
儆見牽制吝嗇則可以家有摧謫之私如北門

本夫之妻銀臺公豈得無顧尼則可以家而竟不能家也此於周鄉大夫夫人何如也今世論士大夫者其饒便孳息則嗄嗌羨羨乃退而嚴之不能無求備之言其無以爲家將屋嘆以笑曰渠公駿且拙至定人品終歸焉銀臺公人品已久定於身後而夾助之功故不少於夫人然則夫人無以爲家何如銀臺公之有以爲人今夫人今日而有以爲家吾恐銀臺公見求備也此當成周之時當有採風頌德之人詠歌而載之而今也夫人七十老矣諸子欲爲夫人壽又烏可使予之言不附薦於夫人之壽觥哉

秦夫人壽序

在　穆廟之時新鄭柄國有意延攬海內之賢才而吾鄉鷺波秦公特受其知由海陽令擢給事黃門公無所濡染於相國之庭出爲潘泉竟掛冠歸家無中人之產囊橐蕭然問其所

由則公俸賜之餘悉以委請弟恣其出入不問當是之時泉人莫不歎公孝且友而所以然者實賴夫人善承之也夫人雖厚遇其兄弟也亦豈有不善遇其室家者乎公之悉以俸賜公諸弟不爲已子孫芮温克鞏計明矣有夫人焉從中撓之曰獨不計子孫則亦慊慊纖且吝又從私畜藏亦曰聊以禦冬此亦夫人之所得爲也爲君子私子孫之心雖不及爲君子愛兄弟之心然以此皆其君子亦居家之當而人道之常夫君子也而無有不善遇其室家則於此亦有阻且尼焉所以厚遇兄弟之心必有所分矣夫人就不爲子孫計其子孫不能卒明祖父之意而善守之終至家不踰中人蕭然囊橐者何恨而秦公獨以此有名孝友間固知夫人所以成公者大而相公者遠也公既郎世公子伯起有文諸生中人方謂公有子而不第者久之其貧

固特甚人且疑公當日不爲之計而并以疑夫人去歲伯起用諸生連舉進士於是知天之道猶張弓矣伯起雖業起家初授南比部貧不減諸生時然念吾向者奉二親幸而得名獨吾母夫人在也急請急爲夫人壽伯起誠欲壽母夫人然伯起固非夫人出者夫人出者乃有文學諸弟夫人不用後母見慈而伯起不用前子見孝蓋母子之間外人皆已忘之而不知此又見

夫人所以善畜伯起者不徒其善承秦公之志以處其兄弟者矣

王媼壽序

予之事父母也孫之事祖父母也莫不有可以自致之情不就其可以自致之情必求世俗之所爲快者而後爲事則所以事之者無時而情幾乎虛矣故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爲孝歡之爲言固有出於啜菽飲水之外者矣王生有

棟與其尊人復齋公始爲富家子既而中落有棟嘗讀書予舍雖至貧得贏錢必割肉以奉其祖母既則又貧至無可炊其稍有贏錢則復割肉以奉其祖母既則又貧友人皆笑之曰是母寧以其餘錢預畜炊而不使至無炊乎郎予心亦然而王生不然也度生之心當其贏錢時其情有不能已矣使其嘗畜爲可炊者則理家之政者爾何以稱盡歡之菽水哉推此一事生所

以歡其祖母可知已而復齋所以歡其母又可知已王生讀書日益進從受業者日益多束脯寬於人茲夏則復謀所以祖母壽者徵文於予而祖母之歡亦可知也予邑故有松庄蔡先生守考亭之緒論以遡洙泗之傳而生之祖母實爲之女予邑故有未齋先生綽有古行落魄不遇以文學終老而生之祖母實爲之婦以其父與夫之若是生祖母之賢則又可知王生每口

及其祖母必曰吾外祖松庄曰吾祖未齊公也其存念也如是故予因生之爲祖母壽也頌生之歡非徒羨生也所以進於洙泗考亭之訓而合於邑難養志之義也

陳媼壽序

珠之爲寶獨産於蕭州淮夷大秦不著焉夫其胎於蚌蛤潤於淵淪何與於方諸而月盈則實月缺則虧其應也如是其於人也亦然隆南陳

公以毛詩鮮閩第一名於外徵重於天下天下視陳君如千里之照五夜之光問誰方諸則曾太孺人爲之母公爲靈山令有聲太孺人拜朝恩之賜今年八十有七矣太孺人之於年也其盈矣乎靈山公道則實諸躬政則實諸民以是徵天之靈則福善吉祥實諸母公與太孺人交相應者也漢有廉吏合浦之珠皆還然則是珠能飛徙公今爲政於廉之縣珠還當益衆實

益以多以有太孺人之盈也吾聞圓折之淵蚌殼半張超海而飛其光若月故晉人謂之海月月通於潮其氣靡不噓也靡不吸也珠能涵月月又通氣靈山公之於太孺人也奚取不甘肯奚所不晨昏豈必膝下哉豈必膝下哉

陳母壽序

友人陳君濰九既薦于鄉矣尚擔簦跛篋讀書城邑中如諸生時陳君居洛江之濱十九在城

邑中予喜陳子之勤學不懈也是秋陳子將爲母夫人壽而問予予則問陳子所欲壽母者陳子曰予母今年七十矣平生績作治家無敢一日休暇所教兒子亦然而獨喜兒子讀書所以課責之者亦如其績作治家不一日逸也夫自先王上世所以教其民者既有仁義禮樂爲之維持其大綱攸叙其彝倫其外則不過導之使遂其生得其所以養身持家至於久而不困

是以五民之子使之恒爲五民之業不見異物而遷焉無日不討其人民而申儆之曰人生在勤至於夫里之布以罰不毛游惰之家佚游之士冠以五寸之緌而不敢私棄去要使天下之人其筋骨常強而不弛其精神常新而不怠毋有淫心舍力墮天之所以生人之意此先王之世之盛也其流風餘教至公父文伯之母尚能誦而傳之至於後世則聽其自勤自惰天地之間慳塞推埋恣睢閭巷有司不以治而今自大江以南至幽冀之北婦人率安坐閉門仰口待哺此又風俗隋窳之尤者也陳子所居洛江之濵倚山當海有耕作網罟之利不則可以從海賈泛大舟浮江湖其門官道也縉紳冠蓋驛使之所馳逐毋夫人教子以勤而命之勤者又獨先讀書此其於以養身持家既有合先王之訓又其所以命之勤者與孟氏之母三遷得學

宮之傍何異詩曰考卜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所繇有陳子也歟陳子進而上焉則有蚤夜孳孳聖體是師出爲王臣不懈于邦家懋帝之載奠安黎民而心誠求之斯所以勤於學問邁征成久大之德業而壽毋益遠以厚矣

賴母壽序

予邑有常孝子者痛其母節不聞請旌於朝且得且失垂二十年而不勘毋始得旌吾泉稱之曰韋孝子今其子孫簪纓不絕予家有寡嫂守節者三十餘年矣予爲求旌當道弗與也與獎曰必至貧苦者節至奇窮者甚矣節女孝士得聞於天朝之難也韋孝編戶之民求之三十年而始成予雖家貧尚及中人猶不能一日得之胥史而輒聞之有司而今曰必至貧苦者奇窮者則亡論聞之 朝廷之難又安得朝夕至

有司乎　朝廷之任官也三載無過即得遷矣九載無過得異等矣守節自二十餘歲以至五十而得旌令甲也而曰必至窮困奇苦豈令甲之外又有特節偉行如荊軻聶政之爲處閨閤之間者邪蓋女之德不過曰貞而已柏舟之詩亡他奇也雖然予所云者爲人子孫之所以悉聞其祖或母而非爲人祖與母所以自居今德邑有賴母凌氏者其先歸碧峰翁而碧峰翁早

棄母母年二十四耳乃今六十也母氏風霜之所凄切氷蘗之所堅忍三十餘年間不問可知要以今日之所洗索則非所謂貧苦奇窮者耳乃予深有服於母者先是母節聞邑中其邑之宰旌而異之母氏子喬若肇欲嗣爲請旌於朝母氏不善也叱之曰吾求不沒而先人足矣更奚藉此母氏之意誠謂幽谷之蘭豈待人芳又若見得旌於　朝之未易而甘於無聞此丈夫之識而贊士君子之行也贊士君子之行也不求必知丈夫之見也不覬必得此予所以深服母喬與肇之友曰賴生嫌鄭生瞻明輩以母年六十爲喬與肇求予言壽母母氏雖不善其子之求聞然而邑宰異之人人口之今也二生又以予文壽母亦聞矣昔王道思贊節婦之不得旌者曰明有王者之制公有人人之論而嚴有君子之書苟不得王者之制而有人人論之

君子書之則亦足以爲榮予非君子何足榮母母氏之榮又非不得而在不求余即以不求壽母矣

駱太夫人壽序

凡人生至切莫如親之於子矣而友道至契莫如座主門生夫其四方之人一旦見知文字間則爲之綢繆周旋或爲謀其室家而計其行藏者豈徒爲私暱厚庇如陸氏之庄而已必冀其

行道立身爲功國家以推廣吾所學也親之於子也莫不欲其任官得時陟尊履華敭顯亦豈徒爲其子計温飽而已亦欲其爲功國家以推廣吾之所蓄積也然則親之於子與座主於門生所期望一而已人臣之誼也曰以人事君今有以人事其親者乎今有不以綺縠梁肉自文字間得士他日有可以廣吾學而推吾親之所蓄積如吾親所以望於吾者是人子悅親之大

者也武康駱公沆瀣爲縣甌寧其於蒞官治民之大既足以悅其親矣是月之吉爲其太夫人壽而公門生張子鼎瀚告予曰吾師之太夫人壽也而鼎瀚無所以爲吾師獻子舍則柰何於是何生喬遠推太夫人所以望公之意而推廣其學者有人以爲即可悅母者是爲壽太夫人之大者也

王母壽序

[illegible]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俱存人之大欲也二者不可得兼亦有喜懼焉父存矣或不得母母存矣或不得父戚然於父母之可以俱存而竟不得兼也天之於人也何常有可以俱存之父母而竟不得父母則父母俱不存焉能違天乎而今幸存也斯人子所以喜也父之與母均是人也其年歲當相若也血氣精神當相就也一人溘然矣而一

人者得獨留留也者天之所以厚我也天今厚我昔也胡爲棄我而不得兼也庸知天之遽爲厚不即遽爲棄斯又人子所以懼也懼之爲情可以藏諸心而不可以告諸親喜之爲情則於親致之與人共效之矣而喜懼之意又惟人子於母爲甚母有不得偕諸其父者矣彼丈夫也有可以正續有可以側置外有可以朋友之懽雜有可以聲色酒食遊戲之娛則父亦不絕喜

父不絕喜子亦喜之而母不能矣失人道之常而生鬱悴之感蓋其可懼也乃居多於其父吾之爲此言也爲王子鴻磐言也鴻磐早失其尊甫處士公是時母孺人年四十餘耳處士公用積著起家及其下世瀟然困母獨依鴻磐延師招友教之不啻處士公在而鴻磐不克早自振去出居桃源之麓母往依之去歲始以書生再捷秋試母氏始心開是母自處士公下世之日

鴻磐可以爲母懼者甚多而今乃始可喜喜之斯頌之頌之斯斑斕舞之而賓客樂之詩曰爰有諼草言樹之背此其時也夫父母之可以喜懼一也予獨誦母之所以可喜可懼者爲鴻磐致劬報焉若夫喜其身之稍得自振不如向者落落穆穆而又懼不能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是於不可得兼之父母而同之斯在鴻磐矣斯在鴻磐矣

邢母節婦彭孺人八十壽序

順昌邢翁盤澗來賈于泉其母彭年八十矣翁有子如震爲諸生受經於余翁則使如震以書來求余之文以壽其母如震之書曰吾祖父玉峰翁棄吾父兄弟時年未三十也而吾祖母方二紀哭泣之甚濱於亡絕幸有吾父伯仲季三人在強留而撫之維時閩中兵荒吾祖母携襁逃賊無虛日育子之憫蓋難言之矣今也吾父

兄弟伯與季俱沒惟吾父在也則惟夫子一言以爲吾父壽母懽何子曰爲人子孫之道思父母之所以難者則無不思孝矣夫婦而室也父母而子也人道之常也然固已難之矣居室也而未必長育子長育子也而未必能無饑寒疾痛無饑寒疾痛也而未必能立家治身成爲人蓋父母而常已難之矣未必也則有望可必也則有喜可以必而固不可必也則有惄然而思

跂然而想是父母之常之難也母也伉儷之體不諧於終天艱難之狀獨力于人途孰是非歲時孰是非日月何時釋此悲何時得此懽此人情之甚難者也幸焉得釋其悲幸焉得有其懽八十之年有如一日則天道之甚難者也人情之難又有傷焉天道之難又有阻焉育此三孤莫不成立黃髮撫之皓首承之得長事母僅留一仲此又難而無常難者也夫思人情之難則

興荼茹之歎矣思天道之難則動愛日之誠矣思難中之難又有阻而傷者則益思所以塞母之悲延母之歡者矣如是也而後善爲人子孫善爲人子孫也而後善事其祖父母蓋子孫之事其父母若祖父母也竭吾之心盡吾之力而可以爲賢子孫矣心者吾之心力者吾之力易爲竭與盡也而祖父母之難者乃出於不可必之天然則祖父母爲其難而子孫爲其易者也斯言也吾以荅如震以復於盤澗翁持以壽千萬歲可也

陳母壽序

陳子惟立從吾游有日矣陳子居於海上歲恒讀書郡城陳子之居於海上也入以奉其母而讀書郡城也出以事於學故知陳子之從事於學以事其親無時息也學也者所以明爲士也而實以講於事親之道事親也所以習爲子也

而實所以踐學之理子夏氏以學與仕分優焉既不明於一貫之學矣故其所以語於竭力致身與學分而二之而子貢氏厭學之勸則托於事父事君以求息夫事父事君而可以息也則亦可以息於學也陳子讀書郡城去其海上雖在跬步之間未始無離合然而吾謂陳子之學與其事親靡有可息者也陳子之尊人既早不得受陳子之養而陳子與其二兄所朝夕奉者

豈有七十餘齡之老母在陳子之二兄服賈服勞焉力而致之母陳子學焉心而致之母陳子與其兄賈也學也雖出在外而心未嘗忘母居則陳子之兄以其賈之餘陳子以其學之實交之而致母而母氏悅矣古之人臣以天保祝其君其所以致之君者皆比之月升日恒方至之川莫非久而不息之物則其所以自効之君者亦必有不息之忠而後足以贊其君而陳子之

所以致其母者亦猶是也陳子從吾游有日所以習於予之學而服於予之言者既不以爲非而去之予又益知所以與其二兄事母亦自有無息之孝焉陳子他日將移孝以爲忠者故并引詩人所以祝其君者以爲陳子之母也壽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一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二

記

安溪縣修獄記

某讀大誥而見　高皇帝所以敎百官埋獄之道也時其飲食潔其寢處視其疾病閉而幽之隔而別之若曰令以法死毋令以不法死而其再三叮寧之意曰身其康強孫子其逢昌然則名之爲囚而以囚死之名之爲囚而以囚

霅之者　高皇帝之所誅也安縣縣故有獄在儀門之外卑陋不足居囚囚罪無輕重盡繫一處民以輕罪繫者老囚率衣食之索求不遂卽霅之以楚撻有犯竊盜罪者老囚卽敎之誣引非辜令皆被繫索取其貲財聽索取者卽敎竊盜謬服曰妄言不則楚撻如前文致之於官亦無所得脫蓋亡辜被累多有至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者桂林陸公萬里來爲安溪令數

月察知其情縣金獄中令受害者得鳴金自訴久之慮輕罪甘受老囚雪者不敢以聞則復曲處羙帑餘贖建內獄一所扃別老囚其中輕罪者令處外獄如故民間有以竊盜告者必人贓兼獲乃繫之不則率與出任或解悉焉於是獄無株蔓之囚郎輕囚繫獄亦無所苦居一歲餘而公以被勅去安溪人思公之盡心於民無從見所以不忘其去者命余記之夫古之君子居

是官焉則不敢玩其事事之不玩故其及於民者周悉而精微是雖公之一節而其掊強扶弱之意深有合大誥所以幽閉隔別之道此宜高皇帝當時之所旌而猶不免於去則予記尚爲可已哉

崇安縣四橋記

太倉惺涸顧公自崇安令徙爲晉江則時時爲余言崇安人風俗之厚也縣故孔道故有橋而皆圮上自大安下至縣西清獻河涘不惟民之病涉四方游宦行旅亦勞招招公念修復之省公帑靡所出鳩諸民又念衆分而工鉅安所得就則召其父老里正試語之以轉告其縣之人縉紳士庶莫不樂輸又有徽賈僑居者二人人爲一橋於是橋四焉公政暇輒往視工筍輿一肩角巾布履而已里正皆得從公長揖手進茗民之公作如其私家公之視工如其家政蓋自

萬曆庚子歲五月興工九月而落成既成公名其二橋成於崇人者曰聚善曰會祥徽之二賈一姓程名希彥一姓洪名良輔公名其成於程者曰高程成於洪者曰洪濟蓋崇人靡白金二千徽二賈靡白金千有餘橋之上翼然欄楯甃石而亭之往來周通暑雨避憩勝於涂道其橋端立公小行祠常修治崇人如實日見公公則語子君子爲政於是邦也有所興葺建置則共

邦之人皆聚族而嘉譽之吾不暇任爲人譽而深美崇之人能成吾之意而副吾之令也其君子欣心而輕財其小人罄力而悉資父老來請余記余以屬公公其毋言余功也予惟孟子之言王道其樹藝鷄豚皆有名數圖風乘屋宵窒之政若至其家而欵其廬漢良守令民之繼壽力作莫不具知古人以家爲政其心術智慮若可剖以示民故民信而樂從之勞則爭趨事則

爭使知非爲已也爲我民也公之爲是橋也雖今余毋得言功而公之心則崇人皆見之也是以如此成公之意副公之令也古今人爲橋何限其最著無如吾州之洛陽其記亦最傳於後然當時蔡忠惠公不自言功而言吾州之民之所以成之者而至今莫不知有蔡忠惠公則公雖不言功崇之後世當莫不知有公也公名士琦萬曆戊戌進士今擢禮部郎

泉州石湖浯嶼水寨題名記

泉之爲州有石湖繡海門之日捍門之山曰岱嶼嶼石磈礧故謂之石湖或曰日湖日所出也其地百家之聚而已其有浯嶼水寨自萬曆壬寅始也寨之鎮將自宣城沈君士弘始也浯嶼水寨之設國初在中左所屬於同安雖曰泉蔽其海曠遠而四達異時有不虞之舶抵泉城下

郡太守清江程公謂奈何不虞舶城下而海無譏徼則欲徙浯嶼鎮將于石湖顧安所得建置之需君曰是皆在某始君爲水寨捕寇逐虜率過其汛界殲寇虜海水中資糧舟檝器械盡取之數年稍積無所用君又不以入私橐於是用以構材立宇數月而畢工至於公府之行署閱練之亭臺莫不翼然煥然不費公帑一錢刀先是海上之沙浪淘風湧上於田畝者久歲民有耕蒔爲賦鹵君不時使士舉石置之一日因其

解汛大召集爲長堤拒潮頃刻而就沙無所淘
湧磧鹵爲良疇君嚴士而恩撫之仁民而義教
之石湖人視君如帥帥父母是歲遷浙江僉書
以行來告予曰署實始予題名未有予將碑之
予尚爲記以告後予早歲束髮從朝紳好問西
北東南邊事考論名將所張設及究其指歸不
過曰勤訓練利器械慎戎伍修實事以應之其
在將帥之身則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古人

之言千載不誣今也且無論西北邊即海上之
舟其柁檣利敝不可以乘長風破巨浪銃不能
數火數火則裂鉤戟矛劍繡澁難剸剟士忘捺
之日嬉于市攫市中物不則慱塞奸淫主帥無
所問掛空名於籍收其月錢爲我私蓄士有所
獲不分而專之鞭背貫耳弛於公法而酷於私
令多所朘削奉上官之顏色寇虜竊發不聞聞
而中爲遮若此則何恠上官之目爲債爲懦偃

然據而抑之也予考論名將所張設大自徐常
近如俞戚無過修實事依古法而已蓋天下事
未有物數不要於實精神不貫於細而能成之
者自德業之大以及事功之盛莫不皆然古謂
將不論貪又曰武臣不惜死殆虛言耳夫將而
貪也尚能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徒不惜死
則一身而已一身之死而士皆生何以武臣爲
故夫爲將者當有士君子之廉而後威信出焉

修其實事而無死地而後人不敢曰債且懦若
是則進而登壇建鼓專制閫外列校裨將翕然
從之亦得保其首領書功幕府而同有榮施而
有勞於國余也不敏敢書以告後來於斯寨者
以自致遠其功名而善作鎮我父母之邦夫非
余之言也素所聞於士弘君之言也士弘名籍
在下方其爲人有權有識仁義以爲幹天下大
事士弘政可屬

石湖楊沈二公生祠記

國家自郡守而外若戎旅之事則有同知理之其在戎旅都閫而外陸而墩堡水而汛瞭則有寨遊把摠理之夫是文武二吏相爲用者也武與節制文與董視二吏者而有私肥私贏之心武吏則朘士以奉文吏文吏得所以奉則恣而不敢問武吏軍卒觖望器備苦窳警禦懈窳武不能振文不敢問則有怯於公戰勇於私鬬其寢處之所及閭閻告病不待寇至常若苦寇鳴呼是所從來遠若如之習海內若一清江楊公一桂來貳泉郡宣城沈公有容來寨泉之浯與把總二公皆湏九載乃遷二公清潔以持身嚴正以蒞下矢心以爲國協體以安民籍不列空伍饟不出虛額士見賊而懦遇民而悍責之無所不率士以飽嬉民用按堵沈公開之楊公成之楊公持之沈公夾之二公既遷民士念恩厥

並生祠屬余爲記余記二公敢云不媿夫下之所以愛其上久不能忘者豈不謂有之以爲利哉儲蓄衣糧士所以爲利也　國家有養士之實十歛五削而下徒被名則士怨生士飽且嬉卒而遇賊竭死前行喪其身首是則命也平居饑以餒求無怨不可得也田疇閭門市廛鷄豚民所以爲利也境內有不虞之寇當事之人爲我驅除勦殺則當事之人責也彼其有祿於詔有任於專且夫不虞之事有時有也不能率士無以御之士之苦民則無時無有也無時無有而求民無怨不可得也清潔以持身嚴正以蒞下矢心以爲國協體以安民二公之謂行無事之謂杜未萌行無事而不見德杜未萌而不見功無功無德而人知之而人願之欲其無念不可得也夫往者來之鑒也美者徵之勸也非以美往而實鑒勸二公之記予何媿焉楊公之遷

也爲廣西潯州知府沈公之遷也爲浙江都司僉書並在萬曆丙午之歲是爲記

黃居士檀樾祠記

予友黃君文炤以其始祖守恭公開元寺檀樾祠記命予按公在唐時爲居士長者家州西城門之外垂拱二年晝夢有僧欲化其宅爲寺公曰待桑樹生蓮花乃可耳忽見千手千眼菩薩騰空而去不數日桑樹盡生蓮花公神佛之靈

即捨爲寺請僧匡護守之公有丈夫子四人問匡護求地再卜所以居之者匡護曰乃翁欲令子孫驟富貴乎抑令世世安樂勿絕也公曰亦令其安樂世世耳於是爲公擇地四安分四子居焉惠安同安南安安溪四縣所謂四安也公既有德於寺寺中僧衆爲檀樾祠祀公歲久頹落但奉主伽藍側黃之子孫朔望無所而合族睦宗之義亦微公裔孫陝西叅政黃文炳公文炤兄也以萬曆二十四年請於郡守程公朝京再爲公建祠戒壇之東今四安子孫蕃盛簪纓有人具以歲時羣來拜公祠下而合族睦宗之意油然生焉於是何某爲之記曰黃氏子孫所以有今日之盛者不過守恭公一念之捨耳昔者堯舜捨天下夷齊子臧季札王子搜之倫捨其國薛包孟嘗之徒捨其家疏氏廣受陶潛之儔捨其官捨外也而所以捨造於心莫貪人心

莫毒人心莫欺人心莫羨人心莫妬人心毒欺羨妬其原皆起於貪而不捨故佛氏以爲首戒一去其貪天下爲輕萬物爲小虛室靈臺空淨無垢斯其進道也爲大覺而受其福也亦取盈今夫貪其口者明日必有醉飽之傷而不能飲食貪其視聽者將來必有聾聵之患而不能明聰天之與人也其大者榮之以名其次厚之以福若堯舜夷齊而下諸賢人君子以不貪名者

也如公之後以不貪福者也則公之捨宅爲寺豈徒如世俗福田利益之云哉余以是知佛之爲教未始不可通於聖人之道焉

李氏祠堂記

李氏之姓系出唐太宗武則天流武陽王皎於南方而其子孫散處泉屬邑德化清溪間其在清溪者居藍湖湖水藍李氏居其湖端故泉人以湖頭李爲著姓其可知者從元處士君達公

始四傳而爲宗源宗江李氏以大分東西派至于今十三世或自清溪家晉江或仍故家清溪者不啻三百人其十一世祠部員外郎君懋檜曰是其祀一人也吾聚族二縣間歲節有享諱有奠無嚴祀之地祼獻之位貧者不能具富者能具奉主祀其家則人自祖也上者忘久遠下者長幼尊卑失行輩相見以貌是行道之人也吾宗牽未有此吾慮焉吾以構吾祠堂而令牽成古者有田以奉其先有飲食以叙其宗族非貨賄口腹是求因其財物而致其孝敬焉也繫而弗散綴而弗絕則千萬世一世也千萬人一人也吾祖自處士公訓掃將仕公森故有田以供祀贍族吾視吾力增焉子孫有能通經求仕者吾加佐之室於堂偏有自吾縣來試郡者爰舍皆具有自吾郡試行省者吾取田之餘資資之天下事有爲之者則人競以爲也小大以目

莫適先發則無人爲也凡吾之爲此備矣而不敢以煩族人吾之族人有欲仁孝其先世子孫者嗣有可以爲也子其爲我記之余惟李氏族大故分東西派而今日惟將仕公子孫爲盛將仕公起家齊民耳以其勤苦生致千金而所生活普濟人者遍閩中出私財赴公爲郡邑治堂學治饗宮輸粟石二千以食餓者　英宗皇帝賜羊酒復五歲而公益爲閩中治盜上首

虞　上賜武功爵惟所欲公廉受將仕郎歸夫國家之事有可以爲之者矣公一編户憂萬如在位者若將不量其身爲之則祠部君爲堂以奉其先世不煩族人焉有以也將仕公以一編戶憂國家在位者之憂而李氏子孫至今食將仕公報今祠部君閎達多緯經舉進士四仕十八年仆而復起猶不越曹郎其心思國病亘忤　主聽亦常憂在事者之憂而不慮

其不能爲之又不特爲堂以奉其先世一事已也然則後之爲祠部君子孫者其可占已將仕公子孫顯於今日則有衢州別駕公瀾常德守公道先保昌令公仕觀安化令公楨選貢士公懋楚是皆仁孝君子樂觀祠部君之成而將嗣有以爲者也

汝南蕭氏祭義二田記

君子之道仁義而已矣上治祖禰尊尊也尊尊義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親親仁也旁治昆弟以合族人仁之至義之盡也有祖宗而後有我身有我身而亦有昆弟族姓子孫之身則吾之身即我祖宗也吾昆弟族姓子孫即我身也身被敝冕簪紳之榮而春秋祭祀簠簋不加家入君上之賜昆弟族姓困苦而不能存自君子視之則敝冕簪紳不足爲榮家入祿賜不敢饗克鞅者矣孟嘗君告其父曰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

知何人大抵今之仕者多欲遺其所不知者爾夫祖宗昆弟族姓子孫故我一身也若以大盡論之則子孫於我亦無繫綴也吾所大患爲吾有身其吉凶禍福不能預知也又安能知所不能知之子孫然則不出於仁義之心我子孫亦不可知也出於仁義之心遡我祖宗一世以及前千萬世無窮也念我昆弟族姓子孫一世以及後千萬世無窮也古人三月無君聚而相弔

矣曰不得以叅去國三世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不忘本也晏子敝車駑馬以彰君之賜原憲褐衣糟糠匿於窮巷其辭九百之粟孔子不使以爲家孫叔敖三爲楚相一日可得百金殺齒無分銖之積其子負薪自非以豐先祀而壽困宗豈應空乏至此耶然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可知已陝西憲副汝南蕭君察起家郡鄖令至今官宦遊十餘載所得祿賜不敢自私斥買田二頃於其始高曾祖兆次又買田二頃有半近其尊甫封邯鄲令公之兆以供春秋叅享別置若干頃曰義田擇族之賢而長者棟出納焉族人貧不能婚娶死不能瘞生不能養且教者皆周贍其中量世屬遠近以爲厚薄蕭君之心仁且孝其無媿於君子古人也君故吾閩人自邯鄲令爲比部郎周遍藩臬備邊西塞慶人皆聞其名其在比部與余同時爲郎每居閒

過從談說皆相勗以先輩之誼故其存心如此

顏氏兄弟同域記

襄相國顏君語余曰自吾家安平鎮去南安縣三十五都之洪嶼有戒兄弟之墳在焉余與吾先兄同穴斥吾官餘買田三十石以使後之人守之子其爲戒記相國又曰余少鮮兄弟貧無立錐人莫念也幾不能讀書余兄衣戒食戒有無假戒戒是以至今余未子莫適爲子者乃子吾兄之子焉於戲此戒同七世祖兄也相國又曰管仲之贊也鮑叔分財焉卒世爲相知韓淮陰功勳百戰漂母一飯而德之雖然余非爲此余將以媿夫世之同胞共乳視如路人者余將以誨夫世之怯財而輕士者於是同年何某爲之記記曰古之豪傑之士苟遇其人雖在數百歲之下思與同死卒有死者曰吾得與古人某其同遊地下矣況一門乎相國之兄蓋所謂豪

士也而身爲德於相國之身然世之人微而德之得時則忘之者往往今世士大夫無子則多侈衣服飲食大其營兆曰吾所得於造物者僅此此主父偃五鼎矣相國微時得其兄力老而終念之至與同穴抑相國不能自爲穴與老處士者一丘爲德之厚爲吏之廉皆可見於此相國名魁槐仕廣昌令遷楚雄同知又遷襄長史相國之兄名理學賈而儒可謂不負其名

先壠圖記

圖者何沅州太守以述郭公思其先人白石公與李孺人之壠而作也水纏其左田環其右鬱然而丘者林柄罶也聳然而遠擁者三台雙陽衆山之勝也灝然而滙流者洛陽之江也罶之中間如几如屏石柱雙望者太守公之先壠也慱帶深衣徐行而風颺者太守登也太守之登其壠也思而若有告乎疑而若有請乎望而若有見乎慕慕焉而若有惻然悲者乎人孰不欲其父母之存而至於不能存者人子之大極也不壠可乎奉柩中堂猶若即而見父母而曰非禮也爲高丘焉秘闥重門庶幾春秋之事有所憑而拊焉又何必斮絮無郤而曰非禮也衣之以磚石杵之以灰沙若錮南山庶幾恔於人子之心然而吾親終不可得見矣故其由歛手足形而奉柩柚柩而壠焉人子之無可柰何而即

遠其親也藏焉而不得見而爲主而祔之廟若太守公焉圖而寄之家者人子之無可柰何而即近其親也人而不仕曰無以顯榮其親也仕也至于卿相尊顯矣皆必敭歷中外乃能得之則有三四十年而不得登其親之壠者其不能不才而毀于官者則曰無顏以上其父母之丘墓服官中外足稱任使榮其先人以州太守而得春秋奉其先人之壠者莊周所謂處於材不

村之間也林柄之罔太守公先壠在焉郎家圖之然而均不可得見父母也欲登其先人之壠也必出郭命車果腹乃至朝夕懸圖而朝夕見之者則無異先人之壠次也太守公之身登其先人之壠也實焉而見虛其圖其先人之壠也虛焉而念實吾以是知太守公思其先人無日已也

思庵記

有可托其精神朝夕而注想者思也君子視聽言動瞬息宵晝罔有不思而尤篤於思其親夫當其高堂在養膝下之歡不改於前而啜粟飲水有可以自致鷄初鳴而盥漱日入而旨甘又復鷄鳴又復盥漱又復日入又復旨甘夙興夜寐所見無非親者則亦無非思也及夫音容既遠日月代更克克有窮皇皇不得疑於無肅然聲容慨然歎息疑於有有無之間難乎爲情矣

古之君子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耆樂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苟以致而後著存齋而後思也則平居之時其終不思乎然而見似目瞿聞名心瞿要以耳目睹記靡不思者君子之篤於思如此其厚也夫上士終身而獨慕中人時改而漸遷執途人而告以先人之容則泫然以悲然過時而不思不思則遂忘也君子有所思必有所寄其思不逐於物不過時而遷焉吉

水李君之父號其庵李君事之孝謹以不得終養而以思名其庵君於是睠然斯庵之中榱桷几筵庶幾朝夕見之若李君者所謂上士乎終身慕乎惜余與李君遠不及接焉而其兄南鎮君來司教鐸李君依依然萬里而南而托余以文余知君之思其親雖已離鄉土隔廬墓而猶不懈不特其家之追思已也勉哉李君夫孝百行之原奉父母遺體敢不敬與思其親必思敬

其身自茲視聽言動瞬息宵晝皆有所思以軌於道李君之學進於古矣李君勉哉

吳台山房記

州循北山而行者多巖石之奇望南浯而渡者多大海之觀西涉武榮川峯競映巖壑互輝水由丁溪清溪二支而會折金雞滙筍江而放於海其交會之處水曰雙溪山曰顏鑪山勢蜿蜒飛動腋挾兩陂二支抵山之嘴折而南流昔有

顏姓者就山而冶鐵焉故號顏鑪山陟絕不任趾楣薈所蒙虺蛇所營吳生望其溪沄如以幽其山突如𩰫其石偃者亠者廉者頑者鬬而窪者各負形顛而多沒於土中乃剷刜枿刈削木爲椿堤於岸滸選石而第焉偃者仰之亠者嵌之廉者立之鬬而窪者剥之其頑者轉丸於椿得不隳於溪而山岈然以平據高爲房窻戶瓏瓏天宇四周千仞之淵雙來除下泙渫映袵歛灩弄棟旁鑿二沼左有石如室曰一亠窩其右曰練月池則水潨潨然循山南下幽篁駢植俯屬於溪行者忘其逕之仄險而不恐眩墜曰侶竹庄折而北有巨石如皮盈畝卧波爲山齗齶曰乘槎島緣石皮復南密樹相樛香茆爲亭負山之陰太陽所不照而斜景及焉漁人泊舟晒經往往而是可觴可酌曰垂綸亭亭之巔有岫曰隔凡洞古人姓山以匡名谷以愚故總曰吳

台山房向所謂無任趾之地者得有寢處登矚而遊何生曰余嘗信宿之矣潮聲響月竹樹颼風伊軋進榜中夜而闢天地人之籟兼之也生曰吾且成西歸之津梁信宿於何有生神情澹暢才氣卓犖今年過武夷徑苕溪道淮陰會予濟上問記於余且乞詩公卿大夫君子而侈其勝而異時許予以偕隱夫孰使我倦遊而憙者非吳乎與我共雙溪顏鑪之勝者非吳邪

澄觀軒記

觀出於澄有小大澄亦有小大觀漸車之水沒筳之流當其激煢晶瀵蓋亦足以鑒眉髮然而投之以麾則坎然后則汩然又投之以大石則百惡俱作若壁若漆若夫萬仞之淵千頃之陂照映星辰涵影山岳而莫測其終潦水納而不渾大浸滙而不漫巨細投之若有若無故夫有大澄者所以有大觀也有大觀者所以有大用

也禮曹之屬四精膳獨簡旦日坐堂上吏牒不數帋摘帋署押皆因循故事可不費虞度郎有可虞度數月僅一二署之後數折至郎軒漻乎若山林之居郎直日與同官望雲物倚幽樹聽禽鳥暇則涉圖史治文章觀古人之象考今代之故稽持身之邪正論涉歷之畏夷是可以澄吾觀者莫吾署若也余自儀曹副郎郎精膳去撐棟之圖籍而案牘不掩几遠摩肩之胥吏而臺隸不蔽目省窮日之磨勘而綜刷不盈晷且以余之拙訥亡能不間於馳逐交游之政而獲是署之不煩署若與余有夙契然愚戇懧憒不可漸移卒然投之不得吾心則妯妯省省挾孤見而動邪氣者時時有之余小人也不能有茲觀余殆大負署猶然名斯軒而記之以告後之君子之善爲觀者也

栩栩室記

質卿先生觴余雲巖之畔謂余曰自吾予告林居神無停遊心有餘趣凡巖中洞穴之美得其勝十惟栩栩室吾朝夕有之吾攀緣上下幽探逖觀倦則頹然寢吾室視漆園亡如也余曰有之乎就求其處則郎嵌爲房因竇爲牖數椽之所續二膝之所容山靈以之爲埳榦天地以之爲蠻觸而公樂焉公語余曰凡天下之物無可樂者在彼有可樂者在我宮室之顯敞服御之

皓侈鍾鼓之駴訇車馬之赫喧冠蓋之葳蕤物
曷嘗有可樂哉而人情愛焉愛生羨羨生求求
生貪貪生累是吾終其身以物樂心而無所自
著吾樂夫吾所大愛惟吾有身吾所終愛不能
竟吾身天下無上吾身矣而不能竟吾愛故無
情之宅足以蕩萬釁無方之應足以化大通觀
乎天地之初表於萬物之上凡此吾所樂也余
曰公所告我者是已雖然公之蓄德滙美淵汪

於灕山桂水之間而宏施顯猷饑渴於縉紳兆
民之望公雖欲自居於莊周以終其栩栩之樂
得乎公曰余業有成言矣豈以物易吾心哉蝶
夢於周周將夢余焉

彌高亭記

天下之物無高卑也以爲高焉則高矣以爲卑
焉則卑矣山也而復有山山也而復有天天下
何高哉地也而復有水水也而復爲地天下何

卑哉自以爲高者自之所不得高也天下之所
謂高者天下所以愈見其高也故曰彌高焉富
貴也自以爲富貴豪有力也自以爲豪有力自
爲高者也富貴而不見富貴豪有力也而不見
豪有力天下之所謂高也天下高之猶不得爲
彌高彌之爲言無盡之謂也精於其心和於其
衷敬於其事謙於其躬視天下之人皆高而已
獨卑天下之所謂彌高也莫高於天而天無一

物焉莫高於日月而日月無一物焉無一物焉
而後能精於其心和於其衷敬於其事謙於其
躬精於其心和其衷敬於其事謙於其躬而後
無一物天下之所謂彌高也顏君居魯家於安
平之西鄉其家在山之址而其山房傍山之麓
其屋若相負而其門若相俯構亭山房之頭請
名於其家之國相奇黃公公命之曰彌高曰此
吾家語也索記於余余聞君故俶儻魁岸交游

當世長者然其爲斯亭也當非爲杯觴游宴之地殆將以修其隱志韜藏其身教其子孫故以天下高卑之大理爲君一誦而存之則請以弁質國相公

蕭齋記

謝公同鄉致偃師而歸隱鷲峰之野闢屋傍舍爲齋土墻四周清池小鑿軒窻朗厰琴書之外兀無一物其前則羣峰擁其戶其後則羣木聳

其口公曰予將竹焉命齋曰待我予請命之曰蕭蕭者簡遠之意也顏子非簞瓢陋巷雖結駟連騎語人以心齋坐忘終成俗物陶令無絺綌冬陳缾壘夜罄之景不過一自免之邴曼容而已觀公齋之無累而公無累可知故夫結構趨止之間可以觀人焉抑竹之爲物也截之可爲簫管其美而名也在瀟湘之陰蕭者肅也於物爲冬彼其可爲簫管也堅節而虛中其在瀟湘之陰樂水焉於氣爲冬而不改柯易葉公雖種竹即以蕭命齋可矣

天聽閣記

休寧蘿陽程公以萬曆甲午來守吾泉與余謬有心期之契去之十餘年爲丁未歲復來觀察閩中自汀鎮過泉飲予鏡山之亭訪予讀書處曰是屋貼山而濕不可居也其秋余病公聞割俸金十寄余爲予搆閣資使得燥爽焉且命其

閣曰天聽公既不言天聽之所以名而自是旌節不復過泉無從質問予不敢隱公厚意搆而成之而爲之記曰予一不知夫公天聽之指也古人有云天聽自我民聽出王遊衍無非天者凜然若天之聽則無一日不畏天命而持戰兢公之意其是歟抑以予貶逐日久老無所底冀天聽可回庶幾尚顯其身然公之意皆不可知者乃予之自銘曰吾將勉夫不敢不畏凜乎若

天之聽者其他用舍去就生死之際一聽之天而已矣萬曆三十七年自誓齋居士何喬遠記

夢遊記

夜夢登一山焉童如突如秀色孤顯遂稅駕乎居人居人方會客飲余一杯焉其色紺如味如醇醴旁有一客攘予飲之一客着逍遥之巾翩翩道衣與余偕行數百步踰一嶺其地平曠無有沙石泥塵宛如帝畿通衢十二之街其居人

飲食衣服鮮麗委貨於衢雜列爲市多菓品麪餈之食客曰且去此而南臺遊又透迤數百步視南臺近恠石巉巉不可登必出東郭自中郭門環入乃可至焉造東郭門則兩山對峙似名崖口瀰漫黏天之水入崖口而下浸乎城根城根之階鐫大字曰由此西至九江其日晴光曠望風波恬靜令人有張帆遠舉之意傳城根而至中郭門巨石臨江欲落欲拜多唐宋時人紀遊其上復有神跡二字筆意飛動倒絕細模所書之人閻剥難省入其郭始見南臺則瑣宮貝闕孤環獨峙折入方丈仲兄與李世禎已先造矣因登樓背望珠琳稠疊鷄鳴一覺嗒然相喪夫天下繁麗之都名山巨滙多余所願遊而未至者若既至而遊之猶夫夢而已今無裹糧蹇足之艱而有湖山耳目之便其於眞遊何異抑神啓我先而於後遊卒有會耶殆予膏肓泉石而夢隨吾意所如往云耳

遊天柱山記

潭多山天柱最高亦惟天柱最勝天柱而外忘歸石最勝其他如象如馬如鷹如蓮花者不可勝比獨二者奇耳始由洞門入石相藉相支穿空而徑石盤鑿井如臼以竹引泉滿臼而滌鑿終歲不絕是名一線入門見寺矣門際爲忘歸石石廣可三丈若砥下俯幽絕每夕陽夜月泛

涸其上可忘歸也以其近在寺前不費登陟益爲佳寺之右有梅閣是皆古梅環閣前後由梅閣而上得石室可覆也余嘗游粤西見風洞華景諸山石下可坐十餘席是屋似之屋從徑入有石如人字上跨余曰此縣磬也寺右之勝盡此矣天柱在寺東過劍脊橋得其處劍脊橋石洞也窈然以幽暗泉積苔古木樛枝落葉殆滿石齒齒如劍脊然近處落葉石上歲久化土復

生古木也稍東天柱矣柱特一石高可十二丈橫半之白者如玉溜而苔者如緇雙紋直下余口占云無聲瀑布乾相向也稍過上一石無名又一石爲燭峰皆在峯頭砥如忘歸然皆不如以其費登陟去此東北可眺溫陵諸山蓋見二百餘里也余以甲辰三月訪友人林德芬戴亨融漳中德芬家漳浦遠不可至即至亦貧不能主惟亨融居長泰且石室主人乃郎亨融約德芬爲長泰令管公彥懷散朗峻潔有令外之致拉余與亨融登茲山去歲孝廉張紹和爲余言茲山於心不忘也今主人又增一管公寺久廢皆管公所修復梅閣管公所置石室國初先輩黃公文史讀書其上而亨融前爲木屋焉管公住山一宿凡迷樵觀海若燭峯諸小勝並偕余登之返寺太僕唐公恕軒特來觴予名德長者也而遠勞若是唐公若管公俱歸余獨與亨融

留兩日徘徊天柱忘歸者再山月夜出子規啼聲至晝夢寐殆非人間苦不得德芬計且去適晚坐忘歸石上樵人報有肩輿至者皆迓喜曰此是矣既果然余溢觴大酌頹然就醉而德芬尚醒於是亨融再挽留山中六日山日晴朗俯視千山若豆登而溪海如杯帶又二日雨氣微茫及暮始散殆如海中有時下霧上露有時近烟遠日變幻殊態不可名狀余三人者日吟詩

數篇其聲律之嚴一字殆不相假余不能書亨
融日逼之書乃勃勃有臨池興憶余上計時始
識德芬亨融魏愽間然與德芬縱飲劇談獨習
其明年皆舉進士亦皆東西散去又數年予爲
郎與亨融聚京師常從吳吳文仲楚王惟允滇
劉懋學越袁君學攻擊彈射無虛日而德芬爲
州於外會亦罷余在魏愽識亨融也而不習在
京師習亨融也不得德芬行二十年矣今日復

持鼎足峙於茲山之上相與考德論業引故道
新亦不負茲山之靈此吾三人之大奇也不可
無記聚凡十日詩十九篇從游者秀才王唐奕
士蔡夢星

臘盡東行記

臘盡葬期也荊長史若長史弟袁州使君趙子
户部江子吏部潘子學使李子參軍陳子皆葬
其親洛陽之東南余從參知劉子往拜過橋循

南行盡於橋西北海隄上以二日其初拜江子
墓葬毋焉江子反主見其封君轉劉子先墓松
柏蔽翳知禁樵良力遂至參軍墓上參軍所葬
其尊甫安東令公安東令公三仕中剖其俸資
公諸兄弟泉人稱爲孝友先生余爲銘其墓者
也安東公不問家人産好飲酒其下酒好用柑
橘薑蘿蔔橄欖之皮世人稱五皮先生長者可
念也余指墓之前巒是可作佳兆劉子曰吾侄

之祖葬焉葬後吾侄薦鄉貢吾平日語人識堪
輿人皆不信及是乃服因過參軍墓廬一飯而
過李子李子新喪而遂葬不歸虞視窆畢固其
外封乃返粥而蔬有菜色令人如不欲生酌我
酒吾嚥而不得下悲乎哉吾將行前慰之曰願
卒勉之斯道也久亡矣吾林間十餘年而得郭
子儲琰能行三年喪乃今得李子返過潘子潘子
方返主墓除翳然享堂翼然明月在庭吾徐行

憑欄涕出復收者數四潘子清吏也吾亦人子也葬吾親二十年無堂享吾親吾有酒亦不能嚥也即宿其享堂明過趙子使君在焉方立墓前石曰葬三月矣今乃具吾歎二趙貧循洛水渡過堤西得徐氏樂丘破塊至焉虛亭曠然崇巘窅然高木宰然澄泉灑然吾殊樂之過材沽經池魚是日立春輿夫折梅桃二以來分篸焉醉飽而還是行也劉子足不任高腹不任饑余

登頓上下斥去肩輿過午不飡腹猶果然爲之一快是行也有二悲二喜吾喪父奪於慈母吾喪吾母奪於病皆不能行三年喪吾見潘子之葬其親也而吾媿吾是以悲喜吾之知堪輿也喜吾之任高任饑也

泉州四烈記

泉有四烈女焉蓋在五旬之內世人以爲難余是爲之記

黃孫娘者陳憲章之妻海濱人通夷爲市憲章從其父典箴往賈而皆死於夷訃聞孫娘不勝慟慟幾絕則與其小姑約俱死小姑者聘于黃而未歸其倩亦沒於夷是以約俱死婦死以中元日也曰我爲陳婦數年無功於陳異時何敢以忌日累我伯叔氏母亦惟是秋節雖不血食之鬼得以饗焉至期晨奉一茶一餅進之姑曰媼老矣善自愛午而奠則不慟已粘香燃燈於

憲章之几筵闔户沐浴令人不防也者遂更潔衣而就死時年二十三孫娘事姑甚謹姑病焚香暗禱願損已筭以益姑年人以爲孝婦

陳英娘者小姑也許黃崇橚孫娘且死其家勸之百方英娘獨不出一言而私相約死孫娘曰吾婦也而小姑未嫁人柰何與我等死小姑曰吾心許之嫂亦幸毋忘成言孫娘睇英娘笑曰小姑言如是謂我艱一死耶英娘亦睇嫂微笑

小如固不戀生已而相向哭也孫娘死英娘悲
慟於尸傍其明日拜奠典箴之靈前已拜辭母
已遍拜其家人從容就車以往黃氏既廟見謁
其姑婦不脫衰麻而寢於總帳蓋十日而死英
娘有慧質嫻詩書時年十有六

黃氏江甲燿妻也歸則其舅姑家亦貧黃氏左
拮右据併頭爲足甲燿而尚讀書黃氏曰此夫
子讀書時耶出其奩中餘貲地數畦勸之耕身

織紝爲舅姑養甲燿病一再年其頷頸中有惡
瘡濃血潰潰黃氏與卧起不厭食其餘者立盡
心知不能愈曰夫死我死矣八月廿一日甲燿
死黃氏曰婦欲舉一奠而死貧無以自致也不
如早從之又曰夫在也無能齒於人數婦死庶
幾入人之甲燿陋巷之居其室不數武不能容
二柩則請其舅姑促出甲燿殯而遂沐浴更衣
死時年二十二鄰人皆歎曰烈女云夫死我死

吾聞其言有日矣今果然朝化而暮隨之不食
言如此哉

顏氏者柯日蕃妻日蕃亦賈夷而死於夷顏氏
之父嘉梧甚愛之日蕃計至顏自念欲死嘉梧
搶地觸案而留之恐不聽則擁之還家其弟語
其父察姊動止固必死者當毋與返柯氏顏慮
不得返柯則與家人笑語自若一日請於父曰
爲女辦麻枲賣以女且爲卒歲計父曰此不死

矣九月四日蕃死期也則又請曰壻之小祥女
宜歸奠許之顏氏雞鳴起奠哭極哀合家盡慟
迨明闔戶投繯嘉梧大傷鑿坏而埋之不得時
年二十二

何子曰異哉四女之死也皆有天性亦合於禮
義其見決其心堅自許而自爲之竟伸其志豈
非難哉諸大夫教化之漸耶冠紳道德之風耶

鄧氏四世節烈紀

何喬遠曰風烈所漸豈獨文敎哉武亦有焉吾邑以軍功著名者惟大都督虛江俞公其次則總兵鄧將軍城余嘗讀所爲飲馬詩未嘗不激其英槩彼直念屠裂其身以報國家已而知將軍早孤乃由母氏敎將軍身後子若孫不幸有不年者其諸婦或節或烈又三世焉將軍之勇烈作於邊陲而其風漸乎閨閤矣

權夫人者將軍母也年二十歸將軍父炳炳爲泉州衛百戶舉將軍三年而炳沒所爲茶苦拮据以存將軍之息幼食而長敎者皆載乎鄧氏之家族姻親與里人之口也夫人行年七十而將軍當嘉靖之季禦倭東南陲有聲所致頌言爲夫人壽者皆四方名卿大夫君子諸孫藉以爲觴獻夫人泫然曰吾年七十矣得事先將軍三年耳其心未別於處女而身不殊亡人何人賀爲若輩惟毋忘先人功競奮報國此所以

戒也亡何將軍見嘲分宜相者逮繫京師夫人歎曰兒勞苦矣而受禍雖然幸有　明王將軍在獄中凡五年而夫人卒於家爲壽七十一也

俞夫人者將軍家婦而大都督虛江公侄女也歸將軍長男銓爲銅山把總其孀居二十八歲耳今年六十猶存也　令甲所載孀不改者五十旌若曰是不改則不改矣其平生皎然始可信而夫人又逾之十年焉當其歸銓閱月而將軍內舍李夫人病一年沒夫人獨事權太姑恭謹也李夫人沒時令歸善令鑣年十二令廣東參將鍾年四歲夫人以稚嫠稱健婦撫之底有成方將軍逮繫京師五載出雲中立功贖罪皆銓先後隨侍及有功還職將軍復禦倭莆中遣銓歸祭權夫人且視家夫人謂銓曰權太姑之沒也舅氏倥傯不敢旦夕離軍而哭毋夫子何輒去將軍子舍得非謂妾持門戶故雖然權太

卷二十二原書缺第 42 面。

雖然孰從小將軍我且待叔氏以小將軍遺骨付之而至今吾安能久視繞棺而號晝夜不絕聲而竟死其去僉書君卒之日日二十一也江右士大夫表其事有司易之名曰淑烈

蔡氏者歸善令公冢婦也十七嫁歸善公長子曰華清者將及免身華清卒蔡氏曰男耶妾生矣即女不獨存則時時問俞夫人昔娣林氏所以死小將軍者何狀後三十一日僅舉女蔡氏

曰孺子一綫之緒亡矣顧其乳母善視我女也遂閉口不食其母號踴譬之登床爲之匙粥曰女身屬鄧非母有矣母每欲生我我不願面母母輒至輒反身內向凡九晝夜而滅

嗚呼孔子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王雎也而詩於首風曰摯不乘居也鴈也而禮於昏別也亡其匹而悲鳴棲宿不別群也死央也而美於古人其一失其一思以死也是德禽也豈待碎首決脰哉曩余居京師六年見婦之爲烈者二矣皆以饑餓滅也王畿首善之地不旬日上之宗伯又不二日聞 天子矣獨江以南貴縊而殉者而烈女皆行之今於鄧門得二焉要以權與俞也可無死也林與蔡可以死也林與蔡也而當權與俞也固不諱生也而權與俞亦未必自貴生也鄧氏不幸有斯丁奉而有茲賢婦人其身足存鄧者忍命而維家其身無足存鄧

者促生以昭世余以是知其人具有天性而閨門婦姑娣姒之所漸鄧將軍勇烈之所貽皆微以遠矣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二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三

碑

興泉按察兵備楊公興復東門二水碑

泉之爲郡負山[illegible]海其北鄙之山鬱確岧嶤峻干而廣亘潮汐之餘脉別隧分支絡闤闠畎澮之下昔人之爲此也所以踈殺其澎湃洶奔之流而豁夷諸山怒騰嶼阻之氣譬之人身血理節竅涵演帛暢自然可以遣疾病而爽精靈而

其沮澤之所滙瀦湍汨之所洞導足以滋潤稻粱通便舟楫以爲利於合州者泉之大都也附郡之東鄙有二水焉一曰東湖湖廣可百十畝波浸乎山根遍灌東山下田居人亦仰其魚鼈菱芡之利以比皇子鴻隙其一爲城下之壕開喉納海引潮水灌負郭田亦通山以西諸縣芻薪粟米得免負任之勞茲二水者無言而利潤下而致遠所從來也歲之既久侵牟者實

湖之邊規爲田斷壕之幹規爲池湖日隘淤且爲陸濠日夷芻粟薪米不得方船至民羨芋魁而歌黃鵠按察兵備副使蒼梧楊公來鎮之三年爲萬曆乙未其歲自正月至于六月不雨吏民惶駭卜筮祈走會公出東郭望曰是在吾履綦之下方及赤地無貺於天庶其求之海民攀輿告曰是爲東湖廣不及昔之九是爲東濠長不及昔之三向之所水今幾爲陸公叩得其故

因憑軾指曰濠湖相阻一葦間耳東湖且湮其身高於湖之支海水能潮其漲亦能高於湖之身獨不可鑿潮納湖湖水溢洩之海涸即潮入焉不灌東山田如故乎不可壞近濠諸汚池注潮東郭下田引舟納芻米如故乎下令亟鑿之不三日雨既數月歲成舟楫通民以大便郡東父老走告何生喬遠喬遠曰公之舉也有五善焉徹豁疏利政不閼也考故除蠹利同因也指

眄便事惠無費也賦民鋤侵斷有武也召雨致歲精大通也父老曰始二水之失故利也萬室咨嗟莫知我病及夫沿久以爲固然弊莫之能言迨公之濬而復也倏歙俄頃不見我勞民以爲未必然卒得利逸莫之能名言昔者史公之渠猶勞版插西門之役亦費日月尚以慮始難于在下我公目之所矚遂成永筭武之所移遂滋洪澤古人之政有陰貽而莫知易爲而久賴焉者公之謂也我民懼不能志公德長遠又自慮愞且鄙後有強梗而卒無以杜之請書之石以告我子孫以法式後來良監司師帥喬遠曰諾

泉郡太守程公去思碑

公諱朝京字元直徽休寧人也太公賈遊杭衢間公占籍西安爲邑弟子入貲太學遂成進士初授鄱陽縣令理衝擾頑剔立朝綱擢採留都

刑部主事敬忌庶獄才諝敷聞調禮部儀制郎中禮樂明備文采煥燦歲在叶洽出典鄙邦公疏敏磥落躭綜詩書翰墨吏牘皆應手立就爲政果斷豁達知悉民情本郡民生貧薄赴訟官司多屬責鬬恐不收受張皇穢衊公兩造至前詰其要領餘皆不問枉情得直鉅罪歸纖又民之作業習戲牧豬游手蕩人轉相誘誑公憫其穉獰出教譬諭曉以積聚告之治生如親弟子在宋忠獻魏公[illegible]生州治當時人思功德附祀學官歲久坍落公承前守汪公訪求之後建祠府廨春秋祭享復額府治之堂曰忠獻以寄景慕之懷本郡文獻甲於天下而往古脫漏當代躭伏公搜括千有餘篇鍥木成書刊示邦人以垂永永家有太夫人也孝思切至始初徵秩便懷辭職太夫人曰汝才猷芳茂未得展劇始授大郡聊撫蒞之公拜服慈言僶勉就道下

車之日登高作賦已著萌言居有二歲曰吾志業見將毋不遑可今宦車生耳遂投梃長驅連帥方伯留拒益堅郡中士大夫老稚民庶牽衣擁轅不能挽其固志既去之明年郡人伐石與碑紀公盛德以繫思於無極辭曰

泉居海濱瘠鹵無生惟有文章鬱為國明公教公治以振羣萌理郡二載禾黍豐成婦子宴嬉有粥有羹雍哲褒贊文事勃興我父我師有聞無聲宜參彝銘稽建皇靈孝希曾閔戢跡林扃公則好逃無如我氓勒石繫思遺歌景形

陸通判去思碑

公諱南至宇陽復浙仁和人積粹温毅令邑令儀生於繁麗之都雅有恬和之秉擢桂詞林剖竹堅望初銓青部領牧黃膳拊負山表海之區舉固民禦夷之政教化芳醇心懷曠白顯然流聲海岱間矣維此泉州疊嶂繞其西北巨浸亘

其東南魚龍之宅連於島寇如山以東警戒空乏組練黜敗　天子以公先任于膳習於山海以萬曆十九年擢判茲郡時公甫除鞠艱投牒闕下方補薄姑之職未及赴治遂遷茲官公益馴造父之御有餘庖丁之刀沿潔革礒右公左秘司于膚廩慎厥出納乾沒是嚴京坻斯積歲之大侵以賑瘰寡民用不凋官之不贍以謹守藏官用不匱二臺兩司交察互譽本郡守僚下邑縣令偶有缺員皆屬視政公準繩自律絲毫不侵不邊廬庖俎之間所至宴如盪盪有功公臨下民如見肺腸下民仰公如承冰蘖歲在徒維淹茂　公攝太守上計京師更奏累考吏道允修宦譽大振還郡不久擢貳真定維中山博陵內則拱護神皐馮翊扶風之重外則捍禦強虜北地上郡之要　天子擢拜公茲誠倚公南禦島寇北控胡貉意公之需借公之

重者矣夫靜民所以養之也和民所以安之也刺史守土郡吏執事司馬綽綽可以從容古人所云於今一轍公舒羽泉州寇既不來郡固無事處綽綽從容之地亦如古人然古人以無事放於山水之間公以無事養其靜和之政民晏寢恬食資息資生不見擾喧所謂無德與汝式歌且舞是宜鑱之金石鋪厥聲香以聞于無窮者乎其辭曰

維今三守在古半刺分駕等儀屏星齊類古曰監州權或已出善則及民否亦民拂今總太守凡事有統惟靜惟和可教可董公視四封若在棖闑仁風所噓被於飲歠桂樹在山望之自高嵓嵓崇丘雨戢風弢不擾不苛民晏不知心在豐蔀而居無爲公職庾廥庾廥言言私贍民藏公饒國屯假守假令其心實眞綱紀不隳政教有倫公旆翩翩入守馮翊　天子愛公股肱旌德才公南之德公北之凡此邦人是孿是追維北有嶽曲陽恒山願公之功比崇其間

泉州學田碑

萬曆二十八年淮南竇公來爲泉州首謁學宮見其堂祀敝壞禮樂穨闕將用修治察視公錢莫可爲處既捐厥俸緡稍徵贖鍰仍而新之又念後來修治計靡所出學諸生貧不能讀書者無由賑助日在思維居二年而同安縣廢觀有

田五百二十五畝久爲豪民私占小人燕燕互相較奪公命同安尹洪君世俊清其漏賦以聞於大方伯陳公而歸之官割其二百六十二畝五分歲徵金一百九十六兩八錢七分五釐以貯諸學官以備修治廟庭齋舍祭器及賑助貧生婚喪之用學官支給必請命於府而後行之而以其半畀之同安之學亦如泉州學其年公以覲行告諸廣文先生曰不可無記非我自彰

庶以貽聞於將來俾不廢所始絕後覬者於是
廣文泰君士楚揭君喬嵩王君畿石君維磐共
來命喬遠記之其詞曰
泉之人文鬱爲國華綬冕蒸雲鄒魯海濱士莊
學宮如族聚家歷日縣長弛其絃歌堂牖傾頹
堦祀圮拆杕有偪廟庭不肅棠蔽几百刹殘棁敔
尊彝官帑靡羨民賦無科竇公盼諦若已弗荷
爲毀贖鍰捨其俸鼕冊堊維新陛序有差俯僻

孔庶禮秩無訛尚曰庶幾完美如何後來崩斥
拮据則鄙亦有予矜觸眼貪瘥喪殯廢諰婚娶
蹉跎戒敎兼牧豈謂人遐乃有腴田廣衍原陀
同人所捨以供大羅黃冠亡散分據如瓜公剔
公揆划其頑豪歸于學宮稆紛拏脩廢是儲
賬窮實多士來于公敬業扃摩有養有迭私靡
歎嗟久恩斯頌公示匪誇伐石剡歲以紀不磨

泷將軍惠民碑

嘉禾爲嶼山斷而海爲之襟帶自國初以來徙
丁壯實尺籍長子育孫今而冠帶邵右往往輩
出生齒若一縣其地上瞆下鹵率不可田卽田
不足食民三之一則土人出船貿粟海上下至
廣而上及浙蓋船以三百餘間者 縣官
之上賈命中貴人監諸省稅中貴人遣使者四
出固令其稅民貨物毋得及米粟而使者至嘉
禾詭曰中貴人云米粟不稅但稅囤米粟者船

於是度船廣狹以準額賦使者挾中貴人之重
土民小弱畏使者之勢而中貴人無所得聞宛
陵人沈將軍有容者掌浯銅游兵平生慷慨豪
舉則約羣告之將軍曰吾職海上寇耳何敢闌
語國稅事雖然比歲海上苦倭寇掠者寧獨倭
好亂皆我中人誘畧彼人來我中人所爲誘畧
彼人來者皆坐苦無衣食利其亡死而鋭鬬挾
以爲徒黨今嘉禾一片地耳稅船則粟不至粟

不至則民益艱食且夫粟者無所大踊賤不若他異貨物可乘時射利持價也利價不厚而多稅其船與稅粟米等民之無衣食不下海挾徒黨爲奸利則候命於天耳既也而海上多寇誰謂非吾職者謂中貴人聞而使之乎而中貴人固不聞即爲走檄請命而中貴人果謂不聞也亟罷之於是土人之貿粟米者德將軍羣來告余使文而碑之詞曰

於惟沈氏宛陵令族冠簪相望芬懿有淑維侍御公來按戎閩煦煦稜稜其風猶存侍御有子緊君叔父高亢邁倫魁名縣寓權相在朝塵視簪組身雖長夜名若當午荷歟將軍棄書學劍捕羽浮圖深溝遼壘廣馬閑閑旗矛厭厭巨海吞鯨句麗載獫結束從軍是籌是覘射獵南山青門自占海壇復起殺賊如餂浪舶風颿惟有具滌載來浯銅掌其游軍隨潮浩汗夜望海氣賊浮東棹帆馬人雲有賊有俘三十其羣如牛犄角沉舟于齋亡何彭山賊闖洋外君復犄沉跳溺狼狽其又一舟我所見奪君愛我人拯其顛沛攘臂先登三級手劍繼斬廿餘靡一得脫活我捕民全歸無駭凡君戰功海邦所懵乃有一言活氓彌衆脊生貧生開口望粟稅船諠諠使不可告將軍開譬不韋不觸舌如旃檀香飽窮壑琢石海隅茲惟人欲我何頌君高牙大纛

晉江掌教林先生去思碑

士君子辭受之道準孔孟矣孔子居魯魯人奉粟六萬鄉黨一篇所記飲食衣服精而且備非具財物烏足致之其教門弟子也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束修者十脡之脯固亦未可以易辦也傳食兼金孟氏蓋晏然有之於諸侯交道接禮不鄙之猶禦聖賢之待其身非恕也烏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有所不

屑於彼者必有所不能克於此者矣則於陵仲子所以必至於蚓而後可者也然而高潔之士終有所不屑焉聖人亦不以非之而列之於狷雖終以爲未至欲引而進之大道顧其人已爲聖人之所與矣今夫　國家設學校之官固將使之教其弟子非欲其受弟子之贄也然古者士相見則亦有執雉之禮矣雉亦非家畜恒有殆將市鬻而後得之而後世代之以金帛今之弟子執而見之學官者其金不腆其帛不厚特一雉等耳學官之祿既薄爲弟子者非有腆厚難致又以揖讓而進之師則爲師者固可以受之而不疑而永安林君騰鵲來爲晉江掌教獨辭而返之林君之辭而返之也非特來爲晉江時也其先爲福寧州司訓則已然矣謂林君有意博名希異後來州縣羙遷者則林君之齒已長其資格亦已甚難超且夫以不受贄得名可

得州縣遷者則可以貪墨繼之乎古之高士蓋有飲水投錢取芋繫金非其力不食而勺水自潤郎以爲涸轍之鮒快者皆各有所見非苟而已也推此志也可以媿夫世之沉溺於物欲終其身宮室妻妾而不能自振焉者也林君既以苦行清節蒞晉江之庠當道之人竟不能知林君遷王官以去晉庠弟子高先生之風爲不可追共碑而祠之諸弟子祠碑之費固多於當日所執以見其師者然或有索之而不應或既受其卻而又不敢自利者於此見人心之公而士之所以爲士也則夫爲州縣之吏而鄙其民爲不足與治爲師儒之官而鄙其子弟爲不足與教者是皆未能生其戀慕之心而動其自有焉者也

輕川碑

去惠安東北行十餘里爲輕川鎮鎮支海渡乃

至焉國初有蔡子甲爲二船以渡人人畀其渡錢甲自賦於官入米二石成化間居民鳩工爲橋渡廢賦米無所出甲子孫請于官得箕斂商船錢抵賦既以病商久之蔡氏亦微賦益逋萬曆初令蘓君請於部使攤課合都民户而蔡氏爲之綱亡幾何年蔡氏子孫逃竄盡民告令劉君劉君曰渡故屬輞川則輞川民自賦之期至隸役逐户箕斂而民復病夫環輞川而居者數

百家也賦米二石即以精鏐家不過錙銖也然而民病者何也民之爲力也微其見也隘家合賦之雖以十餘金中人之産不辭也催科之及雖至典衣鬻器朝賦其金於縣庭夜歸告妻子帖帖也所不當賦者名一錢猶以挺擊膚用錐刺肉也隸至民家不鷄不黍則伯夷也鷄之黍之則賦於公者一而費於家者五也於是民告令羅君請修蘇君之政攤課合都民毋獨累輕

川羅君曰是浮賦也攤而不除賦猶在也賦而猶在輞川合都何擇焉且夫二石米也不賦則官不可廢也賦而錙銖斂之數百家亦莫適斂也國家十年一定賦今其時民有新墾田而請賦者可塞也賦固蹠實除浮浮之猶存加實何利則請於部使盡除之父老以爲悅吾小人始望不及此相與碑之令君名繼宗江西南城人起家名孝廉其祖圭峰公玘弘正間爲名學士

侯世其家侯爲惠多善政一邑所普也此獨輞川之私故輞川父老請予文辭曰

國之繇征是賦是經自昔有準程輞川支海艤舟以待轚互用不殆有橋屬屬匪泭匪彴終古撑齦齶渡廢賦存竄子逃孫課斂及孤村居民有繁隸來至門狗吠何喧喧除浮蹠實請儉望溢國賦亦無失民獲蓋幪我君之功弛舍以無窮湜湜輞水有碑巋巋永告我孫子

林烈女碑

林烈女者惠安崇武人林毓之女也聘于李氏子萬曆十八年李氏子競渡而溺時女年十九哀傷悲憤類色憔悴以禮自約不敢奔計居數日值其家喪女隨母往便道戚家近于李居召李氏子妹泣而語之曰若兄既亡我死有日妹合代兄善事父母我無見期因出衣帶錢令市楮幣代告靈几泣別而歸朝夕歔欷杜門不出

父母慮有自盡之虞囑其隣女防衛甚至母親與卧起娣妯則來正色拒叱如是者再父母不曉所謂疑女擅欲擇婚女私慚恨願父母養女三年以待備禮其年冬娣妯復至堅拒如前父母詬詈甚厲女乃入房改櫛笄縗更新衣履室户不扃以示無疑倏然自縊母呼不應入視則瞑隣里駭悲冠紱吊拜有司君子有表有祝至於是歲　天子有詔書搜褒貞躅惠人以

闡其邑令君羅侯侯會邑人捐金改[illegible]骨於李氏子之丘而將上其事於　朝惠人乃合而碑之辭曰

於維烈女秉性恂靜靡通女史乃一視聽賦資有警閑身以敬古有貞姜用刀引鏡亦遠父母伊嫁匪聘洽陽未禮黃壤盡命靡貳靡回得一斯正宅窆合魄及爾親迎　天子制詔邑侯奉令風女以男著教于政後千百年有永令

名

王先生碑

先生姓王名璞字欽在漳州龍溪人王在　國朝世有顯人或羔鴈衡泌隱跡自矜或符組州郡宦譽載馳先生毓慶德門夙承風流孕質苞文含和茹素內腴外溫綽有條理春膏之潤入而不知在璞之輝孚以旁達墳籍恢韜詩選貫串時流作者未或之先與伯氏珍同膺歲薦

貢于京師並授學職先生以萬曆二十一年來訓泉庠誘掖生徒循循湜湜文脩以上未嘗無誨厚薄有無不見辭色常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吾自任衣冠便知剡厲晚遂薄宦豈可毀改平生以入於回忠臣孝子義士貞女懿德所好揚闡正論實出學校先生每遇茲舉昌言上官不稍秘晦周旋其間以克成事門墻被教矜紳蒙誠首尾六年謁如一日萬曆三十一年遷泰興

敎諭漢尊掌固蜀表學師維此生徒感戀不已因共剖石陼于學宮名宦祠之壁中以識先生於久遠某敬爲之頌曰

猗歟先生外和內貞飭躬靡惰有聞無聲戞戞孳孳若驚若身筐篚贊脯靡怒以色不拒不追禮域是域一簣吾往飛蠭時弋好東先同彰善必力文史古初靡不在臆雲湧風流不僭于極聖門之學德經行庸匪求駭異務于厥中桃李不言鍾鼓在宮濟濟青衿景德瞻丰野人作頌若考大鏞

泉郡貳守楊公安平鎮海汛碑

天下西北防邊東南防海然大要謹烽燧之望周要害之處而已維泉沿海地守衛禦所幟堅戟列水陸之軍番休汛哨以春秋往來海上海上所出汛地凡十餘所蓋擇其廬舍團結之聚舟師扼控之游而爲之備其密不啻西北邊維

是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隔瀕於海上人户且十餘萬詩書冠紳等一大邑其民壹力耕織多服賈兩京師齊汴吳越嶼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相生泉一郡人然其地爲海支股不甚當盜艘往來衝異時軍所出汛地則守於圍頭而已圍頭者去安平可四十里許可以爲捍不可以備也若有盜之不虞突來內闖則黃頭之士亦有相稽而遁責已爾夫嚴於門庭之外孰若

聯於堂皇之內與其後飭而追捄孰若先毖而不補吾郡貳車泰和楊公蓋盡然念曰安平一鎮人戶十餘萬等大邑其詩書冠紳則人文之藪也嗇力耕織則本務之民也其馳騖南北東西遠賓外夷亦猶嗣股肱牽牛車養厥考長支股海上地海上軍所出汛宜無先上記當道請與諸汛地並列每當汛公輒憑軾臨之於是安平之人喜公之不忘其鎮聚族而頌功蓋余閱

故郡志宋之備海凡三地曰寶林法石永寧而已其圍頭之得列於備禦自眞文忠公始也公又進圍頭而爲安平之內備其窒隙杜萌繫民之盛心足以追踵前哲又烏可無記頌曰

維泉大鎮名安平於郡支爪若股肱戶有十萬鱗次寵文學冠蓋鼎有鐺民生纖嗇但織耕遠者服賈舟與輧轂轉財物相生成孤懸海上如絲縈堂皇空虛圉門庭儻有萬一誰拄撐楊公爲政仁且清囊無寸帛錢不名防海七歲駈鯨鯨梳席過師和且寧婦子餔咽秔豆羹蟻穴防隄牢固羚睠拊茲鎮憂黎甿弭車緩轡覘海濱水軍來集喧揚鈴鋭如雷擊砲發霆賊徒聞風先膽驚號令皎與秋天明鎮人愛公何庚庚春秋鐘鼓冀式靈圍頭眞公昔置兵至今千秋拊字情公加周密杜罅萌不留一窟驕狸狌精心石畫往哲弁大鐫深刻穹碑橫

長泰龍溪兩邑管公生祠碑

出長泰五里與龍溪接壤昔有趙公珮令於是縣不家其官既去父老遺之金不受泰人高趙公之誼立卻金亭其處歲久亭壞令君五陵管公脩而復之以識前美管公宰泰五年會龍溪先後令缺當道檄公兩視其縣事公兼視龍溪首尾可一歲耳而二縣之人感公之治又以公睠然前人卻金之地立公生祠亭端將使芳躅

並流贊聲儼盛長泰之人出於茲亭則戀公而不忘龍溪之人入於茲亭則瞻公而思見將亭之爲地與公之爲人龍溪長泰之人共之也於是何生適遊茲邑祠亦適成諸父老羣來請記何生曰長泰百里耳龍溪地大而人衆則汎焉而不專公專長泰五年矣兼視龍溪可一歲則暫焉而非久古人云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聖賢論治有以百年有以期月有爲政於一國之內有中天下而定四海必專且久則聖賢之治將不復見乎政易以風也一舉而百舉矣是以不虞汎民易以感也立德而立快矣是以不虞暫公之爲宰也大要師求心之誠勤察眉之意脩其禮讓而厲其綜校洗其垢瘁而調其苦甘或婉而紓之或直而遂之巨室小民無偏向之私雨露雪霜有兼燠之權公之所以厚施於二邑者既皆千百年之計至其牒牘棼紜令教旁午

日見數百人治數十事未得其顛末孔竅酬應錯處而不亂又以其間與賢士大夫周旋揖讓觴詠游眺縱談天下古今事不拘俗簿領閒其意氣之盛山傾岳震使人人願久要以自託雖公之盡心於當事亦其精神饒理之而其才學饒貫之他之欲企而如公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古人有當士大夫敝車敝衣之日服御脩潔而時論以爲通及其末習尚豐侈無改於舊而時

論以爲介公氷蘗之操既嚼然孚信於士民起居服御亦不用琴琴矗散見告卽旦夕內遷去當無俟借顯卻金之名然余嘗慕茲亭之下問趙公當日所以爲政父老已不能舉其詳豈文獻寥落世移代遷將前人之爲董董不家於官止也要以並躅齊聲同宣於後百年期月始將有所歸矣泰人已記公行事載之政書余固論公大者使後之人讀斯碑而求之政書之詳則

公所以能使汎焉而若專譬焉而若久者具在是公名橘字彥懷號五陵宛之南陵人萬曆乙未進士

戴氏世德碑

余邑有觀察陳先生者居一鄉爲鄉人蠲忿平爭脩其教化兩相質者不至官府其鄉德之爲觀察先生立祠請記於今少宗伯李公少宗伯備言吾脩登一第鄉之人爲吾脩望慕讚歎及

其既也無以厭厥心乃苦若增一盜籍而幸其早於鬼録其言切至可以警夫世之爲士大夫脩名於外而壞之鄉者余方有味其指也居亡何適訪吾友戴亨融氏於長泰時亨融政以觀察暫居里門長泰令管公者有半采才誘以能令名一時獨津津爲余道戴家子弟逡逡持門户無有漁奪闖而至公庭無有家僮橫辟有邑子問戴氏家法雖有先都憲梁岡公垂之於先

今大司馬總制鳳岐公飭之於上然自予爲令政觀察公居里門都憲公所垂久鳳岐公所飭遂吾特見觀察公習也今不見民告無辜其於爲政靡制肘皆特觀察公在而亡何鄉人某某等來見子請爲世德之碑以頌余曰亨融未也其於仕也如方升之日而百里之半也而何以頌之則爲余道亨融所以居鄉者不徒禁戢子弟歛束其僮僕而已乃爲當道上說下教雖至雜賦市征皆有益於吾民總制公時時從家信中飭子弟甚嚴子弟遵總制公教吾民業立碑南門之外頌總制公德亦欲爲亨融剖片石並峙東西間凡諸鄉人某等所與余道亨融上說下教事余不能盡舉亦不能盡信知然余與亨

融登天柱山山中有讀書者數人年可二十許並未隸名弟子員亨融一見便稱弟余戲語曰丈何以不前輩自居乎亨融平生無嚴駔之態

居數日與予言士大夫心重財者終不能有靖於里中余知亨融之居謙而見卓也亨融祖都憲公而兄總制乃其大人文軒公方耆年在上家之馳騁皇路者又有戶部即以讓公孝廉熺孝廉榜皆亨融弟若姪亨融雖能自砥礪潔白於其身然子可以制父乎亨融即善禁戢斂束戶部孝廉諸公即亦曰吾能自爲之乃今莫不與亨融一意同心然則亨融所以見頌於人者

非孺子能家大人之教也而弟若姪諸公復合爲蓬麻而滫芷此又見戴氏一門之盛上體總制公之意而欲與亨融共持都憲公之遺也昔范文正公告其家人曰吾登第鄉人爲吾喜吾仕鄉人爲吾喜吾仕至大官鄉人爲吾喜有可贈鄉人者乎省其篋得千絹悉分之此其言與少宗伯同意夫非一絹之能爲范文正公美也其平時先憂後樂之志用之天下有不加意於其鄉人者乎古人云雖無德予汝適歌且舞文正公又予之也予望亨融遠且大庶幾文正公今日勉從鄉人之請非頌亨融也所以益進亨融也亨融未也方升之日也百里之半也亨融名燝別號今梁萬曆丙戌進士以大行仕南御史累遷今官余與亨融厚居相字故曰亨融

張使君碑文

萬曆乙巳歲元日使君張公大來以春興詩十

章見示大抵多蓴鱸之思亡何以其故爲南駕部時中考功法以去泉人先後勉留填門塞道僚屬之吏父老穉庶涕淚沾裾公曰此非吾所得留也則羣走之兩臺藩臬上公所以治泉狀冀爲公一明而公行有日矣行之日泉人持長旛大書太守功狀闔郡所以當勉留意壘石城門城外之梁盡斷絕之蓋一國若狂公不得出乃退而閉閤罷裝及日中度有城北門道可闢

行乘輜軿出府門數百武市上童子搴帷見之大嗥嗄曰張公也市中之民復羣來擁於是公不得行者三日民固謂公可以留得而公則以出處有義朝汙難返則竟去而兩臺使者爲公上其事請得降秩治泉如故下吏部竟以考功法持之於是調公爲大名之別駕公政事之外兼有文章古文詞賦膾炙時流禔身案脩經德不回其中考功法也當世士大夫亦不知所以

中法之因公雖不得志於泉然當事者以泉人留公之切公名益重而公枉益得白公之爲泉也數月而已方其始勉留也得無見謂泉民貌愛而不知實心在中義動於色雖公亦不自知所以得民之至而泉人愛公之深如此也公治泉之日既淺條教綱紀尚次第而未究即有美公初政者亦不過謂公懲民之無良嚴其所以芟鋤之法豪右歛手胥史絕奸邪蠹不能爲害而善良有所無恐而泉人所以愛公之深如此者惟其以公明正大之衷行愷悌肅穆之政蓋公雖未盡厥蘊而公心已煥然於人人矣公自大名別駕稍遷復爲郎泉人日夜望公復來爲監司使者而未可得公既去之五年泉人請何喬遠爲文碑之以鑒後而傳世而何喬遠爲之文公諱應泰大來其字涇人萬曆壬辰進士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四

傳

傳先生傳

傳先生名樾南安人正德六季進士祖凱父浚俱相繼登第樾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司行人痛繼母不能安其室父之宛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升遂廢百人事佯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卧地上時拾餘菜殘菓朽腐之物食之至

所著作上薄騷雅然皆庸亂隱語或樸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門不知者謂行人往廢人行人亦自隱也行人多從市上投石囓噪人遇善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嘗至山中有虎来前行人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佯狂久瞰知父讐家僮中戲而急縄之取浦鞭之僮佯哭行人耿自鞭曰我乃不覺痛易以梃遂撾死時又袖筆研走月堂寺稽乾文言義題兩廡皆遍先君子季尚稚屢其後請所不解則復佯狂去直指其下車即過行人行人不為禮直指歸行人突至儀門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遂出琰聞於先君子如此附記之 友人蘇琰

附錄

先兄文學公傳

文學公外史公仲子諱著先字誠孝初外史公

與尤參議烈少相善為親家公其婿云公少試未知名乞夢孔鯉湖得君子好逑之詩外史公占之曰是宜為孺子先授室於是遣公婚於尤後更名逑補縣附學生公僅髫外史公授之經曉暢微義為文沉鬱有思致嶷如成人長而于鬚善飲酒談達不羈處群稱善譚友人為之言曰何鬚何鬚五足之驪謂驪善鳴五足驪言公一通也然其入子舍至屏息不出一語至有不稟命

外史公謂此子不能事我至於天性至孝寔躬身之非言說可道也丙辰公省覲安福壬戌海寇作亂道無行人公航海從無諸徒步省覲靖江乙丑復覲靖江時外史公方免官喜曰逑來及侍我甚善外史公六十七西遊楚二日餘公中夜起白太夫人曰大人雖善飯然老矣有諸子在豈謂不能養而遠遊大人立策馬追及莆楓亭請外史公歸太夫人嘗癰蔫公為太夫人

治藥物至達旦不寐太夫人以公瘵季三十九卒子九德季二十四卒無子公後叔兄喬遷子九似公尤機敏有意數外史公兩仕祿入一以委公公自食多用菜藁白小太夫人自官邸聞之蹙頞為公不甘味而公盡以餘金買田宅貽諸弟今所居食皆公賜云喬遠涉世久見里人子不論父祖居何官得官貲不愛惜袖手遊蕩服鮮衣擁大蓋失時則貧困又見里人子身居嫡長不公營而私蓄藐諸小弱弟示恡於匕箸盃酒之間視公何如也

彭處士傳

昔先君子教安福得九亮諸生中大奇之望以不次之名不弔喬遠棄背所天而九亮伶俜垂三十季去季始以貢士來京師捧先君子遺像拜之九亮愀然出涕曰吾師吾師蓋先君子既奇九亮甚謂九亮功名如掇而又廉偵處士平

日當食報且令日者為九亮推筭其家祿命曰處士可得當為封大夫毋可得封夫人否先是處士十歲能為詩援筆立就弱冠而髯試於縣其儕謂曰今邑令長好少彼何知人季多髯者為老盍鑷去處士面赭拂衣曰毀而自獻其身非人所為遂束筆裹墨入王屯山中歲教授其里中兒久之為大都授弟子踰州越境而從處士既好吟詩每有不如意事則但自吟詩一日

其細君病篤而處士巡廊吟如故人或謂之曰
此子吟詩時耶則應之曰此皆吾命宜若子以
為不吟詩則已病者哉處士所居室宅相曰吉
可廟也其宗人競請之處士即拓為廟奉桃而
自斥居旁近隅舍人謂之曰襄吉者不可自成
哉處士曰吾桃於是將成吾宗宗猶成焉何況
於吾處士貧益甚太而教於蒼梧之野居二季
籍其束脩之金寄故人而歸之家率用湯濕赫

蹏為包金皆露其稜既歸家人謂之曰子越國
淹季以力得數金而不謹護持不防利之者耶
處士曰彼獨非人乎哉若將利之且并揭其金
求稜得乎處士質木無華吶於口而平於心儉
於歛不逆人詐不校人犯其慈祥可念大率類
此蓋余嘗獲諸長老父黨皆有顓愚朴訥之風
及之始行扣之始應雖自先君子輩為官者亦
然而自余所僛接者多輕傈駛利見事若習擇
善地自與時或有刻苦檢押之人然皆無先輩
未鑿未琢之意予曰古者民有三疾今或亡也
信斯言也其終不迈耶余因而思之國家之盛
也必有太和淳龐之氣薰釀匝洽氓然不見不
聞之間鍾之于人維　明之盛羣于弘治

處士寔生其時豈非先王之民而盛世之徵哉
余之傳處士也殆有感焉不特以先君子奇九
亮故而因及九亮先人云爾處士姓彭名子麒
字時見家世別有志

王先生父子傳

王先生燾者晉江人也父桓毋李氏先生週而
孤李氏誓死育之其勝洪氏不字以從李氏老
故先生事毋尤至孝為瀧水訓導瀧人尚鬼信
機先生刪定家禮之節以教之言必稱毋訓毋
好施先生善推其意雖貧每新穀升必揣精以
遍遺諸四鄰親故忌日必哀其生日雖季七十

餘不敢受子弟上壽禮如忌日庶子文昇文昇有至性年十二隨父入京師授官以之瀧水亡何瀧水公病免歸途遇盜欵刼之亡匿空館中水至床不及者尺處士負瀧水公上床卧而自立侍水中三日倍謹如不見水居父喪如顏丁居其嫡母喪二如喪父穿父塚山有虎也築者弗敢前處士晨荷鍤爲諸傕山者先夜歸殿之時時猝遇虎卒不害云處士以母老故遍結邑

中醫母病邑中名醫弗請畢至無不願爲處士愈母者母春月病困思啖荔枝不得乃取陳藁者漬而進自後處士薦荔枝未嘗不絕也嘗有豪者據其祭田處士不能直當食及之輒輟食不食仰呼天及病漬呼鏞曰不返祭田不以我塟坳不瞑鏞請乃瞑先生處士恭謹慈祥無與以其立身教子以聖賢爲可至然大要皆折入於全歸無忝之義故人人稱王氏有二孝子鏞亦善居喪爲兒時處士授之書食之蕨齕而食之折其齒鏞茲不食蕨矣鏞處士子今孝廉王氏之孝予見於鏞而三也

何喬遠曰瀧水先生推曾參有餘之義周粟以善施處士漬藁遺痛不食荔枝王鏞所以見蕨而悲也

鄭贈公傳

鄭贈公名士新字熙卿故爲文學諸生其得稱

贈公以其子得書最大名令貴公爲人醇雅重篤廸行孝弟內行鞠躬藹如也公祖良佐守潮州爲賢太守公少而及潮州公潮州公甚奇之既齕屬詞出其塾諸兒爲文學諸生亦出其學諸生餼廩於庠舍潮州公夫人之兄於公爲大舅公父歿太舅老而貧公所以視其家如公父存舅嘗病癰甚公爲湔滌穢惡調進醫藥親且恭比歿厚殮葬之而益善遇其孤與共其饔飧

夫人之外氏皆喜曰鄭甥孫不減吾孫泉警有家者授戈登陴公季叔父戁燧而失火於堞有司怒欲窮治之公蒲伏前曰寧箠楚我有司以公文學諸生故竟免公季父久之得書舉孝廉公曰吾與革鞜玄袗辭矣乃自棄去其弟子員喜而進之曰小子知而有今日乎凡人之所得爲善報者其祖父爲善積也凡善之積也如木植焉不得於其身而見於子孫者其枝葉後暢

發也有歲數近而尋丈發者積近而發之易也有歲數久而穹窿發者積遠而發之遲也人有以其子孫尺寸進爲豪俠武斷以恩有司爲其鄉子弟患苦已則偃然於巨室京囷以取饒可也吾懼吾後之縮人有其子孫尺寸進徵諸歌舞曳縠垂綃彈箏跕屣樂襍坐之會而施絕纓之笑以兢縱可也吾懼吾後之促故非吾所能也吾所能取饒而縱者能廣之於不可知而增之於不可見吾於吾先人之貽兢兢爾矣小子識之贈公義以自廉而常以財衣食人介以自持而常以量寬包人約以自卑而勇義矜奮常有以健勝人人謂贈公敬而慈仁而勇病革召得書前語語不能明其意若曰先君子歿惟是窀穸之事所以從於地下者得書繹而長跽曰即不諱大人將從先大父毋乎贈公首若肯者三公歿二季隣舍遭回祿之難者百餘家公孺

人出粟家賙之家失火者粟一石亾何再火亦如之亾何又火又如之皆在一歲中人謂贈公急義之訓尚垂於身後

何喬遠曰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誠哉是言也無所不厚者廣其親愛也無所不禮者廣其親敬也贈公佩服孝弟至于垂死而急惠之訓尚見于身後其於愛敬也非漸劘焉烏能篤而垂之哉堯舜之道也雖其蓄而不遠施居下而不

崇知所範身及物足自著於後世矣故余樂為之傳

洪孟公傳

洪孟公有子曰文衡自户曹轉禮曹又轉吏曹會其禮曹同舍郎坐罪貶文衡不忍獨拜吏曹而請急侍孟公滕下孟公故事其父柳塘翁至孝會翁年九十且過致諸親友貴人為壽而孟公遽沒文衡曰諸孤有罪不得有其父則已

矣乃吾祖亦不得有子天之報施善人昧耶洪之宗老曰孔子大聖也尚不得久有鯉鯉也亦不以先孔子化者為不祥況我人哉於是文衡如衰求所以禾孟公名者使喬遠傅喬遠文衡之同舍郎坐罪貶者也是宜傳公

洪孟公徽欽人欽人多治生雖秀資豐才皆行商居賈以故其中多賢豪長者若孝於父母睦於鄉族好文學之士矜吻然諾解人困厄不用為德則孟公其著者也孟公方少年而翁柳塘媼錢氏先後病孟公通宵奉事累月不懈翁及

孝孟公年已艾數為賓客擊鮮從公樂飲時時召歌者佐酒而自和歌歌声慨四坐以娛翁之心凡所問遺周予察翁之意歲時修敬無怠公貌美豐幹河目巨口倜丈夫也而中氣苦巖屢自其少年嘗病瘧作不知人夢一老父遺之藥乃愈藥如粟米冊問之醫曰滾瘧丸也公嘗服此以輔其年錢媼沒時孟公年五十餘絕粟鹵為孺泣也諸宗老曰喪年五十以上者先王所恕也子嘗患瘧不知人中氣恒餒絕粟肉無如嘔生何公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人謂我矣即下嗌終當閙忙耳徽俗畏鬼信機洪之世祖千乙公當時沒非病葬既二百餘年相沿莫敢上其塚公太息曰人本乎祖且夫人疚而歛三日而大歛殯而為位出而遷次不一日已若

以非病能傳染人昔者子乙公歛與殯當傳染其子若孫土中之魄烏能至今日以及我與若載具以往洪氏乃歲歲從公上塚祭祀千乙公柳塘翁既立祠堂以祀先世公復詳考家禮定祭器教族人登降周旋具有儀則又出緡治篹聚諸子弟交劘文事身自視之子弟之博雅多聞者爲周其貧而急其病其蕩窳不率則召擾楚之曰不得繩爾耶吾藏吾楚不懲而艾楚無

恙也故洪氏諸少毋學不學皆相嚮爲善久而文風大振文衡既舉進士中曹郎公曰凡爲人父兄者其子弟得登仕版則多其食指便蕃燕樂委所費於仕者子即一家之人皆廢其故業作此教仕者不廉也我今給若薪米如諸生時爾無所內問壹意潔身奉公它諸子儒者儒賈者賈稼圃者稼圃毋易其故吾一以節儉持之自文衡從户曹郎改儀曹所手信具勅以忠孝

大義語不及家私會喬遠以奏牘不恭被罪而文衡轉爲吏部郎文衡曰予寔與何郎同事不忍見何郎惡地余美官遂求去喬遠曰子三載且考績矣家有大人可獲推　恩抑子所處友忠矣我敢不以孝益子子其留也文衡固不可歸則公勞之曰王父春秋高已日望子來子詛不負爻吾人之行也毋以不得推

恩我爲意日率文衡從柳塘翁左右時着田間

冠搽壺沽盂蔬逍遙溪山上諸當道或以賓禮禮之或用年家子登堂求拜皆避匿再三強乃出曰烏敢用兒子折節諸貴人爲日誡諸僮僕毋用我家加人若有聞者笞百矣方築舍溪間召諸子弟聚學而病日作漬甚謝柳塘翁曰大人幸自寬兒乃不能終事夫人召文衡吾父宗祠備矣尚欲爲鼎以薦烹飪而未及也孺子圖之公平生周於義而廉於財念其子貴用益謹

有一畝之園里人有不求而葬其中或謂鏟之公乃使視焉曰彼無所歸盖於我乎主有良民胡姓者被誣盜捕盜之卒急縛將掠之公曰此人良民也寬之吾能言之公若急而掠罪在爾輩矣其人即得釋有利人貲不擇耦而婚者公面折其人婚家內慚欲購以重賄公曰子謂我兒貧也以爲我地然我善爲地者不貧久矣孟公病革鄉族之禱於社者數十百人文學諸生

十餘曹爲孟公求鑿沒而皆哭之哀有從百餘里來哭者文衡曰不知君所以哭先子何故哀若此其人曰吾自爲孟公非爲郎也公名豪字國傑許公之爲人不媿名與字

何喬遠曰余習文衡觀其爲人也怯而勇所不可爲者慮無爲也其嗜義也無不爲也不知其父視其子余之知孟公也以此

林文學先生傳

泉有君子曰林君名甫任字志弘其先燕人元末有諱泰者兄弟皆舉進士爲泉州路同知因家泉泰之孫有曰觀者入　明爲歸州別駕別駕之孫有曰茂森者喪妻不娶鄉里多質平焉三傳而爲君之父某以文學爲諸生祭酒人稱曰春亭先生君之生也春亭公夢神人降其室扈列嚴都抱一男子授之既生足下有三黑子能食食時動止異凡兒之度八歲從塾師曾

者授書塾中廣文先生某過其塾試而奇之年十二稟學于春亭公春亭公時時稱說古先聖賢有宋諸儒君輒欣欣嚮焉亡何泉中有倭亂君慨然曰吾儕矻矻受書佔俾文墨已爾寇至能北向讀孝經消滅之乎因乃旁通韜畧讀書二十二試行省見知吳明卿先生占首八閩入學爲弟子員二十六歲以家貧授徒瞿然模範在念繩趨尺步弟子無敢以褻見遂發憤聖賢

之學終日危坐讀書不輟寒暑自六經宋四儒以及近世薛胡諸先所著仰思反求內索外驗以求其是而見諸實踐於是作四面圖纂以自記曰居敬曰立志曰進學曰遠識而曰敬之一字吾持之純堅白刃弗能奪矣夜歸則以日所教者跪正春亭公父子間自爲淵源君至孝季三十時毋病暑君事之不水不扇者終三月夏俄春亭公亦疾困君爇燭焚香夜禱于天願捐

已齒二十筭以益親季忽風起二燭墮君失心仆地曰此其兆觭不敢語家人則封識二燭謹藏之輙復露拜首搶地者數百矣其明季春亭公復病析代如前自冬徂春衣不解帶者九十日夜春亭公知君憂其季有小不快不君知也君先意尋察不恙而悚私減餐食以丐福壽居二季君父母相繼坳悲哀慘惻蔬食避內舍者三歲書警於坐隅曰三年之喪可以觀仁焉可以觀禮焉可以觀勇焉甫任楙哉則出視所封燭篋中對之大慟其諸孤長跽請曰不省大人所以泣燭者何故君召前語之而曰吾父母齊季沒二燭同墜其信徵哉吾禱之歲冀以二十季益吾親而竟四焉吾所以悲斯燭也孺子藏之如吾不諱其以爇吾位遂奔走益竭貲治葬改遷其祖六世墳而柎以君父母墳在北山之巔其高覽數里君或從道中望見告面祝禮若

在壠次即車遙遙必下君以父母齊年沒而喪亦三季無以展明發心欲爲六季服者亡於禮乃已先是君之將喪其父母也有持厚幣自邵武來者將致君授經君難去其子舍春亭公強之忽面目黧黑苦病者春亭公乃止亡何二親歿及小祥貧不能葬也有齎幣金求爲文壽親者室人皆喜可以備牲饎君曰任也敢以不祥之身稱祥於人而又借其祥金以爲不祥奠竟

郤之服既除始授徒四方所經聖賢儒哲之墟
多低回不能去聲應氣之求士益汎集景附而
君之學亦日益進矣吾故遇二親諱晨必先三
日齋至其日悲慟不禁在他鄉尤甚縉紳大夫
見之至有感泣者君孝於親推及兄弟姻戚又
推及於朋友又推及於行道之人嘗曰不愛敬
其親未有能愛敬他人者也愛敬其親亦未有
不愛敬他人者也君僅有從兄一人父事之任

其冠婚嫁娶十之七女兄一人相去數里許暑
月被病君日一視之往來者八餘月其友弟一
人適人而與其倩先後疚皆君經紀之而撫其
遺孤其故塾師曾者病困君亦盡心佐藥治喪
君之友善楞某者家去君百餘里一日寢疾萬
臨盡呼君再三而君亦奔視至有故文學林某
者貧無子寄居庠廡下與君書舍相隣常周遺
之及疚馳告其知家劇金治殮殮畢齎還所餘

金知家嘗遇一老人獨行而杖就寒暖之問其
季與春亭公齒因左右周旋執子弟禮甚恭門
人問曰於師故乎曰吾適問其年而與吾先人
齒吾殊念之其推孝親之意以逮於人人皆此
類也嘗曰士君子苟存心愛人皆有所濟不必
一命又曰吾一日之間心思幾遍天下顧力不
能行跬步每骨肉周凉親戚疾苦輒形痛念身
家之事以為已責時思朋類尚隅衆庶困瘁悵

悲慶頻欷振之無從推此志也能近取譬將進
而上之也君資稟既異而心胸塋豁寤寐經藉
以古為師生平學問多出自得未嘗專有所授
受當其著書立言時雖偏部瑣語必虛心評校
不敢弃遺同志之士通記面語或有同異皆和
心平顏反覆論難求是而後已嘗言理為公理
學為公學不必於同不必於異要與天下共明
之常反求身心之日用務得其所謂真信者晚

歲更融通簡易蓋求程伯子而師焉每念正學久湮精進寡人故朋儕中有虛心頴質者後進中有質美頴學者皆樂與誘掖開盡其誠意既足動人而光霽又易為親即為有不善遽弃斥者其人反其所由弃斥媿悔自新乃反與君愛敬如故故從游最盛皆以孝弟忠信為學其言談舉止遇之循然有理者不問知為君弟子也君之志欲尚友四方而儉於轍迹欲汲引同類

而憚於門户欲濟世安民而屯於命運其名未布於海内賢士君子然吾泉之人雖庸夫市豎亦知敬而愛之也季五十三得疾猶著書不勌及革妻子環哭毫無動容遺令以薄治喪毋過前人盥櫛待盡告諸子曰吾且還太陰矣翌日為汝祖講晨姑待之講既與其諸子訣指心示之曰吾平生受用惟此一片遂正冠整衾而逝其諸子出所藏燭藪之二十餘季而膏芒猶新

人咸異焉君平日所著有詩經翼傳四書管見易錄禮錄書傳評性理史評及感省集省愆錄讀錄論治要語諸書其管見大學一編則臨沒時力疾所論著者又討論家禮家訓諸書未及編次焉君故友善余先人之爻陳君欵潤及今孝廉王君鑄唯余見君也晚察君意且許與内交而會余宦遊在外歸方欵交君而君歿矣孝廉君因論次其哲行而稱之曰有道先生

長樂令蘇公傳

嘉靖之季士有長樂令蘇公者拙於為薦而長於為惠卒不合世拂衣言還既沒其後人貧計不能畢歲子不敢使哭哭也公諱民字利見一字崇儲晉江人年三十餘以春秋舉鄉試甩其本經九五上公車領教廣順德會丁其繼母憂不果行服闋除補廣海生徒無虛日未嘗苟取生徒一毫束修居二季遷廣長樂令廣

中賊夕發惠潮間如蝟盤據山谷中數歲前令
率閉門不給不敢問城外事城外民委與賊任
其自守鬬公至曰吾先教而後從事法與武則
盡召城內外民與言敬老慈幼各務其本業毋
舍穡事入我縣門徙於訟者吾治之既爲民聽
訟率旦夕與民解不深求其鍰一縣自清胥椽
皆叩頭求去有典史某者善侵漁而巧爲娟結
腹心於桀黠民每任滿桀黠民輒詣留典史上

司尾全十餘年典史益自恣以白封白上司狀
不與令知公首按其贓罪劾罷之僚屬皆驚邑
有逸賊楊子亮者流刼數州連歲不獲督撫所
遣帥故僞爲俘得之公廉其不實別詳覘子亮
狀再圖形示統帥竟馘之亂乃定公復疆項時
時與上官過客相觝一秀才訟御史臺不實公
徑封還御史所下檄不爲問李官某者道長樂
以厨傳不豐挾御史耳目恐公而怒公不爲動

即奏記督撫若御史曰令所治長樂彈丸耳水
陸交馬冠盖使者結軼道上陸避賊不敢出則
皆索舟而行軍旅數興邑小民疲是宜分勞旁
近縣汔可小康既不可得民弊不能供惟正官
反出帑輸下小大有司不察令所以樽節意不
憂國詘而欲侈淫惟大府裁格下令令石守之
於是客從境上過者盡悶悶啣公而監司某者
其始至時公郊迓不遠亦以爲恨日遣覘公縣

庭公邸中日蔬菜舍皆取諸宮中俸餘久之無
所得居頃之督府欲興兵除寇下問賊所據礨
皆安在我欲入賊礨道何從令具行視之即以
對盖先時已遣別駕偵賊賊留之至是公單騎
而往民築礨守賊賊亦礨自守如犬牙錯者也
公晝夜穿行其中民以壺漿籃脯請公入其礨
倒闔而陳食公悉哺醊拊循之民皆大喜因一
一籍記其姓名老稚壯誰陷某礨孰久孰近而

所行覘賊窟穴凡畧三百有奇盡得其要領乃
徐叩別駕所留畧求之賊出別駕即亦有校書
縣中者我等皆良民為無良有司至此公父母
我我等願自納賦不敢後逋公悉召赦之而以
所得賊要領具上督撫督撫使帥往勦帥如公
所指盡盡平之俘獲以二千餘帥與監司皆矜
張動色即上功督府曰俘二千督府下令驗實
帥贈公良劍寶鞍及宅諸玩貨以好公公麾不

受而出其故行民畧籍記所陷賊姓名老稚壯
孰久孰近者俘能對如籍則悉釋之不待上記
及日中釋者數百人盡歡呼散去監司聞之大
駭中事召公曰吾已上功督府曰俘二千安得
使我食言公知讀書耳何知為令公沉思良久
曰當有以實大人驗得者令請分繫之繫再月
日即亦謬報曰先後痩劣監司曰善然卒心怒
公等不能中以墨即曰拙催科而傲其上公遂
亦自免去先是有某使者過長樂驛客視之行
李塞甬道客歸語公曰宦游之人行李至此耶
即公行何若公曰安得無至是裝兩簏而已民
送境外者數千人護至家者復數百人有泣者
歸而隱靈源山者二十餘季敝廬故衣充腹而
已公十三失母事繼母陳甚孝嘗以不得姑驩
怒其夫人沈出之老無子晚乃生庶子琰琰求
地葬公嘗夢入一石室見陶彭澤像共中傍有

銘二十字皆蝌斗書不可辨堪輿葉周者擇人
而後試其術慕公為吏廉乃為琰求得其處亦
名曰石室琰喜如所夢遂以葬公委余作二十
字銘納之琰能詩與余善余銘媿不如蝌斗古
文

論曰善乎古人之言也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廉
吏可為而不可為令公事上官刓觚磨稜名以
完令公為所不可為去官持梁刺齒肥身以名

乎然家室雖富芳不宣名不得就家不得厚不肯一日衆所守蓋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黃岡卿傳

吾鄉先輩有出則徽徽居則逡逡者余不敢使無聞也其人曰黃岡卿是以爲之傳岡卿公諱襄字國著泉南安縣人舉進士初授大行人秩滿選監察御史奉　命出按遼東爲嘉靖四十二季是時遼東歲苦虜虜闌入順義三河世宗皇帝震怒誅摠督大臣楊公選諸巡按御史往往坐失逋有逮繫者當事諸臣則日夕三四虐張捷級爲功勞與以移惑視聽免於罪公獨具實奏撫臣某侵浚軍餉公直彈劾之抗疏言本兵大臣與遼臣交相蒙冒誣受賞摠兵楊照死虜公則椎獎上其功請贈廢官男嗣祠祀之虜入海州西寧公則論劾指揮鳳者請坐誅虜入廣寧義州公則論劾副摠兵盛泰將印等請奪其官凡所請褒誅舉黜具見施行居二季復奉　命按真定公又裁罷中貴人榷木之稅漕河不通當事請開新河自河南至留城久無効公上疏請督責之當事者懷然報成功某甲氏以貴人子豪暴州里吏莫敢問公收笞之下獄數日死而公赫然有聲三輔間蓋是時與公同爲御史者則有嶺南龐公尚鵬號爲不避權橫而公與之齊名居二季爲隆慶元季向日在本兵爲公所晚論者方爲大冢宰出公守黃州公至乃黜去其故時御史風力剗角削觚與民爲拊循黃故苦影射之賦公覈得悉寬豁之令擾民見產爲徵小大之獄盡立剖焉下里窮鄉裹糧而待訟者皆旦夕可去民爲之語曰黃公決訟如判水昔日裹糧今半升蓋郡人競稱太守黃半升矣又二年遷苑馬寺少卿則裹時大冢宰尚在而某氏甲者爲故大宗伯某子其

家人詣闕誣公坐解職待勘公亦遂無復世意會新大冢宰者爲元洲張公素知公貽書勸公出既出不踰月補山西行太僕寺少卿是爲今上萬曆四年去其解職之歲又七年矣是時棅政者則江陵相君公守黃時相君爲翰林公故不能好結之其明年相君子登進士中外大吏多馳金帛入賀公堇堇達空函相君復公書故謬書黃爲王以使公悟公若爲不知者亡何大

計吏公無所得罪直自 內旨出罷公矣公爲人簡重寡合中心洞豁無它至其強毅之氣屹不可覆屈不能周旋媕婀是以仕不逢世其居鄉施德尚義不以貴勢撓人無不人人慕之者自持陋儉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聊且而已教誨諸子多以酒盃歡聚之間形義方之言怡怡如也所著則有四書易經集說藏於家亦善爲詩子五人培楨崇巍岑培禴巍岑孝廉與予

何生曰當江陵相君敗時有追數其罪而訟公者曰曩行太僕寺少卿臣某者踈逖之臣也不罰吏議 陛下知人善任即左右股肱者耳何詎諦此遠臣不足任使 內旨罷之哉相作威福此可以見夫亦可以見公公爲御史則岳屹雷擊爲太守則風恬雨濡巖谷之閒則草茹木處戶廷之內則鍾宮寉陰所謂體用

雙孚權實互備者邪先輩君子也

林先生傳

尚書一經孔氏訓其文穎達尚其義蔡沈通其意其它諸儒所撰著吾不能盡舉也宋之末有夏僎者集諸儒之說以便舉子彼一時矣吾鄉先輩林先生居駟馬山中沉精極思愽暢旁會復爲目錄一書大抵如夏僎當日解書之意則此一時也書既成而序之其畧曰道有顯微無

精粗心有體用無內外事具於心之謂體道則隱而未顯心應乎事之謂用道則顯而非隱二帝無敬而無不敬者也其心與事聖焉三王敬而無乎不敬者也其心與事反焉太甲成王敬而無失者也其心與事固焉夏桀商紂以敬不足行者也其心與事往焉五十八篇之教或論事或論心聖狂所以不相襲存亡所以不相沿者敬不敬異也先生之書每篇撮其正義冠於

講首中則採用諸家參以己意支分節解而脉絡貫明沒既有年尚未出於人間有竊其說者已先大行於世今而後士之習舉子業者知爲先生說也先生體最羸善病諷咏弗輟窮冬隆夏宵分始罷其費心疲神雖凉爽之時汗濡重衣猶未止也不知夏傑當時集諸儒之說而綴其成寧苦亦有之否先生弱冠時大司農婺源潘公來閩爲督學使者試而大奇其文以冠八

冠士既入棘試官得先生文復大奇之互爭元魁試官必欲伸其意乃竟讓先生嘗爲奇貨可居論曰甚哉商之害道也先王務農焉人農則童童則機事寡而重流徙人農則樸樸則必其慶而無二慮商也者所以斷天下之童樸者也始計有無既計多寡又既計千萬而天下之道盡矣散千金之資以牟天子之爵謂君可暫立而即弃也謂妻可偶置而復取也謂子可此

種而彼穫也夫聞有以物商者矣未聞以人爲商也波之所漸至以五倫爲貿遷趙尧貨如意而薄惠儲江充貨弗陵而薄衛據魏徵貨秦王而忍建成趙普貨太宗而背太祖昌齡貨元佐而謀真宗推而至於士大夫君子進退辭受之間見得而忘義廣解而恬禍莫不冥爲商者可畏也王公慎中見其文抑先生坐曰我拜子遂下拜縣是通先生於毗陵唐公順之唐公亦大

驚曰此子議論高千古因從書問中爲相知先生入試棘闈無所遇年四十九卒吾郡涉尚書顯者多本先生則有林公雲程李公載贄紀公廷譽皆其門下知名士先生質行登其邑乘之孝友文學誌先生名鴻儒字允德安溪人有子曰應漢登賢書竟夭歿

何生曰余讀韓退之墓銘有所謂施先生者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其說二經時諸生恐不卒

得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先生死經喪其師學亡其明林先生之於尚書殆類之乎然施先生猶仕太學博士年六十九林先生竟老蠹魚間不及艾齡可惜也余讀其所謂奇貨可居論嚴乎哉聖門義利之學矣

翰林中書舍人何公傳

何公觀者晉江人鄉進士景泰中爲文淵閣中書舍人時吏部尚書王直與二三大臣故比周中貴人王振錦衣帥馬順土木之變振順皆死而直等猶居職如故公上言此輩皆正統中阿附權奸欺君誤國老猾不宜在左右又言諸來朝北虜宜盡驅置之南方疏奏忤旨下六科十三道看議以聞時給事中毛玉當首議諸大臣嚙公甚則嗾土重劾之玉具疏藁言公誣罔大臣擅開邊釁宜明正其罪且上矣時林莊敏公聰爲給事過玉所勸之更不從亟謂葉文莊公

盛與俱往王外曰 上怒甚不可更也因而附耳道諸大臣意文莊公曰 朝廷從來未嘗罪一言者雖怒何舍人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君不念剄球邪球之死人至今以罪王振馬順萬一雷霆之下何舍人有不測可謂非我曹爲之乎且我曹言官亦當自爲地耳因爲玉削去其藁奏入 命杖公錦衣衛謫縣象山視杖者鎮撫門達故得不死達慷慨慕義人

也公在象山無何致仕民追送至衢州界者數百人歸而學道古玄山中足跡不入城府公善書嘗嫁女無可具奩作行草書一箋與之今其書在者吾泉人鬻之一紙可數金隆慶中巡撫都御史何公寬者象山人行部過泉特備金帛之貽何公去公百有餘年矣而猶若是則公遺愛可知也

傳先生傳

退齋傳先生諱存仁字君任南安人少剛伉有氣尊甫銳平司訓寅軒公名其齋曰退以退之先生大父則上猶司訓鈍齋公祀在名宦云先生幼為鈍齋公所器九歲時挾之從官堕江不灰益異之居三秊從上猶歸寅軒公授之書益敏記繼發憤下帷冬夜蒙被讀達旦二十四補邑弟子越一秊得廩自是累試累高等先生雖潛心舉子業乎其任為子任為孫當户理會事中窾鈍齋寅軒二公以故無內外慮有豪家者謀吞先世業見告先生矛身支吾者八歲豪家乃陰與先生好言曰君所分業未及三之一也倍君金割君所當得者君但袖手無前不勝幸甚先生曰吾忍背祖峻却之而世業竟無宅移祖叔有投汙之禍詰有司代白之邑有蕭姓者冒大姓搆婚于庶祖母姑先生曰姑雖庶先人一脉也何忍使耦賤夫良賤耦者律有罪訟之

官邑尹護蕭先生義中危禍退而曰此吾子孫義當為蓋執方孤立自諸生時然矣先生為人抱奇濶視恥回護洩隱語言疏暢籌畫條理聽者靡不傾伏至論才品高下事成敗當否間有撫掌浩歎意故置於古人之列又其文學錚錚膝序間人固以大器期之乃竟以數奇由貢士銓授歸善學訓時年四十八先是者先生未子也督學使者知先生擬處以超貢先生固不欲

越同學舍中長婉詳曰某未子不便就學京師
時人以爲善讓及是至官勵士以行義而課之
文章束修餽不問多寡若故大司馬葉公夢熊
解元李公學一先生當時輙奬識之曰葉當爲
昭代偉人李可選首也學舍故在城治外寇至
移署郡學尊經閣中城中秀子弟益來師授不
論未在學既三季遷興寧教諭寧俗朴野先生
以教歸善者教之導之敦禮尚義振飭有加立

白鹿之規嚴課戒之程士無惰者貧不儋石儲
則屢解推馬捐俸脩學而廟宇祭器飭然一新
巡按御史才公檄爲假令甫三月裁罷常例搜
剔吏蠹辨假子之獄而邑稱神君除影射之奸
而民輸慈父薦剡交騰且擢真令而先生卒矣
先是先生之在歸善也邑有花腰蜂之寇山民
避寇入城當事者編之城守民以爲病還竄伏
故山藪則多見剽掠益苦先生竊歎曰城以納

民民不得納而驚逃陷寇吾非司牧業目擊矣
亟陳於僉憲方公罷其役民乃悉負襁至曰誰
謂生我而出學先生及在興寧寇復至民逃入
縣如歸善時先生廓掃號房兩廡居之寇退乃
遣去提兵帥者吾泉虛江俞公數造請先生先
生爲之籌賊甚備竟以勦滅當道交譽先生曰
傳廣文有經世才豈宜落寞一官者然在歸善
時當道才先生使監造兵器先生輙堅詳曰吾

學先生也而造兵器即欲見才不宜以此見及
檄假令乃曰吾見一二焉而竟卒計至歸善歸
善士爲位東坡亭相與泣奠櫬之行也泣送江
滸者甚衆士曰師教我卹我民曰是假令時生
我先生性至孝寅軒公訓饒平時大比應廣試
卒于會城之坊南後先生亦往試過之汪然出
涕廢食者竟日其在歸善以廣寇不敢奉太孺
人也遷興寧則太孺人病足不便於扶侍先生

呼天而泣下及疾臨盡召予紹丁囑曰予少時墜江不死今年五十有七死何憾憾吾母在耳而先人尚厝淺土余平生雖不能有所大竪然隨分自盡無欺予心焉善事嫡母嫡母而母也先生晚生三子曰紹丁紹老紹先然皆非嫡孺人出孺人愛予賢於已女故先生語紹丁曰而母母翁姓自有傳

何生曰吾始以先生逡逡儒者尚論其才乃旁

出橫逸聞先生美鬚髯豐頤秀眉狀貌頎傑良稱是一廣文先生恢豁軒朗可理數州而世有由甲科出者亦綰綬蒞官憒憒無所計不知造物何生之然也先生不大於用則已其壽亦不永此尤造物不可知者也先生沒有年而紹丁命喬遠傳紹丁可謂孝子喬遠論先生乃知先生與先子同時故相善則益不敢不傳先生而歎不能自先子知先生者乃自紹丁益有媿紹丁也

孝義先生郭公尚謙傳

郭尚謙者予縣之石湖里人石湖在海島上嘉靖之季賊數出沒其間至輒火人廬舍君大父柩嘗爲所火居常恨之已未秋君喪其父賊適來居人望見海上艘盡逃去君與其兄尚友及弟某舁父柩出未及門賊已登岸君曰急矣兄護母尚謙護柩誓與相存亡於是尚友負母逃

君守柩不去以麻絰自繫柩側其夜取瓣香籲天作孝敬歌其辭曰嗟予此身一毛髮揔含父精與母血精血二物兩不虧交感方能作小兒天地復我大父母我心本有真良知良知在人固天性順性而行自孝敬孝敬之理狹提有物欲拂之戕所受性一戕兮愛敬亡乾綱坤維解其紐嗟哉父母生子心豈願淫暴化兇醜仁人孝子世無多思之到此可柰何惟有自反我真

性順性而行自愛敬孝敬自家人不知我身當
難復何疑盡心盡事孝父母豈問人知與天知
遲明賊入君家見君駭問之曰病乎而不去君
曰不也守財物乎曰貧甚曰然則胡留君跽請
先人之櫬恐從不戒或有他虞以爲震驚愚不
知所出請以身代賊加刃君頸君撫柩益悲賊
感傷去賊去君即卜宅塟父扶母居郡城中不
復之石湖家君文學名諸生課授生徒以養母

有間即走歸省爲母撫摩抑搔日數迓爲常生
徒朝夕餼有甘膬輒投箸不舉間掇持還東家
翁憐其意爲母更寘餼乃舉箸母歿哀毀逾禮
諸喪具一以身任不復煩兄其孝友如此君所
爲文本六經出入先秦兩漢其氣湧溢而奔馳
居常讀古人孤憤感慨之文中懷悲壯如欲從
之九原見委瑣齷齪爲子孫牛馬而瘠其家族
者殆不欲與共世蓋年二十九以卒當道諸公

咸有旌揚竟未及請於　朝人稱曰孝義先
生尚友故亦諸生拓落詩酒間余及交之而今
所使余爲傳者尚友之子望奎爲君後望奎亦
諸生楚楚者而問字於余
何生曰余讀郭君所爲孝敬歌而悚然自悔平
生爲人子夫是歌也人皆可以爲孔益者也聞
君爲人意氣激露故其筭不修然士所以遠於
道者皆其遇事若緩尋常舒徐而爲之不勇以

此墜不義者何限其故皆起於不激然若而人
者多以得脩然君以孝義促而若而人以壽考
修吾又終不知其孰修抑君當日棄柩逃者亦
年二十九歟矣

萬曆集卷之二十四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五

傳

陳及峰公傳

悟天地萬物之一體而廓然其眞機見心性之周流而融然其無礙此紫峰陳先生之學也乃有季子曰敦豫守父師之訓拳拳孜孜以至於老論者以方仲嘿之不媿馬公資稟沉靜少即知學步履進退雅有常度年十七補郡弟子員自以箕裘承考益自淬礪方喬遠先子以易學名一時公從爲師一見深器之遂下帷發憤夜分忘寐其學以六經爲本原宋儒爲階梯未嘗弁髦舉業而能於蹊徑之外建旨明歸愼脩五德潛繹六秩謹淩侵於耳目守神明于方寸其所檢記皆先生之格言過庭負墻之緒論凜凜乎辨也方紫峰先生下世公逾弱冠哀毀骨立至性絕人奉王安人廿有餘載朝夕竭歡安人

沒喪葬悉遵家禮葺先生影堂於秀林山之墓旦夕焚香吾伊其下護視松楸鬱然抱把先生故合祀學宮之賢祠公謂未足發明羽翼斯道之美與諸弟子員告于當路遂得專建彙聚先生著作旁搜遺軼梓行于世編次年譜以紀先生出處之大先生山斗人文雖世共仰止而公所以發明昭闡之者不遺餘力矣至於式廓先生之宅兆祠宇立先祖祀田以成先生未竟之志脩涵江族譜宗支世系踈戚同聯事伯兄靜心公嚴如師父仲兄西浦公動咨可否兄沒而撫其孤女兄沒而撫其甥從父之兄弟沒而撫其孤女貧無資者助之商喪未葬者割之地朝夕待舉火婚娶待舉事者有望不虛靡求匪獲則公孝友之大者也嘗曰祖宗父母本本水源頃刻忘之是自斷其根自絕其源也尚望復趨生路乎是以朔望拜謁惟虔歲時奠祭豐潔無

微不謹以終其身公爲人務實而不求名治已
而不責人居鄉敬老至最年少禮亦與均鄉中
水旱荒歛關民疾病者多方爲所惟力是視雖
悍夫惡少望而敬愛之不義者惟畏公知有陳
太丘王北海之風焉晚年充養完粹春温襲人
執亮而行通内察而外融孝弟忠信退焉若無
蓋紫峰先生之高明心悟不輕語人者又嘿會
而心體之矣嘗曰今之經典古之人事蓋人事

正所以合經典也又曰學顧躬行何如耳豈必
講哉既棄去弟子員堅卧涵江之湄名賢述作
朝夕几案手抄性理全書稍增減之録定性書
于皇極經世之後附諸子歷代于聖賢道統之
末謂蔡虚齋先生所著易蒙引有繭絲牛毛之
精而人病煩紫峰先生所著易通典有渾合未
破之天而人病畧乃以通典爲訓箋採蒙引切
要者爲主意合名典引以藏諸家方公爲弟子

員時督學使者有以德行優公及其老也郡邑
有司有以賓席禮公者悉辭謝不受公門無俗
賓而論文尊酒輙爲知己留連雅有豪興而引
觴浮白不以既醉爽度鄉先生林象川公高卧
東山家與公近時過從爲快擬古耆英常曰安
得斯人消今世頑懦鄙薄之風春秋六十有九
卒與紫峰先生齊年遠近聞者咨嗟歎息而亦
以爲考終鄉先生紫南王公嘗許公父子間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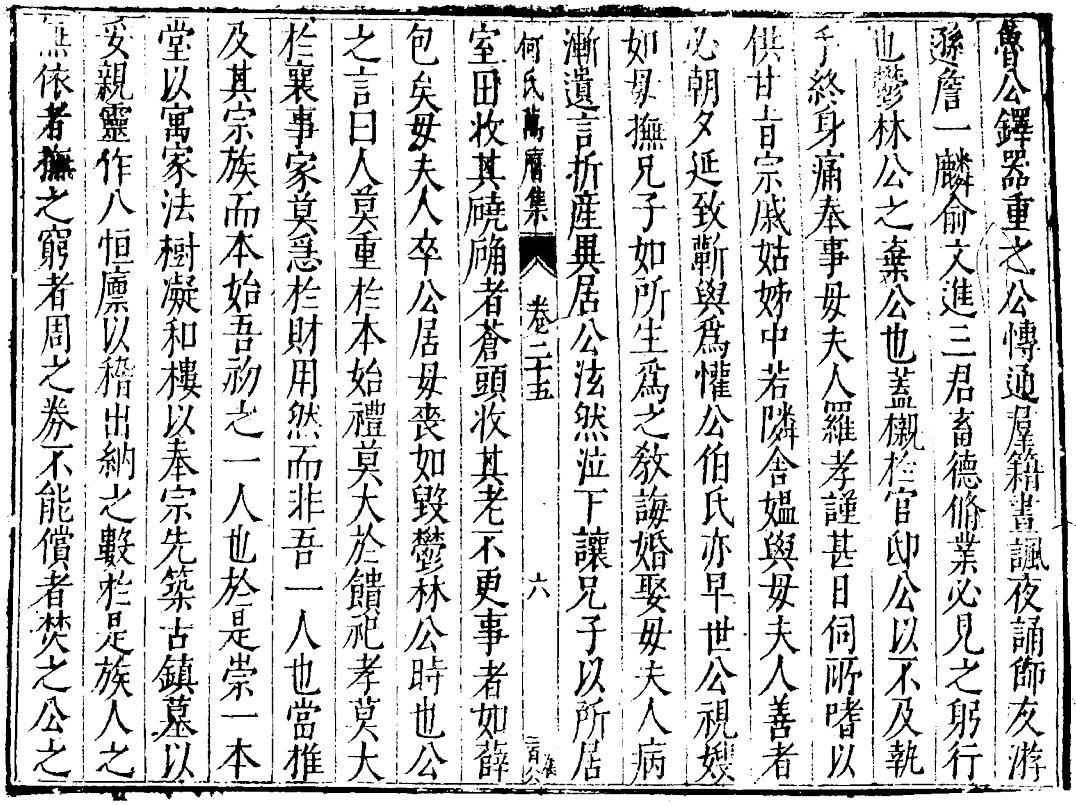
先生顯曾哲之高公類曾參之實廣文先生蘓
中溪曰公平生當於古人中求之眞我師也郢
人告逝則柯日遠神交寤寐以爲流涕
何生曰遠先子之墓近秀林山遠嘗徘徊紫峰
先生墓祠公已預勅從者何子來必告我其日
具肴酒從涵江至指其耳房示遠曰此先師設
帳處吾今猶有嚴心公蓋不獨孝敬於父兄而
所以事我先子者至矣公之孫振曾四歲而孤

命子爲公傳予又知公有孫也

雲南黑鹽井提舉汪公傳

公姓汪諱雲秀字子實別號心村世爲新安大阪人在唐有華者封越國公數傳爲銀青光祿大夫端公濆濆仲子中元公則公派祖在宋有迪功郎廣德軍司户參軍公庭桂者於公爲十世祖公七世祖文亮公　國初舉德行授徵仕郎訊獄有陰德文亮子檣永樂間瘁躬王事公

高祖渙潛德弗仕曾祖儼以鄉薦爲德興學諭陳王道十策於　朝學者宗之稱爲北山先生檣以下並用儼子鉉榮和公貴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榮和公　世廟之材臣也公祖鉉以貢任鄧林州同知則榮和公弟鄧林公生二子季公生正德甲戌歲八月戊申其日祥雲蔽室北山公异之以故名公雲秀生而沉靜稍長恂恂讀書慧穎過人弱冠入貲肄業南雍司成



曾公鐸器重之公博通羣籍晝諷夜誦師友游遂詹一麟俞文進三君者德脩業必見之躬行也鄧林公之棄公也蓋槬於官即公以不及執千終身痛奉事母夫人羅孝謹甚日伺所嗜以供甘旨宗戚姑姊中若隣舍媪與母夫人善者必朝夕延致歡與爲懽公伯氏亦早世公視嫂如母撫兄子如所生爲之教誨婚娶母夫人病漸遺言折産異居公泫然泣下讓兄子以所居室田收其曉牖者蒼頭收其老不更事者如辭包矣母夫人卒公居母喪如毀鄧林公時也公之言曰人莫重於本始禮莫大於饋祀孝莫大於襄事家莫急於財用然而非吾一人也當推及其宗族而本始吾祔之一人也於是崇一本堂以寓家法樹凝和樓以奉宗先築古鎮墓以安親靈作八恒廩以稽出納之數於是族人之無依者撫之窮者周之券不能償者焚之公之

言曰先世清白耻自潤吾不敢不遺子孫安田
園菽粟使給而已其餘以供祭宴賓收族恤窮
不用是損子孫智也家食既久謁主爵授官光
祿良醞暑丞時方　穆宗改元之初公得
奉廟祭侍耕籍已奉使遼左諸邊還報
命荷　恩詔進鬱林公儒林郎贈毋夫人安
人有間晉珍饈署正再出判撫州郡公故讀兩
漢書愛張子房圯下所以立功名愛陳寔荀淑

所以居鄉愛黃霸仇香卓茂魯恭所以爲吏至
此曰吾黃仇卓魯時也至則汰冗蠹謹門閾纖
毫無贓染嘗兩督漕運賦部運如期而按漕直
指使者最公名薦剡閒矣撫舊有判館垣入爲
觀察使者署公捐俸金別創一區不以損公帑
郡守胡公善公謂曰吾覈公帑自有所出可以
新公館不至累公竟堅持不受當道才公先後
檄假令東鄉崇仁樂安三縣公在東鄉有巨室
謀遷聖廟陰奪學址者力遏之報羨餘葺城堡
造輿梁寬孤癩而惠政次第舉行在崇仁復捐
俸買學田五十餘畝爲諸生會饌之費在樂安
約會士民鰲溪大成二書院以朔望講讀
聖訓延鄉先生近溪羅公蓉山董公爲之師風
俗翕然變焉三載奏績兩院會留遷雲南黑塩
井提舉以去先是攝提舉篆者副提舉某有所
乾沒公不忍言已上官罪公公不辯曰吾歸耳

諸公知公者祖帳道左舉觴賀曰寧玉碎不瓦
全汪公其人也公樸茂直率寡言笑粥粥若無
能其出而仕歲十五官四遷人不可染以一毫
非義干以一毫非法卓然廉貞乃丈夫也始公
祖廣德軍參軍以存耕額其堂公即舊址居焉
歸老有年則即所居之前爲堂而大之環鱅水
而面東山穆然有參軍之思也公故自號心村
年過四十始舉三男子則名之尚和尚積尚種

他日語客曰吾少年欲仕也而心在村吾豈不欲諸子材也仕所命名偏傍皆從禾明農然乎哉吾思吾叅軍公而知所以名堂者大也古人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材之爲字從木從寸木之象形也方心村者方寸地之謂也和者和此者也積者積此者也種者種此者也公之家豐而族衍公割豐予人以示仁範衍以禮以示義公少年無所不讀書晚節好道德經及程

朱所論著若孝順事實爲善陰隲二編所校讐剞劂則有世寶録世範録奏議文獻諸書其生平犖犖大者在尊祖宗睦家族顯誨人以善言而陰予人以善地其爲德於鄉嘗捐百金築堤壩以回地脉鄉人水若饑公與立常平法賑恤之出粥以活餓者里有虎爲文告神逐焉自冠蓋卲右之倫以及賣漿結鶉之輩由黃耇老叟至五尺童子皆知公長者仁人也新安令請公

賔席者再公一赴而已有諸公故與公莫逆交及來治徽請見不得歎曰賢哉汪君官居不汚身林處不變塞歲萬曆癸巳公八十歲健亡恙其八月爲秋杜與父老歡讌是日陰雲翳然讌畢問長君尚和曰今日何戊也長君曰戊申公命具湯沐端坐逝公生戊申而祥雲蔽室沒戊申而陰雨翳天非偶然矣尚和爲吾郡叅軍乞予傳

何生曰家姪夢駿北上京師歸爲予言吾郡汪叅軍孝子也駿謁而問其號曰存心恠其不顯別號然者叅軍公乃具以尊甫心村對及予得見叅軍叅軍爲予言家榮和嘗詒書戒鬱林公吾弟當官見財當如見大麻風予因知心村公宦蹟所從來不然能以貲郎累遷五品大夫哉叅軍在吾郡亦嘗假邑令奉檄委輸京師大顯心村公時也

趙池州公傳

趙池州公之居鄉也鄉人仰若星斗山岳讚歎慕羨而遠從外舅氏黃君聞平生尤詳公諱秉孜字恒守舉進士爲戶部主事左遷出爲靖州同知稍遷嚴州倅再量移池州同知念母棄官歸養居鄉二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府大練之衣頳椎之履蕭然自適薄嗜慾寡飲食慕神僊輕舉之術服氣練丹子喬弘景庶幾見之邦君今

尹接軫款門攝衣式廬並不得一識其面籩豆有踐老更虛席公伏匿遜避比之段干家人有觸其隣婦者隣婦詬罵及公毀辱無所不至公安然受之邑令聞其事乃大創隣婦公不加恚令其自服或曰公始即戶部關門榷場之務有涉利淄者一切辭免倅嚴陵興遂安水利灌溉民田民比之史白文鄭貳守池州剖兩省軍民不決之訟有宋包公故守池池人又謂之稱曰前包後趙其古廉人德吏耶或曰神僊輕舉之術吾不敢知要其慈仁潔嗇恬巽儉慎如老子所示關尹外經道未嘗不通聖學趙公其篤脩聖賢之學兼通而廣之者耶何子曰革履不可以屨絇杗不可以櫨方玉不可以名圓珠衡齊曲袷不可爲短後之趨任官不足居鄉有餘蓋脩真之士厭華腴佩服仁義其行趑趄古之人也古之人歟

稽府君傳

稽府君諱鑰字子佩浙德清人父雲鳳家故貧舌耕自給不妄取一不義錢府君爲童子侍父讀書恒敝衣破袴一日有遠聘府君父者父携府君去府君顧視其衣不覺慚色府君父即訓之曰兒豈不聞不耻縕袍府君遂憬然從去年十六補弟子員弱冠廩諸生二十餘舉浙江鄉試是爲嘉靖庚子歲始府君新成室不出戶者

一月人謂府君懽宴爾比出則手繕五經文已遍其篤學如此既舉鄉試不能造公府請謁杜門而已會辛酉歲大侵家無所仰給有以百金爲府君壽謁府君薦舉者府君竟不應而當是時民至鬻妻賣媳抹饑餒府君一日聞少婦哭甚哀問其狀則邑民傑將賣婦諸暨人僅得錢千而已婦寔不忍去又不能不受此賣身錢也府君亟止之爲贖身諸暨人府君入試會闈山

東人有李公者乞試文於府君府君示之李公乃直書府君文不易一字府君不忤也而終示之既李公成進士然府君終不語人其後來守寧紹輒稱道府君諸公間數使人來迓且報會闈之德而後乃知府君有德於李公然府君竟謝不往或謂府君餒甚矣幸逢故人可不受其周耶府君曰郎無故人將復誰望且李公繇我成進士郎寧紹之人問稽生所以來稽生何繇得厚於李公郎李公報德至高豈不重爲李公媿人始服府君長者初府君將北上鬻縞製衣屬工善爲之工顧笑曰製綾絡多矣詎難裁此府君曰我謂不減綾絡蓋不忘童子庭訓云久之父卒哀毀不勝再上不第念母老以乙丑歲謁選得如皐今如皐故饒邑府君至省問故奉縣官私錢歲例可二千金皆一切裁罷惟是潔已奉公事上不阿拊民用惠也異時塩院御史

率遣今之儀真掣商塩諸塩商則日夜置酒奉今今聽私挾不爲驗第滯之三月郎餽金可數萬而今可身無往也今亦有所脩餽於院御史府君往如法掣六日而竣諸商欲餽不得間亦無所脩於御史邑有土工十八人者巡檢捕得其贓物論劾盜府君心疑之曰世有露贓而身不遁者乎故遲不決使廉之更使廉廉者乃得盜故劾人分財藁其餘工拾之坐被捕而真盜

自有人既得真盜人人神明今也百戶顯者爲盜魁其黨橫行海上往者院道官下吏捕莫能得亦殺傷抵抗無之誰何府君瞰顯獨居邑屋率召其故人來曰吾知若爲顯故人爲我致顯者賞若不則若先死其故人詭造顯而卒縛致之海上黨皆潰散院道官以此共異如皋今矣如皋汛地也汛軍至故雜寓民舍公行攘攫民疾如寇今亦不能詰會叅將錫者且出汛府君

行視空舍若寺觀可伍雜容者率豫署之曰某所若而舍舍士伍若而人衡市價而准之今供帳待將錫至府君盛饗焉將見府君甚恭則驩然府君謂將往時士舍民舍攫民物橫市買不准價將軍無軍法從事乎將曰謹受教會將如它所軍遂有抑買市魚者漁人堅不與郎格殺之府君則收繫其軍遣白將將還以府君故斬抑買魚者然心故嗛徑繫之也府君乃上狀兩臺御史若諸院道遍暴其事將懼而奔愬於兩臺御史是時冢宰關西孫公爲按臺重府君不撓法云頃之歲不登民不能輸稅且溢千金府君以羨金代輸不入私橐一錢孫公繇此益贊府君而巡撫都御史爲叅將所中竟以他事論調府君府君怡然歸家無復再仕意居一歲諸父子弟強之行赴調安鄉既心怦怦動若聞空中語官不止毋則死府君勿勿俶裝矣或勸之

候官憑府君不候也竟馳歸舟中望見里邑人輒問吾家得亡故乎應者曰無事府君遥聽之其音近毋死椎心大哭家人曰非也彼乃言無事然府君數問數哭比歸家毋死數日矣服闋諸父昆弟爲府君賀當補府君愀然不樂曰吾已無毋諸子弟強爲府君治舟諸父先行而祖之府君不得已至丹陽遂返棹復爲諸父所強赴補慶符縣携孥以往至瓜步風甚幾覆舟有

鹽商以巨艦相援見公稽首曰此故我稽公是時方年五十有七耳至縣數月郎上狀益爲六十四移疾乞歸巡撫都御史不許會有九絲城之變縣主簿楊棟方至官便受遣如軍中楊拏尚遠不能至府君資護到屬饔飧哺啜如自家人九絲平巡撫都御史才府君使往視建城邑實學校焉宜賓今有許公者敬讓府君德與才自謂不如也府君不樂仕宦竟強乞歸巡撫都御史乃爲府君持疏請歸則從其族當重者過從懽飲一切生産作業寘不問居恒語諸兒曰吾爲吏時慮乎畏百姓耳吏畏百姓郎不敢得罪於百姓設得罪百姓郎擁騶騎出行道百姓不言過而背指數矣自揣吾平生無善忠愛二字聊不媿也歸家居二年卒年六十四乃應移居上狀之期先是府君父母墓近毘濕以子姓繁不敢動府君臨盡撫棺歎曰生無他恨恨父母墓不遷高原吾不能瞑也人以爲府君終身廉且孝府君有三子汝漢汝沐汝浚汝沐今爲建州司理

郭文學傳

文學郭君以相卒其子啓綵痛其父之勤於學問勵於爲人不得縣科第顯命子傳之君諱元愷以相君字也祖實峰公文煥以廣文起家焯有學行余垂髫時尚及讀其課程切問蓋縄尺於鉛槧而博洽於經史君父士登君以詩經擅稱於時君繼其業弱冠讀書郡城東之靈丘山舍明燈達曙農家用不待蓄火時鄉先輩參議尤公烈棄官歸隱靈山與君書舍相近君不一往見尤公自來問之借觀其文大加歎服遂請與其季子大作相磨礲君與余先兄大理評同録命先廣文亦命君文於是君及先廷評若大作尤君三人者交游好余時垂髫亦以先廷評

故執筆從君後矣君治詩日益有聲弟子執業履滿戶外從延建汀邵及楚粵諸郡來者日益衆授業之館至不得容故先輩州刺史張公喬相延君爲弟子師愛而留之者數歲多有顯者余嘗問君君之交於人久而相從多亦有道乎君曰吾無道也羣居而不敢褻慢教之而不敢不盡其誠課程一定不敢有後倦先傳蓋君之教人貧而睹學者且出資周之閒有軼法束脯

雖豐不容也而奧豁洞朗無不人人宜者七上棟闈雖有物色竟不得舉然曰通塞有數吾不敢爲躍冶之金君雅意彝倫內行淳備甫授室君父見背事母竭節循理束修之入悉以上之母養不乏也君常旨蓄不忘心母沒不忍食所睹遇歲時未嘗不淚沾睫也喪葬事不與兄弟較銖兩多自爲之與兄弟同甘苦悲愉兄弟貧病如其身所有不以自封子姪無異視焉不輕

然諾人亦不敢輕然諾於君有所憤懣不能抑伏者得君一言解以忌告郎借與之不責其償有亡友暴露子不能殯君先舉焉僻睹書史積箱數十家徙四壁不以爲憂其爲人如此

何子曰余讀詩有疑爲關雎之篇后妃思得淑女嬪于文王故詩人美其不妒不忌以有螽斯麟趾之歌而今曰周之宮人思得后妃也后妃未行猶在家未嫁之女德未及於周宮中周之

後宮何爲而思之又何文王未立后妃而先有宮人之盛也鄭衛之風毛氏具有箋註毛氏之學得之子夏子夏得之孔子當眞今乃以意解之曰淫風也孔子之解易也終日乾乾而曰反復道也乾乾二字相疊成文謂之反復一國之淫一言之不足又重言之重言之不足又屢言之其爲反復不既大乎是豈聖人隱惡之教而不屑之譏也斯語也有宋先儒若近代洹水崔

待郎亦嘗論之余常有概於中以爲出於先儒而不敢齟齬惜乎余之垂老而君方應科舉之業不得爲君具述之也然余少得執筆從君閒得聞君詩君就以科舉之論發明已灑然可聽矣詩之爲教也志士賢人之所詠歌也不得其人則有戀有刺以君爲人如是其得於詩教深矣則余又何必以齟齬於宋儒者爲君尚論之邪

益相傳

益相垂髫時從轉運使蕭公授經蕭公爲諸生有名好訛諧相既得蕭公經學文體時兼訛諧亦傳其神意或更便敏輳當今人倒絕也相諸生時至貧伏臘無糟糠怡然而已間有脯修之入與友生剖而瓜之既舉孝廉久不遂就教趙州遷湖口今每坐堂皇率作利民事湖口饑相所以賑救不遺餘力每退堂食則告其妻孥曰吾今日出某政行某事如是如是吾不能取民間一錢爲妻子肥潤雖然吾所貽豐矣庶幾子孫振起有後人一日上官至相迎之江風甚挽舟不得近船相曰是不可以性命博官度上官亦未必郎傳岸歸止宿而上官忽中夜至無所發憤提相所備魚腊嗅之曰此鮑魚也發怒去竟中相相坐左遷益審理是時益王好文學天下遊士文客皆集王府下相故能詩文學作字與王遊陪王甚愛之世子王孫皆延爲上客王遂請於朝以爲相府中尚有眞相相徒以理官加相名耳居數年御史行部相與眞相謁御史曰爾尚副相也有其名耳當列於理官而同相謁何相投檄歸御史謝之不顧相爲人敦行孝弟其先世自宋及今多有顯者門祚寡瘠墳墓失遺相跋履險僻必尋求之其先世家譜一字一事皆從手中出遇父母忌晨闔門垂涕相爲

人好飲酒吟詩所居書籍遍其戶下壁上録古人雅語佳話四堵殆遍楣柱之間對偶詩句克克累累讀古人詩背誦散舉自首至尾不遺其一字客至呼酒其內室贊甚不拂相意雖中夜至者簿書相時召客鑰外門酣歌排謔客哇吐不任酒流門下以爲欵洽每變童艷妓前唱顧誤如周郎時時反借其檀板曰必如此唱乃佳所居室後地半畝安庵湍養涸豕其餘蘭以

爲園接木蒔花葺古時塔石花下爲酒几花發之日延客匡坐欣然樂之相爲人樂善諱短有懷必吐無所隱避不拘拘小禮其胸次開豁笑歡終日而已斯古醉吟居士江湖散人之流歟相名應科字弼父姓諸葛漢相後也

林氏三世存沒篤行傳

晉江西江之里衣冠名族曰林家仕者屭於朝居者信於鄉莫不篤脩懿德敦行古道余得其不仕者三世三人而爲之篤行傳

林尚新字特起祖曰秋江公甚貧士也以子戶部郎六川公性之貴封戶部主事父戶部公也凡曰象川公一新仕方伯貢士嚴毅方正以不仕終戶部方伯慈祥敦謹世仕爲廉吏而三公皆沒祭於學宮之賢祠公篤志學問自號猛省子懷畏子以聖門忠恕學問日儆日脩皎然無媿於幽獨方伯公仕在外付家於公公不自私

利常推戶部公睦族之愛拊畜族人戶部公有恤族之義田田所不贍公別爲區處使不至寒饑請於方伯公脩葺祠廟身當其勞所尊先而奉者有三曰遺行曰遺墨曰遺衆衣族人殁死塋葬之流徙歸恤之同生姊妹無夫若子失其所者廩之師之嘉靖之季邑有寇警公挈家避城而身守先人廬輸公墾荒姻戚避寇入城者公皆爲綢紀外倡其鄉之人築堡禦寇捐地爲

堡所鄉人死寇者招魂祭之爲之掩於丘平生與人處有終始人之有事如其自身無所不盡力至其自奉蔬食布衣而已出入徒步緩以當車馬嘗曰人生而有姻戚之愛鄉鄰之好朋友之交皆與吾身接也忽漫不親切是自輕其身故其所講於忠恕之學者如此其不勸公弱冠隸文學諸生年未五十棄之文學先生若郡太守皆驚曰此非茂才異等者耶固勉之公不可

強時方伯公仕在外公母太安人在堂公既棄文學諸生益以身無所係奉太安人益朝夕至退則治稼穡課僮僕親朋相過論心酌酒益爲所居鄉里脩捍海之隄濬灌田之淤使其鄉人耕種無失業公沒而鄉人悲號歎息若喪慈父故梧州守丁公自申文學長者也作誄誄公叙其孝弟忠信之行而謂之曰君子公有子曰豫宗

豫宗鼎峰公中子也字和仲別號宅西少事鼎峰公鼎峯公期之即其爲鄉人脩隄濬淤亦輙使公公穎敏集事悉能如鼎峯公意鼎峯公嘗督過其長子公時爲兄分榜見其怒甚權爲護走公母孺人善慈見鼎峯公嚴不敢爲子道地私涕泣也而減饔飧公外承父顏內譬其母[illegible]爲疾痏狀有醫人起鼎峯公母太安人疾於濱殆鼎峯公感之終身公即以丈人行事醫人太

安人最愛其少女若壻女沒壻有繼家已落而是時鼎峯公亦沒久公召與爲婚以配其子曰以不忘吾王母若吾父之善承王母慈也其伯仲兄早世公所以愛教兄子者若已子以叔行父之道焉有妹適鄧將軍母氏愛之甚妹死於將軍宦邸公度計至母且慟絕豫迎諸姑歸使設說寬譬以紓其哀妹無子所以視妹側室子如自出凡先祠之漶朽者遠祖塋之迷沒與諸

父塋廢墜者脩治尋求必如意乃快及鼎峯公
塋有蟻水之患公傷見心至嘔血病殆厝亡害
乃已戶部公之宦也先置族義田其後欲爲貢
士公祭田力不逮貢士公竟無祭田公愀然告
方伯公之子八柳公曰貢士公吾家德人也禮
宗有德貢士公祠學宮之祠而無祭田於家謂
吾子孫何且戶部公有贍族之義田族猶贍之
何況其父請割數畝爲貢士公祭田即戶部公

意也善繼善述是在吾兄而八柳不可曰非先
命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兢兢矣萬曆初年
有履畝之令其族義田有溢焉溢九畝則請割
其溢又不可於是共別圖埭田海蕩爲貢士公
祭田然田若薄甚公終不快竟念割義田曰
吾不敢逆吾八柳兄走其子茂先於五河見五
河令鄭申甫氏請以告八柳申甫於八柳公爲
親表曰必得賢表弟之一言然茂先走至眞州
已沒矣申甫聞之而致命於公曰二仲氏莫不
爲其先世也人各有見吾烏敢強之則割其俸
資二十金上之母夫人母夫人曰請爲貢士
公祭田使貢士公得享於幽亦曰吾孫女之饗
我也而以竟公之志
茂先字敬冲宅西公請置貢士公祭田不得使
之見申甫於五河而茂先客死於儀眞先是宅
西公之使茂先也茂先以告其婦曰有離憂也
吾不樂往婦曰盍辭諸舅氏茂先曰父命也以
死誰懟忽忽跋履饑渴衣襆之不時卒如其言
計聞宅西公曰悲哉吾子也今吾子有求於五
河亦曰夫夫有子無所衣食使餬其口於四方
而今所使五河也爲父命也爲吾祖之祭田也
悲乎哉吾使吾斯子也而無所不往可謂盡心
竭力不避艱險叙其平生而作文以誄之其辭
曰吁嗟茂先予何忍言何忍一言而忍無言予

年廿八舉兒不凡予考不及祖妣愛旃伯考方
伯時置膝前循循率教已在稚年稍長孜孜莫
之或先棅家多故抑鬱辛艱統言兒生剛亦沖
純學問見大矩矱具存篤孝勇義靡計煩寃愛
增外置志慮內堅予素重本父祖拳拳見或異同憂
憤靡宣嘔血遘疾中懷如煎乃若此兒隨事身
肩祖墳吳山流坑之堧亦有澄澤廢缺不全我
祠演慶尊我家贊我祖祀事不備豆籩祖之有

墳樵斧牛牽我考祔塋水漬蟻穿我兄權厝未
頓下泉如我老骸莫有兆阡我食我衣海入我
田所不長堤孰障孰完我思我憂實公匪專不
有兒承余心殆焉亦曰折薪有子荷胼亦曰搆
堂有子楹枅靡堂靡薪我莫遺延嗟兒竭努髓
竭心乾兒侍我病我狀無端靡思不到靡慮不
刓出戶跪床履跡恐聞索在左右視親糞便予
子喪二寬我強顏拮据勞勩有瘁彌虔不蓄尺

布弗私一錢撫弟育妹輟食罷眠發憤公正愛
顧諾然困厄死喪如身痌瘝觸禮而恭匪仁不
肫嗚呼此兒有難顯言匪難顯之復難盡言骨
體健固志氣昂軒嗜慾疎淡文采嬋娟爲我涉
遠不及報旋雪墜霜敷余心糾纏於是余同年
叅政林公從奐及申甫氏皆爲傳以志君而何
生喬遠次宅西公之誄而識之引經而贊之曰
禮云事親有隱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其敬沖之謂夫或曰父誄子禮耶曰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哀公魯君而誄仲尼禮也夫禮也夫
何生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
順而下之至于禰古之君子孝且敬祖若禰也
而今也等上至禰祖則漸忘之至于順而下之
至其子孫即爲之心周而意繫夫後之子孫不
稱吾祖父哉吾忘祖父彼亦自繫其子孫世之
人多順而下之而忘乎等乎上者何也楊子拔

一毛利天下不爲也墨子摩頂放踵不得哉亦卒以爲墨蓋聖賢之道有漸施焉予觀林氏三世有存有歿有耆有夭至其行事皆上念祖宗而後下及於孫子先治其家理而後廣之鄉族之人即頂踵放摩不謂病余傳之曰三世篤行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王孝廉傳

吾泉理學之盛自蔡文莊陳布衣而後興起者

董董其當予之身所見三人焉布衣陳欲潤諸生林甫任孝廉王鏞也鏞字庚鑄以庚戌生其尊考夢得之喜曰是孔朱二夫子生年也而字之曰庚鑄長有志聖賢之道覃精會思手筆識之既舉于鄉七上春官兩行不及亦其亡意世塗而欲抱聖人遺經以終老者歲丁未下第歸遊山東卒濟南逆旅舍家僮圖輕裝取所著書火之喪至家其弟鍔驚問挾去所著書今安在

則已火發大慟而搜家篋中者次之凡鏞之言曰天者道所從出也性天命也吾人日用飲食彝倫事物皆有天命貫其中間而昧者以爲日用飲食事物而已矣凡學不本天命皆僞也故曰誠者天之道夫子罕言命非不言也其教人乃在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勉勉循循而爲之故曰下學而上達下學上達孔子至命之學也鏞之言曰聖門傳道顏曾二人耳顏悟而默夫

子擬之愚曾悟而遲夫子目之魯此兩人聰明不外露而內含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夫子何不曰十室之邑必有明敏如丘者而曰必有忠信是聖人之學也鏞之言曰孔子教人皆有所憑據操持語仁也曰克己復禮語禮也歸之視聽言動視聽言動有所憑據操持矣禮即仁也仁道大故言禮禮尚大故曰視聽言動仰高鑽堅瞻前而忽後仁道大也約我以禮罷不能矣

鏞之言曰爲學本靜靜則聰明思慮不後外而
舍內舍內而後有真聰明正思慮非皖空守寂
之謂也心不動耳無意必固我之謂不動然後
能常樂靜非皖空寂樂非弄精魄天地萬物古
今宇宙渾吾一體莫匪靜中生機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謂也鏞之言曰立德在剛
凡德之所不立私欲累之耳私欲在人如油漆
相混藤葛相蔓惟剛可以分之而立剖可以割

之而立絕乾之龍德六位時成要必先有此乾
體其歸之無首疑類非剛乃其斟酌進退於潛
見惕躍飛亢之間者此非有大中至正之體而
無一毫邪倚之係非極至純至粹之精而無一
毫渣滓之累者不能故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純粹精乃所以爲中正中正乃所以爲剛健鏞
之言曰士君子有志聖賢必超然自脫世俗一
輩而別抱一胸襟別開一眼孔世俗千千萬萬

人千千萬萬胸襟總之世俗胸襟千千萬萬眼
孔摠之世俗眼孔夫以千千萬萬胸襟合爲一
胸襟而我一不世俗胸襟不能與之爭以千千
萬萬眼孔合爲一眼孔而我一不世俗眼孔不
能與之爭士君子所以貴超然也鏞之言曰世
事人情也一進退必點檢使成學問之進退一
辭受取予必點檢使成學問之辭受取予一動止
語默必點檢使成學問之動止語默內外關扃

交融互透出之無阻行之無礙者眞學問也日
積月累飽滿其中盈溢於外自無往不見意趣
之流故嘗觀學問深一分之士自是深一分氣
象學問淺一分之士自是淺一分氣象鏞之言
曰君子處世惟有反已怨人而已反已者必能
怨人怨人者惟有反已聖人所以游世不礙用
此道也舍此更無涉世法鏞之言曰夫人不欲
爲君子則已欲爲君子百事自當加謹蓋人而

爲一尋常人則人自寬之彼其自待固如此矣既爲君子此身冒一君子名則衆目交視衆手交指所爲善曰彼固合然一有不善則曰彼平日君子自命今何若此所以爲戰兢惕厲也鏞之言曰人被謗而辨者由自信自修未至也苟其自信之眞何必與人辨苟其自脩之力何暇與人辨鏞之言曰吾儕欲自立最不可避迂濶名目入就員通纔一避迂濶就員通其流將無

不至今士節所以日趨於卑人心所以日入於敗故士君子立身當隨所在即以維持爲已任勿云有人在可推諉從來維持世界止是一人而已嗚呼讀其言知君之爲君子也故曰誦其詩讀其書可以論世也君自少知孝五歲種痘稍愈請尊考取筆作書即書老萊子孝奉二親七大字尊考啖之蔗嚙而傷其齒即啼不食蔗後竟不食也執尊考喪每飧二合米數葉菜合

煮之陳布衣題君齋曰今世誰有如王庚鑄行古人道執父喪蔬粥三年未嘗一啓齒笑庚鑄孝子矣尊考沒後圖像不肖旦夕泣柩下求假靈於圖工圖肖因記其遺言遺行而藏之事嫡母曲盡孝敬事生母雖孝然終嫡母世不敢與齒嫡母所産姊寡而貧致月米存問不絕撫弟鍔無有分財分身舉其先祖妣若父若嫂節孝五人十餘年而始得旌表而不憚爲之鍔曰凡

吾兄孝友事皆人所不能爲不可爲不必爲者也至其教子不急舉業第曉以孝友大義立身本領而已君沉靜堅忍渾厚洪深得失不介喜怒不形其言訥訥其步徐徐其貌迂迂其行踈踈其表溫溫而大義所在必爲必止賁育不能奪也爲秀才時故事諸生迎院司於道左無跪者其後諸生始自絀跪君司院至未嘗不出迎見班首跪則輒遜去趙撫臺者欲求賢師以囑

察觀察求得君而君已先受聘甘廣文所固辭卻之甘廣文曰此吾上官也足下柰何重名義慢吾上官而使見怪戚乎不得已往既至撫臺待之甚隆謂曰他人求爲撫臺西賓不可得先生求不爲撫臺西賓而不可得眞吾兒師也館二年未嘗一事干而獨爲言諸生道左跪迎事撫臺出視屬郡將至泉貽君書曰從今迎院司先生可無遜去矣君爲其先祭園事與有力者詰爭有力者訟君提學提學批狀端語峻切適客來視留之飯家人驚恐來報君漠然不動終飯而辭客既見郡太守太守亦峻切諸生被訟者率以囚首見君獨青衣小帽進太守目攝之曰迂儒竟直也始君爲諸生時年十五提學姜公寶則美之曰骨鯁小秀才君作文不肯蹈襲其試棘闈二三場皆必自作以故遲不能就卷最後遲就而監試御史寬之卒中選是時王

司爲翰林楊公起元講聖人之學者見試文大驚遂見録是爲萬曆戊子歲君雖應公車恬仕進以故七上春官兩不及不獨其試文遲既久人皆勸之仕君曰吾而仕必變吾心腸必變吾面孔必變吾口嘴必變吾腰膝乃吾則烏能變哉而竟以卒士所得大就天也

何倫遠曰文中子生年二十餘耳至今知有文中子也吾鄉蔡文莊所以推重於世者以有容箴四十餘條王君所論當亦無遜得此數條其餘焚之可矣余讀霍文敏集見所爲李子長傳王君或時有迂節殆類之然乎鍔亦有志聖人之學而與子善也

余高士傳

余草崖高士者山人煽尊甫名楠字仕茂煥爲人逡逡不出口好文服義不輸於鮑子及諸公皆與煥交好而不知由草崖教之也草崖之言

曰男兒志在四方奈何儒衣冠而市人其心捫一錢汗出不忍糶吾此名守虜不願汝曹效之又曰人生一苦器也豈必富貴成遂哉學而明人倫治生立家不爽其度此名人耳其他俟命於天矣今煥果儒衣冠而儒心足名人也尊甫之教也煥語予曰先人十四而孤依母爲命所以事母至孝處兄弟至友有季父二人一爲郡鄣令一爲合肥校官予先人所以提示之皆用恪節致遠爲期郎所以教吾諸伯叔父之子亦如其已于兄子有肺石之搆予先人贖脫之事母病予先人護視亡怠疚也歛以吾母嫁時衣悉出敝廬讓兄弟自以勤儉之羨作一小屋貽煥曰此蝸殼也蝸不自濡以之上壁則殆矣吾所居汝聊寓此意予先人坦夷無城府用禮自約雅不以口部傳人過遇公正則發憤人未嘗不服其辨而忘其訥於遁者曰司馬君實所爲

可對人言雖未能至吾心勉焉閱嗜書史評隲詳當所居構亭累山蒔花藝樹容膝而已視天地間無踰也邑中名哲前輩皆稱予先人今人而古心子好予予先人隱德漫滅不恢宣將無以見先人地下予用悼懼亦子之責也予曰唯唯次其語曰草崖高士余先生之傳

張贈公翁媼傳

比部子寰張子使便過里語予曰孤先親與子同里門先親之德子所知也孤欲傳先親惟吾子惠我言則人謂子信於是何喬遠發比部君之孝爲張贈公翁媼傳

張贈公諱守化守可化泉世族也而贈安人陳姓贈公之祖伯父志選公舉進士守毗陵有聲而公祖文郁父志立並以孝友隱德見尊鄉閭公十歲而孤與其兄奉母黃至孝時家則貧甚公年十七已出授里中兒從兄後奉母饘粥

相呴也毋病沒公侍湯藥具殯斂無不盡治經苦厲爲弟子師自如弟子稍益進微具家而泉中中倭寇公兄陷賊賊捉人索贖金悉風火不者則盡命時公家故無有起而索篋中僅束脩遺與贈安人簪珥在耳則謂贈安人吾兄有難子吝脫妝耶贈安人曰恨婦妝不足脫耳苟可以脫而以脫君之兄雖千百奚愛焉公則出其束脩遺與贈安人妝往時公尚未舉比部君也

諸宗老皆勸勿往曰而父僅而兄弟二人柰何弁命爲公對曰某所以奉吾兄在棠棣之三章矣夫吾父也身周旋族弟之疫藥而全之備百艱瘁以活弟孫豈吾之身而翦之且夫此皆吾父陰德在往必亡害慷慨即途諸宗老送之途次私指目此荊卿西入秦矣公行挾關將軍香火夾袋中結贖金肘後身懸鶉之衣中途遇他盜亦不信公無有脅索之則果無忽有異香從空下盜恠之去去而達賊壘賊少其金公悽愴哀動賊輩爲之感歔相顧曰此孝禮也縱之歸公與兄行未三里許賊壘爲官兵所攻破陷賊人盡見殺公獨與兄生還人以是益歎公且服公稱父陰德不爽公既脫兄歸家四壁立矣復出授弟子海上寺海上零寇百餘走寺中晨食徘徊廡下良久鄉兵追至乃遁去而公尚閉門卧未覺也山下野人叩扉而呼張先生無恙耶

公覺開門則荷鍤者之屍解在野人嚄唶而歎天真護先生公心動棄學徒歸以其束脩之遺販市中米爲賈人矣公雖逐什一其意欲借以活餓者時邑方饑疫公第劑出入給數口餘以哺道饉人人謂先生設塾之贏幾何而乃推廩可後繼乎公曰烏念繼後饉者當前不能已吾吾心而吾推之矣居一再歲寇疫良已公之兄復羸病所以奉事不懈嘗問醫古雷山重繭而

行天大雨公渡水幾沒適得巨木亂流而濟人
稱公所奉兄良苦已而時有天幸孝友何不可
爲也公兄臨盡則握公手而泣吾報吾弟於九
原矣而贈安人適贈公時公母已病困母曰不
以陳婦見者目不瞑贈安人遂歸贈公時公嫂
楊事母故孝謹母愛之贈安人至孝與並母益
歡母沒公與其兄哭外母與其嫂哭內眡陵太
守公聞而愴心遍舉母孝於族人也楊嫂夭林
嫂繼比公之兄沒母所以處林益厚公既晚歲
比部君兄弟知名心稍寬時語比部君與其弟
機而母與我操作攻苦若而年吾脩脯六之母
女紅四之吾雖貧乎羞不憂雖然無難也吾抶
吾兄微而母脫妝不任凜而雖然無難也婦人
誰不憐丈夫又誰不憐丈夫之未有子而母而
無幾微而且慫恿我而母丈夫矣蓋贈公贈安
人之自相爲孝友如此及比部君領鄉書而公

與贈安人先後沒
何喬遠曰悲哉比部君一言而三出涕也其言
昔今孝烏今隸棄鴆兩藉 國恩以有榮施祭
之厚不如養之薄也述贈公贈安人所以期之
甚遠而思之甚痛乃予所以復比部君父母難
有得之子子亦難有得之父母無有領德蹈義
方軌儷配比於古人使其子雖貴且賢凜凜然
猶慮不能跡其武夫如是者所難得以爲父母
而所以釋比部君之痛其在此矣其在此矣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一

傳　述畧

先妣林安人傳

林安人諱金祺父俊母李氏少而窈窕端重俊公愛之甚曰女當婦官人久之公李氏連歿安人每哭盡哀隣媼聞之爲之輟飧投箸其時季弟榮方九歲嫂氏或庋其餘肉食之蔬安人曰兄嫂持家欺孤子索鑰發庋肉食榮既釋服外

史公納采續膠焉林之伯叔謂安人兄富曰而翁謂女當婦官人今何秀才以博學名其徵乎既歸外史公爲酒見安人諸親黨酒半長者就席舉酒賀外史公得淑配既數日探外史公囊中曰人稱夫子歲授書有脯金囊中乃可懸獨書籍外史公笑曰書籍固予囊安人曰書中自有千鍾粟夫子謂與乃自解首飾典田入穀乃富心謂不然安人曰婦當理家惡用飾首者於是日夜躬治女紅秋冬之交手出布襪五百雙醸米酒數斛家用是稍不見貧富乃見而喜曰妹嫁八月耳不虛食丈家一飯也外史公仕安福從安福轉靖江從靖江在邸教二女習紡緝事蠶絲歸家率諸婦習故業多至丙夜必督婢子謹蓋藏固扃鑰乃寢黎明呼童起事事老以爲常嘗曰吾自始嫁時即目不交睫以思家計今諸婦不然也蓋外史公一生讀書不問家人

產安人勤儉佐之外史公一生孝祖宗敬祀事安人蠲潔祭器治必豐祭必親自黎明至卒事乃敢食朝食性尚脩潔不正之味不入于口夜坐室中出入必燭雖倉冗衣服必蠲非甚疾病未嘗廢梳櫛又性至慧不大讀書而多識字出入之數皆手自記藏能誦觀音經奉道至虔外史公歸靖江舟出閩溪灘洶洶幾沒安人心動忽見有二女子莊嚴相入舟翼安人公既歿夢

大士告之曰夫人家三歲尼一人今其及乎逮移居柰二孤貧不能移則輒夢大士數督促之蓋吾家自喪仲兄逮逮外史公三歲一遭喪云丙戌歲二孤上春官而安人之夢徵矣安人素病心病甚語諸婦曰我老死不恨幸不妨二兒應舉也嗚呼安人臨殁竟念二孤二孤歛不在侍祿不逮養終天之痛曷其有極筦家政凡五十年門內不嚴而肅待族黨及外家具有條理

不偏私畜子孫不專寵愛之道待臧獲嚴而有恩臧獲被責者退無所恨終安人身未嘗言死亦未嘗以死詈人其贈安人以喬遠禮曹考績

葉氏婦傳

葉氏婦者安溪人窮山女也嫁同邑許志超安溪故僻阻巖邑葉氏所居所嫁皆在邑窮山中其年纔十九爲夫婦七月耳志超病死婦坐卧屬側不離次越三日焚香請告前夕髮誓死絕飲食者五日姑氏勸而強之竟歠米湯以延餘息爾或勸之曰婦誠自苦顧我等居深山中幽遐僻昧家貧力薄誰知而旌揚之者即引決朽草耳婦曰盡吾心耳矣既三七之旬悉出所有簪珥分諸娣姒爲永訣諸娣姒悲泣不自勝婦顏色如常徐慰之曰毋悲婦從夫子得婦所也在傍者勸解百端婦曰金石不能開吾志矣慎勿復言因拜謝舅姑及夫之弟曰願翁姑加飡飯

敬事父母如吾夫在日則叔氏勉之遂自縊死萬曆二十一年也有司上其事 詔旌表其門

何生曰余肄禮曹天下郡國孝義節烈之事具計於曹曹以時上奏下郡國旌之簿牒中所載其行事甚盛即國初以來者具有方欲輯成一書書名風教冀使孝子悌弟仁人貞婦得察焉未就余以罪去葉氏婦事則余且去時所計至

也方葉氏求死之日其戚屬且勸以窮鄉下陬無適爲知者婦死省風使者褒異如恐後名列公車之牘　詔書朝奏而夕旌夫閭巷蓬門之士爲善又安可怠哉

蔡氏婦傳

蔡氏婦者呂氏女晉江人爲女時母氏恚而齧其臂恐聞於人雖楚弗泣也日屈首織作簾簿下不聞其聲年十六歸蔡國襄國襄者南安邑

諸生家故貧娶一月而值開歲之安平鎮授書鎮去其家五十里許至五月以時節歸省父母忽得疾委頓呂氏扶持湯藥祈天請代竟不起呂氏慟哭自誓不水漿者數日曰旬之三七婦死期矣未亡之軀尚備衰絰以視服喪則猶三年也蔡生母聞而驚止之勿聽其母趨而又止之又勿聽乃自裂繯帛與其父母訣而日以箑笄二物常自隨持他婦飾弗問也先是蔡生殮呂氏遍搜其平生所用服以納諸棺得一筆一硯一巾櫛而箑與笄最後得不及納故常隨持之呂氏朝夕哭奠不絕聲旬之三七則所預死期也其日四方來觀者數百人於是朝奠呂氏輟不哭已入室具常服懷箑笄出拜柩前已拜舅姑及戚屬尊行以次拜謝生諸師友亡漏禮者歛衣升几就繯於懸死焉計其爲夫婦七月耳相居之日不能三之一始呂氏爲女時織作

簾簿不得一人聞其聲也歸蔡而寧於母家見生縮瑟不能舉面及其蹈死也觀人闃室中呂氏視瞻注詳舉止雍謹遠近之人共相嗟歎既死羣泣下戶部郎金君邦泰語余曰是余女甥也不可使無傳余是以爲之傳

何生曰余觀節婦詩春秋之間夫子獨贊共姜伯姬何哉餘則無聞焉豈當時閭巷之下尚有捨其軀命以殉所天夫子謂其過於德貞而亡

取焉者耶嗚呼當周之末先生禮義之教晦餂甚矣世族之長有國之尊期棄棄坦祖以爲君衷猶不知其所止安有殉於所天甘以其身從之哉夫日月之流無期視聽之接能易方寸之懷易動燕私之念難持也雖剛哲君子持謹於平時猶未自信其所終況夫女與婦惟決焉捨而置之則足以皎然於其志而自畢其平生且夫宋伯姬之年六十矣嫠居二十餘載端堅潔

厲之操固足以信於人人必避火而全生亦何傷於大義徒拘待姆之禮以及於譆譆夫子不謂其女而不婦而詳贊之春秋則聖人之志見矣爲伯姬者誠恐倉卒變動之際或下堂而自混則四十餘年粹白之身曾不足當須臾之一點此王凝之妻所以自斧其臂使人千載之下猶怒其主人焉者也然則呂氏之死正有合伯姬之義而宜見與於聖人予見世之衡烈婦者或泥詩春秋之不傳謂死者徒激榻前之悲傷得快於一瞑而不視而身之可以無殉也故附論於此云

潘媼傳

潘媼者余里中媼也其父素軒公遲舉丈夫子望丈夫子甚得媼丈夫子之使髫而就傅即通曉聖賢大義亡何其母張媼教諸女繡求刺繡者爲女師媼往來諸女間竊竊窺女師繡女師

謂媼幼不省徒撓亂諸女兒去之媼積思自悟遂習且善持媼繡而鬻諸市直不減女師之直將嫁父母以其所得直裝送之乃居奩具三之一媼所嫁者方山薛翁姑故早寡媼入門孝事之歲節月辰或與其親黨里中諸母相過會食媼供具視諸婦獨豐整曰姑久寡吾子婦不孝養孰歡者然所出具饌擊鮮自媼十指間矣姑嗜海物鮓鱠必媼手治乃食曰是婦潔良老而

病媼事姑孝過姑所生女侍姑病者非無他諸婦姑呼媼獨多曰是婦柔謹姑沒媼念姑平生所嗜求而敬薦之凡媼奠卜珓則皆晏娭如所請他日薛翁葬其父媼方任勞苦杵舂以備傭保之餉不勞諸先後或曰孺人勞苦矣日且任爲翁婦者孺人乎哉媼婉辭曰婦人娠坐卧過多則血脉底滯且病難産妾之當事非獨爲家公窀穸而已凡媼之孝事舅如此也媼又旁事

其太伯姑與其伯叔諸母爲治衣鞵母怠媼又以其絜蠲上佐薛翁祭祀之事烹牲之湯瀋猶不令人輒先嘗媼歲時上其父母塚則皆哭媼慈仁愛人尤爲慇懃而切至俗言婦人任子者不可見死人薛翁有弟死媼復任則手治衣殮哭臨之郡中兵疫大興同室人傳染數百指人莫敢近媼與翁手調藥生活焉竟皆亡害翁故忼慨骯髒每事不欲後人媼脩翁之意厨中之

突裂爻而炊顧身無敝衣室無塵居不示人困憊可憐色顧亦善以時時約檢橐藏限日爲用雖貧殊不大困或至慶弔問遺翁囊中無藏錢媼焚膏刺繡趣得之矣蓋媼治女紅夜則兼晝晝則兼人人求善紅者競赴媼媼以巧與疾得直倍他媼他媼競欲效之然不能如媼巧即亦不能如媼疾諸姑歸而以媿其婦諸伯叔丈夫歸而以媿其妻薛氏之族徒手起貨殖者可屈

指數至內人治女紅無藉而給困窶成禮義獨媼一人人謂媼健矣而媼事翁甚卑翁時待之急媼下氣不敢聲益謹過其平日諸壻欲見之非固請不得面然至其舉止言語嚴重有度薛氏之子弟皆莊憚之若有外侮媼與校亢乃有男子氣生六子畜不以姑息晚而獨存其五子喬爲喬爲數試不遇於有司媼曰兒不敏不精耳吾少就傅時聞師語即了了長治女工積思

而得繡兒文得如我繡不乃可外有司媪兩目
終始繡紋閒竟老盲則買瓜子摸捉副之以鬻
諸市曰人生長世無所事事犬豕食耳我婦人
老也手閒心燥安能待死期邪喬爲從鄭申甫
學好奇是以不早遇媪死喬爲曰傷哉母也謂
喬遠曰子也文傳以永吾母
何生曰古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月得四十五
日焉夜則兼晝晝則兼人媪也一月之閒得九

十矣非夫精心敏思烏能致之耶曰得如吾繡
不其於斯文異途同喻已媪以十指持一家舉
之有餘固自有獨詣之智奚論健勝丈夫已耶

姚孺子陳烈女傳

孺子者未室之辭也女者未嫁之辭也孺子死
女餓死以殉之則有夫婦之義矣女與孺子一
許爲夫婦而人猶曰孺子女也孺子生而有節
俠氣最好老莊左氏淮南兩司馬書他具非所

存目中無古人矣孺子善讀書人多欲友孺子
孺子亡所諧所石交惟林生皇蓋一人其又無
今人也孺子念其父居至貧讀書自奮至丙夜
不休竟嘔血斛升病半歲而亡陳烈女聞孺子
病從閒處自戕飡籲天家人固望孺子有生理

而烈女之邑焦如矣孺子烈烈女爲位哭奠日
念灰禮曰婦人從一而終烈女於孺子未從也
父孰不愛其女曰一未從母孰不愛其女曰一
未從兄弟親戚姑姊孰不愛其女曰一未從烈
女念益堅絕粒益嚴父曰則之汝家矣女曰孺
子家我家也如舅姑貧何父曰則爲女櫬而行
女前櫬後輿泣至其家哭奠如禮聲絲絲不能
續體綿綿不能勝然猶強泣強拜如禮至紹興
不食十有四日鄉里來觀者以數百人太息欷
歔共言其賢有旦中質者前告居士曰葬孺子
吾出地穴之孺子姓姚名楷年二十二烈女姓

陳年十九

何生曰烈女之亡也余爲辭誄之矣友人曰傳者傳也請再爲烈女傳是以又合孺子而叙之余與姚居士處服其固窮不愠也而其子節俠幽憂慕古人友人告余曰孺子之母蓋繼母其病也饘粥菜脯以哺歠孺子者皆從姚母手口過居數月不勸此非父母不能得此子非此父母不能得此婦若是則余又不忍其無傳矣

陳如夫人傳

陳如夫人者泉有道先生廣文黃公仰蓮之如夫人也廣文以文學貢京師棄官不仕授空銜歸人問之則曰宦世孰與山林吾腰肢脊膂大不能擎曲者故人稱之有道先生先是先生正室蔣夫人卒先生篤師曾參王駿之義不復授室有年已而諸子長先生悉出分之娶如夫人者一人侍巾櫛之政是爲陳氏先生獨居池館中以詩酒自娛如夫人從之池館中不敢處正室日夕謹奉先生不以先生既衰踈於懽而惰其嚴事先生棄官隱亡何季子一良君舉于鄉又七年先生伯子徵良之子曰日曜者復以垂髫舉其明年季君成進士先生驚駭曰物禁太盛吾老矣其殆乎居亡何先生坳是時季君方在京師伯君亦挈其子未返也先生彌留命以稻田百畝離支園數區與如夫人終老若更嫁

則聽之如夫人曰今吾溫飽老以死即亦無所鳴堅白固請從先生曰若決從我今吾子若孫方在遠盍姑待之及先生坳如夫人如先生言抑哀奉奠畢百日禮處池館中如故先生家諸婦請曰向者吾先翁在也今獨處池館中不可請歸舍如夫人曰吾且死何自遠形跡爲居頃之進士君與其兄若兄子歸矣如夫人日夜從池館中篝燈織絮或爲人刺繡治箴功人謂曰

月遠如夫人其稍寬如夫人亦不自言及五月先生朞小祥如夫人先數日者自製殮具損餐櫛如故趣進士君爲之治木進士君曰以如母之奉先君無有息徧以爲如母憂如母即遂從先君其以孤也不能爲先君子乎而不強留坐令如母死不可如夫人趣之吾志決矣幸及目而得以藏吾軀又幸及夫君之小祥他日得從享一奠焉若子使我得以堅白歸見夫君而不

媿政子所以爲先君子也已則召其兄弟出奩中金鈿一遺之曰吾他無所私諸昆父母未葬葬以此及其日遂死爲年二十有七如夫人先死之日家諸女若婦來永訣者勸之言不應與之相壯則了了嘔嘔如欲遠別者然不似死者其烈也若是

何生曰如夫人卑且少也則可無貞也廣文先生有所遺之以資老先生子若孫奉惟謹則可無烈也於此見如夫人大慧之資焉於此見廣文先生內刑之化焉廣文先生曰物禁太盛夫一門冠蓋脫穎髫年人所時有也先生敝屣功名超超物表如夫人忘其卑以少卓然自附古烈女捨身而從之斯可謂盛矣

蔡孺人傳

詹母蔡孺人者處士東涯翁之配而保昌丞拱辰及次公拱宿之母也孺人七歲失母其外祖

母洪憐愛之召與居十年歸公歸時逮事其大舅侃齋舅友毅公而不及其二姑侃齋公性嚴重兒孫在前有錯趾者輒見譙責鄉有貴人爲豪竟不能斷侃齋公而反與好其見畏憚如此孺人與諸婦直進食孺人飯精饌絜置盤筯具有方位侃齋公以此遇孺人異諸婦翁賈遊在外友毅公先侃齋公卒孺人持喪如禮若子在也侃齋公居常則恒歎蔡新婦孝敬我我老無

所惠新婦祝新婦之子孫婦如新婦者及侃齋
公沒諸父謀所以葬難其費孺人語翁獨領之
詹有宗祠焉堂成矣而未能完搆孺人出奩中
金居諸父半搆成之翁有母弟一女弟二皆孺
人爲之納采具衿褵於是詹氏之族人人歎孺
人翁雖游於賈人乎廉不得息益不具母錢而
亡何海寇至孺人盡鬻出家中物佐翁賈孺人
奔走逃賊轉徙迫阨其舉次公乃在空塚中孺

人更離其先世之宅自成室焉以居其規摹體
製及市材飯匠皆自心手出而向所謂鄉貴人
豪者復攩拯起獄重相窘孺人數數爲翁言侃
齋公時事勸無爭也翁不聽孺人語翁曰夫子
不聽即游賈有我在孺人雖不出身詣官所處
分具中條理獄竟亡害先是者無歲不賊既八
年復大至孺人出走賊火孺人宅孺人歎曰數
年之拮据盡矣賊退還四覓其家中器蕩然而

尚有一升一斗不及於煨燼孺人則喜曰天尚
升斗我也頃之復拮据起宅如故其明年賊破
海上堡孺人母子沒入賊孺人謂其所親曰我
有簪珥或銀物在某所某家數直多少爲我取
來乃自贖出蓋賊之至也翁率在賈游孺人但
獨崎嶇荊棘間初尚漬米爲炊最後乃摘取黍
稷手代釜臼摩粃炙餅又後繼以粃糠又繼以
藜藿遇賊輒棄去無常飽矣孺人自嘉靖以至

辛酉壬戌十餘年中化居而沒息者二經始者
再排外侮者一家蕩而復振者八九孺人一人
耳孺人主錢帛粟米不用注算料事更久久如
畫聽人言備得其終始及後記之皆有益於用
其爲翁籌賈貨散積所宜及他日貴賤皆不差
爽翁不如孺人言竟失利初賊至時疫亦大作
孺人同母弟一異母弟二及諸妗相籍淪沒竟
遺一子女翁之叔父沒於寇其妻繼殞有子女

煢如則皆孺人撫之以有室家其死者孺人殯瘞之詹氏家有一奴告孺人曰奴其行也孺人曰行何之奴告其家逋賦甚衆奴一身耳何以輸官孺人問賦幾何自出金三之一使奴先輸曰離亂之後而不知也而尚有宗族在某所某處可往覓以吾所代爾輸者緩一時鞭笞爾覓宗族賦可稍稍足而胡爲棄而田舍牛犢自取離散爲蓋孺人不但立其家又能立人之家孺

人性恬澹蔬褐自喜翁賈獲之入無一錢妄費見人蓄柔脆靡麗之物輒爲廢匕箸曰是寧可食乎遇生日不許子孫具一麪輒稱說當年攻苦狀繼泣數行下常曰人生勤儉而已吾當破敗之餘蔭一室煬一竈井臼蕭然吾未明求衣夜深乃寐母子更命併日而食吾紡績也背爲傴嚴寒臘月手爲皴今老矣若可少閒猶儉食麤衣望有贏餘者今爾子孫念我又今我諸婦

化我初保昌君丞保昌時孺人從侍養也今保昌君或出游行過其處父老爭持牛酒勞問太孺人無恙云蓋保昌君昔嘗杖逋賦者孺人聞遽止之曰恐有他人負累而及之而不記我家奴向非我輸亡矣保昌君俛受教自是見杖者率呼救太孺人保昌君輒止故保昌君出保昌父老爭持牛酒問太孺人也孺人今年八十有二論曰人家有老人必平明先起夜宴後寐口多

督促手勤攻治嚴儉不中遠於人意然家道所興常必繇之不者惰縱所爲生跡孺人行事所謂女中男子不有艱難崎嶇數蹶數起何以明孺人能使我爲是傳者則次公之子夢鸞是予姪甥善矣哉知承孺人者也

魏母傳

魏母林氏者魏嗣宗之母也其以未亡人寡守嗣宗嗣宗方生七月而母年二十八耳先是母

卷二十六原書缺第 21 面。

迫使更嫁無日夜弗堪如前一日登寢閣復欲自盡適母之女弟歸寧念母向卧内久急抉門隙窺則溺滌閣板下女弟疾呼觀察公大驚破門入直扶抱解繩免息已絕觀察公置母安寢通其咽呵而受之氣三四餉乃漸甦去年秋母年七十日將午息於内睫未交忽見老嫗六人皆年可八十餘練衣霞冠自稱齋媼推戶入曰吾儕將徼若爲會併而七人母謝曰吾素不佞

佛亦不齋媼曰若茹氷四十二年矣齋孰與爾言已不見母驚起出戶時日正中見堦下如花如果如亂葉蔽庭而是母熟視大駭亦忽不見其冬母復坐逝自寅至酉舉家皆哭既衾既襲既而眉睫間稍動既而能張視又既而足稍曲又既而手微温嗣宗收哭喜不自勝母舌轉能言曰我無所不往無所不見不具論遇有若金人者與前六嫗俱在道此完節正人何遽來此促我歸於是嗣宗念母平生苦節又喜母之行既信於人又佑於天使予傳之嗣宗又爲予言母即獨撫嗣宗也不以姑息輟扶不勉者將仕公之繼室霅吾母其後生女繼母七日亡母撫女若同乳妹觀察公無他兄弟也其之官挈家請母視之母不藉自封曰吾不使筐有餘帛庾有私穀以負吾弟母時時平於直而約爲取歉於受而豐爲施人或笑母徒手好行德矣

何生曰古謂士有五觀六驗其品乃真儒佛外道不刼則不得成母氏平生觀且刼矣是以以完節嗚

謝烈婦傳

何子曰婦節豈非天性哉予家子婦有之寧忍言哉寧忍言哉而謝子應禎欲予爲傳其弟婦而予又得不言而予又得不言謝婦之死蓋去吾子婦五十有餘日也

謝氏子應祚邑之福全里人其父曰春儼其兄曰應祝應禎應祚其季也與其兄應禎俱讀書下筆作文有崚嶒之氣年少未得舉於有司則向武林吳會恣游自廣其冬歸遽稱疾遽不起爲年二十有二而蔡氏婦年十九耳當應祚病時婦焚香籲天泣拜中庭願以身代語酸楚不堪聞也應祚沒殮畢婦扃門自經取帛懸頭帛忽斷若有從上割之者家人急開戶救起久而

寤歎曰意者腹中或有遺孤乎天其祚季子乃焚香取筊祝曰腹有孕者則以此身許遺孤天與我筊三腹無孕則以此身許季子天與我筊二筊既擲竟二也晨起告泣其舅姑以必死意舅姑弗能止也應祚之二兄往告其家之父母諭解之告其家之兄諭解之竟不解居三日以不得舅命固以請而舅氏微許之姑方泣子卧床也婦立破涕爲笑詣姑床前曰舅許婦矣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語未既姑淚下沾臆婦手拭之還以姑前所勞婦者勞姑心安而意諭詞平而色和其父母家其妯娌悲不能自伸婦自如也十一月之朝去季子死日七日矣黎明出拜靈几取所供飯喫之啜其供酒曰即死尚歆君子馨蓋從應祚病後婦而今始餔啜也其父母家即在鄰舍則步歸告其外氏成禮而還而遂拜舅姑宗族之伯叔兄弟拜且祝無不以舅姑

爲念出袖中帛就義而亡神氣如生目端渺渺有紫光氣是日狂風吹石陰霾不開天地若爲震動遠近咸嗟異之婦名賡娘其父考箴文學諸生也

何子曰善乎謝婦之以筊祝也得孕祝則生矣明明乎以存孤爲義豈一決從祚席之愛者哉知所重者也故謂之賢婦人

先府君述

先府君諱烱字思默方嚴樸直不爲尾合無機
穽一意讀書奉先思孝至老不懈四歲遍識難
字王父洪公奇之友人謂公曰吾抽難字數十
難爾子者不盡識爾輸我一盡識吾輸爾三府
君舉不竟數字其人佯棄去十三歲失王父母
也初王父洪家貧與仲王父浚賣苧洪沒浚命
府君續所業府君至不識衡石銖兩泉布窳良
提所賣苧曰誰復辯此者因取故所受師書伏

肆下涕且讀浚憐而撫之曰雪爾涕爾能讀書
紹大先人者吾貧寧給爾因令讀書而給之帋
札膳膏之直時大王父贊九十在堂府君二先
姑叔父燿四孤子在下仲王父爲人仁又外收
諸甥之孤者貧實不足給府君日再食飦粥而
已吾先姑時或一粥忍饑與兄讀書食也前母
家大詬仲王父曰孤子讀書自悟早逐什二便
宜耳爲人傭書縣中縣簿汪洋召所傭兒試之

見府君奬而遣焉十九以高等爲諸生明年不
得與省試故事諸生不與試得投考御史府府
君無行資自隱涕浚聞之與之金其夕府君不
告家人而行此事雖細小然吾叔父燿爲孤三
言而三追涕傷哉貧也歸遂旁通五經子史百
家之言府君所讀書樓臨道每夜分書聲轍道
道人爲之嗟嘆今家園藏書三百軸皆府君手
自點勘孤嘗有所問校府君曰是在某書甲乙

卷第幾帙敏於文善用衆嘗嘆老氏禍天下楊
朱墨翟皆原道德之意作楊墨辯以附太史公
申韓之義作守泉議以規有位者御史聶公豹
提學吳公仕兩奇府君一日兩冠庠士士論榮
焉里中侍郎顧公珀尚寶李公源中丞丘公養
浩叅政王公慎中名德高文推重一時屈折儔
侶往復論難諸弟子踰境越州爭先執贄於是
府君爲大都授每有講說堂堂鳴鼓徒侶乃集

競設疑義至乎日中府君復自依方問荅旁引
汎徵至乎詩賦稗史聞者人人得意去府君每
小試雖未嘗不在高等每大比雖未嘗不與選
中竟數奇以歲貢上京師時　世宗皇帝
勤政好文天下以士貢者必親閱其文親擢府
君第一聶御史方尚書兵部也曰吾子郎數奇
然以儒生蒙　天子親擢亦不負聶豹得
士之明矣選江西安福縣學訓導府君懲末習

之陋發憤而爲師告諸生依忠孝大旨帥人必
本諸身祀鄉先生之湮滅者鄉飲百年之老獎
節婦十九人表諸生有行誼者卻貧士之金士
嚮風勃起知禮節廉退矣彭理問爲父主簿求
鄉賢縣牒至府君推牒告諸生曰主簿誠人也
第可祀其家爲不毀之宗鄉賢不可易得也諸
生多習春秋者傳不云乎人子不以非得而加
之父其事遂寢郭生儼亦爲其舅王燁明府君

不內曰子傲蔡卞乎然恐子路毆公冶長儼曰
外父學於王陽明府君曰孔門弟子三千從祀
七十儼媿謝而退郡工曹朱者視今事鬻老者
冠服其人私立承恩于堂府君貽書讓之曰竊
謂足下欲寵高年則禮幣可加冠服不可妄授
人也必有恩詔乃可此維辟作福之意凡高年
代所常有恩詔歲不一下非如會典所載律令
所陳可得常遵公爲臣子尤不宜輕借以市人

也且公非眞今夫今其人私設承恩以自旌也
惟諸侯得以僭天子故大夫得以僭諸侯是豈
其輩姓名所宜厠其間邪時祭酒鄒公守益倡
道江西府君執贄焉鄒公七十門人多述不踰
矩爲壽府君心嫌之具以質贊一日讀司馬溫
公荅武功石今飛卿書自喜曰得之矣今孤讀
柳司馬荅杜溫夫書亦猶府君之言是也方嚴
樸直不爲尾合皆此類也府君誠心教士士多

帥府君之教劉一允叔父罪當笞一允曰今以爲父今聞大怒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府君曰劉生以愛叔之故所謂觀過知仁矣語今宥之一允由是顯名御者楊伏刲股療母府君具羊酒其家爲下拜伍亮閱于墻府君引楊伏誨之伍感泣卒爲善士賀兩生以失伍相訐持譜爲證府君曰夫譜以合宗非爲訐也賀立爲兄弟如初遷靖江縣學教諭所以教靖者如安福焉

靖本江島地浮濕每春積雨沒人禾稼夏秋爲甚帥命府君往視府君上帥議曰靖水國也庳處江心歲歲苦潦明府不遺荒陬慮執事者不虔其職民不蘇醒甚盛心也竊見靖河港自瀾港起至西開沙繆清共九十四港水之支流不一人之聚集不常非若延陵秣陵河當午道通爲一帶召工開濬可一呼而集委官巡視可一睹而知也且厥土塗泥易爲崩淤遞年開濬不可閣停雖有得利人失所宜而恃強凌弱勞逸不均在在有之又侵牟者多深廣皆不如制尤明府所宜更新者也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謂農工已畢可用民力也竊謂靖江開港之期若於收成之後則去春太蚤易淤延二三月則傷農桑無於立春後一日鳩百工一月之中縣官不治他事專使遂之可以二十日而畢夏秋以後官府亦無所煩何以二十

日而畢也民貧富強弱不一工勤惰公私不齊或有規避或有求索或有欺負停閣之弊多生於此若人派定開港步數可一一考其成功語曰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故能二十日而畢也何以效夏秋之後不煩官府也往濬者但用鐵鍬應手置岸上天雨水復流入河則是未嘗濬河也若人具畚一去河岸三丈置土田中其時麥苗未起

兼可肥田是夏秋淋潦永無患也遂事之後今亭長刻石兩傍其段廣三丈每港口立一樁深八尺爲度石不得移樁不得去準直一定歲以爲常則河水入江靖民永有粒食之慶矣下官之言麤疎煩絮然而聾矇具聰明之用負薪有廊廟之談惟明府財之帥大善府君議故人知府君樸直自遂但曉讀書不知籌畫規恢可司民社也府君念兩仕無地望難爲容自免歸諸

生旅送道左有劉生泣下悲不能止劉生者好爲狀師於縣門受直爲人狀人以聞府君府君大怒召斥之白提學笞之十至是府君曰吾負子矣生曰後師至誰得知有如吾師之教我者府君好言文章因以知人臧否安成故大理寺丞傅公應禎年三十未遇也府君從學舍見其文大驚口薦大府若提學累推轂之萬曆初應禎以御史力詆朝政謫戍越中起廢寺丞故御史劉公臺廷論江陵相者被害戍所故參議鄒公德涵守益公之孫溫退而文靖今寧德薄范公節至孝居喪能毀皆府君所物色也歸田築齋取名運甓祖禍荷鋤治圃植木行汲糞穢無所不躬勞復讀書如諸生時府君以泉州故鄒魯海濱守者惟王龜齡眞景仁爲盛鄉先哲自歐陽行周至于今代作者數十家文章弗廢乃編次二書一曰溫陵留墨一曰清源文獻以備

一郡故實居常自謂曰吾思先一念足蔽平生爲諸生時葺永思堂修族譜入仕擬建宗廟買祭田力薄未舉冬至立春春秋二仲祖妣諱晨一循家禮肅事於寢門灌獻祝嘏攀几長跽以助力爲禮終遂而後卽安族譜凡三十餘年四易藁乃定七十三猶爲思親賦趙公恒讀府君所爲族譜歎曰惜哉方欲定交何公垂老之年而公逝矣趙鄉先生舊守姚安有文名年七十

餘秉燭讀書子日崇孫世典與孤同年
孤喬遠曰吾父家傳行狀有別具至於國語左
氏公羊穀梁同著春秋東觀謝承華嶠荀悅並
列漢記所以流大其事無泯前徽不傳不狀名
曰述焉

莊孝子述

余隸儀曹時與里中今叅政洪公爾介爲同舍
郎其時見孝子守闕上書言其父僉事公與其

叔父嘉靖中所爲禦倭扞城狀余生也晚不知
僉事公詳不悉當時狀信否以問爾介爾介乃
爲余具言且曰吾祖州守公嘗舉僉事公詔戒
諸父曰吾安能及方塘公方塘公活數萬人命
也吾安能及方塘公方塘公者僉事公也僉事
公居青陽里爲郡之南鄉倭警至郡人閉城門
南鄉民逃賊者擁城下門不得開號泣數千人
其時僉事公從青陽至請於有司日坐城下驗

視之盡入南鄉人故曰方塘公活數萬人命也
孝子守闕狀蓋曰方嘉靖之季倭訌東南陲臣
父用賓臣叔用晦招募鄉兵三百餘人出殺賊
先後有擒斬賊大恨發先大父塚剖其柩載以
行臣父與臣叔直入賊壘竄取出臣叔命斃於
鋒鏑而臣父身立於矢石蓋次第破賊四十有
餘壘臣父故浙江僉事也以天年終臣叔書生
耳當時幕府上臣父臣叔功以臣父之剛正素

忤於時臣叔之賤乃今臣鄉人實尸祝臣父若
臣叔惟 陛下下臣疏禮部追錄臣父臣
叔功許之禮部移福建撫按臣覆核二年不得
報孝子孑孑南走求得報上則其時羅文懿公
爲大宗伯語余曰以君之鄉有前輩若此乎郎
今倭寇復起中外皇皇先朝勇烈之遺宜表著
以勵天下於是請移吏兵二部議所以優叙錄
蔭 上許贈僉事公太僕少卿春秋有司

立祠祀公弟録一子世百戶吾里人以孝子獨身書生耳乃能顯父叔功於三十餘年之後起九原而顔色之以爲孝始孝子以書生上疏已孑孑南走久蹇散長安市中日叩大宗伯司馬門下資斧窮匱吾里人宦京師者皆謂僉事公誠功顧久矣事在耳目之前尚不可爲孝子殆自取戾契既得請則大驚詫嗚呼閩去京師八千餘里也僉事公功在　先朝三十餘年

也孝子獨身書生也決履垂橐久守闕不去者念其父若叔非獨一身一門之行而已功在國家而及其州里之人民也父若叔身在宜不言功沒而竟不得彰聞則爲人子之罪也慈孝之精上通於天況可以言說之君父以一書生困而久守闕下而竟得請者天之所佑　上之明仁而實孝子心精之所喻也孝子歸里二歲餘妥太僕公祀畢謂其叔父業得蔭也而身書生作是念已復走京師且再請贈未及一日而卒於武清之旅舍孝子弟鳳鳴念孝子眷眷父若叔若此而欲傚之而使其兄之名以傳是以余爲之述孝子姓莊名鳳章貟上舍晚歲有志於斯道而游李見羅先生之門

先叔兄小廷尉公行畧

遠既聞先兄訃悲不能文而孤姪似等急記先人之行乃以遠所素從先兄及孤姪從宦所聞

者合叙之先兄之始生也先母夢鶡雀止庭屋遂生兒時先子問之曰長欲作何人對曰兒亦欲濟世澤人耳自是皆從先子遊宦先子歸田先兄年二十二以文試高等於督學使者爲今冢宰蔡公其爲諸生十年每試輙高等三十一以禮經魁福建第四是爲萬曆丙子先兄年二十九時遇先仲兄文學公病垂盡中夜發誓禱天願減已十歲益之既不遂所禱先母乃買帋

錢爲兄解誓其爲孝廉而遇先親之喪祔棺祔身皆所精心豫營遠時年稚但有執杖從號哭而已先子之坊也先兄以兄弟從公車不得侍一訣爲恨歸侍先母更孝先母每病兄中夜擦摩及于鳴鷄愈乃已亦竟以上公車不及侍先母訣痛有加先兄爲孝廉十有七載少一第竟強就　廷試得首選遂銓建陽學諭慨然曰吾過庭有教譜矧乃朱文公之鄉至則扁其堂

曰宗朱大書先子舊所書學宮之壁者亦如之出私錢以課士郤常贄以振貧脩建陽人物爲誌彙成曰潭陽文獻建陽令魏公澹明梓行焉其課士所獲如孝廉詹生玉鉉李生聞韶袁生文紹皆自少年未知名中物色學故有賑貧生公費每歲終它學官率召貧者至曰某少贄某少歲餽盡入其私囊所從來久遠先兄曰可若是第其下極輕重給焉先兄儀觀脩飭進退襜翼出言有章在學官中不趑趄折節爲恭敬見當道貴人禮可而止亦無敢倨怠兩臺交薦其學行宜備六館遂以甲午歲校文江右得士五人又越本經房薦士得一人其明年陞國子學正至則大司成李九我公委以校讐二十一史之役先兄勘對精敏在六堂中最爲先入後出先後司成率重之超擢大理寺右寺右評事寺中卿丞諸公如吳公止庵甘公紫亭李公脩吾

張公見庵皆重先兄文行凡有製作必出其手蓋先兄文學宋歐曾其詩若近日中原七才子者先兄雖未當事所讞疑獄甚多民有盜人米三斗以強論先兄曰此饑所驅耳且未嘗及人爲甑缶之儲刑入於死者情輕律重柰何遂駁還刑部爲疑獄強盜合死者當先兄視奏先兄輒緩之曰吾無能爲之生使寬數日活足矣有獄一女可十五其母先招壻贅家母察女若破

色者詰之而曰隣人裁衣者強奸我刑部送獄
先兄鞫之曰汝家有贅婿安知非先合者且女
待毋詰而後自首裁衣和耶強也亦駁還出之
遠之得罪也坐奏牘不恭先兄每視奏草雖點
畫亦必校勘胥白太纖先兄心銘曰豈吾兄弟
爲臣子一慢不訟尚不數馬足先兄爲大理之
明年念先人丘壠借戶部邊儲之役解餉遼左
便歸里門凡解銀十萬秋雨途濘車三前四後

陷淖不得驅先兄策一馬從車立霖雨中無敢
離一轍從者強之先兄曰設中道有萑葦君子
焉將誤國事吾即先入傳能飡與寢故事邊儲
至邊郎屬一指揮挾胥能注算者接儲於關上
先兄方退食胥從旁預作注記某鞘少若干某
鞘輕若干先兄堂後引步伸首目得之遂出堂
召胥詰曰是銀尚未開鞘我與爾指揮未敲兌
也汝安從知輕少吾軀與車馬同勞雨泥守之

未至而汝先渙之乎即欲發其罪指揮搶地爲
解乃已既至家數拜望先壠上從先叔父與遠
盤旋數月乃還　朝報　命竟卒於京邸
僅年五十六經紀先兄喪者同年宮詹荊巖楊
公戶部郎彙所尤公工部郎遜齋洪公及姻家
中舍呂天池公檢其篋無十金之儲乃從吾鄉
林姓之家京師者假衾棺周身嗚呼遠荒憒中
論叙先兄之平生云爾憶遠初自刑曹改爲禮

官先兄正以計偕入國門聞之喜動顏色及遠
得罪途歸先兄時校文江右又可便道偕計矣
念未見遠返之建陽十日竢不遇而後行去歲
奉使還見遠衣服縷敝顧謂曰爾猶從縉紳後
也雖貧柰何示可憐之色於里中二三父兄於
是與遠一把繖一圍帶一襲衣遠衣猶未製也
而繖與帶以出里中恠曰何稚孝今日張繖友
人見者亦問君腰帶何寬一日召遠曰聞汝廢

而遁於飲也自清朝酌之曰不醉無休先兄雖不飲亦執盃睨睨以爲快亡何又召先子老家僮汝當吾前而大醵蓋先兄在京邸時數謂嫂氏曰吾久念先人壠又不見吾子孫而吾弟亦老矣令一不可知何從相見也此以爲愛而亦以爲不祥占乎是歲遠戮夢先人之廬圮齒連骨拔友人吏部郎潘鵬江君夢遠之舊廬多陳彝鹵器悉傾欹不可支嗚呼梁木其壞哲人

其萎雖不敢當天下豈非吾私門哉鵬江君於先兄無宿昔厚誼入而涕承睫此可謂知先兄也因爲孤似等詳記之并以示我子孫

亡婦行次

嗚呼吾婦亡矣婦歸亡兒十有四年亡兒酷好讀書意於進取三舉不遂吾知吾婦之嗇於福也僅得一子子復多病而又不育吾知吾婦之嗇於儉也雖爲吾婦僅免糟糠吾知吾婦之嗇於生養也吾喪吾妻吾多山居每歸歲時之見居閒語不聞外吾不知吾婦也吾兒亦婦且以身殉之臨盡之期婦家之兄世都君述其妹事而吾僕婢亦爲吾說婦從其父弋陽公遊宦讀書官舍十許歲師命之對曰紛紛名利客應聲曰文文禮樂人婦居室作家常語耳無一語及文字及將兄乃爲其兄誦少所讀史曰女媧乃能補天妹兒於世道無補乎予乃知吾婦之嬾

於學也平生不與人借貸一錢或有所親貸之不得終絕口不再貸也臨盡先期還所負市坊米鹽雜直分諮織甚出遺衣布盡分與人稱其多寡予乃知吾婦之潔於廉也吾問吾婢凡有饌飲食上予前者少王母治之敏乎遲也曰甚遲曰何也曰皆自其手攢溲有吾友內室常見過曰何公佳婦而兩手若枯魚皮問之曰凡事皆親操吾乃知吾婦之精於勤也內外和順無

所勃谿臨事通敏有丈夫氣過其外家語人曰使吾爲士大夫妻當有所給賑施爲吾乃知吾婦之朗於資也自誓欲效諸母若內外親鄰貧其母勸之通日終夜不聽從吾自止之亦竟不可既得吾肯大寐逢旦語人曰我得舅請夜梦有長虹墜吾身吾乃知吾婦之間於神也諸母過勸度無可言又不必言則以他辭亂之一面笑一面啼傍觀者或曰彼未必效也里媼鄰婦

過而見之悲不能開口而彼莞然曰吾且安之何預彼事及出見吾則莊語明志吾乃知吾婦之脫於識也其語予也曰以婦今遭不一二歲不半歲等效耳不可明吾志及期語人吾今如鶴冲舉白雪之中矣女勝悲啼輒止之曰此吾好事吾乃知吾婦之題於名也臨盡之夕嗽粥飲酒數盃傍婦竊竊語曰且死何飲食爲則私語其兄曰妹數日不粒矣兄視吾肢體冷盡也吾恐出謁先祖尊長而不能成禮吾乃知吾婦之就於敬也自誓欲死念吾止之母有心事必語其兄首已入繆告其兄曰妹行矣語母母傷吾不知爲舅之道婦歸輒語外家吾舅畜我慈母不啻其夕復語曰吾沒有靈敬佑舅氏百有餘歲吾乃知吾婦之摯於孝也既出屬事拜跪有禮無恐怖色拜畢闔扉而出吾氣短矣仍請吾入嘱亡兒之祀事及所以嫁幼女者吾乃知

吾婦之要於終也嗚呼自吾亡兒在日別內外男女甚嚴待吾婦甚卞婦順而承之而不知今日成婦節也吾兒意不可一世矯矯高邁余笞罵之曷不平淡爲婦及是語諸姪曰吾與他婦不同汝叔甚高吾當副之想其床笫衽席之間有以相厲今日成婦志也兒未嘗作吾一私書通當道貴人家無錢帛甘而受之有可以不假書札得人錢帛者亦不肯爲吾又知兒平生成

婦廉也嗚呼遠學問多愆悔尤並積四旬之內
子亡孫亡婦亡天禍極矣傷楚之至寧復微有
人理而吾親友楊孟孺張爾衢強余出一言見
婦聊不倫而次之如此婦姓王名承靜年二十
八死之日爲九月初十日亡兒名九轉諸生也
弋陽公名居瓚

何氏 曆集卷之二十六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七

封事

恭繹 祖訓疏

臣職隸禮曹日與聞明旨遵守 祖訓暫
封 皇長子爲王以待 中宮皇后將來
之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本部尚書羅萬化
等乞遵前 旨建儲未蒙 俞允
陛下再引 祖訓而申明之一二廷臣觸
忤 天聽 明旨切責大小臣工揣摩
惶惑不知所出而臣獨以爲不然者竊謂
陛下之心生於遵 祖之意重以專而諸
臣未有明言其故者也使 陛下細玩
高皇帝之旨深思而得其立言之因則
明君在上決無不可以感悟 天語在前
決無不可以挽回臣謹按 祖訓法律篇
第拾肆條有云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

立嫡毋所生者庶毋雖長不得立若奸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報嫡之當竝務以嫡臨君位朝廷即斬奸臣其三年朝覲並如前式欽此此一條蓋爲親藩入繼恐生僭竊之端不得舍嫡而立庶者言也臣又謹按

祖訓職制篇第伍條有云親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如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欽此此一條蓋爲親王封爵初無宗社之寄猶可懸庶以待嫡者言也方今

聖天子本支百世麟趾詵詵瓜瓞綿綿而徒然旁牽法律篇第十四條之語四海重寄萬世洪基而藹然下比職制篇第伍條之例愚臣旁睨詢人考已連夕繼朝不識所謂既而伏讀

高皇帝御製之

序有云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而又再三叮嚀

聖子神孫不得改易一字則知

祖訓一書

高皇帝遠慮宏謨積旬閱歲萬無踈漏之理若謂東宮必不可先立庶生則必不附見兄終弟及之條矣若謂立東宮必待有嫡則必不獨載親王無嫡之條矣

高皇帝知震器不可以久虛國本不可以徐定是以

祖訓所列

朝廷無待嫡之條會典所載元子無冊封之禮是以

先帝登極甫及二年即立

陛下爲太子是以

慈聖皇太后居之而不辭

先帝聰明睿知當時大臣之老成秉禮者不乏也而未嘗有他言誠遵守

祖訓之道得也今

陛下以守

祖訓爲得則

先帝不

爲得矣　先帝不爲得則　慈聖皇
太后亦不爲得矣夫以　陛下至孝深仁
豈忍違異　先帝而虧損　慈聖皇
太后之明德哉臣故曰遵　祖之意重以
專而諸臣未明言其故也　陛下一意於
遵　祖而深怒諸臣進言之非諸臣一意
於犯顏而不悉　陛下遵　祖之念
交相抵拒何恠觸忤臣聞執成遂見監謗防口

者衰世之秕風轉圜止輦銷印裂麻者英主之
美談　陛下若抑情觀理深惟　祖
訓之所以然未有不垂宗社之安而杜僭竊之
禍者即使　陛下益篤肅雍之愛
中宮皇后再薦熊羆之兆順天而動自有太公
至正之圖不爲膠柱調瑟之事何間何疑別有
後悔伏祈　陛下澄神息怒兼聽並觀遠
繹　高皇帝之法近體　先帝之心

下順四海臣民之望　大聖人之作爲無
過此者不然他日隱憂猶未有底誰生釁端必
藉口實臣雖知踈賤萬不見從然爲　國臣子
不忍　聖明過舉貽誤將來是以猶冀萬
一焉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係初稿上時稍改）
與洪啓睿同訟陳泰來賈巖薛敷教顧允
成張納陛于孔兼六臣疏
方今　陛下深居丸重　儲貳未建人

心搖動北虜陸梁東夷獷悍水旱疾疫之災數
數報聞郡國臣等每見都城內外畿輔近民饑
殍載路抱携兒女表芻頭額以識行鬻公私之
象甚可憂危所賴大臣秉直於上小臣効誠於
下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舉措協人心議論扶國
是少有暗昧冀詬必不容於堯舜之世所以賢
士正臣仰首遂氣論列　國家之是非如近日
並封三王之詔大小執諍牽而　聖明感

悟收回詔書雖神謨睿斷非羣臣所能于其間亦足以見朝廷之有人矣比考功郎趙南星以處置一二小臣不愜　聖意在廷諸臣出天理人心之公交口諫諍求之君父而不得則移罪於宰執責之宰執而不得則諷動以衆論引覆轍爲龜鑑調苦口爲良藥臣意　陛下將曰吾臣所爭者大必賞其直必諒其戇乃加以亂政惑衆之名重以朋謀結黨之罪損國

家忠厚之氣隳賢良正直之風怠大臣匡捄之心長奸邪羽翼之路無過此者夫忠臣好君必防其漸君子愛人不存姑息當　陛下震怒斥逐南星時雖曰　聖衷之睿斷實則一時之誤動封還詔書非絕德也補牘復奏非異人也而二三宰執竟失之及諸臣爭急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亦古大臣之誼而二三宰執又失之諸臣責宰執是　陛下存其說宰執良藥也諸臣責宰執不是　陛下存其說宰執龜鑑也　陛下將以諸臣之責宰執爲宰執益友乎抑以　陛下之自爲宰執釋憾於諸臣爲宰執慈父乎臣愚以爲　陛下之操大柄宰執之集衆思諸臣之陳公道要以共成天下之事原無異同奉而　主上富於春秋總攬乾剛二三宰執皆以老成宿望先後起田間貶所然且客氣未消精誠不至

則景星慶雲晦於天而麒麟鳳皇絕於世矣宰執誠忠　陛下正當責　陛下之難　陛下誠愛宰執正當誠宰執之大不宜加雷霆焉而若爲宰執報復焉者也其究將使靦腆無恥之徒屏息而就位遇大可否大是非孰肯開口出一言爲　陛下計安宗社於無疆者耶夫以都御史李世達力捄南星而益重南星之罪臣至疎賤豈區區爲陳泰來于孔兼六臣

者計去留哉誠　陛下惜人才重國體
也臣等無任隕越祈籲之至

請止倭夷封貢疏

比者刑科給事中楊東明以河南饑民繪圖上
進　皇上惻然憫念親降德音發賑遣官
不踰旬時臣因而窺聖人之心如天可籲如父
母可告及東夷封貢大關國家利害在廷諸臣
先後無慮數十章近日寺臣萬自約科臣孫羽

侯田大益臺臣黃一龍皆剴切正當然自廷論
東封以來　皇上不過曰兵部知道而已
又其要者則曰兵部看了來說而已未聞發有
手詔詰問當事大臣倭可封不可封之狀豈諸
臣之疏連篇累牘　皇上萬幾之煩無暇
詳察歟抑　皇上以當事大臣皆憂國奉
公可信心委之歟抑謂邊士將吏皆以實情入
報不敢說謊歟臣昨見朝鮮陪臣刑曹判書金

敗等捧表謝恩安歇會同館提督二館主事臣
啓睿覿面譯審陪臣叩首流涕具言倭夷慘酷
猖獗李如松既與講和之後抑勒朝鮮任其殺
戮朝鮮束手受刃死者六萬餘人倭夷言語誖
謾天朝不一而足奸民沈惟敬所與講好者皆
以和親爲名中間尚有道路所不忍聞者而輒
粧點曰乞降曰悔罪當事大臣至於動色相告
自以爲功若此事果成傳言海外豈不重爲別

國君長觀笑臣恐自此之後朝鮮力不能支折
而降倭倭狡以逞動干戈於邦內國家之憂無
寧日矣臣伏見前年寧夏之變師老財匱收拾
無期　皇上赫然震怒而哱承恩受首虜
酋逃遁以一方一隅之憂尚煩聖慮豈今日
國家千萬年之計一槩委之於外勝負情形不
復問其顛末　皇上聰明震世當不若是
臣因而檢得萬曆十九年中國被掠人許儀後

自倭國寄書內地預說今日事機合如契券內中所云關白設計欲直取北京稱帝大唐善行金及間詐和假降以破敵國等語讀之可謂寒心今舉朝之人皆知之獨以市井瑣碎之言不敢塵瀆天聽君門九重何由洞燭臣所以謂

皇上不復問東事蕆末者良由諸臣連篇累牘皇上未及詳察以致當事因而敢於矯誣邊吏因而敢於說謊也臣今將許儀後書信并王事臣啓睿面審朝鮮情節及倭夷所答總兵劉綎書與歷來入寇　先朝所以處置之宜抄畧上進　皇上儻毋一刻之覽將前後情辭互相比照則倭之果爲眞降果爲可封不待臣言自然明白伏乞　皇上從中特降勑旨亟止封貢之議俾　高皇帝故事却其表文止勑兵部一意防守令經略總兵量行救援朝鮮之策則何威不奮何人不慴何奸民敢愚弄何當事敢推諉若一下兵部便成故帝萬

救正之機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亦　高皇帝所傳　皇上之天下惟　皇上孰計深慮臣不勝迫切祈懇之至

論石本兵疏

臣惟自古大臣不畏天下之公議偏執獨任者未有不僨事而誤君切見兵部尚書石某以一時狂狷之言偶觸　先帝廷杖　陛下採權榮級倚重樞筦但人之品具不同蓋有有節而無才者有有氣而無量者有有爲而無識者今封倭不可在廷諸臣孰謀僉同石某乃敢逞臆飾非文以將順之詞堅其必然之說欲與諸臣較逆睹之明角前知之見此時早計之事亦何從而辨之然臣以爲欲徵後覺當觀已敗方東事之初起也舉朝以爲倭狡善戰鋒不可當不如量助朝鮮金錢畫江守之石某權

自奮越國餽糧喪師異域此一敗也侍郎宋某
某鄉評物望無一許可舉朝謂不足與計事石
某請遣經略前後跋踕狼狽而歸此二敗也沈
惟敬市井亡賴小人何足聽信石某以爲種蠡
復生儀秦再出任其欺弄無與昭奸此三敗也
且嘗請太倉之儲造戰船矣遣人說暹羅國令
其伐倭爲內應矣遣人航海偵探關白動靜矣
迄皆虛費妄行毫無左驗自有東事以來無一

舉動足快人意則推之後事不問可知其僨也
古者舉大事必順人心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
庶人三人占則從其二石某聞苦口逆心之言
則耳硬聞諭訿比周之言則耳軟聞縉紳大夫
盈庭之言則耳硬聞狎邪闒㦤造膝私人之言
則耳軟聞數百年恭順之國利害切身之言則
耳硬聞狡黠跳梁風波杳茫之言則耳軟瘑疥
醫爲癰疽風痺治爲羸瘵乃大言曰封虛名也

封而得弭朝鮮之患實利也何其敢於欺人一
至此耶夫當倭夷表文未至日石某曰將虛心
以待諸臣會議今會議諸臣絕無贊決而覆疏
已議封矣小西飛捧表石某曰將暫羈廣寧以
待倭夷盡去今倭夷未去而覆疏已遣入都譯
審矣臣度無幾何時石某將曰譯審小西飛恭
順矣臣度無幾何時石某將曰倭夷盡去可封
矣臣度無幾何時石某將曰倭得封之後果不

犯我可貢矣臣度無幾何時石某將曰人誠心
來貢柰何無以荅之可厚賞矣臣度無幾何時
石某將曰人與我好柰何無以利之可市舶矣
當諸臣爭封緩時則伸而言貢及諸臣爭封急
時則縮而論封兎穿三窟鼠持兩端節節設局
漸漸逼真微哉虛名　朝廷所甚重也美哉實
利朝鮮所力辭也謀視蔭之短圖謗恤緯之忠
心于謙余子俊劉大夏馬文升而在規爲斷不如

此石某壯猷元老非臣竪儒腐生所能窺測臣之喋喋亦知無用然儻遵　明旨候督撫顧養謙再報之時科道官勘實之後勿執成心必伸已說則　國家大事尚未失策臣之守禮亦與有榮此臣所以區區望石某之先意而忠陛下之本職也伏乞以臣言勑下石某使之悔悟而將臣罷斥以爲小臣闇澹不通唐突大臣之戒臣不勝悚息竄越之至

覆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于陛修史疏

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所以宣登休美恢閎鴻鉅示天下後世於無窮也臣觀三代之治先王之典則猷訓其當時皆已大行顯布所以歷之萬世猶如一日漢唐宋之盛治體名教多其一時君臣纂輯裒羅子孫遵爲故事臣庶奉爲舊章炳朗翔洽爛然於後代明與以來

列聖之崇德偉功揭麗天日當朝之英才髦俊感會雲風可以等埒先王甄陶近世然而列聖之所昭垂者備載實錄尊藏禁密中外臣民荒州陋郡無以深知神化之精微功德之鄭廣而　本朝先臣淵謀紘議亦多散在遺籍故記之中未有綱羅至於六曹庶司之務因革損益之宜單見複出會典之條目雖詳籌畫之規模未悉辟如天球赤刀秘於清廟未傳示而出諸人間荊玉南金混於沙石未追琢而薦諸天府今歷年二百歷世十葉公私記載朝野充盈深秘而不發則無輝煌爲奕之光爛熳而不收則有歇曠彫零之患臣等伏見　太祖高皇帝干戈初定翰墨嗣興大召儒臣遠徵耆宿議禮制度考文不可殫述　成祖文皇帝修輯五經性理諸書迪世彝訓迨及　皇祖正禮考樂刻廟禋祀之制莫不定著折衷獨

見獨裁補　累朝之未周成一代之鉅典
是以嘉靖之世號爲中興我　皇上春秋
鼎盛學問日新遠比　皇祖正禮考樂之
歲實維其時比者叛將跳梁終歸授首黠夷闚
闖亦漸弭心可見天眷明德猶未有窮闡美昭
庥不宜謙讓若允尚書陳于陛所請發中秘之
副錄裒方內之命聞選擇洽嗜之士疆筆之臣
假以歲月責之久任俾合穎抽思輯爲正史用

以寵靈　列聖啓佑　后昆實　昭代之
宏規不刊之盛事也

覆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禁奢靡疏

竊惟禮也者辨上下定民志衣服有章等威有
別明主所以納民也臣嘗莊誦大明會典大誥
續篇及大明律諸書　太祖高皇帝當時
奢靡之禁蓋亦甚嚴戒　皇上即位以來
再三申飭至十三年因科臣之言命本部將題

禁事宜通行內外使天下共明禮制同遵法守
乃不數年間頹靡如故殊未見其可復於盛世
之風者豈惟小民蠢愚而無知抑亦有司奉行
之不實今天下水旱饑饉之災連州亘縣食力
丁壯轉徙失業公私之藏甚見匱詘而閭巷競
奢市肆鬬巧切雲之冠曳地之衣雕鞍繡轂縱
橫衢路游手子弟偶占一役動至千金婚嫁擬
於公孫宅舍埒乎卿士惰游之民轉相倣傚北

里之絃絲益繁南畝之耒耜漸稀此皆顯然可
見無待密行訪察夫人之福澤各有涯量過分
則不能承載而多至於招損人之善心生於勞
苦過節則不能循檢而易至於犯刑小人蚩蚩
但知適一時耳目口腹之快誰能逆慮於後先
憂於敗若恣其沐瀆無界不惟非所以維國紀
亦非所以壽民生也京師四方之表簪紳衆庶
之標從風易嚮不可不謹誠有如科臣所言者

行父區區相魯而家無衣帛之妾平仲僅僅顯
君而口甘脫粟之飯翼翼京邑民極所歸赫赫
師尹具瞻攸屬誠不可不厚自準繩首先士庶
以副　聖天子還淳崇儉之意至若
太祖高皇帝　太祖文皇帝尚浣衣而再
御納敝絮於袖中用能媲德卑宮軼光綈服肇
基大統不纘鴻猷則臣等所願我　皇上
逖稽前紹建維皇之極而錫平康之福者也恭

候　命下臣等將十三年所奉旨頒布再行
申飭內之責成巡城御史及廠衛衙門外之責
成省直撫按俟　命下半月或文到一月之
後嚴加緝訪敢有仍前僭違者即依律問罪若
工匠技藝造作淫巧織鏤違禁者亦從重究遣
務在着實舉行不得虛應故事則禮制明而法
守亦一矣

覆鄭世子不准辭爵疏

看得鄭世子載堉以已封之越次明盟津之當
襲先因四陳辭讓託疾求退本部覆題不允而
世子之意愈堅乃今復借祧祖之議陳省祿之
意無非欲以白盟津之無罪彰已爵之當辭克
讓之美誠不可及但盟津王見濍先以不孝魘
魅打死宮人得罪其父　簡王奉旨送發高墻
在　憲宗皇帝雖嘗勑戒　簡王亦謂其
愛而不教敬而不先未嘗謂見濍之無罪也在

孝宗皇帝雖有勑勸　簡王亦謂憐其怨艾許
其改悔未嘗謂見濍之無罪也在　世宗
皇帝雖追復見濍之爵賜謚恭懿亦謂祐橏係
革爵後所生之子未嘗許其封也即　祖
訓嚴以次奪長之條亦指倫序應得之次非謂
有罪之人也即世子謂嘉靖十年以前見濍未
蒙追復其父　恭王厚烷可以授封今則不可
以封然攷嘉靖二十九年祐橏與　恭王訐奏

恭王送發高墻王爵正缺亦未聞　朝廷之以祐橏襲也及隆慶三年　赦回復爵祐橏雖卒亦未聞　恭王之仍讓祐橏子厚煒也明明大訓誰敢干之昭昭成憲誰敢易之見懲先經革爵繼發高墻原非曾參閔損之行而復曲爲追說似未免彰　簡王之過也　恭王復爵　朝廷不以爲非厚煒不敢復言而復追遜其舊封又未免改恭王之道也違　先朝之令顯前

人之失而硜硜然慕節于子臧希聲于季札以世子之賢臣知其所不安且不敢矣然以嘉靖中追憐見懲賜之美謚則遠體　世宗皇帝之意復其孫載璽盟津之爵以稍雪其寃而竟不與之王以明其先世之不盡爲無罪則世子之讓功見矣世子不願襲爵即封世子之子翊錫以繼其統則世子之讓心遂矣不王世子亦不必別加世子之號使以世子之名老待其身終之日追封爲王以伸世子之子之心則世子之讓名成矣臣之愚見似出于此若不顧國家典制曲爲他解以自成其固志萬非世子所宜出口而臣等所敢奉行者也但事在彼中未經彼處巡撫巡按代奏議處又非臣等所斷以爲必然而無疑者恭候　命下臣等移咨彼處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彼中巡按御史勘議再奏本部覆請以俟　聖裁

覆山陰王俊柵開宗科疏

國家建一議興一事必當視爲實政毋徒付之空言宗藩衆多廩祿不給無入仕求生之途先憂者常有不知所終之慮今既許之開科若又湯無一定之制則有司奉行不實宗人終當沮抑臣等謹按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職官此祖制也名糧庶宗不蒙爵號之榮無名無糧未

沾升斗之賜有願入學作養者聽長史司起送
與民間子弟一體考試此部覆也推原先年部
覆之意不過以中尉而上本爵既崇就令收録
有難換授是以未易輕議但臣等載觀
祖訓宗人府以才能名聞者朝廷即與考驗換
授者本謂不由科目出於咨訪即以其本等官
職考驗換授也今既開其選舉之途與
祖制考驗者稍殊是換授之舉亦當稍通之舊

章之外臣等以爲諸宗既脫蓰應得之封自求
可致之路自當折節爲儒與士子齒豈宜復論
故秩之崇卑若拘換授之文則分職授事不考
察乎或有過犯不降革乎是固未可以本等名
秩爲拘也今即輔國中尉以上名位稍崇未便
科選若鎮國中尉而下則爵秩稍卑且世世爲
中尉即開其選舉似亦無碍合無自今鎮國中
尉而下有不願授封者聽其入學應舉一體照

依出身資格授之官職既官之後祿米即行住
支致仕罷閑亦不得再行重給其淹遲不舉願
歸舊封者仍以與之至山陰王謂各省舉人制
有定數宗人文字雖優似難去可中之生員填
額外之宗室殊爲有見臣等照得兩京監生應
舉順天應天者場中俱有一定之額別於生儒
之中今天下王府凡十七府而有王府省分不
過八省若程衡王府省分之多寡一省量增解

額數名合八省之中式者不過五六十人三歲
之間多此五六十人者貢於天府不過崐山之
二穀大海之乘珠而授官之後又不復給前祿
則既可以開效用之門又可以省出祿之費毋
使國家受惜錮宗人之名計似無便此者其各
省增添宗生解額恭候　明旨定奪臣等
另行酌議伏候　聖裁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七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八

書

奉林登卿太守書

遠之執贄於使君也則已後矣使君握司風雅長短中尺度輕重應金石遠雖未執贄蓋久有聞焉以爲望而見之者神融而意愜望而慕之者心逞而神越二者未有親睽也若使君之眷眷於遠也何故夫雲門寧俟桑濮乃奏其音珉

瑜寧俟碔砆乃呈其質豈以爨桐可絲牛鐸能諧毋世禎過言之而使君誤聽之邪以世禎誦義使君於遠其言遠於使君也亡疑寔其間有當有否矣吾里中舍業者可數四輩獨世禎逼迫乎凌古人而上之而亦謬以期遠遠恒思之古人之鳴文辭皆其少壯已抽百家之藏繹大道之趣遠生於世二十有七年矣去退之上書宰相之年後一臘耳而褊偪淺鮮彳亍而無所自旌再後二三十臘其卒有名否邪凡爲文之道氣聚而振語曰三軍之士一鼓皆作氣所趨也若使君旗鼓揭江以南遠與世禎差多於自好且爲六郡良家子應使君桴鼓之下已夫海內之士有同趣古文者則謂之同道矣其有千里相慕尚者則謂之同聲矣其有心膽不渝變以起衰振廢相激發者則謂之同氣矣遠於使君雖曰同道而實忝同聲故敢私布之

奉趙特峰先生書

袖歸大作細玩之眞有先正之遺難爲等輩道也家譜謹奉呈覽先人行狀檢之家兄所述頗謂無恨至於先母似欠記憶先母聰明方重居閒甚整畜子孫不專柔愛之道動靜語默有尺寸以勤儉棅家者五十餘年非如他婦人契濶中饋經理蚕織從夫子爲官而已早檢先公所傳至於少當父母歿每哭盡哀隣媼爲輟飡投

筋即其至性豈減二吳男子惟老先生臨筆之日稍參揄揚居常慕誦往哲每歎人同此身今豈不及古世運下頹筆力艱敗惟無能文之士聞宣其所長遂令正人隱士賢婦之迹汩汩相承籍於九原可痛也惟老先生文字之宗杜門讀書老而不倦世之欲如孤兄弟得老先生之文以久其親蓋寡矣而老先生亦自少褒然私念先母之行自不溢美故敢再聞伏存記聽

上王鳳洲先生書

古今譬文章之士以爲建旗置鼓比干代興夫有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後先驅逐戮力一心以會成太平之業愈之於郊也藉也湜也宗師也喜也宗元之於禹錫也脩之於聖俞子美曼卿也軾之於庭堅也與其弟轍也數君者莫不推四君子爲主盟剪闢芟薙互爲雄長以自附而施聲焉雖然譬之代興當其草昧雖埋椎繒

簫皆可景附及夫天下底平大業已定才士無藉於其猷勇士無藉於其力智士無藉於其巧則管蠡尺寸常當竭蹷而後顯恭惟明公閣下握文之柄四十餘年於今矣上自墳典丘索以及諸子百家之書其是非端衰無以逃於胸自古今文章始末之變其骨力情態之興衰無以謬於鑑自開國以來以及當代之士能一言以上者無以匿於辨平昔所與建旗置鼓自五君

七子以及諸先皆附明公以顯而又巋然爲天子之臣赫然係四海之望明公殆無藉於天下之士天下之士亦孰敢斷當明公之一顧乃有踈愚如喬遠者扣門而請謁亦不知其身之暗以劣也然又竊思之居常屈首受書多懷尚友恨不得一當其世以自甘掬溜捧歃之役乃幸而及明公即雖不敢望郊藉湜等其亦掬溜捧歃有以畢曩者之意蓋古人求通之禮莫盛

於漢莫卑於周漢人裹糧重研千里求師一得其門望乎累年而不獲見而猶隸於都講而甘自待也唐人呶呶然道古譽今乃以覿縷一官求爲升斗地雖大賢其猶不免今也喬遠也舉於禮部聽於天官升斗之祿有以自致而一命之寵亦足資身特其心將求大賢而請焉則所以俯伏明公之前者蓋將求有合於古人之誼非敢苟焉也別有諸體詩數篇輒謄寫進呈特以旅次筆墨苟完不能畢陳以見其志然明公

業建文衡而成一代之業喬遠之獻斯言也直足以當明公跋洗之一待喬遠不勝干冒之至

奉趙特峰先生書

某無似辱老先生提携置之臂膝之末時時與抗論古哲談當今事務某即憒然無知第心識老先生汲引之心惓惓也泉中縉紳先生不下百餘輩敭歷中外蹟業可頌著者未謂乏人至秉燭讀書稱道不勸親見諸朋不媿行事者出老先生未有兩也此某所以私心跂仰願爲門下乃先生不鄙夷某置之臂膝之末惠之叱沫或以是乎老先生今年政八十矣某每竊觀老先生神色意象殆將百歲餘人天當愛尊使靈光一殿巋然鄒阜間與泰山日觀並麗區宇後進之禔身立業者尊老先生而有所慕憚老先生而有所不屑則造物者意也最歲赴都一再

候門卒不得見匆匆以行至今在念先君子棄孤不及執手訣竊二釜之祿而涕之無已也時取老先生所爲銘讀之乃稍自解老先生於某不世之恩矣西曹吏多暇且如老先生晉日南都時弟風流文雅自揣不逮甚若所謂禔身立業求無媿鄉先輩者終不敢自後於古之人是所以報荅老先生耶餘惟願葆天和以膺隆祉某不勝拳拳之望

上胡二溪尊師書

自丙子歲得以文字辱知吾師其時稚齒不涉世務愚無所知識但隨人曰胡老師天下之文人也雖吾師不衆人之而未嘗得步趨威儀於前後嚌嚼道德之精懿蓋自衆人已此譬如覩荆和之璧而無由玩旨大官之臠而無由饜則安能深知其美妙之所存然則不得其門而入端木所以攀援推仰其師者千世同情矣閩中

晉頗號才藪而未有求通於古義音響先秦馳驟西京者也至於左國楊馬之業彪然郁然皆自吾師倡之吾師乎乃爲全閩興一代之業閩中去之十有餘歲未嘗不羨墻吾師者也邇來逍遥祝融夢澤之間所爲文章當可垂之金石明示後世遠在萬里外復不得嚌嚼步趨以益胷中之奇而振其礧砢瑰偉之氣日備西曹頗號清閒明興多君子焉仰視先輩獨媿僂儸棄之不能策之不進不知吾師終何以教之燕邸獲覩君子之子如吾師也備詢定履又知天之難老吾師大哥醇密而姱絜其爲吏也必不俗必能推吾師之餘澤以惠於潮是皆所以爲壽於吾師而爲光於師之弟子休哉休哉敬因省覲附問居起比承手勑百不荅一伏惟慈炤

荅李本寧先生書

遠庸劣闇弱百不聞宣出世罕任於道未聞譬

箕在天如瓠不慮徒以執斤斧者當登倕工之門辯圭璋者宜入卞和之肆是以不敢虛枉此生庶幾得奉清塵然里子大嚼於屠門宋人自慙乎周客乃蒙大雅包含延援是枯朽之器見稱於鄒子蹩散之夫得客於平原遠雖離楣之資謬辱棠棣之好若明公噓吹而剪刺之未必寒谷之陰不可以黍潸中之斷不可以穢是所願也非敢望也先君子少孤力學白頭稱道鄉

閭稱其孝懿後進宗爲矩矱而瘞名青氈晦采
玄臺誠念呼非風故無聞言非文乃不遠是以
敢乞洪章彰往著來夫山中之釀非一宿之味
蜀江之錦非匝月之工明公所教具聞之矣使
來損書若儀雅眷芳縟西望河嵩私心綢結

荅撫臺張公書

恭惟榮服新命彌節下邦飛鸞鳳於天端按熊
羆于遐澨武夷生邑海若效靈甚休甚休頃者

島夷區脫遥言內訌瀕海之人久不見寇聞響
傳風輈張悸怖明公文武壯猷坐壓其勢而先
奪其聲海上之軍以祗席過矣明公不忘百姓
之病詢于芻蕘不佞竊謂島夷之警有時閩人
之窮無日故敢以臆對閩人心愞形鈍撫易爲
德雷難爲怨能飽一菽之家魚肉及之其弊乃
不在卑官而在長吏不在豪右而在衣冠實恃
荒遠易驕以恣然而無藉奸民跳梁狎侮亦時

有之至於怙寵子弟席資年少曳縠擊鮮畜那
豎而戲牧豬惰游慕效虧傷本業風亦不少隄
防決流是在大君子晉匠石求木於鄧林令愚
谷居人持斧先焉離朱入師氏之里其里名居
姓問於師氏乃能知之明公不矜匠石離朱某
敢肆狂愚附谷人師氏以仰副求瘼之萬一臨
書戰恐不知所云

荅林第卿書

李世禎至辱手書是何意氣之鬱勃而文采之
鉅麗也泉中舍業作者之門比殊相望然未有
自治諸生業時輒自適上如足下者以足下之
才固宜早自致乃屢困睩腮刖足之間殆天老
足下之才將終究之也足下當益適上不可沮
輟不佞故多病繫籍以來稍復輕減實不敢自
棄一日去卷帙然頭目昏瞶了無獨得又貧淡
至不能歲賓客相過往日不暇給造物若憐何

生不敢望囊有餘錢第得使賤軀諸病俱除當刻苦自力不敢負千秋之業又若使囊有餘錢可以無饑則又當掛冠神武結茆紫帽之麓噦心擢腎諸先復起勝負未可知也其在今日乃貧子說金耳向世禎行便欲附八行於足下竟以冗奪且承足下遠寄佳品茲竟無可酬則信乎何生之貧也何生不向足下狂無可白心故不蔽焉

荅吳文仲書

卹事已竣晤對不遠諒今冬可得抵京甚牽甚牽閩荒區也尚有幔亭以爲東道主足下其終以言爾之否寧夏事老師匱財當宁震怒爲繫大臣皆緣議事者多任事者少茲聞决黃河之水城且旦夕潰若得一了此方則士氣稍壯物力未虧東漸無憂倭夷不然恐未有所底也承問知廑大慮敬復所賜卹録并附謝不宣

荅蔡弘中書

別來無恙牽甚聞海陵太守櫛垢剔痒殷殷蒸黎義所不可不飾於其心事所必行不壓於其分善哉海陵公吾剬平生意氣相期當如此已弟鷦鷯爽鳩無所表白當道者近又授以禮官無亦謂某尚識一丁耳然丈夫事業斷非刻鵠彫蟲所可了塞嘿嘿苟容亦非士君子之操比居長安日久世事人情多不厭吾私輒欲奮臂

伸舌效鉛刀之一割雖不敢如少年輕薄之態亦庶幾古人侃侃之道退而念考績未期朝恩未及恐遂竄謫終身不得無以報先親罔極地下若過此秋得了夙願自茲以後功名進退便當付之天矣海陵公海陵公士能自表見何所不可某自入京師於今首尾四年尊官美秩羅人口頰不得以善退者何限而戒輩猶竊祿尾全此之謂多矣來書謂不敢苟且脂韋自壞心

術便欲矢之天日實獲我心以足下待我不吐露所蓄則遇霜不鳴無取於豐山之鍾是以敢私布之

報孫月峯中丞書

明公雅望高標傾動天下某自髫弱即生景仰恨擁篲掃軌之無從也殊不自意叨秩蘭署步武後塵第念位分闊絕終不敢承朝夕之間以圖宴見顧辱手札下賜感誦喜躍東土晉日輕裘緩帶稱禮義之區乃今烽火斥堠警在旦夕明公緯武經文必有內為　國家完養物力而外警動聲威折服夷蠻者則豈惟東土仰藉即二都三輔實惟係賴保障某伏在下風竊傾耳而拭目也

報趙南渚中丞書

明公從田間起官春曹正聲直氣不惟無減乃益加焉某不佞蓋時竊竊聞之寅寀以及臺之隸矣明公雖去之十年今先後諸僚所以交相砥淬不敢隤然自失先進之風者皆明公所延而教也向在都門私心甚切嚮往然終不敢以先後一日之誼偃然附於車茵門墻之末乃鑿牖懸存茲復重承教誨則某雖欲以攀援之嫌退避於大君子之側其可得耶

報黃紹夫提學書

壬辰聚首都下其時坐禁嚴不得數數請益然而白雪之響曾探囊中清酤之酌頻霑座左諷采觀英殊自得也回虔之轍未幾教蜀之命旋下政以仁丈綴翼雲條振藻霞滙騁跡揚芬非此不宜仁丈心馳楊馬才並陳杜游宦其地尚友慨然當不張目於朝歌矣文章千古所難蜀士亡奇固亦應爾截肪之賞必出卞和絕足之價必由方皐患在有之而不能辨不能亡之而強使有也諸所較衡一一妥允但即其中亦有

一二奇士未可便謂無人況德陽曾生新都劉生輩又皆弟所未見者乎見潘鵬江兄時當以數子相聞爾弟羈宦六年棲遲有日先人塚墓夢寐在懷擬以此春乞告未遂所圖對文史而躊躇理案牘而恍忽若使宦能益拙則長公濡首曼容登岸矣仁丈然明之操安漢之守割俸相貺能不媿心西游詩詞義斐然文采英多畫諷夜吟紙勞墨故不徒以付喜事小史而已儀

曹之務雜遝紛馳遂為俗吏不得沉潛如晉去歲曾與戴高融董郎席為詩皆造次亡奇聊寄備渴睡一觀焉別有開科選貢事宜二本附覽今諸藩衆多祿入不給開科事言之有年而督學使者多牽掣文義弟故申明其說蜀宗雖寡儻有可加意者稍稍作興令此法遂行固國家不世之利仁丈不世之德也

報許敬菴中丞書

明公道重鄂鉉望隆山斗私心企仰積有年歲海邦多牽得明公秉節旄而蒞之實閭人三生之一逢也閭人故自陋怙畏事易與為治寧為法屈無復求屈上之法者寧為令梗無敢復梗上之令者雖有一二瞋目之豪舞文之吏譬如螳螂之怒鼈猘之智不足與窮治明公德動於政之外誠施於物之先可不言而自化此歲數之効日月之功也某竊計東夷小醜北闕樂浪

西窺京室並海以東諸郡貪猛如狼虎其視閭中殆若鷄蹠必不垂涎然設寇至警動於朝夕計定於轉盼而已固當有備不可為恒恒在得賢守令長枌循之不然寇乃在內比閭之無良漸有偷風各生競心以成倭俗是不可不懲艾若夫首禮誼重德教使復見延平紫陽之遺習樹表立候是在大君子其之為此言也若嫌於不問之對然竊計明公以老成宿望填撫閩中

閩人亦三生而得一逢蒭蕘之言殆大君子所樂聞也

與安小范書

自足下別去無日不思非徒以同調之雅難合亦以相觀之義殊深也足下出都未及一年署僚局面大變良可歎惋于陳諸兄雖過亢激但吾輩時時得聞直諒之言可爲自治一助今不可得矣弟輩庸庸非時時有人提醒警發便自

沉淪所以於數君之去尤爲繫心愛惜人才乃執政第一事近日乃不其然弟因自念所以低回不去者非以家貧欲得數兩俸金邪可笑亦可歎也膳曹無一事可爲署牘押案故事而已第疎拙之性尤嫌其多便欲如僧居道家乃適我願至於足下所云肆力著述雖不敢當亦不敢不勉弟今三十六歲頭顱已白良無見於今更不圖有見於後欲甘白骨黃壤邪願足下毋忘此心以弟之愚僅將勉之況足下之高明者也

上王相公老師書

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何喬遠頓首奏記王老師閣下喬遠聞周公之爲相也身下白屋之士吐食三握沐三天下之士有求於相門者多矣周公之日見士也安得不臧否其高下苦躬瘁膚以與士相爾應且以其汲引之衆人各有心

周公雖不負士士安知不負周公士之進而見周公者安知不被濯其心退而蒙洿其所爲以欺周公邪而喬遠則有以知周公之不然也夫天下之士文章與德行二途文章之士巧而浮德行之士椎而朴巧而浮則易跳以變椎而朴則常剛中而不移兩不相兼也蓋有兼之者矣其心闡以明其氣正以舒殆將兼焉然而甚鮮也周公之爲相也因其五物興以三鄉攷其德

行道秩斷不徒以文章信知天下士則天下士之所受信知於周公者可推矣閣下起家詞林以文章名海内三十餘年士懼不得一當閣下閣下亦視士無如也此時天下之士爭以文求知於閣下迨閣下秉樞端揆可以富貴人可貧賤人此時天下之士慕通顯而艷華要者爭以私求中於閣下士之以私求中閣下者閣下知其匪人無疑矣必將堅距而不得進士之以德行自居者又不輕望相臣之門則閣下之信而知者其勢不得不出於向所以文求知之士是以文求知之士能保盡循五物乎盡操三鄉乎盡苞藏德行道秩乎進而見閣下揭揭然會若嗽濶退則以其不肖之身附於宰臣之私人私羽翼人私詹痡人閣下能家置一瞷客耶今歲計吏所擯而黜者何人可數也閣下之所係情則舉朝之所甘心閣下之所加貌則舉世之所

指名而閣下尚不朕其憐才之至惻惻然憫之則閣下所以愛天下之士者可謂不勤而士之負閣下者可謂不厚邪夫反背之能以相成專一之難以合聽閣下豈不知之而顧因幸舍之恩示緦袍之意則天下之謂閣下私者宜至也孔子大聖也猶曰失之子羽宰予顓子篤朴也則退而省其私閣下之於士毋乃尚失之言未省於私徒以耳目之投合定終身之衡鑑今朝論紛紛不諒閣下有憐才之美而競窺閣下以比周之意雖未足以損閣下之公而亦足以傷閣下之明閣下乃徒抱鬱悒之疾閉門自疎設起謗之招與喙於儔人喬遠恐閣下進退無所見而名實未加也喬遠出閣下之門陪縉紳之末議聽而不信者有之矣安有聞而不告也誠其愛閣下者不敢後周公故敢以書獻惟閣下

牽察喬遠恐懼頓首頓首

上厂本兵書

竊惟倭夷爲中國患久矣　高皇帝文武聖神蕩滌乾坤兵威物力冠絕千古然猶肆其跳梁暗逞以變是以終　高皇帝之世絕之重溟之外　成祖文皇帝仁明英武又憑　高皇帝之餘威海外君長臣上古所未臣者數十國倭夷乃始頓首求封爲王文帝猶爲之嚴其貢期限以使數以謹防之然

亦變詐四出不能終　文帝之世其後宣德年而變正統年而變成化正德年而變至於嘉靖之季極矣　肅皇帝遣將厲兵嚴誅而不與之好故其焚城屠邑雖慘於江南竟殲內地亡一人得返者三十年來江南奉無兵革之憂然喬遠閩人也倭箸入閩興化爲之城陷望今富室巨家燹火之跡猶存殘基斷址巇巇可畏不意明公今乃欲引之也喬遠聞古之爲大臣者皆爲國家圖數百年之安而不近計於目前故能流譽竹帛垂號丹青明公起家省垣不難犯　主上之顏色批鱗逆指濵身於死亡明公之忠望矣晉司空司徒愛民節財爲國家歲省數十萬握兵之柄兩值軍興西靖叛將東援屬國明公之心勞而功見矣雖然明公之忠國而勞於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近日許封倭夷一事猶未免爲苟且目前之計者則明

公慮事之明與聽言之方有所失也從史明公者不過曰國家財力詘矣倭席捲而來何以禦之不如暫與之好以完吾力而後修我戰備爲此言者當事者嘗主之於北虜款市之日矣今何如也以爲修乎則洮河之役失我良將寧夏之變結我叛人胡爲無以禦之以爲未修乎何宜修而久不修也聞之道路虜款市之外既得正賞賜矣復時時出掠邊邊將慮失機坐事蔽

不以聞則皆朘削士卒之月糧掛虛伍而陰取其餉分外以飽虜夫既已提兵稱邊帥豈盡縮朒無勇氣不思虜恣飽之哉以為朝廷業與之和矣誰敢戰者卒士之存者日削而不免于寒饑其掛虛伍者又皆空無人故武備之廢莫甚邊若也今邊患未發耳邊患苟發譬如潰癰而明公又欲移而之倭數十年之後國家之財東竭於倭北竭於虜賦稅空乏武備弛縮東西之

變並起交訌勢必潰敗決裂而不止竊為明公危之言者又曰款倭與款虜異款虜用金款倭用市且戒有利則又非也今呂宋西洋之國輻輳互市於東粵不可勝計何獨倭一倭哉誠畏其黠狡無常入內地變耳夫虜勁而憨難戰尚易防也倭柔而奸難防又難戰也虜由陸來關門陿口其望也有息其禦也有方倭由海來並海之地皆可泊舟責之則謂風水之不常無所擇泊其望也無窮其禦也無方且倭與朝鮮交易數十年矣久者居其國朝鮮人至謂之恒戶豈虞變哉一旦望此明公所知也虎嗽隣牛持挺驅之引而置之籬落之外今日之事何以異此言者曰今倭入內地貢不利於戒止之朝鮮之島戒商人往焉彼不知戒貢道與內地虛實何所不利也則又非也倭飽朝鮮又得我利是倭得二朝鮮也今有富人之家使其僮僕至於

庄田之戶索責漁獵誠苦之矣而不敢告主人何者為其衣食之也為其德之也戒商人豈皆修士君子哉往與交易能保無一騷朝鮮乎騷則朝鮮飲苦而不敢言即不騷則朝鮮歲歲為東道主亦疲於奔應矣況戒中原比歲以來人心至於思亂之極若椎埋惡少出為奸宄於屬國之海上朝鮮不敢詰戒又不及制則朝鮮苦二倭也且倭由浙入而失事於南猶為國家手

足之憂倭奴由朝鮮入而失事于東必爲京師
肘腋之患故曰與倭奴市於朝鮮未便也言者
曰倭封亦來不封亦來不如暫且封之尚冀其
不來則胡若必其來而修我武備也喬遠竊計
倭亦人耳與我三戰而未大有所得志我輻員
廣大內據形勝尚畏其三十六島之國彼豈敢
遂有驁然輕中國之心乎竊計其損傷物故與
我相當力亦詘矣封之固不來不封亦未必來

患在來於數年之後耳言者曰倭與朝鮮爲難
不封則必逞志於朝鮮是我棄朝鮮也則又非
也朝鮮我肘腋唇齒之國胡可棄也彼以國難
告我我爲之克復其三都彼以善後告我我爲
之命將留後今倭奎稍卻屏立絕島不擱然於
朝鮮即擱然於朝鮮我有大將在彼尚可助之
如其兵餉不足我倉帑未竭尚可資之第我不
爲朝鮮先嘗倭耳若倭再逼而嘗朝鮮我可晏

然委之乎昔日則不惜百萬金錢而捄之及再
有難則不繼而委之諺所謂不辭稽首而憚一
揖爲德不卒乃棄朝鮮者也抑喬遠聞之問病
者必問其受病之人問傷者必問其當鬬之人
朝鮮之於倭受病而當鬬者也我所遣大臣宿
將有事於朝鮮者則從旁解鬬之手而視病之
醫也去冬朝鮮陪臣許晉等有所白於禮部其
文甚多喬遠不暇盡舉也而其末有云日本之

見絕於中國如向所列者揆以王政必誅無赦
而以其限於大海不可以兵入也今乃起無故
之戰爭賊奉職之藩服抑其假途之謀犯順之
計播在天下之口耳者不可揜也況又對捄焚
拯溺之師而恣乍和乍背之姦是自致於域中
而厚其兇惡以速天討也其不容但已也審矣
斯言也計亦必以抗訴於明公明公不召問之
而信他人之口吻則是問病者之病於醫問鬬

者之傷於旁人也抑喬遠又聞之擇婚者女求男則必遇卑賤矣赴醼者客求主則必遇倨傲矣倭謂我有可以自王何藉大國大國不自威重強而求我封貢之事講之半歲於茲矣彼欲來卽奉表來耳而我遣人守取者何爲耶雖有所獻於我重臣而我笞日先求之者何爲耶夫封貢之初起也舉朝爭之曰封則必貢明公語人曰吾與倭封空名耳不貢也今明公議及貢

矣經畧宋公請以歲一小貢三歲一大貢矣明公若斷然從之則是欺 主上而失信於縉紳大夫也自古史傳所載與與國外夷和者未有不終於自弱明公爲書生讀史時豈不爲之怒髮指冠曰異日者我不爲也今以舉朝之衆奏牘之多言封貢之不便者踵至明公乃奮然而爲之明公 天子之大臣意有所必至尚無有能爲明公游說者況九閽之上重陛之間哉喬遠恐後之人有怒髮而指冠者矣喬遠竊謂朝廷向者所命宋經畧李將軍使抶朝鮮之意而已未嘗謂盡殺倭奴乃謂功也朝鮮亦望抶一時之憂於中國而已未嘗謂盡殺倭奴乃謂賜也今朝鮮廓然有其故都室家逃散而復聚人民瘡痍而復瘳則宋經畧之所心畫李將軍之所血戰已足暴於天下又何待竟封貢一事然後全美而亡疵哉今日東夷之事當以抶援之功與善後之宜分爲兩節更端而別

論將士之用命者先爲之厚其犒亡軀者先爲之字其孤功賞明白人心鼓舞而後虛心博採擇衆任人詮酌守禦之策以爲國家圖數百年之計明公以流竹帛而垂丹青豈不休哉豈不偉哉不然假令異日者喬遠不幸而言中追論首事之臣有所歸已喬遠仰明公久矣以其疎賤之身不敢自通於門戟之內既而思倭夷之

封貢於職事有連而又聞明公憂國之至數數詢蒭蕘故敢以言通抑又恐明公以喬遠爲腐儒不足與計事敬錄楊文懿公所論東事者附獻使明公亦知先朝之臣所以得名者如此惟明公詮擇

上王相公書

日以皇長子講學之事數數奉教門墻見閣下位極人臣服御如書生氣蓋一世而歉然如懦

士至　主上所不可測知而抹摋者撤心露忠輸爭之必得故閣下雖自比於書生懦士而功在宗社者不可掩也喬遠竊見朝廷之上百官皆已得職萬事皆已就緒乃舉朝所抵捥而不能得者止有倭夷封貢一事然私念閣下所不得之　主上者權在　主上也舉朝所不能得之　主上者權在閣下也今閣下可謂無權矣而又曰權在閣下者何也閣下曰吾任本兵而已本兵任督撫而已戚豈邊臣哉而能知倭之可封貢與不可封貢也夫開國之君其精神智慮皆若曉然見於後代之事倭奴之不可與通　太祖高皇帝告戒可嚀不啻再三倭自嘉靖之季變於江南焚雪蹂躪帶邑連城又不在閣下未生之前閣下豈不知倭之不可與封貢哉而竟欲與之者先事者惡於掠美後事者惡於委貭當事者又惡於

息肩閣下不詳審而力持之也閣下所不詳審而力持之者以爲吾爲宰相知布公道集衆思而已何爲併本兵之權而操之也夫所爲宰相不操六曹之權者謂他有所舉引請乞攀求而從中默援焉與默阻焉者也若關係數百年國家安危成敗之機而亦置不問則何以曰天子經邦之臣也又戎事之機所云在本兵本兵云在督撫者其軍中主客之形虛實之勢而戒難

遥度焉者也若倭夷之不可與封貢竪子皆知之江南之人比之談虎而輙曰事在彼中則何以曰廟筭曰幄籌也虜簪假道西入番求經戒爲仰華寺與之生變之後追論首事之人郜侯二公至於削官奪誥閣下所知也夫非倚督撫耶今　主上未嘗以封貢堅持於上閣下又一言而可得之本兵而獨無意焉故曰舉朝所不能得之　主上者權在閣下也田常

之欲伐魯也孔子使子貢說之移而之齊夫孔子於魯非執政之臣也人伐其國嫁而移之非仁人之心也孔子不嫌爲之者爲其宗國亡窮之計也今倭發難在朝鮮耳非戒有眉睫之憂腹背之害爲他人紓難而自以其國當禍胎其亦異於孔子矣喬遠辱在門墻之下媿不能爲子貢而望閣下之心如子貢之有夫子惟閣下慎之重之韓愈曰宰相者澄源清流統一應萬毫釐之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惟閣下慎之重之別有聞本兵書一通聊述杞人之憂亦以附獻若夫關白以弑主得封於中國喬遠方欲自附里革更書之誼又恐閣下以爲迂焉而不敢也

報薛侍御書

明公含納細流斤斧曲木故即以某無似猥承賜教而問之也黔在天一方比來人物斌斌齒

於上國薦士之牘視滇尚讓士心觖望良有由然今西南用兵多起苗蠻爲梗即明公激發其子弟振之以文事使皆洗膽明目與於冠裳將牂牁夜郎之都慕羨騰跂不復藏匿菁谷間比於沐猴此明公用夏變夷之一端某伏下風敢不佐論而贊頰耶異日者芝蘭之滋彌芬窮谷桃李之芳延豔幽陵孰秇孰植德於場師是明公爲賜黔中將百彧九畹蒙景襲陰不言而下

成蹊也使旋肅附興居瞻遡之念不盡欲云

與查仁卿提學書

足下行數月弟察視署事無所得為其得為者皆簿領勾稽之役為之振廢急滯舉而已獨念國家盛斯之盛宗藩衆多莫甚今日管當事者憂其祿入無所出稍稍為節制顧皆齟齬不宏遠要以吹毛求疵使其舉手觸忤墜戒法中幸得加剸裁此何異主人設食食客堂外復有數客至食不足不益炊米加沃而已曰覩之罄矣夫如是者不如明謂諸客出食於他所其謂今日欲出食宗藩莫急於開其四民之業使得自為生然而　國家典刑所從來矣固未易旦夕變獨開科應舉之議自萬曆初年講之有歲於茲矣其在今日實可設誠行之夫　國家懸爵制祿且欲為寵於輿隸疏逖柰何自親而自格之即萬世而下謂我朝之宗德人才士鑾結歎息讓漢唐宋以戾我　太祖開國立法之初心則吾黨諸臣殆有責焉會開科應舉之論先發於伍希泉年兄而足下行後又有山陰王鄭世子繼之其因禀承大宗伯為之申明管歲之說使顧舉宗人得辭祿求試試而得入官者至致仕投閑終身不預祿老而無成者乃復子之宗人無所羣聚糜倉廩志輸能而心立功者亦無不自見之恨　主上以為無傷也有詔從公用舍以破拘攣從今而後其請得大宗伯告政府授勑督學使者別載宗生應試一條據為功令所望督學使者直切磋究之耳夫大公而破拘攣者足下之志也況出官禮曹備知今日宗室之困而又時蒿目焦慮不愛狥智以竪功於當時如足下者哉故以開科歷疏二冊附授使人惟足下為　國家留意焉別有選貢事宜亦以二冊獻

蒼杜提學書

督學使勑自明公拜命之後則上章請於 朝豈俟教哉某未得謁明公也而獨仰明公如星斗者明公之名使之也士固不可以無名已某平居論國家之事要在于知者言之能者行之如殊方而同舟乃克有濟則雖在他人猶或望之也況如明公哉所以敢伸其說也明公生長齊魯而宦游大梁之都二土皆有宗望焉而大梁之宗食指視齊魯倍明公亦知其困矣夫其疎鹵秣絀甘於饑寒則無足念爾即有企竦横睨思欲自見者柰何今其視息闔闔豢體圈牢士固有志以骨肉懿親坐有不自表明之歎不亦盛世之恥耶況今公族日蕃外府益虛增禄則困民限禄則困宗其之奉此職也不能無坐念耗禄稍刓削顧皆毛舉細索牽其有紕繆致入於吾經吾大宗伯羅公蓋歎之曰設法致人

而奪之禄豈國家親親之恩吾臣子所稱君子者哉方請於 上寛之獨計謂可與起廣厲使宗人無失禄之嘆而我亦無所見奪者不如開其薦舉之門然薦舉之開行之數歲於茲矣聞其中亦有求進者督學使者以拘攣格之彼亦數數有後言大宗伯曰非督學使者之過也條議之規模未詳而經羅之目尚簡也會鄭世子山陰王伍黄門公先後上封事其因得稟承宗伯究督日所未備亦頗悉業奉詔方欲請政府就明公勑中別綴一條宗伯公在告弟亦坐狗馬病謝客不得爲顧業奉詔明公可設誠行之矣晉中諸宗聞其椎少文不及齊魯汴梁亦聞其困甚無以餬口明公誠設誠行之求自試者即失禄無所怨禄入於無以餬口之家又甚喜是明公爲 天子敷教而内寓理國某以爲甚厚施故不遠侵事之嫌而併獻開宗

科之疏以備明公裁擇焉

與黃全之山人書

喬遠頻首啓全之足下游君至復承手教拳拳在念是何不佞踈節於足下而足下拳拳若此也弟自去秋從粤歸則有亡婦之喪其冬爲之料理寇突左支右拮春初乃得成事嗣後則先人在日曾修有清源文獻一書未遂鋟木今春以呈敝郡郡公欣然梓之其校讐一委之遠衣

冠先輩文字寥落又有當搜採者日無虛時亦無虛賓客相過即游宗謙有書寄我亦未及財答其弟宗振所知也而足下料我以投閒而愠者殆非知遠也士君子七尺軀耳進則龍蟠退則蠖宅廊廟冠冕豈生來一定之物哉在則奕奕沒則泯焉斯人多矣遠自弱冠以後即存此心非今日也要在志行不媿古人文章足表於後則素志爾足下視僕豈齷齪鬱鬱之人哉夫得罪於君父杜門省咎則臣子之分宜然乃因仕進迹遭不通素所往來者是當始不如無通往來也凡僕之胷懷宗振君相見能道之稍待清源文獻成書之後僕尚能出其餓腸聲我金石遠寄足下不則果糧而從足下九鯉麥斜之間足下牽無以我踈節而疑我而遂忘我天且寒珍攝牽甚外承寄大作附此謝教

謝黃方南按臺啓

其釁深罪重蕉需恩譴自惟陋劣不知生所牽遇明公曲賜矜全假以顏色周之日餼念其家私冗散無勞從徒安坐遂令殊方樂於中原左官榮於右職顧念生平已爲過溢而明公復縱以文翰之殊觀榮以不朽之盛事剪飾豺翼俾剚古賢故無因緣得遂僥倖是以甫從授記遂聞私服而明公復矜憐而優恤之俾即長途亦及燕處雖復家人父子何以踰茲川原跋涉以

九月二十一日抵舍荆扉無人幼煢觸目雖欲抑希超曠未免無情然聖賢安身立命之道天地憂戚玉成之意固明公所諄復提撕而某奉以沒齒者也茲因使人敬修輶謝某不勝瞻仰之至

荅屠田叔運副書

都城客舍相過杯酒論文至於秉簡問柳並步連轡可謂同於物外齊其賞心者乎若夫逐臣

去國游子望鄉大萹琅琅罝我懷袖明珠引淚清風散愁又一時也某以去夏祗役湘灘奔走楚粵不得定居已而糟糠啚帷稚子亡乳卒卒無懽獨居一室饔飧僅續親朋之問亦皆闕焉其不得起居足下宜也困溪之關惡水頑山囿懷隘目意足下儳焉無所發舒乃馳問數百里外訪古問奇大雅之韵聳我迷方海內交遊寥落三載今得足下一書可謂空谷聞音跫然而喜者矣使還荅謝不悉欲云

荅劉懋學太守書

子生天西我生天東不意臭味遂投千古心中謂吾兄文字意氣雅所願託即所檢身處已之詳未及悉知去歲郭志先歸迺備道吾兄蔬菜糲羹絕無厭意不日不月彼居常與稚孝處謂稚孝過苦及觀懋學起居飲食則稚孝王昜也弟聞而媿其言然竊自喜吾之信友畏於吾之

狎友自託果爲不爽蒼梧既別黯然魂銷而老伯母凶問忽至令人不能縮地走哭眞是一悲痛事承委作一輓章而不知旬日間何故文委稠疊近親遠朋接踵繼至將信之人行在旦夕督促數四僅撥冗完得令先兄墓表而已徒有此心哭母思母二編儻有鴻便萬勿見遺怡齋令先兄不審葬未足下故高堂在養諸昆濟濟比來釁愍若此萬宜自愛

報孫萬戶書

先民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已夫愛猶人情也愛而至於薦惜猶人情也惜而至於畏此則末世之滋垢而古人率不可希也天地至永人生至促獨有戒身柰何勿惜要在作計於鮮加心於無事令不至有地死者此則武臣所當日夜念者耳僕於門下絕無相知之素門下枉其前旌就而下訪若竊與不佞之無所愛而不佞亦心知門下之無所惜也及承示條陳諸款皆鑿鑿之談預爲桑土之論不佞固心知門下之無所惜而門下先計加心如此其重以詳殆不至有不惜之日此僕所以私爲公家喜而竊竊謂見門下後也拜問之辱輒布腹心時事多艱政深注想

與程蘿陽太守書

不佞於明公非有宿昔之交介紹之雅而明公入守敝郡謬承意氣最先敝郡之人謂不佞不足以取重明公而明公實愛士也然爲郡而禮其士之士大夫不必以賢者故亦常格而不佞之見愛於明公也不以一身先人玄臺之下晦德未彰而明公揚之青簡之編生前未就而明公彰之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吾郡之人謂明公不特重遠先人而實明公自爲孝也拜別之後跧匿山城不得動定繼聞太夫人僊逝道路之口以爲悠悠久不之信去冬見洪同安父母乃知有之明公暫者在郡食不甘寢不寧天假良緣得歸與太夫人訣母論脫屣一二千石即千駟萬鍾足多乎哉此明公至誠所感而若不佞遠者自從孝廉後即棄背二親遠道不一執手所以痛恨追思而不能已者也茲者敬修一奠便附洪父母往乞叱名今先慈靈几致意日月有期惟抑割哀情以慰逝者而需後眷不

宣

與潘士弼書

都城一別短劍爲贈嗣後逐臣遠竄荒徼不敢相聞而足下清譽日馳出於道路之口入於鄉閭之耳眞可謂吾黨有人吾儕生邑矣竊謂吾人學問惟以眞心爲主如足下之爲皆所謂較然不欺其心者憶管癸巳之歲毗陵張君文石坐言免官別弟致謝寥寥數語曰如足下氣節學問可謂不俗弟當廊而大之常愛此君之言以爲服膺天涯素交無以爲贈於足下亦用此耳弟張君所以贈弟者弟終少佩服歸鄉杜門僅易得株守二字而已未見妙用有可以化俗善世者殆學問未至而分量之未充也如足下心事沉潛學力道上又方在仕路可以有爲勉而進之當自不遠此弟所惓惓屬望世家居尊人令弟以足下故相愛殊深數相過從令弟文

字矯矯必非凡品家學之傳足証足下淵源矣去歲承手札及割俸之賜踈懶不及裁謝茲尊人行敬附報章而申其他山之誼如此潦畧不悉

何氏萬曆集卷之二十九

書

與李侍郎夢墀公書

君子之在事也汲引天下之士者有之矣士窮而在下去之數歲猶念之不忘非大君子不能也某向在京師明公殆取其意氣向慕之誠響然應之逮遠得罪出都門明公已伏節鉞於近畿則可以已矣而尚遣人追之國門之外及跧

伏田園五有餘歲又遠在萬里外則又可以已矣而尚不忘諮問下吏飛札詢存然則明公好士之誠殆終始平生者持此以收天下之人集天下之事其為國家之利寧有窮乎然而明公自不安其位矣明公不安其位則天下之士無如明公何也顧亦明公自不安耳若有欲安其位之心雖數十年可也自辱書之後久擬報章率無便羽茲因敝同年人便附此申心敝同年道明公歸而杜門罕所交與兄弟怡怡同爨共衣不殊膝下有此至德天彝寧復知世上有所謂卿相者某歸而閉戶二毛已生著書為樂頗足自老天假之年使得卒業是間足矣亦更不問升沉事也但韓愈有云其心尚以憂衣食亂今某所苦亦在於是若使安意為之七尺之管立不磨之言於天地間較之古人未敢多讓也士固申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韓愈

亦云某於明公又顧是焉草率難盡瞻企

荅戴亨融書

得亨融書歎年歲之易邁慮道德之不究美矣哉責躬之苦辭尚友之極思也遠聞之君子脩其在我者而已矣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可以仕止久速則仕止久速也故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與日月合其明鬼神合其吉凶是四合者聖人所為四可也聖人所

謂四可者素其位而行之謂也足下方焜耀冠裳放歷藩臬古所謂日宣日嚴之任也何德不立何功不建學問循序而就之則德日新而有恒事業循資而寔之則功日遠而彌彰夫非我無以握世而隨世以成我也古之君子以正爲諫而今也患下位之終淹或預知其宦蹟之將敗憤詞肆論退以語於人曰我以言得罪也古之君子以敬慎爲勇使之當事皆沉幾先斷獨發獨收而今也執弓挾矢握兩丈矛叫號叱咤則謂之邊才覬不得用用則僨事古之爲文者皆其胸中先有所見鄙應結撰皆其平時講論有益世道人情之數寓綴其中而今也寔竊餖飣於誇繡藻且其博涉不廣問之六朝以後事則不知所對古者通天地人之謂儒講於學者明三才之道而今也摘語孟中一字一語標爲門目自立家山夫佛說十二部經極論精思

如此其遠也鄙十大弟子皆辨慧而多才而世之爲佛者面壁打坐以爲得西來意矣孔子之道大吾以比之佛今之標語孟一字一句者吾以比之面壁打坐然乎否也嗚呼士君子立身應世豈有兩途節鑿事功道德學問亦無岐路特其所養有淺深所造有遠近故其成也至有不至焉蘇子曰吾文如萬斛之泉隨地而湧遠以爲士君子脩身處士良亦似之遠蓄此久矣足下及焉故肆其狂言如此便中惟教之牽甚

答李見羅先生書

得老先生手札良久意欲得有實見以報荅老先生教誨之意然卒未可以報者則信乎學之荒也聖門之學盡在論語一書學者隨時隨處依傍摹倣若問刑者以律爲歸自然無巨無細合中天理而要歸之誠敬謹獨則無念不純無息有歇而聖人在是矣凡學者所以視聖人不

可幾及者皆起於論之太精論之太精則必有所難踐矣今但須淺淺一看使學者易曉譬如聖門論仁仁之爲義生於吾心謂之仁果之有核者其中亦謂之仁則仁之爲言蓋收華斂實而藏於中出之又可以生生之謂而世之學者視仁何如何如則謂爲仁之難亦必然之理也某嘗謂學聖人之道在事事體會要於中正而已譬如稱鍾王之字書以爲獨步而不知鍾王所謂書者不過筆畫端確而已稱唐人之詩以爲擅場而不知唐人所謂詩者不過音韻穩帖而已學聖人之道以爲不可幾及而不知聖人之道凡事停停當當而已則夫聖人之道本無難能之事而明聖人之道者惟須引之以易人之路牖之以可進之機譬如世尊大開方便之門極垂接引之義此則老先生柄持道統誘掖後來者所必先也別來恭諗道體無恙莆中文

學之邦必有深造實詣以應老先生獨苦之意者便中願聞其人徐獻和立身制行卓然上知猶豸吏議世道若此令人短氣而已適謝廣文之便率此附候而貢其私見然庾終不足以荅老先生明教便中更示之奎甚

荅吳繼疏吏部書

都門邂逅似兩各有心但此中藏之不敢語人不知門下何以遂爲不喧之契可謂同南華之視笑譬離騷於目成真人生一大緣會也門下醇棄方質寃聖人之學憂蒼生之患而孝思切至交誼敦崇此宇內第一流品猶然不鄙遠念重疊記存千歲之前四海之遠持此心也何所不貫耶遠久廢之人但合自理幽壑豐林是戕故物布衣粗飯以爲家常寧復敢問當世事又豈復以浮湛一念置之胸中第既具支骸不應自虐此世學問文章殆將求一可耳天假之年

或者得竊老先生之緒論衍其支流成一窺管此則平生之不敢自棄者也門下方鑒衡當代隨才授任博訪廣延自足蒐羅才俊上報國家亦何至以一二拓落之人置諸胷臆然若此者政足深見門下也讀老先生之文輒思剚筆諸公之間適尊使行逼未能造次然此心嚮往矣

與周竅六年丈書

別竅六有年忽忽無所聞問而道竅六起居於

我者亨融也亨融一行蒞官留心千秋之業良可歎尚不知竟坐何以渠患有餘耳豈不及也竅六鴻罹漁繹亨融騏並駑櫪其於二子雖不敢望然竟爾矣豈造物者於吾黨將有所伸耶不然何游於人世之詘也竅六仕宦不遂近聞刪定明詩以番諸後此一段久遠事也前有選者竅六丈視之有當否大抵古今豪傑之士其才情學問相去不遠此可懸度而知古人固有過於今者今人亦有逾於古者譬諸器用衣服今人以古爲精且備然於今又有變而日新者焉使今人一襲古初迂且固矣今北虜南倭西而緬甸僕皆嘗見其字書觀其刻畫與整皆不失古者篆籀之遺蓋其先世以是傳之而夷狄不能變也吾中國固亦以篆籀起者今變而爲八分爲隸爲真草在中國之人固以爲失古之意矣然亦惟中國之人乃能變而爲八分爲隸爲真草若夷狄之人則不能也此見夷狄之蠢而中國之人之化也起古之人與今之人對今人必羨古人之精與古人亦必羨今之俊奇譬如老少並立少者則羨老者之高年希其壽考而不得老者亦羨少之芳韶愛其健爽而難逮僕嘗以是衡論古今之文章未可有軒輕也梁昭明築臺而選文選極所稱量然腐敗而色不鮮淺短而味不長者有之矣如今之驅駕而沉

深者又少所見焉非古人之不能其時精采未開講論未遠古人亦自限於習氣而不知之也唐人之詩我朝人所選者莫備於品彙然皆取其氣醇而詞雅若餖飣繡組者而録之坐令唐人怪偉深奇之氣象不復並存後生粗學習見其書不得諸人全集而觀之以爲唐一代之技如此而已稍欲自見其奇則曰非唐詩非唐詩大駭而笑之夫温厚和平詩教也三百篇聖人

之所刪定豈復可置瑕疵然温厚和平詩之意也其中艱奇之字獨造之辭必費考叶乃能得之則竟謂如餖飣繡組而已乎抑唐人之詩其怪偉深奇遺於品彙所選之外者固多其弱而腐且稚者集中殆亦不少律之爲詩自唐人始又見創造之難而論詩者不可不審也明此則不至於過尊古不過尊古則不至太卑今而選詩也不拘拘唐人籬下走矣窾大所選之詩某

固未嘗得見又未嘗得窾大之意然某之意如此或窾大亦不遠也外拙刻數帙便中請教窾大或不私其後世之名以分與某某或可冀一大伸矣

報撫臺金公書

向在京師得以舊僚末誼瞻望顏色山斗之懷欣償夙契繼則明公仗節鉞于無諸東冶間而某也得與於州民固不勝喜奎然不敢以踈賤

之身自通書記也去歲家兄獲奉門戟明公尚念舊吏俯賜慈言則某復見齒及以此知明公不遺天下士矣明公七年於斯仁滲蔀屋之心威懾遠夷之膽風教所噓門扇而户吹整暇所庇席帖而哺飴八郡士民具幪噢咻某也固與田叟市庶共在治教禮樂之中乃頃之陸別駕公祖持示手書仰悉明公見念之意某起家儒素先人薄宦差具饘粥户籍所載産木三石而

已幸蒙朝例悉已優免別民米一石有奇寄籍安溪縣家有犬子爲諸生五歲並未敢向彼陳乞私念家受朝恩稍爲小民分減毫毛賦稅以給公上此本心也茲別駕公祖携明公德意且爲行文於彼盡豁之矣夫非如天之福何以及此道遠人難敢仍以書附之上記少見區區伏惟崇鑒

與竇可揚提學書

向者横被老公祖破格之愛雖吾兩人者不覺乃閭里見當道過辱羙傳以爲勝事迄今生色感激何云且不特如此而已三年之内備承治教啓我蒙瞶長我識見言言入理事事皆眞此交此情當於古人中求之不佞弟宦情素薄屏跡自甘初妄有行可之爲異効鉛刀之割既則時運大謬賢聖所以卷懷遯世不悔服之終身矣輕肥之志可必無慕顧未知安身立命作何

結局耳世自有人漆室寧用歎也楚人大國之風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豈云不若一道一方之及物哉且夫人臣之誼以事人君此其大者矣

與徐奕開書

披褐出門遂登上第喜躍之懷孟氏樂正正足相方且夫士不厄烏能激乎初仕之道誠敬爲本固不在傲人亦不必悅人固不在廢事亦不必生事久久操服自見効驗僕雖仕宦不遂不習爲吏所聞於聖賢之義坐觀夫世事之變聊得梗槩如此矣先輩登第之後寨驢布服人共一皂今雖不可得矣節用畜養可無借貸之苦然後能遂身直志進退無所不可至　朝廷典章法家律例皆不可不究心雖在翰苑清曹當自有受用之日此則前輩名臣所用以起其家者也足下每有家信皆承念及屏居之人書

信不宜外通其時雖足下尚在江湖之間於僕亦自有難者今茲大喜故不得不勉作也尊公大人艾年怡猶此是人間大快事比亦數數相過又蒙其齒愛亦聊以聞以見君家橋梓之厚諸不悉

與龍廉孺海澄書

敝徒李生適持大作見示感仰之餘輒僭爲一言弁首明府所爲豪傑之士也何牽得於吾世哉明府之爲海澄其苦節純政不佞數數聞之第無由一通左右瞻望顏色也大計投抒徹於九閽澄人閉關持刃願留明府當道大吏繼爲上書頌寃此閩中二百年未有之事甚盛甚盛但近不知得請否儻未得請則不佞尚有未同之言者明府今日君命也百姓苦留私情也大吏上書臣子也私不勝公臣子不勝君父所從來矣臣之於君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孰敢不

沈宇 二百六

死孰敢不去孟子謂君子必三自反也卽明府忠心贊行可鑒之天地告之人人今日君父有命尚當自引過若晏然以所治爲已桐鄉而待後命之及則是明已之無罪而彰君上黜幽之失也且明府之有今日固以抗中貴擊豪暴當時明不有官矣乃今若未免有鷄肋之跡卽上幸而勉留中貴再來明府將抗之乎抑順之也豪暴再至寧念昔日戀戀固留之情其不忍拒之乎澄人必留以明令尹之贊明府必去以伸去處之義則明府與澄人兩得之也三代而後人心虛已者少自護者多銓曹諸公業已處置豈肯自居考察不審恐命未必下卽下銓曹亦未必覆是澄人終不得贊父母明府竟之宜去則明府與澄人兩失之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夜半有力尚有負之而走者明府自身自手夜半可行不待負也澄人有強而追之者則應

沈宇 二百八

之曰我身在也郎上有後命我可自來若其無也豈有百姓自習其令令我作躍冶金者此孟子所爲卧隱几者也自古聖賢所以超出衆人之上者其出處大節皆皎然於天地之間而後論用世大丈夫世不用我又焉往不得哉不佞竊謂明府今日當決於去而澄人苦留可置勿恤不佞於明府非有一日之知輒如此盡言者聞明府之平生輕千里而來告以善也狂妄之罪想高明能恕之

答杜户部書

慈堂之喪欲入山一吊以贊甥奔計未至故爾稍須承手札乃知抵家有日容即赴總惟一哭也爲人後之禮先代極嚴自　世廟議大禮之後則所生亦不爲不重但觀大明律所載一款似亦別無處法所示稱謂數字云不杖朞子爲太抑情則誠然至稱出繼哀子則出繼二字似稱宗支而非謂服制者稱降服子則少一哀字稱降朞哀子則露一朞字亦似覺非從降之意部意謂降服哀子爲當以既在永感更加一字曰降服孤哀至開堂受弔一節則嘉靖末年題准云内外官員爲人後遇本生父母亡故自願回籍者許給假治喪有治喪則不止給假矣既以告君父即開堂受弔固禮之正耳本無所知承問及以意奉荅如此惟更裁之

與林志唯書

日承顧不及奉迎歸而家僮道丈以禪禮下詢足見丈精謹虚心之至古人云斯道也將亡之矣禪者澹也澹澹然平安之意禮間傳曰中月而禪註謂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禪蔡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石梁王氏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禪註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

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古人祥禫皆有祭祭必卜吉故二十六月則預卜下月之吉將以行祭非如今人不祭擇日自爲卽吉地也三年之喪再期之内以其親死之日爲斷馴至二十七月不復以其始死之日爲斷者爲卜吉行事也今世俗相沿不祭安取卜吉其不卜吉者則又猥云禫服三月乃畢遂以大祥之日爲始數至三月而釋服則是二十八月矣夫親喪

三年論其首尾二年而已世皆依之而至於禫則必以三月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乎君子加隆於親不在此也又今吏部筭百官起復扣至二十七月亦以聞喪之日爲限此則職司者不能盡知人家卜吉何日姑以其日爲定耳而世俗遂斷以親死之日筭之皆非禮意丈恂恂好古者必欲依禮則當擇一吉日設神位於靈座故處行祭禮禮用哭祭畢送神主

合于祖宗之龕室此爲正義如從世俗不祭則不必擇吉卽於二十七月之朔日釋服無用更湊至聞喪之日爲也夫君子行事以禮爲則其心於父母固自有終身之喪矣世俗不知禮意固不必從愚見如斯謹以爲丈守禮之一助

報許敬菴先生書

王友至獲承教誨不料前輩先生詢詢汲引後進若此其盛聞先生居家清貧而著書不勌如

故眞是擔當千古事某罪廢有年向徒慕文章氣節之高今乃從事學問可謂晚矣然天假之年或得奉朝聞之訓也竊意今世講學者如治天下然理財用人終日討究而卒不見之施行所爲開門分户曰聖道云云者亦未見有親切着之身心愚見謂莫若庸德庸行中步步繩尺如饑有食如寒有衣庶不負終歲讀書求友之意不知先生以爲何如論語述具已記存胸臆

講章二篇抄上請教便中惟示之

答馬褧生司理書

某之少也寤寐海內士大夫君子今老矣固無所用其意氣又烏敢以土木之身薦諸文繡之前明公交誼直無古人如罄之罷不名一錢猶然割俸相寵此豈所期於世耶清詩倚馬媿不敢當瓊珪之美亦所未論至讀孟子講義洞透大原深爲歎服學者終日論性畢竟何處入手

終日論存心養性何處歇腳所謂依乎中庸遯世無悔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此所以能紹千聖之道脉而擔當天地間一大事也承教念之爽然而知明公之學進乎藝矣使旋無可酬鄙寥寥短札神往甚長

與黃士京秀才書

遠駸駸老矣方知向學而足下黽勉不休左提右挈樂望一至於聖賢之域此君子盛心也鄙意謂吾黨今日爲學如耕農然凡禾稼之事物土之性既墾芟穫之法自后稷相傳至今其方法已明有上農夫者但勤治之而已孔門教人只是爲仁仁者只是純然無惡盡之矣凡心性之辨古來辨難不啻絲髮而入門之塗何方不可以證助即如朱文公之道問學陸象山之尊德性薛河東之敬以復性陳新會之主靜王新建之致良知李豐城之修身爲本件件俱是主腦件件俱可入頭政不必獨主一說今日吾黨切務只是戒慎恐懼而使喜怒哀樂之中節克已復禮而使視聽言動之合宜自己破病正在於此朋儕疎漏亦在於此而性體心體已發未發前人之講已明不必剖折之也使農人深知稼穡之事安坐自惰終歲不得一穫雖復起后稷於地下寧何益哉至於學問之功當下俱了固無節級而立言之法用功之序亦有不可得

而混者昨者曾看大學鮮前輩有謂知止則定靜安慮一下都了固爲渾然然儻眞如此則只曰知止而能得便足成文不必中間安定靜安慮數語亦不用許多而后數字矣辟如登百層之樓豈不當時卽至固非待數日乃陟其巔也然總之一級登一級乃爲可至豈曰吾一舉足當下上樓乎然其心則舉足之時而登樓之意已完具於步武之中此則可耳承汲引之教故弟遠亦畧述所以向學之意如此不審有當於潛心君子否

再與黃士京書

承手教往復論難非好學之誠何以有此遠昨所云者蓋有激於世之學問爲徒言者設坐今世人以學爲詬又天下之理無窮聖賢之立言無方不在乎以專門求也若爲學之法則豈有外於聖經一章之理大抵名爲學問而實未嘗切實脩證此今日講學之弊也留心講學而極取聖門一言一節以爲欄柄號曰專門此近世開講之弊也足下慎守師說安得不云爾乎足下若作薛河東弟子必以敬爲欄柄矣若作陳白沙弟子必以靜爲欄柄矣若作王陽明弟子必以良知爲欄柄矣要之聖學本本源源固不待分解歸總然後明白辟如言四時百物總之不過一天盡之矣若必尋其原本則天亦不足以盡天一冲穆不已之命盡之矣然徒曰冲穆不已又何足以見天必著而爲天一天亦不能自成其爲天必見爲四時百物四時百物而終歸曰天天而終歸曰命此一本萬殊聖學所以一貫也足下若詰遠曰戒慎何指恐懼何爲喜怒哀樂其本安在遠則曰喜怒哀樂卽性而已性卽天命而已足下若詰遠曰已從何克禮從何復視聽言動其本安在遠則曰視聽言動其

本在心克之復之其道名仁仁卽性中之理而已理卽天之命而已足下所謂知止固未有不用之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間而遠所引戒慎恐懼克已復禮又孰非至善之用足下所謂一步進一步一級歷一級者卽遠之戒懼克復無一可放過者是也所謂止者卽遠所云本本原原自有所在之謂也又何不同之有乎而足下所謂由階升堂由堂入室者又舍件件省察持

審何所用其功乎以孔子之聖論上達而必本之下學吾黨何人又安可不實力者若必若斯道之中尋一至尊至一之處則脩身二字亦不足了之此聖經所以從天下國家說入正心誠意又從心意說出致知格物此卽遠以四時百物辟天者也遠今日鄙見但欲以躬行實踐爲下手工夫而他諸異同之論姑且置之足下精心猛進留意斯道不識以爲何如

答王漢冶秀才書

聖門之學其妙歸於神化而道盡於知行其成要於上達而功起於下學孔子曰不寢不食以思不如學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學是學何事憤是憤何事樂是樂何事若不讀書窮理是終日無一課程可做而歸宗於靜虛尋知於不慮其不爲佛之面壁打坐者幾希矣不慮而知者自然之知也人性皆善也誠而明者也慮而知者學問以後求其放心之知也明而誠者也佛家有窮子得寶之說繫珠三年猶未之知也一日知之可以起田廬積財貨圖謀母子商度貴賤而寶於是得矣天下事未有不先於知而遽可得者窮子繫珠之時未知是寶也此時非不千方百計尋求生活慮而失其所慮也以故不能得知寶之後以起田廬以積貨財圖謀商度件件合宜慮而得所

慮者也而得眞實矣朱文公曰明德者人之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也不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乎不慮則孩提之童可以憑虛作用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不曰物欲之蔽人所易昏乎不慮之良必不能蔽昏既欲反蔽爲通反昏爲明非由慮而能得其不慮之本然乎故無聲無臭信爲妙也而必先之知遠知近知微不覩不聞信爲妙也而必先之戒慎恐懼然則無聲無臭不覩

不聞可以盡明德而似未可以盡明明德而謂之至善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大成之謂也善也實地也足下曰不慮而知爲良慮而知爲不良遠之所決不敢從也曰以不慮慮以不慮得質之聖經本文而遠之所不能無疑者也足下又欲歸止至善於虛者質之聖門之學而反之本心遠所謬欲得其實履者也至於事物分解之說是遠不免偏枯足下謂察遠之意欲使學問步步着實有做地不欲空譚不做得事者誠爲得其微而遠亦不覺其言之過也遠之鄙見又以近世論學尋虛尋靜不免將聖門庸德庸行一條一筆抹殺而較勘聖人平日之所自爲學問者大是不同是以不覺縷縷令其親切足下愛遠之至故不佞再三教之遠實有所疑故亦未敢昧其本心而但云好好也據案草復第恐愚昧一時未究指歸尚容細玩而嗣請之謝

教不盡

荅鄭申甫年兄書

兄翁謂我逢人說鄭申甫今何如也聞鄭申甫今設絳帳縣彈丸地耳而士越州連郡從者如雲則申甫竟何如也苜蓿先生饘粥不足飽尚遠修以惠故人不益窶耶兄近所著何書所作何文便中一示之向先兄奠章知出大筆一字一血矣日月云邁今遂及朞弟完山之禽羽毛

雕落無復儔侶苦口難言鬢衰自白逝者不可復得尚念百年之業斯文之統中夜不寐行墜落耳申甫於道若有所見於身若有所明願益克大之男子在宇宙間撑常拄紀不必一甲科申甫十有五六矣願卒勉之

與李見羅先生書

累承老先生手書末由奉荅實以山中之人踈慢不知有鯉與鴻然要亦歸依篤信未及深誠

以至於此罪愆罪愆老先生七十餘歲之年乃古者安車祝噎之候而令淪落至此海內山斗坐爾摧藏凡我同心孰不在念孔子曰顛沛必於是又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平生厄窮困塞孰有自得之鄉不知老至有所以不知之也老先生今日大顛於是不然何以謂之任重道遠也某平日荒昧比私淑教下輙爲老先生頌而祝之如此時下冬寒仰在珍秘

與徐獻和書

前柯舍親至承手札見示老公祖與人爲善之心惓惓屬望乃知某向者流蕩於文章詞賦之業皆非歸宿必直造聖賢方爲實地又向者所以不由道學一派者祗爲世人徒憑口說大失躬行立身居位爲人鄙訾者往往出道學先生是以心不願向之今思欲責躬行則自躬行而已孔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今世士大夫

不向此道者必有一途寄寓其心非文章則禪學而已與其寓情於彼孰若專心於此且夫文章之與禪學亦非易造之地也皆必有其實焉無實行而空言無實得而空禪亦何異於不躬行斯道者之非也良朋久別無可相證聊因黃友行便以山中所得質之高明若夫得時行道要當不負此生老公祖已探其源頭未有失之支派矣

答蔡元履比部書

去歲薄游山寺承道雅光顧得接玄論繼以肴餉憑陵如意爲贈高誼世講可謂無之別來山居踈嬾不獲一字奉訊弟於蔡啓宣張紹和二君時聞聲欸何啻面談也三年愁痛知近郎吉以爲寬懷聞尊公窀窆尚未就緒又爲丈一費心矣今弟楚楚韶令昆玉並爽令人羨歎來書謬與奬借皆非所敢當其短髮蕭蕭桑榆莫了

惟有講學讀書是心所向顧何足窺斯道之藩而得文字之波也向在貴縣諸友輿論皆推服丈正直慈良眞是鄙心所在吾儕惟期不墜此意雖要其終聖賢易爲也詩文小技不可不知而又不必專究於此丈其以吾言爲然否季問及名山記其自少年則有意聞國家典故而又欲希古人文字不敢了之草草泚筆十四年於此矣塵務經心筆力有限猶未脫草何足副明指乎聊復及之如此

與駱提學啓新書

庚子一別於今五歲向來車駕過里業候館人已知取道便去得傳生寄語知翁兄惓惓不佞其也翁兄人倫是範天衢大亨何至置念屏棄之人旋思丘園之下哉士有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者此之謂也媿弟其桑榆日暮學問淪落反觀內訟百過叢生雖時猶省有拔去病根之

意終歸窪下原其弊端止在玩愒二字而已天涯良朋其終何以策之西粵人文序可謂偉談貴梟掌司鹺政聞署前有古榕蟠結門出其下始甚奇賞前輩於此殊有藏脩以遠所知吾鄉李太宰公其一也張襄惠公似嘗爲貴梟之屬否景行高山請以爲頌

復范希陽方伯書

喬遠自東帶從縉紳後則聞新安有明公也讀

南昌志而得明公之文章以天之靈閩中得有明公而省會下邑相去不啻數百里引脰企頸神夢爲勞明公不爾遐遺何所寘人言於耳厠之志唯叔玄二兄之間喬遠荒陋末學百無倫放明公心體完粹政術光大猶欿然下問體用顯微要義喬遠雖不敢與於斯道竊以臆對今談學者顯言本體少及作用是以以言笑動作爲末以應酬經用爲粗然舍是而不運量吾身

之精神則無以見天則而所謂本體瑩淨於何見之至論顯微二義則世所寘力惟顯而已據其謹飭於共見共聞豈不純然君子之歸質諸衷曲衾寢之地恐未必神明屋漏之嚴是體用顯微在聖學雖云一貫即今論着已之功則似稍有互重喬遠以爲不即用以見體且離庸言庸行之常以求玄妙不由微以之顯則但足獵取時名而無以爲後來宗仰模範之實明公云不言本體但言工夫喬遠以爲此正有體有用之學至謂局理簿書覺繁覺苦益見必勤必矜之意竊惟運之以至誠出之以自然則其繁苦在簿書若以爲冗務外物而不質之本體徒求之顯然可見而不原本此心之微則簿書之繁苦在已矣要以實繁實苦而若不繁不苦者此正明公學問真切用力之地也今夫狂瞽之人無與語也狂者一刺其心病而靜叩之則且欵

欵而露心有引瞽者而與之欵洽彼亦自牽得與成人之列而貢其所欲言者矣喬遠今日臆對無顯是乎

與洪桂渚書

頻辱兄割俸又禁弟少寄得無謂弟貧乎弟故不貧有荔支一園蓋先人之遺間歲得收其實時時賣文爲活以佐稻田不給差足餬口蓋我輩造物者雖不令饒裕要不饑餒之耳然如此

安貧亦何足道而兄每書尚以此稱許我何也
追憶曩時以氣節用事不免雜之客氣雖無偏
邪私意要亦未講學問屏居愈久始知進而求
之聖賢百在心端百不副意蓋平居所講者道
所誦者書而目前所日用者起居飲食所酬應
者云爲動靜覿面之際政復失之以爲自苦兄
氷蘗雅操始終一節此在士大夫之口不待贊
矣鄙心尤願兄加意聖賢學問則所以涵養氣

節擴充操守者當益大百年易邁駒隙如迅惟
兄念之既不敢再寄荅又不敢作寒暄語此念
相炤千里十年不異咫尺

荅黃紹夫中丞書

相別九載望各一天丈遂陟崇階八座九列指
日可竢此斯道大行之候也讀諸大疏可謂不
負其位不負平生讀楊子雲辨又知丈整而多
暇觀書窮義於理物酬事之間至諸詩刺宏達
開廓能發胸中之所欲言蓋唐宋諸大家而外
惟白蘇方有此筆力亦知丈鑽詣之深不肯虛
度時光羨之羨之　國家大慶者再諸臣貤親
任子不及例者亦得擢官而弟此一輩人戴盆
而錮　聖明之世自分已矣顧道行道廢自
有天命此孔門家法亦何足置意自省平生以
來道德文章兩者一無所就其於心身德性源
本學問時作時輟無一良師賢友可以夾助攻

治殆如春月夏雨乍明乍晦又山中雖欲求靜
應酬紛挐亦無數日寧刺可以大肆其力於稽
古博文之事今斑毛種種知無復及柰何柰何
第自爲即以來輙有志作本朝一史以垂諸後
雖不敢望子長孟堅亦欲如東觀記裴松之註
等書於今粗了計已十五年今更加我五年當
成之矣丈便中有何先輩名臣家譜奏疏或名
士文集不吝賜之亦可爲考梜一助更不勞手

書相貽以省往返裁答之煩乃爲隹也人旋肅謝不盡

與徐奕開書

親友自遠方相訊輙以賜環見念不知僕山林之志已久不則何爲篋藏冠服隱避當道諸公爲也承示著述之事開我胸臆洙泗之傳不有刪贊序述則斯文之統墜矣鄙意亦欲紹明世翼道統使斯文在宇宙間久有此意第蓄之胸

中不欲語人耳又習染已深一切世味驟然變舊所爲未免駭於聽睹故聊外爲和光同塵之意此不佞本心也西山正宗昭明文選尚是文耳鄙意欲採掇菁華爲大文字　昭代故實亦兼見之班氏所謂漢家文章炳乎與三代同風者是其意也　本朝奏疏論策無一可觀間第一二耳表劄四六雜說亦或有可觀者詩歌則本朝名公多所擅技不可廢也足下方剔歷中外烏能爲我游夏異日比於伯玉子産之倫不亦善乎別諭所謂難以得之上官而條理不可行之家者大抵聖賢爲人只得管自己而已此身而外妻子亦難與言惠及二豚感念可比粗葛二端奉爲秋衣不鄙存之

報許甸南書

祖燕寅携來書及廣易通就正編二作易通確似正蒙通書之意就正編而丈所得具見之矣

山中嘗念動心忍性二語以聖賢之心豈復有不動不忍時候但其本體故自純全必借動忍乃能見之謂之曰動如震雷迅蕩萬象咸作謂之曰忍如白玉入火顏色益純如聖賢生下便在亨通一塗雖不至汨沒而品物咸亨德性堅確一段必難自見聖賢猶待增益況我輩乎動心忍性所以進德性之本然增益不能所以拓學問之無盡年歲荏苒老已及矣此孔門所以

倪焉且有孳孳也不審丈以爲然否弟比歲四書之言先儒所論具已會心至於五經則竊謂一人精神有限雖已經先儒之手尚有宜討論者大學古文故自錯綜變化不知文公何故改徙之嘗欲依古文訂定尚未暇力書經則蔡氏傳註句讀俱失不足以闡聖人之旨明甚近已改數篇尚欲全改之以俟後有知我者至本朝之事諸公前後所著未見其佳弟意欲令一代

爭功文章巍然煥然長存天地之間此則自郎署時已寔心者今稍就緒偶抄得洪武紀一本附熙寅往覽便中更望爲弟評之蓋弟意如此實則未能文近必更有著述便亦見示爲慰千里同心謬發狂言不勝悚戄耶

復林志唯書

伯兄瀕行尚不忘命弟真若以弟可與教者顧弟涉世甚淺久在山林何足知之惟願伯兄當事至公至慎視大事如小視小事如大竊意此時上下金鬲太諐眞則事必難濟視小如大伯兄優爲之至視大如小先輩名臣皆用此道若當務之急當急之人到日自有事會到日自有官評不惟弟不敢知亦眞不知也又竊意賢愚高下亦不必大爲別白資俸相應相去不遠便可用之矣如此似方可得海內士大夫之心而相忘不爭之地鄙見如斯伯兄教之

與同年前給諫楊兄書

同門兄弟天各一方而丈兄久侃侃欵欵弟夙所瞻奉數年之前得讀天疏辱承薦齒不才駑下何足當之徒有縣感而已丈兄耿直自將至觸網墜阱然向覩叙名又復在列以此知當柄者悉丈兄枉也吾黨出世一腔蒭藿寢食以之既不在事當與野獸山禽自放林藪之間世事絕口不復道及此亦居身一義曩當軸之人丈

兄不諱昌言激論爲國家也今日別當以鄉先輩尊之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公卿豈必賢者然固有事之之道焉而況維桑之地敬止之恭先民有言萬望從此不復置口也令親徐君楚楚英年一見便知遠器弟久庋衣冠不復通謁當道便作野夫田叟自歌自酌亦不復能爲一臂之助今自度爲此庶幾可以忘世第刺厲虧缺頹落易生心中佳朋友又在遠地不知此心未

路作何着落丈兄春秋富茂願相與努力

與蔡體國書

丈專方面之寄具有施爲甚休甚休宦中必有爲地方垂永賴之業者弟所願聞也向承書若貺弟多在山中初不知有往來之人無一便羽可以相酬非敢忘之亦非敢惰也文章之業是入道一障少年爲之今已垂老方悔其用心於枝葉而內養獨修又未見其真切之意此生真不知所底丈學政不廢知必同之也兄嫂遠歸知携令器畢姻而當乘傳過里弟適在愁困中不及踵門又增一失禮也緣弟長兒於此秋之初化爲異物竟產一孫已十餘歲亦復失之弟老境迍邅已無意於人世矣知丈愛我爲我傷之近閱魏莊渠集晚節亦曾喪子然此公力學脩身不怠前輩之勇如此弟今遭天罰惟有効前輩之爲庶可荅知已耳前書不責不謝又復

割俸見頒雲霄故人用意良厚使旋敬謝不盡

荅張紹和書

伻來悲乎哉送夏之禽未旦而傷別秋之條不風亦槭而況足下唁之以哀詞敷之以長苦骨肉之痛重自恨矣人生五十當是孫子遶膝歌笑盈堂如僕之人無有五歲不遭哭泣少年未冠輒有姊兄之喪幸慱一科先人永訣復不在旁登第之歲自慰母在三月放榜先慈奄忽已

在王正七旬之間亦不少竢終天之心此其大者登仕五載一官拓落先兄膺秩差強人意萬里之外化爲異物他如叔舅嫂姪尚不具說豚兒遊意書史志在千祀開口跂首妄想高第自非衣冠脩飾不敢輕造膝前推其心行故自遠擬不意遂畢此生有才無命屯厄之士古亦有之初謂有息一脉尚存何孫非子何祖非父二旬有奇復罹殤故弱媳慟絕舍身而殉登堂跪

拜從容有禮洞觀堅志畧無怖驚所謂驚慟國都悼歎萬人然於老境殘生毫有一補否鬚髮故緇變而爲素其已白者化作黃色愁怛之餘籍書遣日兩眸昏昏忽爾如霧兼以春間喪一女子年可八歲大小四匶累累目前觸不欲觀爲之治葬穿穴聚甓又復割心人非金石何能當此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古人已言之矣足下爲戕輟茱萸之會濕裨袍之襟椎案

填膺惝怳如失宇宙意氣其可盡乎僕既壯子尾碎足下亦小襁蘭焚造物缺陷誠如來指亨融推羨亡兒謂我可貧可老可醉可病要不如蓬髮歷齒不識一丁耳適在山次蘧使遠來蒿里之贈尚不及觀葬期即日蘧使留之不止顧足下挽章恰在此會素車白馬何異古人逝者有知棺輕自舉前有張弁還漳似是寄足下一書恍惚之間亦不的記大要欲爲足下與亨融

數子求亡婦貞烈之詩此中見贈盈卷滿帙霞中諸公寧可便已寄去行次十卷或有好事可以傳觀哀次不悉

與羅匡湖書

年兄比來何似吾儕幸然出世乃皆白首碌碌無成惻然念之惜陰忘老當有俛焉孳孳者矣年兄想同此意去歲承寄令祖先生傳弟得讀未嘗聞快不可當謫官一節實錄俱不曾言第

云上書言及本兵本兵短之於　成祖竟
優容之于忠肅公功勳在人口頰人亦不敢異
同而實録記于矜已傲物弟讀其奏疏但有上
書論事者于公覆疏之末必云彼能爲此言必
能任此即以臣任委之則計當時其於集思廣
益之道或未之大最後令祖先生上書與于公
爭辨未審年丈家録有之否弟審諦令祖先生
有才畧人也其機權智慧當亦不可測度而實

録又記　英廟復辟之時爲家人子弟求
官意亦全身遠害之智耳乃其守邊之功可謂
難泯敝縣亦有前輩朱公鑑當日守鷹門功與
令祖同而國史亦泯泯如何得令贊杜士見知
於後世也年兄暇日當與鄒南皐諸公講學論
道不廢大要士君子不在用世與否要以蓋棺
事定今世士大夫不患無講學者而患無躬行
實地之功弟知年兄又同此意也

與焦弱侯書

聖賢之學合人已者也大舜所以爲大善與人
同而已舜不惟自勉爲善而欲與天下之人共
爲善此舜所以大也維門下沉酣道學之源蒐
獵文字之府名顯天下柱抑人間則既居晦彌
明在下俞高海内衿紳孰不知門下然求之古
人固亦有之維門下之心見人一善拳拳成就
恐其不然即此心也斂而藏之爲人立人達之

意推而施之爲不獲納溝之耻然則門下之心
法大舜尊仲尼儼伊尹者也遠向濫朝紳雖嘗
以風期之私望頗色衿佩之際顧未嘗有半刺
之通得一言之厚而門下徒見遠文字之間示
之以名書廊之以廣見令遠不求而得不望而
獲甚盛甚盛陳一齋蕅眉源諸兄時在譚間備
述門下德純學備胞與爲懷遠所歸依匪日匪
月第以晚節多故骨肉凋傷命之不淑思齊景

行心遂戚歇茲創痛稍定料理遺書方得伸戔戔之詞臨緘遡往不盡欲宣

何氏萬曆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劉處士墓誌銘

劉氏子語至不予識款門而求予誌其親予以知劉氏子之好奇矣手其狀詰曲迴洑三四反乃曉其義予以信劉氏子之能奇也劉氏先爲光州固始人始祖相韓公因兵來泉勝國時有益者以良家子討寇有功授邑尉會天下饑益

首義輸餉至京進南昌簿令長西域郍兀納等至州炮烙州民以索賄也益則不忍出私錢數百萬贖所炮烙者存活甚衆其存活人聚於西峰院飯僧爲益祈福年八十餘以壽終益生正宗正宗生睿睿生元祐元祐生公諱天植字可立公雖非士人哉實一男子也有至性多長者行誼初勝衣能骯髒立門戶持父母喪毀中於禮而又明大關節肯向前爲人首先內外宗戚

之孤而無衣食者喪而不能葬者先業之侵牟於外侮者公獨身勤劇經紀展拓之他日出而遇鬬於路者鬬人身懷五金當其急時而寄公金公既不識鬬者鬬者亦遂前去忘取其金公旦日抵其處物色其人而還所寄金又他日釜餳於清溪故事先出錢於山之莫徭俟銍蔗而後取餳焉公則貸金六百多矣其後貸者貧不能具息入公對衆所貸券燔之當還金燔券時

屬歲大侵斗米百錢路之殍民僵踣相枕人以此時得金於公而公之不責償於人也豈特繄桑之壺飡代舍之牛酒也歟哉然則公長者也有益公之風焉其飯僧以爲公祈者當不減西峯人且益衆是以競者畏公而平譎者媿公而伏誕者望公而誠吝者慕公而施公配林氏繼配張氏又配蔡氏皆偶德也林與張先公沒公葬之邑東鸞歌里之象山至是語至啓竁合焉而語予曰維吾劉世葬象山而不知益公之墓異時吾父上下其處指一壤焉曰樂哉斯丘我所欲也及掘土丈餘得冢睪如獲骨翯如取視其銘章是爲益公之藏乃歛公骨以塈周自祔於其前以爲二母也葬於是爲之銘曰

維劉長者先有益公後則公是宜其同封

林處士暨配黃氏何氏墓誌銘

君姓林諱特字士奇其先光州固始人從王審

知入閩居莆自莆入晉江居藍田其爲林始祖宣義者自藍田徙塗樓五傳生璋自塗樓徙前間璋生顓顓娶于陳生君塗樓前間晉江北鄙也其山谺閜叢厲其水濺激涔渤無紆餘之氣其人力耕纖儉富者鑿山疏沼自饒君獨挺頂磨角治春秋經爲儒既不得意則亦習纖儉饒益之業與諸富人等而獨以內行淳備素信其里人里中常取平於君既君平無不委心君五

歲喪父而哀母病額北斗求代兄聰嘗被盜白於官官使卒逐盜卒求得他盜亡去亡驗反以窘聰謂聰以意誣陷其怨家繫郡縣獄累年無以自白君多方辨理至控訴提刑使提刑使疑之又繫聰獄再經冬而君橐饘周旋從臆不肯歸家感動獄中人竟聰赦解乃返舍歲大饑粥餓者若而人凡所爲里人信服以此也里人既多賢君平君盡以春秋之義權之率得其肯綮

君美鬚長大竟年五十六終配二一黃氏一何氏黃孺人治麻枲督僮僕佐君織偷之計亡何卒何孺人則斥苞去肥不治賓客出分僮僕背襁子自炊且緝纑爨下刈楚拾穗轉糞誅蔓崎嶇山阪間與君荊棘霜露同勞夫婦相謀晝省使而節費弁力以兼勤人謂孺人粗可所喜跌而拾芥中歲君殁育其孤一孺老而一孺殁而育其孤如源幼子童孫皆出護持以存林氏之世年七十六終君子男三一鵬黃出先君卒一鶴郡庠生一孺俱何出一鶴無子亦先何孺人卒一孺子如源何孺人子先君子妹也一孺精通行草書習圖繪好堪輿言從顏左相遊楚客宛楚中初君之殁也既葬橄欖山有年矣一孺用堪輿家言以萬曆二年遷于大墩亡何殁家于僊游踰年卒楚中而何孺人與其妻相繼殁家門多故林氏之緒有如懸絲是以闕志及今則如源子矣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何孺人合葬君墓而弁請追銘喬遠惟先君子棄背王父母時先君子年十三孺人年十一饘粥不相續孺人常餓食讓饘飽先君子先君子毛君孺人君歲時遺餉先君子以束脩之絕也君子老而愛孺人朝夕不忍相去子念君孺人不覺涕之橫集也況如源復有請銘曰

春秋之義親如銖也以古揆今何不無也誦言

而游豈屢株也吁嗟乎君人中儒也貨殖治生智所圖也何物中饋一娟頭也俯拾仰取如騖鳧也吁嗟孺人女丈夫也脩身作家兩可摹也銘以志之永不徂也

舉人傳公暨配鄭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丙子歲子同年舉于鄉者泉州凡三十三人其貢成均而舉京邑者又四人而其三人沒矣陳君鍠張君問仁傳君秀岐也陳君傳碩魁

梧善飲飲不醉張君能爲書積古今書盡克几盈厨酒後慷慨論平生常沾襟泣下傳君温然爲儒者時好奕碁之戲陳君有子濂復與予同舉進士張君郎浮湛郎署州郡間其子尚不至餒且二君皆獲耆艾之年而傳君年四十四以没其配鄭氏亦没雲章貌一人耳所生毋別出適雲章董寄食於外氏其亦可歎也已君以丙子舉舉人兩上春官不第濡滯京師少中丞劉公思問延爲子師甚重之居亡何卒其館諸紳先生醵助喪佐葬之費金且百餘其家僮皆乾没竄去至于今十八年矣露櫬枯蓬之中雜於它柩幾不別其又可悲也君父瑄毋張氏瑄別號白溪曰吾無益於時白過一生耳其舉君爲次子毋氏現祥夢焉及生而岐嶷秀穎故命之曰秀岐字之存周六歲就師塾過目成誦九歲下筆滾滾如流水師友盡驚異之既爲諸生

校藝常先其儕輩文日有名四方執經從者館次至不能居君郎出其先人所遺破屋薄田以讓於兄而自舌耕餬口久之貢入京師令相國太倉王公時爲大司成愛其文曰天下士也及至丙子舉王公則甚喜子視之其時君館於少司馬吳公塾適吳公視師塞上召君與偕行意欲稍爲贈君媿而婉辭之以言故江陵相者其諸子多結名士自援慕君文求通焉君曰相國

詔公子非能有折節爲周行好也不過欲吾文耳郎出所結綴轉寄諸公子竟不一至其門鳴呼一逢掖待詔公車下東方之儀從古所苦郎有脂膏不先於蟻蠅有其意之亦有可以就之者矣故泛陵相者聲勢熏灼得意可使登青天失意可使入黃泉稍游其門進士可得也君於二家有分然不渝之志又不欲顯其跡婉辭以言而轉致以其所爲文其爲外温而内弊者較

然不可得而緇磷也君卒於中丞公之館太倉相國過而與中丞公哭之傷皆華歛而美材直以其久而不能葬以爲雲章哀予乃爲謀諸君故人及諸同年再贈之君後之微其壞或於形家不利焉不敢復祔君先塋之側適予有地在紫帽山金地院之原因以畀雲章奉君之柩與其嫡母鄭氏同葬是爲萬曆丙申年閏八月二十日也狀君者君之友王君同廉知君爲詳故

予信其言而志之不誣也銘曰

坎而郎宮斧鼠以爲封猶譬乎攫之於枯蓬

廣東都指揮同知唐公暨配鄭淑人墓誌銘

前將軍唐公喬楨持户部郎鄭公得書狀謁予曰先鎮國將軍沒有年所未啓菆塗者以吾母淑人未下世今母氏以天年終孤等將以是歲十一月某日奉葬于晉江縣磁竈村真君山之

原子其爲銘予曰公家將軍吾仲兄外伯氏也敢不銘予爲童子時見公數過先府君公長身玉立神觀英朗每至先府君布席酢茗甚恭長而讀王道思先生所贈公文謂公謹職守慎名法文采之華暢器識之敏妙足自藻潤藩飾論公之世雅歌文酒逡逡人也而讀鄭户部所爲狀公乃甚武唐氏於　明爲世官公龍驤時年少矣一日郡獄之囚逸郡太守不知所爲

公聞不請太守馳一騎從兵俠數十人逐之衝
蓋得之以途太守太守執公手曰微公吾乃不
知所爲或曰公自輕公責邪公曰孰公責者頃
之清勾永寧衛常例軍伍有餽途公一切卻
當道復委公治兵浯嶼水寨撫帥貪得賊爲功
下令捕賊彭湖公曰彭湖某所轄汛地無賊何
捕若在海外戒徒衆少遠逐必窮撫帥不從竟
令軍士捕賊波濤中賊詐爲賈船來火吾船船

卒上厥無忌而下吞於天吳矣帥則大悔未幾
當道檄公把總南日南日善地把總或得自饒
公用親老稱疾乞歸當道固留曰君不屑自饒
固乃益欲得公饒士固挽公壽有吉遷公守備
汀漳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汀漳故有李臣寇出
沒大帽山相戒曰唐都司來無孟浪作賊是自
求死脇黨皆尾散陞貴州都指揮僉事御史行
部拉公偕洛謀焉一日撫求畢節備兵使者令
公爲證公曰僚友無罪何忍相負爲御史默然
亡何入賀 聖壽轉廣東都指揮同知尋
中貴州御史事報罷公歸倭正寇閩中撫帥復
以南日借公時寇已陷莆田所擄掠子女金帛
用巨艘載歸公整兵截之海上生擒真倭九十
餘人斬首百餘級奪還女子千餘人而莆田之
人几香於戶壺漿於門以勞公班師之入至泉
寇復詘泉公教守陴爲傳籌法城析無害鄉民

數百人避賊來城下不得入公厲聲曰柰何棄
民入之賊乎而公雅歌文酒游士大夫間逡逡
如曩時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五配
鄭淑人能讀內傳又旁絡子史書公治軍浯嶼
南日時淑人理家爲公敬養二親無怠公在軍
中將殺則止御曰內友屬我無滑手矣老而塑
坐終日若僧真者年八十六以壽終萬曆某年
某月某日也公諱濟澄字士潔先世應天六合

人始祖益從　高皇帝定天下有功予世
官爲泉州衛指揮僉事六傳而爲公父鈺生公
鄭淑人則潮州守鄭良佐公女狀公者戶部郎
之祖姑也子五人喬楨喬橞喬楊喬栻喬橚喬
楨襲公爵今又以與其孫燕銘曰
凡百守官武帥爲難遵道遊樊猒其綺紈則曰
夫夫孰足控搏捨其鎧杆從我文翰我韔我靬
射庯拕貙又曰夫夫雙目如眢不悅不敦刄鈍

脾臗匹騎逐囚一無或闌帽賊相誡戢喙收嘽
莆人迎師褻其沉檀而後知公之桓桓也我飽
爾士無爾沒乾賊不可窮請帥無煩御史負塗
觸其豸冠而後知公之班班也下坎窅深上巑
岏也幽用識之明以爲人觀也

黃處士夫妻合葬墓誌銘

予少與黃學洙對門居學洙長予一歲數嬉戲
甚歡學洙十歲時其母蔣已見背年十五其尊
人濱渠君亦歿予兩人者各自向學不相聞亡
何予薦爲鄉貢士學洙亦成立而其妻死貧不
能再娶去教授村落中益不相聞者有年而先
府君廣文先生一日見學洙書善之以筆札相
委學洙日莊事先府君予亦以學洙善書故追
叙少小歡如平時予語學洙曰子之書信楷矣
抑未識古法則大出晉人書觀之居有頃學洙
書法如晉人予宦京師數年以罪歸學洙尚守

晉人法不懈予又語學洙曰子之書信法矣抑
未游法之外其骨力未也當兼取長焉學洙乃
益慱以歐虞顏柳而書法益進予喜則請學洙
曰子始何繇能書也曰予少從塾師學歸而先
大人考所業曰吾讀書無成直望孺子郎未論
孺子文抑子日所作字楷未也以呈我我亦未
論古人書法視其偏者而鞭之學洙之掌墳也
而先大人鞭未已以故學洙不敢苟且書也今

欲先大人一鞭得哉學洙書既有名當道使者愛其書以爲諸生然而貧日甚君夫妻之殯頓室中者三十餘年去歲郡庠廣文馮君者遷令新興挾學洙行既別贈之以其貲而學洙繼所娶妻又復家中死學洙歸不問更娶事向予大喜曰先父母得歸土矣茲行幸有餘橐金居數日得地於本縣三十六都崎嶺山之陰要予觀之予曰奇而隱不可語俗堪輿我即請爲子地

師學洙曰寧地師也穿塚而銘堂皆以請子遂以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三日葬學洙叩予而拜曰庶人之德不出家其大者不出於里閭非子孰使我父母聞後世顧母讓也予因摭君平生而銘之曰

君名徽金伯珍字也垂髫喪父年十二也伯兄踵歿人訟吏也奮而力爭家室以無毀也承歡寡母愛厥弟也養兄孤女已不啻也人愛人敬美莫諦也亦惟賢妻允其儷也君年四十有六蔣少之十歲也善乃不耇胡然帝也勿云庶人行不外也乃如之可師直吾世也我銘諸幽宮明若永契也

任百戶夫妻合葬墓誌銘

泉武胄以文學舉者自吾友定安令任君才欽始定安君四上服其尊人昭信校尉肖軒公之艱又復一上就銓定安令之官百五十日母安

人詹氏計復聞於是東嚮匍匐而哀其不能養也已貧無以葬既釋服始得地南安縣二十一都龍母山之原以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奉公安人匶而掩諸幽先期勒公安人行狀委喬遠銘事及於猥瑣曰欽也敢醜窮蔽先人艱難起家狀惟子文之按狀公諱富字國裕其先和人祖閏從　高皇帝起濠上授世襲昭信校尉調守信陽軍子咬成襲辦錦衣衛事生

慶襲調泉州衛如祖官慶生盛盛生三子曰旺曰廣曰贇旺廣之子轉相襲皆無嗣贇乃承其官是爲公父謝氏林氏則公母公父善飲酒精方藥外術以醫自隱不問家人事一之京師襲官比試一不中竟不復再往家坐貧公椎朴質任少有膽勇七歲喪母謝以貧故二十五歲始克娶詹安人始泉中先輩有詹敬者安人叔祖也雅器安人選公而嫁之安人年方十八于歸

則與公孝謹舅姑舅氏弛其遷酒之怒而姑林忘其繼居亡何舅姑令安人從公出分釜甑無兼晨公持公父所治方行醫安人以其女紅錢勤勞相挈以免於匱餓公父卒公語安人有世官柰不能謁主武爵者何安人發苦願日損一飡以爲公祈乃盡括其家中資彳亍北上得五百錢其冒絮三千而已人皆爲公揶揄夫夫也不慮僵踣乎中道走萬里而提三千冒絮錢五百既行公妻弟送出城東門公乃更返其五百錢四之三與持還以爲安人家費及至建會主事清漳林公一新亦赴闕子病不能前得公醫立愈大喜遂挾與偕行已抵京師則爲吾泉主事歐山黃公醫亦立愈居頃之大冢宰句東石塘聞公病陰諸醫無不欲爲大冢宰醫盡無驗則亦無不立愈者公常以醫自資而所挾冒絮三千置篋中如故同舍門子某亦襲官不能活

公見而憐之則盡與其冒絮曰可鬻此及當襲主武爵者以公父官久廢格公吾泉故太僕少卿王公東臺則又與聞石塘公競先容公主爵者乃上公名許襲命下公買一官帽長安市中冠入謝闕更不能具袍帶遂走歸家解裝易冠而告祖安人曰寧冠也無袍帶公曰吾不忍同舍門子某貧賙之以冒絮是以不能具安人曰於諺有之假人以其甒罌而自盛酒於臼夫子

之謂夫已亦出公東門所返錢上公曰錢無恙
新婦晝夜作足給爾公安人乃皆笑公蒞任歷
考絜已愛士與士同甘苦武弁中多以拙嗤公
公反以其故得上官信使以一人委署十所篆
者十許年泉郡守先後皆察公倚公嘉靖之季
倭寇訌閩中數載上官令公守城東門公提鞶
帶劍日譏宵柝時時領兵出城游徼兼扞他諸
門泉以無害城東門者寇所從北來道也寇已

公守官數歲如平生而定安君是時已翩然子
衿矣定安君之幼讀書也皆詹安人口授其句
讀稍長鷄既鳴輒誨之曰而父木疆一官坐早
喪母不能竟學耳汝學毋論文武崛然起其家
不亦偉乎此定安君所繇翩然也及公六十定
安君跽請曰才欽不能即勝先世介胄以爲大
人憂大人衰矣才欽亦惟决拾蹶張是虞公乃
請老既九年定安君舉于鄉捷書至公閉門不

內曰有是哉孺子能破荒捷者以枚撾闔益急
公乃曰果然即亦徐內之油然不改其度於是
里中來賀稱公安人爲太公太君公與安人素
約如故已與人折券棄責曰幸哉已有子公不
生人已不別白黑知陰而止含蒲而惡溽暑不
盖修途無輿安人衣麤食糲簋蔬寸縷不妄費
獨歲時伏臘魚菽之祭必蠲夫弟婚娶之禮與
其游歲之貲不恡其財事無公私緩急巨細咸

代公處分中窾會此其大畧也萬曆庚寅七月
十二日公年八十有一卒丙申之歲安人卒則
七十有九矣先及定安之計偕也囑曰予年昃
矣兒即官當令老母見是以定安君就銓其卒
也是爲其年之五月初八日公安人二子長即
定安君次用欽郡庠生孫某某銘曰
翁也鷙朴而其天不破媼也慧健而於人不惰
既武乃文宣曲之世用是大慶自天申德由人

作予以銘泉下

長樂令蘇公墓銘

后室闕蘇公穴生世界界底廉節後千百年名不滅

王弋陽墓誌銘

嗚呼吾忍銘兄乎哉兄始爲廣文先生於滁入上公車予時爲禮曹郎餽予金不受兄以書相強曰是吾以揖讓得之者也子以我爲不禮接

者哉予既得罪西竄君亦以餘汗令爲大吏所誣劾赴京換授與予同舟西行時時與予語去餘汗時父老遮途傾其邑中多流涕者既入舟語妻孥曰今吾遭黜而人若是吾又何媿余以兩者益見兄矣君姓王名居瓚字圭甫以禮記舉萬曆元年閩省亞魁五上不第念其尊甫帶峰公老乞恩授官廷試得第一選署滁州學正君丰儀温秀氣宅舒和上官望見者無不重之有童子師某同時爲滁判官判甲戝戝上官前君因推引之爲恭敬遇上官必讓下之曰某有師在上官以此并重判州乏長吏君爲假守上撓郡太守出冤獄免罪者一人上官以此益能君蒲三載餘徙令餘汗餘汗故畏邑大率邑中多猾蠹朋倚通負令操之急則譁然起君廉廉其尤甚者一二人寘之法悉蠲舊逋予爲期期別所輸賦上下其賞罰期月之間胥吏無宿

蠹而民轉急公君喜曰餘汗畏耶居亡何行鹽御史憾君他事誣劾君尚以廉勤不能絶其官謫補金壇丞金壇令知君允邑之守障戎伍鹽鹺錢穀舳艫獄訟之政悉以便宜相委君亦爲之盡居亡何令與君聲兩起兩臺御史交章薦保蒲三載召還爲弋陽將之官而卒于衢州之旅舍得年五十而已君之自金壇入弋陽也其仲文學君居璠亦與君同行先卒于杭州君悲

之甚貽書帶峯公曰願大人毋痛璿也痛則瓚亦不能獨存然竟以傷文學君卒去之不能二十日嚴親在堂兩子歸櫬里中人謂王氏一門無所行失而天罰之雹共嗟傷之君事父母至孝計偕京師毋亡君聞訃慟絶歸而病悸久乃瘳帶峯公有外人子君物色訪歸與之家産三之二友好文學君不失其意事伯父侍御育齋公孝謹方侍御公當路時不敢倚其勢凌人廣

祖父祀田祭之日得以胙遍諸宗無有闕者其待母家厚善篤於恩禮如是而天雹罰之何也君始舉于鄉工舉子業耳後漸好先秦古書尤愛世說新語多以用之尺牘奏記其丞金壇時始爲詩則以詩弁書寄予曰予奠毛種種矣猶作此面孔向人雖然吾所嘁松豈減崔斯立予發其詩次第誦之皆清穩從順金壇于孔兼者昔與予爲同舍郎其人矯矯有氣在士大夫間見君行事與所撰著皆敬而下之君之旅櫬歸而殯於廣莫之海濵君夫人日夜悲君不得安厝遂使其孤承寰請命帶峰公以其年之十二月乙酉奉葬於惠安縣覆舟山之原去其死之六月乙未凡七十有餘日其合於禮也君王高而上世有隱德曾大父綱生子七人曰宗源宗濬者皆舉進士宗濬公爲戶部郎中以抑徽宗王橫忤 世宗皇帝旨廷杖下獄綱公以

子貴封大理評事進贈戶部員外郎祖父宗淮以侍御公貴贈如其官侍御公名廷稷帶峰公名廷召君母黃氏子二承寰君正室黃氏出承賓側室翁氏出承寰娶遂安令傅道唯公女承賓聘蘓守質女正室有二女其一適國子生洪詞源子相朱其一適予子九轉爲邑庠生側室有一女許浙江按察提學副使洪啓睿之子某銘曰

生世無益百年以爲巧也有德無年五十以爲夭也天乎割之人乎悲之後千百年式此厲也

行人司司正諸葛公墓誌銘

予以萬曆二十二年得罪且出都門鄉同年諸葛公儀君表與吾交今彰德守蘇君茂相不忍別予則數携酒肴過我邸舍公儀惘惘數日而迄予一日携酒過我舍而公儀遂醉飽卒嗚呼公儀念數日迄予孰知予乃經紀公儀喪也公

儀早喪父事其母夫人與其兄茂才君甚孝弟有所不足母兄懽郎長跪竟日不復辯說其爲舉人時聲伎飲博過從窮日夜亦時時從邑子後干請有司久之不得意去而乞恩爲莆陽校官乃思自歛厲萬曆十七年公儀由校官舉進士授行人遂益拆節自尅絶去向所好其奉使過家有以邑子請者公儀嚴拒之時獨未能忘於酒也他好悉絶去矣一未能忘竟以殞其身

公儀既授大行人居常言咄咄一書生數持節奉使宣大命莖莖牛馬走耳尚未有以效吾君一日爲勤政講學疏上之闕下騎而過予若自喜者已而竟不報公儀尚欲尋求大事可排擊者幾得一言之竟未有會友人有爲公儀言老母在上君又未子顧奈何輕博言者名若得大事一排擊無如身何公儀意不是也居亡何轉行人司副又轉司正而公儀卒矣公儀以坦夷

慈祥在士大夫間其餽餉士大夫惟恐不受飲饌豐盛致客皆竟夕客人人醉懽乃喜家無餘貲多其子母假貸富人錢及入手用如流水亦無所惜視布衣舊賤不問通顯貴人人有求者靡不應之有以貧困來歸者悉衣食焉下至僮僕斷卒亦無不令人人厭意始公儀少得哮喘之疾其家長者皆不欲其讀書公儀必欲受書讀其柆書若放縱無所磨勘而其天資敏發能

能會其趣及乎唾手取科第公儀又盡尅絶少年習人以爲得矣乃竟年四十四無子以卒不知天何所用處公儀公儀既歿予奉其母妻同歸以京師諸公所賻金爲買田贍之既七年會其進士同年吏部郎潘君洙請告以告諸其同年督學使者湖州沈公儆玠爲之處分公錢付其母妻葬焉公儀母夫人曰吾兒居世不遂然幸列縉紳間吾將以葬之大道之傍吾兒禮與

惠在人上自士大夫下及厮養卒間行有過而相念者乃爲葬之其祖墳之近官道者其山曰皇蹟葬以今歲十二月十五日予曰是近居人有酒肆公儀尚可魂遊而飲也公儀父應元母陳氏妻徐氏以兄茂才君子茂煜爲後女一適某系出諸葛武侯在宋有廷瑞公仕兵部侍郎以忠節稱其家世多顯仕具載之家譜其諸父益府長史君應科與予同公儀舉者公儀自少皆從之受學今其葬也亦長史公相地焉銘曰萬物皆幻身復何有永瘞茲丘既固以久

曾里君墓誌銘

邑諸生曾鳳甲士夔偕其妹夫柯維南以來款門而請曰先府君粤中沒也孤兄弟四人不得執手訣卒世痛去年匍匐扶櫬還鄉今將以來春奉葬於南安縣之梅峯山以合先母之兆焉重念府君身服賈郎無大徽懿有一二安敢掩

前貽就氓氓嗚呼古所云擊鍾連騎素封之雄是遵何德何以著今逢腐今也府君諱守吾字以慎別號思石祖克寬曾祖汝紹母柯氏世居晉江安平鎮之西安里爲宋樞密曾公從龍裔孫府君蚤孤所號思石思吾祖也既孤且貧是用束身從賈然具有信斷而大之以好行其德不離於儒術姑客潮有同舍亡其百金諸同舍人人自疑要神矢府君獨不行曰吾自信心頃

之同舍金亦得其後稍遷粤稍饒諸少年徵逐
錐刀府君則不屑曰在鬬智府君念少貧也時
時急爲義哀人困而獨不能爲德於惡少年有
偷兒十餘輩椎埋里中府君惡之陳於公置之
法論鬼薪城旦諸偷乃大恨瞰府君之粤露刃
夜刼燒廬子燬二甥諸偷度府君且歸不免弁
道走粤偵行期必伏戎焉府君謾出言曰我乃
不返密趣裝從間還再陳諸偷於公斃之府君

敦尚孝友雅慕詩書仲兄沒猶子少所居折於
稱貸府君完其負而畀之宅課孤等皆廣致名
諸生毋敢失禮間訓曰車裘共敝昔何人哉爲
貧士德贊他費府君於利害成毀人物情態不
再計而詳其服賈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
以天以處厚爲丈夫以任運爲明達常舍競而
多奇中中經折閱亦無所苦故始爲末繼爲中
而終以大嗚呼先府君行不越閭里業無所致

青雲顧其市義積仁當不列雍伯張里後惟先
生哀而賜之銘遠再四逡巡不敢已因謬竊比
近世李獻吉廢居大梁汪伯玉退居大鄣每與
汴徽之賈銘頌爲多矧鳳甲士夔也秀而有文
詞而維南爲予友因爲之銘曰
直過塞侯無欺人寧亡人金不要神智鬬鴟夷
善任時再分三致廉五之俠並翁伯魯朱家折
節孤獨摧夜叉筆擬腐令叙諸公我則豈敢謬

僭蒙子有甲夔秀且傑竊比李汪銘君穴

先兄大理寺右寺右評事公墓誌銘

公姓何諱喬遷字齊孝先自光州固始來泉晉
江至于國初詩書代有科貢相望曾祖贊祖洪
隱德不仕父烱常州府靖江縣學教諭以季子
喬遠贈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母林氏贈安人
公少名並先年二十二更名遷以儒士高等應
鄉試還入學三十一更名喬遷舉鄉試禮經魁

第四名上南宮六科凡十七年俛授建寧府推
陽縣學教諭以文學有聲陞國子監學正居年
餘又陞大理寺右寺右評事爲美轉又年餘奉
命解餉遼左便道歸家數月還朝卒于京師之
邸舍爲年五十有六公儀觀肅飭言辭敦達孝
及倫勤脩身著家瀹貫子史旁暢詩騷有名於
時爲建陽大推尊考亭朱氏之學訓厲諸生表
章先哲以範來者所拔擢奬識亡何盡顯爲學

正校讐二十一史精勤敏密其文行爲祭酒司
業所推重爲大理評恭慎奏牘平反疑獄苑中
求生者以數事大有佐於廷尉解餉遼左勤于
道途周防緡錢不敢負朝廷勞士安邊之意卒
之日士大夫之賢者悲嗟歎息以爲不竟於用
匶至建陽諸生羣迎出涕盡哀學未測其止歸
而道不傳於斯人命也生嘉靖丙午五月甲申
卒萬曆辛丑三月己酉妻三元配唐氏繼陳氏

魏氏子四九似九慤九甸九雍女一適蔡仲宸
孫一九似子幼茁唐陳二孺人公在先兆於南
安縣下墓山今爲二壙左葬公而虛右爲魏其
地曰陳宅相去一舍許銘曰
是惟吾兄千古之藏不大其用名永存不窕於
身後必昌

林處士夫妻合葬墓誌銘

林君一夔少讀儒書攻舉子業年三十餘不遂
則歎曰吾學如是而不遂豈吾之宅舍墳墓有
所不足乎則悉改治之既有年則又曰吾父墳
墓吾所擇自善吾之宅沿吾先世其居在於山
足與水涯吾卽不遂吾安能不望吾子遍走善
地可宅者於近山無所得一日與形家過僊遊
縣道上望有山一區盤鬱而深秀大樂之則棄
其故前間所居於是築舍而家焉僊遊人怪且
詫既漸悉其人習其文雅之容而洵其篤實之

行乃羣來結友托親久之其邑令亦知君折節與往來君歎曰吾布衣也而邑令長與我禮吾爲儒不遂無所張吾能曳裾王門以爲其內史不亦善乎而是時適桃源顏範卿先生爲岷府左相將之岷君附之行將由顏先生以見岷王夫幾病卒則爲萬曆辛巳年四十一耳始君連產七女而後得男如源時始六歲君卒於楚中久之乃還櫬君母何孺人與君之謝孺人三世

一孤子恓惶無依乃相挈入郡城依何孺人之兄廣文先生居亡何廣文先生亦卒何孺人繼之謝孺人始還歸居前間之故居而亡何亦卒則爲萬曆甲申亦年四十四於是孺人之從兄謝君有文者爲如源婦翁乃爲之經理其家而君有姊嫁杜爲今戶部郎應楚君之母者以如源歸養而至於今乃克葬君孺人也始君之父曰特兩娶生三子其娶一爲黃孺人一爲何孺人其子曰一鵬曰一鶴一鶴爲邑庠生時公歿而一鶴亦沒竟何孺人生君一子在也是時君方五歲何孺人莫適爲經理則孺人之弟非我先生視其家何孺人拮据捋荼百方勞瘁而適泉中倭寇大作何孺人携君走入郡城賊稍退君復走入山中視家且復入城賊人相目此林氏子孤一身耳而家有微貸可獲也逐之君不徑直道跳越田畛下一跳以累畛賊亦氣盡乃

止逐君未至而何孺人聞君爲賊逐驚仆不能甦比漏下君欲髮跣足叩門喘不可語孺人且抱且驚若再得男也君事何孺人至孝方孺人六十君欲爲孺人壽孺人故纖儉愳損一錢以足頓地不肯君曰豈吾母子相依至今兒不報母勞竟上壽廣文先生曰一夔孝子也詩曰殷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夔乎念閔矣始君早孤而又孱弱族之藐諸者齮齕萬狀既長乃能自竪

立賊之迫也君獨間關賊中襄其父兄諸喪使無所得要劫爲質君之婦翁無子不克葬君捐地畀之倡諸僚倩出金鳩工杜户部君之先公爲賊獲質之君謀謝孺人脫簪珥相資賂賊竟出焉及甥有他構爲之周旋百方君治家行春秋祭祀禮爲族人倡議建宗祠且捐饘粥之遺以爲祭田而竟未就其與親朋相聚滴酒不能入口而道故懽然日夜不勘厭蓋終君之身家

無餘財衣不完采短褐蔬食出入緩步惟夫尸饗祭祀賓客式於豐其布衣之誼賦公家不敢後既賦又賦以代族人之匱者爲人排紛解難輕財重諾族有大繇役皆君主辦不平事得君一言居間鮮訟於公門爲人計度事後事若見於事前人稱之曰小諸葛於是咎之齮齕爲骨肉而鄉閈之人若姻婭而謝孺人者又常力爲厚以贊君之施力爲詳以贊君之治力爲甘毳服御以奉其姑以贊君之孝其器用鮮明肴饌精治以佐君賓祭之共蓋君之家屢遷而孺人經營累喪而孺人護持親族中謂孺人女丈夫矣始君與孺人累女不子也孺人謂君置側室君曰吾夫婦行事無所得天譴盍待之竟舉如源既而督之甚不以幼難子者弛嚴君卒而孺人又不用早孤弛刺勵之有加蓋無非欲子儒也君字國韶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孺人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先徐州人晉永嘉間南渡入閩居惠安之塗嶺國初有曰宣義公者徙居晉江之塗樓五傳生璋從塗樓徙前間璋生顯爲君大父孺人之父曰淵心故邑庠生如源娶孺人再從姪女所謂謝君有文偕師知縣謝君有大令弟也女適某某墓在某山如源奉柩以是歲嘉平之月望日葬焉而具狀以請銘狀甚悉嗚呼所謂君母何孺人者遠之先姑而廣

文先生遠先親非戒先生者遠之先叔也
用幼孤兄妹姊弟相懽愛吾先姑一生與孤惸
相終始爲林持門戶君亦從幼孤發憤業雖不
遂不失儒生盖宅相之貽而如源今亦不媿其
父也吾先親故念兄妹姊弟少孤苦愛孺人萬
摯而君時時在戒家遠方垂髫則君以愛弟畜
之君精通行草書遠幼時臨池常有所指教嘗
見古草書歎曰惜乎吾間尚有未解者凡古人

之書也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筆拘惜乎今不得
與君共論之也君之學書雖空坐亦用手指畫
及與頰左相之楚聞其學繪畫則遠不得見也
遠以卜葬先親之故亦頗識于形家登君之龍
語如源曰是壠也風氣歛藏而山環時當是先
尊意所愛銘曰
其子孤而能悉父母之行者非一耳一口也其
子孤而竟掩父母之藏者非一足一手也生也

入以爲善人沒而瘞於土者璵玖也

文學莊公墓誌銘

惠安孝廉莊君毓傑以萬曆三十一年六月二
十三日喪其尊公文學華東君遂以其年之十
二月初九日奉葬於其山去其喪之月七月耳
禮也孝廉手狀求余銘悲不及養其辭甚哀問
其尊公之德曰吾先人篤於祖宗孝事二親恭
伯叔友厥兄慈諸兄弟之子睦于族人以恤鄰

里恩及於鳥獸者吾先人一老文學也爲善不出
於鄉如是而大矣問其篤祖宗則曰吾先世故
惠科龍溪人也至吾五世祖廷愛公而徙霞曾
里生七子其次元璣吾先人曾祖也元璣生尚
寶公璋則先人祖璋生典膳公應鴻則先人父
先人次子也先人十歲而喪吾祖母鄭發憤刱
學十七備邑弟子二十一復喪吾祖家貧矣念
廷愛公祀田中廢損已田以克春秋之祀邑警

倭夜至族子競負篋挈孥踉蹌奔竄先人獨入先祠抱廷愛公以下主出避之先祠燬於倭而累世先人主如故問其孝二親則曰先人之二十一而孤也蓋柴毀骨立鼻口中病出血猶哭泣不休下上山水得馬鬣之封身執役襄事焉吾祖母故鄭而黃大母吾父繼母也其始至也待諸子不無間而待諸子婦不無卞先人長跽號泣者數矣而不敢有私藏束脯之入一以養

孤等二以供大母孤等稍長携就外傅至捐家慈奩中斥割數百佐費貧甚也而供吾大母不絕黃大母乃悔嚴化慈視先人如已出而撫循孤等枕背餔啜如已諸孫黃大母以癰沒其病也潰甚先人朝夕滌治不離側問其恭伯叔則曰吾先人之叔父有三人焉曰應文曰應會曰應禎應禎公官西粤大方伯應文公之沒也以疫方病卽子亦稍避去先人獨侍湯藥惟謹沒

收斂之方伯公家惠城偶過故里先人察其神頻異密隨之城備二柝焉時方伯公故強飯諸子肄業自如也二柝備一家盡駭甫畢而方伯公捐館矣先人與方伯公諸子同寢苫者蓋三月喪應會公亦如之問其友厥兄曰先人無他兄弟也獨兄以渾公先人喪吾先祖父母持喪襄事之費不及其錙銖室居其陋田取其磽确以父事吾伯父而命諸孤亦如之伯父偶有意

外禍時方伯公出空頭訐詞於官意不恐先人獨當禍先人曰卽大夫明也必無害抑某有四子吾兄犖然耳遂挺身出竟解伯父晚苦貧先人事之尤倍應文公既沒其子以濟公亦疫而妻亦避之先人侍湯藥如侍應文公以濟公臨盡顧謂先人曰吾所親且遠戚吾弟不怖耶以濟公既卽世先人亦染是病病甚寤見神人持針砭其心竅手足曰余吳天神也若有德者若

病亟矣非余不能暨期至其日愈果然問其慈諸兄弟之子則曰方伯公之孫毓序與其嫡兄同患痘而垂斃嫡懼其染已子也且出捨矣先人遇諸塗撫其胸微温借傍居媪室守之久之稍蘇眼閉若醫先人每五鼓躬舐其眼竟無害問其睦族則曰吾小子毓傑雖然薦于鄉也而自視猶處女族有徭役公事小子不能白當道先人曰孺子以處女為書生甚善顧族人之公

也此豈處女時耶族其有蕭墻禍先人心知其冤抗持公議竟得脫族其心德先人密懷數金為謝先人忿然卻之曰此市人我矣問其恤鄰則曰縣當役民里人求免其求免於先人也以賂先人卻其賂而弁免其役我家失盜有受盜寄者我邑令使償我家數金夫是貧人也而受盜之寄耗沒矣先人詢知其鬻女償我懷金入白令出釋之令君嘖嘖贊先人也鄉有楊寡婦

者老而孤以貧先人歲時周焉倡築出窩前塘之水利二以灌溉吾鄉田而吾鄉不苦旱也問其恩及於苑則曰吾先人夜行水畔忽有二三魔立水中若泣者先人曰吾鄉有三四暴骸豈其向我訴捐金盡葬之嗚呼吾先人一老文學也為善不出鄉如是而大矣而告子曰是當上計之年也孤且行矣先人命之曰孺子行必偕李宗謙慎毋宅從既命之矣若其日之漏下二

皷而先人沒夫世有千鍾三釜皆足樂親天乎悲哉孤不及三釜也抑先人知宗謙宗謙亦知先人曰先人動軌古人步趨以之令若重以夫子銘則先人可以沒而塞孤三釜之悲按公諱以瑞字君圭華東其別號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是年壽六十五元配孺人洪生子四偉邑庠生毓儒郡廩生毓傑孝廉君也毓僎邑庠生孫某某銘曰

順而孝愛匪貌慈以教德可傚樂哉斯丘千百
年後公永樂過而式之曰惠安之先覺

沅州知州紫南王公暨繼配陳宜人墓誌
銘

南安有先輩曰閒齋王先生疇與吾邑紫峰陳
先生善屢見先生集中者也有子曰沅州公公
生而倜達任放幼獷不可馴試屬對應聲出先
生大奇愛之先生晚始得公一子公狎先生愛

一日卸其衣履池水傍潛上山娭戲先生覓不
得見衣履大驚曰孺子其溺矣令游者四沒之
移時公歸牽先生裾大笑先生收驚作喜曰孺
子劇顛及長從陳紫峰先生受學其業有歲日
益進二十九中鄉試舉人爲嘉靖十九年不第
進士者久之年五十餘授沅州守居二年自免
歸公通俛骯髒不拘小禮出言有章時襍以詩
詞詼笑聞者莫不傾悅爲秀才時差役未廢嘗

身亘衙前之役爲邑尉具餼尉少之擲於地公
曰而欲虛靡官家廩祿耳訴之令令竟直公既
爲舉人時時以公正發憤郡邑閒邑令郡守惟
公言郎輩請者亦競推公前九上公車有當途
遇公倨公抗色曰以王椽識江東米價耶其人
歛容謝既任官不久廢才無所爲多男而家困
其計畫乃施之種畜樹藝日督僮僕蓐食執田
功身與同儉陋數從隣父野人越陌度阡多用

恩意鼓舞少賤人人人樂公親已皆願盡至所
仰取俛拾率米塩凌襍人或以譏公纖儉朴野
公終老自如乃公守沅州時其政事可稱師者
不一二數沅所取夜郎道也水郵六馬郵四公
擇其水郵相去不遠者裁之除罷驛官吏上爲
縣官損芻俸大吏以轉聞　朝廷可其奏凡
得裁二郵其馬郵二一在州之上一在州之下
郵各四十馬而州中無馬吏使過州盡從觀察

使者驗視關文稽停一再日郵卒當繫馬待馬
馬家苦之公取二郵馬聚置州中更減去五十
上下沅者令從州中倒馬民以大便州故無官
井出行汲歲費募汲者金四十餘廨吏人私募
亦費公相治穿井除去歲募汲者金公私兩便
而得人不止若丁氏家州士有穎秀者暇輒召
教之士風大變一歲中三拔雋其他均軍餉繕
城隍簡獄訟衎衎井井沅人大悅先是某子甲

坐誣論死公下車察白其寃出之其人餽金謝
公艴然怒曰則當坐如故惶恐叩頭良久乃解
其後也某司李閱州帑欲有徵取公屹不絲毫
應坐爲齮齕歸公歸時方有丈夫子六人分俸
金四十兩葛布十二丈而已公居常語諸孫吾
先人有訓子孫有能取科第入仕受賕枉法者
不如世爲搖錢樹予是以不敢我豈不受錢既
歸有年萬曆中大司農下檄楚中驗問錢穀之

數按楚御史上沅錢穀并叙公當時所以節省
狀大司農復下檄追奬有加公聞戲諸孫曰大
司農奬我如是設復用我柰何公竟老凡十子
爲吏失意困歸不以纖儉持家有轉溝壑而已
胡言譏也喬遠　先君子雅莫逆公先諸
父比部公琚亦與公爲同年異時喬遠謁公公
嘗言我少侍紫峰先生先生飲酒恒令我立酌
予父曰君不爲我教子耶先生曰此所以教君

矣及領鄉貢謁先生先生餉我而後終日立其
夫人使告曰王子今舉人矣命子也坐先生曰
汝家舉人大如此耶觀公所爲喬遠言者蓋有
吾猶及見之歎焉公老常跨馬入市高下不用
鞍啣年八十三而沒子女十五人今繩繩五世
矣公目擊之諸婚嫁聘娶外姓氏不悉紀紀出
公者子壽禎壽祺應篤壽祐俱邑庠生以節癸
酉舉人鴻騄邑庠生鳴嵩以蕃鳴嵩鳴嶽孫某

某凡二十五人曾孫某某凡四十人玄孫某某
凡十人公諱承箕字維肖別號紫南元配楊氏
繼配陳氏楊氏年二十有八陳氏年六十有六
皆先公卒楊生子四禎祺篤祐是也已先葬陳
氏海康縣知縣陳公佐女婉娩孝慈恬淡肅莊
喜愠無見迨事公父母若生母三人歸公四十
七年間公什伍在外宜人爲公養老送終嫁女
教男俯仰徬徨具有條貫鳲鳩無別於胞乳衿

禂齊驩夫妾媵與公同麤共糲薄積以遺後此
其大者也子一則長清教諭君以節以節君生
子孟遴七日而喪母皆宜人撫教之今孟遴舉
孝廉方有聞恨日于報劉公沒六年矣茲壽祺
等將以是年十月廿一日奉公陳宜人合葬焉
持解元李宗謙狀來乞銘喬遠念　先君
子敢辭銘銘曰
纖俛而人或以譏廉清而人有所不知云誰其

父師吁嗟麟兮則百男斯其將昌公之未施

題兩洲集序

余自束髮從儒則與吳與偕稱莫逆蓋少同研長同盟採芹同雋藉余兩人才名不相上下遇試目亦互相膺行聯袂並鑣意氣慨然驩相得也與偕才雄意王每援筆數千言如傾儲倒峽余私心遜謝謂必先鞭無疑不謂余久徼第而經今三十年所與偕尚落落一氈也試問彼蒼賦以才不賦以遇昔人曾老馮唐喹李廣豈與偕亦罹茲患乎

與偕自九齒能文即以制義之暇流覽古文詞及詩歌樂府及吏治利病民生情僞靡不剞心者郡邑內宰官貴人遇論著則繙幣撰述履繁劇則延請籌幕而與偕出其夙嫻所至無不游

刃立解從容剸割裕如也今行年耳順乃發其笥中集行世而屬余弁首余惟自有世宙其履巍擁腫殊匪乏人然當時則榮歿則已焉世有三立始克千烁浸假與偕盛年得意不過効一

官澤一方匏繫株鬻烏能以優
閒歲月出入史經肆力詩文縱
橫揮灑聽其所之而休慼也則
區區鷇角直可雞肋視之造物
所以賦與偕者亦甚不薄矣矧
年逾耆艾而神情矍鑠旦夕猶

銳意編摩枕中秘眞可懸書國
門者讀捫虱談稿盡掃時流蹊
徑而獨抒胸臆若磋壺擊楫固
王景畧所爲睨當世也茲集之
行殆其先聲乎
崇禎甲戌秋日粵西督學社弟程

策書於桂林之聽松堂

黃伯符刻
黃仲開書

兩洲集叙

韓昌黎有言高材多窮
盛位少光蓋發憤焉以爲
不知己者詬厲也而援推之
數誰寔制之則又未可盡

序 一

謂二人者過耳丈夫負七
尺置身世宙第居其一以
畢萬立於先臣觀後而通
塞頭晦靡閔焉穆非所云
不朽莊生謂之大年法物

此志也注余燥髮時則吳
君與偕藉甚里中君家距
余舍僅里許而近復與余
季父同膠庠相莫逆其儲
才沈富而陳義甚高衆僉

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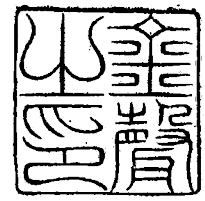
謂一第當莽拾頤試諸生
輒高等試專監亦多剜軍
而獨於賢書之役竟抱璞
歸也君進未得施之巖扈
乃益發酉山藉攻苦流覽

而郡邑內達官貴人多君
交遊席研若延請論著
日旁午不暇今行年耆
艾蒐枕秘行世以余屬通
家徵序言余三復以集

不覺喟然太息也杜陵云
文章千古得失寸心知重
有不可求之人史遷云人
能弘道其如命何則事
偶有不可問之天疇昔宿

史語放臣騷要於一生精
神與不容湮沈者故是術
耳君才遘阨亦復類此雖
然有無分也遲速時也春花
爛秋月輝從古聖神無

能越軼頃讀柯風談稿偕
為題評覺豐城寶氣為
四映通人則儀云具在君
其毋介介哉
崇禎乙亥孟冬日里人金聲題



五

題吳兩洲先生集

兩洲先生文人之雄者也人有雄雌惟文亦然人之雄者其性必快雌則爲悶而已矣人之雄者其氣必豪雌則爲猥而已矣人之雄者其情必流動而無礙雌則執滯不通而已矣不知其文視其人其人快也豪也流動而無礙也其文必無悶者猥者執滯不通者矣何以言之雄也者陽也其象爲明雌也者陰也其象爲晦世治陽掌用事人物文章盡趨陽明一路不惟人之雄者其文雄並

一

人之雌者其文亦雄如曹大家續漢
史徐賢妃諫太宗之類是也世亂陰
象用事人物文章盡趨陰晦一路不
惟人之雌者其文雌並人之雄者其
文亦雌如庭艸無人隨意綠楊柳外
曉風殘月之類是也故陽明之文必非
浮淺之謂亦古亦典亦奧亦衍理如日
月經天聲如黃鍾大呂直令夢者覺
而瞶者醒也陽氣使然作者烏知其
自哉陰晦之文非徒艱澁之謂為詭為
誕為鬼為怪亦有纖音媚態取悅耳
目而其實章息奄之也陰氣使然

作者又烏知其自哉嗟乎世之治亂
文開之文之晦明人先之以人卜文以
文卜世未有或爽者矣西湖先生之
文具在展卷讀之靡不快也靡不
豪也靡不流動而無礙也不肖習其
文習其人久矣今始得讀其全集也
或曰先生老矣然而雄心未已也嗟乎
世發矣顧安得老先生治世之文
而讀之飢時望飽吾讀先生之文
喜將來之世運矣

晚學孫調元書於盂園之半庵

兩洲集目錄卷之一

詩
古風
征東行
遠志篇
僊隱行
浮生篇
畸政篇
高義篇
秦淮遊
贈元美
雙壽篇
滄園紀會
大堤曲
採蓮歌
汎舟邳水
長門怨
益壯篇
悲江潮
寓嘉禾郎事
良醫行
哀煬歌
花月歌
自笑歌
僊姬篇
贈君平
中州懷古
賦得西湖比西子
採茶歌
題絹帳梅花
關山怨
宦途快事

五言絕句
春宮詞
贈竹壑禪師三絕
中州對雪十絕
題扇頭水仙花
七言絕句
過天津米灘二絕
晤鮑惟彥感味五絕
贈馬卿雲
贈方虞卿相師
哭程觀所表叔四絕
哭鮑安甫
代從之昆季輓兄三絕
賀程聖際游泮
贈李美人
游中州懷侯生二絕
懷信陵君二絕
五言律
秋宮詞
姑蘇道中翫月四絕
歲首咏雪
游平山堂四絕
別祥雲美人二絕
贈馬次姬
賀邵公麟二絕
輓金伯孚
暑月廣陵與小鬟奕四絕
重游虎丘
中秋前四夕翫月
懷朱亥
中州歸味

送范斗文謁選二首　初夏賞舟南遊二首
至天界引琢峯禪房　贈琢峯禪師二首
訪竹壑閉關禪師　贈體融上人
贈淡雲上人　和諸弟姪月暈
早雨暴漲　同邵有年夜酌
擬入山發憤二首　代沙美人贈別
賀友人游泮　夜泊采石
西湖泛飲　湖心亭二首
登諸天閣　重游惠山

懷金從之昆玉　懷程因之孫纘之
賀石城弟納寵二首　姑蘇道中二首
程熙宇招翫月二首　過橋李遇風
重游黃山晤謝思園　題畫竹二首
贈金從之游太學　雪後觀月
春日偕弟姪游東郊　武林舟回
謁許眞君祠　廣陵觀芍藥二首
病臥　喜瘥
輓程雲翼　塞下曲

七言律

過桐江謁嚴祠八首　贈許蓮岫中翰
送魯明府擢民部　弔岳王墓六首
謁關帝祠　弔于公墓
偕邵寅初游吳山　酌烟雨樓
游梅花嶺二首　和李太史隋宮次韻四首
接邸報知遼氛稍戢讀經畧疏揭二首
偕金仲幹看花卞氏　端午日別新秋感念

晤汪仲開　廣陵秋興二首
登金山　佘立甫諸甥賦別
讀　大行遺詔二首　中秋翫月二首
歸途自壯　過昌化謁張眞君祠
賀汪二老遷計部　贈邵南園
琢峯上人招飲高座寺　贈吳儲將
登報恩塔　早發天界寺
夢雨齋即事　齋居夜坐
溪聲閣早雨　秋日游燕子磯二首

自錄原書缺第5面。

輓汪景謨四首　哭程木孺昆季
賀曹儀廷七旬　題程季修西爽樓
輓程大理覺我　讀民徵錄贈許約初
倣唐人早朝　和范方伯秋潭釣月
聞叛兵殘東省三首　輓汪子羽表姪四首
輓子羽姬殉烈六首　賀程新菴
輓鮑烈女婦三首　寄賀程參寰
與金叔起話禪　賀吳長孺令堂七旬
贈汪礎司無如　夏月飲汪師摯齋中
甲戌除夕述懷
詞
同方夷庚洛城懷古　擬秋興
擬春興　甲戌中秋同子箬賦
咏柳
歌
天都歌　惜時歌
撫世歌　擊劍歌
賦

燈花賦
序
邑侯施公入計序　太常邵公奏議序
方伯范公八十序　霍林湯太史六十序
蘿英先兆錄序　賢愚因緣經序
程朱闕里志序　程因之制義序
卷之三
司理虞公奏最序　郡守周公上計序
重修海陽儒學序　光祿觀所程公八十序

中州貢牘序　東渠吳公九十序
肖雅胡公榮移保寧序　吳氏家規序
程封公偕配雙壽序　題廬陵修學序
司理魯公奏最序　太常唐公六十序
倪雲林遺事序　項金合泒序
紹川團醫師五十序　金母汪孺人八十序
松蘿山菴司守藉序　兩曹生制義序
大湯臚程公七十序　體泉程公六十序
施令公奏最序　光祿程公六十序

卷之四

春宇吳公六十序　詹母夏孺人五十序
邑侯張公入覲序　華宇孫公六十序
徐村汪氏家廟序　穆滇汪公七十序
程羽皇就正[illegible]序　汪氏分書序
光祿程公[illegible]序　秋潭吳公六十序
欣託草序　賓岩吳公六十序
新宗祠序　獅山社序
黃母程[illegible]人七十序　壽程封公序

思南戴公雙壽序　附職會序
筠皐詩集序　汪氏昆季分書序
景輿汪公五十序　君平金公五十序
龍田吳公八十序　金母范孺人五十序
蘿源蘓公偕配七十序　吳母汪孺人七十序
汪無心集序　汪無如昌言序
題英貞會序　黃山獅子林序
幻霞閣詩序　程禹岳集序
戴生王氏傳序　張令公入計後序
光祿程公六十序　虞封公七十序

卷之五

題金氏家會序　茅以彙詩集序
楊忠愍集序　栢軒吳公偕配雙壽序
尚賓會序　仰松呂公八十序
黃仲修詩稿序　司訓楊公陞任序
古文新調序　岷陽公祠序
南渠朱公八十序　程母吳孺人五十序

記

修復儒學舊門碑記　昇建瑄瑯神皐記
魯侯合祠三賢記　兩淮鹽臺陸公碑記
賈公德政祠碑記

祭文

祭虞封公文　祭張中丞文
祭程大理文　祭朱令公母太孺人文
祭金友榧文　祭汪母吳孺人文
祭伯兄成中文　祭金伯孚文
祭邵太常文　祭程觀所光祿文

祭孫賓南文　祭程梅軒文
祭韓宗伯謝太叔人文　祭吳母[redacted]孺人文
祭吳太學文　祭鮑烈女婦文
同社祭程封公夫婦文　祭汪母王太孺人文
祭孫母汪孺人文　祭亡兒學詮文
卷之六
傳　仲兄養默傳
戴處士傳　程節婦何氏傳
太常卿公傳　孝節傳
吳烈婦傳　葉節婦李氏傳
郡文學程雲翼偕烈婦金氏傳
墓誌銘　太學金季公誌銘
處士劉公誌銘　戴母吳孺人誌銘
奉議大夫金公誌銘　尤溪令黃公誌銘
處士程公偕配誌銘　吳母黃孺人誌銘
處士程元信公誌銘　許泰母奇節銘
吳母程孺人誌銘　范母汪孺人誌銘
吳叔大墨銘
卷之七
誄　文學程五瑞公誄
太常卿公誄　運大夫景謨汪公誄
疏　爲程社友求助疏
光復還古書院疏　募化茶菴禪堂疏
募建關聖祠亭疏　上關聖帝君疏
贊　題三教圖贊
處士黃松泉偕配贊　程一渠像贊
岷陽兄像贊
古栢靈萱圖贊
論　用其中於民
法者道之用
聖人以仁育萬物
策　仕隱
文章

東事戰守
表
擬三殿工成廷臣賀表
行狀
太學彥玄戴公狀　吳長公狀
太學望渠汪公狀　處士毓宇方公狀
尤溪令正如黃公狀
卷之八
書
擬范大夫荅西子書　勸從兄岷陽公立繼書
與祝石林師論文書　與溪南諸公求諭僕書
尺牘
與鮑文學安甫　與殷司李泰寰
與邵太常翼廷　又
與祝尚璽石林師　寄張比部七澤
寄邵京兆素予　與袁儀部小脩
與程大理覺我　荅程司李參寰
寄殷銓部泰寰　謝方開封夷庚
與鮑海寧伯達　又
與趙太學伯雨　與汪鹺司景謨
與商參軍　與程儀部參寰
復程中翰因可　辭程鈔部太蒙
謝佘直指初泰　上楊按臺
與程光祿觀所　與萬寅陽師
賀姜大理素臣　與吳州倅伯東
與吳別駕達卿　又
與黃尚璽黃石　與黃太學求瑜
與曹孝廉季野　與程廬陵簡菴
與程民部新菴　與廬陵諸鄉紳
賀金太學君平　與吳太學國藩
慰汪太學長馭師摯　復金孝廉子易
卷之九
啟
候孫宮諭　復彭大理
迎洪司理　復朱司寇
荅吳守備　送金司理

復曠符卿　賀郭署縣
賀王進士　賀唐中老
上楊直指　上方大參
賀張撫臺　迎饒兵尊
賀朱郡守　賀姚直指
賀耿中丞　請汪大宗伯
賀李同府　請汪儀部
侯兗令公　請羅州尊
請施令公　賀汪令公

請王令公　賀鄒中丞
捐
吏部改南捐　盧陵辭郡尊捐
上侯倪兩司成加舉額捐
呈
公舉張侯生祠鄉紳呈　公舉郡太常鄉賢呈
孝廉呈　覆結呈
太學呈　三結呈
通學呈　四結呈

卷之十

公舉吳烈婦程氏呈　公舉鮑烈女婦呈
公舉汪藩參鄉賢呈　復結呈
三結呈　四結呈
本縣加科舉呈
書疑
大學
聽訟章　誠意章
恤孤不倍解

中庸
費隱章　問政章
論語
問社章　器小與子路子貢二章
孟武伯與令尹子文章　質勝文與棘子成章
遠慮章　踰閑章
孟子
齊桓晉文章　知言養氣章
神農許行章　不爲有爲章

禹稷顏回與曾子子思二章
天爵良貴章　不爲不欲章
曰之於味章　由堯舜至於湯章
經疑
亢龍解　存乎德行解
雜著
家規述　中州領示
家規十二條　明示十二條

兩洲集

天都兩洲山人吳時行與偕父　著
弟吳季賢齊卿父　訂
吳煃炳卿父
吳上元大卿父　閱
吳亮寅卿父

詩

古風

征東行

出塞威猶烈和戎策自卑丈夫報天子仗劒任驅馳
漢家全盛幾經祀玉燭金甌塵不起天覆由來飛躍
寬放麾解網任栖止蕞爾建酋狙豢深疆埸戎索久
懷音一朝犯順軍聲動磨牙吮血紛相尋撫順城中
恣慘掠山海關頭氛正惡殺氣霜鋪衰草黃飛塵雪
暗荒廷漠廟堂宵旰羽書移故是男兒立功時偏師
萬里猶嫌近百戰經年未是奇搴旆斬將何足數誓
擒名王滅強虜功成拂衣辭明主萬戶侯印輕如土

悲江潮有序

潮汐從無失候者獨勝國初興潮三日不至宋事遂不可爲嗟嗟南宋之亡海若有力焉其以感宋而爲元也賦以當悲

錢塘江潮何日起混闢以前不知始錢塘江潮何日止海波不竭潮安已百川東注歸尾閭吸洩循環自常理云何三日忽爽期故是戎馬南馳裹南人不識北窮盧北人豈解南潮水千乘萬騎駐江灘潮音一至可淹死怪彼海若頓無靈跋望不見天河洗吁嗟乎海若一何愚醜虜本荒服中華帝者圖豕蛇薦上

國狐兎紛來汚宋人力弱恣剪屠胡兒志得竟長驅江南乾淨無一寸天地爲愁日月枯水穴龍宮不見妬返把狂瀾苦障住大海波濤忽晏然千年潮汐渾非故從此播越極廣闖傷心改玉與改步由來世事多變異滄桑陵谷亦易位江海有時助犬羊英雄束手空流淚賴有真人掃鯨鯢一洗胡塵清潮愧

遠志篇 中州署中

麟鳳不世出出必露嶙峋珠玉不含光光寧委路塵男兒生世間獨行豈求倫同調貴其希何必過逡巡坎壈不礙骨崇膴但榮身所以遠志人伉儷取自珍道可委蛇見名宰俛仰伸何用繫組貴不妨入幕賓樹德還須隱勞形不厭辛瞋目語當世盱衡見古人爲文驅左史選韻逼曹陳吾鼎自可愛途窮未是貧悠悠涸澨世隱見共湮淪周旋宰作我歷落獨任真上不求聞達逢人窺笑嚬下耻作朽枯沒世文采新龍蟠渾無相昂藏別有神鷁明翔寥廓俯視但荆榛

寓嘉禾金明寺卽事

我來嘉禾遊寄宿招提境古梵結幽林雲深踈月影

寺址倚城隅長河環作屏城上青草曼城下參差行咫尺諸天閣登臨時一騁更有小沙瀰中情殊警頃出門呼我隨適燕不迷郵人座與深言晝漏幾忘永有雨戶常扃無客心自靜下榻方旬餘熱腸已半冷所憎利名馳征途如萍梗何日掃愁煩回頭真是猛

僊隱行 有序

邵南園者邑西門里人也離家居白下幾三紀餘今七十老矣爲人磊落不問生產有阿堵物輒隨手揮去以故生平無長然以氣誼重賢豪

間頃屈壽域名流多爲張咏者余交公有年爰
贈以篇雖未足重公要之旌公自異也
君不見仙人住在仙都裏顏如渥丹容少美服御吸
風幷飧霞遨遊海澨共山峙曾見蟠桃幾千秋何論
長生得久視又不見高隱不逐市朝紛環堵蕭然祇
自欣家人生産置不問一切名利等浮雲樂意真覺
歲月舒忘機卽是神仙群眼前真仙不可得世間塵
俗不易息逐逐躭躭靡窮期蒲柳先秋俱凋喬南園
邵子故自畸婆娑不任世情痴知交盡屬名下士拓

落不計囊中貲有時挈榼從佳媚有時携枰消永晷
人世幾多愁苦塲得意陶然靡頽卽今七十老韶
光坐見花萎與花芳蒼姿不讓桃李秀老幹偏宜傲
雪霜誰能行樂長如此世事浮漚真敝屣何必大藥
駐朱顏塵世悠悠安足比

良醫行 贈從姪叔約

古人論醫重盧扁隔垣能見五臟顯今人論醫尚經
方經方易得醫難展問君神聖何處摹底事湯尤其
流轉寧知妙解在意先得意從教萬法淺吾家從子
雅好奇直探岐黃諸經典典藉已翻心乎靈婆能
令祭跡遺五運六氣玄中宗七表八裏微莊辨豈無
肘後千金方參苓溲渤隨手遝從知醫效不尋常一
七無憂萬病蹇古惟和緩與倉公二豎聞之心膽愧
紛紛族醫何足言庖解郤斷良者鮮願君努力效古
人弘濟蒼生功非忝

浮生篇 有序

孟秋十日復逢初度適邵京兆飲余梅花嶺深
媿虛生聊用泄鬱呈同席諸公

長繩難繫日飛矢不遲弦所以惜時人感慨赴芳年
嗟余雖蹇騖意氣每凌翮墮地中含慧飛天翅欲僊
賦擬三都壯書探萬卷鮮相如曾慕藺祖逖欲爭鞭
自謂咄嗟俄立致青雲邈寧知歲月邁轉覺世途顛
斗暗青萍痿車滓神駿遁和氏璞堪泣蘇生貂可憐
空負萬人敵徒慙二頃田卽今心促促兒復境煎煎
頭顱驚半改肝膽向誰傳五十韶華換尋常俗累纏
知已強拉飲對人懶欲眠怕醉花前酒愁聞檻外蟬
此日懸弧辰何年射雉先傾尊且酣和臨眺且悠然

中州懷古二十三韻

茫茫世界無窮宇大海周環崑崙柱西北東南首尾懸分明汴洛是中土梁地由來號四平迤邐河山難用武却怪宋祖刱業奇笑談便把人國取袖中丹詔身上袍更姓易代還歌舞自謂天與人亦歸建都定鼎不師古秦關百二委作徼盧龍一道任啖虜抔酒巧釋語藩兵那知內寧外隨侮胡塵一朝動地來君臣錯愕難撐拄汴京拱手付他人中原尺地無安堵三宮淚洒犬羊塵二帝魂愁沙漠雨弄權秦相真桑

癰精忠岳將空臥虎從此宋鼎遂奄奄天崩地坼憑誰補南渡至今半千秋傷哉往事難追撫龍樓鳳闕何處蹤玉魚金盌誰是主人言教主自昏庸童蔡諸奸從中盡我道宋祖作法差欺孤侮寡奚足數竊國何緣復竊名白晝黃霾天無覩篡逆都受口筆誅机關應逢真宰怒豐鎬曾經過曆年北轅非由中土竪不信但聽伯顏言得失好還如桴鼓我今攬轡遊中州憑吊當年徒仰俯

哀煬歌 游廣陵作

隋帝當年思行樂端拱深居厭寂寞東征欲振撻伐威南遊不復計寥廓江山何地最繁華廣陵風景不落莫六飛親駕錦帆開舳艫千里經汴洛乘輿到處爭供奉海錯山珍恣谿壑迤邐一至江都城樸地沸天真堪託極目長風駕海濤怡情臨春結綺閣曲檻雕甍巧迴環妙舞清歌映花蕚東都妙姬盡蕙紈南國麗人真綽約迷樓不數阿房宮那管軍疲并民瘼須臾樂極頓生哀一夫發難四海摶商辛被殪子嬰

夷化及丁年逞鋒鍔楊花凋萎李花榮阿摩罪孽真自作我來結侶尋舊遊河山如故景非昨璚宮瑤館盡成灰敗瓦頹垣那可索獨見蜀岡迢遞來天塹依然環外郭前樓應作後樓師後人勿取後人薄由來勝地不可常金谷園中青草泊滄桑真是眼底雲世間寧有揚州鶴

畸政篇 有序

袁公疏理鹺政業有成效余睹公論次成編知其籌國心勞甦商化遠也賦以志喜

紫塞藩垣壯神京拱揖尊荷戈千障列輸粟萬家屯
九塞兩淮相表裏國計軍儲胥仗倚脫巾呼癸真可
憂煮海理鹺寧泛視年來鹺政苦凌夷法敝罔顧商
流離敲脂吸髓存皮骨箠楚桁楊剩孑遺商人亡命
食難咽搶地呼天求更轍傷心徒抱焚溺咨扼腕未
見調停決袁侯天縱自神明七澤三湘鍾秀靈燃犀
肯令魑爲祟批郤猶如刄發硎邊內水商摠一橛百
萬戶口豈胡越咄嗟綱立萬目新正積兼疏心力竭
罷商久已嘆途窮旌麾一指暢仁風塞下不須憂蜚

輓大農頓可告成功由來塩筴鮮石畫桑孔文學兩
非策忠州謀國真苦心取與一言邁古昔楚黃自昔
多異才如公畸政更崔嵬卽今邊方方孔棘黃金急
爲築燕臺

花月歌

賞花春有色愛月夜無聲色萎驚春去聲沉喜漏清
主人傷春花益復翫秋月花尚聞妍嫫月豈分胡越
惜花常妬雨待月欲鞭雲雲雨敗人意花月徒醺紛
花殘不再好月盛不長保所以行樂人趨時常共寶

寶花趂春榮寶月趂秋臨急載花前酒頻成月下吟
暢飲嚼玉珠狂唫恣傾倒詩酒不負人人生空煩惱

高義篇贈邵恒南二十一韻

斷絃難再續剖鏡不重圓古來賢喆韻雙標節義堅
世法寬須眉弧矢任翩躚漁色頻添貳盆歌兢選妍
玉殞香隨冷春歸芳遽捐棄擲燈前舊歡娛枕上鮮
遺孤嗟閔苦阿繼孰祥憐傷哉靡恃子罕聞若翁賢
別有噉名客羊質蒙虎宣自謂室無婦那知媵有天
寄處偏行樂郵亭任作緣是皆流浪梗安用辟支禪

咄咄恒南子畸行與世懸別室齒纔壯灰心稿不燃
逆旅一千里孤眠三十年空廷無嬖御樂藉絕嬋娟
有客頻呼酒攄梧獨守玄情疎兒女盡義重雲霄翩
不侵追季布排難慕魯連卓矣百鍊鋼迥非繞指纏
媿我無椽筆聊吟下里篇

自笑歌

常時舉觴曾落浩白眼橫行長安道仗劍欲衝斗牛
寒落筆猶如風雨掃白鏹朱提任去留娥眉粉黛忘
美好自謂咄嗟致青雲攄梧一榻權枯稿那知中歲

嘆數奇懷寶無能度世迷季子十上書未售陵陽三獻價難期自古英雄多淪落生也惆悵不逢時悲歌待復作燕客侘傺那能戀吳施秦淮不少狹邪地幾度風塵見佳麗疇昔禪心似絮沾拂衣不管人憔悴展轉年來塊壘攖清歌妙舞也關情風月場中聊逐隊姻緣簿上想題名五陵年少挾貲游買笑不惜錦纏頭君輩紅顏應如此吾曹老大亦風流以茲自思還自笑感憤何用傍人誚君不見鳧脛自短鶴自長泥蟠天飛誰能料

秦淮遊

生年不滿百冉冉流光疾況復一月中開口能幾日是非傀儡場富貴電露失所以行樂人輾轉思閒逸人生閒逸難可期無如豪飲擁嬌姿濁酒尋常行處有佳人難得易差池古惟長安狹邪地于今秦淮饒佳媚天生艷質在一門郝氏諸姬顏色萃何物婉然絕代奇明眸皓齒潤香肌學書曾學衛夫人箜篌一度客心痴我來乘興尋芳倩邂逅驚看芙蓉面低幃暱枕意堪憐竟日卜夜未忍倦由來佳麗罕爭鳴酸士何緣獲國瑛洛水巫山空傳賦我欲佩之長爲蘅誰云兒女情多嬖樂意相關難遽置願取枝頭連理生莫使星河遥對淚

僊姬篇贈郝美人

我昔遊蓬萊曾見蕋珠子異種瓊琪花風塵那可比邂逅撩人腸低廻沁人灑念茲尤物稀安得常如此一別幾莢蓂寤寐何所似我今訪故遊僊珠依舊蕋有情態轉妍無語顰難指天生奇麗姿況復當韶齒遠室思不遠遥天情難已且共白日歡莫待朱顏徙

我輩有心人風流安可底

代友人金從之送二兄

贈元美

古人結良契何必共鄉縣而況同根生相輝更相戀所嗟世局翻親疎可易面天性中流言骨肉多忿悁繄余少小時早遘嚴慈變況復時命乖頻年鼠雀煽賴有仁明兄奮臂來相援閱墻既以消禦侮還爭先緩急籍鴒原一體情斯見慚余非季方何德承恩眷無計効涓埃佩誦矢靡倦願保田家荆千古人共羨

贈君平

鴻雁不亂影影定無參差鶺鴒不分飛飛必相追隨人生惟兄弟墮地稱連枝少小相娛樂安危共歡悲亦有相煎輩建安恨燃箕田荆共姜被既翕永無移嗟余遭陽九年來多數奇中夜每傷心白日常攢眉賴兄推友愛爲我周百罹所言多藥石飲之得良劑所行多提扶由之免險巇室遠心靡遐相思不暫遺永言佩茲德聊以識吾私

雙壽篇贈汪君佩兩尊人

世事岐窪峻浮生半假真貴富須臾幻歡娛實受因人生誰娛樂住世長相親結髮爲夫婦雙棲共一身燕婉初情洽齊年暮景珍所嗟鳧鶴異中道笑爲嚬亦有妍嫫懸濁水隔清塵吾愛梁孟配舉案對如賓吾憐鹿門賢唱隨共食貧伉儷尋常有名德罕能均厥有華谷子力行追古人閨中故自淑耦俱兩無嗔龍劒雌雄合和鳴琴瑟姻杖屨能求適蘋蘩不厭辛並蒂四十載偕榮花甲春矍鑠渾如壯期頤料可瑧庭叶無聲韻階翻有綵新遶膝看桂茂含飴弄孫振何羨圭組顯自是懷葛民人間真樂境未許俗情倫

澹園紀會錄 有序

歲戊午初夏余從汪伯鵬金伯孚暨兩家昆季讌集於潛川之澹園修嘉好也留連浹旬爲歡竟日絲肉迭喧觥籌交錯維時有美人名瑛者明眸皓齒恣態嫣然四座行觴一室光耀洵女郎之冠選也一日金元美避席起曰夫人世百年曦暉一瞬風雨晦明恨芳辰之罕值生老病苦嗟笑口之難開今吾輩幸而遘昌辰逢雅集肺腑聯骨肉之親塤篪奏天倫之樂

良朋萃止握手論心艷質當前清歌妙舞氤氳薌澤盡淳于一石之歡摧積玉山任步兵千日之醉斯亦塵世之奇緣吾生之快事也昔蘭亭紀勝則逸少摛芳春園宴集則供奉掞藻今茲之役吾子可無一言以紀茲樂乎余謝不敏爰濡毫成十六韻豈敢曰效顰先喆聊以抒一時懷抱云爾

蒼茫輿蓋真逆旅蟻逐蝸升多艱阻蹉跎歲月嘆逝波荏苒風塵向誰語天假吾儕勝會緣依稀結得同心侶朱明此日尚清和澹園一壑堪萃處兩姓百年

嘉好成吹竹彈絲奏鐘簴座中更有佳麗人嫣然一笑千金許淡掃不將顏色汚明眸四坐爭延佇誰家冶異絶代姿金屋應從阿嬌貯竟日卜夜燕浹旬徒倚歡呼忘爾汝淳于一石未足多步兵千日得醉所咄咄金生達者言真宰稀將樂事與蘭亭僅見右軍篇桃李載披青蓮序四美二難難并臻春去秋來嗟寒暑三鄣狂客興自賒宕逸不受愁腸圍拍案尚讀古人書揮毫欲展平生譎安得一解利名韁與君共卧南山墅

賦得西湖比西子

東越名姝美西湖芳景新美人久塵土勝地尚堪珍淡看春山色盈憐秋水神芙蓉標豔質楊柳舞纖身霽色疑輕笑煙光類淺顰六橋花作岸十里錦充陳泛月天連白浮星野徧燐繁華饒冶澤寂寞匪湮淪梵宇窺禪相園亭疊綉茵湖山逢客主魚鳥傍人親樂意鍾濠濮開心賞洧溱千秋留姣韻萬里聳游人苧羅何用贖絶代已長春

大堤曲

大堤復大堤大堤風萋萋大堤柳楊顏色好誰家少年大堤道大堤女娘好戴花大堤兒郎不顧家朱魚白雁紛如蝗腸斷南征淚似麻

採茶歌

上山獨採茶採茶人無數只道新茶香那識舊茶苦分付食茶人新舊酌所取世有似茶人對茶淚如雨

採蓮歌

妾似池中荷郎似晚來雨纔得珠來圓風飜又撥去

題絹帳梅花

萬卉千葩吐艷時孤芳羞與衆爭姿千葩萬卉正摧萎挺特不隨衆俱靡爾能傲雪復凌霜何事絜白與論香爾能伴松併侶竹老幹蒼枝少粧束主人不喜聞艷肥絹素描君入卧幃一任風清月冷夜淡宕相看塵俗絶君不見寂寞誰透寒裏春一枝先占隴頭雲嫩蕋柔花何足惜我向此中討消息

端午日同楊聖孫潘爾尚潘爾廸吳天民吳仲騫余曰旦汪雲倩汪宏倩汎舟游邗水即事呈諸公

良辰未易得勝地不常逢人生悲岐徑輾轉西復東
世事爭奈鹿浮名嘆楚弓楚弓分廣狹何如塞上翁
此翁真曠達失得付蒼穹所以觀化人翩然瀘界中
獨坐能孤賞隨人擷芳叢嗟我頻年況浪迹類飛蓬
賴有知已侶相携覺大夢江山何處麗廣陵思獨雄
風流存晉代樂事想隋宮盈盈一衣帶小澗泛巨觴
朱明遘長至況復令節同龍舟爭下上遊人兢文隆
煙花都在目笙吹每填聰遠眺多妖女當前盡夜童
何必溱與洧今時即古風更有熙攘景返照自堪恫

一皃方落水群樂大爭功世路覬蝸角亦復如此忡
到頭誰利鈍盡付萬緣空一尊澆塊壘三寸破愁窮
隱見何妨鳳飛冥不碍鴻浮生占此趣何處問名通

關山怨

永夜戍邊愁聞畫角悲悲風淒復歇怕見關山月
關山此夜月如何腸斷離人別恨多極目黃沙里無
際千里萬里歸心繫少婦凝妝上翠樓征兒荷戟恨
悠悠五嶺南九塞北中夜夢魂驚傷心抑何極安得
衛霍將軍長出塞一掃胡塵狠烟息

長門怨

妾身艷似花妾命輕如葉自入長信宮君王那復接
生來容貌恨不嬌誰令嬌姿供蹀躞昨朝芳槿幾時
歡一霎容顏非久業憔悴支離豈故容舊幸新恩不
再逢長門輦路生春艸登玉鋪金亦何庸君不見明
妃絶塞嫁千里只今青塚尚留春

宦途快事

帝鑒葵衷出宮和慧謗消隨車涸鮒潤去國覩碑標
卧理萑苻靜塵清簿領蕭批鱗駭虎豹仗劍掃邊徼

金石勳名古斗山宦業遥

益壯篇 癸酉秋歸

世人畏言老未老先潦倒而我霜雪姿途窮不知稿
憶昔少年場文心生麗藻倚馬可萬言落楮雲烟掃
立欲樹功名請纓患不早徘徊數十年輾轉滋煩惱
壯志靡一遂憂思怒如擣搥擊欲馮誰搔首問蒼昊
蒼昊若告余無爲多愁懆流止詎可常達人貴知道
勿以少壯榮徒成衰老懊春華雖云疾非久埋芳草
扳地參天材百尺凌幽島練習詎暮淹渾如扶桑杲

吏老能持平將老嫻征討良醫屢折肱鉅儒通玄與
與周推二叟安劉歸四皓何必論圭組直把乾坤造
所以英傑人消息應自考世路安足羶吾鼎還須寶
氣欲薄青冥神能浮蒼灝益壯平生心努力休云老

五言絕句

春宮詞青字

無限長門怨春愁曉乍醒描來雙柳葉妬殺上林青

秋宮詞薄字

玉露試新涼羅衣漸寒薄高唐無夢借落月照簾幕

贈竹壑禪師閉關三絕

垂航還度世面壁且觀心欲識西來意庭雲共草深

其二

獨坐誰爲我深關不記年師憐三界濁跳出一枯禪

其三

戶外屨常滿箇中意自偏剎那千萬劫別有一壺天

姑蘇道中中秋翫月偶成四絕

玉漏飛天鏡清飈浥露盤思鄉無羽翰隨月度雲端

其二

雲淨天如洗波澄月欲浮誰家吹玉笛客思越高樓

其三

百年憐皓魄千里共嬋娟獨有深閨怨愁看此夜圓

其四

滴滴雲中露蕭蕭影上帆當筵無趙燕誰與舞輕衫

游中州對雪咏懷十絕

室淺風逾厲窓疎雪任飛雅知游子冷不向熱腸依

其二

北望瞻天遠南歸縮地難有懷頻俯仰誰與共歲寒

其三

朔氣送寒威披裘尚可奪獨恨客遊人南冠空吟越

其四

六出隨風舞孤萍逐水流相看共此意一任世沉浮

其五

堦前素已積門外深何極安得御風遊冷然意自得

其六

漫空低黃雲遍野浮白玉天公厭世囂特與息炎毒

其七

我從東南來雪自西北至豈俱素心者凄凉偏相值

其八

歲杪望春和春來寒更劇何如天際游峨眉傲霜雪

其九

驅車大梁道眯目厭黃塵雪壓塵心靜蕭然獨有貧

其十

季子裘何敝雖生綈未新何當見峴出寒韻頓生春

歲首同諸弟姪咏雪

新歲雪初飄飛花嫩柳腰杏園春色媛按轡曲江嬌

題汪雲倩扇頭水僊花

綽約隨風舞蹁躚度水妍描來香閣意清素使人憐

游平山堂口占四絶

隋氏宫何在平山留故蹤繁華無處覓野寺但聞鐘

其二

當年行樂處煙消并塵没多少客遊人慷慨哀吳越

其三

迷樓供一炬遺迹尚千秋從來歌舞地都是鹿麋遊

其四

來者是蜀岡去者是邗水山水有遺音何處尋芳蹤

七言絶句

過天津米灘

暮雲烟雨過危灘度險方知行路難頼有同舟人共

濟爭先阪履砥狂瀾

其二

男兒破浪欲乘風砥柱廻瀾氣自雄況海直須航一

葦天山何必不鳴弓

廬陵署中咏懷七絶

老去離家心事遠臨行稚子漫牽衣阿翁不作他鄉

戀春燕先將雁字歸

其二

雲帆飛渡大江西客錦鸞巢暫借棲自是上林消息

晚歲寒松栢幾人携

其三

異鄉飄泊歲逢除琴劍雙懸伴客書三寸猶能儀舌

在長楊何日奏公車

其四

搔首問天幾許年摧殘霜鬢不堪煎雅知鴻鵠能翻
舉猶作占風望氣憐

其五

清齋聚首共瀟疎不道年華暮復初日月頻驚飛駛
疾儂兮何事玩居諸

其六

逢人底事說榮枯兩字功名嘆有無許大乾坤無擺
劃猶令狂客問江湖

其七

繇來澤雉畏樊中阮籍當年泣路窮爲問天曹司祿
者困人何必在英雄

晤鮑惟彥詢及鮑燮甫家難愴然感詠

當年莫逆舊金蘭奄忽霜風一夕寒運數更叢陽九
厄孤孀景色最摧殘

其二

王謝門風故知名于喁更見塤篪聲那知玉殞蘭摧
後枯木寒花不見榮

其三

下榻曾經鮑子知夜郎一赴晤無期傷心紹續頻摧
折回首西州嘆黍離

其四

伐木頻年歌友生參商兩地隔嚶鳴燈前風雨人何
處惆悵相思夢不成

其五

解宅邱成能重義分舟范子亦敷仁憐余無力推升
斗愁對西風淚滿巾

留別祥雲美人

玉人乍遘自清揚一枕俄分兩地涼咫尺參商難可
見臨風一紙寄蕭娘

其二

隔河牛女事匆忙千里佳期一夕嘗幽會繇來多蘊
結相思此日九廻腸

贈馬卿雲

秦淮古道萃娥眉妬殺君家色藝奇幾度尋芳惟見
子何須別問有情痴

贈馬次姬

名花勝地兩難期瞥見馬姬雙白眉顧盼無能分左右阿腊且戀小喬痴

贈方虞卿相師

巫咸神術舊知名覿面能分賤與榮自是龍鍾裴相國蹉跎何日蔡功成

賀邵公麟婚

乘鸞此日慶天緣奮翮還須趁妙年才子早謀攀桂手隹人元是月中僊

其二

和鳴琴瑟成嘉耦叱咤風雲慰素心婚宦不須憂戀嗜丈夫意氣自千尋

哭程觀所表叔

丹旐翛然返故園悲風瑟瑟起重泉傷心不禁頻揮淚猶憶當年下榻延

其二

義俠饒能傾六郡音徽何必問千年人生惟有流芳遠不羨喬松住世堅

其三

頻年凡字問加餐幾度歡逢憶別顏一旦乘風輕化鶴祇今掩淚問緱山

其四

彈鋏曾經國士肝空憐頻首伏轀車哭公徒有生芻在挂劍枝頭意未舒

輓金伯孚

春歸愁聽子規啼幻泡浮生誰久稽一枕黃粱都是夢祇今拋却苦煩婁

哭鮑安甫

壯懷挾矢欲登壇奄忽秋風一夕寒從此凝眸千歲鶴幾回馮吊使人酸

暑月看花廣陵因與小鬟對奕道占四絕

珍重良媒說好因蘭閨頻見淑孃身煙花三月留春色潺暑何妨問玉人

其二

幽閣粧成別樣新輕風動處襪生塵相逢擬得群芳餉措大囊中自不貧

其三

好花疑不出門闌春色偏宜遼閣看一揖佳人廻雪去蕭郎那管帶圍寬

其四

待羊弱質不勝情一片幽衷寄奕枰但得郎心分黑白不憂楚漢兩爭衡

代金從之昆玉輓伯兄三絕

雁行中斷惜離群妻切悲聲徹入雲一對鴒原腸已斷傷心無淚洒高墳

其二

一夜霜風凋玉芝驚看同氣忽離離登床不見人琴影慟哭秋原何處悲

其三

哀鴻何日囀離愁蕭瑟長憐永夜秋只此無能招魄返相逢一夢恨悠悠

贈醫師

懸壺市隱欲逃名贏得丹泉一片清萬病從君徵一七誰云盧扁不重生

賀程聖際游泮

青雲無負盛年期早取秋風桂一枝更有杏園消息近長安策馬賦新詩

重游虎丘

風景居然續舊遊吳門覽勝幾經秋空林月度劒池冷頑石那能更點頭

贈李美人

姑射僊姬自徜徉嫣然一笑撩人腸秋波百媚驚廻盼掬取相思和漏長

中秋前四夕同弟姪翫月

清秋遥望白雲飛月露凉侵游子衣豈是槐黃消息晚長安日近報春暉

遊中州懷侯生

珠履三千舊知名浮沉那復數侯生誰知秘計能存趙不負當年虞左迎

其二

肉食誰酬國士恩信陵無計欲狂奔英雄何必居卿相千古令人識夷門

懷朱亥

嚄唶應知宿將差七十夷門筭足誇却笑三千籬下
客袖椎猶自出屠家

懷信陵君

旦暮邯鄲已不支虎狼秦吻正恣睢游閒公子疎韜
畧浪戰安知便解危

其二

誰令存趙復存梁前有矦生後毛薛豪傑元非噉名
流兩地多君能鑒別

中州歸咏

居然汴洛舊山河幾帝幾王爭戰多今古英雄猶在
月幾回馮吊併婆娑

五言律

送范斗文謁選

北闕壯遊遠南風暑氣生十年埋霧采此日徙鵬程
劍倚崆峒嘯詩爭郢雪鳴長安千里月回首故人情

其二

媿我難投筆憐君欲請纓論交援白水贈別出青萍
吳薊風塵隔關山河漢明無緣攀馬首飛思入神京

初夏同邵元季邵有年買舟南遊

發棹新安水遨遊吳越過飄零吾有劍侘傺爾同歌
載酒穿湖徑乘風破海波從容問二妙得勝許誰多

其二

幾度南征轍於今趣頗豪引杯澆塊壘攬勝破蓬蒿
海氣連雲起江潮送日高頭顱蒼幾許何日擁旌旄

至天界遇筠徑上人引琢峯禪房寓

輕舟初解纜把臂入緇林却訝蓮房杳翛然大德臨
三天開法界一榻卧雲陰感爾導師指何時玄度尋

贈琢峯禪師

南遊瞻卓錫一榻共禪居樹隱鐘鳴遠雲深月出遲
傳燈開室暗喻筏覺津疲莫負如來意相逢且救饑

其二

愛爾架裟靜憐余書劍行凈持超五濁悲願度三生
此地真天界何方問化城棲廬如可侶身世一漚輕

訪竹壑閉關神師

結得蘅茅處無妨伏臘侵深林將霧隱斜月度窓陰
一室惟瓢衲諸緣任古今禪心躭竹壑即此是廬岑

贈體融上人

宗門推老衲幾見少年禪爭智超凡徑莊嚴現佛先
度人春滿面說法舌生蓮乞得袈裟地知君不我捐

贈澹雲上人

寧馨誰氏子現作比丘身慧出西方果光流南國珍
澹雲觀佛相疎月映禪真我向曹溪去遲君一宿因

和諸弟姪月暈詩一律限寒字

瀕氣凝初霽清霄入幕寒誰云弦尚缺試看暈偏圓
氷影搖銀鏡珠光蕩玉盤天涯游子意慘淡月中看

早雨暴漲

玄雲黯白日晨起亂朝昏動地雷霆鬧滔天巖谷喧
洪流吞茂樹青野失平原自在主人意誰論風與旛

同邵有年夜酌

夜酌逢君對相看意自如隨人說歌舞底事問居諸
聚首慚非昔掀髯傲復初多君能白眼狂笑任蘧廬

擬入山發憤述懷二律

苦被儒冠誤何年可致身虛傳儀舌在不見范袍新
南國難逢主北山未謝賓漢廷誰射策五十有平津

其二

少小攻鉛槧于今三十春風塵老書劍歲月足酸辛
卞璞何須泣雄玄尚可親下帷千載事努力對天人

代沙美人贈別

政爾相娛樂驚聞返旆音凉風吹別袂白月照寒衾
引鳳簫安在前魚淚不禁郎心堅匪石莫諼向臨邛

賀友人游泮

萬里長安道驅車發輟年倒櫜張華籍重簡李邕錢
白雪空巴調青雲着祖鞭扶搖應有候變化許誰先

夜泊采石懷金從之諸友

萍梗渾無定飄颻江上游京華權聚首客思冷孤舟
北岸天浮水南舟月滿樓還憐歌舞地劇飲幾綢繆

西湖泛飲

浩淼晴光艷飄飄似葉舟雲澄兩峯出天入一帶浮
倒洗尊前酡橫窺檻外漚雨餘驚晚照遊意尚未休

湖心亭

載酒穿湖勝鬼亭宛在中晴雲浮曉日曲檻引薰風
削障分南北滐流任西東停舟隨得句吾道自忘窮

其二

我愛湖亭子中流最有情飛飛青翠峪面面芙蓉城
弱柳迎堤媚疎鐘入寺清馬高還肆眺涉渤類登瀛

登諸天閣

高閣峻嵽起凭欄肆睇臨遥天浮海氣孤嶼挿湖心
聽衲翻珠葉瞻慈施給金萍踪隨地隱何必問廬岑

重游惠山及鄒氏名園

勝地不常偶名園況再過甘泉流玉液金谷傍山阿
是處呈青翠隨香攪芰荷翻憐丘壑靜何用逐風波

懷金從之昆玉

豈有經年別渾如九易秋萍飄成汗漫荆茂想綢繆
游子嗟羈足故人問刀頭歸心何日慰展轉欲生愁

懷程因之孫纚之別時有林珠美人約并憶

客館栖遲久交情濶契深雄文知刮目斗酒定披襟
月下妖姬色天涯好友心乘風無羽翰空作室遥吟

賀石城族弟納寵

秋色凉生席春思蕩入閨百花遴異采三斛易名姝
嫩柳枝初放香蘭蕚再符少君故自淑樂意可全舒

其二

伉儷已齊案盤迤尚置人祇緣珠獨掌翻得璧雙陳
麟趾行看茂娥眉不慮嗔異鄉有佳麗寒韻頓生春

姑蘇道中即事

凉風吹旅雁游子泛歸舟細雨迷朝爽濃雲結暮愁
長吟爭郢雪把酒問吳鈎自笑浮生窄閒心妒白鷗

其二

離家暑尚殢返棹金已遷風雲新氣色吳越舊山川
老豈甘輸壯豪終不耐禪喃壺曾擊咏此意欲誰憐

程熙宇招南湖汎月

汎飲乘秋興湖光瀲灩多月明千樹色風淨一天波
入耳填歌舞隨舟駕薜蘿主人頻奏挙一醉任頹酡

其二

西越聲華古南湖景色新一樽飛月影百囀戲波身
樂事忘來去閒心賞淑溱浮生隨地適無復恨芳辰

過僊李遇風舟行如駛喜賦

早發武林市晚登僊李樓不聞蘭槳擊一任錦帆浮
客路分吳越星槎度斗牛乘風破長浪萬里可横秋

重遊黃山晤謝思園橋梓

天都遥咫尺別袂幾經年季子遊元壯謝家塵更玄
風塵慚我擾衡泌習君賢爲話平生興啣盃欲捋髯

題畫竹

揮竹毫端裏渾疑籜折初凌霜知挺勁影月共清虛
萬尺鵞谿掃千章嶰谷疎主人心愛靜一幅伴幽居

其二

篔簹誰氏勝淡寫入春初直節隨風嫋寒梢吸露虛
雲偕片石冷月向萬枝疎未許俗流賞遲君共此居

贈金從之游太學

仗劍游京國男兒意自雄决榆羞斥鷃奮翮擬冥鴻
三十才名起雲霄指顧通漢廷有英妙萬里破長風

雪後觀月

大地盡生白晴空萬里明光揺銀影度籟寂玉樓聲
不辨溪山色徐看林麓清遥憐關塞外永漏冷孤城

春日偕弟姪遊東郊

風日晴光好春回萬井陽踏郊移晷疾攬勝引杯長
兢爽荀龍聚爭妍謝樹芳浮生多碌逐聊復任疎狂

武林舟回

吾鄉故天險叠嶂擁重關一綫通危道千灘激怒潺
奔濤疑决霤逆挽類梯山咫尺故園近蹉跎未得還

謁許真君祠

上玄曾度世遺迹自千秋澤國頻驅孽江潭尚借籌
隨丹鷄犬異聽劍鰐蛟愁一柱維終古神功未可休

廣陵觀芍藥有感

天外孤雲意塵中野鶴身愁隨風月老怕見麗華新
春去名花艷詩成韻客親探懷千古在一任橐囊貧

其二

昔年曾獨步此日尚依人酒泛雲中斝香憐席上珍
烟花猶送客鵰鶚未離塵劉阮尋芳久逢場可問津

病卧

獻賦頻難售狂蹤不可尋支離作客久蕭瑟度春深
病骨憐孤影愁心對冷衾何年得好抱搔首漫長吟

喜瘥

伏枕未爲楚逢瘥喜更狂愁隨病俱失身與世相忘
卧覺微軀暇聞知塵慮忙人生誰是福無事足義皇

輓程友雲翼

電露光偏疾繁華景易凋雲橫丹旐冷風瑟白楊蕭萬事嗟浮幻千秋共寂寥緱山何處寉羽化足逍遥

塞下曲

遠漠黃沙上邊城畫角哀單于稽可汗上策陋王恢寶劒胡霜發雕弧海月開中原收廟筭諸將出群材

七言律

過桐江謁嚴先生祠

物色何緣徧草萊如公大隱幾人哉披裘欲耐千秋冷卧澤平睨萬仞崔帝座有星知客坦故山無恙伴綸廻祇今麟閣勲何在獨有先生一釣臺

其二

百尺滄浪濯釣絲高風千載罕能追雲臺日月爭依附嚴瀨春秋任轉移辟世豈緣甘匏落逃名元匪效鴟夷曳裾揔爲多秦士高卧寒江一挽之

其三

清波白石響潺湲把釣垂綸天地閒帝子儘教符赤伏狂奴猶自卧青山孤踪肯逐風塵侶傲骨羞隨鶩鷺班爲問當年高蹈意猶嫌姓字落人間

其四

遯迹遺名不可求山居何用識王侯帝思疇昔徵黃耇客自疎狂狎白鷗太史不須驚象逼故人仍自樂天游赤松尚待封留後較與先生讓一籌

其五

漢官還是舊威儀附鳳攀龍烈亦奇岳收不妨趨帝闕巢由甘自洗江湄一竿長伴煙霞捲千載猶餘泉石思粤自先生標勁節君臣朋友到今維

其六

鴻鵠高飛不可搴枕流漱石自翩翩危巖峻韻雙縹緲河水伊人共漪漣春雨九霄乘霧隱秋風一線抱雲眠東都節義誰嚆矢應是嚴陵獨釣先

其七

悠悠世路盡如馳爭似箕山潁水怡鳳德由來千仞貴鷦巢偏是一枝宜寒侵翠壁披蓑早月度松雲罷釣遲每向舟行瞻像宇我公千載幾須眉

其八

片石孤懸巖瀨峯挂帆江上幾過從幽巖邃壑堪凭
眺豐草長林莫論蹤華表何年瞻返鶴壯游此日類
登龍壁間詩句爭珠玉簪紱誰當寤曉鐘

送魯明府擢民部

祖道秋江葉有聲鳧飛不復竹騎迎即看盻睞輝星
署共識龍光在帝京百里尚餘新禮樂三投無恙舊
神明衡湘一脉瞻何極烏鵲依依擁去旌

贈許蓮岫中翰使鮮還朝

皇華持節擁旌旄一蒂乘風駕海濤太史曾頒日月
詔舍人重睹鳳皇毛投金建榭光相映聚米前籌意
更豪　聖主即今褒行役北山無事悵賢勞

吊岳王墓

南渡君臣焉有無空餘忠憤墓名湖血藏三載猶凝
碧鬼厲千秋欲磔胡潮斷錢塘悲宋屋詔飛仙鎮恨
奸徂青山蕭瑟白楊吼任是無情淚也枯

其二

啼血猶疑帶杜鵑功成何忽阻朱仙長城自壞班師
日航海應知併命年無復攘夷歸舊轍空憐覇越泛
孤船縱橫戎馬乾坤暗白日誰揮起九泉

其三

興亡軼事不堪論狡虜臨河也笑人南渡奄奄懸宋
鼎北轅悵悵寄胡塵請纓壯士空賫志委虜權臣暗
度津三字莫須真異獄忠良可贖百捐身

其四

髮指冠衝自不平倚天劍氣匣長鳴寧知桑蠹依根
潰空有葵心向日明夜夜濤聲將雨泣蕭蕭山色和
風清中原未復身先死蘊結何須歿後名

其五

半壁東南事已非黃龍飲至願終違一腔熱血馮誰
洒十載雄啚祇自欷酌酒竟成諸虜賀撼山空怖岳
家威北邙縱有旌忠石愁對青山白雪霏

其六

風塵黯淡天地垂遺恨悠悠長繫祠秦穴自令摧棟
宇漢官無復舊威儀瓊宮從此傷離黍啼鳥猶疑泣
故枝宋運自應陽九厄奇寃千古使人悲

謁關帝祠

艱虞簪盍幾人同今古桃園誼獨雄帝子馮誰噓漢
鼎將軍勉爾効曹公許身白日回天地仗節青霄泣
雨風英爽至今禋祀徧千秋達旦燭光紅

吊于公墓

喧喧烽火薄長安隻手天河力挽難社稷有靈欣返
正股肱已竭橫遭殘孤忠忽掩九重照群小能飛六
月寒今古錢塘人共痛不禁馮吊淚難乾

偕邵寅初邵抑之游吳山

吳峯突兀倚城隅攬勝歡携二妙俱幾見真人留蛻
鶴重來開士問玄珠潮聲空振錢王宅鏡面遥分西
子湖此日登臨興不淺由他身世自蘧廬

酌煙雨樓

湖山峯嵂踞中流湖水蒼茫四望浮煙雨一天迷瀚
海雲霞千變吐蜃樓南州解榻延徐孺越嶠登床步
庾侯極目傾尊頻徙倚飄颻天地任虛舟

游梅花嶺

青翠迴環亂樹聲雨餘暑戢腋風生地當名勝馮千
古天入樓臺俯二京出水荷渠香滿道夾堤花蕚錦

爲城凭欄却憶當年賦猶是疎梅帶月明

其二

丘壑襟期浪作緣相將躡屐履嵬巔春來早吐隴頭
蕚夏至還歆太液蓮雨過輕煙籠玉樹月明疎影映
花鈿廣陵自昔多佳麗更見風流太守傳

和李本寧太史隋宮次韻十之四

翠管離宮別代新應憐芳草不長春咸陽一炬瓊臺
焰大業千秋舞屧塵攬鏡自知罹劍鍔圖儂誰爲解
羅巾獨孤早識從前悞牝鳥如何令守晨

其二

玉樹笙歌曲正終哇聲又復出隋宮迷樓不辨朝昏
色複道安知宛轉通秋氣摧殘楊瘁葉春光爛熳李
凝風三朝興替一時事顦顇榮華自不同

其三

剪綵紛披不用裁嬌姿況復聞花開君王無事塩車
引妙麗爭從舞袖來清夜幾經翻舊調空梁何故妬
新裁更憐久戍征遼骨腸斷香閨夢幾迴

其四

燕子何年別舊樓江都風日尚堪遊蜀岡西折蜿蜒下邗水東歸日夜浮青草尚餘名苑跡黃昏空逐噪鴉愁登臨不淺才人興月照空林水自流

接邸報知遼氛稍戢讀經畧疏揭不勝悲憤

消息三韓近若何乘陴誓障枕金戈元戎決策堅馮險狡虜聞風畏渡河久戍征人嗟暴露怡堂朝士尚嗟跎書生賸有封侯畧伏櫪何緣奏凱歌

其二

東事頻年苦驛騷登壇伏鉞賴賢勞未聞驃騎梨庭

烈尚有將軍堅壁高青簡幾經擐汗血黃封何日賜貂褰由來賭命男兒事願駕長風破海濤

偕金仲幹諸君屢看花卞氏女郎家

衰年作客暑愁侵選勝看花強拉尋卞女已經三獻璞石家何惜萬償金流雲綽約多嬌面古幹蕭疎老衲心上苑名株傾不盡騷人幾度費題唫

端午日由落石別同社兄弟舒德先程參寰程

木孺王交如程爾登程正斯及家姪廷獻之廣陵率爾新秋感念賦懷

片帆飛駐古蕉城回首天涯思友生勝地追隨毫別秋長天留滯爽歸盟五絲懸艾荷初放三伏流金露已清雅集定知追燕喜酣歌獨少鉄彈聲

晤汪仲開追念昔盟愴然感賦

曾經把臂意綢繆荏苒風塵幾閱秋共挾雌雄飛上下寧知青白世沉浮參商長恨星河隔隱見還憐雁影幽風雨連床頻話舊相逢不減別時愁

廣陵秋興

江風搖落景淒其爽氣朝來沁客肌歸雁一聲增旅

惋寒砧萬杵動鄉思平臺賸有隋宮冷梅嶺空餘何遜吟子只今扃迈旆春來不少看花時

其二

異鄉漂泊況何如攬勝那堪久鬱紆一曲誰傳中散韻長歌怕讀鮑昭書觀濤八月神逾壯踏雇三春意始舒謾道長卿游興倦上林急欲賦公車

登金山

露下高颺爽籟清江流浩浩亂秋聲天成南北橫中界山控淮吳竪外城高閣霏微塵逕絕洪濤震蕩梵

宮平媿無謝眺驚人句狂向清尊遣俗情

余立甫諸甥治業瓜渚舟出維揚招飲金山賦別

幾年湖海問征蓬轉轂參差尚未工瓜步一廛生計勝金山千浪客心雄才饒恨汝輕投筆意莽憐余未御風劇飲招提歡聚首那堪分袂各西東

讀 大行皇帝遺詔哀悼復聞 新天子發帑止稅悲喜交集情見乎詞

享國由來最久長金甌況值萬年昌冲齡早已彰龍德久道還能戒燕堂神武幾經鋤叛逆寬仁無事酷炎霜升遐一詔扶携聽草莽微臣泪萬行

其二

休明鼎運超千古濟美真人踵兩朝一發瓊盈懽挾纊盡收征榷慶澆焦 先皇德澤留弓劍 嗣帝仁明匹姒姚醜虜倘聞新渙汗懸知此日戢天驕

中秋翫月

誰將玉鏡挂中天越水吳山到處圓影瀉銀河浮室璧光搖金屋映嬋娟浮雲變幻蒼還白岐路參差去復旋惟有多情此夜月年年秋色向人憐

其二

清秋遥望白雲飛羈旅凉侵客子衣異地徒憐蓴鱠美故鄉還有稻粱肥丹心肯逐蒼顏老白眼由他黃口非便欲舉觴邀皓魄金樽倒影吸光輝

歸途自壯

遨遊此日賦歸來策馬河山意壯哉豈必山陰終見戴聊從江上共啣杯吟成白雪宮商叶賦就青雲錦繡裁莫道風流吾輩晚只今誰是冠軍才

過昌化謁張真君祠

苦戰曾經累百塲風塵黯淡日埋光玄元一哭乾坤慘厲鬼千秋魂魄香靈武馮誰收克復江淮賴此遏旃張天成完節留今古血噀孤忠萬載揚

賀汪二老遷計部郎

封事當年請尚方賜環頻召草明光燕臺夙避桓驄馭粉署新含漢舌香國計早知籌借箸軍儲何用龔平章 主恩深厚優臣直一歲還應九轉翔

贈邵南園山人

南中冠冕定誰儔高士於今第一流賦就禰衡虛左
讓詩成供奉得新詶不從裘馬矜年少肯逐纓紳挾
貴游此日相逢謾言晚與君盡醉五湖秋

琢峯上人招飲高座寺

古刹深林度幾廻相將乘興共登臺嶙峋法座隨峯
起歷落飛花逐雨來勝地游人堪着屐問天騷客且
啣盃憑君莫話無生訣老大雄心未肯灰

贈吳儲將

東事當年烽火馳徵書林藪急蒐奇誰從驃騎犁沙
漠賴有叅軍帽月支寸檄飛傳天語震片帆高指日
南隨與君共話孫吳略傾倒爐頭舊酒巵

登報恩塔

浮屠百仞迥凌空閃灼員光射彩虹天畔江城縈帶
裏雲標金闕盡啚中千年寶氣留丹碧萬葉禪燈照
混濛此日登臨興不淺六朝佳麗許誰籠

早發天界寺睹朱雲五彩有感

軺車五夜起都城彷彿東方尚未明宿鳥枝頭催曙
氣輕烟道上迓晨旌明霞五色天苞現彩筆千行春
思生幾度風塵頻發軔可能一舉便崢嶸

夢雨齋即事

懸崖飛石響潺湲勝地游人盡日閒亂渡方舟爭下
上隨波鷗鷺任飛還馮巖但覺松難老對景徒憐鬢
易斑呼吸已知通帝座一樽權爲破愁顏

齋居夜坐

伊吾韻罷斗方橫徐步凭欄思轉生壁立松筠將谷
嘯巖懸烟月帶溪明坐觀身世虛林壑漫向風塵競
利名一自春光催語鳥幾回清夜獨含情

溪聲閣早雨

玄雲素雨起蒼冥無復溪山萬壑青洸瀁朝煙迷陸
海飃飃高閣接雲亭驚風猱狖爭潛伏傲壑松梢獨
挺榮豹隱十年乘霧變幾回搔首問山靈

秋日游燕子磯

懸崖峴石枕江頭勝地奇觀壯客遊北望巾原天際
遠東連淮海水光浮飛帆恍度尊前影高閣應憐物
外秋萬里烟波供遠眺繇來佳麗達人收

其二

名都勝地久招邀此日登臨興更饒山勢玲瓏吞石
巧江聲澎湃接天遥千尋巨鏁繚崖郭萬葉輕舟駕
海潮作賦無能追宋玉疎林落木任蕭蕭

金陵懷古

帝道衰微割據雄當年鼎立有江東伯符死負爭衡
恨歸命生爲啣璧翁一代伯啚分漢祚千秋遺迹吊
吳宮河山不改舊時色晚照寒烟可勝恫

其二

天塹徒滋闇主驕三山二水足逍遥羯胡薦食傾雙

晉燕雀怡堂笑六朝擊楫千秋空抱恨長城萬里自
令凋風流江左才非乏揮麈何如銅柱標

送金伯孚南歸

瀟瀟風雨暗江干握手相看判袂難幾許登臨梁寺
暮頻來歌舞漢宮殘鄉思蚤副刀頭約旅况憑將雁
足寒唱罷渭城何處泊簷楣星斗是長安

聞家弟時育喜音賦寄

廣陵分手意蕭騷回首天涯思更勞忽報青毡還舊
物須知白雪奏新操囊中早脫平原穎塞外還麾謝
掾旄屈指金風消息近季方無事隱蓬蒿

輓邵太常

天都黯淡失岧嶤一夕霜風萬壑凋尚擬中朝虛鼎
席那知方外趣僊軺十年卧負東山望千載名歸北
海超曠澤隨車塵土淚乘箕無事悵瀟瀟

浴和州温泉

寒飈朔路苦驅馳偶憩温泉且解肌混沌爐來丹鼎
籟氤氳春浸雪霜姿風塵此日忙投幘垢凈群生共
濯漪爲愛蘇融出塵晚仙凡得趣有差池

宿州道中遇計偕諸友

老去依人碌碌難黃塵米目朔風寒關河迢遞催行
色書劍飄零伏枕看壯志有懷爭驥足浮生無計試
虹竿天中共說長安近鳳闕何人響珮環

衢齋撥悶

天涯作客意蕭騷覽鏡頻驚嗟二毛白日抽緗醒亦
寐青山入榻夢還勞枕中鴻寶誰爭秘匣裏青萍且
暫韜遼左即今烽火逼英雄未可老蓬蒿

新春日

蠹魚食字幾經年物色韶華一任鮮去歲人逢今歲
老異鄉愁共故鄉煎萍飄世界嗟蓬轉鹿逐功名笑
夢顛歲序春光雙美好子雲何事獨栖玄

中州除夕

射策名場幾度秋漢家飛將不封侯空憐紫氣瞻風
雨猶向青山老葛裘日月祇驚馳峻阪風塵何似卧
林丘年年除夜肩思息爭奈窮魔戀不休

其二

衰年寄迹任淹留彈鋏何須泣朔綏千里孤懸雲外

況一燈長伴枕中愁乾坤納納予懷窄歲月滔滔客
思悠新舊年華噬易轉壯心何日奪弧鍪

題庆明府蔚起臺垣卷

頻年淮海誦聲長花滿河陽兩地芳周室采風歌豈
悌漢廷飛璽寵循良乘驄早見星辰動補袞還瞻日
月光單父中牟誰並美風流千載令公香

步和張問夫贈妓入道

曾向僊姬泥紫霞綺羅此日忽袈裟紅塵覺後羞殘
夢青鳥歸來嘆故家撇却繁華待月信閒聽半偈落
天花由來去住都無着一縷爐烟日未斜

其二

誰向空門戀落霞驚看天女易袈裟浮生頓覺真成
夢住世還憐別有家懶約臨風懷柳信閒將伴月聽
梅花百年露電應難着茗椀爐烟任暮斜

贈邵獅山

高名妙譽在丹青意到能教鑄萬形何事長康工絕
藝翻令士季廢居停百年假合誰能戀一影長存若
有靈造化不須留別恨賴君神腕奪枯榮

送戴心虞之任潁川

祖道金風搖落聲飛鳧到處竹騎迎雲中紫氣占僊
駐匣裏青萍贈客行禮樂曾分百里咏韜鈐何論一
軍驚與君聚首交游晚風雨無忘莫逆盟

送冉二尹

山城何幸借旌旄撫字催科更迭勞風靜塵清童早
牾月明宵朗卧生髦屠牛尚局烹鮮任伏鳳還覘展
驥豪西蜀緜來多杰詰有君何必減雄褒

過采石謁太白祠次申伯韻

姑射儒人謫世游胡塵濁亂哀江頭萬言何馬空今古一醉飛鯨任去留片石猶疑雙鳥駐青山賸有白雲垣我來乘興尋芳宇太息高風未易儔

程汝爲豹隱堂瑞芝賦贈

煌煌芝寶出塵埃神物陸離光怪哉色映五榛呈地秀根從一柱擘天開碧桃不自人間至丹桂還從月殿來旦莫金風消息近懸知玉樹展雲裁

題郡守魏尊人手卷

蕙軸翛然杖屨游青萍鍔吐夜光酬循良兩地謳吟

徧雨露千封惠澤週半齊鴻名貽桂徼全收鼎望映林丘祗今解組陶彭澤屢鑠無庸悵漏籌

其二

頻年豈悌誦聲長百代甘棠今古芳單父琴清分宓席河陽花滿接潘香恬衷肯逐風塵老遠志還爭日月光黃髮怡然看接武象賢有後政翩翔

秋日同吳晉明金從之借馬蔣三姝同席卽事呈諸公

老大徒嗟處仲壺糊從樂隊得歡娛花間蜂蝶爭喧逐醉裏神僊問有無白眼長隨身世傲黃金休論槖囊枯名姬雅集應難值何事塵勞并索煞

卯秋歸途晤汪孝起

束髮從儒爭勝場而今書劒尚淒凉陽春別調誰相貴明月迷投祇自傷老去長卿留意氣愁來鮑叔析肝腸相逢且作歸與計謝眺詩成問彼蒼

輓彥雲汪文學烈婦洪氏

鈿委花飛妻素秋甘心殉碎不知愁分衾無復寬鸞鏡入穴還期共蘼蕪痛別慈嫜腸欲墮生拋弱息淚

難收西山餓烈須眉事他日名應女史留

其二

慷慨從容未許兼求仁就義兩能賢千里歸骸悲飲血一朝合穴笑從泉捐生志決神逾壯絕粒腸枯骨自堅從此霜寒兼月黯幽香楚楚使人憐

其三

少小風雲自素期那知頓賦斷腸詩空憐堂北桑榆日忍捨階前蘭桂姿念矢一天羞獨影歡從九地更同居幽貞自是逢 明聖相對黃壤萬古怡

賀夏如蓮遷計部代

江南閥閱幾門墻瞥見君家奕葉芳十載留都標碩望一朝飛璽寵僊郎南度早已頌籌著北闕應知借紀綱自是焦明翔寥廓素交何計逐翱翔

輓汪伯昭

一夜霜風妻露秋驚看帝里忽藏舟浮名已擲三生夢壯志空憐萬戶侯白下猶疑紫氣在青山長令草玄幽餘生石電何須恨蘸得清標月旦留

其二

招提陪對律應商轉眸驚聞蝶夢長自是文章憎達命翻令松栢萎玄霜黎光副墨輝南省午夜秋風掃北邙遥想化城丹旐發薤歌聲裹斷人腸

賀朱明府考滿

百里仁風惠澤翔漢廷治行首僊郎魯恭異政標中土朱邑賢聲奏上方花縣頻年歌豈悌璽書此日寵循良使君游刃財揮割兆姓雲霓正不央

送程簡菴之任廬陵

春來射策玉墀頭出宰名封擇刃游錦製鴻裁標異政琴鳴清調迫時流西江轍涸思商雨南國化行聽召謳 聖主即今徵卓異懸知驥足豈淹留

和楊按臺登齊雲詩次韻

蒼翠高懸百尺枝孤忠自矢畏人知西臺貴戚驚驄日南國雲霓沛澤時鳳覽德輝留彩色雀鳴天際仰清姿 中朝早已虛前席砥濆迴瀾更屬誰

其二

上林何日借高枝老去浮湛祇自知雪裏寒香爭素色春來飛際異蜚時依人羞語憐貧骨傲世還當具壯姿心事蘇來通帝鑒後車載叟彼爲誰

甲申歲過饒州今四十五年矣追思往事感賦

四十年來續此遊居諸如駛願難酬浮生頓覺成今昔壯志空憐作馬牛山水有情招故侶乾坤無地展新籌相如勉副題橋意逐日揮戈未肯休

登滕王閣

片帆高挂豫章風攬勝登臨客思雄半壁東南襟帶裡幾朝人物笑譚中西山不改朝來爽南浦遥看暮景紅自是當筵能作賦一揮鸚鵡許誰同

和羅念菴勸世詩十律逐句步韻

萬事何須逐世求仙家春色勝皇州黃梁未熟驚殘夢白日無多及早休方外游人能獨樂醉中狂客解忘憂祇今揮麈談名理頑石應知亦點頭

其二

利鎖名韁不計年婆娑世界度三千寧知五蘊多嫌怨休向三生戀業寃歲月只今嗟逝矣乾坤如舊尚寬然紛紛逐逐非吾事洞口桃花別有天

塵世相牽入網羅英雄有眼笑么麼閒拋俗事攢眉少識破禪機笑口多日月麗天懸臕燭風塵滿地是浮波塞翁失馬還須得世事循環可奈何

其四

蝸涎滿殼不知乾粘壁升高自謂安金谷當年傾內府淮陰後日恨登壇敗人多處成人少得意濃時失意難跳身天外垂頭看笑殺人間逐熱寒

其五

閒花野草不知愁止足隨緣莫過求出好興戎都是口托錡處後少當頭一塲傀儡如朝露半世功名似泡漚却美天都仙界外也無煩惱也無謀

其六

乾坤有我是中間本分生涯卽是閒咫尺樊中休戀近逍遥世外始稱寬挈瓶須識痴難守轉轂休誇智若環蕩蕩平平都是路堪嗟阮籍泣途難

其七

舊緣新帳急須勾策杖河山任意遊煉石女媧何處補轍環宣聖自周流謝安着屐真行樂疏廣明農可

破憂爲問聰明伶俐漢無邊苦海不廻頭

其八

蘭亭不復昔流觴有客何妨獨醉狂卿相難傳塵土業神仙能度海天霜朱顏易謝誰長好青鬢無几着甚忙古往今來容易過矮人貽誚是觀塲

其九

蜂喧蝶逐不知煩得味花間未肯閒江水從來通海水北山何事笑南山滄桑事業頻更改曹馬機關易轉環暑往寒來如駛過人生何用苦多般

其十

終日蚩蚩只怨天閒看世態自悠然佛門廣大瞻蘿
象世路崎嶇嘆雀蟬五福誰能爭上壽千秋若箇是
名賢電光石火無多日得意休誇閻苑僊

和道學詩一律兼用自勉

富貴功名是帝鄉蘆休論短和長箕疇六極須嫌
弱孔聖三言特辨強掃盡凡心川注海養成蓬學顏
離囊賢關聖域真吾事肯與庸流共縮張

哭程簡菴

別袂纔經兩月餘驚傳廣柳報迴車西江涸鮒初濡
沫南國甘棠遽嘆歟千里人琴雙絕韻百年身世獨
遺書傷心不爲交情冷社稷蒼生望未舒

輓汪仲開

雲橫山黯可憐秋奄忽麥風一夕休白雪尚疑爭郢
調青萍空自挂吳鉤星還碧落歸天漢魄瘞黃塵傍
帝丘千里巨卿頻入夢臨穴一慟淚難收

其二

火小登壇擅勝場爭傳三寸舌光強梁國未獻千年
賦河朔猶追六月觴白下常瞻紫氣在一棺遽戢萬
緣凉招提晤別渾疑昨此日思君何處鄉

都城虜警

長城封豕擾神州蒿目頻登百尺樓泄沓自貽君父
恨綢繆誰軫室家憂名城慘哭悲新鬼絶漠猙獰憤
故酋自是元戎多悞國應教廷尉望山頭

其二

戎馬縱橫草木悲虛傳大漢樹旌旗五陵投石羞間
旅三輔登陴笑健兒飛輓極天敲骨髓沙場滿地飫

膏脂當年衛霍曾驅塞薄伐何無六月師

其三

肉食朝家匪乏人都門此日不知春祇聞債帥頻揮
纛不見鐃歌度幾巡仗劒何人思繫越引身有客但
逃秦遥知虜騎長驅日猶自談天說鬼神

其四

湯火何年得暫蘇不須憤悶罪胡雛廟謨早已疎桑
土虜患應憐逞敢枹 聖主已傳清海詔蒼黔從此
動嵩呼書生夙有封侯畧帷幄重臣知也無

賦得樓上雙美人

珠幃綉閣暗藏春金屋從教賽玉人閃灼雲鬟雙吐
艷翩躚霓曲並驚塵娥眉醉夜非孤影鳳彩臨粧有
四身記得望僊春剪綵樂昌紅拂共充陳

其二

名花傾國古難期瞥見吳宮鬬越施篋裏珍珠雙照
乘佩中蘭蕙兢芬帷樓危未許春嬌漏室遠徧令客
興痴二妙相將承寵幸前魚遮莫不須悲

廣陵同歙汪長馭婺汪子著白下賦歸

嚶鳴此日共良儔把袂聯鑣出帝州邗水烟花猶在
目白門雲樹未經秋鼎分自屬三州俊茹拔還同駟
馬游萍梗浮踪歡聚首鄉思更喜大刀頭

和函三諸社友詩一律

朱明蒲酒值芳辰把臂空王度法輪半偈持來祛宿
累群星聚處數家珍倒飜墳典乾坤古閒咏詩歌珠
玉新名社風流如在目可容劉阮去通津

賀金太史歸省

半千名世匪凡同憲節榮看畫錦雄報國羞從城下
誓犁廷欲展幕南功全收今古千秋業獨立雲霄萬
仞崇　聖主即今思國士救時急爲駕長風

其二

吳山楚水兩知名握管能教風雨驚鸚鵡一揮曾獻
賦熊羆千隊更論兵攀龍有客登天祿附驥何人陟
渤瀛忝竊梓桑懽御李不須雲樹慕長庚

輓運大夫汪景謨

邗關別袂景非遥一夕金風萬葉蕭無計可留中散
韻有心徒費太函魚觀濤八月人何處洒淚千秋思

未消豈是塵寰憎住世帝鄉元自足飃飃

其二

蕭蕭春色忽經秋瞥見攙搶蝕斗牛憂國頻年輸輓
運傳家何地不箕裘登龍早已懽憑軾彈鋏誰當識
蒯緱從此凝眸華表鶴不禁雙睇淚交流

其三

素封不數頓朱豪萬石君家孝義高纘緒宏開千里
潤貽謀丕振萬英翱鄣山削色驚頹萎邗水奔瀾嘆
逝滔令德完名君自快乘箕忍見衆生號

其四

下榻曾經國士知相逢尚恨見時遲瞻眉幸托尊前酒別袂愁聽簀後詩千載維揚跨雀杳百年峴首駐羊思酧恩不負延陵劒古木蕭蕭何處枝

再哭木孺正斯昆季

龍蛇歲值哲賢傾伯仲連摧可勝驚何事元方憎達命翻憐子敬妬登名青山賸有編摩在黃綬猶傳豈弟聲弱草栖塵無足恨巨卿何計挽銘旌

賀曹儀廷七旬

姑射僊人九節蒲西池玉液慶懸壺三千已奏蟠桃實九萬行看鳳翥雛眼見六朝游鼎盛神怡四世足歡娛從茲上壽臻平格黃髮于公有幾符

贈程季修西爽樓

崚嶒高攬碧天秋無限清光射翠樓滿目雲烟隨嶂幻當窓日月共波浮會心一室函藏遠得意千峰爽籟收自是主人能避俗買山直欲逼巢由

輓程大理覺我

箕鶴翛然天際遊生芻束獻暮雲浮精還碧漢星仍曙魄散青山玉邊收賸有鴻仁霑九里猶餘曠韻耀千秋頻年怕向西州望夜雨寒燈不禁愁

讀民徵錄勸許約初駕

中牟單父夙知名南國長流豈弟聲十載尚餘新禮樂三投無恙舊神明玄亭未可淹玄草宣室還當右賈生自是蒼黔頻拭目東山急爲趣行旌

倣唐人早朝

長樂鐘聲報曉催千街羽仗兢徘徊尚方玉殿連星耀夾道金蓮傍火開列就鼎台依日月班聯鴛鷺近

蓬萊 聖明在宥嵩呼日五色雲成錦繡裁

和范方伯秋潭釣月

蟾蜍子夜放光明浪息波澄籟不生水隱蛟龍潛大壑天廻奎壁餌元精玉壺清吸九霄露氷蘖寒侵百尺瓊自是絲綸曾蘊結臨淵豈作羨魚情

聞叛兵殘破東省

幺麼適戍敢雄行土木元戎謾握兵步伐不聞申制閫干戈早已血堅城三齊半供鯨鯢矚四海應知[illegible]鼓驚短犢僨轅無足恨應憐房琯負時名

其二

宵旰徒勤　聖主憂誰司鼎鉉寔堪羞但聞疆埸恣
鼂豕不見威靈壯虎貔雪積燕山聞鬼哭月明滄海
照蜑愁請纓匪乏封侯畧肉食何人可共謀

其三

驕兵跋扈不須奇兩撫疎庸故自痴納叛不思肘腋
患修齋欲仗梵王資名城舉目嗟烽火巨族傷心慘
戮夷共說腐儒憨簞簋空令志士痛時危

輓汪子羽表姪

石電浮生摠是虛百年修短亦何如空憐一旦先朝
薤不向三生戀故廬棣萼曾經光照乘箕裘無用悵
遺書朱明蒲酒猶彈劍轉睫于今慟柳車

其二

相逢纔是隔年期奄忽乘雲別故知厭世二毛蟬蛻
急離家千歲鶴歸遲孤嫠莫恨伶仃色孝友猶催伯
仲怡一枕黃粱俱夢幻達人觀化不須悲

其三

夜旦有誰能抗天懸知苦趣獨堪憐生逢厲室頻罹
吼殁棄遺雛未鳳翩造物于君留別恨親朋哭子倍
潛然人生不得娛心事百歲安知是永年

其四

蒲柳縣來不耐秋嗟君勁質便藏舟祇緣琴瑟頻乖
戾却訝風霜遽黯收舉案何人追孟媛歌盆恨子不
莊周寃親平等渾閒事月老無端特結仇

其五

司命何緣促美期彭殤一視不須咨獨憐麟趾嗟雄
暮遂令梟音擅牝帷憤積一腔愁莫訴妖纏二豎藥

難施傷君不得逢家處午夜啼聲泣子規

其六

一束生芻去問孤長纔入塾少之無夢蘭已叶充閭
喜叢桂何無當戶雛鳩木無緣拋白璧鳳毛有種待
明珠九原莫恨平生事諸季翩翩斯足娛

輓子羽姬殉烈

珠沉玉殞不須咨忍向寒燈戀總帷蔓草從教霜後
萎孤鴻肯耐燕來期生揮血淚傷懷抱瞑聽旒歌樂
唱隨誰是中郎饒藻韻題芳急續烈娥碑

其二

墓砧一逝晤無期千古傷心永別離拭淚愁看菱鏡面廻文怕誦錦箋詩專房寧爲當年寵合穴還悲此日遲嬰孺獨憐方失恃白雲瞻望摠妻妻

其三

青齡寡鵠自堪欷視息何如抱璧歸隻影空廷羞獨步雙栖玄室樂于飛斷腸從此兼收淚絶粒應知併厥薇今古纍纍都是塚幾人烈墓播芳徽

其四

長城痛殺杞梁妻猶向人間誓寄稽暗室徘徊悲白月哀聲宛轉怨黃鸝愁看佳麗連枝木恐聽翱翔半夜鷄 聖代卽今褒烈節唱隨相對永同怡

賀程新菴憲副

當年席研共綢繆歷落風塵度幾秋玄豹余慚棲霧隱驪龍君早探珠遊兩都意得高于閈三楚春深擣召誣一自上游天際隔相逢爲話別時愁

輓烈女婦鮑氏

閨閣何曾識阮郎隔河牛女尚參商寧甘天上雙飛翼不向人間獨斷腸瀝土環觀萬目淚入門展轉時嫡從來烈節誰兼擅彤管千秋女史光

其二

修短頻嗟造化偏幾多熱血夜啼鵑青齡弱質隨風化白日丹衷正火燃烈魄能將閨閫重芳名猶在俠儒先休傷王子春華萎縢有雙禽傍墓阡

其三

絶粒投危欲及泉懸知骨化操逾堅墓砧未面生留恨伉儷相從死亦仙南陌柔枝嗟短折北邙青草托長年浮生石電同歸盡贏得芳標萬古鮮

寄賀程祭寰

升沉隔越幾經年猶歉貽駑晚着鞭老去伏生嗟尚伏愁來賢録未登賢行車已布瀰天澤坐隱何緣問日暄爲問故人居要地可能一念布衣淹

與金叔起茶菴話禪賦贈

真儒來自戒禪身小果羞爲有漏因萬法冥通三界外諸緣洞徹十方真舊航欲度群生苦面壁還觀此日心一宿永嘉提慧覺蓮香妙諦不生塵

贈汪鼈司無如

三鄘碩彥凫知名肯向州閭隱老更千里盡簪天下士一堂環翠雲中英頻年寤寐思君友此日嬰鳴足我生忝竊梓桑兼肺腑不須江渭憶長庚

賀吳長孺令堂七旬

寶婺光搖錦綺筵疇華祝兩能兼松貞萬葉流芳遠桂馥三秋並譽先西望瑤池儻馭降北來金闕重書鮮遥知節孝雙標瑞天道無私獨與賢

夏夜飲汪師摯齋頭看草花次汪夷仲韻

炎風海氣試輕羅劇飲齋頭集賞多素質依微邀白月輕香彷彿度新荷幽枝不任門蘭妬濕色聊供苔蘚歌幾度南游空淚陌春來鼓棹渡江沱

甲戌除夕賦懷

七尺猶存俯仰身空憐歲月更憐春頻年食字徒爭句幾度操觚欲上人萬事疎狂羞詭遇半生鈍廢豬懷珍祇今伏櫪思鳴拂未許雄心逐冷塵

詞

同方夷庚洛城懷古 金菊對芙蓉

渭水橫烟卞宮積霧曾經多少英雄忽婁凉往事聲斷隨風曲江簇簇風流輩只消受暮鼓晨鐘但倏月珠欄排雲甲第鳳影當空 行樂須早爲容念年來征旆斷梗飄蓬笑張儀舌在命任窮通一杯聊快閑來燕拭雙目遠送飛鴻須知淮蔡功成還歸潦倒龍鍾

擬秋興 玉蝴蝶

萬項碧天如洗街塵淨盡十里生香緑斟朱門嘶入別是流光醉鹿鳴君恩深重登蟾闕人面紅黃與偏長彩旌繚繞仙樂悠颺 疎狂螢窓雪案這番露出貢董文章紅蓝將春杏園應促馬蹄忙憶蒼生蟠頭志慕丟往事蟄伏心凉且徜徉玉娥邀我桂月東墻

擬春興 高陽臺

帝里春先午樓日早名高鳳闕豪英賦奏長楊軒軒氣宇雲平玉欄多少啼花鳥趣春晴紫陌紅纓馬蹄輕芳草春城杏苑人醒 東鄰彩結成陰且歇袍虹

旆痛飲瓊林刻燭詩成大家齊放才名九重策拜
龍顏喜東風裏玉殿聲新笑吟吟御靄香凝一點丹
心

甲戌中秋同猶子子簪賦 水調歌頭

今歲中秋好莫負月光圓試當高處玉樓杯酒弄嬋
娟極目碧波萬頃遠塞征鴻飛影別是壺天皓魄光
逾徹笙簫分外傳　且開懷搊雁柱撥鵑絃謝家玉
樹風流那讓昔人賢今古情同一致行歌明月尤記
子瞻篇夜露下修竹貪看不知眠

咏柳 滿江紅

絲散千條偏凄楚渭城離別正金黃未碧東風嬌怯
才子閑從拂面過佳人故把同心結問卿卿何事最
關情花如雪　洛陽道長安陌西子岸東隣宅摠關
山一曲愁中盡發征騎遲留稍下兩杜鵑棲落枝頭
月恨悠悠春事七分非那堪折

歌

天都歌

有美人兮天之都驂六宇兮御風遊縱橫萬里兮下
上千秋遠世以兢兮弗予心憂亦咏亦歌兮匪笑匪
愁忘機兮觀鷗靜念兮虛舟鷦明翔寥廓兮俯視齷
齪莫可與謀何以覓之曰天闕曰帝丘

惜時歌

白日兮易弛朱顏兮驟徙人生墮地兮淸可俟而韶
難儗悠悠世路兮莫知所始耿耿予懷兮何時是已

仔肩兮誰委願息兮誰底一日廢興兮千古悲喜英
雄搔首兮吾將問天於尺咫

撫世歌

茲茲塵世兮孰少孰多易誹易譽兮忽諂忽驕謂彼
爲桀兮謂此爲堯雲雨變遷兮飜覆一朝達人大觀
兮獨立萬仞之岧嶤俯視一切兮不啻塵垢與麼么
居身鸞鳳兮任世鴟鴞柱下漆園兮其將與之同胸
次而共逍遥

擊劍歌

天地生吾兮昂蔵何志男兒挺生兮轟烈何事誰是千秋萬年兮亦祗以異讀聖賢書兮疇甘朽葉嗟我生之不辰兮可勝寤寐豐城寶氣兮久燭天而未試一擊兮英精生再擊兮神光熾三擊兮魅魑驚而蛟兕避其將任斯劒之所至兮而縱横倒竪莫可思議

賦

燈花賦

癸酉白門北歸故里路邸瀟况悲風四起獨剔寒燈客愁逾至燈花艷灼含情無已其甫也如醽醁之餘侵寒而銀粟之生肌其次也如薄雲之夕帶霧而春星之乍始其再也如苦濕之辰感霉而彩菌之生朝其既也如蓬瀛之麓吸瑞而九芝之本侈颸横焰斜流赤輾徙隙寒魃入無驚紫蕋似赤曜之垂天倪早霞之堆晷天市羅列兮帝座前華盖勻敷兮紫薇尾

照烜兮東家之歡占兆兮西隣之喜既抱璞而誰告每觸物而增愾胡細物之秉德視升沉之靡異猶子子簪病同余也情亦深焉意馬不羈心猱難拴蹙兮于眉赤兮于顴每長吟以浮白復酣歌而問天撫燈花之照人掇律呂兮屢篇謂叔之遇夔足讚叔之養木鳶珠無明而不售豈斯饑之季娟矧伊花之茂燁不謀造物之緣堯水勿能令其秋稿湯旱無可俾之春顛彼牡丹之鍾愛乎唐人忽一醜而一妍石榴之篤意于博望亦此淡而彼然籬菊之溺寵于陶令自

忘多而少憐孤梅之棲侶于林逋終漠漠一窮年疇與茲花之爲寶也赤心炳夜紫焰彌天身近石渠之客光生天祿之仙不幽室暗不愁日晻無分貧貴無逈愚賢一可散而爲十十可列而爲千東皇無可司其柄勾龍無可執其權所謀一膏之飽所利億萬之年汚瀼不供其渴濁鹵不入其咽雖至寒之夜盛燥之宵蓂未常不放而苞未常不鮮今來古往無不藉照古者誰悲今者誰笑邇者誰嗟曩者誰吊誰有誰無誰多誰少仰逝俯來叔臻其妙輪指邇之傾耳顧

詔余曰唯唯伊九微之至德兮朱明朗焰之宮列五老之亞位兮赤雘午丙之宗徽燦爛兮清更寄金身兮一莖若乃長信烏沉建章兔上龍車出庭鳳輦隨降比花黛面描雲意想龜年典樂念奴生响此一花也不有薜愈增而春愈上也耶既也錦障百里以爛替膏王床盈笏香集緋袍燈前泛擘月下持螯烏足交雜珠玉酡酬其爲花也不有蓂益繁而焰益高也耶至于江左文人川西才子博古摘文遍經貫史南金之吏竹箭之美家徒四壁飡欠二旨與無貴豪交有塵豕載酒問字倒履脫屣又有狂生揮珠嚼玉天予爲友王侯爲屬文懸國門萬目共矚凡茲兩輩丙夜之中闌更之夜草創太玄留精雋石不有太乙儲光而勾陳四射者乎乃若人中之堯舜在上明時之稷契在旁金蓮夜撤木天散光玉堂無塵瑾室生香其爲花也不亦夐千古而名永揚也耶至若征人千里思婦邇室感之而悲觸之生喜豈煩余與若之所知而理也猶子躍踊謂余斯言爲燈增重銅山東崩蜀鐘西動氣物感人令人神竦一燈雖微其義難壅

囊螢兮有映雪劃粥兮有讀月詎今人之能巧詎古人之愚抽一燈兮當前茲花兮夜發母俗鄙之浥侵與聖賢之楚越叔與余共聯茹並鑣致身于 帝闕

兩洲集

天都兩洲山人吳時行與偕父 著

姪吳師襄子學父

吳學楨伯幹父 訂

吳宮花子晉父 較

男吳學諭師聖父 閱

序

邑侯施公入計序 代

上即位之四十一年郡國吏復當入計先是歲陽至

丹吾邑施侯戒朝車諸文學帥子弟求言爲贈余惟侯蒞任海陽業經三載恬然在宥非有張設繆巧駭人聽睹也者然人信之奉之令行禁止視閎奇爭捷者法度不費德澤有加焉何以故實故也在漢張釋之論秦敝曰文具而子膽氏廣之曰古今通患文具之患下之牢籠齊民而上之覆蔽濁餘以要譽于上官敝也極矣侯宰休數年政脩人和諸所建竪其大者在于興士化民諸鄉紳交相與以有成而憊其凡則曰實始侯莆下車即謝一切餽遺無所受士紳相顧以爲交際古不廢侯何落穆至此而迄于今懸魚猶故典謁且風清矣邑好勝而囂前是爲令者故亦舉行鄉約然大率呵導至則聚聚則宣聖諭數章閧然散耳封以內百里而遥孰有如侯之巡歷而周周而賞信罰必毋以空文謾者乎興學育才自長民弟一義令簿書鞅掌日不皇給無亦惟是擇聞有望者稍稍奬借陽示殿最而陰樹恩于居間之口若乃夫公課而公閱之文無取掇拾隨無取代庖諸長吏有是乎故今日鄉紳皆曰侯較然不欺吾黨毋涸乃公

以全交也海陽之爲童爲叟爲齯齔健兒爲群不逞少年皆愕眙相詫侯不以三尺借人也士喁喁向風爭願備桃李爲藥籠中物也侯以實自信人以實信侯余不佞所爲誦侯者止此矣藉令易實而虛敝且有不忍言者虛之始爲塗爲澤虛之極爲幻爲誣鹿可馬烏可鸞王成僞增膠東冒賞阿大夫事左右以求助大都坐此余竊謂與爲僞卓異寧爲真循良循良如侯亦何必以卓異見也今國家當文具煩興之時獨不得真實心公忠不二者而任之耳實在臺省

則必無炫直以沽名實在郎署則必無托鋒以覆短實在三事九列則必無阿寵以固權俟行矣　天子方簡任循良以風群牧俟旦暮且擢弟操此實以往卽以之宰海內可也奚但海陽一割哉

太常邵公奏議序　代

三代而上縣公卿以迄微賤隨人可諫匪必專官也師箴瞽誦士傳民謗隨在可獻匪必題疏也自長沙少年立譚間爲人主痛哭而治安一疏遂爲千古奏議之冠嗣是犯顏敢諫代不乏人其一意靖獻勤勤補牘者陸敬輿也較而論之賈逼達陸篤摯賈之意主于憂盛危明故其語迫陸之意主于挽回感悟故其詞和賈所論諸侯王匈奴如持左契陸所刺猜忌苛斂實中膏肓故古今稱封事者必推賈陸嘻尚矣

吾師翼廷邵公以直道事　神祖朝周歷掖廷者六垣而五其以諫故沮且歸歸十年所而始賜環甫三載而復勇退也師惟知循戢掌暢所欲言不得其言則去耳進退無問也其初入垣而劾寧遠之驕恣尋復誅征南之僭橫尋又攻城工之冒破也皆人所噤不敢言言則不必無禍者師惟知徙薪曲突尊朝廷裕國計而已利害無問也閣臣愕而不顧嚴旨責而不顧經年尼補東山久卧而師且于于安之洎一旦起廢而請郊祀請朝講請儲教侃侃陳言不肯唯阿

師惟知霜雪彌堅薑桂愈辣而已一切升沉榮辱無
問也嘗莊誦師疏其觸目感懷隨事効忠不具論要
于意有獨見不隨人雌黃識有先幾不同衆贖贖如
李氏父子怙寵擅權舉朝方畏其燄師獨誦言斥其
奸貪更于邊儲邊計娓娓周防迄今建酋發難而厲
階始彰科場功令漸弛師謂閱讌宜容屡疏申飭丙
辰之役果以厲鬥前矛爲禮闈黜茲數事皆吾師先
見洞如觀火使能預爲綢繆寧至決裂如今日也至
如晉江清貞耿介耳食者不無苛求師獨違衆稱可

因以被刺今公論昭明易名褒顯安在推轂爲溢譽
也竊謂吾師奏議以太傅之卓識而運以宣公之苦
心絶去黨援不爲阿狥乃其言讜意温復無近世叫
囂之習使得躋公輔筦綱維社稷蒼生當終賴之柰
何值 神祖端拱採納無幾晚遷奉常遽以浮議拂
衣迫廟堂論定劄催起用而師已堅卧不起且無何
繼以中營星隕也嗚呼惜哉今 神聖當陽于鄒忠
旌直之典多所表章若吾師之正直忠厚宜亦柄國
者所當留意也師生平避人焚草不欲近名余待罪

西臺碌碌靡所建白要以佩服師模不忍背棄幸奉
差江左得拜師遺像晉之俎豆光諸即君士達士逢
等爲蒐其遺笥得若干首付剞劂氏而屬余弁諸首
余不敏何能揄揚萬一乃若師直言讜論載在史册
當年後世自有定評無爲贅玄晏矣

方伯范公八十序 代

今海內碩德重望無不推范原易先生者原易起家進士令南城入爲部郎出爲二千石爲監司爲憲長爲左右方伯諸所歷歷遠則巴蜀近則閩浙西江之區大都居則飲德去則見思其在畎庶之隸宇下者則曰是父母神君合爲一人而其在縉紳無問知與不知又莫不以爲神龍爲威鳳當代之第一流而百世之殊絕品也嘻原易大矣余惡能知之而惡能言之自余不佞釋褐從吾邑諸大夫後其間升沉榮悴

未易纔指然或憂讒畏譏或方興驁婺而原易獨暴望無瑕復矍鑠難老乃今年踰大耋而榮名休祉傳播人寰桂馥蘭馨充滿廷戶其斯爲得全乎哉說者謂原易乞歸之年政在老傳方今 主上明聖百辟承德然朝政紛紜士大夫群植黨許亦復不少浸假如原易者從容廊廟之上則其正直足匡其渾厚足洽其清標介操足以砥柱推波而僅老其身於鄒山練水之內宏才鉅用毋乃未究余不謂然夫丹山之羽碧水之鱗政以不常露爲奇莊生云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用則爲膏爲儀原易以見於天下而重不用則爲怒爲慕天下以不能忘原易而原易愈重且夫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鐘鳴漏盡疲不知休人之情也原易不爭人情而明天道其於曠覽深識有超然者矣矧原易明農歸休業經十載先後主爵者其薦剡猶數十上曩少宰楊公所稱說主上雅知爲中朝宿望顧特逸其身而重遠其意夫非以羽毨而瑞自彰鱗隱而靈自躍則夫原易之在鄒山練水也猶之乎三事九列也區區以行藏爲顯晦不亦鋭乎

昔唐之香山宋之洛中當時皆以名臣碩輔優游林壑三壽作朋千秋爲烈余不佞幸後原易休沐而犬馬之齒亦復乞靈造物倘可附於諸君子誼乎則原易於當世東山之卧不無缺望於領袖樂羣則固已侈矣是役也吾黨介紹爲壽者三十餘人而不佞其僭爲叙言若夫岡陵日月之諫與雲母星砂之幻則老生之常譚無爲壽域溷矣

壽霍林湯太史六袠序 代

世之所稱名卿碩輔以用舍繫安危者其魁俶瑰偉每爲人之所驚而復爲天之所閟驚之者懷猜疑顧畏之衷初似未殫其蘊而漸於樂瑧其成閟之者寓珍藏護惜之意將厚其用於終而或嗇其施於始此其事匪可尋常見而其道未易形迹窺世俗不察而謬謂木秀必摧河清難俟竊竊然以拘攣爲摩揣此夫從登觀山用潦測淵豈徒闇於人事哉抑未曙之天道矣宛陵湯老師以妙年魁南宮登上第而道德

文章俱邁夷等卓然爲士林冠冕海內知與不知無不推吾霍林先生者謂宜旦暮登樞要爲斯世瑧平治而頻年以來薖軸自安纁帑弗及寰宇有願急出之蒼生而廟堂無問山中之宰相今春秋且六袠矣說者謂德脩謗興曲高和寡無乃如昌黎氏所原宋大夫所援以自解者而或謂厚其道不無嗇其身坎其遭政以峻其品以是致疑於造物之莫知此爲隨俗太息之見耳而未睹於天人相與之際也夫人情驚生疑疑生畏故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要其晏如日可俟也疇昔門戶標榜之日師以介性貞衷亭亭矯矯耻爲褰裳之就而角立者遂不無猜心今是非明則涇渭別泰山北斗士大夫再欲瞻之再欲暱之獨惟是知希之貴雲霓之望柄國者猶未能暢然急快人意耳而誰嗣之咏章甫之歌安知誹者不更騰而譽乎且夫天道如張弓柱下昔曾言之數不極不返蟄不久不伸今醜奴陸梁尚未撲滅而潢池小警亦屢屢見告庸人所未能辦者以須豪傑豪傑所未全收者以俟賢聖庸詎知夫真宰之內冥漠之表不緣

是稍佚吾師令之儲精神挺骨力以作調世之羹梅濟川之舟楫也在昔安石卧而時人兢冀其起至私儗出不出以爲江左興亡君實居而兒童走卒咸耳其名姓甚遼人以相司馬敕邊吏無生事今方寓多故而人情之饑渴亦極矣造化以知覺先吾師必不令鬱其有餘於身而忍其不足於世則夫今日之宛固異時之東山洛中也衆鳥高飛孤雲還往師亦暫優游杖屨於敬亭之麓以與山靈相揜映耳而夢發旁求有識者已幾幾望之薜蘿松桂寧能冷經世之

熱腸淹救世之車塵馬足乎師行年且及耆而貌鮮而體彊意舒而神王其所爲愛身以愛人保家國以保天下者固天意有獨鍾亦人情所共屬也某不敏忝師門下士其於師如觀海繪天不能有所誦說而獸以生平所佩服揆爾時遐邇所瞻仰竊願爲吾師勸駕焉若夫師德業絶倫功名震世寓內士紳人人而能道之無庸門墻士私祝矣

蘿英先兆錄序 代

國家每三歲一試士士始從京國歌鹿鳴已舉南宮射大廷一日得雋看遍長安矣揆厥所繇闈中牘其先資也方其風簷寸晷之下得意疾書洎懸之國門不脛而走四裔此寧可以幾幸得謬悠取者哉制舉義雖帖括要於神奇變幻是不一途作者無劇形軀心之致而欲橫絶古今羽儀鄉國茲實難矣余予此道攻苦有年年來獲徼一第出宰潮陽業以鑄潮人士頗有成効庚戌秋移宰海陽海陽固大江以南之

輿區也屬南徐萬君來視學事而蜀王君黔楊君爲左右之君以弱冠魁南畿雖屢挫公車而志不折余簿書之暇時聞緒論一日君慨然請曰 高皇帝養士之法歲試則臺使者季試有司而月試則博士長也矧海陽山峭水激其人士英英多奇屬在師帥可無鑪冶余敬諾于是進邑人士于 先師之堂廡而面課之月必二會會必三義進以黎明夜如何其聽其所止而休焉文成君先甲乙余復稍稍位置自去秋迄今夏得文若干付剞劂氏余於是嘆三君之造

士深而諸士之顧化速也文章之道至今日可謂極盛大都擬議綦盡則變化綦新幾令英雄無復錐卓可爲駐足諦觀諸士所爲文上者澄思渺慮語必驚人而次亦駕輕就熟羊腸詰曲靡不如意美哉郁郁乎搴芳擷秀備具之矣夫造車合轍自昔已然寧有荆浦之珍可以輝山媚澤而不能爲宗廟明堂煥者哉海陽多佳山水廼邑治負辰松蘿其層巒峭壁真若神機鬼斧清淑所鍾寔産偉人諸士洵聰明秀出之英也秩成而獻辟之干將莫耶藏則光含出則鋒

瀆水斷陸剸所在而解干以通藉賢書待詔金馬直旦暮遇之庸可謂斯録非兆之先乎三君樂育之功于是不朽余不佞亦與有榮施矣

賢愚因緣經序 代

夫世外無心心外無世吾儒提挈垓埏宰御倫物濬自寸靈沛於萬用道止此矣若乃天堂地獄幻渺之說難尋飼虎乳鷹苦惱之趣誰歷而迷惘於所不可知幾幸於所未曾有豈其好奇毋乃滋惑余不謂然凡厥有生形空性實迄於既滅薪盡火傳索四大之玄珠寧云假合洗六根之淨業方徹真如欲暢儒風先探絶學無明即佛性賢愚作平等之觀幻化是真身生死等露電之相是非非是證曷只在毫厘作受

受作源流且經千刼不有秘典胡以度人匪藉闡揚安能覺世佛如來特揭真宗僧慧覺洞晰妙義借彼金兔醒茲瞶瞳放大光明拔諸沉苦冥通三界經去來今而解其輪環洞徹十方按中外遍而領其趣味居然上乘廓矣洪音慈悲將恐辱雙脩提悟其鈍根並得是誠無上之因緣而渡世之津筏也其事儒靡効證佛徒遥未能剖心於淨智妙明聊復寘力於人天小果爰通世法用布真經凡夫驚河漢之言與騶

窮山盡坐下雲飛渡海登瀛目中天咫豈徒曰笠乾之功臣抑或不爲吾道之贊旒

尚賓會序

尚賓會者何先大父母合塋而掫茲會也先是卜兆於欽矣垂廿年而子姓多憂危刑傷事竊竊然疑之洎舉而果爲水所嚙也越淺士者八年而始改葬往時會貴以卜地更營都已費去余與兄彥議兩房輪助事既竣兄特願尚賓因召子姓語之曰夫賓何昉乎易言用賓書言作賓此物此志也雖富盛之族蕃

衍之家非由輿洊而升朝則黯淡無色且夫國家三載一賓興不爭自濯磨以應運會豈夫也哉惟名爲賓賓士蘊蓄無本而雲蒸龍變者未之嘗聞干將之利也淬而後斷皎劃犀摩天之翮須豐滿而翀舉吾家自大父以鄉三老冠賓筵積功累仁業已聲黌宮雄壁水獨弓旌尚俟今弟亮幸雋武闈卓然爲司馬前矛矣夫文事武備一也懷韜蘊畧不患無知已則柷經藉書寧能終老衡泌哉賓興在即吾輩其勉旃以膺盛典使人謂八奇山之陽植本固而發祥深也則大父母在天之靈亶式臨之矣

程朱闕里志序 代

闕里志者何志程朱三夫子之所自出也三夫子之鄉爲閩爲洛夫人而知之至先世之肇起於歙歙而同出於邑之篁墩則世人罕知也既已罕知矣胡以祠又胡以志也邑鄉紳武城趙公遡三夫子源流著爲考司徒方公主崇祀三夫子著爲議今之祠且志者緣兩公之文獻而紹成之者也始余令鄞城得伊邇尼山已還歙見程朱闕里坊竊竊然喜之謂不佞何修得承乏先聖賢湯沐也顧朱產新安未聞爲歙

程則胡稱邑產事不經見後世毋乃滋疑會有鄉約之役巡行里黨得太學趙生出其家武城公所遺考因受而卒業乃知三夫子之先其孕精啓秀而產此一丸土者其地同程自靈洗暴興一再徙而中山而醴泉朱以陶雅命戍婺自婺而之閩中者其遷同茶院譜爲晦翁手叙云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篁墩程之見於歐陽公碑者云中山出自靈洗而唐僉憲家蔵元祐墨蹟有忠壯公裔則明道先生之高章也其拳拳不忘原本同繇斯以談闕里祠烏可無建而

志又烏可已也余生也晚不獲聆武城謦欬而猶進事司徒司徒亟吏不佞老夫耄矣徵往竢來真令長事余既奮然毀邪甌僧隨而聞當道隨而葺祠宇於是閤邑士紳欣然慶此舉之不朽也顧簿書鞅掌志缺焉未遑趙生乃旁搜博採編集成帙今讀其志爲綱者六爲目者一十有四諸如地靈世考實録道統錫典藝文之類種種具悉俾攬者知滄桑自換故址依然枝派雖繁源委可邇哲人逝而風韻存彌切高山之仰門戶分而統緒一敢操入室之戈累朝之褒

録逾新往哲之唫題堪咏偉哉生乎何其用心勤而爲力殫也三夫子之明德益用昭揭而趙方兩君子論世尋元之志賴以不孤若余不佞藉手一編以附於千秋勝業其榮多矣抑非獨三夫子血食已也嗣是人文蔚起霞變雲蒸相與紹程朱於勿替嗣是人還沕穆家衍正傳相與廣程朱世澤以式宇內則三夫子之靈實式憑之茲志之作又奚翅爲歙樹哉是役也闕里址始狹而未充胡臬幕能捐近田爲助已昕夕經營俱屬其拮据余深嘉焉爰識之以貽後世

程因之制義序 代

杜少陵詩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旨哉其言之也文非小技作者實刳心擢腸厥有神焉浮映其間而光怪陸離令人駭異至夫交情臭味同調即出處初終有不言而合轍者莊生所云相視莫逆此物此志也余持此相人與文百無爽一往得程因之於南闈睹其文味淵而氣厚滿志淋漓無懈可擊想其人定非凡品拔置前矛已揭闈一見果宏樸湛深粹然天下士也乃因之弗以所就自多愈研精茲道盖榘矱成弘

斟酌時憲盡掃邇日之牛鬼蛇神而獨標我法者乙丑之役余承乏瑣垣因之出闈中牘相示余擊節稱快已主司甚賞識而忽換去僅作乙榜首爲扼腕者久之今戊辰余以忤權璫見削蒙新恩賜環入長安復得讀因之闈牘見其博大宏雅較乙丑又進一格心喜甚謂必掄魁無疑嗣遂裒然上第如昔所料矣余於是益信杜陵之言信而可據也文章到最上乘地則神理內含精光外射政如登峰詣極目張心開又如廣樂鈞天振聾破寐豐城寶氣上抉雲霄又何

怪夫五步一人而千里無晉行乎因之盡發其笥藏以行世能已見於天下矣顧余所屬望殊未止此世有三立而後有千秋區區制義第儒生羔鴈何足罄哲賢期許曩自戊午交因之迄今且十年所見其志畢輒近行摹古人一切塵滓世綱殊不入臆殆白岳間氣篤生此偉人爲國家損者頊奸奄濁亂士大夫且從風而靡今 聖主當陽正吾道昌明之會因之業已射策金門候命京曹爲 天子股肱臣勉矣其迴瀾砥潰以經世文章爲不朽盛業疇昔所期於因

者意在斯乎余不佞可籍手不媿爲有道交矣

司理虞公奏最序

余濫竽史局廿載於茲碌碌靡所報効心實媿之頃司南雍分禮闈庶幾藉薪爝多士以俾免於戾嘗竊以爲人臣通藉王朝則頂踵皆主恩故自受事迄程書苟獲以其戝自表見期而報可三而報成用能使當道騰章治行褒卓畢已力以營官方因奉簡書以爲親寵快可知也抑初筮則先資歷則璨應之左而宜之右而有不亦恢乎斯又其操契者已善哉乎嘉禾虞公之理吾郡也公以卯辰歲聯籍金閨授新

安司李新安余桑梓故畿南望國也顧其俗侈而囂其人黠而多匿知其負氣守勝則爰書之牘常至于累歲而不可解徃茲茲士者率戛戛乎難之矧理君相守而帥令操三尺爲人主持平故深則無民削則無法縱舍則或漏吞舟毛舉則或赤渭水一不當而境內斷斷當道將安賴焉虞公去諸生未久也顧獨能以明允能其官吾聞公爲人溫而栗剛而塞明察而鮮苛求得情而一稟于矜慎跡所注厝大都嚴剔蠹寬撫疲潔禔躬正對諸薦紳先生蓋自其下車而

郡邑士民舉欣欣嚮往比及政成若監司若按部使者靡不嘖嘖多虞公賢也今三歲上其考　天子爲賜璽書褒美業已晉秩榮封矣夫以委質則奉君以庭訓則奉親譽命在朝恩綸在室其斯爲忠且孝其斯爲兩無負此余所爲公慶者也昔在有虞咎繇氏以明弼顯漢于張兩廷尉當時謠誦以爲靡寃公一行作理而能與之頡頏從此司邦刑以司天下直將使盆無覆霜無飛棘寺塵清囹圄福堂直旦暮遇耳乃余猶有概焉小刑大刑之屬也在易訟之後受以

師訟則大人師則丈人其柄馭異其所挾持非異也方今奴酋發難邊圉告警藉第令以通材圓敏者起而任之吾知鉄鉞嚴于甲兵案牘蔚爲文告三韓一臂公非其人乎寧詎新安倅駕所能淹驥足哉公戊午所舉士若汪生某程生某喜公之榮膺簡命也貽書求言余于汪生盖宗人而程生爲從子社友自惟稚少文不能悉公治狀而獨道所期望者如此

送郡守周公上計序 代

歲在辛酉爲　今上御極之初元郡國吏當入計於是郡大夫周公以陽至之月戒朝車公之由尚書郎遷守吾郡也正身率屬潔已愛民合一郡六邑靡不喁喁焉歌廉叔之來暮而思復一借寇公也吾黨屬在鄉紳業拜手颺言以誦矣若銓部唐公比部程公柱下史汪公二千石汪公又公同藉兄弟也諸公或出按行部或需次京邸而比部暫假休沐數相過從爰求贈言於余余史官也請遂以史爲公揚勵可乎

昔在有虞輯瑞而朝羣后故敷奏明試其來尚矣成周以千八百國疆理群宇至秦始罷侯置郡縣歷代沿之未有更改明興分疆定制其儼然擁五馬而專城者財百四十餘郡耳概諸成周即十侯曾不足敵一守守綦重哉說者謂守令俱親民而守視令體較崇務較簡守即行所無事以春秋朝諸令長而受成耳噫何言之易也令以一邑爲殿最而守以郡邑之殿最爲殿最故合則爲統倡則爲帥未可以坐[illegible]文具塞也矧吾郡地儉民囂名腴實瘠以內則[illegible]

守勝之輩睚眦感憤而遂不可磯以外則三衢饒睦之區其人之椎埋亡命者躭躭然涎吾郡爲外府而時出没爲患自非以真心善政提衡其間有未易辦此者吾聞公甫下車而詰奸宄肅干掫舉凡虎翼者狐假者晝號而夜嘯者悉羅而寘之法盖人心翕然稱快矣其於民則一意拊循不使疲於誅困也士則董師儒嚴課會不至招摇而溷市比周而掣所司之肘也縉紳所言公公言之有竿牘私而羔鴈援者則謝勿受也衙齋供應一切視民間平易無苛需而厲

索也諸幽光潛德悉從旌闡無闇沕弗耀也試童子試賓興一秉公明不以曳白苦寒素也小大之獄必叅鞫再三人人得畢致情愫不令衷辟淆而肺石寃也計公自莅任迄考成凡三易蓂莢而士興於校農狎於野商賈謐於市衙內外之蠹畢清而閭左右之情各厭抑何以得此哉公夙具敏妙圜應之資而本以絜衷運以卓見沃以慈腸故法不費而澤有加也公以德意帥列邑列邑大夫奉而行之敢有戾焉比年歲惡新都仰給於外一石幾費金二緡竟萑苻無逞民猶含哺鼓腹不至作溝中瘠則公之軫恤周而綢繆裕也在昔漢廷若潁川渤海率以良二千石治行奏最徵入爲列侯使相公行矣　新天子獘吏治以嘉惠元元籍第令按言功而褒卓異陟明之典當無有右公者余不佞先世雖徙中州而乃今猶依梓里維桑之庇業同二天寧獨世講諸公實受其福也異日者載治績而書之循良則不佞請操觚以往

重修海陽儒學序 代

寓內挾筴而鼓休明宜莫逾新都海陽居新都之中蘿峯如屏練水如帶奇麗插天洪流振海盖邑治實擅其勝學宮亦如之所從來尚矣嘉隆以前蒙氣未闢嗣是蔚起並鑣稱名臣鉅卿者未易縷指說者謂學宮幾經鼎造兼以文昌有樓尊經有閣輪奐崢嶸星羅棊置諸君所爲賦連茹也比年以來英妙尊宿非減曩時而賢書之數嘒嘒如晨星有識之士廩然憂之緣夫歷年滋多漸就積圮以至丹堊蒙於塵埃

周道鞠爲茂草風之不兢大都由此於是諸文學上之學先生學先生上之邑大夫人心翕然不安於素矣屬都諫趙公有桐圭之 命便道里門而余亦休沐里中各徵序言余惟天下之士初則仍中則葺晚則更因革損益時哉弗可失也而況夫賢關重地澤宮材藪浸假因陋襲敝躭一日之逸而忘百年之計使過者嘆黍離而登者嗟蕪穢亦何以崇奉 先聖摩厲承學乎琴瑟之敝也不更張不鼓面首之垢也不櫛沐不新學宮爲多士所注嚮如網有綱如服有冕如人身有精神精神振而骸脉從之矧今茲之役故非有紛更重大可爲疑阻第沿其成規飾以新裁俾海陽人士耳目有所攝一而心志有所悚承入而儼然履而肅然群聚而欣欣然夫使壁壘旌旗脩爲改色異時鵲起豹變爭衡先喆戰勝之賀日可俟也則夫重修之舉功豈淺渺哉余請爲諸士勗

光祠觀所程公八十序 代

所貴乎豪傑者匪能以虛聲自表見也蓋必有超世之才識而本以潔衷貞以亮節沃以慈腸於是焉德斂而彌耀神潛而彌光用以昭懿爍而達鄉邦彼其中當有大過人者矣世云布衣之義名不出里閈余竊討其不然浸假鹿鹿庸奇樹卽履巍擁臃又惡足比數若乃夫行重州閭望隆湖海士林結歡纓紳折節在昔如魯連季布太丘彦方諸君子太都以處士而動王侯身在一室而名馳縣宇斯豈非矯矯錚錚

衆所企慕以爲莫及者耶古誠有之今亦宜然若觀所程公可異焉程公者海陽之中澤里人也余家晉陵距新都千里而遥故未習公然自余爲諸生時而新都之轉轂余土者往往具道公賢曰是嘗擁上貲好行其德者也其執經而問業者曰程觀所買人也其行誼則鄒魯儒者未之或先也今登第而諸纓紳若余同官若臺省若部曹諸名公率誦說高義曰是嘗與某素交蓋然諾必踐倜儻邁倫奇杰之侶而道德之品儔也公何以得此哉聞公事親孝處昆季讓

天資挺毅淵宇豁達憂非凡伍以故其居鄉則里黨待舉火沐河潤其在外則赴人緩急極人於困阨如痛癢切膚而饑渴之與以飲食也先世不踰中人產至公而材誦過人累貲數十萬因以積仁如飴趨義如騖此月旦之評所以同符江以南六郡士紳所爲闢風而願交一臂也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其觀所程公之謂乎公年踰大耋而邑大夫侯公特延冠首賓慶者閭門筐篚之使旁午於道史遷有云人富而仁義附又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彼疇昔魯連季布諸

公其卓犖著異不過如此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是役也孝廉交如王君因之程君正斯程君合辭稱觴而乞余言爲壽曩正斯從余遊道公義甚悉余故就公嫮節令譽稍爲詮次且緣三君子而知公之見重於士大夫者蓋更僕未易數也

中州貢牘序 代

今天子御曆之初元覃 恩郡國拔食餼生貢入辟雍其陶育人才薪槱多士甚盛典也先是 明詔下海內學使者率牽舊聞按歲額耦試獨中州督學陳公毅然體今 上作人至意檄學宮餼士悉致都下嚴毖教令禁詭倖誓天日無狥一時貢籍諸賢遂昂首鄉書而中州貢牘巋然爲寓內冠冕嘻盛矣 上復從禮官議再覃天啓恩公乃再檄召諸郡國士矢公慎如昔士益蒸蒸響應復拔雋如干而評隲位置

綦精焉某叨屬下吏嘗取公所選牘諦觀之而悚然起躍然如有獲也私竊謂代有運會文亦有精神而關紐則在衡士者之身運靡而之振文敝而之新其始若桴鼓而隨若於喁乃其操鑪冶而司摶捖非鉅匠宗工弗任也中州貢牘具在其中臞腴殊質奇正分裁醴醍異味大都能洗豁其蒙氣而抽茁其新機如扶桑之曦出水之蕖蓬蓬然有昭融鮮美之景令攬者目張而心開此寧有期會然哉當 神祖末年運稍湮薾一旦 新主當陽多士神奮適公以莆中邃學建旗鼓天中破寐振聾掃浮游而宗大雅天中士翕然喪其所懷來而歸其所欲往大塊一噫萬竅並作其聲氣所感寧可云喻耶夫千秋業烈文爲之鵠一生建竪文爲之嚆諸士龍雕虎繡亦既各挾勝場矣要於公所注屬尚不止此且夫郡國中有學宮學宮中有餼士餼士中有選儁斯亦所謂衆材尤也某最罷駑嘗濫竽選額矢不欲自甘菲薄諸士生中原文獻之邦茹奇吐穎業已升之選籍定當驤奮天路鼓吹休明爲冲主佐中興之治震當年而浹來茲

庶於公造士意指有當乎頃公復念宗子弟隸籍賓興不當獨遺 恩選檄所司徵宗生如令甲毋亦以天潢不億實惟周楨必儲取維城以曲鬯今 上作人之化繇斯以觀中州爲寓內冠冕寧僅以文哉

東渠吳公九十序 代

今上御極壽星見南紀吾郡故多黃髮鮐背之倫而海陽吳次公則其最著者也公起家什一與諸昆季戮力行間率以貲雄郡邑郡邑無不知東渠公者春秋且九十筋骨神明如當時循茲而百歲未艾也舉丈夫子三若諸孫曾麟趾螽斯更僕未悉蓋富壽多男公寔兼之斯亦得全之符而世俗所詫吉祥善事者與曩封人之致祝也放勳氏聞之而翛然咨嗟愀然如不敢承也曰富則虞事壽則虞辱多男則虞累

此三患者卽聖帝被之矣公自其少時挾筴而從父遊得雲陽京口間以爲都會旣而轉轂淮揚輸鹽積粟公自念上可佐縣官緩急下可遺父母軼樂耳若阿堵物非其好也故雖服勤四方而倜儻好義生產反減於昆季公之於富也倘亦有居而不居者乎旣自以局趣賈人不得効國家用則以制科業授伯仲子而命季入太學膠庠璧水之間靡不知有三吳也諸孫振振益復繩武庶幾有授職之思焉公年甫及耆卽倘羊佳山水邑令曾公丁公後先賓鄉射偕

謝弗赴曰吾安能以草野之人勤執事姑適吾志耳蓋公枝屬優游三十餘年蕭然不復知人世有名利事而人之視公亦若以爲遊龍爲戲鶴非塵中所可縶也造物於人嗇矣豐於身或靳於襮恬於境或促於年其於此數者兼而有之難也其能有華封之所有而不必虞聖帝之所虞則尤難也本之則有厚祐者必有厚德徃歲大饑諸富人競爲力嗇公願盛興作或誚讓以爲非計公與辭謝之吾籍此起溝中瘠耳卽小歉諸佃作有數畝不致一鍾者公實不問也

蓋公生平陰行善所存活不啻百千計而竟不使人知宜其備純嘏壽上壽而得五福厚有如此也余故未習公雅從家弟某得戴文學言知公賢行爲詳文學父思南公爲公佳倩公登大耄思南亦躋古稀而以余言佐公觴余聞而笑曰賢哉二老人黃山白岳之間有翁婿焉如此哉雙壽作朋其以余言當華封祝且以爲有當否

卷三原書缺第 14 面。

請與　天子之俞其請均足知公而似未爲重公也夫公嘗守郡抑而爲丞矣而賢聲燁燁今即以利器試盤根獨不可還故物而猶駕緹屏以往乎若謂天下事使賢爲其難不賢爲其易而遷擢資格不爲賢者示優則人安用賢爲余因與同寅諸君從容語公曰昔宣王欲平淮夷命南仲整六師而復命程伯休父副之期鋪敦淮墳仍執醜虜則　天子命中丞與公之意寔類此鄧禹之薦寇恂也曰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才定河內非恂莫使也則中丞推轂之意

亦復類是而中丞且謂開封雖重不重於今日之保寧即以守重公亦不過以次擢孰與蜀功告成俾公得以殊勳膺不次之擢之爲重也公往矣出其勇以作士氣出其智以相機宜出其仁以拯瘡痍甦困苦夫豈惟保寧全蜀實嘉賴之赫聲濯靈自今日始寧與尋常量移論哉公逡巡避席曰唉是烏敢任惟是先世多通籍先君子累官八座世受　國恩以迄於余每懼爲君親辱且受知中丞遇以國士士固爲知己者用重以新　命敢不肅將即急病讓夷固所願耳余因舉一觴爲公勸駕曰是行也九折之坂叱馭而度不令王尊獨爲忠臣異日者筇笮巴僰傳檄而定還朝之日車騎雍容當不令長卿獨擅風采旦夕蜀功成中丞讓美　天子叙賢極之析瑞分茅不以爲泰然後知　國家之禮賢自不薄爾二三兄弟請數公行期聽西征捷音浮白爲公稱慶公掀髯一笑而別

題吳氏家規序 代

夫家之有規猶國之有憲也六諭而旣詳矣三尺而旣廩矣捧聖訓則燦如日星按王章則嚴如鈇鉞亦安所事家樹一幟而斤斤循循爲是不然公庭隔則黠者易欺事類繁則蒙者難習善或以息而惡或以肆於是焉詩書之族淳美之里揔爲家規與國憲相御而行而因以補律令之所不逮故足術耳善哉乎吳氏之有家規也吳於海陽爲望族往余髮未燥雅聞其俗樸而淳多負耿介而鮮回汚嘉隆以還更斌

斌右文振於閭里已而頃年以來淳稍澆樸稍散族長老暨諸文學竊竊焉憂之爰立家規十有二條而屬余弁諸首余惟天下之事其常而可因者則德義不妨縷陳而刑章不嫌備載故其道主全其靡而當革者則風習覩其所趨而偏弊去其所甚故其道主救今家規所臚列於芳蹟未頫而於姦僞亦匪盡挍也要以是非出自鄉閭薰蕕分於月旦緣父兄以詔子弟則訓迪易施合羣力以懲一人則強悍難梗穢德未宣尚須養其中才奸宄再成亟爲廻其瀾倒則

茲規之立庶幾還淳迈樸而日遷月化之習其有寤乎乃余猶有概焉立之匪艱行之不易今吳之聚族而居者無慮千萬指其訢合此規者故多其詩張閃幻以越軼此規者亦自不少諸君子其設誠布公毋分門戶毋畏強禦毋始銳中格毋此苛彼恕以黽勉於規之行則何家何國直與之永永無斁也余不佞蓋日幾幾望之矣

程封公偕配雙壽序 代

程獻可庚戌成進士得名郡司理於是兩尊人偕登七衮矣其社友吳君與偕等若而人以猶子禮登堂稱觴而乞余言爲壽余不佞曩叨一第僅逮事先大夫而悼念慈闈鍾爸無及今獻可登第之年適與壽會兩尊人怡然黃髮以俟　恩綸而燕喜在庭觴祝在閒子姓駢昌親朋欵洽其斯爲得全乎哉吾聞之子有善歸之乎親親有善徵之乎子今世致身青雲者不遡夫先世所培植而徵云蕘迹自身過矣余未

獲習會泉公而業從里閈耳公義甚高配孺人咸有一德古梁孟不啻也公爲人不言躬行有萬石君風昔歲饑於貲顧以伉慨赴義人有負不責逋至晚而幾困而公泊如也詹孺人卽笄褵者流獨相公好行其德孳孳惟令子是課每師友過從輒欵洽不厭吾鄉多倚市轉轂之儔大都豐取寡與榷筭無遺筴而梱以內一切以纖嗇佐之誰復能輕財樂施內外誦義而公及孺人獨遠覽深識有不與世俗同沒沒者真天作之合也天旣篤生賢徵爲國家樹瑚璉珪璋之用則必有積仁累義者以厚其植而沃其根而寵以鴻號錫以遐齡畀以相對偕老諸吉祥善事皆會焉昔于公高門王公植槐其修德責償若持左券公夫婦修身潔行躬抱處士之義而獻可裒然高第榮名所被還歸於親事之理也無足怪者今伯季克家而獻可以司理行矣司理刑名之任也誠得寬厚長者待平郡國可以無鍛鍊周內而稱明允獻可第取疇昔所庭訓者奉而行之幾自今公夫妻春秋日益高則德澤日益溥且暮奉　天書旌人瑞媞媞晏晏

壽未可量也余忝通家風多公質行而特爲論次以授諸君子且籍手祝焉

題廬陵修學序代

廬陵學宮奚昉乎自宋慶曆昉也學宮立而文忠開先澹菴文山諸君子相繼輩出一代儒人千秋馮吊迄於我　明而忠節理學後先輝映蔚然爲寓內冠冕嘻盛矣不佞自燥髮時雅慕芳躅業心嚮往之頃幸承乏茲土殊快平生顧下車謁　廟而不覺適然驚怦怦然訝也曰學宮壞一至此乎邑諸生歐陽潔黃震象等群起而對曰微君侯言某等固願有請也維廬舉序繇宋迄今幾五百年所　穆廟時一誤焉

而議遷山川失靈文士削色　神廟時再誤焉而襲舊因仍陋簡肯構漸隳沿至今日而毀宇將傾廊廡悉圮居者悵風雨之漂搖行者傷衙齋之寥落君侯幸而惠然軫及願籍鼎力而新之不佞唯唯大凡役苟得已最忌紛更勢當極敝寧容株守今夫块圠內梵宇琳宮所在而是其鳥革翬飛輝煌金碧至費所堵鉅萬萬而建者不憚煩施者未言倦也學宮爲先聖賢栖奉地　在天之靈寔式憑之諸生瞻仰誦法於是焉依豈其以　文廟兩楹鯨堂一席而坐視傾頹漫不置意也者矧廬邑爲江表上游延袤遼廓里以百計士以千計麗厲藉稱編氓者戶以萬計諸凡纓紳素封以迄林總睹茲棟折榱崩旦莫嗟黍離鞠茂草夫寧無惻然攖心愀然動念定當有慷慨好義爭先樂輸若而人一倡衆和前于後喁即工煩役鉅吾知其有不日之成也徃邑先喆多沉涵道德發揮功名忠則逢干節則廻遠直則賈陸學則關閩濂洛大都孕育於膠庠而聲施乎後世今日者乘茲鬱勃俾輪奐更新復　先聖之宮墻聳後儒之景仰異時揚徽媲嫩接踵比肩日可俟已爰題其端以歆多助

司理魯公奏最序

自昔鉅卿碩輔標猷炳業致主匡時若載籍所稱名賢踔古爍今代不乏人迺凡流爭韙其後而識者獨窺其先以爲待功見言信而相與讚羡莫及者此庸人之知舜也天壤內有偉人當奏刄新硎之始而翕闢生心燠肅如意後來縱橫倒竪自靡不劃然中解者亦何必衮章誦襦袴歌而始稱名播人寰聲施縣寓乎雖然事緣時集功以政成自朞月三年尼父不能強詡所未至而奏言試功之會 聖天子於焉課

最者盖繇後溯先因先測後稔知夫循卓治行其注厝宏施辟興雲之雨泛海之舟大醫倉公之針療遠必利而施必溉所至能彌灾造福樹駿流鴻未可以嘸嘸狃間間度也余釋褐濫竽史局慕天都山水之勝嘗一遊新安駐海陽今辛未且再折屐矣適青海魯公揖邑篆公與余同舉於鄉同蜚自比余偶先糠粃而公以名進士李股肱郡三載考績且奏最滿秩於是孝廉金君某汪君某公分校闈中所賞識士而夏君某則以寓籍楚材執贄公門者也三君子以余忝史官奉揚 天子休命嘗時潤璽書褒媺寔惟史職則先期求一言爲贈余惟士自通籍策名始乎親民而迄於弼主宗社係賴蒼生注想所自來矣今上御極軫民瘼詧吏治甚殷諸守令宜無不苾苾濯磨以求稱職者矧司理相府帥縣備諸臺耳目綜核黜陟責尤匪輕顧邇來吏治鮮振窳習成風其卑者乏介特修持而甘壞簠簋高亦雅自矜飾而上下相蒙名賓相冒蘓子瞻所謂自秦以還率取文具爲患耳以今觀公何實心實政恢恢乎遊刃有地也公自其

下車若愛民禮士尚德緩刑諸軌則夷易不具論其大者如首鋤豪橫平視閭左右不令弱爲肉而強且刀俎也三尺法主於必行不以私意闌出入也有情可矜疑事從輕比者則力爲平反務令衷辟明而嘉肺少寃也頻年郡苦煽雹幾疲瘵無餘公取而加諸膝若甦湯火而寘之清冷也念市賈蠅頭所與幾何衙齋供應一切照民間平易自始事迄今絕無幾微榷取也試童子試賓興一稟公明不以曳白先寒素也薦紳所言公公言之有竿牘私而羔雁援者則謝

勿受也諸幽光潛德力弗能上逮者悉從旌闡靡闇
沕弗耀也計公自蒞任以來幾易寒暑勿論郡六邑
風清獘絶即江以南諸郡大都膾炙賢聲其尤可讚
仰者海陽諸蠹役明奸作祟若虎冠狐翼莫可嚮邇
諸閭巷細民靡不攢眉蹙額亟望芟薙爲快公悉舉
而寘之法洎觧任返郡時若累月贖鍰幾數十百千
槩從蠲貰兆姓咸懽呼祝頌謂公德之如天地也余
頃以游道之暇留連新都見諸士民途歌巷舞至謂
公爲前此署官所絶無亦李官所希有道旁之口甚

有以青天謡者匪虛矣夫拊愛黎元以嘉惠一方發
軔之事也騰播譽命以燮理王家不朽之業也公治
超行異今且上其績兩臺矣從此奉特徵擢銓諫又
從此晉卿貳秉節鉞將旦莫遇之夫寧直禔福一方
已耶異日者載治績而書循卓當與古名臣爭烈矣

太常唐公六十序 代

古瓌瑋奇碩士其龍驤蠖詘大都與道汚隆當介然
栖晦時若先幾蚤智螫者無可吹求而迨其遭逢明
聖輙飈舉鷙發功泰山而嚮坻隤於是天賦单厚人
歌平格吉祥善事如川至日升弗一而足詎知夫識
者早爲之推其前而信其後稔知其願力大變化神
建竪掀揭之業特從韜隱中抉藏而出理有固然事
無倖冀也往逆璫擅柄海内諸名人惟所摧折今
上御極始賜环擢用新都中楫唐公亦緣銓部晉符

卿旋登奉常春秋且六十矣運大夫景謨汪公函幣
而抵京師屬余言爲壽大夫於公肺腑親而於余則
金蘭契也頃歲余自田間趍掖垣因得與大夫及文
學師摯孝廉當世等若而人留連旬日習奉常誼至
高今茲壽域庸可無言以復在禮六十始稱壽謂壽
以耆發軔也奉常公以清卿于役四方今初度矍鑠
猶中壯時余未多其壽而多其起家與壽會壽自耆
伊始後來耄耋期頤漸臻漸末其卜年世不可知公
頻年勇退逢 聖主拔置卿寺勛名建立復自今伊

如後來者三事九列其赫奕瓌奇更有不可量者也
盖公以名進士理梁楚兩藩廉能大著遂擢銓司正
色立朝提衡黜陟奸閹畏憚之公揣知逆焰且張未
可力爭即束身歸里嗣閹雖目揖公竟無能物色危
中也邇奴酋匪茹軍餉浩煩廩廩憂乏匱公亟請於
朝曰臣願得徵餉楚中爲國家銷庚癸患楚地延袤
最遼廓而王程偪甚公至楚即與藩司竭助勸力財
四閱月而告竣　上嘉公勤爲更委帶徵今菊月爲
公攬揆辰竟以靡鹽故不遑返故園饗家庭卷韝觴

也盖公以其恬然自引者養明哲於身而隨以其毅
然報効者輸公忠於國以藏爲用故藏常餘以積爲
發故發常烈繼自今崇膴漸臻則望日隆年壽益永
則澤日晉箕疇與華祝並臻桂馥將蘭馨並映公真
方今第一流哉余不佞於公稱晚進每慕公如神龍
威鳳私甚嚮往邇幸同登　朝睹公所爲公爾忘家
馳駈王事者乃得從俚言表章之且籍手汪大夫爲
祝若夫公負異資具至性懷二人晚尤孺慕友同氣
遠過田荆澤徧千閭河潤九里以至司理梁楚時曾

捐羨餘數千緡特揮私囊盡佐公費則行車雨露梓
里月旦人人而唫誦之余故不具書爰著其大者付
篇端如右

倪雲林遺事序

舉世盡嗜也嗜昌歜嗜羊棗甚而至於嗜痂癖也乎
哉匪僻也亦各從其好也人各有好以叟俗則近卑
以戾俗則近亢非叟非戾而欲以獨樹矻衆趍則狂
而泰多事天壤間有畸人殆不其然畸人者不可無
一不必有二者也夷齊餓龍比誅屈原沉季札放要

以各暢其意之所至而誹譽不顧亦何知世有風波
之民而自貴還以相賤哉故高人絶士之迹奇處自
病病處自奇憐與殺揔不可謂之非知已也上天下
地出世尊口語猶令人葫蘆欲到禪鋒所爲亟付棒
喝乎雲林子事幾三百年所而爾張氏獨津津膾炙
之閱遺迹數種雲林尚有生氣千載而有爾張倪迂
可以不恨其真能尚友者乎以爲雲林求友則淺之
乎知雲林也

項金合汎序

項金合汎者邇項與金之所自出也既曰項復曰金矣胡然而汎又胡然而合也金之先爲項庸可忘項之後爲金庸可外金故稱合也往先慈爲項之自出嘗語余曰而外家族屬甚微而世系頗古先世自六都徙舊市國初以來其以傳計者七而未有二也中葉有二矣復爲後於金而竟止一也余時已耳金存吾舅名頎未識面近以海陽文臺二表兄招讌集乃始得晤於座間余見其樸貌飄鬚酷類外王父真

項氏汎也因問曰舅家以幾世出繼今孫枝幾何異日者爲項乎爲金乎存吾蹙然曰固也微子言吾將有請也自吾王父爲金後逮今五世而孫枝僅僅耳今吾欲歸項則負金欲終金則負項如天之福得蕃且衍吾將俱承而俱存之子以爲如何余曰此乃舅之所爲兩全而無害者也在禮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先世有學舅之恩而倍之無不祥大焉且母寧忍若敖氏之祀餒而恝然返也故存金議是也先民有言葛藟猶能庇其本根項氏累世不絕至兩兄崛起而並具箕裘視曩者一綫之胤漸臻隆盛要於振振猶或有間舅不忘先世之功德本原水木其誰曰不宜故歸項議亦是也繇斯以譚今之金即昔之項烏得以姓氏未一而疑其分今日未歸之金即他日欲歸之項寧可以譜列未定而緩其合哉余故爲之論著俾兩姓子孫邇流尋源有相收無相棄云

贈紹川團醫師五旬序 代

夫自度與度人一也從古迄今教列而三流分而九大都各隨其所至以爲量而術繇心生仁以德運老氏所謂精治身餘及人吾儒所稱卽立達成施濟此物此志也間嘗竊論大上壽世其次壽身身與世元不相離而窮與達亦不相揜浸假必據要乘權而始能及物澤之被於世者亦寡矣昔人謂丈夫非相卽醫殊亦有見廼說者謂醫雖良何至與相爭衡嗟乎是尚未悉醫之體又烏能究醫之用乎夫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醫明於司天運氣因得以補泄扶玄造其變理同相察知國勢弛張急緩順流更始醫診知人中府藏及夫蠭強虛實急用峻攻緩宜本治其幹濟同相坐絲綸閣內須饑溺由已肺腸廼始能建不言之利收不可知之功醫挾其囊中經腕中訣所至爲病家造福若切體痾瘵不霍然起色不已其皇皇汲汲同繇斯以談相何必賢於醫醫何必遜於相也余承乏巡守淮揚駐真州因得與紹川團生周旋醫藥每體氣遣和得生一乁輒用攝愈紹川家京口世醫業其道授之尊人濟川翁而能紹明其學光大其用以故遐邇翕然傾服若淮之南江之北繇廣陵達於白下朝而啓扃則候者盈廷戶外之屨常滿其以延請至者日旁午不暇踵相接也紹川於此道可謂精矣勤矣其顯名厚實踈其尊公不啻能負荷矣本之則仁心爲質天性孝友度越尋常故其術岐黃也其品則鄒魯諸儒未能或之先也始紹川有兄而未能和協致爲宵人所誘用鬩墻生變或諷紹川以子夙昔交游得上官檄寧詎不能爲難紹川謝曰吾安

能以材力困同氣且以饕奸人魚肉吾讜避之耳因徙寓真州者幾三十年所兄久而拓落病而慙悔輩而欲得一面且羞無以見弟也紹川則亟返故園深相慰藉殺爲經紀其喪周恤其後諸猶子咸恃賴以濟嗟乎兄存而遜避勿攖兄歿而藏宿盡捐此今人中古道寧詎可數數見耶紹川擅茲術以行一方壯藉以老老且藉以復壯所存活幾無可爲量數矣而口無誦言秉無溢望恂恂德讓借醫藥爲善資跡其生平若柱下忍辱竺乾慈悲尼山仁義洵兼而有之

豈與夫族醫者流僅挾方家之一以脂膏自潤者哉
紹川今行年五十而業基精名基著其壽世者政在
熾昌則其壽身者固未有涯既也多歷年所余請以
爲衆生祝

金母汪孺人八裘序代

古今稱女淑亦夥矣大都以令德享完祐率戛戛乎
難之然余以爲完祐者是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
單厚戢穀事寘漠不可知人倫中不數能值卽值之
亦不足擷芳而旌異浸假以道則備以履則貞以一
生閱歷則純全而聖善摠須眉男子之所難而笄幃
懿淑兼而有之卽造事似翕似張運會若盈若朒識
者早爲之推其先而策其後稔知其膺綿永際榮昌
天人有相與之符而感應無或爽之券也海陽金生

理伯與吾兒交有年常爲余道族母汪太君之賢余
嘖嘖異之頃于役北歸復奉新 命徵入爲少司農
將脂車北上而理伯來謁謂太君年八十諸親族屬
一言修酌者役女德之貞無所踰閾余將何以祝太
君哉乃太君曩及耆則雲間董太史壽之十年而老
則中州汪少宰壽之今春秋且耋矣按諸君子之言
信而有徵余不可無言以復也海陽惟西門汪與中
市金俱右族太君少而讀書通大義若孝經女史不
獨能舉其辭而直能通其意者可謂慧矣笄而歸光

祿觀瀾翁舉案善下兼鷄鳴誡旦一切筦攝無內顧憂姑邵孺人善病侍湯藥三年如一日也可謂賢且孝矣舉丈夫子五長君友棲方輩聲黌序而殀次君仲幹稟太君之教以聯屬諸季克相和協以無隕家聲而孫枝森森復稱一門王謝也亦可謂式穀而勤義方愛勞而裕光大者矣理伯每爲余道太君勤治身恕待人自奉務嗇而推惠常周若子婦以迄臧媵畧靡督過而三黨千閭不吝捐貸率多河潤絨之其蒸仁慈懃誠加於心非巵觸女流所及也太君賢乎哉在易之坤厚能載順能常資生能無疆胥此物此志也抑涓涓者微則人且薄其始灸灸者滅則人將虞其終聞之金氏累葉陰行善而太君復以賢明佐之天道留餘而忌盡噫昔風雨戰悸之景尚未足以報太君今仲幹爲倡諸季爲和異日者厚積駿發百須時耳繇斯以譚則太君之福且壽殊未可量也是爲叙

松蘿山菴司守籍序

蓋聞翠微作鎮人文隨地運宏開緇衲安禪宰官將沙門并重嗟旁睨之啓釁蓋緣主者非人喜公舉之更新遂令私謀懾縮原夫松蘿爲吾邑負扆秀挺肇自天然而菴院作本山護持戒嚴須藉人力蒼翠千章葱葱鬱鬱不乏地虎垂涎雌黃百口喻喻咂咂幸賴神君惜伏第峰峻路危匪他山易於攬勝且境窮谷寂須常住乃可資生所以取供必乞靈於檀施居停宜簡遴夫老衲頊自 今上初年清産以來漸致侵沒因而鳴公歛司馬立有新規諸邑佚踵爲明禁大方啓建具幹旋施設之才友棲樂輸增梵宮神宇之重闢田已弗久遠庀搆更便登臨允矣高風遐哉盛舉不虞傳及匪人遂致釀成禍本穴中閒鼠道上攫鴟邑人士相率程書張君佚斷明立案共推衲子俾主山菴籍所有上奏公庭垂將來永存傳鉢嗟夫閭邑所托重之山得其人則留否則去比丘何得闌出入輿情有公舉之義衆所欣則行厭則廢地猶惡容假輒張徃縣具存殷鑒不遠毋開徑竇竄入戈矛

爰書俚語於簡端願微明徵於其守

兩曹生制義序

余徃同曹機仲於黃山相與摩厲者數載嗣季野復貢笈從余後先稱莫逆矣兩君以制義鳴郡邑試輒前矛而人亦爭壇坫奉之大都機仲之爲此道也胸肝焦腑不遺餘力徃徃得未曾有季野刻摯不減阿兄而輕挑巧囀脆舌俱靈余嘗私謂令兩生得當古人即元季方笑讓焉方今制義之弊其卑者拾瀋摘殘寄人籬下而高者取道迂曲於題神語意終覺趕

楹兩君力洗陳言獨抒心得故其爲文正不涉庸奇不涉詭思渺而不墮幽腸肥而不病蕪其以映古軼今卓卓流傳無疑也今其卷且行世矣海內諸宗工見者多爲膾炙而屬余弁諸簡首毋亦以余知之深飫之久乎顧余非玄晏寧能爲三都重也兩君養翮培風奮飛有日迺其諸猶子年方英妙亦復著名青衿附行諸義種種令人歎賞大苑名駒無非汗血曹氏其殆有興者乎

大鴻臚程公七十序 代

今天子嗣服之初元 詔郡國輸粟拜爵大開功名之門其有年高德碩不樂仕進者特嘉與秩銜冠上則授之鴻臚亞卿嘻亦貴矣海陽虛宇程公以太學生壽登七衮諸子若孫謀曰吾翁耆年隱德不求聞達雖然與其隱絕仕毋寧仕寄隱使上沾朝廷之一命而下不以易吾輩之三公其斯爲克全則聚族而請於公公謙讓未遑也厥子季修乃詣京邸捧簡書具章服歸歸而與公攬揆之辰值於是賀者填門戶

外之屨滿矣其通家友吳與偕等若而人登堂稱觴而乞余言修酌者之役余習與偕久不可無言以復則還就而問焉曰今世所崇尚以爲奇而矜誦以爲具足者不過曰貴富也壽老也子之所誦說程公者修卿寺之榮耶艷素封之厚耶效岡陵松栢之頌耶諸如此類程公饒自具之而又奚以祝爲與偕唯唯是數者固生人幾幸之遭不數得得亦不數能全全之亦不足以嶺芳而表異世有常人有豪傑程公傑士未可於尋常中求之方公以家督當戶先業益熾

卷三原書缺第 39 面。

體泉程公六褒序

余自關中歸則程原邇執業問余因得其制舉義神姿超忽迥非凡蹊洒然異之已乃習知其尊人體泉公醇心質行有古長者風凡原邇所爲伉爽自喜雖與齷齪輩伍大率其尊人教也歲己未公行年六十諸與原邇厚善若少同席者長同研者海陽之交一臂而武林之同隸籍者合詞稱觴而乞余言爲贈余惟世所稱賈人子大都廩廩持籌善心計挾貲而走四方聊取多藏自潤耳其於道概乎未有聞也公賈

人哉而游於道始公方髫年從父仕一太公殁力行間業尚董董公以季子佐經營鬬智爭時輒得勝筭率用饒豪中裝鼎建崢嶸公力居多於時爲豐其道在竭私爲公而公意甚雄中年從諸昆季分析子女繁多取貲漸薄公憤發所爲什九在外方舟轉轂殆無虛日於時爲蹇其道在挽否爲泰而公意益壯雅志儒術區區阿堵非其好也原邇英英有儁材公亟延師友潔瀡瀡既幸籍武林諸生有聲矣乃季弟原長復欲從兄下帷公不爲沮若曹能勉志亢宗吾獨身作湖海遊耳於時爲韋其道在超俗從好而公意更遠蓋原邇之言曰吾父生平氣極高心極小其遇微賤摩所跲藉視貴富人蔑如也有以緩急告輒赴或極人困戹如痛痒之切膚不摩搔不止也以故信心獨行人無不推爲古道爲遺直者則夫公之爲公其人賈也其行非賈也豈與夫登高射便箕錙銖而巧乾沒者等乎哉公少而成父壯而克家晚而以一腔篤摯寄之猶子輩是在原邇原邇勉之其以經術之苗畬而蚤副雲霄之拳切也余不佞忝屬通家蓋日

幾幾望之矣

施令公奏最序 代

見石施公以名進士出宰潮陽潮陽大治主爵者異之移宰海陽海陽復大治合先後政績當奏最 天子降綸音單恩推崇於是海陽居民咸額手慶其衣冠之士則相與謀曰公來何暮也公至未逾年而政通民洽物望大孚父母神君厥實兼之是不可無祀而博士寅陽萬公余內人季父也函幣而致不佞欲得一言疇昔南宮之役余獲與公先後同門雅知公悉公初試潮而政聲噪海內余心奇之今睹萬公所

爲緘公治休狀有如潮矣在漢董生云郡守縣令所使承流宣化者也而余嘗爲之說曰爲守易爲令難令而澤被一方易所至遊刃難何以故守挾二千石之貴皂蓋朱幡以春秋朝吾縣吏而已若乃簿書錢穀之是叢勾稽讞決之是任修謁則罄折恣臆則掣肘故曰令難也令去諸生未遠抗顏居吏民上初甚不相習久而便終而化矣顧當其吏習民安之時遽釋而之他疆埸之事一彼一此頃與簡異脾與磽異中州與邊徼異籍第令之左之右批郤導窾無不讋然難之難者也余待罪南計以譽吏安民爲務乃諦觀施公所治潮與休抑何奇也潮地濱海在羅浮庾嶺之外瘴而民貧一切多所廢墜公甫下車即培復地脉修造亭閣諸祠宇廳舍之屬咸葺而新之蓋百廢俱興耳目煥然已復念儒生中之困者明經之老而貧者悲天院之窮而無告者悉捐贖賑給故惠愛之名震於嶺表潮人至今思慕焉邑故多盜若洋烏滅水黃坑皆盜藪也公上則申詳兩臺下勑諸捕快嚴緝奸宄悚息地方以寧計公在潮昕夕厲精若定

秤式辨價值申明刷船防汛細至夫頭馬疋之設靡不悉心置撥潮務方就緒潮民願得借寇而移休之命下矣休爲畿輔近地其俗侈而民囂政與潮反前是爲令者多以苛察勝之公曰是不可爭也無已則清其源焉舉行鄉約則砥其波爲禁革侈靡則又爲端士習而倡民風爲作興文會蓋公所爲收養貶恤者一如莅潮時而嚴保甲除借辦革冗役德澤更渥法度有加焉其尤奇者邑多素封諸子弟上者挾奕讀書否則博塞以遊公念明懸教令徒因緣爲奸利

資爲出不意當場捕獲舉一儆百海陽父老欣欣然幸公之來而慶子弟之能有成也語曰百里之命寄於郎官謂其應宿也故余不佞嘗謂公爲福星焉潮則福潮休則福休所至如大醫倉公解囊療疾人無不立愈者然此公之難也非所以難也新都古饒樂國而海陽爲最稍或梁指遂成潰決公初入境卽謝諸士大夫盖羔雁不至門筐篚不至邑居間之口請事之牘不至於庭而關西故人不至於室也廉生潔

宰氏上公績而 天子賜璽書褒之不虛耳公今初滿考業以最聞馴而久任馴而內召馴而三事九列出其素所樹立者徐而應之寧獨潮與休實受其福則夫余所難公者故未足以盡公也

今上初元爲崇禎戊辰海日程公以是年仕於鄉于是枝子姓相與祝于閭族長老諸生相與慶于廷姻戚使者筐篚玉帛踵接而至于戶其夙所交遊相厚善者率拜手颺言以誦而所識窮乏受公拯拔者則曰公實生我吾儕無他願願公多歷年所爲我輩福也先一月余旋自京邸而門下士吳生無美謁余詞脩酌者之役余倖微一第歸而倥傯旁午不暇致一言則還就無美而問焉曰程公何如人子爲我陳其

概無美作而對曰彥不敏叨公肺腑親知公深且悉公爲人栗而溫寬而直忠信而豁達是豪傑之儔而賢聖之流亞也性最孝十齡失怙奉母惟謹母僅甚與伯兄周旋起家兄以太學馳行間公銳意下帷博極群書通與奕試膠庠不利棄而之南雍橋門壁水之內靡不嘖嘖程生者伯兄及艾先朝露以嗣子見托今諸孤振振獲底于成皆公力也覩令子才遂以經術藉甚付之後人爲延師友潔瀡灑不遺餘力今長君遊黌序試輒前矛餘俱森森玉樹稱王謝子弟

矣先世不踰中人產至公昆季而愈益光大顧獨耻樸滿好行其德諸三黨千閭若枵者露者賦無衣而一抔靡所者有緩急見告無幾微恡色也族有忿誶從公取平得片言輒心折去鄉之人共推爲祭酒其相敬重如此余聞而趨焉吾鄉擁上貲稱素封者殊未乏人至揆之德義則汶汶忞忞鮮所表見何物程公行則曾史俠則原嘗剖糾解紛則陳太丘王彥方諸君子可與頡頏先後豈非世之所謁賢豪間者耶吾聞之豫章之木勢必干霄渥洼之駿定一日而千

里今郎君養翮已久摩天可俟公雖拜爵光祿而浮沉仕隱遇未酬德意彼蒼其殆有注也頃又聞公家豹隱堂中忽產異芝祥不虛叶將休徵之露靈而吉之先見于是乎在余不佞繇汝南之月旦而測冥漠之寵綏旦莫奉 天書旌人瑞行且于公持左契矣

春宇吳公六十序

儒者驕語仁義動狹小賈人以爲是戔戔者藉先世餘蔭乘堅肥曳絲縞扞罔以明得意不則乾沒樸滿誼虧於庭闈而行點乎鄉曲終其身疲役不知休息洵若茲則真爲儒者所姍笑無怪也乃若丁衰履薄忽發憤其所爲雄卒舉故業而光大之是謂善創伉慨俠烈不以錐刀而廢懿親用能使湖海著高鄉閭誦義是謂善推年踰疆艾即廑滿盈易遺金爲遺經而杖屨優游於佳山水間是謂善息兼是三者即鄒

魯諸儒何必多讓而未數數然也余乃得之春宇吳公公歙溪南里人也嘗起家鉅萬與諸素封相雄長余故不甚奇余所奇者公祚當式微能不階尺寸而致昌阜其才智有大過人者世俗身履艱難率靳愛錙銖公好義獨揮施不少惜生平篤天親敦友于余聞其事兄如父生盡力歿盡哀不忍兄之若敖而以兩郎君繼之里族嘖嘖無不多君悌弟也公年未衰暮即兢兢戒止足謂伯仲也才特授以明經業盡釋其秉付之同儔而徜徉家居不啻羲皇上人焉吾聞

之少而爲先世所籠罩者迹乎劣壯而齷齪自甘不能爲所欲爲者迹乎鄙老而孳孳矻矻至鐘鳴漏盡而後已者迹乎愚公以才則優以行則卓飈發於盛壯而恬愉於遲暮皆有道焉以行乎其間視前數者相去不啻莛楹即儒者操繩墨斷斷多所減否其於公能少置喙耶今公已及耆而矍鑠自如坐視伯仲之養翮而雄飛吾知天之奉公者尚未有量也爰摭實而爲之序

詹母夏孺人五袠序 代

夏孺人者太學惺泉詹公配也兒士翹得叨甥館余因以肺腑夙知孺人今年癸丑孺人五旬艾矣在禮五十不稱壽曷爲乎壽孺人者賢孺人也盖聞古今笄幃懿德往往於逆處覘之何以故蠭斯之振也伉儷之相對難老也即和而順一而貞蔑克見也若厥嗣弗宜有專房分寵者而小星樛木以淑特聞矣厥耦弗終有覆巢棄卵者而保世康家以令特著矣故女德不越壺其越壺而有見者必其不獲已者也夏

孺人自歸太學公不宜子顧獨能聽公置諸姬靡嗛忌里俗嫡妾如水火至孺人而于于安之何恬以穆也當太學即世時所留遺者煢煢弱女與夫呱呱之孤耳孺人拮据而持家秉不遺餘力母論幽貞嫚俗諸爲姬子女也者孺人悉子之女之濡沫卵翼不啻已出即太學九地當無卻顧憂故凡爲孺人所爲者皆人情之所難也乃孺人所自爲者則非人情之所及也抑孺人非獨爲德於詹於夏亦然婦人內夫家而外母家即有肥瘠率秦越睎之此與登枝捐本何

異余雅從姻氏後稔聞孺人篤天親遇諸昆季極有恩故孺人之於唐令婦也慈母也其於夏則能子也難兄弟也兩姓百年實嘉賴之吁德備矣易論坤道曰順曰厚順以承天故能資生厚以載物故能無疆公在而婉娩善容公歿而慈仁善裕所謂至順極厚非耶無成有終于以蕃子姓詒久長端必賴之今茲五十帨辰故未足爲孺人榮也異日者門戶興箕箒且振以逆爲順直須時耳吾惡知今之煢煢非後之熇熇者耶故余不佞之所以壽孺人者以德不以遇以賢不以年

邑侯張公入覲序 代

今 上御極之四十六年郡國吏復當入計是歲陽至月邑侯張公戒朝車諸鄉紳相與謀曰自侯之涖我海陽也蓋六祀於茲矣曩三載而考績天子下璽書褒美概諸令甲夫猶幸借寇也今茲之役侯且以治最徵海陽不得復借君侯矣吾輩可無一言以納公行李乎衆以目余余謝不敏蓋嘗起家邑令乃習知爲令難也令俯親民而仰聽殿最於當道民散處卑逖而情難厭也上遥制誹譽而肘易掣也自非有

真實心通其精神敏妙見握其窾繫而欲善事上官以希名譽必不幾矣矧吾海陽非無孝之國也務劇而囂民柔而兢其人爲負氣爲匿智百伺上以恣所欲逞故煦嫗則弛張皇則擾情嚮見端則爭爲數穴分別過嚴則爰書之牘至於累歲而不可解以今觀於君侯何其恢恢乎遊刃有餘地也君侯甫入仕而一切供具悉取宮中所有連艘自隨蓋已懸魚示潔却金掃垢矣而且戴星出食昕入庭無廢閣一切諸待命無積滯也而且析衷辟通嘉肺衙內外之蠹畢

清而閭左右之情各得也以蓺帥多士則考課嚴品隲精於以端軌尚而奬士風無復有招搖而弗率者矣以正告諸紳則邑有利病爲諮所不知政有缺失爲採所不逮偃廷無復有非公至者矣以守官不阿風冠盖至止之倫則奉天子民惟知有法令無敢以疲瘵結客驩矣說者謂君侯自下車以來其政寬和其治敦大其張設指置故未有非常弔詭駴人聽睹也者而民熈士恬法度不費德澤有加焉君侯之於海陽也若圉人牧長孳息之以時而控御之在手也

其燭瘼隱而嘗肯綮若秦緩見臟而倉公切脉輕重標本靡毫髮爽也君侯力行教化以無事爲治不可見爲功而海陽人士亦若悶悶淳淳忘其恩怨以故初而拭目久而醉心宜其口碑載道而譽命上逮也猗與尚矣今當道業已書之最目登之首剡君侯行矣天子方將虛銓諫以待夫以外則奉行德意以嘉惠元元循良之理也以內則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名碩之業也諸君不見夫龍乎見則田飛則天超忽昊蒼布滿寰區余於矦日幾幾望焉寧直海陽一割哉

華宇孫公六十序 代

自華封氏祝聖首先壽域而壽故未易言也里俗歷甲子一週則姻戚子姓咸相與觴而祝焉越十年以長而遞祝遞觴即耄耋期頤而引年者未厭也廣之者曰是戔戔者惡足言修若籛籧延喬松永庶幾以久特聞乎而荒唐漫漶之士則又相與姍之至謂蟠桃之華三千年而一熟冥靈大椿之春秋動以百千計而未已也繇斯以譚壽有方乎無方乎間嘗謂生人之倫有得全於天者有得全於人者單厚戩穀天

寔寵之而攘爲已功則幾於誣乃若才品不同砥礪亦異山林纓紳各隨其分之所至而皆可以磊落而夐秀斯真得乎人符乎天而未數數然也若華宇孫公盖庶幾焉公賈人也乃生平高誼即儒者謝弗逮也始公習舉子業弗竟卒用轉轂稱素封今春秋及耆尚健飲噉神情矍鑠如平時其享年故未艾矣舉丈夫子四人先後俱入成均今諸郎並攻經術棣蕚爭輝旦莫且摩天起矣倘所謂天道斯其可知者耶公爲人坦夷平易絕不留機械胸中至孺慕一念更

異尋常早歲父病瘋公昕夕侍卧起代持行者幾十二年而公弗懈也友季弟光溥爲吏入太學奬成之即田荆姜被曷加焉居常慷慨樂施急人難尤勃勃赴歲戊申雲間大祲公謁郡守輸米三百石以甦民困郡守韙之爲給棹楔他解紛排患即傾儲無悋也新都故習然白治生之術大率兢心計而較錙銖脫有緩急即天親無難弁髦烏睹所謂矜人倫好行其德者哉而公獨敦孝明友蘊義懷仁概諸中庸亦可謂無德不備者矣夫天人相與之際精祲動盪若協

桴鼓以公懋昭明德而厪厪都富厚著閭里其於天道猶在吐茹間余聞公大父蜚聲黌序而尚困澤宮公復習儒未竟天其將有所興也歟諸子姓蓬蓬族簇南溟之翮奮飛須時夫寧不可輸左券也余故未習公雅從程生季修得公爲人生爲公[illegible]坦而以余言修酌者之役余不佞何敢爲荒唐漫漶語要以公質行直胥廷以上人則莊生所謂大年公饒已具之母爲復爭鳧雁矣

徐村汪氏家廟序 代

新都汪姓最繁吾宗合族而星居其系屬可遡者族凡六徐村其一也徃余家海陽徙中州隔越累世於諸族之義俠若而人豪舉若而事俱未嘗過而問焉頃承乏南雍因得以間道歸謁先隴并叙各族於是徐村諸族彥儼然造焉曰吾汪有事宗盟則鉅宗爲伯嚮者吾族不兢祀典雖修而家廟未建闕焉者久之近幸有尚明公者以艱嗣故輸金數伯緡入衆營息吾黨議以是貲營繕不足則佐以助又不足則協

以丁幸而堂搆告成將謀祀越國公暨遷祖暨先世列祖之有功德者而以尚明公從願藉手名言以章不朽余唯唯人生而具有箕裘世世無斁此極願也然而仁賢不後厥亦有之斯何足病惟是樸滿乾沒者徘徊紆鬱欲以貽不可知之何人而竟成若敖氏之餒乃若尚明公超然遠見捐已貲倡大義輪奐昭垂百世爲烈故獨祀何若衆祀其卓識一也世之華宗望族計奉先則栖神有宇聯子姓則睦族有廳故仁率親義率祖自昔記之有如廟貌鞠爲黍離嘉樂

奏於草莽其何以將明禋荅神貺乎今諸宗老緣尚明公之義群然醵貲以襄盛舉將來春秋之典禮既殷文獻之流傳益爛俾徐村得比於大宗而不至厲神乏祀其偉建二也嗟夫享帝立廟自大易萃渙第一義獨以詘難舉贏重非綿任遂令仁孝之子徒有踏跙在天之靈不無恫怨今日者際茲遘會一倡群和使神明歆饗閥閱章光後之人追宗祖之遺烈奮休明而際鼎盛蓬蓬勃勃可旦夕俟已余不佞樂觀宗老之有茲舉也於是乎序

穆湻汪公七十序 代

昔人謂豪傑之士不在廟堂則在山林夫亦以廟堂行志山林養高斯兩者洵足表樹耳天壤內有畸人方且不丘壑而清匪纓組而顯以其深心大力斡旋於家國之間而翕張乎潛見之外淺而論之則布衣與肉食異涸迹與超然異徐而察之則前轍斯暘後乘且輝名可無翼飛友可聲氣集蓋天以其若譎若伸似疑似信者豐其道而尊其躬儲於今以俟於後而於是焉券之好德錫之長年萃之休符嘉祉此其

人寧可以尋常測識者哉余縱觀當世庶幾乎穆湻汪公公三鄣里人也而僑居吾瀏數十餘年瀏以西若嘉茗虎林諸郡靡不知公者其爲纓紳名流自政府以迄鄉大夫士慕公誼靡不願交一臂者余耳公名久恨未習公而習之長駿師摯兩君兩君於公好兄弟而於余則通家幫也兩君之言曰先生亦知家穆湻之爲人乎蓋儒而俠隱而章圭蕞而懷廊廟憂韋帶而練習經濟畧者也始余伯以孝廉不祿家中落賴兄起而光大之箕裘益振伯母方稱未亡人者

四紀於茲兄孺慕養志唯謹歲時伏臘雖千里必奔歸作斑萊舞者四十年如一日也可謂孝矣伯有丈夫子四人而兄爲督與然明元禮諸兄處終身怡怡絕靡間許然明以詩賦結社名流多所推轂元禮養翮培風旦莫須時俱兄獎成之里中謂田荆姜被於兄再見可謂友矣生平積仁如飴趍義如鶩有困戹必施遇紛難輒解族子姓萬指冠紳繩繩無鉅細可否事悉以諮公且依公祭酒也頃黃山難作兄以宏才遘變應猝所存濟甚多以故兄所剖决人人意得

其所至靡不傾腹心以國士遇者亦可謂信敬而中外通直義而家邦達者矣余聞而韙焉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自昔記之若道因位重則東西南北之人不必耀千秋聲可僞盜則枯稿投沉之輩皆能沽萬禩以余所聞公高誼盖儒曾史俠原嘗諾則關內心布碩德宏望則太丘有道諸君子俱兼而有之所謂豪傑士非耶子輿氏有言仁義忠信爲天爵公卿大夫爲人爵天修而人從理有固然無或爽者昨歲辛未公母方孺人以九旬壽名公張咏幾半寓內而今春明公復躋古稀人瑞天庥沓然洊值矧兩郎君隸藉武林毛羽豐滿旦晚鵲起豹變可延佇待吾知天所以厚公與公所以得天者故未易涯既也余不佞敬因兩君之命而詮次其言且藉手祝焉

程羽皇就正草序

程羽皇出近草如干顏曰就正而屬余弁諸首余惟文至今日變也極矣將誰使正之莊生云使同乎我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如

之何而正耶水就下歸就家其就也乃其所以正也河伯欣焉自喜及望洋向若而始悔其殆就之時義大矣哉羽皇材穎而蓄深於文之變靡所不窺而第不欲以其所有自多此就正之舉所從來也今寓內操觚家各挾勝場以吾羽皇較長挈力顧誠不知何如要以年方英妙試輒先人今其牘具在大都沉涵於理醲郁於辭磅礴於氣與勢而原本於六經百氏殆如日升川增極其所至殊未可量同耶異耶其以問之有道者耶余請與寓內諸君共正之

汪氏分書序 代

夫兄弟於父母一體也自昔田有荊姜有祓公藝有同居古今所載昭然史冊豈其歿者未寒而輕議析哉雖然分不足慮也今分而得其所爲分則多寡均肥瘠共將前之紛擾自緣以融消抑分而還思其所爲合則緩急通有無濟將後之和好益因以敦篤故夫合也者有不合也分也者有不分也苟相好無相尤合何必不分分何必不賢於合也余家姊氏歸謦吾汪姊丈舉已甥者五撫前甥者三亦既先後一視

中外無間矣獨廿年來諸甥相繼殤惟五甥道憊逝未有後而存者僅三人每念令人欷歔然猶孫枝繁衍各房具有箕裘可幸也歲乙亥姊丈以孟夏卽世諸子若孫閎然議析余從諸親族後綜湖陰貲帳及故園基產與七房均而析之事旣竣諸君子以余母黨尊屬不可無言余於是勉布微詞用申大義召諸甥暨諸甥孫諭之曰若輩亦知祖父締造之艱與子孫世守之誼乎夫和致祥乖致戾自古記之家之興未有不自敦倫篤義始者及一競於利而門戶衰世事去矣且夫無不是父母不當疑更不當慙也最難得兄弟存可念歿更可憫也自今以往願若輩左提右挈戮力同心爲叔若兄以撫愛弟姪爲念爲弟若姪以敬事叔兄爲衷則汝父祖在天之靈寔式臨之將夙興夜寐日月居諸何非砥礪之時櫛風沐雨吳越蕪閩何非興起之地緣是以篤友于洽同氣俾堂上之慈顏常怡九京之靈爽頓慰於以保世康家日可俟已又何必兢錙銖營尺寸而始爲愉快哉是爲

序

自 高皇帝毓祥於濠右而長淮南北寔生畸人若從龍翊運之英輝滿史冊嗣是趾美流芳更僕未悉逮若權貴薰灼之日政波流茅靡之秋而獨能排脂膏抒忠讜合則興朝不合則遂初仕如如是已如是又復仕又復已亦終如是此夫出則祥麟處則威鳳廻瀾砥濆真方今第一流而百世之殊絕品也若靖符錢公殆其人焉公產自濡須爲兩淮勝會地年財弱冠即登賢書五上春官而始通籍主爵者當公留

曹故事留都冷局多碌碌奉官公不謂然維時淮撫擅權中外依附有起而非之者輒群矢攢焉公獨張膽明目是非者而非是者淮撫勢戢而群議亦爲衰止嗣後一麾作守竟以不合當事意謝病歸歸而栖田十年淡如也會 熹廟登極公甫出而即乞休再起爲岡卿貳且晉大正而竟以枘鑿拂衣今春秋且六十矣余惟世有非常之人而後能舉非常之事非常者政於常所共趨而辨指貞邪不隨衆爲雌黃復於常所引重而急嚴涇渭不以身爲阬塹故夫非常者畸人也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也當淮撫炎手可熱之時羣植黨譁而公以閒曹散秩抗觸兇鋒迫夫出而謝謝而復出至再至三矣而屢辭榮祿終靡婾阿豈非其中寔有天植者而能不以寵辱驚升沉悔乎意公爲人必岸然自高倜然有不可近而公顧不然通籍廿餘年居卿疆半鄉之熏德善良者率崇奉唯就幾不知爲貴人豈惟濡人凡吾鄉僑寓者公直延之榻招之小友人人以爲親已也人亦有言黙黙之容不可處朝赫赫之勢不可居鄉公庶幾及

之人又有言薑桂之性至老愈辣松栢之茂隆寒不衰公庶幾近之意公介性貞喪特長淮渾淪磅礴之氣滃鬱而成而社稷蒼生當終賴之乎夫介與貞壽象也亦福徵也公年雖及耆而貌舒意強體康神王疇昔權奸肆焰之候公既直言讜論誓不倒身門戶今 聖天子當陽得公正色中朝以表率纓紳提衡宇內循茲而耄耋期頤之年皆禔福普庥之日矣余不佞慕公高誼不啻山斗而金生等受知最厚故於其來請獨以立朝大節授諸生俾籍手藏焉

秋潭吳公六褒序

往丙午余奉 簡書覃恩江南則謁秋潭吳公于休之東偏公于余蓋兩世通家也往先大夫艱嗣晚而有不佞具弓冶則公尊人實從史之余曩者嘗翁太公而兄事秋潭今且耆矣在禮五十曰艾又十年爲耆概諸上古之稱壽者僅僅耳是何足多秋潭秋潭故自有足多者嘗竊觀天人相與之際事有湊會而機甚微渺當其會雖庸人爭艷之逾其渺即賢智罔覺也大都有享者則有儲者其儲彌厚則其享彌奢

老子云治人事天莫如嗇嗇之爲言留也取之身則嗇而留之後則遠也余生也晚不盡悉太公生平而弟從家大夫得聞公尊人不言躬行蓋恂恂有萬石君風焉一傳而丈夫子四則秋潭其較著者今秋潭復師太公之孝謹而益吹息之余觀其人和則風藹則日由由乎其可與偕廩廩乎其不可狎而易也公既以經術授之伯子樅仲子光業後先斐聲庠序矣而公獨陶然江湖若不知人世有榮辱之事者名去其尸利去其殖宇宙取其寄身世取其寬吾固知公之渺者機也異日者屬舉鼇發會直須時耳昔周家后稷之業至公劉而拓至文武而新奉用卜世卜年今古罕儷余不佞三復姬祚而知公家之澤殆未可量也太公斤斤行誼既以其餘留之秋潭而秋潭愈培愈植嗇于世而豐于道即兩世著田間冠乎將箕疇之敛福天保之單厚行且于其身親見之彼蒼福善之數豈幻不可知者哉公年雖及耆而髮黝然而膚瑩然翼鑠如少年則壽徵也伯仲屢取高等季與諸孫繞膝如林則貴且福徵也余不佞偶先即君着鞭願以匏繫京邸不獲稱觴而藉手伯仲社中諸孝廉文學爲一言爲壽概疇昔通家之雅余滋幸矣

欣託草序

宇宙盡託也託於德而聖賢之品貴矣託於功與言而豪傑之用章日星之文爛矣故世之有依而立者皆其有所託而行者也雖然匪託無欣匪欣則曷以有茲託莊生云招世與朝枯稿沉淵戰士無征伐則不樂辨士無凌誶則不樂何以故亦各從其欣也自非然者胸中未有寄適而漫言聲詩此夫不疾而呻無感而戚即強笑強嘯烏足與極悲歡之致哉家弟涵素幼而嗜詩壯而剞心此道幾三十載晚聚若干

成帙付梓而屬序於余余惟詩有別才非關學問自昔言之然詩而不關學問也詩而不關性情乎人生而靜感於物而性生各隨其所至以觸而興懷榮悴動念戚愉故風起雲飛水流石激見此者謂之天機鳴此者謂之天籟三百篇中祇出於里巷之風士女之謠而才人韻士罕能出其範圍其欣微其託遠也諦觀家季所爲詩故未必與古騷人爭長而意到腕運大都足以發舒性靈啚遂情致或登眺或懷人或異鄉妻詠或良友賡酬總之語出會心思繇獨匠而

絕不與寄雛拾瀋同科以此頡頏今昔其或有知季者夫世有三立而後有千秋昔右軍感慨於蘭亭供奉悲歌於春園皆有託以表於世家季以此名篇亦猶兩君子之意也若夫言之文文之遠宇內鉅公當能賞識無庸喋喋矣

賓岩吳公六十序 代

世稱吉祥善事無踰壽考而其號爲壽者自耆而上上之至於耄耋期頤而饗年極矣少之者曰是夭夭者惡足言修虞夏殷周之間有人焉歷三季而存庶幾以久特聞乎而曠識之士猶然笑之以爲孑然四大在元運中云何較短絜長而籌籌修之以爲奇喬松導之以爲永烏知夫冥靈大椿之不爲蒲柳姍也由斯以談吾將以壽壽人卽壽矣猶有未樹也卽上

壽矣猶有或窮也若乃夫壽而樹樹而靡窮者政自有在而吾乃以得之賓岩吳公公隱君子也能爲儒而不欲以儒見業託於賈矣而絕不類世之爲賈者余觀其人殆所謂有道者耶始公少壯時於家人產不甚屑顧以其趣寄之聲詩詩日益豪家日益薄而公不知也已發憤從什一塵江右睹諸子皆材則以儒授長季而以賈授仲儒用蜚聲賈用負荷蓋駸駸隆隆焉而公愈不知也倘所謂有道是耶非耶方今澆醇散朴世之睨蝸角而啖蠅頭者靡不兢騖余竊愍之公生平獨卓然夷然於已無攖於物無兢於一切紛囂無纖毫挂碍者何以故靜故也靜生定定生永意公其仁人乎何致虛守靜如此余聞公一遊西江而藩參余君與厚善驩然相結洎諸名士無不重公者門內外若棼功親若姻黨無不德公者族長老及諸文學又靡不推轂公者家邦必達公之謂矣夫廟堂之壽赫赫奕奕者壽而濃山林之壽睢睢于于者壽而淡兩者景態不同其於以概諸大年無當也公以道禔躬而以德裕後道日隱德日顯無寂寞而脩不軒冕而崇卽今年已及耆而髮黝然膚瑩然目

光炯炯然斯其壽誠未可量而要以公之爲公其倜儻絕群故自足千秋也區區小年是何足當公哉諸生倘謂余言爲有當也以是佐公觴願公滿飲爲壽

新宗祠序

壬癸之間族長老憂祠圮壞奮而議新祠祠新已諸宗人赴長老命者翕而襄祠事事竣已余生也晚猶及見夫宗老祖呼舉族嚮應輪奐崢嶸百代爲規功煌乎弗可沒已屬諸老以耄期終而祠事漸寂衆乃共推明習諸公爲綜祠登簿脩舊職也千金之家必盡舉其所爲家産物記者而藉之而遺之而家始久長無恙祠幸而有人而前功無替也余不佞竊有概焉乃直前請曰宗人敬約諸公諸公幸如約祠衆事

也衆則紛紛則多漏主者毋漏乎曰能衆則諉諉則易弛主者毋弛乎曰能衆則狗狗則私德怨闖出入而或不之問主者毋媮爲一切乎曰能則諸公復迈而詰余也曰微子言吾儕將自矢雖然吾懼夫族大而蕃也惡知夫宗子弟之桀黠者不百一也有一焉則吾輩窘也余笑而應曰唯唯否否禮祭爲大祭假廟爲大赫赫祖靈實式臨之故事吉有慶凶有弔歲入有出納按簿森然守非朝夕脫窘例則窘祠無祠則無祖天下寧有無祖之人哉異時宗老倡義諸無不踴躍從事量所麾無靳者諸公第抗志如前所稱說宗子弟保無貳余且得執輿祠功爲諸公壽矣衆以爲然遂弁諸首

獅山社序 代

獅山社者金氏諸友萃而締此社也既曰社矣鄉國天下士皆善也東西南北海皆契也胡以家又胡以社也聞之室邇則勢加親常交則情彌挛臭味誠投則千里即是同堂觀摩自近則兄弟可相師友社何必不以家家何必不可社也善哉乎金氏之以家社著也金氏自嘉隆以來儒風大暢若逢掖比肩業博士者駸駸未艾矣要以龍變雲蒸猶將有待友人金伯孚昆季剏館獅山而帥子姓結社焉夫地脉有所

滃鬱而後人文有所宣泄亦會其家之將興也而始各挺其精氣以與山靈相掩映故締結有緣奮盛有數非偶而已也獅山居潛川之南北望松蘿則蒼翠呈奇西瞻汶練則川巖鼓壯神皐鵠峙於前長虹橫亘於後其形勝巋然真足令人神遠諸君子相與摩厲其中月有會窓有課歲終有考核將養翮培風摶青天而上之吾聞金氏多佳子弟俊秀均屬惠連芝蘭不減王謝又何必遠覓之廊遼而近失之同室也翩翩家社旦暮且懸書國門矣余請拭目以須

黃母程孺人七十序 代

家之興非偶然也自昔豪傑奮營始乎崛起而迄於代興要其中定當有賢明之佐淑慎之儔爲周旋外內之間而垂裕於後先之際於是焉昌明繁衍擁陶頓而躡風雲或以爲運會寔然不知其萃祉凝庥有本之者矣自余於金君平稱姻婭而君平復與黃文學心聲互締朱陳余於是雅知黃母程孺人賢孺人爲吾宗蟾溪之自出距余舍三里而近其在公宮則以婉娩聞其結褵而相尊章采蘋蘩則以無非儀著

其佐夫子起家鹽筴質膺江以北靡不推轂黃次公者則內贊之力爲多其課諸郎君而三雄黌序兩騰壁水旦暮養翮培風將摩天去則所謂以食兼教以勞成愛者也今行年七十而都豐履厚祉聚於躬桂馥蘭馨慶貽於後說者謂海陽完祜少所概見夫何以得此哉吾聞次公長者生平修處士義顧什九在外一切家秉繄孺人是賴孺人寬而明敏而肅其治家繩繩井井諸子婦滅獲罔敢失尺寸公嘗目爲畏友乃其仁心爲質好急人阨困即三黨千閭多被濟

潤倘所謂婦順母儀克全無歉者耶以故公在而累貲日雄公歿而先烈益振得全全昌孺人之謂矣易論坤道曰厚曰順而溥之則咸亨按之則無疆孺人含德之厚壹本於坤貞故麟趾森然而福履日茂則亨與無疆之說也今年躋古稀而矍鑠自如猶茲以往含飴而弄孫曾諸郎君鵲起豹變副珈象服之錫直從容埃之吾於是益信家之興非偶然也君平仲子爲孺人孫倩將籍手余言爲祝余夙知孺人之賢淑而復多其完祜也於是乎序

壽程封公序 代

夫天之所與厚德也或豐其身或大其後若詩書所稱岡陵昌熾之瑞大都孚鼓協而聲嚮從自古洎今靡或爽者要以輕重緩急各隨其所樹之厚薄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故善人爲善寧有息乎世俗不察猥謂福可倖徼稍不効輒致疑於造物之有漏孰知未嘗嗛之德不足狃也僞者不立夸者不行勉爲之而不率聊施之而遽倦淳于生所謂操豚蹄而望嵗豈不誣哉余縱觀當世庶幾乎程會泉公公仲子成

進士理西安而公及孺人並躋七袠蓋登第之年適與壽會子姓振振觸目琳琅亦旣貴矣壽矣諸休徵嘉祜一切兼之矣本之則厚德滋培爲多始公從博士業弗售去之賈輒致素封念同氣不振捐千金以與之息逋捐逋蹶逋蹶而竟不責償也公於友于可謂極篤矣而未也推而從兄弟如之又推而族屬亦如之族子有流落者寓瓜州公從逆旅中一見惻然曰此詎非先世之苗裔何一寒至此携而歸爲居之食之擇室而婚配之此子也全寔拜公賜矣而未也

客邸有寄百金相償者附其人行李其人不謹爲侗者易去歸而發則贋也大恚且恐願鬻子女以償公曰是何言與是戔戔者而忍若骨肉仳喪乎慰令去公既以好義若鄰里鄉黨置輒告告輒應前後數千緡悉爲遒貟念後世得無以此相累悉索篋中券付烈焰中遠邇聞者咸歡呼祝誦公德之無涯量也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公之謂矣生平寧靜淡泊耻逐世紛獨以嚴持家而急於課子謂仲也才爲延師友勞來不倦及仲以明經舉上第而公喜可知也莊生云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仲子爲摩天之翼而公寔培風天所以報公者豈其微哉古布衣之士好行其德不少概見至如馮生焚券直爲田公子市義燕山竇氏拳拳修德亦妖夢是踐公何市何踐而摯摯若此蓋積義累仁根乎天性故施不責酬貟不中悔宜其享榮名臻上壽而吉祥善事靡不畢具也余不佞雖未習公雅從吳君言稔公高誼君於仲子爲肺腑親而以余言佐公觴余不斐何能重公若公爲人則余爲執鞭所欣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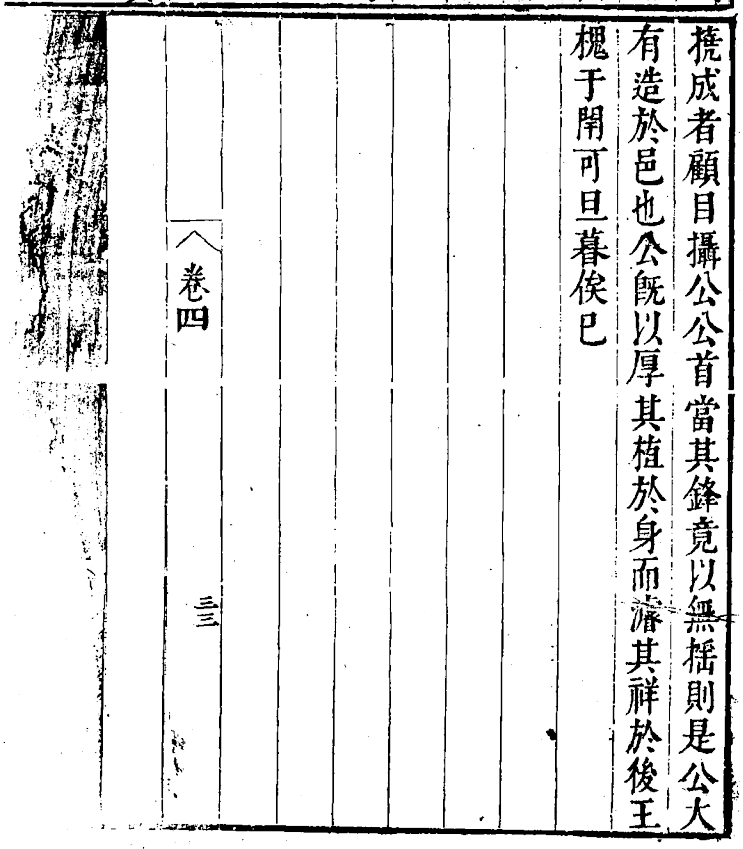
思南戴公偕配雙壽序 代

余與吳與偕爲同盟友復從與偕得交戴行健而行健季弟我有貟笈從余鼎立而稱莫逆驩相得也行健在紫陽余睹其壹意下帷不問家人産心竊異之已訊知其兩尊人賢且夔鎌無恙也歲辛亥則思南公登七裘吳孺人少公二歲稱偕老焉與偕率社中友登堂稱觴而屬余修酌者言余不佞之視行健猶與偕也既以匏繫李官不獲觴堂下則藉手蕪辭其何能已人之言曰儒者敦行誼若賈人大都善心計

取素封自豪耳烏覩所謂澤道德篤人倫者哉思南公賈者也乃其所行非賈者也始公偕其三兄文學爲舉子業業幾就顧以家殖漸落恐貽太公憂即挾簦從什一太公得寬然弛貟已吳孺人歸齊頗盛公念欲大振家門非破私爲公不可會孺人亦從旁吏之公以此益發舒其義智勝時會業遂隆隆起計公束髮從賈至六旬尚未得謝而公弗稱疲也上三兄下一弟其間或儒或賈乃持籌拮据惟公爲最迫析箸而昆季均饒人咸力公而公不自謂力也此猶其

顯者也諸昆季先後歿公從哀慟中爲經紀一切咸辦焉諸猶子之稟仰於公父也公之善視諸猶子而訓誨而卵翼子也舉丈夫子五人伯行健以諸生高等廩入太學矣季也美秀而文蓋自其孩抱時已稱可兒公夫婦奇愛之會五弟乏嗣堅請爲後公念無以愛子傷弟心竟子弟嗣季乃今補邑庠聲籍甚里族多公弟知人之明而益高公義能無恡也伯兄壽而所居湫隘不足召賓客則以將作屬顧期已屆公竭蹙從事自經始迄落成纔數旬蓋公以宏才赴大

義其神速如此雅意收族若撤祠若修塲率捐重貲爲倡族無不顧指響應者凡公所爲孝友天至及一切慷慨市義大率皆吳孺人力贊之而孺人尤攻苦茹辛門以內不煩纖毫顧婦順母儀燭焉爲烈公於孺人亦可謂年德並儷者矣生平孳孳質行不冀人知郡邑舉黨正賓鄉射俱謝弗就庶幾爲善無近名者乎然行健奇齠已滿直須時摩天而諸子亦復能世公之業若孫曾森森四世一堂天所以奉公與孺人者固未既也頃又聞槩邑士民爲水口於屯溪有



攄成者顧目攝公公首當其鋒竟以無搖則是公大有造於邑也公既以厚其植於身而潛其祥於後王槐于閒可旦暮俟已

附職會序

梯先公以萬曆乙酉卒於楚是冬爲舁襯歸歸而葬於范家嶺之陽者盖二紀於茲矣始公初歿時余心切切欲爲立後屬諸兄弟懸未齊兼子姓寥然未蕃也今幸而齊且蕃矣云何弗後即置後艱矣云何弗祀即祀典修矣云何僅僅按故事而儉二簋異日者世遠人湮倘以隔絶之故至於匱廢余兄弟忍乎哉矧公雅負異資有奇氣寔吾儕中白眉不幸溘先朝露余兄弟所恃以存公者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歲舉

無廢其自一世而世世派愈繁典愈贍屆而矍然履而怵然久而爛然庶幾梯先爲不亡也以衆後後猶之乎後也諸兄弟可藉是謝公地下矣是用各輸資斧如千歲輪營息裕則置田爲久遠計會名附耿公拊高王父之墓志同地也余猶憶公屬纊時握手惓惓以亢宗爲期年甫弱冠遽作千秋則悲公之生今二十年所而偃蹇伏抑尚不獲售則傷余之遇余將何以慰公哉聊爲誌公之歿與塟而存其大畧欲令世即吾心云

筠皐詩集序 代

筠皐集者家伯兄所著爲詩也妹倩金長卿比部叙之朱李兩太史傳且跋之余何論余所論者伯兄之人也伯兄負德而隱有通材而未獲通籍以展所欲爲故人或不能知即知者亦或不盡惟余寔芘其宇而食其餘故知而盡者莫如余即不斐惡能已盖吾家自世父與父起行間業駸駸振則箕裘難荷既而世父捐館藐諸二從大者冠次僅呱呱耳則存歿難周自余而下率屈首受博士家言而父復勸於勤其

以单力主塩筴周旋江淮間者獨伯兄耳則肩任難勝廼伯兄結髮而佐商政世父與父咸心奇其能卒拓故業而光大之世父以二孤見托孤異母也而嫡復居中伯兄爲調護令耦俱無猜迄今數十年余家始析二從視余兄弟固毫無所左右也死者復生寧不謂伯兄誼至高耶余少而服儒壯而連不得志於公車爰詣闕勉就秘書郎伯兄年踰艾矣猶力視賈事爲子姓倡余得優游郎署徼一命以貤封先父母者皆伯兄力也嗟乎伯兄內督家政外修先業經營

壽度亦幾無畧刻暇矣乃以其餘發爲聲詩率根本
彝常而傳以景物殫極風人之致其所謂兼才靡所
不可者耶蓋伯兄雖游於賈乎而孳孳務學手不停
披且勢利不入於衷孝友獨篤於性故其詩往往自
廣大心胸流出而得趣於瀟踈興情於婁婉長篇短
韻悠然酒然則伯兄之詩伯兄之人爲之也豈與留
連光景掇拾餖飣者同乎哉昔歲戊申伯兄躋六袠
會長卿卿命過里稱觴始諸集爲梓乃伯兄固遜不
欲自見也今長卿逝矣而叙言具在又辱諸名公慨

爲論次余復何贅昔孔子孝閔子而歸之父母昆弟
之無間余不佞所爲諄諄不置者亦以伯兄之人與
詩均足千古而徵余言之無間如此也

汪氏昆季分書序 代

當世所稱難得者兄弟耳兄弟在童年未有不既翕
者迨長大而門戶分參商起始乎私搆牽乎廷爭令
堂上之衰親慽矣難安而在天之靈爽鬱焉弗暢爲
人子而稍一念及其能忍乎雖然世不乏橫悖若而
人大都起於私樹邪黨誤聽奸言遂爾嗜利輕倫于
名蔑分不知公論之可畏敢於嗔目而雄行一旦聲
罪公庭而膂噬無及矣此屬在懿親不得不未事而
綢繆先幾而告誡也余姊氏適汪光祿漢文公初起

家素封既輸貲拜爵有甥二人長某次某亦既同胞
一氣畧無別異矣年財及艾方發憤所欲爲而不謂
癸酉冬溘然京邸也甲戌甥等扶柩歸葬喪事甫畢
而姊召余兄弟與言淚涔涔下謂而姊不幸中道稱
未亡人覩茲兩兒年齒匪懸而心志未協其及而姊
之存令分貲各營庶幾他日可無釀患也余受命因
綜核姊丈存日典帳簿籍及其遺筆故墨先時燕京
河南有二質庫緣奴酋蹂躪亟將京資輸運中州今
京典已空其存者獨磁州一典耳兩甥曩時支費不

無參差遺墨俱在勸置勿較獨太親翁存日曾以百金與冢孫昏資長甥執義欲榷子母而次甥堅未允從余兄弟力勸長甥務全大義勿兢錙銖幸而如命因將磁典貲本及故園產土衣飾器物槩從均析事既竣余於是召兩甥立廷下諭之曰若輩亦知毛詩所稱鶺鴒之篇乎鶺鴒一羽族而相應相求矧戴履而儼然負靈氣具心知者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乎而各敦友愛相好無尤患而拯焚救溺唯力是視昔人所謂真兄弟也若兩人俱吾姊之自出其自今以

往勵志亢宗敦和全好母重財犯義母信疎間親母以漁獵而巧侵欺母以暴戾而輕骨肉使逝者無恨於九原存者怡然於暮景家庭雍睦鄉里延譽不亦康乎浸假志行弗類陰侵明覇余兄弟以母黨尊屬其協同族里揚廷追究母啚未獲而喪已成也兩甥其熟思之

景輿汪公五十序 代

余以戊辰歲釋褐秩京曹越二載而余友金子易旋起澤宮子易束髮依余彼此相期足快平生辛未春子易偕其年友汪伯先謁余京署緣是得交一臂昕夕抵掌歡如也伯先英英年少與子易齒相若意氣醞藉相若兩家昆季六人亦相若歲在甲戌二尊公懸弧而稱五十壽者復相若獨汪太公差月餘長耳子易率諸同藉兄弟函書幣乞余言爲壽余頃以流冠披猖封疆任重日坐桴鼓中未遑親穎楮之役以

通家誼兼匏繫楚郢不獲觴堂下則藉手蕪辭其何能已人之言曰賢者必貴仁者必壽理有固然無或爽者顧天道如張弓高下而下高未可以一槩律也逖稽往昔若王槐竇桂今古韙之要其先定有積仁累義若而人以沃其根而徐濬其祥後之人鵲起豹變捷若承蜩遡所從來則培植遠矣吾聞汪太公少而業儒長而不得志於所司因謝去經術一意裕後其精神耑注是在伯先伯先成童能文弱冠蜚譽年未逮壯而試輒冠軍庚午之役薦南都裒然爲本房

冠懸書國門靡不人人頫首也公爲人事親孝處昆季讓與士信臨財廉諸所爲排紛難恤困匱雅振一鄉鄉之人咸推重之慨諸中庸無在不協於德義則夫伯先之倔起而爲天下雄夫誰謂芝醴無根源也公年方及艾而氣充而神王而筋力堅強自伯先而下諸季俱爭先兢爽且與其尊夫人偕髮齊年以芝蘭玉樹之庭階而漸瑧耄耋期頤之上壽旦暮膺天書稱人瑞當於其身親享之吉祥善事故未可量也余請爲汪公券

君平金公五十序 代

余家皖城距新都五百里而遥雅聞新都奇嶼揷天洪流振海山川秀灝寔生偉人余雖未能至然心嚮往之新都之受廛余土者更僕未悉而海陽大鴻臚虛宇程公其最著者也公與余祖父聯袂交驩已歷三世其諸孫文學若照于三徵日贊曰安諸君率執贄余門而曰安恂恂雅度余尤器重之歲甲戌曰安函書幣抵京師乞余言爲君平金公壽金公者曰安岳翁而孝廉金子易尊人也公寔鍾新都秀灝之氣

應運而生而五十壽期財發軔始耳其攬揆之辰在秋八月若觴在庭祝在閭筐篚旁午在道諸纓紳人士周旋而賦九如三祝者未易縷指而曰安欲遠致余言以爲重余將何以重公哉常聞之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德惟一乃吉善至積方慶理有固然無或爽者顧世途多缺齒角難兼豐於道或嗇於遇後之揚初乃維艱甚有所快愉盈溢於此而復有顦顇悵惆於彼盖完祜若斯之難也以今觀於金公殆所謂得全全昌者耶公自其尊人紹塘公起家什一而公復

踵而光大之累貲鉅萬棟第連雲亦可謂素封矣與夫人范少君偕髮齊年舉丈夫子六人而文孫振振遠縣克問芝蘭玉樹並生庭階卽鳳毛麟趾曷以加焉子昜以英妙起澤宮裒然爲南國冠冕而諸季復蜚譽成均冠軍鼇序所稱元季方者蕃而未艾也計公於人倫中得天單厚卽累千百不得一而公何以臻此吾聞公生平賢行備具懿善若有懷二人篤念同氣則張仲氏之孝友也謙冲御世禮賢下士則吐握之姬公而莫不願識之藺荊也軫貧乏好行其德

解紛難立息爭雅爲鄉人祭酒而鄉之父兄子弟亦莫不願得公一言遵奉教令以幸免於戾者則僚之九驩之市義而太丘有道之恂恂長厚也公以令德率純嘏業備其有餘於身而須其不盡於造物今茲五十初度政其日升月恒時也馴茲以往境愈享衷愈恬子昜鵠起豹變而諸季接踵代興旦莫奉天書膺寵錫諸罔陵松柏之年皆媞媞晏晏之日如新都卽多佛人以德若福故未易屈指矣曰安其以余詞祝公曰以是進巨觥願公滿飲爲壽

龍田吳公八褒序 代

龍田吳公者海陽臨溪里人也余先世由海陽徙中州故余於公稱桑梓公有子二伯元節以貲郎丞固始仲元孝以高等廩學宮而公夫婦並臻大耋稱偕老焉與仲君同祉孫生等若而人登堂稱觴而乞余言爲壽余史官也史所載天道人事徵應符驗爲多故德一而吉言善而移如所稱王氏之槐燕山之桂徵前俟後更僕未悉不亦椉應響荅乎哉乃今觀於龍田公殆庶幾焉公修身絜行數十餘年而尚列爲

處士自俗觀之亦何隘也伯子未得志於儒術輒奮貲爲固始貳貳扼於長吏不能大有所施爲而伯故才按部使者數奬而騰之剡夫知効一官澤被一方誰之教公之教也仲子挾策而館學宮試輒冠曹耦今雛六月息乎已隱然有扶搖之勢焉吾聞之天道如注水窪則盈之又如張弓高則抑之公進未嘗施之巖廊退未嘗雄之閭右揆諸造化若齊若靳乃二惠兢奕並起而將爲國禎此豈無因也孫生等爲余言公好善樂施以孝友提躬以經術詒後以惇信明

義遇知交族黨生平多長者行即名不出里閈乎亦庶幾乎積慶之源造福之契矣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又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公積仁累義以有餘者治身而晦迹韜光以未泄者待後今茲壽域兩即君業已具章服披彩堂下而公尚矍鑠自如異日者徐徐于于黃髮以須宸賁直旦暮遇之吾惡知王之槐竇之桂不於公左券也抑吾於公而得觀道焉奄奄者微於象爲替炎炎者滅於象爲興而寔替論天人之際者大都卜其始不卜其成公家在浸明浸昌之

候如日初升如川方至繇斯以談公所爲吉祥善事政未有涯也余不敢以矯誣壽余請得以未然必然者壽

金母范孺人五十序

范孺人者海陽太學金公君平元配也孺人出林塘名家女歸太學相對甚莊兼之偕髮齊年稱雙壽矣曷爲乎先孺人也公懸弧之歲後孺人帨辰者一載故壽先及也在禮五十不言壽孺人雖行年及艾猶是顏丹然髮黝然耳日月之升恒茲爲初曦岡陵之嵂崒茲爲始累循是而耆而老而耄耋期頤率發軔而漸登雖壽焉何不可也凡夫貴則婦與俱榮子顯則母與俱揚孫枝森振則王父母怡怡而徐于孺人

脩此三者故全也壽之日觴祝在閭則子姓不厭繁公旁無侍姬獨孺人舉六男四女年財半百而向平之願大畧已畢今茲壽域若遶膝者舞班者含飴而弄者政繩而未有已此一快也壽之日貢獻在庭則昏姻不厭盛海陽諸鼎族若朱著倫堂黃著居安汪著洪坊程著合于遐阜由溪諸名閥大率皆孺人姻家賀者填門筐篚之使不絕此又一快也庚午之役伯子以妙齡起澤宮若仲叔季諸郎君率雄視壁水爭鳴黌序其爲席者研者合社而締金蘭同藉而稱

兄弟者非以猶子禮登觴則以年家子束幣加使旁午相望而孺人與公直從容委蛇坐擁一堂之歡燕其爲愉快又當何如也雖然人之歸也天之與也以壽孺人則善非孺人自爲壽也人亦有言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理有固然事無倖奠也孺人公宮而以婉娩聞也結褵而以無非儀著也無成代終則柔靜剛方之坤也擇鄰延賓則陶孟母之義方而未易頡頏也吾聞公事親孝待昆季備極友愛尊賢友而人樂爲之就解紛難急困阨而推德于所不可知凡皆

公力行仁義之効則皆孺人贊襄之功也故孺人以令德則彤史待載以完祜則副珈象服之錫旦夕於其身親見之而又奚俟諛者之喋喋也獨余與虛宇程公稱通家世講而公有愛孫欽明爲孺人佳倩余即不斐寧能靳尼詞不以供酌者之役也爰備孺人懿爍爲文以獻焉紀其美者楚黃胡某也

蘿源蘇公偕配七十序

當世惟仕隱兩途耳魁人偉士咸出沒其中然聲華烜赫或轉盼而已非枯槁逃虛多一籌而莫展循名責實兩人者均鹿鹿無當也世有畸人能以其深心大力卓識宏猷周旋於鄉國之間而標表於寄寓之地不丘壑而清匪纓組而顯隨其所至以自露掀揭而於是焉賦單厚歌平格休祉奉於一身唱隨偕其難老斯豈非道之待而世之所謂吉祥善事者與余求之當世未數數見也顧得之蘿源蘇公公起家什

一而其初蓋恂恂儒生外溷迹等夷而其中充然類有道者今行年七十厥配孺人亦偕髮齊年皤然稱雙老矣余未獲習公而厥倩汪君與余爲世講交因稔公生平乃知天所以厚公與公所以得天者政自有在故未可以潛見論也當太公暮年倦勤業几墜賴公起而幹紹之奉用亢前宗裕後緒公側室子也而敬事嫡母極人子禮無怠太公即世數十年而公奉嫡如一日嫡亦忘其非己出也生平建竪所在顯著其大者尤在淮楚淮爲東南財賦藪項鹺使臨揚

召問機宜諸商罕有應者公毅然條對甚悉使者異公言率舉行焉楚之役若伐石祛宿蠹扁舟濟病涉一切布利除害事宜俱公爲政諸商無不推公牛耳也公一生精神於人無所不周於事無所不應置乏則好施紛糾則立解而其加意尤在仁孝二字最爲縝悉邇屆耳順以祖墓尚在淺土歸而勤跋履越阻深嘗以吉壤未獲中夜寤禱自恨誓次晨忽遇異人指示佳壤遂得妥先塋地下他如建祠則樹幟鼎新標掛則揮金貯蓄凡可裕後纘先靡所不至今年躋

老傳猶矍鑠如少壯時諸外事拮据不遺餘力而一切內政悉付孺人孺人柔靜安貞百爾贊襄悉如公指故公之於孺人其年儷也其德亦儷也夫非天作之合而世俗所稱真夫婦者耶余嘗橫襟而覽上古若鹿門貽安梁孟偕隱談往事者多偉言之至如福隨德臻名與壽集如公偕耦更未易得公既以貲入爲大官丞而夷然不甚介屑郎君輩聲太學奮翮培風摩天有日吾知天所以祚公如日升川至不一而足也又奚必羨帝王之門而以貴重相矜慕投洗之高而甘爲草木腐者哉故余不佞所以祝公者在此不在彼

張令公入計序 代

張佞治裝入覲吾黨業舞手賤言以頌矣家伯兄復載之詩歌聲之圖繪拳拳乎不能無言也曰是行也佞藉天子之休命而奏最而簡在用嘉惠宇內則宇內幸天不棄海陽久任如令甲俾海陽得終拜君佞之大賜則海陽幸君佞行矣海陽人士如奪乳兒寧能一息忘君佞哉茲與倩也抑伯兄則猶有概也夫

近水先月向陽早春自昔記之伯兄才名久噪今尚在諸生間君佞辱而收之籠庶幾國士之知焉茲帙茲圖蓋亦攀援卧轍之未能而嘉與黃童白叟共志恩遇者也若夫佞之明德上自縫紳下至閭左人人能碑之豈一歌一咏所能揚厲萬一耶小子近信其在休則宇下其在涮則蔭聯其啣恩幸遇則與伯兄同故爲推本伯兄之意以見余兄弟之受知君佞非尋常可與如此

吳母汪孺人七十序 代

汪孺人者處士賓巖吳公配也有丈夫子三伯學言績學待年仲學魯爲南宮儲俊士季學知初試儒有聲已從賈有樹三子均材也而孫枝均衍吳母行年七十撫三子而含飴弄孫娛可知已族州佐吳敬溪君及博士生儒等若而人謂母德母年不可無壽而乞言於余余唯唯女德不越壺余惡能知之而惡能言之無已則諸君試道所以壽母者乎吳生與偕對曰生得幸於先生不敢爲濫詞以吏聞母於生則嫂

行也請言其略往嫂十五而結褵猶逮事王姑時王姑遇之如女此其婉娩可知也二十而喪尊章持家秉兄方業儒賦詩好爲清遠閒放以家政委之於嫂室如懸罄矣而畧無慍容視諸妯娌炫華競靡穆如也三十四十而踵舉三子於時家漸温兄以儒效未竟爲延三師師異處嫂潔蔬庀脯未嘗乏絶三子各摩厲勤懇殿殿成立者母之教也五十六十而兄厭家人産盡以其任付諸郎嫂則相對共恪兢兢然惟恐有片語單辭之失以咈意指乃今兄不幸先朝露

者七年門以内悉嫂主之諸子婦雍睦孫枝森振而嫂則攻苦節嗇居然如少壯時也斯則所爲可壽者哉余聽然久躍然起曰信如子言古今稱女德者駸矣而得全者稀在昔光不厭鴻貧至易綺九而布素至今稱舉案不衰吳母有焉在昔孟之母能遷陶之母能欵兩君率以義方稱賢豪成名於天下吳母有焉在昔文伯之母以勤著敬姜之母以儉著用以保世康家而享有令名吳母有焉吾聞之以禄懽者禄去而懽絶以爵榮者爵移而榮衰今伯子即未逢年

而培風養翮摩天可待仲季翩翩砥立名行芝蘭玉樹並集庭堦又何用奏牲鼎奉恩綸而始爲快也母於余均越國公之自出於吳則婦順母儀於吾汪則女瑛也即余不佞以卮詞進母觴匪諛哉

汪無心集序

當世所貴者才耳匪才之難所爲通其才者實難夫山林清逸則風雲月露常賦物以呈奇繁劇優閒則酬對指揮可乘人而閒捷世亦何常乏才哉而獨詫夫一察易以自矜萬方難于具備孰有能出古入今左宜右有此狃者所爲讓全窒者所爲遜通也揆之于世庸可幾乎余乃得之汪無心氏無心始而業儒既而連不得志于所司乃喟然嘆曰丈夫自樹耳即徽經生業寧詎不可表見因棄去帖括盡發古人書

流覽咀玩潛心撰述成一家言生平所著若尺一巵言若吹劍集吹萬篇蓋焦神敝思者幾三十年始裒而成帙也無心顛毛種種矣將嗇行世而問序于余余惟從古以來鼎足稱不朽者三德功尚矣論著一途更不闕顯隱史遷有云巖穴之士附青雲以聲施則是丘壑無所見才也無心家居攻苦下帷即一觴一咏皆足以闡攄懷抱鼓吹休盛至其從貴人宰官遍遊吳越燕趙之墟一切名法諸家究厥奧窔諸凡辟無心從事者獲上信下不一而足山林煩劇兩兼之其所謂通才靡所不効者耶余向未習無心近始從西江署中得相晤對睹其人恂恂穆穆如未嘗有才者其胸次包羅賢者故不可測是乃所爲無心也是乃所爲無心之才也

汪無如昌言序

夫言人人殊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余盱衡今古若代不數人人不數篇小巫而見大巫則神氣索然此立言之難也一言而可該千萬言千萬言而未始有一言茹糟懺而遺精液即華乘邕卷奚當哉此採言之

難也無如汪子業有贅言行世而近復有昌言傳之四方贅言爲生平所論著親友膾炙已久昌言者集大成以爲言也無如子第採什一於千百耳就其中有一往深情及千秋永鑑令人隱然刺躍然獲津津然有斯夕弗離而魂夢弗捨者謂微言可曙往事若鏡持方來若券批郤窾則徧周世故洞肺腸則深入膏肓謂格言可微言昌也格言亦昌也神禹氏曾拜昌言矣今斯言而得當三后之世庶幾與誥銘共垂不朽也夫

題英貞會序

英貞會者何諸君子爲奉關帝君而遘茲會也從古義俠無逾桃園而帝君英靈較著饗者崇之以爲榮締者瞻之以爲範於赫貞盟迄今不朽矣介臣朱君等帥子姓十人結爲會而尊帝君其上曰吾輩居常則志意修德義協猝有緩急其左提右挈戮力同心以無忘帝君之烈庶幾免於戾乎夫帝君當日萃異姓不可知之人而翕然期許誓以終生諸君子一本而分聚族而謀其嚶鳴契洽又何假言惟是守終保

末時詰所艱四海而盍簪也一室而胡越也安危而耐久也翻覆而轉睫也其大致不相遼哉諸君子業奉帝君壇坫其無斁成言以光昭帝君之教則在天之靈寔式臨之赫赫英貞吾知其趾美也請書之以竢他日

萍水集序

萍水集者雲瑞丁君游而成茲集也丁君挾青烏之術以造福寓內諸所遨遊自豫章而外若閩若楚若東粵若畿南三輔之區足跡幾半天下萍踪所至厥有贈言余受而卒業大都皆達官貴人初而睚眦既而推轂名言之不足復從而咏歌焉夫地術當其驗則應嚮景其初固窅渺難明也丁君羸縢而走四方非有一臂之交車邊之識也操難明之業以游不可知之人而能使達賢者見而慕慕而傳不脛而揚彼其中有異焉者矣吾聞丁君事親孝與人忠仁心度世其學能抉輿集成而終不肯脂韋以徇曰吾寧信吾道而拂主人歡不忍殃亡者而誤存者由斯以觀丁君之用心可知也豐城寶氣所在騰輝又何萍水

間諸賢豪不爲折節哉是爲序

題黃山獅子林序代

寓內名勝自終南泰華峨嵋廬衡諸宗嶽外黃山特起而清峭過之奇一茲山危險天削幾令杖屨無所置足從鳥道孤峯處忽劃然平夷掌衍足供開士幽棲游人信宿奇二一乘上人飛錫徧天下獨低迴此山選勝建梁日若聶倉髯公諸德星不期而萃啓士攝光種種現瑞奇三三奇集矣於以弘拓經營輝煌金碧則問奇諸君子事也登黃海宿師子林者攬斯

山之奇勝與乘師之願力其亦有慨然者乎

幻霞閣詩序

程星玉詩名噪宇內其遊遊所至將皆必有嘯題唫咏焉余與其尊人交有年星玉每出其笥中牘相示若比物連類觸景懷人種種佳什殊非尋常掇拾者伍余取而把玩之不厭也頃復得其賦楊豎和陶詩各三十章受而率業大都縱橫皆材俯仰皆致濬自靈心則任拈任取覺天地萬物盡供毫端搆沿古法則何優何敖覺陶令今賢不復別識意星玉之於斯

道也琛三昧乎星玉貌温而意和神清而識曠知與不知無不願交一臂者其人與詩適相肖世不知其人也視其詩而可矣

程禹岳集序

程禹岳既以落落自豪盡廢其生著生平牢騷感憤之志舒而爲丘壑爲嘯歌激而爲骯髒爲罵坐人有賞其奇者禹岳不知也有目其狂且顛者禹岳弗顧也余舊已耳禹岳名恨未相識近始訪禹岳於山居見其眉髮皓然而譚鋒尚銳因問曰山人欲何爲禹岳笑曰世人以我爲憒憒吾亦以世爲憒憒吾何知薦紳何知裘馬何知華居鮮食吾知爲吾而已聽其言似一切世法未可囿之善乎能自寬者也禹岳隹爲許文穆公所推重嘗過而問焉禹岳終不輕一謁此其人可知讀所撰清居論共知方於昔人所謂用我法者已見其一班要之未足盡禹岳也

戴生王氏傳序

古今奇遇多矣未有戴生與王氏者邂逅相逢便以愛婿許人久而勿渝茲念也奇一鵲子墮地亦偶觸

耳而蕭占吉戴占凶竟兩符而兩應之奇二王姬未生前戴生與乃公早有夢感矣何造物巧爲斯勝地而授之讖乎奇三當東廂愁嘆夕此時未卜夫婦安卜終始及翻然寤而矢志不回誓以生殉也奇四繼母撓而不能蕭子劫而不能率完璧雙歸身名無恙奇五嗟乎戴生以形家言而受知諸名人甚纏紳劄愛隹麗傾心則誠奇矣何物王氏姬乃能堅恐艱節烈表裙釵明智勝須眉俯仰宇宙寧數數乎其奇其人奇其相與之迹奇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夫同奇者

光祿程公八十序 代

海內挾筴而擁豐貲無逾新都新都之富人饒才諝而善心計其知足以相傾其豪足以相御其氣力足以設財役貧其聲勢足以聯樞籍要故夫世祿之家與素封之侶大都鮮克由禮求其澤道德篤人倫超尋常而豪傑由豪傑而證賢聖者未數數然也而余乃得之觀所程公始余燥髮時則觀所名噪吳浙間余心嚮往之已幸從吳君與偕交一臂因得飫聞公義與偕之言曰觀所表叔爲祖姑之自出有丈夫子

四人而公爲仲先世僅中人產至公而業乃大起伯兄蚤逝爲卯翼其再世孤孤今以光祿顯覃恩先世表叔之教也與叔季兩公勠力行間終身怡怡靡有間焉爲人栗而溫寬而直沉嘿洪深莫窺其際至當大利害則獨身仔肩母奪也衣澣濯食蔬糲不厭至急人之難雖累千萬勿靳也識諸纓紳於微時早與定交洎通顯無熱腸諸纓紳以故益嚴重靡不心折也其居鄉則鄉之人推爲祭酒其流寓則自池陽桐官蕪陰姑孰之地江以北由真州達於神京聞觀所之名若不脛而走四裔也生平眷念知交所加意尤在母黨有以緩急見者叩轍應若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小子某等猥以薄劣獲蒙遇知時爲援其阨而軫其菑卒無恡心德色也今年躋八十而宗族稱之鄉閭誦之縉紳筐篚之使載道勿絕其可謂重公矣邑大夫侯公廉得高誼延冠賓席故事惟鄉書得預今以處士義造廬固請亦可謂知公者矣余聞與偕言而悚然起躍然愈益神往焉新都不乏銅陵金穴之蔵顧三德六行之無聞而齷齪乾沒非其質矣程

公孝友信義動追古人以彼行則曾史俠則原嘗諾則魯連季布厚則太丘彥方夫豈惟尋常概諸中庸方且軼豪傑而上之其鄒魯之儒而賢聖之亞與吾聞之得全於人斯得全於天公今大耋尚翩翩杖屨自如諸子若孫俱以髦譽蜚聲黌序太學間旦暮鵲起豹變從容黃髮以俟 恩綸即新都上賈纍纍以德以祜恐未易等倫矣余請以與偕之言爲信

光祿海日程公六十序

家弟衆允與王君以寧程君汝爲等十餘人同進結社歡相得也諸君子誼締金蘭情逾骨肉自舉子業摩厲綢繆外屬當慶嘉之役輙羣萃登觴周旋燕好有日矣戊辰菊月爲海日程公懸弧旦余方釋褐歸家弟輩登慶如常時而乞言爲壽余雅聞公誼甚高爲吾宗鉅望業心嚮往之則藉手蕪詞以將祝悃是所願也盖聞箕疇五福最在高年而銅陵金穴素封爲雄泊子姓森森觸目見琳瑯珠玉生人完祜度無

有踰此者若乃鄉評物望翕然共推亢宗裕後爛焉交耀此又華祝所未陳尚書所漏載其爲吉祥善事有未易縷舉者矣而誰爲備膺者則海日公獨也公胡以得此哉吾聞公事親孝十齡失怙能依依子舍奉母歡與伯兄戮力行間二惠兢爽兄存而怡怡無間兄歿而善視諸猶子卯翼扶植不令與吾子異也賑貧乏有如痛疴解紛難不趨饑渴諸積仁累義斯又其較著者以故公名未登朝仕未離隱而爲政於家至鄉人共推爲祭酒乃若其生平未竟之志付之後人爲隆師友課紹績今芝蘭玉樹森列庭階而汝爲游膠庠中試輙冠軍旦暮且摩天起矣嘗論之宇宙內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惟誠惟一方能格天從古豪傑樹魁壘於身而取贏餘于世若桴鼓協而聲響從靡有爽者公耻爲庸人矢爲畸人浸假而躋於賢聖人種種美善其自吾海陽以迄他郡邑聞海日之名有不脛而走四裔者又何休祉之弗膺而諸福之不爲駢集乎夫单厚戩穀天之俾也天有已然有未然而必然公以令德承天麻雖箕疇華祝儼然已具

顧前此尚未盈量而後來當復蕩瑧余不佞雅治毛詩家言其以疇昔所傳聞而勉從諸君子之委也請爲之賦南山歌天保以觴公想見公浮白時當爲掀髯一笑矣

虞封公七十序 代

乾颺虞公以名進士司理吾郡越二載南國當大比公應聘分校掇士如干若程生某汪生某皆公闈中所賞識士也兩生以宇下獲收籠中其卹恩幸遇愛出尋常公有尊人曰大椿翁春秋盖七十高而嘉平月則攬揆辰也生趣裝北上先期謀所以效萬年祝者屬余致詞余曩以奏最候 命休沐里門頻年睹公德政常爲忭舞頃濫竽柱下史馳而南歸復與太公壽期會則籍手兩生以將華祝亦一快也盖嘗竊

論古今賢喆若崛起什三代興什七前徽後烈兩相標映此其大凡也間有負經綸蘊德義而弗克展樹者世俗不察輒相與惋惜以爲數奇不知夫天道至微若有所摧踣於此而隨有所豐溢於彼故沉乃所以揚而鬱乃所以亨也吾聞太公負異才蘊奇抱當盛年挺雋時睨一第若芥顧試學宮輒利試省闈竟抱璞歸宜遇不遇天乃以厚其積于躬而溥其祥於後今伯季績學須時仲公聯翩颯發夫豈無因也天生名碩爲王國楨則必有蘊義懷仁者以沃其根而植其基後之人雷震電煜若取諸寄夫有本之者矣太公儲厚而薄究養深而淺酌其留餘乃在司理司理自下車以來皎則日肅則霜寬厚仁恕則和風甘澍舉一郡六邑廢不欽祥刑誦明允者公之教也士君子患道不行無患身弗用太公即未竟所欲爲而司理奉庭訓而歷四方繼自今柄彌隆澤亦彌渥則是造物者顯佚以就閒之身而陰錫以無涯之祜其由由于于樂更有大者矣在禮七十曰老而傳而杜陵詠謂古稀公年雖及此而神情矯健矍鑠如少壯

時歐配吳孺人復相對難老今茲壽域司理公共伯季具章服舞綵而兩尊人怡然黃髮以需 恩綸其可傳者付司理以傳其由稀而耄耋期頤壽正未有涯也得全全昌世未數數夫寧直壽考作人爲門墻士私祝哉兩生其以余言修酌者之役其更進一觥願公滿飲爲壽

金氏家會序

從來修制舉業者非嘔肝焦腑則弗工非兢勝爭奇則弗工故玉琢而潤金淬而銛志專也易稱麗澤詩詠他山志合也自古迄今有寡侶鮮儔而克自振拔者未之嘗聞然而僞學剽名淺儒覆短其剽者第謬托聲氣以爲雄而覆者絶不欲以筆墨見於是爲鈞弋於外潤畧於家父兄既以不先子弟因而弗率庸知夫莫爲之後則王謝門風漸就凋零莫爲之倡則馬荀多才誰寔鼓舞善哉乎金氏之有家會也金氏

故未有會自伯純始倡爲此舉伯純之言曰吾宗素封鼎盛其來已久頃子姓斌斌相與鼓篋於經術業已蜚聲黌序角藝橋門不有會也滇河以葵吾將與宗人約歲面課若而會窓課若而篇訂以時日申以規條有期期不赴及潦塞苟簡者請得以畫一從事余聞而韙之夫閉門造車開門合轍有貴於會者也籍咸交映元季爭難有貴於家會者也籍第令筆研日近則風雲日親鄉國爲端則天下爲竟於以薦鶚秋風看花春日當必賴之伯純之爲此舉也其亦庶乎知所倡矣今　天子龍飛之歲爲天啟改元茲會也倘亦天啟其衷俾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也金氏之典日可竢已

茅以棄詩集序代

昔人謂官品一朝人品百代余每然之官品蘧廬也旦莫附人厮亦逝去至夫三立之事千秋而是區區以名位爲顯晦不亦鋭乎余承乏廬令以棄茅君先余尉茲土者半載余至而詩稿盈帙出以相視其遐韻發聲蓋居然三唐家言也才如以棄自可雄視羲

死而浮沉一尉豈忝詰士不欲以蝸角見耶以豪治捕捕優簿書牘札亦復爛然篇章之役自其暇腸流溢循茲當益工裕然則以棄毋以吏隱狹也勉之哉爲其百代者而可矣

楊忠愍公集序

從來語椒山公事者未嘗不爲稱憤余獨爲稱快夫以一身之用舍存亡爲禍福者庸衆人之志非忠臣之心也忠臣之心顧天下安社稷利不耳一身無間焉公之謫杖屢經卒繼以死苦節真剛二百禩來未見其比言之泪不簌簌下非人已然公之死爲大將軍鸞與相嵩宋臣張詠有言請斬丁謂頭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以謝丁氏嗟乎忠臣心事何如哉鸞前誅公後死公甫逝嵩蕃亦誅先斬鸞以謝天下後斬

公以謝鸞耶先斬公以謝嚴氏後斬嵩蕃以謝天下耶公之遇可謂極悲而公之雅志可以無憾矣平生未了心留作忠魂補苟相嵩斥而君側清九鼎無悔况一死乎茲集皆忠肝義膽所發攬者勃然而興豈曰小補之也夫

栢軒吳公偕配雙壽序 代

始不佞諸生時則栢軒吳公廛里中以長者聞心竊嚮往之已公謝事歸故里則以業付長君還初而二季從之余因得交長君一臂歡相得也丙午奉 縣官卹典經海陽長君盛帳具屬子姓文學若而人留連累日復望見栢軒公顏色而公陶然黃髮矣歲已酉夫婦俱七袠諸文學函書幣乞言爲壽余不敏無能爲役惟是疇昔之日因長君交諸文學益習知栢軒公爲人其何敢辭在禮七十曰老而傳當世稱傳

者三而山林隱逸不與焉聖賢以德豪傑以功搦管修辭士則以文采表見有一焉皆世所欣慕以爲可傳人也反是則蚩蚩泯泯猶之乎草木也余進乎此則以名不必朝利不必市建竪不必岩廊休光不必史册大都宇宙間各隨其品之所至而自有一段不可湮沒者故足術也方今澆淳散朴人兢智士蔵機則混沌不得不鑿稀韋不得不波以余觀公顧獨有不然者公少而食貧壯而從賈艾而歸休一切返世情所薄而歸於厚厭世裕之澆而處於寂則其家庭

居孝友矣則其行間取廉介矣則其歸間寧悶悶穆穆無睢睢盱盱矣遠而望之似木雞卽而就之侗乎若嬰兒之未孩莊生云有虞氏不及泰豆氏泰氏卧徐覺于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則夫公之所游者道也可以傳矣又何用如前所稱說而始不朽也哉昔鹿門偕老今古韙之公夫婦修身繕性以怡天年倘亦鹿門之遺踪德公之芳軌也雖然公無爲而裕後以爲無名而詒後以名締觀還初昆季仗義履仁不侵然諾而諸孫振振繩繩習博士業異時定有與者語曰仁者壽公業已臻矣又曰仁者必有後公所爲可傳者意在斯乎諸文學其以余言爲有當否

仰松呂公八十序 代

余不佞釋褐歸桑梓睹族長老儼然樹儀型族子弟雍然崇退讓魚魚雅雅亦猶行古之道也與余族比隣而居者厥有呂姓維時杖屨翩翩率先貢止則仰松呂公爲政余睹其人樸貌淳衷私心向往之公春秋且七十老矣族子姓相率爲公壽而乞余修酌者言余於是進而問焉曰呂公者何許人盍爲我悉其誼族子雲蟹作而對曰吾黨得幸於呂公有年公於吾黨周旋久其人長者是鄉間之醇德而聖世之隱君子也公名未躋儒林業不登上賈無所謂歸然貴富煨然赫奕也顧公脩處士義其居家則事親孝待兄弟友訓子孫以正處族里以和其挾筴而游七閭故亦權子母徵貴賤而未嘗有市駔之行朝四暮三之術以欺弄當世故所至率多鄉慕之爲人直而温強而塞然諾不苟緩急能赴人人靡不誦說高義也蓋自吾祖吾父之居於是者以及吾儕之子若孫嘗公少壯族長老遇之如遇其子弟也今公耆耋族子弟敬之如敬其父兄也其與公比肩而追隨者則麇

然雁行如手足戚不分其飽與呂也公以內行則克修以外譽則無間斯其爲公也已矣余聞而韙焉方今民習下衰澆淳散朴大都舞機智巧譸張以相煽御世亦遂厭薄之此在儒流猶或不免矧以賈人而涉世之末流其諭訓可勝道哉夫三代之行根於直道汝南之旦厥有公評故自好易公好難比周而傾結易不言而同然難人亦有言不知其人視其友余未習生平徵於吾族衆多之口呂公以真修膺衆譽今盛德遐齡駢集於躬桂馥蘭馨自昌厥後雅抱高

士之義允符鄉曲之稱又何必擁崇膴嫵朱頓而始足表於世也族子姓其以余言祝公其或於公有當乎

黃仲修詩稿序 代

余以已酉夏游白下得黃仲修程膚之鼎立結社頗稱莫逆時家姪明卿拉余輩徧游名勝因載壺榼挈麗人相從余三人俱能飲每讌集必徹旦落浩之餘佐以嘯咏仲修于膚之喝余媿弗及也庚戌仲修讀書靈隱今年至金陵出篋中詩十九首余讀之什三登眺餘則贈花卿姣童語因笑曰君猶狂奴故態哉昔杜陵以此道鳴大半多作愁語而青蓮斗酒百篇雄豪自放短皃修鶴不妨並適靈隱爲西湖絕勝地

仲修以貯睞收佳山水而良儔當前艷色在左故宜爽籟發而逸興飛乎蘇子瞻所云人中景景中人咄咄黃生兼而有之世不知仲修視其詩清遠閒放寘之竹林當不減晉名士獨恨金陵諸勝與六橋花柳政堪相敵余與仲修則幸而尋盟矣而膚之以艱去撫今追昔可奈何然明卿俱在余請以明卿當一面焉明卿曰諾惟吾叔之所使之

送司訓楊公陞任序 代

世之宏才碩德非必崇膴始見也緣其分之所至而攄其中之所欲爲無不可砥行立名隨試輒効者故任宦非能溺人人自溺戢耳余獨怪夫今之莅廣文者也彼其落落一毡故亦蕭然清冷而緣是遂視爲傳舍僅僅取脂膏自潤而諸生休戚漠焉不加於其心敝也極矣居今之世而行古之道則慶我楊君真其人焉君起家恩選以戊申歲訓我海陽往任學官者輒錙銖計贄君獨泊如也曰吾藉先世寵靈頗足

自給念諸生中尚有鶉衣壁立者夫焉得校之居無何有句曲之役屬君伴考君察其不能資斧者反傾囊助焉蓋義聲藉藉聞當道矣委視縣篆君待縣人士如吾休洎返轅有攀弗忍者縣鄉紳爲文以頌至有慈母神君之稱非虛語也庚戌會南徐萬君至與施明府銳意興士月必二課君欣然請從每授飡饔士則君督之有甲乙則君先之士以此喁喁向風學使者謂休才甲他郡邑則君之大有造於士也徂歲杪形家陳言學宮宜建巽門而改闢雲路顧將作出

納所費不貲令公習君廉委焉君受命拮据唯謹財五閱月告成而東昌之命下矣海陽人士以未得久侍君爲憾屬余誦義余惟君與育人才振業貧生其嘉惠吾邑者甚著今由訓而授第出其素所砥礪徐而應之爲分戢爲董署何所不可鄒魯諸儒毋亦會有天幸乎哉而未也經術經世寔相表裏曩君署縣縣治已見一班聞君家先世毘陵以開國勳南徙貴竹至君先祖父而俱以明經宰巖邑仲公曉舜秉憲滇南君冢嗣翩翩國器扶搖指日然則以學人政直

君家世券耳君于諸儒生貧不計贄則懸魚之節也捐金解贈則如傷之仁也馴而宰一方馴而澤百里東昌之轍故未足以淹君矣彼以廣文自狹者曷亦視吾楊君哉

題古文新調序

吾家申伯自舉子業外復寘力古文辭旁及樂府頃試事之暇取古文十餘首彙爲新調命童子歌之就質于余余笑曰咄咄申伯何所取昔賢遺緒而紛更之爲今夫漢晉而下其行世匪乏矣而採僅寥寥掛一漏萬不已踈乎申伯對曰予性不耐愁不喜畫唯意所寄聽其所止而休焉且夫旁蒐博採翻案續經者啜名之事也因情賦物獨寐寤言者自喻之志也世之作愁語者予既無取其強爲樂者亦自不歡獨

右軍淵明諸君子懷抱韻度曠焉千古予是以攬而觸觸而彙蓋匪適人也聊以自適不亦可乎余聽而笑曰有是哉申伯吾知之矣書云詩言志歌永言凡物不被之金石者不可以公雅俗垂永久疇昔諸君所論著足寤賢達未必能醒凡庸申伯以新聲宣古義如臨淮一至河陽而旌旗壁壘改色斯亦一快也自度度人將在于是申伯其遂行之

岷陽公祠序代

岷陽公祠者爲祠岷陽公而立也公爲人孝友居鄉正與士信臨財廉居平行誼大都原本於道德而孳孳力學手不停披其精心舉業成一家言不具論若博極群書繇先秦兩漢而下靡不茹華咀實晚歲所深注尤在 國朝諸名人文章親自丹鉛旦莫取以自娛遴選若干首欲付剞劂覽者咸以爲可傳蓋公取精專而儲材博意念深遠矣先是公少年曾以太學生試督學使者拔高等邑大夫宴膠庠應京兆試

迎上座嗣七試鄉闈竟不第舉子若孫各四人俱相繼殞長君學憲以郡庠增生秋試未遇遽憤悶逝孫明鶚垂髫能文亦復駸夭公行年古稀終以不及箕裘病華不欲立繼而以後事託從弟等爲之區畫遺言輸祀大宗推恩各會衆議以來崔山房爲公生平讀書處歿後神魂當棲此間請之郡尊人定爲祠宇而葬公於獅山之陽祠墓相望僅咫尺許率同祖而下兩房子姓以歲時伏臘祀之公九原可瞑千秋爲不亡矣嗟乎人亦有言材者必售仁者必有後胡

至於公而奧謬也運窮數厄如陽九百六卽聖哲亦或摧跲造化因而湮鬱公所遭政復如此然厄於天而勝於人今祠宇巋然世世瞻祀固自有不朽者在昔李供奉以一命不沾四海稱屈上書自傷而鄧伯道存弟嬰捐已嗣竟爲當時所惋惜天道難知從古已然又何必爲公恨恨哉

南渠朱公八褒序 代

南渠朱公者邑豐溪里人計部汪練溪盟友也始練溪常慕說公高義輒嘖嘖不置余時未習公然心嚮往之今年甲寅則公屆大耋矣厥倩之綱介練溪息子嗣志君徵一言爲壽余惟祝壽非古也有之自放勳氏覩於華而封人祝之曰富壽多男嗣尚書所載福曰壽曰富矣未逮于姓也夫非以茲三者上自冕藻下至布衣苟其徵天之幸得一焉難也苟非得天之厚駢集焉尤難也以余所聞南渠公蓋庶幾焉公

初爲博士業已棄去勉荷桁薪率起家什一稱素封矣年已耋而矍鑠不衰卽佺期王喬事幻渺不可知循茲而大耄而期頤直怡怡饗耳舉丈夫子五人倩如之若孫若曾孫森森振振更僕未悉曩華封所頌以祝聖者公不旣兼而有之乎哉余以此壽公其可以張大壽域乎其未耶世稱布衣之義名不出里閈浸假乘高而呼當非縉紳不可此自世法論耳要以名不必朝貴不必位禮義不必辨於儒流而俠烈不必著於凡隱惟醇心實行各隨其分之所至而自有

一種不可湮欝者故足術也余聞公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則其居家則兩尊人並臻黃髮而公以耆艾舞斕聚順於人子心可謂恔矣則其客遊能屣遺金而不取竟遲留以待奠者蓋桐人誦義無窮矣則其居鄉曾爲鄉人祭酒人謂有司三尺不如朱公一言即嘗連太丘不足多讓矣曩郡邑大夫賓之禮之冠裳而棹楔之夫非以論分則齊民匪長吏伍也要於功見言信則處士之誼又烏可少哉昔子輿氏舉達尊而以齒德與爵鼎峙而稱公挾子輿之二以收華

封之三概諸人天可謂兼之得全全昌庶幾其左券耶矧伉儷齊年孫枝兢秀天之俾公單厚哉穀者尚不一而足也

程母吳孺人五十序

吳孺人者光祿肖軒程公配也滄陽自梅軒起家兩軒繼之輪奐輸重爲郡邑冠光祿息女歸太常邵師子士薦師遇公厚公報吾師亦復不薄人謂光祿長者能無忘疇昔要以裹言襄助則吳孺人力爲多歲丁卯孺人行年五十廼光祿歿且八年所矣士薦以愛倩稱觴而乞余一言余於兩姓俱姻婭稔知內德爲詳則藉手不斐之祝其何敢辭大凡天壤內常變異形也逆順異遇也但居恬履順則棡內亦何所見

奇惟夫遭家不造或中道而息窀異形風波告變斯時不有明智幹濟者周旋外內之間而垂裕於後先之際雖欲以保世康家其將能乎吳孺人以梢雲里歸榆溪兩宗并鉅而孺人以介婦侍兩姑之間從容問視俱得其歡心閫以內遵如也光祿少年喪太翁家故素封不無裹馬自豪孺人亟勉以大義鷄鳴誡旦緣是益銳意四方其奉振世亢宗不減阿兄則內助力爲多焉自太學繼祖君而下舉四丈夫子三息女悉孺人訓之育之不以煦嫗廢義方也頃光祿孳

諸郎遊白下脩然報隕賴孺人慈攝嚴恃兼怙舉光祿向平未畢之願悉孺人任之今長君當戶諸季亦克步趨而孺人且含飴弄諸孫矣嘗竊謂世途多窄人事鮮康求完祜於人間世百不得一焉猝當漂搖楻机之境而能率胤嗣以無替家聲俾逝者無恨存者俱安此其人笄幃也其事則所謂須眉而丈夫者也易之坤其繇曰直方大故藏則爲含爲括顯則爲通爲理即履霜龍戰而終不失爲永貞孺人以敬義之德居平則與光祿相對梁孟迨夫捐館而龍戰偶

窮永貞自若倘所謂坤道非耶坤之元爲資生貞爲無疆孺人年纔知命壽域且伊始耳而子姓殷繁孫枝遶膝資生則固已券矣循茲以往爲期頤耄耋行且餐王母之桃飲麻姑之液其以光祿大椿之餘爲孺人忘憂不亦可乎無疆之視吾請以質之坤道

記

脩復儒學舊門碑記 代

萬曆癸丑山陰張邑侯下車造士睹諸生所課蓺酒然異之曰是固當飈起連茹爲宇內雄無何乙卯賢書僅僅侯意不懌謀所以嘉惠人士者而未獲也時沈君以計偕行獨周君在事慨然陳學宮改門非宜按形家言於堂爲翳於門爲穿於方位在辰爲墓庫無已則仍舊便侯瞿然心動會 天子方坐明堂覲群后侯且戒朝車於是盡以其事委周君乃檄召諸

士若夏生某等三人爲之首葉生某等十二人爲之輔自季冬迄初夏凡五閱月告成事于是旁復而正紆復而直湫隘復而軒豁負壬面丙悉惟求舊獨儀門昔束爲一今列爲三煌煌乎稱壯觀焉事既竣諸生某等以脩復告余而求爲之記余往以衰暮引歸迄今財七年所業兩見學宮脩繕在昔則施侯爲政南徐萬君董之在今則張侯爲政宛陵周君董之其所以培植人文廣厲士類均盛心也夫天道深黝難知地運變流莫測即一舉弗當安知其終不得當乃

改者未幾復者隨繼倏忽滄桑此何以說余以爲欲舉大事先卜人心衆所忻無弗就者衆所厭無弗去者頃辛亥之役第過聽一二方家之言而未博採鄉紳耆碩之論當毅然更改時信者什一疑者什九甚有心非腹誹岌岌乎若不能以朝夕者吾固知今日之必有復也昔孟氏論時與利而歸之人和和則安安則久疇昔之更其母乃猶有兢心今茲之復和可知已在易係泰曰拔茅彙征本之則上下交而志同是役也其自令長縉紳以及博士生儒輸貲則嚮應

視事則竭蹷即道旁之口無不慰藉特甚者此志同道交之驗也異時雲蒸龍變乘休明而奮泰階諸君子其將有興者乎則脩復之功于是不朽矣侯名某浙江山陰人周君名某直隸寧國人諸生夏某葉某等例得並書

鼎建瑤瑯神皐記 代

沿邑治小東門而出循行數百武爲瑤瑯兩崗橫亘中界田疇千畮迤邐廻環脉聚而氣止形家謂是地也屬邑捍門而勢稍卑窪法當樹神皐其上石林祝侯莅邑時爲謀諸不佞不佞亟史之經始僅二年而侯應內召則以將作委余余不佞竭蹷董成自癸巳歷庚戌盖十有八載而始告竣于是邑人士咸額手相慶庭造不佞而言曰茲舉也祝侯倡之先生成之是先生之大有造于邑也願無忘一言以章不朽余

唯唯諸君子幸不泯余之成勞過而歸嫩以謂是役也爲剏自侯而竟自余乎夫非余兩人爲之而閤邑共爲之又非閤邑爲之而時至事啓運會人從有不得不爲者也昔在草昧邑尚闇沕嘉隆而後漸臻文明前是爲令者簿書鞅掌日不皇給祝侯爲政顧以其公餘之暇加意右文因得擇坤維所不足者而議補之夫非天牖其衷以肇我邑無疆之休者與嘉靖中邑嘗繕城矣城成而生聚殷繁素封鼎盛幾甲天下則地靈所助焉可誣也邑負蘿面几其形勢蜿蜒

而下若層巒峭壁不可枚舉而萬歲周環漸江繞匝識者目爲奇勝乃瑄瑯一丸土附郭而近爲屏爲捍顧汎汎焉聽其窪下而罔覺也宋儒程氏嘗稱薊州大好山水竟淪沒至我成祖而始定鼎則豈非王氣所鍾有待而泄無然則閟勿彰歟凡舉大役者苟非衆所欲爲鮮不攢眉慼額以爲上實毒我詘而舉盈徒有仰屋矧茲神皐之樹緡以萬計工以億計自始軔至落成浹歲者以旬計而胡衆心訢然徵發嚮應輸不稱苦綱紀者不中道告疲也脫非多助誰能強

之頃歲塔成余與諸大夫躡級而登至於絕頂孤逈摩雲萬幢屏列北望岧嶤探松蘿之奇西瞻嵂岕賞雲巖之勝南顧汶練會襟帶之雄俯凭城邑瞰肩轂之擁乃喟然嘆曰其真天造地設以待人力之湊合而余與諸大夫顧何幸適逢其盛與快哉祝侯之有斯建也侯在邑養民造士更僕未悉要以振靡起鬱獨此爲最余不佞藉侯之靈奉侯之教日與諸長老勞來拮据幸而襄事其敢自以爲功惟是吾邑乘茲休明山川形勝缺而獲增靈秀孕稽秘而獲洩異日者定當有魁士偉人出而雲蒸龍變以爲吾邑光原原本本侯之烈于斯萬年余不佞亦沾沾用慰矣侯名某江西德興人塔始于某年某月成于某年某月諸司筦鑰董匠役者爲某某例得並書

魯侯合祀三賢祠記 代

南漳魯公以萬曆乙未歲下車令吾海陽越五載徵入爲度支郎迄今三十年所矣而士民思之不置公之行也邑人董蕭炳炬張物采勤壺餐繇境内達百里外父老攀轅而泣者枳道不得發是足以報公乎未也沐公善政與教諠吟誦慕伐石而樹之碑者種種皆實録是足以報公乎未也蓋公去國愈久而思愈濃論愈協余以南儀曹祇役歸而群心藹然惋嘆謂魯大夫尚未有崇祠此亦吾邑闕典也余唯唯嘷

昔爲諸生時受公知深睹公治行甚悉私竊謂良令如公前此有幾後此復有幾今崇祠既不可得獨奈何仁賢不獲俎豆而令千秋泯泯哉雖然邑前祠令者非乏而廟貌漸隳獨三賢遺愛祠址巋然國中至今過者如召伯之棠觸物懷人峴山之碑淚下而不能已已余乃知所以報公矣往公莅吾邑數年政脩人和其大者惟在察吾邑之利病肥磽而一以撫循爲主如民服賈走四方則示以本民好侈被繡綺屑越金玉則示以禮民矜慢守勝則諭以休息両造廷鞫得情務寛其贖鍰有悔禍避弗對簿者悉聽之自新追呼之卒不更及門也衙齋供應必廉取必平直市賈無困誅求館餼留賓筐篚玉帛不令貢廷有上客至者婉辭謝去不爲怨府以文行李而興學育才日討諸生而訓之以課業之無怠行誼之勿可後人屬當賓興賢書舉然爲南國冠冕皆公之教也他如公私之役無濫入無闌出無浮費諸美善未易殫述公其賢乎哉夫以賢合賢則同明之照也前所賢樹爲蠲後所賢踵爲范則聲氣之應求也在昔以遺愛

著者獨推三賢而到今稱之不衰魯公循良卓異踰三紀而膾炙人口三賢而得魯公若比肩而立魯公而紹三賢若接武而起其以襟前麻舊後鵠又何必以崇祠爲愉快也獨惜公内召未幾而驟先朝露宏抱偉畧未竟其用然公神行天如箕尾之常燦公澤被地如江河之長注而吾海陽爲公并州浸假與三君子周旋一堂而以饗敝邑之烝嘗其或有歆焉若乎公名黙字子與號樂同中萬曆癸未科進士

兩淮鹽臺陸公德政碑記 代

四明陸公奉　命視兩淮鹺政事制廣陵者幾二載餘既獲代告成事矣公上以報　天子而下所爲澤諸商者德至渥諸商謀報公弗不朽則勒石樹碑而徵記於余在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諸商之搆茲舉也亦猶行古之道也我　國家財賦獨兩淮鹽課當宇內四之一用以通利三商稗益九塞任亦綦重矣鹽政一壞於套搭再壞於大鹽與夫圄積諸奸從中爲蠹而商人遂魚爛鳥驚幾不可收拾雖部議以綱

易單兼行新舊稍稍疏理然敝竇尚多商人未可安枕也矧逆奴跳梁大工洊舉引價至頗載議而載增焉即商人分當急公要於蠅頭之利所得幾何爲之商者不亦難乎於都哉公之爲政也公謂裕國莫若甦商甦商必先體訪甫下車無日不討商人而諮以國計之所須與夫時宜之可通行者商言是則聽舛則遠盡屏成心壹收輿論諸商因得以夙昔所仰屋披陳無諱公悉爲擘畫如假捕搜索則樹石河干以禁之鹽徒剽刼則增設會平以護之閘河衝溺則築造石壩以捍禦之以至商訪害人躧棍鏇越因緣爲利之徒則行所司申明嚴令以懲警之諸凡爲商蠹賊者無不蒐剔肅清靡有遺剩固宜商人之矯手頓足懽呼而稱快也乃又有難於此者兩淮至今日如羸人元氣消脫寧堪復釀之癰乃奸人射利妄立新綱增餉鼓鑄致中丞臺奉專　勑坐制淮揚公纚纚萬言幸　當宁報罷商人獲見天日又朝議以將作浩繁搜括捐助公悉心勸諭商人爭先樂輸不數月而十萬金錢輦而致之闕下自非殫力周旋曷克臻

此公之功將朝廷軍國俱嘉賴之寧獨兩淮三商實受其賜耶若夫觀風問俗疏求民瘼與夫加意庠序儲蓄材官則又公以視鹺之暇畢力而旁及者也余與公同咨稔知公正氣勁節爲方今第一流公行矣從此秉樞軸以展經綸碑功德者夫豈可量哉公名某字某浙之鄞縣人登萬曆丁未科進士

賈公德政祠碑記 代

亮所賈公以甲寅歲下車佐我廬陽駐劄濡須者五載於茲矣公起家白水令盖嘗兩宰百里再遷別駕晉州守擢同郡諸所敭歷若秦晉梁楚之墟大都居則飲德去則見思肖祠尸祝不啻庚桑矣今之贊廬陽也士慶薪槱民歌愷悌道旁之口靡不歡呼揄誦願公早膺內召又莫不含膏飲醇願少須臾無去者兩念交戰此在宇下民情可見也乃流人寓旅知公榮擢且迫皇皇汲汲走兩臺白監司庀材鳩工欲祠

公千秋而屬余爲文以記余不佞家食頻年上之窺公德政其嘉惠氓萌甚殷下之俯察輿情其沐浴醲化甚悉則碑功載德匪余奚任者盖吾州水旱頻仍虫蝻爲患公一至即捐俸金設粥備賑多方拯拔又申詳當道行比鄰州邑協助銀稻疲瘵獲甦此其救菑者一州偪近江洋匪虞沮洳則憂水澇公申請開濬花林古河建橋繕梁堅築邊江圩壩巋然屹然幾於永賴此其防患者二興學育才自長民第一義吾州文事不兢公命修澤宮葺其圮壞比將作不敷則以署州贖鍰助此其培士者三方今獄訟煩囂亦上實啓之公戢雖贊郡柄得專州前駐茲土者多自收理訟亦以囂公榮涖以來嚴示禁止片詞不受乃呶呶亦從茲戢矣此其息爭者四頃沿江多警萑苻草澤之間群不逞在焉公下令連坐保甲嚴斥候密邏緝而時扶其玩者惰者奸宄懾息境愈以康此其弊盜者五凡公所爲愛養士民興利除害者故未易指而此其章明較著者也則夫在而謳吟去而繪祀識遺澤於當年垂芳聲於百代其於以報公奚媿哉言

未已諸商相率起曰未也公視民如子視遠方流人如境內赤子吾儕待命茲土故事上有徵輸敢不供億我公衙齋日用悉自家捆載而至於諸行戶絕無所預此吾輩所爲仰天祝誦願以頂踵報而未能者也余笑而應曰公洵厚矣至矣史遷有言何知仁義已嚮其利爲有德且夫商人裹粮重繭間關四方乃錙銖歲入曾不足當婪吏朘削有公如此宜流人寓旅手足忭舞而不能自已也漢有賈父迄今爲千載膾炙公之謂矣公諱熈載字世庸別號亮所由鄉進

士起家爲北直廣平府人祠在州治某處四垣三楹
春秋饗祀而余不佞特爲叙次以見公德澤不朽於
人心而後來牧民者當知所憲云

祭文

祭虞封公文 代

嗚呼當吾世有偉人而正色立朝俾城狐社鼠陰爲
懾伏而不敢動其丰采巖然人所共知也邇偉人所
自出而潛德高隱若神龍威鳳幾於不可知矣然芝
根醴源尚論者猶共推焉以我師翁仗節梧垣爲聖
世之股肱清時之柱石而我太翁優游黃髮以觀厥
成不亦遐邇禔福朝野蒙庥哉而胡天不吊太翁遽
溘然朝露也緊太翁學通墳典識貫天人業已冠軍

黌序睨一第可芥拾宜第不第天乃以畀我師翁俾
之早捷南宮始而澤被一郡繼而聲振披廷頃奸闢
見憚 聖主賜環允師翁所爲者皆以啚太翁所欲
爲即太翁所未用者寔籍手師翁以竟其用是師翁
之不可一日去朝鑒天祚太翁以錫之難老也獨柰
何還梧之席未温封桐之命方下而甫出國門遽奔
里門至充充皇皇以歸耶嗚呼人生令德故難完祐
更復不易我太翁名著纓紳望重里閈三德咸臻六
行具備此之全德更何假言乃若煌煌 恩綸身已

躬享而鴻光偕老芝蘭遶膝今茲僊化之年適登大耋之歲祿位于焉駢臻名壽亦自希有太翁即乘雲騎箕而超然返真夫復何恨培所慟者戊午之役獲出師門適當太翁攬揆之辰猶幸於師翁署中覿芝眉叨訓愛真不啻子弟乃今壽域屆期而培徼一第方期九頓瑤階效天保南山之祝而返里未幾驚聞訃變致玉帛之將轉爲生芻之獻不以慶而徒以吊也千里哀忱九京如在庶鑒我乎

維太師翁之生也功在社稷澤被蒼黎其鴻猷亮節真可炳前古而浹來茲惟太師翁之歿也力捍桑梓驅彼鯨鯢既全城以固圉用戡亂而歸夷方封疆保障之攸賴胡奄忽乘雲而騎箕將民之無祿而天之不憖遺黎我太師中原麟鳳聖世珍奇盛年甲第早赴彤墀旋膺簡命四壯紛騑方驄車之西指咄嗟而平禍孽迨憲節之東歸遂雍容談笑而銘常旂帝念膚功特命仗鉞不謂變生肘腋釁起不虞昔裴晉公無恨于中書而我太師乃緣是辭榮祿而遂初衣然棣蕚爭輝芝蘭競美凡生平未竟之用胥付之賢嗣以展所欲爲嗚呼我太師翁生既符于名世道足佐乎清時朝則樹功能而追賢碩鄉則著道德而蕘等夷將三立之不朽復千秋其奚疑惟是不肖ム束髮從儒便欽鉅望幸叨吾師之採録未睹大賢之須眉驚聞中營告隕徒有瞻泰山而興悲睹梁木而慟其也

祭大理覺我程公文

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余與公傾盖一遇而生平翹企一旦愜適微獨余願得公卽公歡然恨相見之晚也不謂聚首未幾而遽見倍何造物者旣作其緣而俾之合復妬其交而使之離耶人亦有言寥寥宇宙知我者希余自揣交遊非乏弊洽良多而誰是知我心者則惟公獨也盖余遇公已逾少壯方泣髀淚柳嘆河清之難俟公不以爲老大而頻相慰藉直欲余揮戈魯陽逐步夸父知余志有未肯懷安者也

余冣奇蹇數不利塲屋方撫今追昔嘆陵陽之被刖公不以爲疲駑而深相期許直望余騁千里之程收一戰之功知余才有未肯拓落者也余斤斤自矢從未嘗負人一諾拋人中道而公察知衷曲甫一見而下榻延余國士遇余挚所愛郎君執經從余余固竭肝膽効公而公亦剖心析腸有籌必諮諮必納卽同氣骨肉不啻者知余一生信義有較然不欺者也頻年以來余與公真魚水投歡而旻天不弔令子驟殞公亦隨化蘭摧玉折旣咨嗟於前山頹木壞復痛幢於後余將何以爲情哉嗚呼人生嘉會難期良友難得哲人旣逝典型安依此余所爲仰天椎心而不能已也若夫公三德克全六行無斁一時之月旦符評千秋之令譽不朽固無庸殫述者而乃若家擅素封擁陶白矣人歌德義沐潤澤矣輸貲佐國賜褒美矣橫金增秩具通顯矣孫謀祖武連焜燿矣桂馥蘭馨群森繞矣長君通籍鳳池奮矣諸季翩翩鵬翮勁矣姻婭貴戚締泰晉矣連雲棟宇雄閭右矣悠悠彼蒼旣與公以單厚戩穀之祜而獨靳公以岡陵松栢之

年世途多缺造事忌完所爲公恨者此耳而余受知深厚茲當大歸之期徒傷幽明之隔卽拊棺薦匊挂劍懷舊亦何能報萬一也哀哉尚饗

祭朱令公母太孺人文 代

昔鄭有賢大夫僑而當時世家公族與士紳罔庶欣欣焉戴爲慈母人亦有言令固衆人之母也然有爲衆人母者則有爲衆母母者衆人之母惠澤覃於萬民而衆母之母慈仁根所自出今太孺人胡然而傾逝乎天何寵海陽而使山城賭福曜之臨又何靳海陽而使君侯不得寃澤休之用也惟太孺人氷玉爲姿蕙蘭成性作配君子則淑德昭篤生賢胤則母儀樹人徒見君侯之春秋方茂財奮翮于秋風隨看花

乎上苑一試蕪陰而譽遍三江再試吾休而春回萬谷而庸知原原本本太孺人之懿淑固有以成之也哉太孺人既已毓其德於躬而鍾其祥于後故宜享遐齡備諸祜而旻天不吊太陰驟蝕婺光掩照凡在寓下不能不繇戀于君侯則不能不號慟于太孺人可知也君侯如干將莫鄉所至剸割甫下車而澤已弘敷威不錯貸吾邑方疲瘵甦疫黠慄而榮任未幾遭此愍惻竹馬之迎轉爲雙鳧之往其民之無祿乎數之靡常乎抑君侯將大其用于天下而牛刀之割

騏足之展不足戀戀于茲土乎君侯讀禮之餘鍔韜而愈利積厚而彌彰大孺人即未得享于貴于生前而旋且貴 皇恩于身後煌煌簡書直須時耳亦復何恨惟是某等合族或藉蔭宇或植門墻方歌來暮遽繫去思而愚父子沐愛最先受知最久覩太孺人之變借寇無能板轅不可又何能不欷歔而泣下也矧海陽人士充充遑遑如奪孔兒則又非某等一家一族之私慟耳嗚呼哀哉

祭金友榧文代

綺與三鄣寔生偉人卓哉內兄允也其倫行躡鄒魯名靳朝紳既豐而道胡嗇而庸亦越外父奕世載德五惠兢爽公寔居伯墮地寧馨瓊枝玉色弱冠登壇蜚聲逢掖既遊成均攻苦下帷築室松蘿隱几獨居綺丸是厭墳典是娛冥心晤對尚友哲儒悠悠世路人兢琱琢吾愛吾鼎還反於樸蓰輕千金俠重一諾所至成蹊聞風結託趨庭失怙鍾釜未酬有懷令伯耿耿報劉聚順怡慈撫季益周啚南欲奮奄忽歸休

嗚呼哀哉某也菲才幸叨葭倚識荊未能徒勤仰止百身曷贖一薦輶菲幽明雖異不我遐視在昔子淵亦復蚤昇修短同化安置戚忻有名如嶽有子如麟靈其少慰來格來歆

祭汪母吳孺人文代

嗚呼旻天不吊胡然而遽奪吾內嫂耶緊內嫂於族則服屬親於汪則肺腑戚而於郡若邑則幽貞勁節之侶余將何以哭內嫂哉往壬子天不祚內兄維時二豎妖纏文星西墜內嫂隕首痛心呼天踊地祈死者屢矣而仰對尊章弗忍捐離俯懷似續未遑樹立其守空廷以待白日者此初時苦衷也而非得已也丁卯之役嗣子以乙榜憤逝而室人捐殉當珠沉玉隕之時政摧心裂肝之候此際此情志豈嘗須臾忘

死哉而以渺渺[illegible]越在邗江煢煢稚弱誰爲撫育其吞聲淚以[illegible]者此移時再苦也而益非得已也乃今而內[illegible]死矣撫今追昔苦耶甘耶悲耶喜耶人生貴賤一途賢愚同盡曩內嫂在而隻影自憐貞衷獨矢續內兄未亡之年存汪氏百世之祀生何必不如死也今內嫂歿而節凜冰霜光搖天壤守從一而終之義揭萬古如在之貞死何必不賢于生也然則內嫂業存順歿安其於內兄且玄室于飛九原融洩而余又何嗷[illegible]哭爲某所哭者猥以薄劣

幸託葭莩往歲外父母僑寓廣陵之日獨內嫂持秉故園而余以半子之戚獲借一枝之棲維時潛修里中經三數月屬內嫂授飧張具刺肥擊鮮緣是得梳經藉史肆力文章方期微尺寸之遇以少酬勞勤而乃今遽不祿也悠悠寸衷曷其有極余將何以哭內嫂哉薄奠清觴用將誠信芳靈如在庶其鑒而居歆乎

祭伯兄成中文

嗚呼天降割于伯兄忍捨吾兄弟而逝乎追惟晜者癸未喪我先嚴越廿載而始哭吾母中間悲愉榮悴之變更僕難悉要其傷心慟悼獨惟是三兄末弟及妹氏早世耳餘尚徼天之庇怡怡無故也不幸慈闈見倍未幾而伯姐踵亡又未幾而仲兄暴殞仲之殁也遺孤未娶遺腹未舉吾兄弟相對哀傷慘怛莫可云喻然猶幸伯兄在事如車有綸網有綱衣服有冠冕庶幾鴒原無恙友愛彌殷不謂甫一紀而遽溘先

朝露也天乎哀哉惟兄奉承父命髫入成均壯憤下帷兩就棘試年踰疆仕而謁選天官分符蜀治雖蒞任未幾輒已休致而兢業恪慎不敢少有所玷缺以點官政辱家聲歸而一介行李蕭然圖書人咸嗤吾兄之鈍拙而兄落穆自若也獨兄賦性寬和坦衷無城府與人交鮮所別擇遂至貪者垂涎黠者斂弄盡舉昔歲艱辛所儲蓄化爲陳券兄竟以此奄奄氣盡也天乎哀哉兄生平於世態物情不甚戀惜無論世所爭名利等之浮漚即不幸而病病而且革視死生

如夜旦寒暑翛然往來亦復何憾行等所哭者惟是吾兄弟相好無尤從未嘗有片語单辭之失以相憤懟乃今不幸丘嫂先逝煢煢孤嫠韶齡稚齒形影相吊弟行受兄之託不知何日可弛擔而免於戾且起兄於九京而可無媿也矧嚴慈久逝成命猶存吾兄弟儱蹇蠖伏尚未得徼一方之寄半通之綸以慰原下悲鶺林之摧落痛怙恃之無依興言及此摧心裂肝何能已已也靈輀且駕永訣終天拊棺一慟薦此生芻兄其鑒而來歆乎

祭金伯孚文

嗚呼三鄣挺秀是生喆人顯爲麟鳳韞亦瑾珍歲在龍蛇祟及俊英行道凄惻何況友生維公世德源遠流深豐儀偉表墮地寧馨齠齡吐穎弱冠蜚聲成均擅異菰苑爭鳴葩抒白雪品重黃金敦修內行扶植人倫既孝且友洵義而仁交歡名碩延譽士紳故鄉河潤異地恩淋湛即道德浮亦英菁雲霄注望月旦待評宜集休祉兼饗遐齡云胡一夢遽赴玄冥嗚呼哀哉行等誼托金蘭交同臭味歲時讌洽主宾分席河朔聚歡平原十日沐公丰儀風光月霽飲公懷抱醇醪自醉時聆謦刻時傾腑肺白水青松兩心無斁驚聞采薪猝爾簣易疇昔交情奄忽永離嗚呼哀哉電火難留輕塵易棄賢愚一杯彭殤何異有子燕山鬱然令器有名惇史長留奕世承前光大裕後燕翼公雖九京不愧三立何必長生含笑入地靈輀且駕吾黨憂悴薄奠一觴庶幾玄賁觸景潸然臨風長憶嗚呼哀哉

祭邵太常文

人孰無生至先生而不虛人孰無歿至先生而去來之際乃得以自如世之慕者謂先生聯官清要晉秩奉常庶幾身顯而名腴世之惜者謂先生都門什三里門什七中有癰而尼補外有齬而解組疑於未竟所欲爲余以爲此皆其膚蓋先生之學在于居求志行達道而初終無匪一轍先生之衷要於魏闕懸親山林戀主而忠孝允矣合符當其探五車窺二酉則已親玄亭之硯下董生之帷及其選木天歷梧掖則

又校劉向之藉伏史丹之蒲于時持節賢王薪槱多士人爭羨先生之姱節隆遇而尚屬緒餘余所仰者如摧債帥而閣臣駭愕忤權璫而拂衣歸廬即東山久卧賜環未幾而持論侃侃終不能突梯而脂韋豈松栢之傲霜而姜桂之耐老故困不摧而折不回乃若倡聖學樹神皐修邑乘則士紳以爲表而氓庶以爲輿夫寧直九里之潤而實百世之綏余小子幸而受知得共郎君席研者七年蓋無日不聆謦咳而先生亦時以肝膽告余每接邸報見議論嘗滋朝政舛逆則先生猶扼擘而踟躕自非精忠天植安能如此之久而靡渝頃部覆定留劄催方旦暮台鼎以慰蒼生之望乃奄忽乘雲而騎箕將吾鄉運數之薄抑斯世斯民之無祿而天不憖遺嗚呼先生階卿貳躋古稀而象賢有令子故知存順而及怡猶余小子幸叨世講先生蓋日幾幾奠余之遇合憐余之數奇往歲入山猶時貽書相誡勉不謂狙春一疾始叩閽而報可既倉皇而莫知病未及候革未及訣哲人驟逝知我其誰追思夙愛寧不仰天憤惋而唏噓也耶靈輀

且駕薦此生芻拊棺一慟聊哭吾私先生有靈其或鑒茲

祭光祿觀所程公文

嗚呼世有庸人有偉人等而上之又有畸人庸人者碌碌靡足比數者也至偉人而姱節獨行始裒然自著矣至畸人而外標醇懿內含章光始憂然有不可測矣以視公何如哉公遇則仕而隱行則賈而儒德則人而天其世所謂賢豪間者耶豈惟當世直將躋古人而過之嘗歷公生平如孝友在家也義問在閭也操履純全得公什三矣而未也如承前而更擁高貲也裕後而益勤式穀也箕裘昌大得公什五矣而

未也如身所至而願結交驩名不脛而走遐邇若大江南北及三吳兩淛之區無不慕公芳名厚誼願當一臂也駿譽旁馳得公什七矣而未也公所爲自畸與余輩所爲畸公者迹涸於商賈而行超乎義俠事出於尋常而道宗乎賢聖其外黝然無以自見而中淵然幾於不可知故素封厚潤人藉爲營生之謀貽後之計而公直視爲行德之資周親恤故之藉其深中隱厚若犯不較逋不問雅不欲自明而特以告於余輩卽豪傑噉名儒生守轍猶不足希芳躅又況區區儕伍敢望後塵哉嗚呼公名則高矣實則厚矣春秋已望九而芝蘭玉樹且森森濟美矣卽付幻泡於大虛還餘生於大造亦復何憾行等所爲哭公者公一生於人靡所不周於事靡所不厚而拳拳注意尤在母黨卽行等以卑屬棉材公直引之爲賓招之爲友至下榻而迎虛衷而詢或振其急或恤其灾行李則周其往來賓興則幾其蒸變種種德惠未可僂指而旻天不吊今夏蕪陰棄我故人生不能勤問候病不能相診視歿不能急吊賻大恩未報徒有唏噓乃

今睹丹旐之飄搖感白楊之蕭瑟惟有柎棺一慟潸然揮涕也在天有靈其亦鑒行等之遑遑也耶

祭孫賓南文

嗚呼吾黨而遽哭公耶公以德則厚以量則寬以情致則瀟疎而逶迤諸如此類種種皆上壽徵而胡年僅望七也吾黨何以爲情哉往公逾艾而嬰足患人謂天之厄公以疾也不知其佚公以老也天以此佚公公亦自知佚而于于焉守其七尺之閨焉几之榻復陶陶焉對其舉案之耦與夫象賢之徵遶膝之孫曾斯亦陶令休風而龐公之高致已夫人世所稱困頓者公既不以爲苦乃人倫所難湊合者公且更際

其娛胡耄耋期頤之弗臻而獨一古稀僅僅也吾黨其謂公何哉公自其少時挾策而游太學與仲公才名不相上下仲既鶚薦南都人且意公將角勝爭雄而公遽屏棄呻吟怡情杯酒謂伯子姻婦術則授一經諸季孀治生則命什一諸孫森森皆能經營四方以無隕墜而公遂蕭然爲世宙一閒人度公之意豈不以亢宗有弟則先志可承紹武有子則後事可托舉人世所爲啖蝸角覬蠅頭者如飄風幻泡毫不嬰意而不以此爭旦夕之適也才有餘而不必竟其才志有寄而無用明其志卻無事取盈於造物而俯陰備遺於子孫公之識度故自有超越尋常者乎嗚呼人生電露易捐輕塵難久智愚一抔彭殤同盡矧公令德在當年令名留惇史昌熾頻衍在後昆夫復何恨吾黨所恨者與公居同里學同籍德業同勵劘緩急同倚鄙疇昔追隨忽焉捐棄寧不仰天佗傺而欷歔也靈輀且駕爲我心傷拊棺一慟展此哀怃公靈不昧其亦鑒吾黨之皇皇乎

祭梅軒公文 代

嗚呼當世所稱偉人者非都貴顯則擁素封非生而著賢豪於里閈則歿而垂休光於來茲乃若子姓之繁箕裘之振婚姻之盛皆生人所深艷而未可倖遇者何我太翁獨稱得全也太翁其無憾乎哉自太翁起家什一而海陽名族無不首重榆村者士大夫橫襟而談處士義靡不推轂梅軒者其擁高貲雄都會直將兄陶猗而弟之庸詎非世之所謂皎皎者耶即太翁去閭里捐親戚者幾及二紀而三吳兩浙半翁

家質膺之地縉紳學士多翁家肺腑之親何昌前阜後若此雖曰四惠兢爽文孫振振要以測水及源循枝得幹則太翁福澤培植良多於生榮死哀奚遜也世之齷齪者既奄奄與草木同腐即有克自表樹者亦僅顯懿及身徹嗣罕荷如太翁之焜燿在當年熾昌在身後以此較彼何啻莛楹不肖於太翁奚悼也不肖所悼者先大夫以季弟托孫甥辱在葭莩之末而今塊焉苫次即靈輀且駕不得與於紼謳僅托之哀詞以展悃愫太翁有靈庶幾乎其或鑒之也耶

祭韓宗伯嫡母謝淑人文 代

古稱名碩建樹既奇篤生匪易循本溯源醴泉芝草孰開之先惟我宗伯德業文章朝野倚藉旦莫中書忽遭家難抱痛慈幃煌煌世胄誕毓太翁慶貽厥後有美淑姬謝家閨秀韓世母儀天作之對家室攸宜鴻光儷配洵仁且明小星樛木媲媺嗣音而母既翕耦俱無猜終生相得兒於其間一天二地遶膝周旋維母之教滫瀡潔勤風雲用效春秋屆耆南宮蔚起聯藉金閨睠茲芳躅朝士同聲九如三祝亦越十年

尚方珍醞矍鑠更鮮王事靡監捧檄抽簪爲歡將母廿載承恩 龍章駢錫賁此靈萱羌今大耋西島奏桃發光遽逝既貴且怡如天之福介壽維祺云何訃報都下恓惶移慶作吊嗚呼哀哉疇昔喆人恩推顧復祥本所生母也天只不懷而育無德可儗屢拜貤封亦既令德亦既考終月落餘照蘭萎餘馨今古留耀某等共事陪京雅聞慈惠萬古範箴人誰無死完祜遐齡得死所矣尚饗

祭吳母汪太孺人

嗚呼惟海陽有太孺人而柄範內則婦順母儀亦既蔚爲家珍傳爲世模矣雖然此其常者也惟海陽有太孺人而內助亢宗義方裕後襲鑠逾者耄含飴弄孫曾亦既得天之厚而造事之達矣雖然此其偶者也常非奇也偶非定也若是而可以盡太孺人乎哉大凡笄幃之性多褊而狹故常則順承變或楫杌而太孺人則否多鄙而嗇故錙銖斂入樸滿禁出而太孺人則否多悍而妬故嫡妾睽於水火忿悁生於同

異而太孺人則否以至爲德不必見大爲善不無近名求其博恩廣施惠不必自己出而澤不使人知凡皆須眉男子之所難而獨於太孺人備見之也太孺人賢乎哉當其公宮則宜父母結褵則宜尊章相夫則宜家室諸懿美不具論乃若伯仲洊殀而能善自寬以寬夫子太公謝世而急述先德以訓後昆雖明智士曷以加焉而迨夫恩分縿木澤溥蠭斯則葛覃之善也仁周三黨誼篤千閭則河潤之化也以至厚外家洽滑陽而陰率諸子以隆情竟不以一人市義

此其意念深遠矣年躋耳順而盡捐先世租入普一室之盈餘周萬家之匱乏顯之還厚施於造化而徼之種冥福於子孫爲孺人所爲者不亦難乎然則如太孺人之通大體似太義遠見卓識固奇也非常也其單厚戩穀而休祉集於躬榮昌萃於後固定也非偶也雖然太孺人以德兼祐以壽致名卽翩然上仙夫復何恨惟是某子懷功猥以蔑孚之末得倚玉扳喬而儀刑蚤逝瞻依末由能不欷歔而泣數行下也耶

祭柔文吳太學文

嗚呼吾黨而忍哭兄耶人亦有言賢者必貴仁者必壽脩德者必昌厥後胡至于兄而汶汶也惟兄清揚白晳容則潘宋枕經藉書才則遷雄履繩蹈矩行則曾史以至蒙故業擅素封著閭右家則陶朱倚頓其于人世吉祥善事不一而足而獨于而立之齒尚虛一綫之孤冏紹也造物者其真不可知耶憶丁卯之秋兄年財二十有三耳方厲志鋟帷發憤其所爲雄而奄然床褥遽爾易簀維時兄母在堂嫂在室一介

弱女在抱諸元季方俱在臨視而兄猶納遺經于棺中期脩文於地下此際此情即木石人寧不悄然泫然矧夙好而仝席研締心知者乎緊吾黨以梓桑之誼結金蘭之葬採芹旣徼附驥連茹急欲同升兄屢試高等衆方屬目先鞭乃二三兄弟紫霄之社方合而旻天不吊吾兄遽召記白玉之樓追思已事眷念同盟如之何其不侘傺而欷歔也嗚呼人生如輕塵幻泡疇能無盡在昔子淵壯歲物化而千秋不謂無年伯道撫姪竟至乏嗣而當時群爲扼腕則夫誰短誰脩小年何如大年有後無後一時自足萬襲亦何必以茲爲介介也靈輀且駕兄方徜徉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俯視塵世不啻浮漚九原有知其或以吾黨爲知言乎

祭鮑烈女婦文

已焉哉烈女婦其真死耶其死而不死耶人生倫爲夫而倫有天合有人合天合者性真任天而動人合者性真以未合而隱業已締盟稱合而尚未合則猶性真合龕之候也故莊莊世宙境有順逆情有甘苦時有常暫分而偏至焉奇也合而兼擅焉奇之奇也以今觀吾鄉鮑女婦之烈其何如者耶烈婦婦也而實女矣財許醮盟未經燔虓且不識王家郎作何面孔而甘心九死誓不獨存此非柔荏所及也烈女女

也而又婦矣哭臨夫墓隨登姑門旣已周旋孝養留連累月不拂姑歡而吞聲却食終不願視息人間此更非魄力所及也人固有一死死伉儷死從容要于各行其志烈女婦始而墜樓不難決脰捐軀終而絶粒一任形銷骨化難耶易耶於斯二者何居耶嗚呼男子漢欲爲天下奇聖賢豪傑人人而能言之然大都偏出則多鋒備道則成戾抑或片念所至欲踞須眉轉睚易心終墮阿鼻烈女婦視生若贅視死若歸則何逆何順媿從苟活樂及泉壤則何苦何甘聞訃則決命崇朝廟見復怡親百日則何常何暫烈則真烈節則真節視須眉而丈夫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行等居同里閈目擊烈貞已經公舉所司申聞當道異日者 聖天子揚勵芳徽爲笄幬懿軌爲士林膾炙千秋萬年庶幾其永垂不朽也薄奠清觴其或鑒而居歆乎

同社祭程封公夫婦文

嗚呼當世所稱儒人者福在則爲奕人寖德在則膾炙千古斯兩者交相券也而亦有不然者福不酬德則有以姱節獨行而當陽九百六之逢德不配福則有以榮華隆盛而挂雌黃月旦之口孰有以盛德華完福衆算疇華祝駢集於躬而慶流於後如伯父封公伯母封孺人者乎人亦有言富而好行其德夫待富而行爲德者詘矣伯父貲產不踰中人家固非饒也乃以好施之故家漸落落而愈孳孳市義不倦豈

僅豪舉爲名者耶至我伯母相夫子一德一心內外儷美真天作之合也聞之鹿門偕隱而祿不及鴻光偕賢而壽無聞卽有賢貴與壽洵美且兼者矣而彌留訣別之際後先棄捐不無盡戚若我伯父母之躋稀齡也司理兄方成進士適與壽會斯已奇矣頃三載奏績煌煌簡書焜燿里閈伯父母方拜恩綸膺冠帔無幾何而同日僊去真若造物縱以生人之榮而旋畀以大歸之逸者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恐未易得也伯父母其無憾矣乎世之以榮名顯親者非乏矣而一入仕途不無點染若司理兄之單車入秦也庭無滯枉飲惟蘗氷謳吟萬口薦剡七發繼自今以往治郡則澤一方內召則澤寰宇皆伯父母趨廷之教則皆伯父母不朽之年也伯父母其尤無恨矣乎嗚呼伯父母生同年壽同顯殁同歸方將徜徉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而某等又何嗷嗷然隨而畀爲惟是二三兄弟曩從司理兄席研奉伯父教令屢伯母致饋傳餐乃今典刑雖在而聲欬莫追徒有瞻旋旋而興悲聆旋謳而酸戚也哀哉尚饗

祭汪母王太孺人文 代

嗚呼天壤內有畸人而澤覃行車望隆京國如神龍威鳳朝野攸賴此當世所仰也至畸人有自出而飲泉知源循枝溯幹如天苞地符有開必先此尤當世所祝也繄我親翁以天挺異才掄魁兩浙冠籍南宮兩任巖區河陽之花滿縣蔚起冬曹社稷之望攸歸而揆厥原本豈非以太孺人哉大孺人淑慎爲衷婉娩成性其相夫子而克家也稟坤貞也課二惠而兢爽也佐乾健也盖自太公即世以來諸凡周旋拮据

俾令子得一意經生業緣是狎主學宮雄飛鉅省即服官以後若西江若東粵居則歌麥穗之岐行則流勿剪之詠夫孰非我親翁循良溥化則孰非太孺人教育鴻恩也昔孟母能遷陶母能欵兩公俱度越凡庸而兩母遂以垂譽千秋若太孺人之于親翁也庶幾其踵美矣乎頃逆璫煽虐冠冕爲災我親翁雖治行優異而依依膝下末忍叱馭不謂今 聖主當陽諸奸殄肅方单車入都門而以太孺人之變竟充充皇皇以歸也天乎何奪太孺人之速耶人生令德既難完祜亦自不易太孺人既生受副珈象服之錫矣而桂馥蘭馨踰耆望耋箕疇華祝洵克兼之亦復何恨某所悼者兒忠猥以菲薄得附絲蘿竊慶兼葭之倚而結褵未幾遽溘然化去雖叨骨肉之親未獲典型之逮寧不憤惋而欷歔也在天有靈其鑒而居歆乎

祭孫母汪孺人文 代

嗟惟吾妹珪璋粹質蘭蕙奇疇備生人之全景而女而婦而母而姑其懿德未易數而言容與功亦曼出而誰與儔妹之存也幾以係兩姓輕重而其歿也靡不咨嗟傺侘充充其如有求緊余與妹同母孺人之自出自余而下爲弟者七其爲女弟者僅妹一人耳余倚妹不啻手足而妹之加意母黨也人人以爲眷念之周幼嘗鞠於外家一見淑而好逑笄而侍尊章宜妯娌也果婦戢其恪脩當妹夫之經營四方率汗

湯而長遊誰操家秉而課後昆乎妹實拮据而綢繆其賓祭備極豐腆而食蔬衣澣乃至節嗇而卑陬自非章於大義安能曲盡而無尤人徒見諸甥世業之昌門戶之振而不知其愛能勞食能教佐義方而治謀即須眉而丈夫者恐未如此之遠猷妹既相夫而裕後矣乃本原水木復慇然其未休晚以孫女字季弟孫也匪不忘先世之好何若斯之拳拳而悠悠痛妹夫之捐館曾不數載而妹亦溘焉其共丘余幸叨大耄二三兄弟存者僅若晨星方抱鴒原之憾妹復先朝露也悼念同氣形漸隻而影漸收嗚呼哀哉豈不壽考猶謝百齡豈不榮茂猶歉三畚天之祚妹者故或有待而妹之得全於天者猶似半錫而半留月落餘照蘭萎餘馨妹即飈然上僊而淑德令儀猶令人若吟而若謳靈輀已戒爲我心憂拊棺一慟致此生芻妹靈如在鑒此悲愁

祭亡兒學詮文

歲在甲子秋九月亡兒學詮柩自潤州歸葬於戴家園之陽汝父暨汝兄讀諭慟悼無能爲情爰用牲帛庶饈之奠載以哀詞告吾兒學詮之靈嗚呼兒詮奚遽至是哉昔在戊戌汝兄講垂髫而病維時汝父與相周旋同卧起者半載而竟不祿臨殁講兒依依不忍捨余余亦痛心裂肝無能已已也越三月而汝生余乃哀痛稍定然睹而狀貌類而兄講心竊竊焉疑之豈講兒再世復續吾父子情緣耶汝體質甚孱重

以乳母失於調養孩抱中癰瘇特甚余未敢望之成人矧敢望之樹立也幸而疳無恙麻疹俱無恙髫而入家塾弱冠而稍稍能文章余始漸釋憂疑令之負笈從師傅游不謂年僅望壯而奄忽棄世也汝仲夏離家時氣甚振神甚王胸次甚洒落余始寬然以汝付汝兄諭令挈汝舟行赴白下約會於栖霞之僧舍而旻天不吊至晉陵而病至京口而殤僅一閱月耳天乎哀哉何奪吾父子情緣至此速耶人生修短有數司命者定之亦何足悲惟是汝天性孝友慈祥自有生來歷今二十有七載從未嘗有一語言之失以傷父母心一行已之玷以貽父母懟待兩兄則怡怡惟謹處族里親友則寬和忠信人人以爲親厚汝囊無長物遇窘厄輒揮貲靡慳惜汝父久困場屋汝意氣勃舉欲共兄諭紹振家聲乃今已矣勿復言之矣名尚未掇青衿壽尚未及而立嗣尚未獲一綫纔忽半生竟成虛度言之已可痛心矧抱病逆旅脩然殞命汝父母不得一相診視汝妻室不得一侍訣含生離之日卽死別之年人生慘變莫此爲甚行道聞之

猶尚淒惻汝父若兄能不摧心而裂腸也但汝兄諭視汝疾至屬纊附棺附身頗爲怃謹汝兄讀發汝綿惜汝魂魄歸葬一抔頗爲篤摯今而後汝妻若女吾自當周視無失所他日以猶子承汝祧不令匱餒汝年雖促汝德自昌今諸親友聞汝喪之歸靡不佗傺盡傷泣數行下者汝雖長逝其或可瞑目也嗚呼哀哉

傳

戴處士傳代

儒者驕語仁義動詆小賈人以爲是區區權子母徵貴賤者徒取豐潤自雄耳余不謂然至性所蘊非關學問浸假澤于道德嫺于倫常懷天親而孺慕勿替篤友于而捐蓴常歡概諸中庸庶幾不謬于名通則奚必賈鮮醇儒也以余所聞戴處士其質行有足多者處士諱啓賢字國用海陽隆阜人也父某母吳氏有子三人處士爲仲爲兒時坐立必端語笑不苟父

常目爲可兒弱冠遂能當戶嘉靖末倭奴寇海上所過無不焚掠者處士質膂在鄉間其外偶被燬其中無恙也寇疑以爲殘餘得不入尋遷之泉城司計者不便收貸將煩公貲處士側然與患苦鄉民也吾寧薄收耳抗人義之至今誦德焉處士父在武林驟得不諱疾報至徒跣三日夜馳赴途遇暴客僅而獲免或謂乃公疾已不可爲何自輕乃爾處士含淚謝夫爲人子而病未及藥歿未及含獨恨無縮地術耳豈憂殉原下乎聞者以爲知言且純孝也處士念父捐館獨母癸在室乃令長君任賈事而身歸將母周旋問視者垂二十年存事歿營無憾乃已伯兄某幼從儒長入太學中晚歲宦遊遠方一切家政賴處士部署季弟某優游家食所居積悉處士代營業乃勝處士終處士之身八十有七年三世未分財門內外得

處士一言譁者戢蕩者斂歿而始柝著人人各厭所欲及簡處士篋笥則畧無長物也嗟夫自德下衰角弓刺起人少時煦煦稱兄弟稍長非剖而睽則妬而兢孰有能聯異同去猜貳如處士家之久久無間者其素所帖服也處士有丈夫子九人孫曾數十人暨半授儒多藉名太學季子希亮負材甚雋試諸生輒高等吳越諸名士率相與過從處士生平多市義解紛事不具論論其大者

外史氏曰余觀戴處士其所謂賢豪間者耶輓近儒生故亦崇現奇以自標著而或踈一本薄同氣彼家人骨肉之間慙德實多卽他繆巧易貴也當處士奔視父疾時卽死孝自甘其得從容子舍以事母餘年豈復忍離膝下哉緣孝爲友友乃益摯誰謂田荊姜

被不可再見也吾師太常邵公仲子士逢與希亮交
具道處士誼甚悉余故表而傳之假令世有真儒則
處士當與之分席矣

程節婦何氏傳 代

節婦何氏者儒士程廷賡繼配邑諸生何道通妹也
自余莅學官睹諸生上節者屢矣大率夫亡隨殁取
一時伉慨烈耳抑或忍死從容亦惟是藐諸之爲已
出也者懷抱中物能不依依顧未有撫前孤立後繼
心力俱盡而夷然從夫地下者也令甲節未及耆不
得聞諸朝顧可使湮没靡傳哉爰爲之傳節婦爲海
陽萬安里人父處士堂母汪氏生而婉慧九齡失母
即籲哭盡哀比事繼母猶母也處士以此絶憐愛之

有請字者堅勿許及笄歸程生廷賡生治博士業聲
籍甚處士念得倩如生異日者未可量初娶姚有子
允承矣節婦歸則婦也而母乃賓對賡而慈視允承
拊愛備至舅姑甚宜之何氏女賢吾兒可無内顧居
有頃賡以試事趨淛有來自淛中者傳生病且殆節
婦聞而籲天禱曰曩爲女而母氏見背今纔爲婦而
夫病天壤之間故有薄命焉如此哉脫夫病可爲婦
敢愛其生願減已祿以益夫筭惟天鑒之盖晨夜皇
皇而生竟不祿也訃聞節婦慟絶矢俟櫬歸以身殉

舅姑亟止之新婦賢不難下從吾兒此孱者承也將置何所吾兩人嵓嵁之日逼矣若幸善視吾孫兒死且不朽節婦素通大義即吞聲惟命昕夕撫孤顧愛倍昔時仲弟道達長孤一歲節婦召翼外傳舅甥歡然甚相得也歲丁未孤年十五節婦將卜期爲逆婚私念有子而成人庶幾可報地下無何孤忽疾延醫禱望俱不效竟逝逝之日仲弟在焉至哭抱而以口授生氣人謂舅愛甥未有如此者本之則以節婦之愛爲愛故篤摯乃爾節婦痛孤之繼殞也哽絶而蘇

則又徐念曰吾所以忍死迄今者徒以一綫嗣耳天不祚孺子不有繼也不猶是若赦餒乎即稟命舅姑哀言立繼時舅姑以痛孤故病聞言義之治命以仲子廷弼之子允琦爲嫡後節婦爲拜廟會族以九月其日命琦祭告於夫及姚禮也既舅姑相繼逝節婦哀毀佐襄惟謹撫琦如撫承里族無不嘖嘖稱賢母者然以兩逝兩傷時時飲泣鬱心胸而病且卧矣庚戌瀕危人爲駭嘆辛亥二月節婦以三旬值帨辰槩族稱觴曰吾非壽若年也直壽若賢且節耳節婦含悲遜謝竟以疾奄終正寢盖五月二日也嗟乎節婦所爲程氏者至矣一孤亡復立一孤比嗣定而始從夫九原也無徼而有徼其程氏百世之祀寔嘉賴之逝者有知不相對慟籍乎邑諸生吳某程某上其事於令君而屬余立傳余惟傳者傳也有婦如此是可傳已

贊曰史遷有言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則難昔下宮之難嬰臼爭死李立孤以下報趙孟者嬰也視徒死爲烈矣何節婦撫遺立繼以生存祀而以死報

夫偉乎哉說者謂婦不幸而無年以其故厄旌是不然當屠亡時婦久不欲生會未得死所耳既立嗣而溘焉從夫且含笑安之若皓首嫡姿以博苦節名非節婦心矣

邵太常傳 代

在漢賈太傅汲都尉唐陸忠宣宋司馬文正皆所稱仗節直言以敢諫顯者也而長沙自傷終於憤絕淮陽卧治十餘歲卒以不振敬輿勤勤懇懇僅托章奏獨君實晚際宣仁柄用未浹朞歿矣嗟夫人臣立朝亦取信心直道孤行一意耳至險夷毀譽自遘會使然往昔蒙嗛忌遭萋非者不少豈以此貶直臣聲乎余姻友太常邵公通藉三十餘年立朝僅一紀晚遷奉常竟以論相持議不合歸歸數年而部覆始定主

爵者方虛留席起公而公不待矣余取公先後省垣疏草卒業乃知公朴忠勁節故非今人也作邵太常傳太常諱庶字明仲別號翼廷爲邑城西里人父封君棠公母贈孺人汪氏以嘉靖丙午秋八月舉太常生七日未啓睫也俄睫開目深黝如漆封君夫婦私奇之是兒有異徵他日當爲名臣十九補邑庠明年郡守何公遴閤郡才士拔七十餘人公名在第二特器重焉丁卯初試棘圍不利即發憤由武林造姑蘇游錢兼山先生門曰文在茲乎錢先生高足如林獨目公以爲非常人也無何遭贈孺人喪公哀毀讀禮乃悉發先秦以下諸集釐爲十二標以尚友嘗讀史至牽裾折檻諸直臣事輒喟然嘆曰嗟乎令吾他日侍掖廷得伏蒲請劍足吾事矣癸酉廩學官壬午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時許文穆新膺綸命公闈中所取士受知深寧養恬疏節淡如也乙酉授兵科給事中時李寧遠權傾中外舉朝患之公抗疏論劾其畧云臣聞慈父不能庇逋蕩之子明君不能任驕縱之臣何以故蕩子馮親驕臣怙上庇而任之未

有不敗乃公事者本所由來恩澤多而寵祿盛也臣竊觀李氏怙寵擅權諸奸貪不法事播人耳目顯迹具在且其一門五屬重親俱啣爵握憲盤互中外嘻盛極矣昔漢之霍禹雲山國朝之石亨彪仇鸞輩其始皆由祖父保任得官其後怙侈驕盈鮮克長世令李氏寵盛已極竊恐三窟既成百孽並作異時天地深恩雖欲曲全其可得乎願蚤爲裁損以全國恩娓娓數千言疏奏閣臣見之駭愕已旨出果蒙切責然李焰亦少挫而彈章踵至茲寔先之公侃侃論列意

不少沮嗣如錦衣胃恩如運總虛縻如兩殿被黜復留貴戚濫請無厭皆遇事陳言靡所避忌戊子遷刑科右典試山東所舉多知名士己丑遷戶科左冊封魯藩急歸省上封大夫章戀侍滕下未忍言去封公促之行在道報陞工科都給事中見淮泗居民漲溺抵京見班軍久役惻然傷之疏請恤湯沐甦疲困會內監奏修京城角樓估費過當公抗言時詘當節省且估計宜審旨下就委公監攝故事都科未有攝工者自公始公入掌科務出視城工竟勞瘁引疾歸已

工成省金錢數十萬優敘賞賚陞俸一級然諸奄恨公次骨矣或諷公一債帥尚足爲崇今復忤權璫意不憂交構耶公謝曰臣職掌工垣無寧夠中璫而負國且吾視一官若屣耳歸侍封公逾年益舞綵爲歡比值攬揆辰與弟孝廉君等徵歌進犒已幸親含飴訣別終天真不以三公易也居廬服闋起補銓部循故事推疏不下催疏相繼十餘上竟不下及引疾疏上即下蓋疇昔交搆之言驗矣公夷然拂衣無所芥蒂歸與邑大夫講明聖學若樹神皐築講院諸爲邑

禔福者悉竭蹶爲之乙巳李令君以邑志殘缺屬諸生詮次肅請摠裁公方嘉意邑乘而銓宰大叙臺省臣趣公起家比至京遇覃恩俞補禮垣公自以久廢復用益感奮抒忠若科變功令首陳防範南宮屆期預請慈飭至郊祀久曠儲教久虛更諄諄披瀝以求報稱丁未分校禮闈戊申陞太常寺少卿會廷推閣臣公於晉江遺衆稱可言者波及公上疏自明謂臣於晉江同舘比鄰稔知其任賢寡合即清介一節足媲近世婪風蓋亦聖門舉爾所知之義且臣姜桂成

性終不能趨炎附和以希雷同願亟行斥罷以謝言者疏入上允公休沐公家居七年每與余輩談時事紛囂朝中如水火輒憂形於色蓋公自靖一念猶在披垣梧竹間也癸丑部覆論定劉趣公西席而公以乙卯仲春逝矣傷哉余憶公諸生時見學友與富室爭社壇地迫學使行部廷責兩生公挺身爲白得釋一府庠素林酌不勝中蜚語以沉湎黜公大不平向令長稱枉竟籍以解然則公之伉儷陳言其天性也公居常孝友力行古道若成先德祔祠修譜振貧交

排難解紛諸嫩善備載狀誌中子男五人伯士達仲士逢籍諸生有聲餘俱幼不具論論其立朝大節如此

外史氏曰漢淮南王安謂漢廷諸臣惟汲黯守正不阿至相弘等如發蒙振落也諫臣爲國重輕一至是乎大常五歷掖垣章數十百上當弁璫肆焰力爲排擯卽長孺曷以加焉乃其通達似賈誼切似陸贄抒胸臆毋取脂韋與君實爭介甫新法意宗異也嗟乎南宮之役太常陳法久獘滋關議宜容諸條議最詳且悉以視今日不亦文靖先見哉太常遭時遇主視諸子猶在季孟要以丁年入仕疆半里居賜環未幾輒復勇退嗚呼此足以知太常矣

孝節傳

史遷有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雖然此亦君子道其常耳乃若丁年策勵銳意江湖能娛親以老矣忽委命於異鄉皓首孀貞矢心閨閣惟嗣子是依矣嗟貌諸之不祿以孝若彼以節若此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情則極生人慘變聞見均足神傷事則非世境常然賢豪亦爲氣短吾儕握三寸管不能載嫩善以闡幽潛亦足羞也作孝節傳處士吳怡余兄時佐公子也兄有子四人伯愷仲悌叔怡季慎伯仲俱業儒愷

藉南宮儲俊士悌亦補郡弟子員矣兄姓寬大於家人產不甚屑故業漸懈怡年方弱冠娶室胡氏卽稟於父曰大人老兩兄儒兒不得復優游家食也父韙其言遂發憤與母黨親同事於澗之若郡諸拮据行間櫛沐風雨不遑餘力每出數載經年始歸歸席未煖復出矣至經營所入或遠寄或携歸悉奉公費不私一文也兄以此暮年得杖屨自娛里族嘖嘖稱孝而旻天不吊年二十有七忽沾疾奄然化矣傷哉計至舉族驚悼以彼蒼胡與以德而不祚其年也節婦

出百石冲爲儒士胡世相公女結褵後奉尊章和妯
娌門內外靡有間者居常戒旦勸怡志四方無牽牀
第歲壬子癸丑兄與嫂先後兩及耆能代怡左右就
養洎聞訃長號慟絶誓殉原下賴家人環救得甦復
念藐孤在抱緣是矢閨闥足不踰閾里中人罕得覩
其面者孤明玠財授室有家遂壹意桑蓬以紹先志
而不謂甲戌冬月亦客歿西江也玠妻汪氏僅抱一
女今兩寡相對矢不二庭逝者有知可瞑九地獨士
君子覩茲慘苦而忍令懿哲滅弗彰乎爰傳其大者

如右

吳輿偕曰世宙多倖徼福利之伍然生雖恒赫歿僅
溝瀆徒令人譏姍耳跖壽顏夭豈天道固然造化所
靳者名不如此不足供千古吊也怡殫力悅親婦忍
死撫孤而一綫弗留榛首旻蒼天其可問乎從子悌
常欵歔嘗余欲置田贍寡立繼存孤或亦可爲缺陷
補也操觚至此能不爲之浩嘆

吳烈婦傳

烈婦吳氏者處士胡養寬妻余弟時襄女也弟有子
二人有女三人而烈婦爲再索女生而疎眉秀睫黦
慧寡言笑孩抱時余母異之曰是女端淑他日當爲
佳婦已擇字得胡生恂恂德讓人也年十八於歸生
故貧兼四齡失怙獨孀母在室蕭然困甚烈婦食
蔬衣濯躬井臼不厭姑性卞急操下多譴厲輒奉事
唯謹得姑懽生父早世有季父六人門以內俱季母
尊屬而烈婦一味退讓無疾言遽色人咸宜之余弟

夫婦嘗閔女苦迓之歸相慰籍每訊及家事雅稱姑
仁賢無幾微望且絶無一言道窶匱也結褵十年燕
婉相得獨鷄鳴誡旦勉生志四方無牽牀第愛以故
生出多踰載經年歸寧或未緩復出矣歲戊辰生孫
外抱病抵家日漸沉疴烈婦皇皇侍湯藥扶卧起兩
閱月竟殆殆後七日遂吞藥自酖余弟暨兩稚子奔
往救烈婦含悲謝兒不能終事父母有兄弟在後慰
姑以善保高年母爲亡子婦過悼念目遂瞑蓋自吞
毒至絶命鮮呻吟痛苦聲飾巾斂甚顏貌如常時家

人環視靡不泣數行下者以爲微獨烈殉卽賢孝非
今人有也距生壬寅得年僅二十有七耳傷哉胡生
貧且躄立而余弟復久困儒力不能聞諸朝獨余姪
以諸生率同袍請之邑大夫獲旌其門嗟夫閨帷至
性捐生殉夫遑恤有身後名吾儕握三寸管不能載
揚休懿以詔來茲亦足羞也爰爲之傳

外史氏曰女德之貞生則著賢淑爲中饋訓不幸而
遘變也則惟有偕穴足述耳世俗易伉儷而難從容
此欺人語彼偕而亡不愈於孑而生乎吾夫子以求

仁得仁爲讓國賢而首陽餓殉竟惟墨胎兩公子也
維賢與烈寔同出而異名烈婦以淑特聞而屆期共
殉其經德不回蚤於常時卜之矣

葉節婦李氏傳 代

吾鄉山峭水激其人骯髒負奇卽幷幀節烈所在著
聞乃若青齡隻影皓首孤燈孝能代終貞可錫類宜
莫如節婦李氏節婦歸於葉余伯姊歸於金稱中表
妯娌其貞心勁節夙所習知余私心莊節婦久矣頃
屆稀齡甥孫柯等以踈孱戚求余立傳余備位禮垣
遷奉常戢在明禮樂維風教而可令賢節滅弗彰乎
爰摭其實著爲傳節婦名瑛字道韞邑處士李功甫
敏女也處士能詩名噪郡邑閒節婦幼讀書通大義

年十七歸儒士葉滄未決歲滄卒節婦矢欲殉念藐
孤在焉強視含斂畢窀穸爲營虛壙以待識者已覘
婦有栢舟烈矣未幾孤驟殤節婦拊膺慟悼哽絶而
甦者屢復自念二叔稚未婚兩尊人年高有疾疇依
也因屏鉛華謝芳澤朝夕坐閨閣中內外罕窺其面
家故奇窮無何室復燬節婦悉出簪珥益精勤女紅
會仲叔既婚節婦爲帥妯娌奉事翁憨猾故姑老疾
且失明賴節婦生供甘毳無缺歿襄事如禮人謂婦
微獨奇節遵倫其賢孝故希有也節婦姓胡經史只

閱古今典籍自娛里女有就學者爲稱引孝經內[illegible]
及諸名媛相告誡一時翕然推女士僮保女鳳仙者
侍左右有年纔有家而夫倍依依節婦不忍更適里
黨詫謂何物女奴堅貞乃尒則所薰被遠矣初節婦
以夫亡未祔欲俟兩姒繁衍爲箕裘計已仲姒黃僅
一舉子季姒丁不宜子旋亦稱婺節婦仰天嘆曰嗟
乎未亡人失所天卽伶仃孤苦靡所愬恤庶幾徼一
綫報逝者地下今已矣無寧使百世後吾夫婦爲若
敖餓也遂傾橐爲饗祀謀之宗長老衆服其義以歲

首祀儒士滄剖餕胙爲貞婦獎蓋懿德之好人所同
然節婦良用自慰已自滄公卽世迄今垂一甲子節
婦健無恙豈天厄其遇而益之以年乎節婦令節旣
終芳名復永異時有觀風者採及當不令彤史泯泯
也余勉從甥孫之請爲撰其大者傳焉
外史氏曰以余觀李節婦蓋宛然奇男子也當滄公
早逝李以少婦不難慷慨殉夫顧奉事無聞而使兩
尊人鬱憤以歿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是以寧忍
死無寧爲匹婦諒也節婦志在立孤天不祚儒士猶

不足而謀之衆夫衆祀猶獨祀也節婦賢乎哉風聲
所教轉相慕效前邑令以貞則表其門信矣余獨悲
委質事人不無棄人中道夫非須眉而丈夫乎以視
節婦何如也

郡文學程雲翼偕烈婦金氏傳代

晉人云埋玉著土中何能已已傷哉其言之也然彼懷抱中物耳若乃一往俊氣驟嘆折摧于秋烈魄甘同殞碎概諸世宙真令人欷歔而無從者士君子操觚載墨恐湮滅弗章乎若程文學金烈婦足異焉文學諱九萬字雲翼邑榆溪里人父大理夢賜公母吳孺人舉七男子文學居三成童時秀穎絕群髫年就試輒高等十八補諸生名傾曹耦廿一入鄉闈幾得雋明年春游學於若夏遘疾殁殁年二十有二耳傷

哉文學爲人中實警敏而貌吶恂若不能道辭與人交涇渭甚清而不欲矜察以傷雅恕其負笈從師傅遊師多遜謝以爲弗及文學冲然執禮愈恭也爲文多至累百千言少或不滿幅縱橫自喜弗拘一格自舉子業外嫻古文詞旁及詩歌俱各有致人莫得窺其際天性孝友行事多慕效古人伯兄簪筆承明善視諸猶子不令內顧四五兩弟挾仝席研斫夕訓率先後弱冠籍諸生翩翩蔚起皆文學力也大理公賭文學慧嘗目爲可兒文學承懽益謹公病疽劍甚文學持刀入密室割股遇仲兄已割隕因兄弟相持慟歐天滅美願代父遂霍然得無恙豈古所謂孝感者耶以彼異才負隱德故宜壽而竟不壽悲夫烈婦出古樓金氏大中丞忠士公孫錦衣星燿公女也性婉婉歸文學相得歡甚顧鷄鳴誡旦勸令爲四方遊文學訃至烈婦矢不獨生夜卽作柬付祝融與文學誓偕穴家人勸諫甚力烈婦俱捨耳吾得從夫子遊地下斯願已足因絕粒三十餘日日啜水漿數口耳先日携繼衂至中庭未亡人不能終事舅姑以貌孤相

累有諸姊婭在幸無過戚因慟哭拜別舅姑潛然環侍者俱泣下不能仰視也復以金吾公隔皖城貽書訣別公一見慟絕及文學柩歸而烈婦閉閣殉矣里中人目擊餓殉咸嘖嘖悲咽族無老少相率爲文以祭郡邑諸生以爲此奇烈世罕見上其事獲旌當道烈婦於是乎得死所矣文學生萬曆甲辰殁天啓乙丑烈婦生乙已後文學三旬殁繼男中立聘余孫女程金兩姓俱望族家乘世系載邑志中

外史氏曰吾郡山峭水冽人多負奇其鍾於女德亦

然卽節烈纍纍顧未有奇慧如金烈婦者也余幸以姻婭與大理公數相過從而文學藝相質少年雄抱落楮煙雲迺遽爲造物妬去謂之何哉賦鵬記棲古文人多罹茲患也烈婦辟食月餘忍死以盼歸骸仍假從容庶幾兼之兩人者相對九京不愈於儼儼生氣乎余故詮其行用志不朽云

仲兄養默傳

先仲兄不祿幾三十年所而猶子宮花藉郡庠有聲余私心欣然慶仲氏之有後也一日踶余請曰姪不天維時母尚腹我今幸而齒且壯思父音容不可得終天之憾徒有拊心頃蒐篋得遺集若干想見父生平肆力詩文寄情柔翰交名流耆義俠甚悉惟吾叔一言以光先德余聞之不覺淚簌簌下也憶余與伯仲叔三兄相距僅六歲叔歿楚邸幾五十載仲棄余三旬而伯亦屆指十七年往矣當三兄易簀畫余經

紀臨歿拳拳以孀孤見託傷心慘怛如何可言乃今迭往事居可幸無戾則操觚志兄以善家乘匪余誰任哉兄諱時言字仲訥別號養默前妣汪孺人之自出先大人早艱嗣年近疆始舉伯仲兩兄仲甫歲餘汪母逝繼吾母項孺人寅卯兩歲連舉叔兄及余自余而下復有五弟先後二十年間舉九男子前艱後易造物者真不可知耳先大人以賈發家中歲厭賈崇儒特延經師課三兄暨余余四人晝同哦咏夜共鷄窓歡相得也當 神廟初年功令斂急取數窄其

兄試邑已售獨尼郡及院意殊悵快嘗私籌余謂伯兄游成均當戶乏人兩弟資穎宜壹意制舉業而兄且獨身作湖海遊耳余聞言頷之謂丈夫苟得行其志即什一自可何必儒冠迨歲癸未先大人寢疾且殁兄遂決意棄儒從賈事顧早歲數奇初試多折閱越歲丁亥元配閔嫂逝再娶程氏嫂明年戊子挾貲往楚携二僮與俱兄身居楚而遣僮轉轂淮海間竟失期漂蕩不報兄恚甚賦詩六章辭余欲身往蜀道爲背城計余亟語吾母觀仲此書欲張空拳探虎穴

事善敗不可知奈新娶嫂氏何於是走急足多方寬譬趣兄歸兄亦悔悟束裝返余兄弟晤聚即劍合珠圓猶爲過之然兄自是信余言每事輒傾諮丙夜談心娓娓不倦歲庚寅學使者臨郡左右余就試每聆雋音輒喜躍甚不啻身掇也嗣後兄與內兄弟程共事生計漸温獨昕夕冀余雄飛丁酉庚子延企一遇而竟失望撫今追昔余慚負多矣歲辛丑兄以長子瀛不率訓而程氏嫂遞育遞殤復娶如嫂周氏歸與余輩談及客邸事覺色喜歲癸卯六弟方採芹而吾母項孺人驟病兄在旅心動夢母促之歸此歸而聞訃號咷擗踊嘆吾母在天之玄感也是年周嫂甫有身兄慰甚擬以仲秋爲瀛畢婚期而孟秋望前二日遽溘然化矣體素疆無恙惟歿前之三日有以新梨獻者余欲與兄剖而食之兄急語不可梨者離也吾兄弟不宜分余私怪兄何出不祥語而越三日遽成讖驗傷哉兄病時祗稱腹痛若仰天有見余急扶兄至臥榻申請遺命而兄執余手以善視周氏嫂身爲託洎仲冬宮花始生而兄已半載先朝露故宜猶子

之仰天椎心而泣血也兄生於 世廟甲子行年僅四十耳悲夫生平性剛直耻爲媕阿遇觸忤輒怒怒已即化畧無蔕芥初先大人歿會有讒言搆兄與叔兄不甚和協余伯父竹峰公綜貲産九分之然未分則斷斷既分則益怡怡迨閔氏嫂逝母閔兄愁苦復同居爨累月兄敬事余母益恭以是彌信兄心事之無他也居常以儒術未竟遂寘力聲詩所爲詩遠自漢魏三唐近採 國朝諸名人集咸茹英咀華勒一家言顏曰絜瓶盖少陵所謂性僻躭佳者庶幾近之

所交多寓內名流居鄉則與余社友鮑安甫往來稱
客更相賡和客邸則善汪漁溪爲死生交安甫以是
年春殞兄歿而漁溪千里吊唁盖猶有巨卿之風焉
他如纓紳名碩若方壺陸公伯穀王公俱引爲小友
諸學博青衿多願交一臂今集中所唱酬大畧見之
嗚呼以兄宏才碩德故宜天假之年而遽以不惑奪
豈陽九百六哲賢多罹茲患耶余與兄幼同席研長
益友愛每攖咈得余一言卽易嗔作愉終其身無疾
辭遽色而幽明杳隔遂至三紀追思往事潸然涕零

搔首彼蒼其尚可問耶獨猶子宮花志紹庭思光前
構異時徵賁松楸則雖歿之日猶生之年余所幾幾
望者意在斯乎爰憶其行畧特加摭拾若兄集具在
行之四方會心者當能賞識無俟余贅矣

墓誌銘

處士劉公墓誌銘

萬曆癸丑隣竹劉公終於正寢越數月孤時達時選
持宗人所撰述求誌且銘余逡謝不敢當曰今之爲
先德不朽者大都有事於達賢者也余蠖伏草莽重
以椎弗文柰何哉其以墓門之石見委兩君跽固請
曰先君抱處士義修身潔行歷有年所惟是生平澹
漠無敢以布衣溷纓紳籍手肺腑親徼一言妥逝者
地下此先君子志也余重傷孝子意不敢辭公諱潛

字汝湖居常愛竹無問家居逆旅輒手植數本自娛
其別號隣竹志好也先世唐學士依仁公始居邑前
孝公徙今水南至德政公卽公父也母吳氏有至性
童年失怙以母病覔蔬失路號泣遇巨人授蔬指歸
事甚奇里黨爭以孝孺目之家故食貧從從父鑾公
賈尋議繼焉貞堂公者爲某先生尊人族望也一見
卽才公挈同事公爭時角智無不奇中者業遂駸駸
起未幾母吳逝未幾繼父母亦逝哀毀襄事一切如
禮旣公以繼故產盡歸兄而兄數困則又時時急之

比兄嫂之歿也爲捐貲封樻而撫其遺孤濡沫卵翼不啻已出蓋公雖賈人乃篤義敦倫儒者弗逮也貞堂公旣與公深相結公亦惟乃公是步趨初寓富春爲徙業相依已訪道武陵公肩詩囊瓢笠從之游已築室桐江呼偕隱公與之結廬而共處富春俗故戾公特化以慈仁諸傾橐焚券貧而待舉火暨助瘞者比比也武陵有龔存崖先生者爲時名儒戶外屨常滿獨折節公至賦詩卷以贈焉其居桐江則養恬茹淡時與田夫樵子說雨問晴屬歲祲諸富人爭擁爲

利公獨平糴有搆者力爲居間蓋棲遲田畝二十餘年晚而戒歸歸而祖道張帆者絡繹不絕甚揮涕不忍去其感人類如此生平於家人產不甚汲汲獨雅志宗規爲擘畫謂祀典至重首請鑪金爲息又慮宗子弟多浮薄請輸產赴家塾輸貲爲歲供貞堂公深然之今春秋忽祀暨蒙養得所大率皆公力也公初病肺以善攝獲愈歸二年而疾作二子請遺命則誡以和餘無語若蛻去者余惟吾邑用賈發家不乏顧往往重錙銖輕骨肉甚則一身一家外無纖介入膻

公孝友根於天性送往事居不遺餘力至若上之追本始修禋祀下之養中才爲子姓久長計慮深遠矣是宜有銘銘曰

厥有孝嬰天牖之明與泣竹而齊名厥有賢友天作之偶卽如蘭其共臭裕後奉先定計於鮮出吳入越惟義之揭曰于曰嘒貞堂與俱逝者有知九地同娛

太學金季公墓誌銘 代

新都多俶儻奇偉士以余所交遊宜莫如金士德士德家海陽而世業濡須自余諸生時雅以氣誼相投洽把臂定盟非一日矣頃歷敭南北不獲如前暱就而貽書往來時聞問不替不謂丙辰之歲士德遽先朝露也旻天不弔奪我故人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越巳未孤文俊等持程孝廉狀屬余銘其幽余睹所論次宛然若生不覺簌簌淚下也余能巳於銘哉士德諱澤號海涵先世出漢侯金日磾公後大父獬父

道生娶元配朱舉伯仲副室朱舉叔季士德爲季兒其憐愛顧出諸昆上初遊成均傾海內知名士矣以父老析箸不欲佚身貽高年憂爰棄業之濡須父嘗病亟士德在濡邸中若有告者急馳歸竟得侍湯藥不交睫不解帶者彌月人謂天牖其衷可無負終天恨也父歿奉兩母如一色養備至母甘士德不知其誰出也士德雖季弟乃諸兄多恃賴之里悍少年有與伯爲難者輒挺身代理弗爲魚肉仲以幼孤託卒竭力匡贊俾就賢明可報逝者地下叔歷宦郴州諸子舍寧親事及其家營悉部署無內顧巳三兄相次捐館父母尚在淺土士德毅然帥子姓卜兆營葬里族嘖嘖謂佳壤士德知畢子戢竟諸兄所欲爲而巳無他腸也生平所挾貲不當上賈而好行德赴義如饑渴環三宗爲祠祠置田合一門爲家廟廟立奠飲福汲道艱矣爲鑿井遠墓淪宿草矣爲伐石表樹阜通橋之繕亭也萬歲山之脩葺神宇也俱爭先赴不問公私也里黨饑待哺昏待禽殣待槥胔骼待坎揜俱量貲爲德未嘗以匱乏解也祲施糜暑施茗疫癘

施藥餌一切紛難困苦可矜可愕之狀叩輒應應亦不俟叩也說者謂士德信心而行無問鉅細靡見色亦靡市名盖其天性然哉居常鮮妄交交定卽推心置人腹無中道寒替家居好客客至輒具壺觴相款所加意尤在文人墨士嘗以故業未就悒悒不自得睹諸子文俊文偉穎異爲延師友潔滌灑晨夕數至館董其成識程孝廉于諸生中命負笈從遊文偉負奇而夭之俊以弱冠補郡庠士德不色喜曩父母望吾如望歲一青衿不足慰吾二人是在若曹若曹勉

矣性豪飲雖甚酕醄不及亂坐是沾痰疾晚歲遂成痿痺猶從昏瞀中爲諸子區畫剖析若儒若商勉以成命臨終整衣冠危坐張目一顧無言而瞑盖萬曆丙辰十二月某日也距生嘉靖甲子得年五十有三耳傷哉士德歿而宗戚知交有泣數行下者里有紛搆不能解輒愀然太息云嗟乎余識士德盖三紀于茲矣無論伉慨施予迥非齷齪者流乃其懷仁蘊義而一根極於孝友概諸中庸有非豪舉所敢望者新都多義俠此復非今人有也士德與吾濡諸紳交多

在窮時洎通顯靡所援結余於士德其嚶鳴臭味即管鮑分金之誼曷以加焉邇羈服三韓聞此君長逝僅能叙平生交好授使者哭之筵几終不能作素車白馬慟也余愧士德矣爰爲之銘銘曰

天成孝神告符諸昆仗兩母娛存順事歿營居九里潤百世綏儒未食名已腴子若孫慶且餘千秋萬年稿振枯噓我銘幽宮白日黃壚

奉議大夫金公墓誌銘 代

歲丁未余株守禮垣戴槐金公竣恤役還朝昕夕抵掌歡如也無何公以護座師于相公喪爲經紀其家便道還省余尋以祗役淮揚抵里門聚首再及春忽报公痰疾余亟趍視而公逝矣傷哉越二載辛亥孤三偉卜吉襄事匍匐泣銘余籍肺腑而重以臭味知公宜無若余者即不斐烏能已公諱繼震字長卿別號戴槐志思也始京兆遷休寧迄宋名臣忠肅公別業峽東因家焉父孝廉槐野公未仕即世以公貴三

贈爲刑部郎中母蘇贈安人嘉靖丙辰六月十五日舉公先夜夢雉入懷明午免身雷大作因以命名性穎敏九歲能文年十一贈安人歿哀毀如成人弱冠同伯兄游膠庠稱高等已而贈公歿家漸詘公悉出私奩佐公費乙酉領鄉薦明年成進士授濬令會歲凶人且相食公甫下車即便宜發庾賑復捐金二伯緡出糴設糜存活甚衆當道嘉焉邑賦役多弊孔公置櫃令民自輸役者與之期而矢諸廟夙習頓更赴愬立決有過廬挽質者即停車剖民驚以爲神

藩之國道經濿 上命郡邑疏河以俟當道議去石梁公不可此百世利也爲鑿外河已搆殿無木公請用蘆殿成王喜優異諸當道奇公才交剡推會邑有豪右虎而螫公至爲裁擿數千請不阿謗諸當道從義烏公治烏如治濿烏民悅服邑居民火延治所公念圖土大辟未應立死約縱歸自來無負者已葺治公宇民爭赴義不煩公費也歲大旱夢神人教禱龍祈山澍立應大辟十餘曹情屬可矜公請諸郡理執弗宥者一公立爭并出然理心啣之矣辛卯同校浙

試公所取士連登上第壬辰大計爲宇內卓異第二人僉謂必銓諫已僅得南儀部主政則公之寡援也明年晉郎中疏請建儲不報會前濿紳郡理啣舊恨交譖公竟以京察謫解綬歸念兩尊人淺土獨捐金購宅兆無煩昆季丁酉授江右臬司照磨委視奉新篆邑苦漕鮮公白諸當道輸金買貯省著爲令遷長沙司理啓藩王歸民侵田戚屬斂手時稅使鴟張屬司巡樹旗征商公麾去艘無留行庚子分校楚試得士如涮王師討播討苗兩臺委給餉俱上功狀紀邊

邊材與賜金徐郡貳者暴卒行伍間公丙戌同藉也孤甚幼公傾橐賻歸且爲孤地遷太理評事多所平反甲辰遷刑部主政詔恤山東遼左刑丙午晉員外尋晉正郎事竣出大辟四百八十有奇末減無筭有兄妻弟死者冤久不白鬼或拊母雪冤公立命抵罪或謂非恤臣戢公謝曰臣奉命恤恤死猶恤生也臬郡奇其事洎報命爲諸恤臣最遞推楚少參填粵憲副俱不獲命戊申護喪歸省體嬰末疾已酉元旦病瘵尋愈迫暮春瘵疾忽作醫藥弗逮矣蓋三月念九

日也得年五十有四公天性孝友悼二親早世思必茹蔬衣練持終身喪家居朔望肅衣冠拜祠宇下贈母女弟無子公迎養母事之母有娶嫂爲恤其孤事繼母封太安人徐若生母昆季怡怡終身無間伯兄共膏火敬禮尤篤始入仕爲晉成均已秋闈屢蹶爲入貲授上林丞聞訃燕都慟幾絕待諸從子若子遇知交戚屬各有恩窮時感外父封公德宦後遇外家事周旋拮据無恨即安概諸人倫公可謂無德不脩者矣配朱氏封安人子男一即三偉娶歙大常吳公

女女一適尚寶王公子孫男六孫女一聘俱名家其一則不佞孫女也公少壯登朝廻翔郡邑即署二十餘年竟不得與於崇膴仕宦之途可謂蹟矣然人生貴得行其志在昔名臣有辭清要弗就而力求外補者彼各有重非苟而已公三爲令尹四爲刑官率以愷悌明允顯燕越齊魯之墟其食公德者已侈夫寧必三事九列乃稱快也爰爲之銘銘曰

令而良歷敭南北爲龔爲黃刑而祥出入讞決爲于爲張隨車膏雨所至無疆亦越內行淳備而芳視彼

躐華陟要果孰闇而孰章某山之陽厥有玄堂千秋萬年斯哲人善息之鄉

戴母吳孺人墓誌銘代

丙午之役余分校南闈拔程生仲將明年丁未仲將詘太常歸抵吳署握手相慰藉因出戴母狀謁志若銘余未及卒業而先孺人凶問至矣九月仲將千里脩賻復以尺一敦請報命嗟乎不肖以匏繫宰官未能及母氏含訣煢煢負恨即今慘焉深墨何能爲役顧先孺人懿鑠逝將丐諸名家以樹不朽睹仲將所列狀太學君猶余志也其忍使母德滅弗彰孺人出雁塘吳歸隆中戴均海陽右族父介石奇孺人淑慧

弗字凡耦比得當思溟公始受之禽洎歸而婉娩善下事姑姑宜從伯仲姒姒宜庭以內靡有間孺人者既思溟公相對梁孟甚懽即孺人弗宜子未忍言置媵事孺人輒毅然請謂丈夫箕裘事重奈何以春秋方盛而緩此期吾固非妬媼也公趣其言爲遞進諸姬姬何始舉太學希稷君孺人爲濡沫卯翼不遺餘力及就外傅則諄諄程督有加曰吾聞愛而能勞不聞食而廢教也歲戊子思溟公病且劇以孺人密禱得無恙識者謂有隱德報焉既遘姑喪佐襄事哀毀

務如禮逮事庶姑若姑雖賢孝實然亦自其天性也壬寅疾始作漸不可爲則呼太學君前謂乃翁多長者行敦行故當以父爲師從兄名在諸生將摩天起學文故當與兄爲袒耿耿數語遂捐杯捲盖孺人所以翼子者至矣他如通孝經旁及節烈諸傳女曹多私淑之若證佛求儒以悟爲教似有異識非謭謭佞佛者比也嗟乎孺人以女則慧以婦則順以母則慈而嚴種種淑行猶或可幾獨里俗介介于內媵恚弗忘情卽不得已而勉從夫子其目睨而齒擊者終比

比也是何足望孺人抑嫡不霅孽賢矣寧詎能撫摩鞠育過于所生而相忘于自出耶斯之懿淑爲不可及矣孺人子女各一子卽太學君希稷女適吳太學明揚孫男女各一余爲之銘

銘曰謂母也賢胡有家而不宜子終其世而惟艱謂母也壽胡踰艾而未幾遽溘然其無祿周南有聲爾則爲樛木克嗣徽音義方有教爾則爲陶孟借彼並耀婦順母儀厥有淑德無或詒罹若堂若斧佑啓後人永安爾所

處士程石菴公偕配墓志銘

石菴程公者海陽芳千里人也余從子館芳千習知石菴公賢余心嚮往之歲丙辰公以天年終越二載孤廷元等屬姪孝廉君狀而介從子請銘於余余自休沐里中睹世風儇薄每思陳古誼相與挽回以疇昔所聞從子合今孝廉君狀乃知公醇心質行殆非今人有也公諱鐘石菴其號先世自有宋泰公始遷今里越十四傳爲自昇公自昇生大志大志生玄貴是爲公父有子三伯鈿季銓公其仲也爲人真醇樸

茂事繼母以孝聞面告溫淸周旋無缺繼母感公之善事忘其非已出也伯兄艱嗣公勸置媵比納媵有子在腹而伯逝矣公敬事嫠嫂而撫孤如子洎孤再歿而再撫孤之孤視諸孫不啻也家故貧公與弟銓戮力什一業乃大起悉舉橐中裝與遺孤三分之卽寸絲尺縷靡入私蓄從兄鋌者客遊梁楚間卒於[illegible]旅公念無以遺骸滯他鄉乃獨身走數千里外携[illegible]歸芳千面山背屏居苦湫隘公與弟謀覓一佳山[illegible]爲移居計已揣知弟姪意舉以讓之曰有先人之虜

在吾爲居者弟其遷乎歲壬寅李明府兼公高誼寘
鄉射賜樟楔復舉公黨正自公爲鄉祭酒里族有搆
者得片言卽解不煩公廷也悍少年遇公初而憚旣
而忤末乃意消其真以德化人者哉公年躋大耋有
賢成者雖數里外猶奚杖徃諭蓋公解紛一念至老
不倦矣配曹孺人勤儉婉順公什九在外賴孺人當
戶無內顧憂凡公所爲再世撫孤及一切德讓事悉
孺人奬成之先公三歲卒亦可謂年德俱優者矣嗟
乎世鮮胥庭民多囂諍其甚者戈矛尤在同室至欺

孤侮寡爭産忘義詩所爲刺角弓也間有矜激自好
亦立名非真或偶舉便弛如公撫兩世孤而以新居
適弟適斯不亦人情所難哉孺人能勉公爲所欲爲
其德配鴻光而年則邵矣是宜有銘銘曰

孰事繼而孝古惟損與祥公步武稱三良孰撫孤
而義古惟嬰與臼公報伯經兩度返骸遜居息爭
化閭耿耿古道季世所無喆人夫婦德義倡隨二
抔偕居萬葉斯娛

正如黃公與先仲太常同舉於鄉復與余同困春官
同謁選人公兩宰劇邑而余司理粤東風塵隔別垂
及十載公先余解組者一年余壽亦賦歸相與把臂
里門歡然浹適不謂戊午之夏公遂溘焉長逝也孤
能均等持比部程公狀屬余銘其幽余與公交最久
習公無若余者睹比部所論次宛然如生存日也公
諱如松字茂之別號正如先世出晉新安太守元集
公代多顯者至我明泰紹公居溪口子仲容公徙龍

灣是爲遷祖大父某父某娶元配金不宜子副李始
舉公生而穎異豐儀美髯目炯炯有光見者知爲偉
人甫就塾日琅琅數千言弱冠發憤下帷歲癸酉赴
童子試督學謝公拔置第一應鄉舉壬午遂起澤宮
公負才奇雋睨一第當立就顧六上公車弗偶乃謁
選得江右之武寧武寧俗悍而囂民多骫法公至爲
摘奸剔蠹敝習頓更夫巳氏丞其天資刻懃人也以
他事黜欲啣公而甘心焉先是諸司當公廉能署上
考入中丞與丞親爲修郤有遺言銓司入之因謂公

令尤溪尤爲朱韋齋宦遊地文公誕生處也邑有祠奉公橋梓公下車瞻拜顧謂諸文學朱先生余鄉人也余服官茲土而敢有隕越以貽先生羞諸君稟紫陽爲公令寧呫呫訓詁將心契力行斯深於尊朱者耳諸文學聞言佩服邑他藩占籍半土著每通吏胥獻金錢因緣爲奸故多逋賦公下令禁豪猾無得私謁與之期而輸無敢後者尤地山谿險惡細民以米易塩得負販爲利久矣會鹺使者至欲概行引塩民將不堪公持議令坊里量行充課鹺使是之至今尤

民稱便云計公治尤凡五年若禱澍澍應祝火火衰善良之顧化也奸宄之屏遁也嘉肺石之靡稱寃也諸善政未易縷悉當道嘉公治績爲下檄奬且會題奏最會主爵猶持昔中傷語有異議公遂飄然拂衣歸矣歸惟杜門却掃屏迹不入城市暇與二三友人優游杖屨或取柱下竺典據梧長唫倦則嗒焉忘耦也公天性孝友侍父疾至累月不解帶奉事諸母俱盡歡友愛異母弟妹最爲篤摯卽捐貲分甘靡絲毫愜惜也自奉蕭然類寒士獨孳孳行義不倦徃令尤

時巡司某卒無以殮賴公賻襚以喪歸諸生蔣某壯未受室爲助之禽內兄子孱而窶多方卯翼勿替舉宗議建祠首捐金三伯緡爲倡祖寢火爲貽書令子帥更搆盖公赴義如赴渴眎一切苦戹如疴癢之切膚不摩搔不止也大父精形家言先世多獲吉壤公追念志事躬自跋履得吉乃已長君早歲沾疾命就成均晚見諸孫頴慧爲延師友昕夕程督坐是患痰復患疝展轉遷延遂至病革兩郎君泣請遺命公第令師儉勤後世無忘清白吏遂瞑歿戊午閏四月六

日距生嘉靖辛亥三月九日享年六十有八配畢孺人云云詳具載狀中憶昔歲甲辰余與公候選天官相期黽勉一方竟生平所樹立乃公坐箕譖余亦爲有力所擠抑先後挂冠斯已戹矣公歸田七載罕入城邑僅賓鄉射時得聆謦欬猶與余抵掌道故懽然無恙何造物之奪公速也追思徃事潸然涕零矣爰爲之銘銘曰

摩天之翼胡爲乎半戢亦才豐而遇嗇屠牛之技胡爲乎小試亦瓦鳴而鍾棄兩地循良在闇寔章

內行克修長發其祥千秋萬年永息茲鄉

吳叔大墨銘 有序

新都爭以墨名家盖無慮數十百種其善者行之四方寶若球瑯而贋冒亦復令人嘔噦大都唾拾套襲玉外絮中識者嗤之於真品無當也吾族叔大氏後起而特洗之叔大之于茲道也法準古范準今膏採之桐膠採之廣潦以金屑芬以氷麝因以爲一螺因以爲萬杵故足術也叔大于余爲猶子行數示其所蓄善試之研則蓊然有光對之日則雲霞交起而蒸

映意其于此道得三昧乎其他品不具論其最上者顏曰天琛曰同文叔大嘗語余舉世詭市利兢市名皆人之所爲匪天之設也維蒼維玄質任自然吾其請命于天請命于天之下使人盡琛而同焉其亦庶乎其可也余爲之銘銘曰

莊生有言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易以全天琛也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合也而琛而天而粟而玄若惟無爭妍而人莫之或先將無賢

處士程元信公墓誌銘

海陽兩程君稱昆季同時起明經並訓我嘉禾而長君元成尤恂恂論篤余休沐里中相遇從者屢矣君嘗爲余道諸生時殖漸落賴從弟急之以有今日幸叨升斗而弟遽先朝露每齒及淚未嘗不涔淫下也越歲且祥携程孝廉狀謁余請銘余受而卒業乃喟然嘆曰嗟乎世固有賈人焉如此哉按狀程君元信諱恂誠宇其號初服儒旋之賈以失怙故然非其所好也故終身不忘儒道云當父蚤世時伯善病季幼

右獨拮据襄事務如禮母戴孀居君曲意承歡每中夜聞戚聲輒徘徊戶外哀止乃解數十載如一日也是稱能孝始同季廛里中會歲大祲賈人爭擁厚直君獨爲平糶諸貿貿藉存活者甚衆是稱能仁伯兄不祿君撫其子女而室家之奉婺嫂常餼終世乃已季弟病且殆君晝夜齋心密籲感神人授異方一匕愈是稱能友元成久困學宮猶發憤下帷君佐之滫佐之贐佐之與諸賢豪會而具醴饌視同氣不啻也孝廉仲將食貧時罕有知者君識之稠人中洎病革

悉索所有爲償積逋君揮涕謝之而益護其家諸如族黨之孤者婺者暴不能掩骼者窶不能舉火者浮不欲事生産者君一一體卹之母恔是稱能推若倡建祠寢以竟父志力保先世之丘壠不至爲豪右所没食閭里脩郤者以君片言爲三尺則幾乎俠矣嗟乎君一賈人耳概諸生平陳誼卽儒者被服鄒魯未之或先至其哭父而眚哭母而齠奉以此捐館舍倘所謂王戎兒孝非耶乃若屆初度力拒子婦卮酒終不以劬勞爲宴樂則又非竹林諸名人所可及者生

嘉靖壬戌歿萬曆癸丑得年僅五十有二君三世俱具隱德而令子燁燁鬻序有聲天其或以興君也子男二長邦教邑庠生次邦章女一孫男二孫女四婚聘俱名家詳具載狀中余爲之銘銘曰

疇賈名而儒服維子之廉能用饒以濟負疇捐生以殉仆維子之孝能逾艾而孺慕友則因心義能錫類凡百懿行亦既克樹卜吉而塋永昌爾胙

吳母黃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者吳處士愛軒公元配也處士家黃溪孺人家溪口高門相望俱稱海陽右族云父鐸母程氏生而婉慧嘫笑不苟稍長善女紅父母奇愛之必得佳耦乃字擇配當愛軒公因受禽焉年十七歸吳門善事尊章昕夕問視靡懈尊章喜以爲得賢婦門內外罔間也家故業金陵處士從父遊白下其秉悉授孺人孺人晨起帥諸僕妾營職業晚勤織紝司筦鑰夜分始寢一切米鹽淩雜靡不心計躬嘗者處士以此

無內顧業益隆隆起矣先是處士兄蚤世遺兩孤長財垂髫次去孩抱無幾耳孺人子視兩猶子而敬事寡姆如姑終身怡怡無反唇語焉性不喜侈自奉矜纖嗇服粗御浣不厭至春秋蒸嘗必豐潔雖老猶宵衣部署靡怠也客至命觴咄嗟立辦不以應酬倦也周親告急寒授衣饑下壺飧相哺若迫窮禍患必傾貲收卹亡以置解也晚歲佞佛有以飯僧塑像諸功德請者叩輒應應卽解奩無悋其慈仁好施如此孺人舉一子一女處士安之顧踧踖語處士君箕裘事

重而徹息未繁非所以爲門戶計也竟代置側室及側舉一女濡沫卵翼若已出里黨推賢淑莫不嘖嘖黃孺人云年踰六望七每切切以孫枝爲慮已抱孫數月乃始謝世天所以惻孺人者微矣生嘉靖丁未歿萬曆丁巳享年七十有一子男一可成女二孫男二家裕家祥孫女三嗟乎弈帷之性大都分畦畛視膜外若胡越其尤恚者在專房分寵甚嫡妾如水火黃孺人善視孤嫠而拳拳爲夫置側慈而廣愛婉而善成概諸女德於是乎有士行矣爰爲之銘銘曰

儉且勤駸駸昌熾維母之興孝且慈煢煢孤稚維母之依小星橐木愧彼悍妬我銘幽宮萬年永固

吳室程孺人墓誌銘

新都女德噪宇內徃徃以賢孝著以余所傳聞宜莫如程孺人程孺人者處士吳勉之元配邑諸生程敷五姑屬也徃處士母屈壽域敷五馳使求贈言余業有不斐之辭爲祝無幾何處士哭母今又罹炊臼變余聞而傷之處士篤念閨人屬孝廉程正斯狀乞余銘其幽余備員史局職在揚厲而恐令弇幃淑德滅弗彰乎孺人海陽臨溪之自出父廷勝母江氏生姚慧當二人惟擇配得吳勉之乃字焉十六歸吳門即

嫻婦道處士從父賈白下每間歲一歸歸席未煖輒出姑黃秉家政勞瘁將弗勝賴孺人周旋拮据并如也姑甚喜以爲得新婦晚悉挈家秉授焉處士什九在外終其身無內顧憂歲庚戌太公即世處士獨身當戶無問內外俱與孺人嘀決所料事多奇中至褊度諸同事臧否百不爽一也處士以此業益昌阜當黃姑存日孺人敬事唯謹洎病且逝遺稚女囑善視孺人奉姑遺命極意撫愛處士性卞急孺人每劑以和緩居當日孺人吾有婦可當弦韋生平仗大義好

施予有以緩急告者輒捐橐中裝爲應應亦不責償也妯娌不戒延燬居室夙積蕩然孺人絕口無諓語其寬中隱厚多此類先是數舉男女數不育處士憂之顧猶豫未忍置媵孺人從容前君箕裘事重柰何貌時日因廣置諸媵禮佛籲天願早降賢嗣昌吳氏已媵舉男女孺人鞠育逾所生處士以此彌重之歲辛酉孺人始沾疾及革語處士姑未笄宜蚤覓善地吾父母貧老乏嗣存歿當屬君君其高之言訖而瞑處士哭之慟里黨姻戚聞之無不欷噓者得年四十

有八耳子男二長家裕次家祥女一適庠生程邦教子廣國嗟夫女德之貞不踰閾域其大者不越賢孝兩端顧孝而起九京無媿賢而耦俱無猜此尤人情所難者程孺人爲不可及已曩孝廉從余游有年與處士通兩姓好夙知壺德余是以誌而銘之銘曰

渺識者婦疇代終而當戶維子之故俾行者無返顧不及者泉疇眷念於遺言維子之堅令逝者其怡然分愛無忌篤生令嗇睠懷母德千秋靡斁

許泰母奇節銘有序

奇節者何爲許泰母幽貞揭也未亡人失所天終其身不踐二庭節也未奇也婦而代夫以孝也嫂而撫叔爲嗣也奇矣以岡陵之年厲氷蘗之操稱婺者六十有八爲壽者八十有九也又奇矣爲衰翁培此一綫與庶姑相爲存亡一世而紹搆堂再世而籍南宮凡皆未亡人之戰風雨飽霜雪而植茲桃李爛焉隆盛者也斯之奇節可數數見乎是宜銘銘曰

從古聖賢繇盤根錯節自表見者惟功與德德足

槩芳功能著績斯兩者真須眉男子之所奇而笄幃志操未之或匹嗟彼泰母甫于歸而喪厥耦哭者翁呱呱者女迭往事居莫適爲主當飄搖陽九崎嶇迫阨之會從一以報逝而撫叔以立孤此貞士謝其荼苦而達賢遜其碩膚概諸世宙或亦希有而絕無七十載氷孀千百襲昌熾大岳之胤與天無極則母氏功德之所及者蓋未可以億計

范母汪孺人墓誌銘 代

汪孺人者林塘范貞一先生元配也先生有弟方伯公以清裁嘯海內海內仰之不啻山斗當方伯既貴先生猶食貧鍵戶著書穆如也人謂貞一雅操何必減方伯蓋真兄弟云萬曆庚寅先生以天年終越丁巳汪孺人始謝世孤蘇檡等持景盤趙公狀屬余銘其幽余受而卒業乃知范先生高誼汪孺人寔成之孺人出歙西過塘爲越國公後父玄福公母曹氏嘉靖辛卯七月二十四日其帨辰也幼婉慧女紅絕倫

汪太公奇愛之弗輕字其字貞一先生者以夙慕賢通奉公誼揣知先生匪凡器也通奉公雖游於賈人乎顧伉爽赴義所知交盡吳中賢豪又建祠樂施輸助無羨坐是家漸落孺人以饒家愛女嫻婦道當尊章心未幾通奉公捐館又未幾胡夫人亦卽世一切喈据襄事若娶方伯姒奩陳氏姑悉倚藉孺人閒內外無不翕然稱冢婦賢也先生夙治經生業與方伯才名不相上下以母命廢去逐什一時則孺人脫簪珥佐貲斧及方伯釋褐成進士會先生亦倦遊歸於時內操薪水外酬給諸賓祭俱孺人率子婦躬先勞勤井如也先生以故得盡發酉山藉徧爲緒閎今所著若典籍便覽諸書遂爲士林膾炙云或諷先生若弟且貴乃公亦自爲地耳何矻矻老蠹魚中窮年耶先生謝曰家有稚子可世經術有老婦可供饘粥吾樂此非疲也說者謂先生介特徵良助不及此孺人賦性和婉生平無疾言怍色居常自奉備極粗糲至好施一念與先生埒族有婺姻三苦多男無倚將恐棄溝瀆孺人急相慰藉頻命女使持糗餌得存活今

孺人歿而追念前惠至欷歔感泣以餘生盡孺人賜也歲戊子大祲先生請邑大夫粥諸頗連孺人乃質明治餐飼諸貧貧有以緩急請者無不量疏戚應也其誼而行德如此先生及耆捐賓客孺人慟幾絕嗣命長君任賢遷次君攻制舉業擇諸孫中頴秀者課治儒術今翩翩翼序旦夕且摩天起大率皆孺人教也體素彊無恙年逾大耋猶夙興夜寐不爽常度去夏病瘧尋愈今春寒浸脾肺病亟矣猶日擁諸孫曾爲娛家人婉請遺言初詢之則曰隨他意圖詢之則

日撤開去留之際若毫不關心者釋氏所謂無恐怖無罣碍者耶無論笄幛卽須眉鮮此曠識矣歿之日爲二月初五春秋八十有七子男二伯蘇仲櫟邑庠生女四孫男八文烋文炳俱邑庠生孫女二曾孫男十曾孫女四婚娶皆名家余生髮未燥卽聞方伯公居官廉爲世麟鳳乃先生寔方伯同產兄寧甘淡漠不倚權夸一何偉也然非孺人克秉家政亦安能優游唫咏上下今昔勒千秋文事乎矧義方之訓爰及後人異日定有興者孺人爲不朽矣爰爲之銘銘曰

俗銳意於轉轂疇屏營而返樸惟中篝之賢也助俗濡首於藉權疇茹淡而守廉惟捆內之對也恬舉案爲光裕後爲妾婦順母儀榮名用彰斡儀澤婺爰有厚施千秋萬年饗茲大遺

太常卿公誄 有序

太常卿公以乙卯仲春卒於家邑人士無不咨嗟惋惜者先是王正之月居民不戒回祿爲災延及城西角樓蕩然就燬公所居爲邑城西里俄浹旬而遽卽世識者嘆公之符茲讖也嗟夫中營之隕其告在星眉山之枯其兆在木自昔名臣碩輔大都與山川運數相符應豈偶然哉公名庶字明仲別號翼廷由諸生起家進士聯翩上第選讀中秘其於科名亦綦逢矣初給事兵垣遷戶刑左右掌禮工二科尋陟奉常

貳京卿其於宦秩亦綦峻矣効寧遠之驕恣則儐帥寒心疏城工之胃破則巨璫斂手賦皇華而餽遺謝絕清厲蘗冰典試闈而舉髦彙拔明同氷鑑其所發抒建竪亦可謂上不負君下不負學矣乃若休沐竭甘毳之懽割產隆友于之愛神皋講院嘉意右文家譜邑乘裒成信史推恩族戚悉被河潤之仁曲庇知交不減麥舟之誼三德於焉純全六行業稱完燬公卽偃然巨室夫何復憾哉所悼者忠恍甚摯不乏蹇諤之陳直道難容尚餘蓑菲之口一卧十年方嗟安

石不出賜環三載俄驚靖節拂衣青瑣尚鬱封章故
園長伴松菊邇者廷評已協行有安車蒲輪之徵詎
料司命不仁遽從乘雲騎箕之召雖遺榮厭世何用
溺宦海之湛深而蘊義懷猷猶未竟喆賢之作用盖
公歿之日吊者在庭哭者在閭居者室嘆行者道傷
卿士相與嗟於朝氓庶相與悼於野植門桃李群抱
泰山梁木之悲挂劍故人咸來素車白馬之慟平生
德義於斯可見余小子行猥以樸遬獲受遇知下榻
魯辱南州登龍幸叨御李侍昏晝者頻年決肺腸者

竟夕泣髀淚柳悵吾生之數奇彈鋏贈刀荷我公之
隆遇不謂三尸妬爽二豎攄肓一棺戢身萬古長夜
覩丹旐之飄搖摧深五內望白楊之蕭瑟慘及千秋
鼓琴流水徒憶賞音聞笛山陽可勝悼念此余小子
所爲欷噓歔邑而不能自已者也爰摭公生平而爲
之誄其辭曰在昔哲賢間世代興申呂爲嶽傳說爲
星公鍾間氣允也其倫歲在龍蛇賢人之屯中營告
隕眉山斯童公雁陽九符在祝融遥遥華胄肇自東
陵迄於有宋由睦及新世載令德代著纓紳蘿山練

水佳氣鬱葱爰於其間篤生偉人懸弧伊始厥有異
徵七日啟睫童年善文弱冠登壇蚤蜚英聲河東識
拔紫陽擅名初試未穫茹苦攻辛博綜典籍尚友先
民亦越午未聯翩大廷讀書中秘出入承明權璫憤
帥時則折折公居梧竹白簡斯鳴鼎鉉齚舌紈袴寒
心　帝曰多士汝槱汝薪士曰吾師從雲從龍皇華
載咏譽命逮親簡書報竣城工經營觸目冒破節省
披陳監視非制緣有桑癰靡盬盡瘁優叙被綸報國
青璅思親白雲萊庭舞彩一日三公終天無憾畢此

孝忱高卧十年朝野洶洶覃恩起廢感奮抒忠科場
預毖儲教請慇郊祀　召對披瀝益諄載校南宮名
碩彙征隨擢奉常柄用方升彼讒者言忽爾狺狺讒
其如何借口輔臣公抒獨見耻隨衆齦持議枘鑿拂
衣明農里居怡然啣盃賦琴廷評漸定浪息波澄中
外拭目大任將膺胡不少待遽赴青冥嗚呼哀哉如
公立朝侃侃誾誾正直忠厚不絿不兢如公居鄉穆
穆恂恂戚屬誦義知交懷仁神皐講院譜乘昭存明
道淑人伊誰之功三德無斁六行克敦朝失蹇諤邦

失典刑白日驟黯玄臺遂扃嗚呼哀哉墜地者道喪天者文西烏旣逝東海亦傾飛駒度隙弱草棲塵山積木壞尼父夢楹古稱喆人疇能長生何必三事京卿亦榮何必百齡古稀罕臻象賢有後桂馥蘭馨公於造物取數已贏余何以哀生死交情玄言在耳懿范在型青簡尚新宿草遽墳百身曷贖一涕奚從嗚呼哀哉

傷哉五瑞叔之逝也造物者遂不可知耶叔與余生同庚少同學長復同籍於杭壬子之役余偶先糠粃而叔尚困諸生三數年來意綦雄神綦王乃遽賫志以逝也造物者遂不可知耶叔諱廷獻字五瑞爲光祿事心公第六子公有子凡九籍諸生者六而絕憐愛叔其在家極意承順當二人懽以孝聞其嚴事兄而善撫季以友著其攻苦舉子業嘔肝焦腑爲士林推重其論交不輕許可旣投分無中道寒替非復今

人中有也歲丙辰叔獨奉父母自武林歸次中途光祿公病坳叔竭誠信襄大事諸昆季籍以無憾未幾嬸以疾殞未幾連殤二子叔強自寬不以貽母憂又未幾叔病流注支牀百二十日竟以不起嗟乎造物者真不可知耶如叔賦資最厚陳誼甚高內行克修早符鄉曲之譽素交無玷力挽儇薄之風顧奔騶驟蹏長途冥鴻未經軒舉二毛將屆遽作千秋之捐一棺戢身已成萬古之夜甚者大椿方摧危絃遂斷鬱膠未續玉箸隨埋迭殞迭殤悲啼無此肺腑游酋游

苦慘哭不堪鶴猿又甚者床褥奄奄伏枕幾至半載
呻吟楚楚支骨無復五官見者摧肝聞之酸鼻矧余
小子托契有年最稱厚善其欷歔歍邑可勝道哉當
叔病革概余族爲露禱三朝夕歿無不人人隕涕者
所遺孤僅四齡屬九叔漢臣善視而繼仲叔子允恒
爲孤翼散千金以贍義舉其所謂榮哀同符去來無
碍者與叔翛然委順視塵世不啻浮漚余睠念交情
捫私裹曷勝慟悼爰抆淚而寫哀辭其辭曰
厥有喆人吾族之楨三德允協六行克臻厥有良

友吾生之籍意氣相期金蘭比誼先民有言得全
全昌修必蒙福善能致祥混茫而降桴鼓無兩嗟
哉陽九因果忽爽煌煌光祿麟趾其振九穆兢起
桂馥蘭馨維余五瑞夐然岐嶷古貌古心真孝真
悌下帷力學攻苦茹辛蜚聲菰苑振藻士林悠悠
世路徵勢逐利論行結交得朋罔棄歲在龍蛇賢
人之屯倉皇途次獨畢孝忱椿室方歸鏡鸞分影
蘭摧玉折幾經坎壈強懷飲淚聊以寬慈千古傷
心一夕俱罹嗚呼哀哉人世百年誰無藏舟惟德

不朽惟名長晋疇昔子淵僅逾而立聲施到今亦
祗以異孝友在家義問在閭飄然來去項可自如
有子雖孱乞繼爲翼達人曠觀知士卓識倡祠市
義立散千金覷彼阿堵有如梗萍誠動一鄉禱經
三夕生也謳吟歿爲雪涕嗚呼哀哉維余小子同
研有年武林隸籍亦復聯翩生平厚善獨余昆季
德義相劘風雲共厲余偶先粃叔遽洊凶行道凄
其況復躬親一卧十旬屢經慰籍觸目羸殘哽咽
相對露電餘生疇能久延相知者心不及者泉半

生追隨一旦永離握管潸然臨風長憶嗚呼哀哉

鹺政大夫汪公誄 有序

夫世途多缺造物忌完自昔患之從古迄今豐于道多塞于遇饒于天或嗇于人福大則菑易生身顯而名多滅以至纘緒每恨于前摹盖愆尚須乎後躅其得全全昌寧數數見乎若運大夫汪公洵足述焉公諱某字景謨世居歙叢睦里爲良味公季子余先姑之自出也維公生符祥夢寔天上之麟兒殆證真如作西歸之佛子來去因緣亦一大奇矣初事鉛槧才名遠過中庸既秉鹺政素封何減朱頓生平建竪亦

可謂卓矣拓先世之堂搆更光大而峥嵘撫同氣之芝蘭率聯鑣而拔茹其孝友邁倫更非復輓近有矣乃若渾灝爲裏莊嚴其度辟日之暄用必兼夫冬夏言依經常行程矩矱有情之屬衆共式夫玉金又若一生懷抱盡注人寰四海名賢半聯襟帶周閭黨振知交陰德曾活千人解紛難拯顛連河潤奚啻九里加以奉公憂國獨能樹幟以効忠靖亂庇人用俾家康而室保合朝野爲大經綸舉中外咸沾覆露以故家聲日月閥閱益用光昭紹續森振風雲資其烝變二難兢爽佇足睹鵬鶚之搏升四世承歡觸目見琳瑯之駢集屆懸弧之域若遐若邇共祝頌以懽呼迨考終之期知與不知俱欷歔而隕涕如公之令德完名真足以冠冕一時踔絶千古即偃然巨室夫復何恨哉余所悼者猥以謭陋獲受遇知誼既託于葭莩情更深夫臭味南州下榻侍昏晝幾易莢蓂北座開尊抉肺腸有如骨肉十年契洽若忠見言信奚論一臂之交數月睽違遽乘雲騎箕竟付千秋之夢星還碧落無緣復奉芝眉魄瘞黃塵有心徙酬寶鍔撫琴

流水誰是賞音聞笛山陽可勝悼韻此余所爲嗚咽而不能已已也爰抆淚而載哀辭其辭曰

彼畸者人其來自嶽帝錫嘉符麟徵異曜彼夙者因其化在身住世厭塵一悟返真遥遥華胄越國顯裔篤生哲賢超群拔萃早事經術樹幟詞壇載挾鹽筴業冠淮南天授豐厚人資緩急羞言撲滿作大利益儒則曾史俠則原嘗脩身潤世罔或不臧春明屆誕共祝純嘏士紳謳吟氓庶忭舞云胡不憖慶吊相尋別袂未幾遽隔幽明嗚呼哀哉如

公醞奇一第芥拾五斗辭榮三徑適志如公纘緒
獨振箕裘畢成先德更恢令猷伯仲塤篪溘先朝
露子視諸猶翩翩玉樹千金獎後一抔寧先俯仰
今古罕此達賢名何必朝壽何必上三祝九如全
昌奚讓余胡以悲生死交情方聆謦咳遽覓墻羨
聽懷明德寤寐誰語千歲鶴歸一夢蝶栩嗚呼哀
哉住世百年疇能久堅維德與後斯足綿延象賢
有嗣光大前武月旦流芳惇史不朽山頹木壞今
昔同嗟哲人萎逝能不唏噓公靈在天公澤行地

握管愴懷臨風追憶相知者心不及者泉百身曷
贖一涕潸然嗚呼哀哉

疏

光復還古書院疏

盖聞聖道如日中天任邪蕪異塞而光明不晦學人
如川赴海在波頹瀾倒而廻砥益堅故澤宮爲往哲
梯航而講院係後儒領袖役非得已事宜更新本邑
還古書院　祝令肇基魯侯纘造經始落成者曾經
累年輸租佐費者厥有多士歲輪大會則合六郡儒
紳而往來栖息此中勝舉與江左競高時一舉行則
萃通邑人士而周旋揖讓其內榮施將海陽增重門

庭深邃棟宇崢嶸橫襟而坐歸仁之堂隱見八荒牖
下拾級而登司祿之閣巋然萬歲山頭詎奸閹釁起
於東林而書院禍延爲離黍軒闌拆毀祠宇榛蕪先
聖因之蒙葺後學幾於褁足雖多方挪解庫藏難於
補償而借箸無資院宇誰爲光復爰修短疏仰瀆高
明或身際風雲或家擅陶白念數千緡舊業豈容一
旦廢棄俾勝地成烏有之鄉矧億萬衆公堂非可一
家私據使羣心有不平之嘆且夫琳宮梵宇尚不難
金碧輝煌豈茲聖域賢關顧可任荒蕪草莽又況吾

休延袤廣大邨聚繁多素封故自稱雄豪舉亦爲不少若大都通邑合萬家之涓滴便成江河即窮谷深山有一人之捐輸何妨塵露請看今日之講壇竟是誰家之私物遠近傳佈多寡隨緣某等幸甚合邑幸甚

爲程社友求助疏

盖聞金蘭契洽交每定於當年生死關情誼尤隆於身後故素車白馬輕千里以慰幽冥若解宅傾舟憫三生而周匱乏古道煌乎義聲烈矣友人程翼龍諱某兄者一生勵行三代直心孝友著於家庭信義昭乎里閈翩翩負儁羞言牟利之蹤落落自豪却笑憂生之客暫鎩羽乎六月尚擬奮萬里於鵬摶遽染患夫一朝遂爾付千秋於蝶夢雖修短有命達士等若泡漚而存亡頓懸素交能無慘怛況今母子相望傷

繐帳以蕭蕭孤寡靡依等苕華之栗栗言之意惻念茲心酸行等誼切嚶鳴情深臭味既痛喆人之早逝復嗟藐孤之疚煢爰修短疏敬約同袍公等或席研知交或門墻舊友或足躡風雲之侶或貲擅程白之雄念昔握手陳歡豈今掉臂不顧願各捐輸毋吝升斗共伸大義於昭昭用追羊舌之德毋負良友於冥冥遂挂公叔之嘲

募化茶菴禪堂疏

盖聞生居富樂當審福利之根道證真如先去愛吝之見十方脩淨土都是有種因緣一笠盖如來遂成無量功德爰書短疏用啓高明共發善心早成勝事原夫茶亭廣憩三伏消其塵勞祠宇崢嶸萬人于焉瞻仰菴奉大士座供諸天開士幽棲有年行人頂禮已久僧如妙頓起宏願衆善信共范法身妙相莊嚴祗待輝煌金碧基啚袤廣尚乏棟宇帡幪佛舍有若蘧廬金身委諸草莽西方丈六難免風雨露日之侵

南國大千空懷皈依敬禮之意亟宜鼎建用奉慈光第招提非一日可成營繕須多助始就凡我四衆匪乏檀施富室第出囊餘貧生亦可燃指且夫佛門廣大願力宏深衆生有情實藉庇護或利名祈求或芝蘭禱應或跋涉江湖而櫛風沐浪或栖遲蓬筆而問舍求田但得佛普洪慈何憂境難亨泰所願破慳喜捨一于衆喁金錢銀米隨意樂施木石瓦磚任人揮助共趨不日之功俾成千載之果

募建關聖祠亭疏

關侯有祠其來尚矣世之王公貴人以至田畯媍孺靡有不知侯者其祠宇所在自都城郡邑以至道旁之麓山隴之巔亦靡有不祀侯者幾與叢林學宮鼎立而布滿域中歷千億萬刼吾知其無窮已也余村故有茶亭亭之傍業搆有菴以奉大士諸天矣或曰亭前宜祠關聖住僧如茂者欲建啓焉而乞余言爲募余惟侯之英風大義固無日不在人心而祠侯之鱗布星密亦何地不昭明信有如余之鄉群然醵貲

翕然鼎建俾住持之僧衆齋盥而奉遺弓盤礴之行人徘徊而瞻聖像貪殘慓詐之夫亦感慨而思易轍則茲地茲亭未必非興起激發之一助也區區阿堵諸善信其無靳諸

上關帝疏

乾覆坤載大造明戢夫生成福善禍淫神祇陰司其黜陟天心仁愛每先困而後亨人事厄窮豈終否而不泰敬陳蒙臆仰瀆聖聰恭惟漢世挺生歷朝崇祀昭代巍封　上聖關帝君御座下忠貞天植義烈性生扶帝子于艱虞素交可寒萬古拒奸雄於媚渥勁節久薄千秋王公貴人仰止景行者幾千百年京國封章隆廟貌田畯婦孺頂禮飯依者徧億萬衆歲時伏臘走村翁盖緣白意赤心實鍾天地之正氣況復

神通靈應足豁古今之群蒙伏念行一介儒生三才末品早年失怙嗟我生之不辰壯歲摧萱痛慈幃之見背滯蠻宮幾歷星霜望青雲不啻河漢乃今年踰知命困守寒毡灑陵陽之淚抱璞有年擊處仲之壺雄飛無日自傷屯蹇敢有怨尤但念皇天眷德傾則覆而栽則培神明佑善悖予凶而脩予吉如行者質直立心仁恕積念事存歿之椿萱嘗盡思而盡力待異同之兄弟每致愛而致恭送往事居矢不負乎前言憐孤恤寡必欲置之得所兼以扶傾濟弱量力行仁排難解紛隨宜盡瘁雖生平不少詿誤而一念頗知戰兢應爲　上帝所垂慈諒亦　神君所洞鑒又念天地生材使之有用國家取士期於得人如行稟賦頗優才資匪鈍使居喉舌民社之司當樹致君澤民之用伏惟　上聖超三界之高真掌九天之文案宇宙在手彰癉生心怒能零葉于春叢喜當生暄乎寒谷懇乞指迷登覺垂筏渡津察善而降以祥憫窮以作之合卽或薄命屯邅未應貴顯仰祈　神君拯拔俾遂亨通行當益厲初心永堅晚節功名進之道

德肯結念于身家學術祓之經綸矢致身乎君國庶幾步聖賢之踪敢復虛　神君之眷

贊

處士黃松泉偕配程氏像贊有序

黃公生辛亥菊月其殁也以辛酉王正之月踰古稀者一歲程孺人後公三載生越三朞始殁而月亦合焉且旁無姬侍五男二女俱孺人之自出孫曾森森真夫婦矣爰爲之贊

而貌昂藏而行端良而耦鴻光遯孤悵所自出賞東籬而傲霜若唱隨之厭世夢南柯於春陽雖先後閱歲者三而七十之期均過百年之曆同芳豈造物者

既作之緣而俾之並蒂復按其歸而令之相及於泉壤嗚呼龍劒和合雌雄其章鸞鳳于飛金玉其相亦既壽考亦既寧康哲人夫婦名德共昌芳蘭桂之森茂更孫曾之洋洋瞻遺像於繪事其相對陶然於無何有之鄉

程一渠公像贊有序

程公修儀偉表面方耳大望而知其爲偉人也乃其生平澹於自守篤於人倫概諸儒者毋不逮焉即閭里交游無不嘖嘖一渠公者可以風矣爰爲之贊

有美堂堂載其端方善不媿獨義能振鄉詒後式穀承家孝友凡百懿行以莫不有魁然丈夫具奇偉容渾然赤子絶識情封人耶天耶乃有此像我欽典刑作如是贊

三教圖贊

道本一何有三教有三還歸一微妙玄通得一斯畢君不見柱下忽辱迦文慈悲尼山仁義大都來自度度人三教一律會心處元無多岐安有秘密黃冠耶

緇衣耶纓紳耶須認取本來休得要當面蹉失

岷陽公像贊

魁然者貌似露似藏闇然者衷亦顯亦揚茹經書而笥富式金玉而度章胡摩天之翮終戢而蘭桂其殤豈陽九百六之適值而天不可問數不可常嗚呼惟德不朽惟名永昌今古同盡風韻自長矧大宗之拊祀等箕裘之流芳瞻遺像於千載後死者如或見其復陽

古栢靈萱圖贊

柔枝不耐老未老憂枯稿勁節度玄霜霜凝特欝蒼
君不見三春花柳易摧抑翠盖紫鱗饒氣色倚石枕
懸崖古幹經千億又不見芳草芊芊孰長年忘憂獨
美北堂萱常時依椿茂此日看桂妍西池島東方桃
永進麻姑液時聞天上璈箕疇五福誰爲首壽域宏
開樂自滔

論

法者道之用

夫道御法者也法載道者也察其一致之原而揆其相須之用然後道與法可得而合也人之言曰大上無爲渾渾然一道耳其次紀綱之其次綢繆之最下而鉤繩纏索千條萬緒以至於繁然淆亂而不可窮詰於是有謂法立而道衰法明而道隱法厚而道薄者而庸知道與法非相離之物也御乎法以出而道重載乎道以行而法亦不獨輕若之何不原其所爲

用而偎以爲法詬厲哉先儒謂法者道之用重法也寔重道也請得而申論之今夫天壤內智愚異稟也銳弱異形也誕信異情也不得其所爲整齊範一者則含生之倫固已窪峻迮楹而不可協一而況乎古今格於時風氣拘於域治亂乘除阻於勢如所謂弓弩設而鳥驚網罟設而魚亂科條憲令設而民迷脅其耳目熒惑其心思以至含生之倫種種桎梏其中而攖之而梗之而多方規避之若者豈法之不可用而道之不可幾於世乎非然也凡宇宙之內每以其

所不見爲精而以其所可見爲迹精之所蘊我不必詔之人人未嘗貸之我而其中有不言同然容相融浹之處是乃所謂道也以法法非拘法者也以不法法非骫法者也其張主在法先立之者翊而不知也其推移在法後循之者奉而不覺也浸假法不根於道則束之而愈煩馳之驟之而愈以去而惟法一稟於道之用則廟堂敷憲海寓同風悠然者意消懈然者腸冷翻然勃然者自爲神往何以故彼其所顯赴者法而陰趨者法中之道也天有天之道而風雨露

雷以象用矣地有地之道而峙流動植以形用矣治有治之道而禮樂文章五刑三尺以法用矣此道在一法則彼此不相代此道在萬法則異同不相沿聖能作明能述而道之塵垢粃糠猶將陶鑄聖詰愚能行不肖能習而道之推行變通猶將鼓舞寅蒙世不察夫道之於法如車有輪如網有綱如肢體有精氣而設欲岐而視之不幾視法如芻狗而以爲道之麗贅乎哉乃法一也而子輿氏欲法先王荀卿氏欲法後王然則法有二乎彼所云遵之而無愆忘者以法原自善中來耳善即道也得其所爲善而緣道以有法借法以暢道彼君民上下始而習中而忘久而化馴是而登三咸五固道中之緒餘政不足奇耳若藉口後王之法而浸假爲刑名此申韓之學術吾未知其於道有當也故善用之則爲道不善用之則爲法此又行法者所當知

用其中於民

古聖帝以天下成其大亦公我於天下而已何謂公中是也何謂中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夫既未發矣而惡乎公之而惡乎用之中也者衷也在天爲降在民爲受易簡焉而可知從蕩平焉而靡偏黨廟堂能收之而不能封之草野能獻之而不能執之有聖於此採自衆裁自獨於是焉以其權酌之取與用之間而以其道公之君與民之內其始抑尊巍於微賤而其窕合涓埃爲洪洞摠之以中還用以用還天下而

我不私焉此玄德所以獨隆而今古所以讓哲也則虞帝用中之義乎愚請得而極論之今夫天視君君視民其勢綦邈而分亦綦絕矣儒者之論曰天以一中分造化則中蓋昉於天也而天亦何中如所謂二曜之宜也三辰之軌也昏晝寒燠之迭更而風雨露雷之各有節也則亦既冥宰之而昭用之令人信焉而不疑群厭焉而靡所憾矣假令羲馭失時攙搶亂度陽有驕而陰有伏十月雷而六月霜可謂中乎則可謂天乎夫君之視民也亦若是則已矣顧天無私而君則不必無私也天於君若無隔而君於民猶若不勝隔也闇主者以爲吾既儼然在上即恣意雄行其孰敢誰何而英主者以爲蠢茲小民其聰明志慮夫孰與我於是有獨斷獨雄復而不能用者則亢悔之龍也有偏愛偏憎昵而不能用者則見沫之日也有疑鬼疑神徘徊於形似之間而曲覆於心迹之內者則進退掣曳之象也若此者豈惟不知中抑亦不知民夫民也者輕則羽重則山散則愚合則聖匹夫匹婦微矣而直道不爲我枉山陬海澨僻矣而月旦

不爲我寬朝廷有中閭巷何必無中喆慧有中僮昏何必無中士大夫有中芻蕘工瞽何必無中中非屬之主非屬之民而主與民融浹灌洽之處所不言而同然者也其輻輳而來則千慮之一得誰謂草野爲無奇其環向而伺則萬目之瞪視誰謂賤微爲可忽其作止因時而緩急赴機則毫末有逆楹之差而轉睞成時代之隔又誰謂蚩蚩者流群鮮識知而令其爲我詬病哉聖帝知其然故其視民一中也中一民也問察焉而滙中隱揚焉而勸中兩端互執踟躇四

顧焉而求當此中要以審察其竅係於此而急赴其機宜於彼其未用也如山海之塵露不擇不讓而及其一用則如萬川之月靡所不圓明映徹遥想其時諮岳訪牧至虞也封山濬川至大也除兇殛逆釋子立賢至今人駭異也舜直以爲平常之事而民亦弗以爲奇特之觀則豈非中無彼此用之者不作異同見中無貴賤用之者不作崇卑見中無智愚用之者不作聖凡見君與民摠容液於同然之內以我用天下還以天下用天下而後能成其大也虞廷之治愛

千古無偶本之則提一中爲衡耳輓近惟有自聖予智之心而藐視臣民遂一切弁髦棄之至今忠言讜論不得與淺邇同功彼其用者非中而中者弗用也嗟乎執中一言自陶唐開天爲心法之祖至帝舜而析之爲十六字至吾夫子而微窺其用於民也夫中不用于民不幾爲贅旒爲溟涬亦奚貴此中爲哉

聖人以仁育萬物

洋洋聖道乎斡旋宇宙搏捖群生豈倖致也哉論者徒得其功用之迹而未識其精神之存於是物命睽生機鬱而聖人之心終不可見夫自古迄今其主持世宙者代不乏人而道術之隆治功之爍與夫六合內外之沾濡千古上下之景仰則翕然共推之爲聖聖人卽神奇靈變不過聽萬物之生長收藏於其中而我無與焉然而化國澤長醇風道暢德洋恩普而莫尸其功物恬民熙而竟泯其用蓋寔有所以育物

者此寧可不探其本而遡其微哉嘗論之凡物之生未有不根於孕育者也始蘇化以之育既自育而歸化獨育則虞孤並育則虞害於是萬物不有歸之天地然天地一苑其成形則已謝事休擔而畀之聖人號物之數謂之萬聖處一焉使夫摧之折之而物窮沾之煦之而我亦窮則不得不認其初生之元而撮其同體之命所謂元命者何也仁也是養性結胎未生前之消息也萬物自苗芽而昭蘇自昭蘇而廣大有一不根抵於仁者乎有一不始於仁歸於仁者乎

然則萬物既已自然而至治因其無事聖人又何功焉聖人固以爲物之距者牙者毛者角者排空而驀實含情而蘊識者各涵其仁而各不知沃群爭於育而或幾於失所其所仰承怙冒止恃有我吾復貿貿焉不能以靈慶頑以甘易苦以貴重軫賤微其母乃虐上天篤生之意而負其託物之乘且夫物之相物未有靡施靡受者也有市其恩者卽有歸其德者有貽其傷者卽有引其咎者彼皆所謂等夷儔伍也其功過猶若此矣矧聖人立萬物之上方內方外悉主

悉臣是夫利夫害之所集而群欣群厭之所叢也聖人而不育物誰當育者萬物而有一失育於聖人誰任其辜者顧夫家施戶賚而勢既莫給惠窮忠竭而懷亦莫殫獨恃有渺然寸掬者其立達施濟之願益勃於胸中而汪穢乎區宇舉夫顛連愁苦之狀時時如在目前而撫摩周恤之意亦刻刻迴環於域內萬物因是以自吹自息於天地間焉而聖人若置之懷若加之膝封疆之內冠帶之倫以至遼絕異黨之鄉肖翹蠕動之屬衆生固自育矣而聖心亦復惘然無餘矣此豈非聖人之仁其收效甚大而取精甚微也哉而有慈者卽又有忍者有周旋拊愛以培吾仁者卽又有陰賊忮害以戕吾仁者故刑名進而仁傷法術用而仁雜愛生於殺觫而仁微謗行於鑠金而仁蔽左右近習之獻諛或以爲家恬人熙而海瀕山陬之怨咨不知其捨地呼天而莫可誰何也此詎非吾仁之累而育物者所當防微哉甚矣夫聖人之留心化育也其始爲知其成爲賛蓋真有胞胞之仁行乎其間而姑息驩虞不與焉夫雖有春生不廢秋肅則

義正固所以成其仁育也彼如天好生之仁亦何嘗遂寬誅殛哉此又育物者所當知

策

文章

文章與世高下自昔言之而說者遂謂文之盛衰緣世而變又謂世之汚隆因文而轉斯兩者愚以爲似之而非也如謂文從世轉則典謨訓誥于渾灝時不加重而詩不廢鄭衛書且迄周秦彼作誥作誓之詞世浸降而文自如則文之盛衰故不關世也如謂世從文轉則自大雅以後休明時不少綺靡而尼山刪述子輿七篇可旦萬古之夜而不能回一時之春則

世之治亂亦何必關文也然則文與世遂不相涉與曰文之所以維世與世之所以轉移于文者摠其大爲之耳文章在茲之脈原托命于人而豪傑振世之力亦發揮于文有人而文與世雙倚之以重亦何至相衡而相踦也我 聖祖文化開天比隆三代成弘以來彬彬未漓而至于今殊覺有不然者詭正叛經遞相衣鉢固宜 皇上有隱憂焉而煩明旨之申飭也愚以爲欲維文運在正人心欲正人心在樹標準夫士亦何常惟上有以倡之崇道術則二氏百家之徒罔敢以詭應也求實用則談天炙轂之輩罔敢以虛應也貴博洽則敖啓孤陋之儔罔敢以疎應也尚蕩平則誇張怪幻之伍罔敢以險應也其心爲希賢佩聖之心則自無離經叛道之心其學爲淹古貫今之學則自非管測蠡窺之學以人維文而文直躋之古初以人經世而世立挽之隆盛曩所謂因文以病世與因世以詬文者一得其人而昌黎起衰歐蘇反古扶世運而挽文風端必賴之而有謂江河日下與先秦兩漢之不可幾者吾祇見其夢夢也

仕隱

盖聞明主重不賓之士非重其不賓政爲其可賓也不則爲盜虛矣志士樹不召之操以先爲不可召故不受召也不則爲矯節矣故巢許投洗世不以先伊周豈非以盜虛者或緣而覆短乎深源堅卧厥後何以書空豈非以矯節者終轉而發藏乎說者謂富貴羶途功名畏府而一切土苴以托之乎道德則是孔孟無事轍環而畏天悲人之念胡皇皇無已也執事謂高士自古爲重而舉皇甫氏所摭拾爲之揚扢愚

竊謂真隱何必不仕而善仕何必妨隱假令商山之叟不羽翼而侈言茹芝桐江之翁不加腹而惟有卧釣天下後世誰復知四皓爲偉人嚴先生爲畏友者而鹿門五噫徐孺郭林宗諸人其泯没又可知矣故鴻可冥亦可漸翼於天衢鳳可翥亦可羽儀於王國即逸民中如夷齊仲逸諸君子不少瑰意奇行而尼山雅志自異尋常又何論其錚錚者也雖然出世入世不妨殊途必自貴而相賤斯兩者皆譏耳而今之隱者一今之仕者百今之隱其高舉濶視本念原以媒通而今之仕其滑澤脂韋一生徒有巧宦 聖明在上亦既聯翩起廢靡不結綬彈冠矣而愚則竊有感也方獲升朝便耻居錞並厠官聯輒希速化傾軋而多方穽石不難驅人以自地繾綣而漏盡不休真是以官而爲家已則點染而滿腔鱗甲方且行濁而言清事已决裂而借資門戶猶復麗技而兎窟倘執事所謂利達中人膏肓而乞蟠登壟不遺餘力者乎嗚呼此詎可令皇甫氏見也

東事策 癸亥作

自奴酋發難於東陲勦撫順剪清河積血僵尸羽書告急 天子赫然震怒思衛霍之餘烈命將出師議兵議餉殆無虛日曾鋒刃一交而三道敗衂舉糾合四方之精銳與夙昔熊羆之將駢首就戮斯亦宇內之同仇普天之共痛也蕞爾建酋不當中國一大縣一旦而逆顏行恣薦食主憂臣辱固宜執事之憤而下詢乎生藿食者也草野之臣何敢與朝廷之事雖然故嘗讀孫吳之書矣按之今日而殊覺有不然者

請得正言而無誅可乎蓋填者秉鉞重臣麾十萬之衆爲四面之征豈不亦桓桓赳赳目無全虜哉而愚以爲戰之機謀兵之奇正攻守之變化概乎其未有合也何以故奴酋依山阻水負嵎已久非若平原易地之可轉戰闔合也女直之禍昔嘗亡遼歷宋矣今即不能如完顏氏之強顧其人兇譎而習於戰謀之十餘年而發之一旦非有恫疑震恐之可席捲長驅也兵者詭道也法不曰攻無備出不意乎又不曰始如處女既如脫兎乎乃越境而攻使人得先事而備厚集以防此胡爲者即謂廟謨宜稟而宸嚴不可窺揭乎軍令不可忽遷乎先後緩急之間不可借以誤彼防禦神我進趨乎則誓師一失也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戰不殆自遼至建延袤几何相距不過數百里耳彼中山川形勢當貂參通道之先與今日難發之後其孰險孰夷孰爲必爭之道孰爲先據之方夫豈不能一一哨探而慵慵焉爲怒臂之螻聞穴之鼠觀夫渾河之役車輛不前人馬填溺又何望入其樊縶其手足而尚能奮臂布武乎則哨探又一失也孤軍

深入兵家之所忌也法曰百里而趨利蹶上將又曰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故前矛中堅後勁進可以衝鋒陷敵而退亦不至與屍今柰何以四面之兵爲孤注之舉一戰而蹶悉以啖虜則孤懸又一失也凡若此者非兵不力戰不勇也成筭不遇而僨驕之意勝也夫戰勝之威千里震動敗軍之氣沒世不復則夫今日之事愚以爲無輕議戰也請以守爲戰則有若李牧之椎牛饗士投石超距以蓄銳矣趙充國之屯田坐困先零與罕开矣庶幾敵欲戰我能乖其所

之而休養練習之兵亟欲得當以報乎請用奇爲戰則有若吳三軍之肄楚楚疲於奔命矣李征西之襲蔡元濟猶在夢寐矣庶幾敵不欲戰我能亂其牧圉而吾奇兵若自天而下乎彼數勝則驕吾當成其驕我數敗則怯吾當鼓其怯則或佯北以誘其來或間道以擣其虛或設伏以躡其後則有若孫臏之走魏我聖祖之誘漢使敵進不得趨利退遂至喪膽覆巢之下定無完卵乎凡此皆兵法之奇未易縷指岳武穆所謂運用之妙在乎一心也而愚尤有說焉今日

戰守之機宜不制於邊陲而制於廟堂當局者似重而輕旁觀者似輕而重其未事則以遥億箝之其既事則以細瑕摘之持重則詆爲怯懦憤發則目爲譸張推轂則咻者亦與決裂則與者亦咻使韜鈐之策士與帷幄之重臣徒苦於論之紛而肘之掣也又況時事雖殷天聽尚亢海內已耗王居弗渙調兵而踏跙罕應措餉而搜括誰那起孫吳於今寧有不仰屋者哉生愚不知忌諱惟執事進而教之

表

擬三殿工成廷臣賀表 天啓七年

伏以紫極壯辰居鼎建萃萬方之玉帛綠圖光天德臨扆御一統之山河偉績纘自三朝洪庥垂于億載華夷共慶中外咸瞻臣等誠懽云云竊惟王者居重以馭輕聖人宅中而圖大朝宗盡萬國豈深居端拱杳不聞聲臨莅在九重須尊天神帝令人欽若自卑宮誦夏廷之儉而靈臺美周室之公嗣是而來風斯不兢阿房築愁未央侈麗肆漢武之耗虛徒誇承露

若魏獻之恣蕩奚取凌霄即翠微玉華之繕營匪奉天子民之偉建往事可鑒今烈足奇粤自囘祿不戒偶致一炬之貽殃重以內帑未充遂稽三朝之宏搆嘉禮多委于草莽宸居久企夫崢嶸衆望方殷輿情未愜天賚良弼立奏無外之奇勛帝眷重臣坐享光前之偉効快覩巍煥欣幸遭逢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睿資神授粹質天成簡在任腹心之賢芟除棄橫奸之逋儲戎壯武克立三捷之膚功雪耻除兇立洗十年之積恨命儒臣以纂要典大孝光于祖宗勤朝

講而親萬幾洪慈普於宇宙頃緣天牖聖衷思竟當年之拮据遂爾群衮帝力克成不日之經營輪金輦粟而來何論事半功倍胼手胝足以供真是盡瘁忘勞惟茲三殿告成連雲開九天之閶闔用俾千官胥慶撥霧覩一人之冕旒喜溢龍顏歡騰鷺序敢不拜手以颺言尚期祝釐而獻頌臣等樗櫟散材瓦礫賤質徒荷帡幪之恩莫勝棟宇之任覩翬飛鳥革共喜盛業之天開若北斗南山欣祝洪圖之日永伏願居衷益淨宅度彌寬樹中正道德之大觀三極同歸于

心極爲天地神人之共主日新務期于又新則鴻名與日月共齊而駿業與乾坤等久臣無任云云

行狀

太學彥玄戴公狀

余嘗謂世有至人有真人至人內蘊無垠外窺靡際淳備沉深弗可幾已真人者素心質行不共時趨而落穆自如此夫赤子而大人輓季而懷葛也庸數數見乎吾友戴彥玄盖庶幾焉彥玄同母弟天卿與余莫逆交緣是得習彥玄不謂庚申一別溘焉千古也丙寅襄事天卿徵余狀爲墓門先嗟乎知彥玄者非余而誰哉彥玄諱希舜字心孝又字仲虞凡三易字

而隨呼輒應人或調之彥玄謝曰夫帝德難名吾苟能希其一斑彼此奚擇也先世繇唐柱國忠恭公始鎮歙子奢公始家隆阜簪組蟬聯爲邑著姓入明至高王父護護生珖珖生天福天福生啓賢是爲隆泉公有九男子彥玄爲仲生而穎慧髫年失恃輒哀毀如成人弱冠游成均發憤下帷凡八試鄉闈不售有爲之扼擘者彥玄每援昌黎進學解自慰吾業弗精耳主司無與也爲人坦直無他腸塵緣俗慮弗入胸臆居嘗持論丈夫貴自樹忌寄人籬下與以祖父蔭

得官寧爲白衣人卽登解末也寧孫山外耳平時落落自豪醉後耳熱狂呼有搔首問青天之況人以此窺彦玄胸中負奇非迂疎者也家故饒子姓多兢爲芬華彦玄獨布素自御不問寒暑或誚其嗇彦玄唯唯吾不能與紈褲爭艷聊任吾適耳少壯時意卑業中年悟道旁及內典諸書一日語天卿世俗所慕富貴也長生也吾靜中覺名利爲纏并覺久視爲贅豈所謂黃粱未熟夢魂先驚耶天卿瞿然曰此佛性也兄證此乎緣是可空一切矣天性孝友自母吳婺

世依依隆泉公周旋子舍王母暨庶王母憐視彦玄過於諸孫以能承歡盡志也待諸季怡怡終身無間至與天卿負笈西湖黃山雲閒諸地連鑣共席尤極友愛推所有與共不問盈縮也戴氏獨隆泉公昆季三世不分財近始析箸群從有異議者彦玄亟勸諭若輩欲飽婁胥而爲當道谿壑乎無益徒傷和氣耳自是群噪息皆彦玄力也生平不喜近名更不作欺人語里有逋不能償者悉從蠲貰彦玄笑語人吾非踈財任俠但覺窶人子無賴姑寬之耳其任質靡爺類如此奚奴有侵漁者覺而逐之或說以更窮其橐彦玄不忍也巳未隆泉公始遘疾彦玄昕夕問視無怠殁猶哀慕如孺子泣庚申之武林哭別柩前扶掖不起甫閱月而疾作再閱日而殂矣距生嘉靖壬戌殁萬曆庚申享年五十有九嗟夫自德下衰世俗率以機智相傾詡彦玄獨任真守樸一切町畦械僞刻削殆盡老氏所爲抱一莊生所謂天全此物此志也余雅同天卿過從私謂當今世安得有古人如彦玄也者爰是詮其行俟立言君子志不朽焉

吳長公狀

去余爲諸生三十年則海陽兩吳生從余遊兩生者楚庠士時傑郡庠士時傅也壹意下帷絶不問家人産余怪而詢之生避席對曰家不幸府君即世賴伯兄在事布公極誠迺今無怙有怙也余時重長公義請交一臂歲丙辰余自袁守歸公尚無恙越丁巳而逝矣公諱時佐字汝良起巖其號先世出唐御史少微公由蘇臺徙新安遷石嶺因家焉大父尚濟公以廉賈起素封邑大徭役率先輸助兩臺優其義給棹

楔獎父憲韜公母巴氏舉丈夫子五公其伯也幼岐嶷舞象能屬文時計部汪練溪以尚書名家生徒甚衆公遊其門稱高足弟子顧試郡邑輒利試學使者弗售也父閔公苦令就成均公[illegible]請曰兒不能自致青衿又安敢望一第公父韙其言弗強也歲丁丑父寢疾昕夕侍卧起嘗湯藥衣累[illegible]不解比父歿仲纔弱冠幼甫離襁褓耳公入則聚[illegible]愉顏奉母歡出共諸弟食息怡怡于于里族靡不推公孝友也公既以家督操柄不得親鉛槧乃益延經師課仲叔叔甫冠籍博士仲尋亦蜚聲楚郢公訓勉力爲多家自大父以來三世不分財迨生齒繁始議析若多寡肥瘠俱公部署及新輪奐庀器具諸將作營役悉公拮据人人意得無間也歲巳丑巳孺人即世時生事爲掌計所蝕漸減矣猶率諸弟襄事務如禮戚易兼至事庶母陳如母終其身無歉望性不喜侈靡嘗食蔬衣澣不厭獨饗祀必潔款賓務腆至伉慨赴義若焚券置塚諸好施事未易縷指某子甲汪姓者公席研交也嘗代爲貸貲羈楚不返公歲償子錢聞友歿併償其

母至傾産無恡其篤義敦倫類如此公寬中坦度與世無兢族不逞有攘臂爲難者累公傾貲得解事已語子若弟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矧天道固有知乎願汝曹勉樹立無蔕芥也壬子仲子[illegible]入黌宮癸丑公及耆適參軍稽公署縣事廉公[illegible]以齒德兩擅額焉甲寅張明府至舉鄉約[illegible]公平心直道靡所左右質者意得去不煩公廷也先是叔子怡自結髮從賈闘智爭時輒冠曹耦又魁然丈夫當公心忽訃音至自淛公始鬱疾猶時作時巳丁巳病漸亟召

諸子前吾生平厚責已薄繩人最不苦談人過若輩識之桃花共樹箕豆同根其相好無尤以慰阿母而父且瞑年六十有四配方孺人子男四伯愷仲悌郡庠生叔怡季慎女二孫七人嗟乎余識長公三紀于茲矣無論孝友克脩爲鄉閭重且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蘊義懷仁恂恂德讓君子也廼儒不逮顯壽僅踰耆天於長公奚如哉柱下有言天道如張弓詘者盈之長公懿德在當年口碑在月旦今仲子績學待年諸裔翩翩接武樹有實食者在後吾於長公胡憾也

余按公質行列爲狀俟作者銘焉

太學望渠汪公狀代

余從汪伯上爲席研交因以世父禮謁望渠公堂下歡然遇余猶子也癸卯之役幸偕公從子才仲稱同籍兄弟頃伯上不鄙復以息女字余幼兒嬰嗚之好益以肺附情蒸蒸厚矣望渠公脩身潔行三十年跡未嘗離戶軌而德望隆重海陽推長者義率先焉往時伯上鮮昆季今孫枝振振玉樹滿庭私竊謂公祉當未艾顧年僅逮七遽溘焉化去也傷哉伯上將徵當世作者爲誌不朽惟是知公無若余者爰撫公生

平布爲狀公諱某字惟畿嘉靖癸丑其攬揆辰也邇公生爲石渠公捐館之三月以未獲奉父顏色別號望渠志思云石渠公娶元配金不宜子已客真州內胡氏生伯仲內黃氏生叔季公爲季兒其奇顙出諸兄上成童時嶄嶄露頭角弱冠偕仲兄遊南雍即以功名道德爲任逝將追賢豪友千古會疾疢驟作殊昏憒不克持嗣遇異人授靈藥一刀圭始覆瞼然自是翩然歸省不復言進取事矣當是時公上有三兄伯參軍滇南仲肄業成均季握筭維揚其周旋子舍

者獨有公在公綜理家政一切拮据酧應罄諸兄所欲爲無內顧也而公更悼念生不逮父風木無及三慈母在堂左右就養務承歡如一三母亦恬然忘其爲誰出也嗣金母年逾九十胡黃兩母後先及大耋其歿也公哀毀如孺子泣人以此覘純孝云未幾伯氏逝未幾叔亦踵卒公從容與仲謀吾兄弟已半謝而父母尚淺壤不蚤謀一抔妥原下其若子戢何因卜吉陽山之麓山故秀而土膩汪氏群墓在焉然埏植嘗于斯公奮然帥子姓上書南漳魯侯于是百年

陶業一朝徙去壘壘者咸爲公德不任也先世家故饒公脩業而息之益大起顧自奉菹與人周有緩急則赴遇逋負則捐至邑有大役若建神皐葺黌序樹梁繕亭諸好義事率爭先兢役其富而行德者耶居常厭世俗紛囂琱琢泰至乃謝賓客獨坐幽齋舉爲善無近名積金書不如德數語懸之座右以自儆厲伯上屢試鄉闈不售公慰令樹德勉業第力田不憂逢年也中歲放生戒殺日念佛數千聲以爲常洎病革日啜清泉苦茗喜聞木魚聲忽呼伯上與語吾生平居心潔凈舉動光明庶幾他日得證善果言訖而逝歿之日爲辛酉七月享年六十有九公歿而門內諸親哭之慟族長老子弟多爲隕涕即姻友聞之無不追思侘傺者以余所睹記公孝友則曾史義俠則原嘗恬穆則懷葛洪嘿沉深莫窺其際其斯爲公也已矣余謹詮其行俟大君子銘焉

處士毓宇方公狀

余承乏新安郡庠則海陽方生立逼立道贊余問業兩生俱少年穎而雅馴余期之甚遠其尊人毓宇公疆無恙也越歲戊午公年屆耆諸同事以嘉平月抵南雍求言爲壽余耳公義甚高謂履且未艾曾未及期而公逝矣傷哉孤立遲等述生平乞布狀余以通家誼無所得辭也公諱有禎字德兆毓宇其號先世自宋宜潤公始遷海陽之上山十一傳至太知公爲公大父以隱德聞父文釗公母吳氏舉公爲伯子成

童時嶄然頭角九歲失恃哀毀如成人比事繼母朱以孝著識者已月公爲特器矣弱冠從父客淮上閒智爭時百不失一諸賈靡不心折焉公雖游於賈人乎而伉儷任俠好施予無悋嘗治居居室廬無所者人予數椽不計儉直也窶不能營生者給母錢逋不責負也其人復請輒復予貸曰是且爲孟明吾不忍爲德不卒也族有歿旅邸者公見而惻然爲給棺櫬治葬具不令爲他鄉暴也踰上山至邑孔道計數里許路泥濘不可行公倡貲鳌繕遂成通衢往來賴之他若賑饑捐廢修菴宇塑神像諸赴義未易縷指其好行德類如此公家自祖父以貲雄淮右至公昆季益恢遺緒而光大之公於同氣群從中稱家督顧誦慕田荊義迄今尚未拆箸其友于聯屬太率公力居多焉常自以屈首受賈不得親儒術廼擇二子治經生業昕夕訓董復命執經義就正於余余緣是得交公一臂蓋日幾幾望兩生之立也戊午歲公念其先人自祖父而下俱在淺土乃從形家言覓吉壤悉塋諸先塋其鳩工營造不遺餘力而公以拮据瘁矣

歲杪始嬰疾洎病革誡諸孤勉自樹以亢前人餘無語公爲人長身玉立見者神竦天性鯁直靡阿徇與人交坦衷無城府其居鄉剖曲直解紛搆人咸推乎祭酒其在淮淮之人靡不欲尸而祝社而稷者即桑不啻也聞公歿閭里嗟悼諸同事至有欷噓行下者此亦以明公之義矣

尤溪令正如黃公狀代

正如黃公以戊午初夏終於正寢邑人士咨嗟悼之公於余盖十年以長余與計偕公隨謁選人比公歸田而余方匏繫西安彼此契濶弗獲追随然公治績在閩潔修在里余私心竊慕芳躅所奉以爲型者而不虞溘然逝也傷哉孤能均摭生平乞余狀爲墓門先余何敢辭公諱如松字茂之正如其號系出晉新安太守元集公唐宋以來世有聞人入明至太紹公居溪口仲榮公遷龍灣父靜源公娶金孺人不宜子

副李孺人始舉公修眉廣顙目光射人甫就塾日誦數千言弱冠發憤下帷甚寒暑弗輟也歲癸酉爲督學謝公所賞異首録籍諸生應鄉試越壬午裒然高薦公負才奇穎睨一第若芥拾顧屢對公車弗售也甲辰復當下第公自念養不逮親與更淹三年母寧徼一命賁地下乃謁選得南昌之武寧武寧爲江右骫骳邑其氓俗不雅馴公至即明教令摘奸蠹邑廩廩奉法唯謹某子甲丞者險人也負氣而忮以他故罷去啣公屬所親大中丞爲釋憾先是諸監司署考多從上中丞後至獨否銓司因諷公令尤溪尤爲朱韋齋宦游地文公遺迹在焉邑有南溪書院以祀其橋梓公下車瞻拜油然仰止顧謂諸文學曰博士家宗朱先生傳註寧筌蹄是循諸君其緣所自信契所未發其斯爲尊朱其斯爲紫陽功臣耳諸文學躍然咸以爲得未曾有邑多逋賦緣他藩占藉半於土著諸豪有力者間通吏胥獻金錢爲壽賄入則噤不復問公下令禁私謁嚴爲條例若新故緩急如期輸無後者尤地山溪險惡所食塩多從負販醝使者欲槩

行引塩民不堪將囂然梗公持議便民裕國令坊里食塩家量爲充課尤民德之醝使是其言弗強也公精於聽斷其治獄謝一切寄請靡所狥有疑事竟夕爲思或中夜呼燈起書所得每爰書成兩造無不心折者他如禱旱則澍應祝火則焰衰人以爲有中牟異政焉令尤凡五年而士習民安四境謡誦諸當道咸以爲古循良吏下其奬將會題薦舉矣會主爵者猶持昔中傷語公夷然拂衣吾安能以衰暮狥一官隨世脂韋乃公休矣壬子解組歸惟徜徉山水屏迹

不入城市邑令莊公高致賓鄉射者二公堅卧固請乃應里居怡然獨與貧交故人談藒賦詩客去則取諸儒語録及杜笠諸典寃厥同異倦則凝眸危坐嗒然一室也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最恭父病結核公躬摩撫侍床褥累月不解帶疾賴以痊友愛異母弟妹極其篤摯內兄之子孱而家貧公食之教之卵翼勿替居嘗自奉無紈衣鮮食好而緩急人無問內外戚疏無以亡解往令尤時巡司某奉於官無以殮公厚爲賻襚得以喪歸諸生蔣某壯未有室公斥俸爲給

仍貽刺富生爲助禽焉祖寢不戒於火公自尤遺書令子更構舉宗議建祠首揮金三伯緒爲倡蓋公視阿堵爲長物若重義敦倫則赴饑渴不啻也公大父習形家言先世多襄吉壤至公父捐館追念志事躬跋履蒙茸踰越阻深襄吉乃已長君早歲沾疾公令就成均晚賭諸孫雋異爲躬程督望是患疾火尋復霑温得疝輾轉遷延病革訓諸子師儉勤無忘爾父清白吏遂瞑蓋萬曆戊午閏四月六日也距生嘉靖辛亥享年六十有八嗟乎公起諸生不十載而領賢書顧間關一第長材短馭斯已尪矣竟坐譖人語以陶令賦歸是非涸淆謂世道何要以干旄所至尸祝庚桑清標亮節卓然爲月旦推重揆之千秋公自有不朽者夫何必三事九列乃稱快也

書

擬范大夫荅西子

曩者越國不幸會稽之役君王棲而請成鄙人蠡備位卿相與文種諸子實執鞭弭從我寡君自惟上不能建威消萌奉吾主于高天大山次復不能固圉自保與強鄰講鈞敵禮而含垢忍辱草間求活即庸人尚知其不可況僕乎顧吾思之權事者須見其大遘變者貴圖其終昔晏大夫有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主上幸未引決而臣子悻然一逞輔殉主孤宗墟社

屋厲將誰階義所不安忠之所不出也所以隱忍戮辱偕我寡君共幽圜室甚以伉儷金石之盟爲君臣仇敵之用令我西卿輸入吳廷鏡破釵分珠沉玉剖僕意中事豈至此哉良以微志弗展國恩難酬欲有所用其未足也而西卿貽書見懟不勝悲憤捧覽來教中間情事若生慙白日殁負黃壚似以僕爲區區失義之人瑣瑣寡恩之伍嗟乎西卿僕豈迷冥而甘爲有胸無心者哉且夫浣紗之誓死生以之偕老爲期及子衾穴此僕與卿兩兩相期之大願也臣不貳君女不更夫笄幃至性不少激烈豈須眉丈夫而慮不及此然而逢時之祥鸞鳳叶琴瑟雝家之福也若乃時窮數迫主上且不有國臣子安得有家古之人有罹茲患者至於別身首夷家族而不悔又況慮定於前計周于後乍分飛而異處旋皓首而同歸如僕與卿之今日者哉嗟乎西卿事之本末故未易悉獨僕與卿悃欵衷情則千古難明兩心共喻耳往者吳爲刀俎越爲魚肉僕不難以生試鐲鏤卿又何難以身蓐螻蟻而戀戀一生未即捐割者蚤夜思惟從我

寡君與二三大夫共爲沼吳計耳意在沼吳則不得不豢吳意在豢吳則不得不以粉黛爲緣佳麗爲餌令敵人出於厭縱之途而恣其怠傲之習而吾始得而甘心焉疇昔卿入吳宮此意僕且微言卿亦神會以故海山之盟權爲翻覆之手聖賢之籌聊試譸張之用而西卿乃繇後溯前痛定思痛嗟乎西卿今日之事前羞已洒後効若券玩敵人于鼓掌暢主君之威靈其自神禹而下實嘉賴之僕且爲卿告成事若之何其以爲詬厲也丈夫作用龍蛇蟄起豈有滯緣

女子貞心磨金沏石但期勿改若夫世途多缺造物忌完崎嶇迫阨所在而是西伯聖也忍羨長君高宗賢也寧放孝已孔門三出未爲絶恩塗山四日忍揮別淚彼非所謂有道仁人乎大都委蛇其道昂藏其用要于初念不渝本懷畢暢而止嗟乎西卿讀子書似不能無概然者事不奇則不留恨不甚奇則不大恨一腔愁緒千載恨端惟僕與卿兩人知之兩心明之今茲之舉以死則我與若均欠一死也以生則我與若均幸一生也以振弱鋤強則我與若實提吳越

之衡而翻興亡之案區區續鸞膠合剖鏡此猶其後者也世無無羈者僕自揣欲爲世間奇男子卿不妨爲俠女人自今以往方舌與卿徜徉湖山之上逍遥烟月之舟終老餘年以償夙昔盤錯艱辛一切是非誹譽願且置之其母以往事爲帶芥也哉西卿有心人毋滋怨悔爲賢明累

史紀范少伯平吳後載西施號鴟夷游湖不知所終適日文人有作西子遺少伯書語多憤懣聊試戲荅以代解嘲

勸從兄岷陽立繼

弟自仲夏離家忽已初秋滿擬貴體漸康接家報聞尊恙復增令人驚愕又聞尊兄慮及身後托弟與亨兄育弟三人部署內外而盡將田産歸之祠中此達觀之見似無容喙惟是天下事生以獨見佐以忠謀乃始通前顧後揆天理質人情永遠無弊竊謂尊兄既委弟是重弟也徒唯諾而畧無獻替亦何取托重爲哉夫尊兄與寔姪兩世衣冠決不可無祀且吾兄方正廉直爲鄉推重而寔姪青年遊泮黌較有聲豈

其憤激之故不復置後奉祀而千秋萬載令人悼惜哉愚意尊兄所慍者不過爲諸姪多拂少順藐忽恣肆無猶子禮耳怒之誠是也然因怒而廢繼則于天理大義似猶未安也且尊兄亦思伯父締造之艱與雍兄同胞之誼乎三姪者行事多戾而心事亦多乖張皆弟所不喜人也然使今日擯之却之盡以田産歸衆而諸姪無與恐在天之靈不無恫怨何以故三姪者固伯父之孫而雍兄之子也使有子盡將祖業歸衆而吾孫弗預有弟盡將産業入衆而吾子弗預

伯父與雍兄安乎不安乎以愚見論之尊兄有子憲姪既已有後矣今日之事所斬焉中絕者獨憲姪未經置後耳天下盡幻也即有子無子同歸于幻也然而繼祀大義有繼則存無繼則殁今日有系可永永流傳異時有譜可永永推遡此名必不可不惜也且吾兄亦一時憤激未經深計耳尊嫂年僅及艾異日生事殁送亦自須人寧能衆爲政乎姪媳青齡守志異日或上節所司寧能以無繼著之悖史乎凡若此揔不可以無繼弟非爲諸姪惜爲尊兄與憲姪惜也

今其事聞吾兄張主立合同多張而弟以愚見進似于悖謬然弟斟酌處置爲吾兄全繼祀大義一以慰伯父雍兄之靈使怨恫盡釋一以樹憲姪衣冠之裔使世世流芳一以使三姪回心思過其建之繼者固篤義紹宗而餘亦蒙恩沾惠即尊兄幸而回春固可身後通行脫有不諦令尊嫂與姪媳亦永無囂誖之患也至族衆各事若一一如弟處分當使衆心欣悅無在不令吾兄取重方不負委弟一場心力耳千里遠隔謹以筆代舌伏惟易前議鑑弟忠希恕其專誕焉爲禱

書至而兄已先殞未經更議旋致訟紛空有熱心徒滋扼腕

與溪南諸公求諭僕息訟

謹啓寒舍厶麼微族猥以天幸竊附名宗真如螢燭末輝依光日月矣而不肖時行復得荷愛于諸公茲不幸有舍姪媳意外之變不得不備陳左右祈求仁恕者從姪學憲昔年曾叨貴宅吳士謙先生門與今郎初生丈仝席研獲補郡庠增生矣不謂已酉秋不

祿而且無子僅一遺腹女適居安黃氏耳自始殁迄今屈指二十五載六十歲垂白之婦三十年孀居之苦 臺下視此光景其可憫當何如哉乃者葉秋女玉容去年爲黃宅所買九月間逃匿黃翁諭正心者投呈貴里尋索揆之情理亦自尋常而無奈秋婦遽輕生服毒也買婢尋婢俱屬黃家于寡姪媳固毫無涉而告者牽誣孀婦此舍間子姪輩不得不懇上住提也婢母服毒致死情亦可憫而黃氏老翁既饋粥不敷舍姪媳當翁殁時分遺田産不滿百金今諸訟

紛然舍姪媳貧無以應煢煢老寡惟有祈死旦暮且爲秋婦之續可奈何不肖行坐視不能彌訟無策不得已敢具下情冒昧丐貴宅諸名公縉紳先生暨仁人長者伏念秋婦之死開罪不自舍間啓釁非緣孀婦律令服毒自死或可聽上臺徼從寬減貴宅之仁也諸老先生之德也無論舍姪媳孀貞得終天年當日夜焚祝祈名門鼎盛即從姪學憲生叨門墻殺猥原下俾得與梧丘之魂嶋亭之鬼稱三無憾又況華宗不鄙寒族而胞育寬恤之其光寵可勝道哉昔汪

司馬以同宗七烈著爲列傳如舍姪媳青齡矢節皓首完貞諒亦貴宅諸太史公所垂憫也情迫詞感仰冀慈原容竣事啓龍不盡

書送荷溪南諸大君子即論僕息訟眷念宗盟矜憐寡梓以志感

與祝石林師論文

日不揣以拙稿請正大方而師臺謬加甄賞謂正不涉庸奇不涉詭會須百中無庸別求捧誦台評始而靦中而思末乃躍然如覺有獲也私竊謂文章之道惟氣與識而局調藻致弗與焉大抵運會有隆汚局調即有高下藻致亦有新故而氣必不可勿厚識必不可勿高何以故厚者如宇宙止元氣周旋任滄桑變易而渾淪直貫元會人身止生氣運動任肢體倦怠而精神立起死生故培氣宜厚也高者如置身萬

仞崇巔而俯視一切摠屬下風太陽懸象中天而陰翳群爲退伏即螢燭敢爭末輝故鑄識宜卓也方今之病在於情日盛而氣日下致彌新而識彌卑矧視之燁然徐按之索然此氣不足其沾沾自命者不過寄籬拾瀋而唯唯隨人者不免傳聲耳食此識不足兩者皆譏欲令喉舌手腕之間時弄新聲時倣古韻疇昔王唐諸大家豈不笑人哉管蠡之見未知於大方何如惟師臺發其覆蒙而特加爐冶容生齋沐領誨也

尺牘

與鮑文學安甫

招提一別易居諸遂及兩月敝友曹機仲傾盖莫逆矢欲爲耐久之朋而賦性孤介復不能與稠人沓處乃鮑友傳尊公明命函書致幣儼然臨舍且立欲北面就弟子禮令人茫然莫應竟不能爲已甚拒也惟是機仲邇羈義興歲杪歸來庚其中不能無怏怏耳然緣是獻歲得密邇仁兄絳帳獲時聆教益知已之聚殊用快心亦吾輩講業樂群一大因緣也耑此奉

復嗣容晤既

與殷司李泰寰

吾儕淬厲西干積有年歲庚子之役君衡丈先聲二三兄弟業爲壯氣而仍復鎩羽歸來令人悵怏今午未聯翩老仁丈摩天去矣疇昔社中悒鬱牢騷之念俱躍躍欲奮卽弟雖疲駑未敢以伏櫪忘千里也興化爲八閩王地台丈司理秋雲定當使刑清政肅奏最內召可佇足俟分當詣前謁賀恐驚台居何日至郡城當趨貴寓一訴頻年渴臆也榮行的於何期統祈裁示

與邵太常翼廷

屯蹇豎儒未知稅駕何所而翁臺許以曉成決其必售此不肖所爲發憤入山而不能已也仝佳郎至曹溪蚤莫淬厲覺塵襟頓洒攬天都奇勝超然清遠令人有踞須彌吞巨海意刻下逢課期務如數程竣矢不負山居以傷翁臺獎與之明僮便謹獻近稿如干仰祈覽正可任翹企

又

宗譜之役生幸得從金象老後共効一臂深惟代庖慮恐血指而昨所呈傳贊五道過蒙獎賞自揣謭陋顧不知何以得當大方也瑄瑯神皐爲通邑捍門籍鼎力巋然告竣真萬代瞻仰事記文蒙委一切浮屠之說都置勿道謹將祝侯經始暨翁臺頻年休沐拮据部署今幸落成據實詮次然所爲禔福吾海陽者媿椎魯之辭尚未能揄揚萬一耳惟鴻筆裁潤之

上祝尚璽石林師

晉謁時辱師臺渠誨諭以澹寧不須躁熱生佩服不

啻矣退而自惟士諂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輙復片言幸垂覽詧昔姚虞不遭岳牧則終老歷山曲逆不逢魏生則竟伏牖下彼一聖一賢猶然矧在中材有能無馮籍推轂而自起者哉老師莅任迄今生幸叨培育未敢以一言妄于師所知也今當其阨時欲有所舒其憤懣亦易爲德耳且生與汪自魯兄一入青衿俱蒙奬借聞汪兄以師寵靈得從焦太史游門生倘獲一盻寧不能附驥攀鴻哉在師臺道德文章科名宦業生即徼寸進不能以塵露裨益山海惟是異

日者立朝則揚休居鄉則紀績鉛刀一割理或可効老師之樹功而不忘者意在斯乎試期逼近中夜輾轉思疇昔昌黎氏曾及門再三輙復效顰以申前請臨楮悚惶

寄張比部七澤

鯫生材本下中明公臨幸海陽廼弗以爲散木而辱採收之一經品題頓令枯朽增色也計臺下所以樹生者豈其微哉棘圍之役願得竭蹶以酧知遇而天降禍割先妣以今年仲春見倍殊乖明望奈何奈何臺下命世英賢超今軼古凡在逢掖咸願登龍生既猥蒙青顧敢不矯翼厲翮而蟠飛異地不得時瞻山斗恐日就非薄以爲明公羞敬獻拙稿仰干繩削惟臺下不鄙而終教之異日者得奮翮秋風看花春日啣佩尤匪淺矣敝邑李公向荷吹噓得徼樂育握手時更希齒及庶幾輪菌之材得匠石一言重也不腆微芹少布候私翹首龍光可任瞻溯

與邵京兆素予

客冬遠錫瑶函莊誦數過雖復未瞻芝範而德音孔

昭山斗如在望矣廼承奬譽綢繆益知臺下之繫念深也今正長公北上復值攬揆之辰政擬肅箋申賀而試事倥偬急返齋頭則前旌發矣深惟疏節靡所逃罪秋間獲從兩郎君入闈異徼天幸而毛羽不成遂以控地當天網横羅之日局趣伏櫪如生者真可恨也臺下以賈董鉅儒事間平賢主仕宦至諸侯王相政復不薄彼讒人者惡足爲明公累矧歷任廉明暫秩外藩終膺内召第翹足以須願毋介介也因季公榮赴虔此申候北望泰溟神隨楮往

與表儀部小脩

旌麾榮發循海日攬江潮徧游吳越齊魯之區河山勝槩都入襟期恨生輩株守七尺閨無能執鞭彌驗後乘耳台臺茲行北雍則望慰雲霓海陽則如兒奪乳悲歡之景政自不同又何論不肖輩更叨渥愛者也生祠之役業蒙兵尊詳允按臺批發生謹與諸友董其事計冬間當能報竣嗣容請文勒碑馳送京邸庶台臺德澤在吾海陽者與峴山高與南國永也因舍弟武試便附此奏聞曷任瞻想

與程大理覺我

隹郎聚首三載彼此相期足快平生昨歲復從永寧菴中早暮洊厲睽如並鑣兩心立期不謂若郡一行遽成千古傷心慘怛如何可言乃隹婦絕粒從容陶然共穴真人世不朽事也弟承汪石老晤教屬爲論著重以台翁明命謹檃實列傳捉筆時每叙至郎君宏才暨烈婦誓殉不覺欷歔欲絕耳耑仵馳上幸惟焰入郡邑舉烈之役約以何期弟當俶裝以往

荅程司李參寰

秦關萬里歲序三遷雖復遡想台光而雲山修阻渺不可覩即尺書修候猶未能尋便羽以佈渴衷追念昔盟徒有悵惋恭惟仁丈忠清植品明允宣猷皎日懸而鼠鼷出社和風拂而桃李成蹊從此奉特徵擢銓諫直佇足俟其爲交游光寵當何如矣弟碌碌數奇迄無寸就每念令人娠汗惟是夙懷耿耿終不敢妄自菲薄以貽知己羞也伏承存問兼損嘉惠千里故人遠念增感未能一片聊抒尺素深秋遠道惟益加珍攝以需 宸眷臨風怡悵可任神馳

寄殷銓部泰寰

台兄榮擢銓司流品在握而弟猶屈首蓬茆坐卧一榻升沉相隔何啻霄壤每憶社中兄弟仝席研晤招提把袂登高連床夜話此情此景不堪迴思徒有悵快耳茲以敝邑貢生吳某者與弟誼同宗居同里夙同膠庠試郡邑學使者往來稔客殊相厚善今茲謁選天官政值臺下秉衡之日真千載一時也暮年貧生兼以學宮冷署藉鼎力留神俾得江左善地感非獨宗兄矣恃愛奏懇曷任瞻企

謝方開封庚庚

驂乘游名都因得循滁泗越睢陳徧攬中原河山之勝真海內鉅觀也荷台臺寵以腹心賓之壇坫有籌畫必諮有咨詢必採昔人國士之遇無以踰此政擬効一臂佐下風而不虞冗務之趣歸也別時復蒙俯念家紛不靳琬琰藉庇周旋情蒸蒸骨肉厚矣歸來復承令親翁程覺老延致西席爲道台翁聚首時篤念肺腑有加無數群爲卿佩所委敝門人書業已致之乃公矣庳此申謝嗣容續音

與鮑海宇伯達

自台丈雄飛以來僅郡城一晤對耳而睽違弦朔遂至十載弟才劣數奇迄今猶然控地每捫心自愧無可爲知已道也詹積爲老僕婿弟知之其改事門下至昨歲叛去乃始聞知嗣緣小僕兄弟株累代爲所請荷尊夫人不概繩以法而及於寬政其榮多矣忽接琴函如自天降弟即詰其叛因諭以主恩難負僕僕分宜馴母爲再尋覆轍也曹機仲化去每一經貴里不無西州之慟計仁丈榮赴在即咫尺參商何日共文瑞諸公鼎足一談乎

又

徂秋白下趨歸兒輩出台翰慰誨慇然若望弟以展回谿而收桑榆者弟即伏灘其意豈常忘千里遊哉惟步非夸父而強逐曦暉恐終無以副知已拳切耳詹積事台丈已及寬政而彼猶怙終殊可恨恨第此兩人者以中道售身途窮可知茲復爲仁丈所斥黜覩者必生退阻徐之時日則又難於絲束無已老仁丈姑責之自新俟榮擢錦旋日令其兄弟爲之地可

也於越新安僅一水而遥聞新政籍籍騰播遐邇計奏最內召直須時耳久稽俟問因敝友赴試敬布積悃一片輸非不鄙是荷

與越太學伯雨

程朱三夫子耳食者拘於舊聞不復蒐輯閎闕里志書其於家世源流遷移居址採輯論著不遺餘力微剏心文獻不及此無論新都增色即三君子在天之靈不至以并州爲故鄉也令公叙文貴邑故多博雅士而謬以屬弟深惟椎魯敢不殫力以報明命范聆

老文業已耑仵致促二三日內嗣容馳送也

與汪礎司景謨

曩辛酉幸得以賓興之役覿挹龍光乃台兄不以爲菲薄而辱眄睞之散材也而謬許爲奇老大也而期收於晚欵洽慇懃情文備至其所以愛弟者迄今思之豈能去于高哉別袂後隨而于役中州隨而奔返故園又復以怨家舊訟驅馳荏苒而甲子秋期屆矣甚欲一謁台居而亡兒不祿忽有京口之殤試期逼近懷抱作惡遂不能越招提半步居諸如駛今且復

兩載矣家弟時柱自庚申一別覿面無期今復化爲異物聞殁時囊橐蕭然殊令人不快也幸其子麟之頗能當戶蓋豁達類乃翁而謹慎過之計台兄椅梓篤念周親定不忍置膜外抑亦家弟九京所拳切者耳因舍姪行肅勒申候不盡縷縷

與商參軍

自祖臺寵署山城不肖僅從敝友飫聞高誼而未遑晤謁也日唐突一見果軒軒非常格哉故宜發奸摘伏大有造於吾邑也啓者姪孫女遭無賴夫誘之

門二三棍徒欲隨而甘心焉向非與人急報朱親拘留則茲女定當受黜矣此輩膽能包身計祖臺自當實之於法惟是姪孫女父母雙亡而兄嫂寡甚其始極悍惡而夫復不良不及今爲之地將輕則失身重則非命轉盼不將復頫公廷乎敢求對簿時嚴鞫此無賴子爾寡廉鮮耻意欲何爲若必不能俯畜須通知擇耦如仍欲完聚當嚴立服約設有不測則伏辜無辭得仗斧斷以杜釁萌寧獨姪孫女荷庇生安即舍姪亡夫婦或亦能爲鴟雀也寒家菲薄未能一芹

惟是楊檄播烈不肖輩當亦有口耳冒昧縷陳伏惟台炤

與程儀部參寰

日候台光坐積雨霑綿不得瞻車騎枉臨財他出而前旌適至遂成參商嗣聞放後隆中仍復丙夜賦歸母以主人避客客姑爲題鳳去乎二金丈以匆匆無備意怦怦不自得又迎駕聆誨自是積悃茲具啓肅請弟惟河朔之飲期在六月平原之歡要以十日仁丈倘不淺茲興乎願假平原五日歡俾弟得分河朔

半席也

復程中翰因可

程簡菴不以弟爲非薄而召使輔行深虞蚊負敢謂勝任惟藉此攬西江奇勝瞻忠義鄉以抒馮吊兼効幕內一籌得恤隱甦艱是愚衷所自矢耳要之既附名流遂遠益友殊用悵然令叔先生昔在貴宅曾覿芝眉今茲共役一方自是奇遘簡老夙篤宗誼推情可知弟承台命更當頻爲說項以期不負裏囑也俶裝期迫率爾佈覆握手未龜神隨楮往

辭程鈔部太蒙

偶同友人問業湖上因得挹芝眉聆玄屑乃蒙惠顧前好重損郇厨兼拜明賜德意蒸蒸古道照顏色矣二三兄弟嘒嘒晨星追思已事能無憮然弟才劣數奇今尚頫首塩車而台丈驅馳皇路爲 天子使真所謂雲泥隔也老驥伏櫪壯懷未已擬來歲決計作長安遊而車馬僕從不無煩費兼燕臺習靜須令資用備裕台兄履任方新解宅分舟非弟所敢啓齒不[illegible]之惠倘可推升斗以潤涸乎庶幾[illegible]之客不至作汗漫遊耳近接家報旦暮且趣裝言歸肅勒代面臨棫主臣

謝佘直指初泰

蠖伏竪儒祗緣叨表叔葭莩因得欵蕪陰洽巖邑并謁華堂疇昔斗山之仰既幸登龍今茲賓主之歡復不下平原時日也盖台翁所以寵不肖者至矣別時以怨家舊訟遄歸待理而台翁錫以琬琰用獲昭雪寧鯫生佩啣無斁亦寒家百世之感也肅此布謝伏惟崇炤

上楊按臺代

應安六郡祖臺旌節寔臨照之某等分屬編氓敢輕溷典謁以冒鈞嚴惟是微福於先大夫獲稱世好曩時同門諸臺大都以先人知雅辱賜盻睞緣是不敢以卑賤自外顧未有以高曾公祖儼然按部而焜燿之如今日者無論賤兄弟捫心欣幸爲千載一時即九京有知亦當爲之忭躍也先人正色省垣以是非付公論以清白貽子孫彼黨人者必欲忌而擠之林壑今公道昭明倘亦幽憤欲泄時乎某等蟄伏有年

雄飛無日所望拂拭而令之妍品題而增之價俾存歿俱有光榮以祖臺鼎力噓枯燃燼直反掌間耳去秋恭聞簡命愚兄弟俱手足舞二天之戴榮籍可知莫克鳧趨先申蟻悃不腆微芹仰祈涵鑒

與程光祿觀所

昔人謂猶子子也尊表叔以期屬之長而兼骨肉之親曩通鎮聚首時業奏知座右謂疎屬即勢要度未有能先表叔者余初老深以爲然即令姪輩欲倔疆亦安能矯命雄行哉然讒人者流每從中交搆盖始

而媒孽中而鼓煽勢不至於傾彼此囊橐不止者自非台翁以公心直道力廻瀾潰則前功替矣姪自旋家後猶心旌遥懸時懷杞漆之憂用敢進其愚忠伏惟留神覽詧

與萬寅陽師

生年踰疆仕尚爾蟄伏泥中師臺不以爲老大而特加爐冶此之知已庸可謂非國士遇乎何節婦爲程木孺家賢媛得師臺列傳自足千秋謬蒙見委敢不竭蹶第鄙俚之詞恐不免代斲誚也惟大方潤之

賀姜大理素臣

奉違台範幾易葛裘遥想芝光可勝寤寐曩自逆璫耑擅朝野沸騰翁臺以貞衷亮節周旋觸忤遂致拂衣雖東山暫卧而北海名高寓內延頸踵以想望丰采非一日矣恭惟清朝懷舊　聖主賜環特返廷平之任旋登樞要之堂從此洊陟崇膴其爲蒼生社稷慶可勝道哉不肖行數奇屢蹶跧伏故園日望三台朗曜得餘光波及爲草莽生色而今果如願矣私衷忭躍曷可云喻寅具不腆之儀少抒賀悃惟不鄙而

麾存之翹首斗山可任瞻溯

與吳州伯東倅

客冬聞賢姪榮任名州殊增懈忭日望前旌錦旋枉過敝里或得一抒渴思而適諸姪寵顧知王程期逼旦莫且榮發矣深惟昔年把臂膠庠乃今分手各天吾姪大才游刃遐方恢有餘地遠到可期而劣叔鼯鼠之技鉛刀尚未一割又惡足辱齒頰哉伏櫪雄心尚思一展第未知蒼昊意何若耳家規槩出劣叔手裁序文藉重汪石老即程參老亦蒙賞閱敢以呈覽

惟賢姪進而教之粤西雖遠山水自佳願益加珍攝以須 宸眷晤叅老幸一致遐音臨風遥想可任神馳

與吳別駕達卿

頃自庚午晤別荏苒居諸遂及五載台丈雄飛天路而弟也跼蹐泥中吳粤各天徒有渴憶恭惟兄臺泰階洞照干將新硎佐專城則孺袴分榮署屬邑而絃歌合誦從此魚馴海外珠還浦中當不令昔賢崇嫩矣弟數奇屢蹶徒嗟三北之辱未獲一跋之俟撫今

追昔惟有欷歔然伏櫪壯懷尚猶未已兄臺眷念風好何以振鍛而翼之飛策癸而厲其行乎二三兄弟落落晨星每念愀然茲因注東莞榮赴之便奉候台居東莞祖母爲弟先姑計台丈以梓桑烟友之誼無庸弟祝長途異地願言珍重

復吳州倅伯東

榮行在卽旣未能把臂叙悰又弗獲唱驪祖別乃前旌遄發之候猶眷念疇昔貺函交貢感謝感謝是行也計吾姪清標亮節惠政仁風繇遐方而溢中土聖天子破格優異直眉睫間耳俟榮擢錦旋時當擁鷺散祠爲吾族生色也

與黃尚璽黃石

客歲寄迹廣陵歷春徂夏值台駕羈京奠一聆清誨而未能也秋初言歸歲杪始聞錦旋以俗冗未遑晉謁新正台履亨嘉百祥駢集兼郎君養蒙培風知今

秋摩天起矣啟者舍姪女蚤甥事曾籍重鼎力屢青睞而迄今寂然不聞推惠弟屬外戚不當頻瀆嚴惟是舍姪女食指旣煩而夙貧亦多所恃僅姪婿遺貲爲乃公領營而踏跙不付計孀孤蹄號諒非仁人所忍聞且見也緬惟台翁斗山六宇冠冕一鄉姪女母子非叩籲臺端將誰望者敢祈鼎言諄諭俾得推初情還故物一以拯姪女合家俯仰一以全乃公仁聲義聞一以免孫氏子及他親友心非腹誹無論姪婿啣銘九京而姪女舉家嗷嗷不至作溝中瘠其感激寧有量哉弟非敢饒舌固請亦以向叨台翁屍愛而先兄臨歿以諸女及甥見託又姪女每一旋寒家輒潸然垂涕敢冒昧乞恩惟大君子哀而憐之姪

女暨甥幸甚臨楮主臣

與黃太學求瑜

往壬子尊公以鄉三物賓上座弟時趨襄左右嗣丙寅復得從台丈暨季公心聲周旋通家夙愛屈指居諸盖二十年所矣咫尺親鄰弗獲時對芝眉可勝寤寐茲以舍姪學珪者爲五舍弟猶子頻年鬱悴目患弗痊近幸藉漁父指得詣謁臺下荷蒙不鄙屢錫刀圭寒家凉薄愧未能獻一片而台丈惟主行德不復責酧舍姪歸來每爲弟縷悉高誼中夜盟心但有焚

祝自服妙劑後雖經獲効尚艱全復似非點刮未能收功舍姪皇皇屬弟乞靈倘蒙弘開妙手刮除夙翳惠大光明微獨舍姪終生啣激亦寒家合門感也恃愛娓娓萬冀留神

與曹孝廉季野

生平知交滿眼其肝膽共披緩急足恃指寧多屈每清夜思惟若彼此相期片語久要真堪千古者獨門下與不佞耳門下既昂首天衢大爲知已吐氣僕即屈抑沉冥可以不恨惟是一生淬厲尺寸靡伸私衷憤懣猶不欲爲世宙間棄物也南宮勝事近矣想入闈時神閒氣銳策馬長安看花上苑爲貴里第一人後不佞日幾幾望捷音之來也鴻便肅候兼佈賀悰北望金臺可任瞻企

與程廬陵簡菴

老仁丈捷舉南宮分符巖邑二三兄弟藉以生色其榮多矣弟鼯鼠之技重以頻年屯蹇都無好抱而兄臺召使輔行汲深綆短曷克勝任業稱通家極愛矣敢不竭蹶以佐下風惟是老驥蒼鷹不能無長途凌

霄志焉敬約兄臺以十弦朔爲期彼時非南走金陵則北走長安屆期毋致淹羈或可少抒夙願則兄臺骨肉之愛也先此奏聞嗣容晤悉

與程民部新菴

廬陵之役辱簡老再三召命必欲拉之驂乘旦夕且偕行矣計在來秋可以返旆倘台兄榮赴之期尚未及瓜彼時或可奉芝眉叙胸臆也胡某以厶麼悍僕而敢逆主人顏行致金氏昆玉合門憤恨弟與簡老雖行有台兄鼎力當如摧枯振朽豈足煩鞭箠使哉

金舍親事已竣局嘱筆甲謝不盡欲言

與盧陵諸鄉紳代

不肖庸材待罪名邦賴此中先達鉅公加意梓桑瀰縫詔導私切懸企而厲有目前最急不得不預聞者項以漕務稽延部臣題請奉　旨催徵甚亟新正以來漕院貽書艱道檄下所司已兩兄程督矣大畧以漕事遲悞在於回空艱難今議更民運起解真州漕船纔待而刻期於三月初旬現今所徵糧數什僅二三而時日逼迫可奈何此下吏所爲皇皇而眠食難

安愁腸蘊結者也伏念吾邑縉紳諸老先生乃心軍國夙抱忠貞今茲　聖主焦勞定當國恤軫念敢祈樹幟先輸爲士民表蓋諸紳首倡則境內響從庶上臺屬望可紓而不肖藉手以免辱戾榮施匪淺拜矣

賀金太學君平

隹郎以妙齡起澤宮而老仁丈猶顏丹髮黝居然一少年場何樂如之矧森森寶桂聯翩蔚起可旦夕俟乎廣陵一聞捷音不覺手足抃舞亟欲歸來稱慶而汪表兄政在延致事未竣局屈指仲冬當迈旆故園計晤時當拍案掀髯連飲主人幾巨觥也

與吳太學國藩

四十年知交復得聆謦欬接慇懃真不啻珠還劍合也近不佞在郡城得從雲章諸公晤教荷蒙軫念寒宗矜憐孀婦高誼殷然薄日干雲矣獨黃翁徹貧而孀姪媳復毛乾髓竭無能爲報可奈何今其事埋葬之資萬不敢遠官斷倘藉諸公鼎力不致苛求容竣事後近將登龍九頓矢不敢有負明德也諸先生軫

恤存歿澤及耄婁而先兄亡姪九原有知豈真蛇雀不如哉肅此先聞容冒摳叩

慰汪太學長馭師孽

今春聚首廣陵荷尊公渥爰度越壽常真不啻腹心推而手足視也邦關賦別尚擬有勿藥之喜而自夏徂秋爲日幾何竟爾僊去追惟夙誼既弗獲視藥臨含一將候悃復以家冗牽羈不能素車白馬輕千里慟也私衷耿歉可勝悼傷聞尊公回首時洞徹三生翛然來去豈禱家所稱無恐怖無罣碍者耶矧福壽

並臻森振兢秀想悠悠塵世更不足煩達人沽戀耳惟昆玉益節哀自愛光前烈以瞑在天臨風唁慰可任神馳

與金孝廉子易

流冠披猖業已蹂躪北地長江一衣帶而遥震鄰之恐已可寒心矧吾郡夙稱饒裕若躭躭伺逞實煩有徒翰教欲給示立規保護邨鎮其爲桑土綢繆計至深遠也謹將貴里形勢所當毖防及向來積弊亟宜蒐剔無如置柵踐更及屏異流僧道禁賭賻舉慣盜

列爲四則上之邑公爲懸示貴邨要地着實舉行毋論奸宄憚懾即莫夜有戎何恤哉附復不既

啓

候孫宮諭 代

玉署風清北闕騰龍光之彩金臺日麗南中瞻山斗之輝望重陪京光流畿輔恭惟 台臺人倫秀異星嶽精華世忠孝以傳家海內羨無雙門第踵文武而狥國天下稱有用文章聲價久重于木天丰裁徧布乎縣寓雄才過左馬不數小巫盛遇接夔龍佇膺大拜某學多迂僻宦惟拙疎憶昔掞藻天廷偶叨貂續迄今分符郡國不忘鴻攀倚玉非遥嗟封疆之匏繫

操刀有愧冀江海之波涵敬托八行用申九頓捧日尋盟企高踪于天漢折麻布悃託永好於雲霄

復彭大理 代

東山望重朝野成桃李之蹊北海名高泉石煥烟霞之色登龍願切至鳳懽騰恭惟 翁臺一代珪璋三朝彝鼎宏抱能吞蠡澤萬斛淵涵勁節特聳廬岑千尋壁立忠鳴璅掖直與黃閣爭是非讜著梧垣猶令紫宸霽顏色衡鑒高懸于東魯安攘遠振乎南閩直道特忤時流貞衷惟知獨矢十年休沐已見松菊風

清一旦賜環居然姜桂性辣三十載廻旋敭歷暫爾杖屨優游億萬口仰止謳吟行覘旌熏寵錫某才微襪線技媿鉛刀偶射策于金門遂濫竽乎銅墨一行作吏深知製錦之惟艱百里分符敢謂烹鮮之易効洋洋大國曷克牛屠翼翼小心殊虞蚊負所幸典型在望矜式攸歸思出大賢之門墻用紓下吏之睠顧伏願留神桑梓特錫指南之車加意寐聾俾追冀北之足

迎洪司理 代

鳳藻麗九霄南海産苞文異采鶴鳴振千仞西江仰清越神姿恭惟 臺下扶輿間氣光岳元精曳紫紆朱爲海內無雙閥閱雲蒸龍變羨域中第一品流頃上林春掇于曲江而臚唱高傳夫丹陛股肱郡獲徼福曜忠義鄉槩屬提衡從此狴犴無霜稔知銓垣近日某才微襪線技止黔盧幸徼籍末榮沾十乘之輝更隸轄員慶切二天之戴遥聞脂車已發與士紳氓庶兢企雲霓更喜夙駕將臨共白叟黃童群相忭舞關門紫氣延佇旌麾道左黃塵恭負弩矢

復朱司寇 代

曜炳三垣碩望樹中朝砥柱風高九列鴻名聳寰宇具瞻願久切於識荆懽且騰夫御李捧函知寵拜貺增榮恭惟 翁臺道契星精神繇嶽降學通墳典宏抱共蠡澤吐吞品邁天人偉格將廬峯挺峻握銓而薰蕕別白仕路于焉肅清衡文而珠玉甄收人才因之鼓舞三十年周旋敭歷居然一代斗山億萬衆祝誦謳唫洵矣明時彝鼎衷懷魏闕暫寄丘壑之安適寄江湖益屋廟廊之想頃中興之景運已開而 聖

主之旁求斯切弓旌指日鼎鼐須時寧惟西江草木頓增光華抑亦環海士民想望丰采某蠛蠕微質樗櫟散材偶射策于金門遂叨膺乎墨綬一行作吏方知民社之艱難五內攖心彌切蚊槩之慙負何幸龍光伊邇庶幾玉屑躬承帶星之任爲日未遑方媿造請尚稽詎謂貺函交賁駢語逾華衮之輝腆儀過玖瓊之賜勒此干鬲謹用銘鏤附布蕪詞虔申謝悃

答吳守備 代

虎帳分符帷幄隆干城之寄龍韜制閫貔貅昭保障

之勲威鎮一方名高六幕恭惟　台臺閩山挺秀漳海毓靈胸羅謨典之精不妨旁蒐乎弢畧世本孫吳之種遂爾奮迹于簪纓煉就青萍挾雌雄以上下秘傳黃石一呼吸而升潛爰領東南之上游用控荆粤之要會居然虎豹可俾葵藿之安坐殄鯨鯢永杜潢池之警某雕虫小技章句堅儒偶得利於毛錐未嫺軍旅之重隨濫竽乎墨綬殊凛簿書之艱自惟蚊負之是虞賴有龍驤之伊邇文事獲頒武備緩急可幸無憂俎豆濟以干戈安危庶幾足恃下車伊始媿典

謁之未遑鴻藻飛來驚瓊瑶之先賁敬勒蕪詞虔申謝悃旌旄在望遥瞻赤白之交輝干鬲具陳願托雲霄之永好

送金司理代

明允宣猷三尺展經綸之畧簡孚著績五刑持郡國之平望重斗山光照下土恭惟　台臺三湘毓秀七澤儲精學術邇墳典淵源何論蒸吞雲夢文章擷屈宋芳潤直是洗濯漢江維楚有材早見蜚聲于南服茲方何幸欣逢駐節乎西清從此光被囹圄平反允

追張尉諗識春回里閈高大益卜于門某鼯技易窮鉛刀難割謬叨潘縣自惟蚊負之懷慙慶托蘇天竊幸龍光之伊邇頃歲除伏謁僅通下吏之姓名值騶從公巡未將野人之芹曝有懷仰止彌切瞻依伏冀崇涵可勝翹跂

復曠符卿

北斗泰山碩望樹中朝之重神龍威鳳高丰聳寰宇之瞻願切識韓懽同御李恭惟　翁臺丰神日麗氣節霜凝光分翼軫之精章天獨異秀攬廬彭之勝拔

地稱雄看花長安立掇上林春杏綰符京口長留南國甘棠望重明光禮樂與韜鈐并飭名高粉署寅清暨練習雙輝爲天子親信臣風清九列班一時廊廟宰日近六書某才微襪線識僅醯鷄倖徼一第獲依日月之光承乏巖封彌切淵氷之懼操鉛刀以使割敢自謂新淬之硎財發軔而虞顛尚未知稅駕之所所賴典刑在望師表爲儀當吾世每思哲义之儔居是邦願事仁賢之侶伏冀指迷登覺破寐振聾北杓南車遠人知所嚮往引津渡筏下吏可無素瘝

賀郭署縣 代

化日初昇曠澤沛一天雨露陽春有脚仁風播百里
絃歌芳久溢於循良譽載賡乎襦袴恭惟 台臺學
蘊五車偉格將南金並映秘蒐二酉鴻名共西華爭
高萃綿山漳水之秀篤生畸人若齊魯龜蒙之區飫
聞善政製錦才雄何慮叢絲棼緒屠牛刃利自見斷
蛟劃犀疇昔光照鄰封濯濯樓臺先月今茲星臨下
土欣欣草木向榮獘絶塵清從此行車麥秀氓歌士
舞定知卧閣花深不肖某忝叨侍從之末妄欲係越

以請纓思贊股肱之衡横遭輿曳而肘掣復緣家難
暫去里門僑寓廣陵形影猶憐異地有懷汶水夢魂
如在故鄉遥聞王喬飛舄弗獲共枌榆童叟快睹威
儀諗識单父鳴琴猶冀與桑梓士紳仝依怙恃伏望
鑒其葑菲不棄睽違朞月可三年成俾瑧久道之化
此無惡彼無射永睹終譽之騰

賀王進士 代

賦就長楊吐頴建中原奇幟名高雁塔奔蹄攬上苑
英葩已見丹陛雲開佇看紫宸日近歡騰桑梓慶洽
葭莩恭惟 台臺金門儁品上苑高標學術溯典墳
咳唾落隨風珠玉才名雄賈董揮毫成花様文章芸
窓雪案蘊荆璞於當年鳳起蛟騰償連城乎此日遥
聞紫泥封寄曲江景色方新更卜玉殿臚傳燕市遨
遊在望盖緣祥鍾泰岱萃十二河山之勝遂爾秀發
瑯琊居五百英雄之先王生之綬已結遭際不讓古
人貢友之冠可彈慰藉私欣知已不肖某醯鷄未品
樸遬散材幸叨里閈倚喬深慶雲高快覩芝眉側玉
自知形穢栖遲異國每悵我生之不辰翹企故鄉忻

慕良朋之入彀寅申燕喜敬托洪箋從此射策金門
彩筆將五雲并現諗識摛詞玉署鴻名共萬禩芳流

賀唐中老 代

曜朗三台碩望著中朝麟鳳風清九列鴻猷標南國
鼎彝歡生雀躍喜溢龍門恭惟 台臺道可補天忠
能貫日自上林高掇於曲江而行車立沛夫春雨試
明允於兩藩于門陰德已茂佐統均乎元宰山公啟
事方新分校豫州參苓盡收藥籠提衡秦省桃李悉
上公門頃緣璫焰方張高蹈思江東之鱠旋因 聖

環時賜叱馭起汾陽之塵皇華持節若三湘七澤風仰威儀　帝簡益隆舉雲中郢上祭屬填撫從此擁旄擘畫百城郡邑仰雄風更卜仗鉞威靈三窟鯨鯢驚震惶不肖某姻聯肺腑誼託金蘭頻年節指南中若驅馳皇路已見勞苦功高此日　綸膺北闕特委畀名藩稔識安攘化洽爰深燕喜用托鴻笺寅具輸儀虔申賀悃伏願弘開文武之憲大振雲雷之屯吞雲夢八九於胷中釀澤共漢江衍溢攬衡岫嵯峨於席上崇功徧楚野謳吟

與邵京兆

樸遨庸駑蹉跎歲月未獲尺寸之遇徒傷衡鑒之明顧影可憎捫心知媿惟是醉歌伏櫪猶懷王處仲之碎壺磕觸號鷄欣附祖士雅之擊楫憶昔時聚首仰止常勤於斗山恨積歲濶悰鄙吝遂生於肺腑爰裒近集仰塵台襟伏冀眷念窮交顧瞻風好稍假游觀之暇畢致鄙俚之辭渡我迷津頑石因而首點揮茲庖丁郢人賴以鼻端獲斲指南之車得克冀北之選中心是感永世爲期

上楊直指代

西臺執法埋輪彰震肅之威南國巡方攬轡睹澄清之化寀海拭望已久留都沾沐獨先慶切遷鶯歡同喜燕恭惟　臺下忠扶日月望重華夷秀奭孕廬阜千尋英精鍾翼軫兩曜玄文粹學淵源欲邁子雲亮節高標介特直追伯起纔與杏園之宴旋開閩海之春明允克稱刑平徵召遂膺宸眷按部則滇南天末澤被赤膏封事而長安日邊霜飛白簡雖直道偶觸時流之忌而孤忠獨荷　聖主之知故物賜環新恩

特寵念陪京根本之地須正已率屬之賢重持繡斧驅行而貴戚避驚再錫惠文節指則河山震動此士紳所共仰瞻而氓庶咸切歡忭者也某等析薪難荷畫虎弗成徒讀父書未由躬致于皇路有懷壯志尚爾蟄伏乎泥中先人于役南宮幸徼一日之知雅小子遥瞻北闕諗附兩世之通家御李無能登龍有願蓬萊翦水地雖隔于仙凡幽谷陽春情實傾乎化育爰申蟻悃用布葵忱伏望睠懷故交惠顧前好肉既枯之骨俾殁者與有寵光噓未燼之灰令寒生得以

揚吐則二天覆露無涯而九地啣戴曷旣臨稟可任
悚惶

上方大叅

桑梓晚儒夙瞻高雅斗山巍望下賁凡微地隔升沉
無緣得奉顏色輝被遐邇有知盡沐寵光敬借竹簡
以抒忱遥望龍門而祗肅恭惟　柱國鍾翁臺下當
今名世振古人豪執法南臺貴戚盡避驄馬衡文西
蜀桃李悉在公門吳越關閩傾心燕趙齊魯拭目頃
復秉憲藩臬旬宣薇垣喜雨露而愠風霜外威嚴而

內順治宏襟曠度吞灑澒洪流于胸中峻節高標並
岷峨嶽色于天際若吠日吠雪之地悉暢皇靈俾巫
山巫峽之鄉益沾聖化某蹄涔末品樗櫟庸材幸托
通家謬同郎君之席研常欽明德願出大賢之門墻
家兄叨屬吏于風塵仰承天庇小子僭陳言于記室
敢布丹衷棧道鐵山來由望青天于險巇光風霽月
猶冀噓下土以照臨伏乞台慈俯垂仁鑒

賀張制臺代

九重推轂特晋祈父之崇階十乘專征遠播元戎之
偉畧川湖雲貴亟望來蘇壁壘旌旗脩然改色恭惟
臺下赤手補天丹衷貫日允文允武宦績茂著于
三朝克孝克忠家聲直繩乎八座登上樞而綏靖中
夏威震鯨鯢移重鎮以翼護神京力宏龍象帝心久
已簡在皇綸疊見寵嘉頃緣西土之披猖益厪中朝
之眷注元老誰爲方召北狁遇而心邅長城獨有范
韓西賊聞之膽落爰錫中樞之鉞煌煌赤羽晝輝更
賜尚方之權隱隱青萍夜嘯旌麾飛指車前雄隼待
縧牙纛高懸水底遊魚欲泣師行江漢披襟當七澤

雄風檄到蚕叢吐氣掃千盤妖霧仰慰聖明之眷顧
俯甦蒼赤之倒懸戡定尅期胙封指日某備員隸屬
庇宇方深恭聽簡膺命倌欲發謹拜椷而申賀擬負
弩以前驅不腆將忱聊備一醪以饗士有融致頌願
恢九土以來王伏惟崇鑒特賜淵涵

迎饒兵尊代

文武壯猷煥成功于兩淛安攘秉憲來新命於九重
式鎮京輔之上游用舒當宁之南睠恭惟　台臺山
斗英標珪璋重望夙承家學玅齡策步于雲霄世贊

皇猷一旦蜚聲乎宇宙秋曹讞决囹圄一片地忽覩
風光春鐸提衡豪傑幾千群欣逢氷鏡干撼保障惟
天子眷念三吳魚鑰麟符匪明公莫當一面单車且
至輿望久傾從此日麗千峰應知春回萬戶某製錦
無能操刀有愧當年披春風于棣蕚幸托龍門此日
沐仁雨于疆塲慶沾鳧邑未忘遇國謬附通家近水
樓臺敢云先月及門桃李尚冀早春馬首非遥旦暮
覩襜帷赫奕龍光伊邇歡呼共士庶紛披

賀朱郡尊 代

龍尾風清遐邇仰褰帷之鑒熊軒日麗閶闔騰露冕
之懽望重斗山光流吳越恭惟 台臺參井儲精岷
峨毓秀掞天廷而摛藻相如之文采彌新擅家學以
名時晦翁之淵源丕振權衡錢谷當會計于司農出
入度支著經綸于粉署天子時軫雲夢之域使君用
分符竹之榮麥秀行車仁澤隨漢江俱溢花深卧閣
政聲共衡岫爭高某畫虎未成堅匏無用幸叨桑梓
灼知巫山巫峽産此異人偶先糠粃惟是一鶴一琴
聊用自矢深慚坐嘯以畫諾尚冀掩過而區瑕雖懷
子文之忠奈舊政不堪奏獻恃有次公之治知後乘
可以照焜敬托鴻箋式將燕喜吳山楚水故國猶來
入夢中白叟黃童新聲遥聞鈞天上仰惟崇炤可任
翹瞻

賀姚直指 代

威行漢法三千憲度周旋節指秦關百二山河震動
秋霜凛冽春晝煇煌遥望龍門可勝雀躍恭惟 臺
下星躔奎壁嶽降甫申小試牛刀思覃河陽赤子旋
徵烏府道濟海內蒼生出袖中之彈文奸諛骨冷持

柱後之繡斧貪墨風清惟 天子眷念秦中故明公
誕膺特簡驄車西攬豺虎于焉震驚憲節東歸交遊
與有光寵某等分慙小友誼托先公猥以兩世舊歡
獲蒙二天垂庇噓枯振弱得遏蛇豕之横行吐氣揚
眉賴有高厚之覆露爲德而期于卒推恩于所不知
高誼雲霄永言鼎吕遥聞旌旄錦返未敢唐突興居
爰借竹簡書忱聊用肅將芹曝伏冀仁鑒特賜麾存
榮發屆期無能先驅弩矢斗瞻非遠猶懷異地龍光
某臨楮曷任瞻依翹企之至

賀耿中丞 代

節鉞擁雄藩總紀風清乎吳越岡陵歌小雅懸弧瑞啟于孤卿九重眷注方殷百福純嘏駢集簪紳慶溢朝野歡騰恭惟 臺下神繇岳降道契星精文章摛班馬之華何論龍文鳳采學術紹孔孟之統自是聖軌賢踪掌銓衡而流品肅清晉卿寺而典常丕振建牙列纛坐消海上鯨鯢仗節麾旌遂作東南保障茲者星逢初度辰值攬揆地官檢長生之籍永駐朱顏天子思論道之臣疇咨黃髮五百年而生名世微公

其誰八千歲爲一大椿從茲決矣某等草茅賤品襪線微材徒讀父書未忘紹陟之念有懷前烈尚媿弓冶之餘幸先人夙蒙一日之知而小子謬托通家之好遥聞中丞命下獲密邇乎仁風更喜南極星懸得瞻依夫永日玉帳開時萬騎雲從爭祝誦玳筵集處一天月色共懽呼愧未登龍欣同躍雀寅具無文之牘虔申不腆之儀翹首五雲馳神千里伏願天保熾昌人歸平格輔巖廊之鼎塩梅舟楫攸須添海屋之籌社稷蒼生胥慶

請王令公 代

封提百里鴻才特展于公侯化洽千郊駿譽歡騰乎稚叟帡幪幸叨厦宇仰止時企芝光爰潔菲葑用傾葵藿恭惟 台臺南溟孕秀西越儲精文章居多士之先蔚起中原麟鳳學術稱萬人之敵驤騰冀北驊騮有脚陽春欣沛九天雨露無方化日時聆四野謳吟琴鳴單父之堂巳徵休養寧戢花滿河陽之縣稔識七辟三旌某蹄涔末品樸遬庸材幸染翰于天廷依光日月獲瞻依乎宇下景行斗山假返故園快睹

梓桑生色恩徼新寵頓覺肺腑皆春寅卜吉于予支用抒忱乎芹曝伏望棨戟榮臨襜帷寵賁稍假自公之暇聊將竟日之歡聽車轔馬蕭光生蓬室聆金聲玉屑大暢玄風

賀鄒中丞

節鉞鎮名藩刁斗靜閩關夜月旌旄傳異采指揮暢漳海春風蒼生想慕久殷紫宸眷倚斯切恭惟 翁臺學通墳典宏抱將蠡澤吐吞品邁天人偉格共廬峯挺峻天廷掞藻一枝高折上林郡國祥刑三面弘

蘇下士望重明光名高粉署握銓而仕路澄清衡文則賢豪鼓舞自奸閣發難干纓紳而　聖主旁求乎耆舊千尋勁節已見于霄一點精忠真能貫日游登卿寺識人望之攸歸旋秉節旄占　帝心之簡在維茲閩地在山陬海澨之鄉頼有長材敷經文綿武之畧從此波恬浪靜四境乂安稔識策勛樹名九重側席不肖某材微襪線技謝沿刀當吾世常願睚事仁賢徼天幸迺獲躬承芝宇先人辱在世講臭味情深小子竊附通家皈依願切遥聞擁旄仗鉞知中朝倚

毗宵肝紆憂更卜矯手跂踵若海濱士民雲霓懸望

賀汪令公

花封化洽遥聞百里絃歌巖邑政成式瞻九重眷注聿遣几經弦朔企仰時切雲山恭值攬揆之辰寅劾嵩呼之祝忱將燕喜慶托鴻箋恭惟　臺下蘿山孕秀浙水毓英文章冠多士之先祖孫趾美品望居萬人之上伯仲聯芳初製錦乎西江已見化臻三異嗣鳴琴於東粤更爾清徽四知兩地交誦循良三臺特署卓異當宣聖不惑之年爲漢人強仕之始位則由銓諫以驎公孤卿貳人爭目爲黑頭公年則緣耆艾而升耄耋期頤世且羨爲黃髮老某堅匏無用畫虎未成媿倚玉之兼葭自知形穢幸附驩乎喬木獲與光榮如駿居諸驚數載之更易各天雲樹恨異地之難通遥瞻南極星懸益卜中天日永爰脩尺楮用布寸丹九頓將忱一芹表愫伏願道隨時泰治與日新單厚戩穀常昭有道之符松栢岡陵益迓無疆之祐

侯黨令公代

駿譽洽千郊快覩河陽花茂仁風翔九域拭瞻單父

琴清欣睹一天雨露稔知四境謳歌恭惟　台臺盛世珪璋清時燮鼎鍾百二河山之秀宏抱共西華爭高居三秦豪傑之先偉格將南金並映桃花千尺浪已見牛斗文揚杏苑十分春更誇雲龍盛遇製錦才雄何論叢絲梦緒屠牛刃利自見斷蛟劃犀從此花滿河陽閭閻丁焉扑舞定知琴鳴單父士庶惟有熙暵某雕龍有媿畫虎未成燕市幸識荆欣遇紫芝眉宇都門尚齒係不覩赤烏雲光遥想下車之初稔知新政之洽載高厚共此蒼生沐栽培歡同士類敬勒

蕪詞虔申候悃蘿山練水每壓枌榆之思渭樹江雲可勝翹企之想

請汪儀部代

東山曳屐杖屨繫六宇仰瞻北海開樽揮拂振四筵聾聵幸際青陽之候寅申綠蟻之忱快覩鶯遷式將燕敬恭惟　臺下僊標上品玉筍名流萃蘿山練水之精五百年欣逢名世挾海日江潮之勝三千士卓冠群英兩地循良惠澤已周乎巖邑九重寵異經綸行沛於域中屬當休沐暫憩故園旋見纁旌賁自

帝闕某慙非齊耦幸托周親絲附喬以知榮葭倚玉而增重自惟葑菲樗櫟獲庇帡幪之寬更辱匡救彌縫益荷腹心之愛銘將在鬲感豈去衷謹絜豆觴虔申悃款僭扳山斗之清嚴特假旌旄之臨賁伏望鑒其野曝慨發高軒庶曳履台光山川爲之生色將霏談玄緒草木亦覺知音

請施令公

星懸墨綬醲化久洽於甘棠日藹朱絃湛恩更隆乎棫樸謭庸幸叨國遇芹曝聊將野忱恭惟　台臺明時真品昭代異才萬斛流泉筆下詞源傾彭蠡千尋立壁胸中氣象壓匡廬潮陽馴海外之魚何論魯中牟化臻三異新安飲江中之水僉謂楊夫子清峻四知卧閣靜卧犬氂民歌愷悌行鐸鳴行車秀士荷鈞陶宰巖邑如烹小鮮歷久道罔踰初服某學慙管測識僅蠡窺幸隸字下得共畔庶以謳吟竊慕籠中欣同士類而鼓舞偶以薄劣獲與登庸吳地越山摠屬一天覆庇仁風化雨何分兩地生成

請汪大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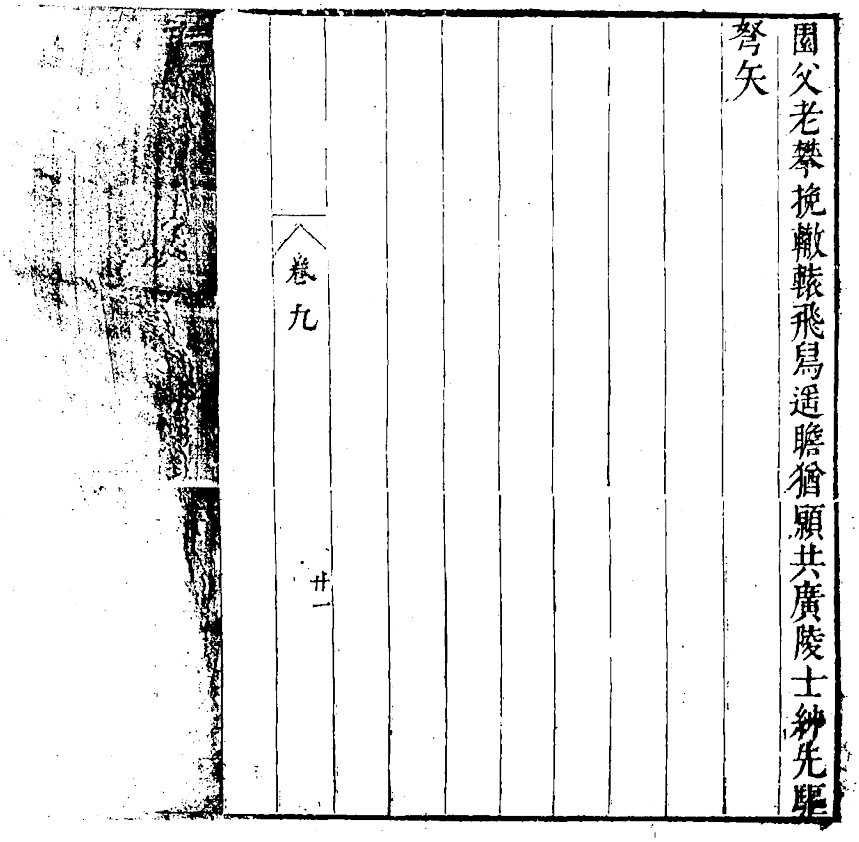
望重羨梅寰宇想鼎台之業情隆桑梓知交沐潤漉之恩幸叨桃李于門墻更冀帡幪乎函盖爰抒蟻悃用布葵忱恭惟　師臺品粹珪璋名高彝鼎鍾嵩嶽蘿峰之秀遂擅兩地英靈萃文章道德之精卓冠三朝名碩班聯玉筍映發在東壁西崑燭送金蓮寵遇溢鸞坡鳳掖望昌黎山斗久徧寓內士紳卜安石行蔵實關蒼生忻戚某枌榆末學樗櫟庸材荷採錄乎籠中忘其葑菲徼品題于天上借之羽毛奮北有懷指南何幸當春陽布泰之會政景福攸同之辰虔絜

椒觴用將蔬敬伏望擇吉寵臨示期光賁玄言特指迷途渠誨用垂寶筏車轔馬蕭知明公有意移玉負弩擁篲俾下走屆期迎門

賀李同府

淮海風清遐邇仰褰帷之鑒邳關日麗商氓騰露冕之歡駿譽夙洽于三鄰鴻恩旁馳乎九域恭惟　師臺明時奭鼎盛世珪璋東粵儲精萃崑崙鴈門之勝南溟孕秀發珠龍湟水之祥學術接鄒魯真傳何論漢箋宋詁吏治媲龔黃異政自是來暮去思頃者一

麾佐守九載莅嶽操特植于懸魚合二郡六邑共美關西夫子道每隆于折節若白叟黃童咸稱周室聖人惟　聖主聰念塩關之重故　師臺用領鹺司之榮從此澤覃三商頓蘇積年疲瘵更卜仁波九塞併消近日癸庚不肖某樗木難雕堅蒯無用幸叨宇下與百昌萬彙共沐恩波兼辱門墻若近水向陽尤先日月金陵僑寓隔別每憶芝眉故國榮懷夢魂猶聳光霽俄聞榮擢可任歡騰伏望旌麾早發棨戟遄臨弘開雨露之施用慰雲霓之望脂車在即不獲與故



園父老攀挽轍轅飛鳥遥瞻猶願共廣陵士紳先睹爲矣

揭

吏部改題揭代

衰親病劇彌增微職憂思難展懇賜代題以慰孝思以全戢業事戢惟人臣事君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原無可避就也惟是衰憊之親委頓卧榻則憶子彌殷遠游之子河山脩阻則思親倍苦與其跂而兩躋孰若改而兩通則戢今日情事有萬不得已於哀鳴者戢母今年八十有九矣兼以夙嬰痼疾伏枕數年戢向丁父艱服闋告改南曹實以母老病不忍遠離去

夏捧檄南歸見其衰憊特甚轉側須人然猶幸飲食如常夜能安寢以故勉強就道別時母子依依不勝酸楚近接家報母以思戢飲食頓減夜不能寐戢一聞此信五內如焚恨不即時縮地一睹親顏而不能也戢母殘年卧疾餘生有幾政菅人所謂報劉日短三復斯言每爲於邑使戢遠宦數千里而兼衰親度外戢獨何心能不悲哉且戢所轄黜封隸屬既多簿書叢積即了無暑碍之身猶難展布戢身居遠地家有病親眠食難安愁腸蘊結勢必叢挫幾務罪愆日

呈

公建張侯生祠鄉紳呈

公祀循良以昭德化事海陽事劇民囂外腴中瘠匪能吏則姦宄莫蒐得仁風而痿痺斯起竊見本縣陞任邑侯張　治崇惇大政戒察苛法特嚴於胥吏與臺衙蠹震慄恩勤施於顛連窮蔀民隱關通勸論無慮多方一切輕生詐命頓醒聾迷革除幾經搜剔此中澆風薄俗具見移易守嚴一介清凜四知課士藝而接踵聯翩揭儒統而解分化經雅稱師帥匪啾虐

名以德和人何論中牟奏異行所無事庶幾單父鳴琴懇察輿論之僉同特申公祠之勝舉俾召伯與棠陰俱在則庚桑共畏壘無疆匪私阿也敢公布之

孝廉呈

公舉生祠以垂不朽事吏治實關民生前脩永貽後躅惟循良芳譽弗顯斯疲瘵群望莫甦竊見本縣陞任邑侯張　心清如水化行若春公能生明視事見奸絕塵清威克厭愛政成如和風朗日剔衙蠹則輿臺胥皂悉屏姦回軫民窮則閭巷澄隩俱達寃抑嚴

積戢母子私情卽不足惜如地方何戢郡爲大梁都會人皆願得而戢獨願改南就近者昔年以親老甘處閒冷今日以親病甘就簡近使戢得改南中近地庶幾密邇慈幃可時勤問省拮据戢業可無積譽尤是戢一改而忠孝得兩全子臣俱無忝也伏乞俯憐下情特賜題改戢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廬陵辭郡尊揭

卑戢荷老大人怙冒之恩銘千識鬲何日忘之而屬有微悃不得不披陳臺端者廬邑民最刁健一詞屢

訐一事頻翻猶可言也甚卑戢尚未行拘卽走老大人臺下矣又甚則老大人批館尚未審理卽紛走當道矣此其極敝極刁積習使然卑戢亦何能禁之前控也惟是老大人准發本縣則卑戢自當奉行卽親提別批卑戢自當停止而近有刁民揑聳上聽其隱情不可知至煩憲牌提去原詞雖老大人盼睞卑戢如高厚怙恃靡有增減而若輩妄意效尤實煩有徒恐未能寬然展布也伏惟俯念卑縣體統特賜軫重毋令奸徒窺逞橫恣侮上感鴻恩非淺鮮矣

作示寬作歌五申三令真可喚醒聾盲利議興害議革勞心焦思頓欲轉移風俗才雄拔薤清勵懸魚士欣欣以向榮爭樹公門桃李民躍躍而策杖快覩漢官威儀誠哉以德服人洵矣行所無事維茲一邑之福星可無千秋之禋祀懇採輿情特申公舉盼棠陰以勿剪召伯至今在也過峴山而興思羊叔其無疆乎

太學呈

公舉生祠以彰遺愛事愷悌宜民歌每騰於孔邇仁

賢爲政澤永矢於勿諼循吏去則逾章輿情公而論定竊見本縣陞任邑侯張　北斗望隆南金品重丕承家學直探聖域賢關小試花封不減召父杜母其馭門以內也則堂規嚴衙蠹剔三尺不少假宵私其撫門以外也則嘉肺通衷辟柝兩造均獲見天日其持議滌除也則侈靡有禁薄惡有禁群唆黨詐有禁從來敝習刁風搜括無遺其留神揚勵也則孝義有旌節烈有旌前修芳躅有旌一切幽光潛德闡揚殆盡簿書盈篋常至於夜寐夙興行勘勤渠不問乎遠

上俟大司成加舉額揭

恩選十年三開成均舉額未益懇恩代題以闢賢路以舒士望事國家財賦半倚事例而輸貲入監尤其最多者也然舊例新生踴躍赴納者豈徒艷一命之微榮徼僥佐之末秩乎蓋欲翱翔仕藉梯取功名而上酬 君父也若浮慕入試之便冒而實監撥科之正路愚者不爲則今日下情諸生有萬不獲已者頃自 神廟賓天貢恩凡三覃矣統寓內計之三次選士當得四千餘人即分南北計之亦各得二千餘人

然在南爲江浙閩楚東粵則數視北尤爲浮之省穆廟庚午兩京以恩選各增十五名夫昔僅一開而增數若千今十年三覃而解額如舊其廣狹何啻相懸一宜增也北爲京師首善地南爲開天根本地並重可知今北數胄監之中式者至四十有二而南僅三十有一多寡參差令人扼腕況南宮入試人數更過於北則前額固當取平而今額亦當兩益二宜增也向時無恩選成均中額未嘗少損今增千餘選士而額如故況選士固學宮名彥而衆材尤也使選士近勞逸諭雖經不啻百韻聽者心酸禁錮婢無處千言見之神竦何其防後懲前頓能移風易俗乃若守嚴一介清畏四知謝羔鴈勿使關通遠苞苴略無濡染公庭之贖鍰時免愬者歡呼市司之榷取稱平賈人踴躍又若闡明宗旨直標法門揭修悟之同途俾晚儒靡所簧惑綜朱陸之合一使老宿知所皈依士慶得師人爭自濯大都六年釀化萬姓載謳治一尚夫和平功無取於鉤棘政自悶民自淳庶幾柱下至德居無名去見思可方漢世循良汝南之月旦既無異同畏壘之春秋可忘尸祝懇乞俯採輿論特申公祠庶製錦烹鮮百代令辱如在棠陰柳岸千秋祀典長輝

通學呈

公舉生祠以光吏治事循良爲政萬口籲其謳歌功德及人千秋宜有尸祝故河陽花作縣化洽當年若南國蔭爲棠思貽去後竊見本縣陞任邑侯張 程朱學脈召杜慈腸纔履任見蠹絕塵清比政成如和風甘澍兩造定依律令不可得親不可得疎三尺弗

多得雋則胄監窮使新舊例生多得雋則選士亦窮兩者俱無餘地三宜增也成均之途僅利科舉故郡邑庠生之淹滯者借此爲梯今中額既隘孰肯稿項黃甀於橋門中將來援納漸稀儲庾將何所賴四宜增也選士在膠庠應試其中途自寬而今以二三千人之名俊爭二三十名之舉額踈寬就窄其誰樂之是恩選明與其進而實小其局非龍飛啓運闢門覃恩意矣五宜增也　皇上天縱神明國恤民瘼靡不洞悉曩者憫東南之力竭則首減織造念軍士之寒

苦則槩散金錢今庚午爲皇上首科其寤寐作人視他事當倍過之恭遇　太宗師菁莪弘化桃李植公諸生欣逢雨露思奮風雲伏乞俯念科場期迫會同禮部早賜恩題敢求照　穆廟恩例增加十五名則諸士踴躍效忠爭先援納國計軍儲兩有攸賴矣

狗居閭誰能公喜誰能公怒其議與也若申飭約保清查侵欺從來關葺乾沒嘉與維新其議革也則薄惡有懲詐害有禁疇昔敝習澆風頓見湔洗戒輕生數十百韻言言酸楚真可喚溝瀆返觥魂諭錮婢累百千言語語森嚴庚幾撥愁怨見天日創姦猾而舞文亂法寒心嚴緝羅而攫市探丸喪氣天罡地虎槩見驅除枯侍神君可稱合一至若謝絕羔鴈斥遠苞苴於越數百里而遥衙齋供應悉取携隨海陽飲一勺之水市司平衡畧無漁獵誠哉潔凜屋漏允矣清

畏人知又若留神俊造嘉意薪樵邇考亭泉山之淵源道契不二揭白沙陽明之功令學戒多岐豈惟多士聡鑣抑亦群迷歸覺他如闡名賢旌孝義表節烈悉發潛德幽光增馬額助河堤建津梁用成慈航寶筏治以無事爲福惇大明作並臻功用不見爲奇良法美意相映頃緑陂明奏最徵入爲　帝股肱弗蔽卧轍扳轅長留作民父母維茲廉叔之來暮可勝何即之去思懇察群情特申公祀庶卓魯鴻猷與天壤俱永且庚桑私禱藉碑誦少紓

公舉邵太常鄉賢呈

公舉鄉賢以表前徽以光盛典事竊惟仁賢在國四境藉以薰陶功德及人千秋宜隆禋祀公評久已定協芳躅亟宜表章生等竊見鄉先達有太常寺少卿邵某學有本原行躋純粹孝友孚于族黨蚤符鄉曲之稱忠清著乎朝端允副蒼生之望當培風黌序而志操已自超人迨奮迹仕途而名節遂爾震世其選入庶常也望重木天若五車二酉悉供其搜羅其洊歷梧掖也名高青瑣舉白簡皂囊特抒其建議初筮

兵垣則以舉朝避焰之權帥首發奸貪迄今日而奴酋發難爭謂文靖之見先既掌將作則以當年怙寵之巨璫直攻冐破洎竣事而內帑頓紓始信敬輿之忠遠拂衣休沐服彩承歡歸田十年尚友千古倡理學則剏講院老宿咸仰止皈依振人文則樹神皐英俊多鵲起豹變研心著述成一家言副墨藏之名山銳意纂脩爲合邑誌筆削傳之通國堅卧惟林泉是躭賜環而薑桂愈辣請郊祀請朝講請儲教侃侃多所發攄禁藩恣禁闈蠹禁倖竇纚纚靡有避忌獨推介輔不隨衆以事唯阿終晉奉常即遂初而辭榮祿中朝論定屢經劄催綠野棲遲寧耳碩隱至若册名藩而餽遺謝絕還朝惟有圖書典棘試而譽髦入彀公門咸稱桃李兩袖清風一泓水鑑又若盡先世丘墓獨輸貲爲經營舉傳家第宅悉推讓與同氣純孝高蹤友于篤誼賑貧周乏閭里藉舉火者多人排難解紛知交沐河潤者甚衆槩生平立朝真正直與忠厚兼施遡當日居鄉則崇功與盛德並著生等揆諸親見質所傳聞誠哉賢哲之典刑允矣人倫之師表

汝南之月旦久已協符畏壘之春秋可無尸祝懇乞仁臺特採輿論申祝瞽宗庶名賢將盛典交輝前徽與後軌相映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覆結鄉賢呈

查得故鄉宦邵某性成孝友天植忠貞學術能如英咀華匪僅株尋訓詁抱負本家脩廷獻洵爲有用經綸方在黌宮已勵志操如與冨室爭社壇地挺身言公頓令素封戢橫復爲同庠白沉湎誣持論救友終致當道霽威雅抱文正之憂預儲安石之望洎登仕

籍大展鴻猷讀石渠天祿之書名矣淵醇博洽居掖垣梧竹之地真能補闕拾遺其効宇遠之驕恣也閣臣愕嚴肯責而直言讜論務銷異日之禍萌其疏城工之胃破也中璫恚同列危而觸忌輸忠直捄百年之宿蠹既盡瘁以裕國隨拂衣而宁親既極怕頗愛日之歡復釋視含終天之憾十年高卧已見松菊風清一旦賜環居然薑桂性辣披陳伉儷通達似賈長沙諷議綢繆篤摯類陸學士推貞輔耻隨衆雌黃晉奉常遞抽身簪紱乃若通籍已三十年里居且廿餘

載公庭不聞典謁私室罕有雜賓賑貧乏爰有希文之麥舟排難紛庶幾魯連之飛矢又若倡道則游神千古興利則禔福一鄉揶神皐講院拮据爲末學津航脩家譜邑乘筆削載先朝文獻又若課親弟偕登賢科揚從兄俾彰孝行森森俊秀盡爲惠連濟濟芝蘭都成王謝是皆作人弘化遂爾裕後光前大都居求志行達道初終既已合符朝懸親野恋主忠孝亦復一轍生等仰止前脩頗瞻芳躅在當年則爲麟爲鳳揭盛美于千秋在身後則宜祝宜尸昭型範于百

代懇申祀夫瞽史庶尤暢乎輿情

三結鄉賢呈

故太常少卿邵 某 早奮賢科旋登甲第讀中秘而望重本天歷梧垣而名震青瑣十年休沐寧甘漱石枕流一旦賜環居然攖龍捋虎纔晉寅清之秩遽萌初服之思桑梓欽高儒紳誦義原夫天賦至性行造純脩學術能被之經綸功名一歸于道德在黌序則伉儷公廷持論救友已驚識量過人登仕途則循廉戢掌建言格君遂見窮達一轍其選入庶常也五車二

酉盡供蒐羅洵爲博雅醇儒其給事省掖也青蒲白麻特抒謇諤自是忠貞勁節當權帥肆焰而首發奸貪蓋舉朝所不敢言而公獨抗疏迄今東事厲階灼知禍始迨巨璫擅權而直攻胃破蓋從來所不敢問而公獨昌言當年城工頓省遂被綸褒至若裁藩恣戕鎮横裁胃恩觸事抒忠語語可挾風霜又若請郊祀請朝講請儲教迎機納牖言言堪貫金石皇華持節謝一切餽遺獨携兩袖清風東魯衡文植百年楨幹共羨一泓秋水推貞輔耻隨衆脂帝晉奉常即抽

身丘壑迨乎晚節益勵初衷樂志枌榆潤澤及千[illegible]
三黨怡情松菊杖屨在綠水青山有義舉不憚倡先
非公事不聞典謁晉心著述副墨藏之縑緗鋭意纂
脩權衡載之文獻若家譜若邑乘信今俟後具見鴻
裁如講院如神皐興學淑人饒多偉建至如魏闕懸
親則觧組而依膝下竟能侍養終天經術課弟則聯
鑣而登仕籍真是相輝花蕚割産以益同氣可媲田
荆清白而遺義方已彰竇桂盖本宦一生事業什九
諫垣乃正直兼之忠厚洵上不負君下不負學丁年

通籍疆半故園惟盛德合之崇功故出則龍見處亦
鴻冥生等緣所目擊遡諸傳聞若忠著三朝封事何
殊賈陸況德薰四境高踪足配史曾汝南之月旦有
同評焉緇衣共好名已垂于宇宙畏壘之春秋論定
久矣俎豆揚輝祀奚忝于宮墻

四結鄉賢呈

故鄉官邵某程朱學脉賈陸封章志操夙勵乎窮居
丰裁丕振于通顯當年筮仕則敭歷掖梧者六垣而
五大都知期言言期盡凛凛乎骨鯁著聲具見孤忠
自許休沐里居則棲遲衡泌者十載有七惟見合則
畱否則去卓卓乎清貞養望益昭亮節過人誅城社
不避權帥與巨璫補黻扆真能繩愆而糾謬皇華報
命奚囊僅有圖書棘院衡才夾袋盡收楨幹纔晉清
鄉遽還初服宦情素淡耻于漏盡鐘鳴鄉心甚恬獨
取娛松伴菊非公事不聞偃室之臨有義舉率先馮
生之市神皐講院嘉意興學淑人家乘邑史研神信
今傳後乃若篤天親則敦孝明友洵可與曾閔齊芳
周里閈則伏義履仁匪僅與原嘗較俠自奉則蕭然

淡素四境幾不知有貴人觧紛則極意周旋一鄉咸
共讚爲佛子唫風咏月無取沾名出史入經真能行
世誠哉功德言之並立允矣先今後之流芳生前薰
德仰止已勤于斗山歿後興思美報宜隆于俎豆

公舉吳烈婦程氏呈

奇烈邁倫懇賜申旌以垂不朽事百年伉儷傷心疼變于風波千載烈貞勁節輝煌夫天日公評已叶輿論芳躅亟藉表章生等近見本縣商山太學生吳聞喜妻程氏爲由溪太學生程性之女生居右族嬪自名門結褵能奉姑惟舉案恪遵婦道鷄鳴誡旦方期相夫子以摩霄鳳翥于飛忽爾遘妖氛而作祟旻蒼不吊陽九災纏太學病肉渴消奄床褥者數載烈婦齋心籲禱忘寢食者經年今春賭事勢難爲誓損壽

以益夫舅枯贏再起更割股以療疾迫臨瀕絶志在殉捐思逝者靳一綫之孤隨稟命以立孤未亡人謀千秋之祀姑須臾而緩死絶粒彌旬吞金一旦家人環視見者靡不傷心內外咨嗟聞之惟有酸鼻初十日太學先殞二十日程氏繼捐生等誼屬親隣事同聞見念茲大義旁昭存歿俱能軫慮矧復精忱獨朗鄉邦與有光榮蓋緣念矢一天不忍空廷留隻影情鍾九地惟有偕穴等雙衾若慷慨從容而克兼之即須眉丈夫未易臻此恭遇 仁臺士紳領袖山斗典刑片言便重衮褒華語更能肉骨叩乞急賜褒結并速招申庶笄幃至性不至湮沒于九京即烈節芳名永可留遺于萬禩

公舉鮑烈女婦呈

真烈真節懇賜申題以光風化事笄幃至性惟是從一以全貞憤激真衷不難捐生而就義顧未有念係一天甘心殉未面之夫壓伉儷從容而初志靡易情鍾九地誓死成不移之操經墮樓絶粒而勁節彌昭睹茲奇烈典合旌揚生等竊見本邑有未婚女鮑氏

爲生員鮑鴻謨女受聘儒童王繼先兩姓夙承家學俱標儒風王生年方弱冠忽爾病捐鮑女蘭蕙爲姿義烈成性當即登樓墮下自分畧刻從夫詎意環救復甦少緩須臾無死十一月初五日氏即麻泉斬衰哭臨夫墓含悲瀝土千人聚睹傷心長號徹天萬口同聲誦義消至姑門足不踰閫坐卧僅床榻相看日惟啜湯旦暮祝早辭人世今三月初二日迎舅姑中堂謝以不能終事永棄塵間甘與故夫唱隨原下任家人勸論哽咽無言雖父母臨視悲傷永別見者欷

歔聞之於邑生等居同里閈誼屬親鄰念茲生衾未協歿穴偕歸慷慨則拚命墜樓從容則彌旬却食寧甘九死誓不獨存豈獨豪傑須眉真屬聖賢面目懇乞申聞題請庶風化攸端士林共仰懿德不泯于人心貞衷永垂乎奕世

公舉汪藩叅鄉賢呈

盛德崇功並臻不朽懇祀鄉賢以闡幽光事功垂流寓百年尚餘去後之思德茂梓桑千秋宜有特報之典盖公評彌定則彌合而芳躅愈久則愈新事如鈌而有須禮有舉而莫廢竊見鄉先達叅議汪公垍者當代偉人明時真品盛年甲第一出而聳壑昂霄盖世功名所至見文經武緯其初筮民部也摭累朝故實彙成一代全書載在會典當年傳雅可稽其再攬分巡也攄數萬甲兵用奏八閩奇績播諸鐃歌迄今

威靈猶暢縱囚殲倭醜以封疆而樹社稷之勲域中蒼赤更生散舶銷亂萌能先事而爲後患之備海上鯨鯢褫魄既誓心以狥國隨轉念以承歡既竪安閩保障之功隨决歸休勇退之志天眷褒而早辭榮祿不啻芥視冕軒宦情淡而急遂初衣惟欲長畱清白五載贖鍰封置公藏一介行李蕭然私橐堂開綠野奉期頤上壽之老親竭力竭忱不數萊庭舞彩卷裕青緗訓芝蘭秀出之後裔丕承丕顯何論燕山義方高卧煙霞郡邑門未嘗一曳裾者幾三十年僉謂清

操逼由夷望隆山斗士大夫爭欲一識面者動千百計應知姱節凌魯史邈生平懿美忠報國孝傳家慈裕後非寸長小善所可津涯概當日設施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匪真儒名世無此完備口碑載道奚啻堕淚嵾峴山筆誦到今不減勒銘垂青史項閩省爲公駐驛之地祀海濱祀名宦業已尸祝庚桑剜海陽乃公湯沐之鄉披餘韻澈流風可無牲牢俎豆懇乞俯採輿論進祀宫墻庶仰止前脩先達之典刑可挹抑風田芳靡後進之摩厲無疆兩地祀典交輝千年

英爽如在

覆結鄉賢呈

查得故貴州參議汪某急遂初衣永終令譽卓然宦蹟閩海既有顯祠允矣賢聲故鄉宜隆特祀原夫才名早擅羅五車二酉千腹笥懿軌克脩標三德六行於惇史承歡何必孺慕歷入仕服官而懸車更局愈濃真三公不易之純衷徇國偏能讓夷由嬰城練戍以搗巢先機制勝見百戰無瑕之偉畧忠孝之道合矣出處之迹昭然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宏抱不讓希文洎逼顯後無以寵利居成功清風可方靖節其居鄉也快屐優游郡邑門不通片刺自是澹臺遜高其襜躬也金玉協度士大夫爭欲識荆堪與昌黎媲重其承前也仁壽接武兩世奉期頤之老親孝友揭君陳美政其裕後也經術蓄畜傳家有象賢之令子簪纓振王謝家聲月旦久已符評鄉閭確有定論至若撫十二曹之典故成一家言訏謨中燕有石畫磯百千倭之威靈作八閩障立德外更能樹功倉率縱囚有韓淮陰驅市之奇從容散舶出趙營平善

後之策兩院交薦九重特褒當年已勒燕石迄今猶思峴山又若封贖鍰於帑藏一介無沾嵾清白于子孫二字長在賑貧周乏知交待舉火者甚多誦義懷仁閭黨被河潤者難悉公孫之惠政弗可磨也穆叔之三立洵爲燕之某等聞諸故老皆曰先達之典刑質于鄉紳僉謂吾徒之師表九原可作允足千秋一牲未將闕焉萬古懇申祀於瞽史庶大愜乎輿情

三結鄉賢呈

查得故參議汪某起自賢科旋登甲第初試民部粉

署具見經綸載任分巡閩海大彰勛伐甫擢黔藩亟
返初服先後出處洵無纖芥可疑道德事功確有傳
聞可據盖緣居心既淨鑄品更端學術洞見本原匪
僅漢箋宋詁懷抱更饒經濟用能致君澤民其窮居
也入孝出悌蚤符宗族鄉黨之稱其登仕也緯武經
文丕振社稷封疆之烈其敭歷中外也司農裕錢穀
憲臬治甲兵恢恢乎遊刃有餘可稱通材其棲遲衡
泌也足不入郡邑城名不通有司長凜凜乎風裁獨
挺尤爲亮節忠不忘親當　帝眷方殷而急流勇退

有懷二人視絕裾叱馭者殊科智能狥國方倭奴孔
棘而縱囚殲敵决勝千里與嬰城束手者迥別皇哉
宦業卓爾恬脩年未艾而遽懸車縱御史臺交章荐
剡畢竟堅卧東山壽望八而始謝世共田間老杖屨
優游自是名高北海祖與父俱百齡上壽不以榮祿
易此班斕子若孫復趾美象賢爰有義方弘開啟佑
當年之鄉評士論悉景高標迄今之輿誦口碑猶追
明德若乃摭六曹之故實彙爲全書立德立功外庚
能立言封五載之贖鍰置之公帑不爲不欲中真屬

不取蕭然行李宦橐惟有圖書薄爾室廬傳家長畱
清白聞諸先達皆稱三代以上人浹于來茲當是百
世殊絕品生等仰稽質行知軌範之流傳逾新俯察
輿情見士民之係望更切彼棠陰駐節之地若閩省
既已祝尸此桑梓蔭聯之鄉在宮墻可無禋祀懇秩
瞽宗用暢清議

四結鄉賢呈

故叅議汪某醇儒榘武喆匠典刑理必究諸躬行學
能攄之實用宦轍所至敭歷多方竟一生事業見緯

武經文之勳觧組歸來林壑最久若當年表竪揔養
恬脩姱之節由奥渫試民部也于時會典有脩昌平
有餉拮据勒一代之鴻裁而蜚輓息三軍之庚癸京
曹已露豹班由民部攬分巡也于時縱囚設奇散舶
銷孽倉猝掃海上之腥氣而綢繆作閩中之桑土行
車更見庖刄兩院交荐賢能具章九重特旌藩叅晉
陟王事靡盬方急病而讓夷親舍榮懷遽抽簪而棄
紱懸車正服官之歲寧待漏盡鐘鳴堅卧遠移文之
嘲終於枕流漱石三十載棲遲衡泌即郡邑門不通

片刺似慷慨言公者猶屬紛拏億萬人仰止斗山甚
士大夫爭欲識面覺欣幸御李者未易物色丁牟狗
國暮景怕親誰云忠孝難全功垂堂蔭德茂枌榆洵
矣鄉邦必達若乃閩省之贖鍰盡封奚啻邺金暮夜
傳家之室廬如舊庶幾宅無樸臺清白長貽子孫風
雲旋徵奕葉其等稽諸故老見榮名上薄于雲霄核
所流傳知質行允孚于月旦輿情既協即萬口揄揚
尚未韙其芳踪曠典久湏非千秋俎豆易以章其明
德禮緣義起嗟此舉之已淹論以公成宜學宮之速

祀

本縣加科舉呈

文運駸昌選額尚隘懇照欽發增加以均進取以廣
薪槱事盖聞人文與運汗隆選額亦隨時增減故吹
竽防其太濫寧使額浮於才若頓網虞其或踈忍令
才窘於額生等伏覩休雖僻遠才實挺生在昔蒙氣
未開風仍朴茂于今儒生孔孺運正休明濟濟彬彬
不啻家絃誦戶詩書蓬蓬勃勃業已擢巍科登上第
抒今蘊古者接踵比肩履崇擁膴者聯翩蔚起盖科
目之數固已爭兩邑而先乃科舉之額仍復鼎三分

而後青衿久爲柅脫當道亦復咨嗟恭遇 仁臺文
章司命人物權衡品題則階前一席之地爭欲吐氣
揚眉擢拔則南國千里之區咸思雲蒸龍變念盛衰
有數才既自縮而之贏劣操縱有權法當裒彼以益
此但使南金東箭可堪選掄豈忍玉韞珠藏聽其淹
滯懇乞特照欽發俯賜增加庶乘雲游霧蛟龍不困
池中柳奮翮搏風鵬鷃遂在天上英雄無約結士欣
千載之遭桃李荷甄收人誦萬年之德激切具呈翹

企待命

呈侯侃兩司成送詩文

久困鯫生欣逢洪造謹獻詩文二種懇恩冶鑄以度迷冥事竊聞冊成分服塵中挾鷄犬俱僊墨妙染睛筆底將蛟龍迅化盖泰山北斗宇內仰止有年而時兩薰風門士瞻依更切伏念某材慙樸遬運嘆蹇屯少壯殊不如人中衰更憐非我酒陵陽之淚滯黌較幾歷星霜擊處仲之壺望青雲有如河漢自惟涸轍爭生活於斗升何幸庸樗忽遭逢乎薪槱恭遇 太宗師章天奎壁拔地華嵩雄才富二酉五車鉅望媲

祥麟威鳳疇昔懸書國門凡諸咳唾何論白雪吟高今茲提衡璧水一經品題頓令青萍價重欣際大冶之鈞陶敢羞小巫之黔淺爰蒐拙課并獻俚吟自知臃腫妄意匠石之斧斤忘其駑駘猶冀九方之鞭影伏望指迷登覺捐筏渡津俾吹竽之瑟識今是而昨非不至拓落於齊門而適燕之郢更南轅而北轍遂得騰驤乎周道

書疑

學庸論孟之書非一人見一家議也本無所見而支離鉤棘沾沾焉以爲得未曾有此埳井中物何足置喙若胸有特解而秘不欲宣畏不敢出致聖賢奧理竟成千古疑端誼所不安衷所不敢出也敬陳管見以質高明

大學

聽訟章　愚以爲非釋本末也直釋格物致知耳宇宙內物止一本末盡之格物者格此本末之物也果

見本知末則於天下事一眼照破一手握定是真格物是真致知更於何處覓格致乎觀下文緊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何闕何補反爲蛇足矣

誠意章　愚以爲非釋誠意也直釋致知誠意正心耳大抵欺慊關頭惟吾自知不自慊即欺不自欺即慊知此之謂獨致此知之謂慎獨此誠意之先致知也小人不慎獨而厭然知可致意可誠乎引曾子指視之言見吾知烱然必不可欺必不可勿慊所以能誠意也意誠而德潤心自廣體自胖正心修身一以

貫之矣何以故心無可正廣處便正一廣而六合內外千古上下盡收靈明誰邪誰正即廣字便包括得來蒐剔得去耳彼小人之戚戚大都繇不正來得不廣去正則自無此奚矣故此一章提誠意結誠意然上推致知下通正心更不須補湊也

恤孤不倍解　恤幼可也何以言孤與慈可也何以言不倍說者只朦朧謂民不倍上愚以爲非也大凡幼則無人不恤不必上人感之而始知恤惟孤則無父矣人情於孤始未嘗不憐恤而後乃漸倍也始而

憐中而置之而欺矣至於欺而倍尚忍言乎非敢於倍上乃自倍其初心也如荀息之死晉獻孔明之報先主庶幾近之宋太宗懿德昭而趙韓王敢奸金匱之成命上不恤矣下安得不倍乎

中庸

費隱章　夫婦微矣胡以云造端天地極矣胡於其至也而屬之察乃其所謂察即鳶之飛魚之躍也窮聖人憾天地而注者止在夫婦與鳶魚豈鳶魚夫婦及超天地聖人之上耶大抵宇宙內以共知共能爲主而不以獨知獨能爲宗其光景明明現前恨人不知耳夫婦之奇偶無心而現一乾坤者也鳶魚之飛躍忘機而自爲上下者也是真天地是真聖人即與處察處宛宛可見矣必欲於不知不能莫載莫破中窺面目此荒唐汗漫之見不識於何處覓天地聖人乎章中語語關合中庸試細參之

問政章　開口說箇人存政舉此人字直貫通章更不分兩樣人也人道之敏政即後面誠之爲人道更不分兩樣道也故緊頂爲政在人而可僅屬之賢臣

乎所取乎人者只在身上着精神其身不正更於何處談人品修身是合綱常倫紀爲修有一慚德非修也故曰以道修道是以惻怛真悱爲修有一粉飾非脩也故曰以仁覩下面緊接人字可見知人知天與後來天道人道明明照應知人者知其緣擇執以合天知天者知其不思勉而全人前知字至天道人道直一尸道破矣欲事親須識吾所爲立人極者謂何非擇執不足語人道也欲知人須識吾所爲全天真者謂何非不思勉而從容不足中天道也知天人政

知夫天與人之道耳

論語

問社章　哀公爲庸懦主而宰我居言語之科若成事三言决非過於斥責也大抵人臣引君或直或諷須就事論事仰之瞿然思躍然有爲今只從立木處論社而當年闕失毫不披陳於國體民生有何相關乎惜其當言不言致失機會故以隱語刺之也器小與子路子貢二章　夫子一生心事只在君臣上下與夷夏內外耳小管仲之器爲尊主卑臣鮮也仁管

仲之功爲內夏外夷防也管仲之奢且僭當時不覺夫子特表章之然後世人臣妄自尊大至於加九錫進侯王而不顧誰生厲階一小其器而奸雄僭橫孰腸頓冷矣至九合一匡說者謂夫子嘉其功愚以爲寔嘉其仁也開闢以來吾夫子爲第一明眼人其在春秋已灼見千百載而後如遼金元諸夷憑陵弱宋蠶食中原必至播越混沌而後已設當年無管仲則匈奴胡羯回紇吐番之變不待後來始見故器與仁原不相掩即褒與譏兩者亦不可相無也閱史至南宋航海胡元入主令人髮指傷心夫子之仁管仲真非過矣

孟武伯與令尹子文章　夫子每論仁則付之不知而治賦爲宰與賓客言及忠清之屬則未嘗不獎許也豈不與諸子之仁而姑與其才即抑才與仁有二耶愚以爲世宙內惟才寔難耳天地人三才即天地人之仁也必謂仁自仁才自才則仁從何處發揮才從何處植立不幾令仁無可掏摸而鉅儒掀揭天地度越古今之才又別有一番脚根耶但仁道至大無

可名狀無可拘牽果真才則未有不仁者也觀夫子嘗曰才難會心者未可輕言才矣

質勝文與棘子成章　質文二者自有生來早已具之勝則爲野史彬彬則爲君子縣子之論其無輕重明矣子成而獨以質爲君子欲黜文而留質是以質爲本來而文爲增入尚未知質文爲何物又安識君子子貢謂文質有生具足摠屬自然何重何輕孰先孰後只下一猶字見其無可勝亦無可分如夫子所稱彬彬者耳虎豹鞟也大羊亦鞟也安得謂虎豹爲

鞟而犬羊爲非鞟乎三猶字一滾直下中間更不添說話今解者謂盡去文而獨存質是君子同於小人如虎豹同於犬羊了然則質猶文也之下何不增入反語而特令射覆耶大抵聖賢立言令人解復令人思如滾圓稱秋毫大而泰山小殤子壽而彭祖夭此等語若拘常解便如痴人前說夢矣

遠慮章　慮不遠則憂在近非故危言以惕人也大抵天下事有已然有未然有未然而必然摠在吾精神時時常運則凡啓憂之事與弥憂之畺自然包括

得來蒐剔得去耳彼無遠慮之人只是一味疎懶本自身宜幹也以爲姑待後人本目前宜謀也以爲姑俟異日泄泄沓沓畧無幹旋不知夫左右肘腋若窺者伺者從中而起從旁而發者百孔千瘡安得不謂近憂乎故遠近元無定形淺人以爲遠政深人以爲近家國天下其揆一也

踰閑章　篤信謹守是子夏一生學力未有聽其出入者向來於小德處着精神斤斤循循罔敢越軼至此忽悟得大能包小小不妨大從大處豁然貫通卓然植立自然縱横倒豎任出任入無之不可又何患乎細物之不矜也玩閑字與出入字面灼見子夏爲悟後語若謂小德有闕亦自無妨非子夏意矣

孟子

齊桓晉文章　愛牛一事極小而孟子推之保民而王以當時縱横家主於富强至於爭地爭城塗炭民命而不忍一念聽其埋沒故直舉此事以發其眞衷隨論推恩以擴其全量見得茲念茲恩塞天地保四海追堯舜陋桓文制產特保民之事而不忍實保民

之根也章中如是心足王一語爲今古王天下者肯綮彼富强功利之胷一切可屏勿道矣

加齊卿相章　知言養氣是孟子一生學力亦千古特解宇宙間惟氣最磅礴養氣者養其塞天地配道義之根元是聖賢眞體也惟言最淆亂知言者知其蠹世誣壞人心之蹊徑是豪傑卓識也氣不浩然便索然傾頹消靡之象沁人心髓言不了知便簧鼓譎悠詭異之論誤人家國子輿氏惟於此中得力所以在已則正氣常伸在人則邪說必闢即再閔雖賢而

以爲姑舍夷尹雖聖而另置一班獨尼山學脉擅麟
鳳山海之奇爲出類拔萃之聖彼固直開宗統而此
則纘緒代興者也若區區卿相覇王與黜含輩論不
動心未知吾孟夫子矣

神農許行章　無端而叙爲並耕齊物之論其於人
則欲混君民蔑上下於物則欲紊精粗淆美醜復托
之上古以文其猖狂悠謬此少正卯之流聖教所必
誅者也吾孟子夙稱知言而可令邪說横行乎所以
論治則宗堯舜譚道則宗周孔而行相輩直鄙以爲

幽谷爲戎狄子輿氏所爲培植人心廻瀾砥潰者至
矣當與後面關楊墨章參看

不爲有爲章　大抵宇宙內事以庸陋失者什一以
躁罔失者什九蓋庸陋猶知退讓躁罔主於虛僑也
有不爲者其智韜勇沉兵家所謂不動如山難知如
陰一旦而當大事決大疑則直前勇往如風行雷厲
蔑弗濟矣故不爲有爲是今古物色英雄者一大藍
鑑也彼淮陰武士宰甘跨辱隆中逸民惟知膝抱奉
成建鼎分王之業豈非明徵哉

禹稷顔回與曾子子思章　禹稷憂人之憂顔子樂
己之樂曾子去子思守其相去何啻庭楹而孟子直
以爲同道爲易地皆然非强合也大抵論事必先論
人論人必先論心其心果光明方正則出處語嘿憂
樂去守無不可道通爲一若心術詭秘暧昧則當其
起憂動樂之時原屬首鼠兩端至於中外易面前後
矛盾本心已不能自保又安必其同道而以爲易地
皆然哉故真聖賢必能爲豪傑事豪傑固非僞者所
辦也謝安石與人同樂必與人同憂亶其然矣

天與二章　五帝官三王家是古今世運一大升降
後世奸雄覬覦篡竊若强藩外戚權臣之變皆以爲
神器可伺大寶可涎而孟子獨舉而推之天若仲尼
之聖益之薦伊周之輔政只天所不與便不能有天
下天之一字息今古多少窺覦之念但曰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而依草附木之妖盜竊名字之輩俱惶
媿無地矣

天爵良貴章　凡已所不足始俛仰於人曰天爵曰
良貴則固至足矣天脩而人從此一快也求貴而無

賤此又一快也彼人脩而天棄甚併其人而亡之果
回光返照吾天者良者自在彼膏粱文繡何願乎
不爲不欲章　誰無所不爲誰無所不欲聖賢與庸
衆人人俱足個個可驗者也吾將使世人爲所難爲
欲所難欲便有氣不足處志力不足從心者若不爲
還他不爲不欲還他不欲此至易至簡孰能孰不能
然而聖賢學問如此便已何須更走難路乎
口之於味章　性中有命命中有性此性命合一人
人而能言之然而有主張性命者乃始能操性命之

權若曰吾性如是命如是此所謂隨順因緣不無通
徹幹旋則恐性造命之學望之何人而性則聲色臭
味根塵相搏命則君臣父子賓主之窮倚誰搏挽君
子而一謂性命不幾爲法華轉而不能轉法華乎故
性有命命有性共合一易知也不謂性不謂命則主
宰在冥漠先推移在運行內非精心性命弗辨矣
由堯舜章　訛者謂道統在天地間有聞知以紹統
必有見知以接脈此言非也大抵聖賢豪傑不擇地
不擇人不論見聞只在人能發憤擔當則自我作

爲開天闢地之聖可踵千百世後而直遡前人爲繼
緒代興之聖亦可摠在一知字便足傳先世衣鉢垂
末學津航何論當代何論五百年此吾孟氏毅然直
任不欲以宗統讓人也若曰近聖世遡聖居尚不能
知則後來豪傑將復何望玩此一章孟子眞有超今
軼古許大神力矣

經疑

乾亢龍解　六陽皆龍也初稱潛上稱亢其時位之所值有不得不然者潛則係之勿用亢則係之有悔明乎處潛亢之道有因其固然斷不可冒昧越事耳若謂諸龍皆善而亢獨爲龍德之累則時乘五龍足矣何以乘六御天方爲大明終始耶三與上一稱與時偕行一稱與時偕極則時至極地雖神聖亦不能妄生機知希冀圖通也潛之爲言與亢之爲言子復極論一番潛則表其弗用之故至亢則直指其知者

在進存得而退亡喪俱付之不知然下面緊接其惟聖人明乎非聖人不能如此直前勇往者稍有一毫顧忌之私便首鼠兩端廻避萬狀矣上聖如湯武放伐周公誅管蔡皆驚天動地不顧后世口實後世如張睢陽文文山輩寧甘萬死不與一生此眞善處亢也非龍不能亢非亢不稱龍所以時乘不能闕一耳然則胡以稱有悔乎曰此在亢前斟酌商量果亢則有進前一丈毋退後一寸未可輕易貽悔也

上係存乎德行解　說象說意說盡情僞盡利盡神則聖人作易之意既多方難於掏摸而道器變通事業如化裁推行舉措豈非其人爲之耶神明之人豈眞三頭六臂靈通變幻如所謂不可思議者此道在天地間原嘿成原不假言說自然可信則存乎德行也德行在乾則爲易在坤則爲簡果眞易眞簡則易知易從知險知阻將意言情僞利神俱從此盡道器變通事業俱從此出此眞乾坤二畫之精粹也觀上係首章揭易簡而末結德行下係首章揭易簡而末復結德行只一易簡而天下之事畢矣

雜著

家規述

行生也晚不及見吾族淳風而我生之初猶見父兄秉權子弟受令出而殫力經營有相收相恤之衷歸而盡心事育無損人害人之計虧名節尚畏譏彈稍傾頹便忌笑恥即或才疎行拙未至央防潰維乃今殊有不然者人競於僞俗習於澆不事躬脩徒鞏牧乎文貌懶治生業惟媮適於懷安非儒而欲冒儒之名似商而竟無商之實罔思發憤於亢宗顓意蠹害

乎鄉曲視愚頑爲奇貨或扛撞或滾騙祇快一已之橐囊認傾誘爲良圖若投獻若盜賣盡蕩他人之財産甚而投匿以雪已忿布謗以訐人私又甚而葬六骸以營生借一杯以度日愁心酗酒必至犯上干名結念疾貧自然好勇生事羣居終日無非巷議街談聚首多人祇見生憎構釁夫既不能治家以致室人交謫主既漸臻窶乏遂爾婢僕橫行言之痛心語之短氣往事何嗟及矣後來長此安窮時行恭承父老之明命告爾族內之部英舊奬嘉與維新後車宜鑒前轍倘人盡留心行誼則族自漸底昌明毋怙不悛自貽伊慼

家規十二則

一投匿公庭

訟者不得已而用者也雖切已不平猶踟躕不可輕動況事非關已人本無爭而冒借詭名爲投匿之舉乎既曰投匿欲欺公則公不可欺欲害私則私不能害徒令差人下鄉查擾一番滋煩費啟釁爭此最薄惡之尤者今後但有投匿察知定行呈

究毋蹈前轍也

二匿名謗帖

掩過歲瑕真盛德事族之中非吾父兄即子弟過當規則規惡當懲則懲若之何其以沒頭帖子恣行醜詆也此輩奸計不過謂謗行則人被汚名匿則人莫報不思橫口饑人已壞本心陰毒含沙難逃天網向時匿名謗帖誰能掩人耳目彼且揚揚得計庸知其爲人所賤簡乎今後仍有毀人德行誣及閨門襲者察出鳴公以儆澆俗

三扛擡子弟

子弟誰能必其中才即有愚頑闇識自是人家不幸事業屬同族或啟知父兄俾之訓督或直言繩正令之自新即其人一時迷罔久當悔艾乃公然引以狎邪誘之嫖賭甚爲多方滚借蕩敗無餘斯亦無忌憚之甚矣前此或本家良善恣所欲爲今後犯者定集衆力治之决不坐視其扛擡飽若曹溪壑也

四投獻豪宦

宦而賢未有受人投獻者其受獻怙勢大都皆宦門子弟恣意漁獵及宦門鷹犬獻媚乾沒者也然使吾家無奔走權貴者引之入室彼宦孽安能張威横噬乎矧此輩投獻原非已業或以獨獻衆或以無揑有無論本人被毒致波及兄弟羣從甚而舉族體面亦爲敗壞今後但有蹈此者通族連名呈治定不令狐假虎翼也

五盜賣田産

田産各業各稅原無私相授受之理惟是蕩敗子弟或父存而借貸百出遂以膏腴嘗少價或已乏而兄弟居饒遂以公産飽私囊此一事也賣者無所逃罪買者不無陰謀至無端而作此儈牙致手足參商門戶紛搆誰階之厲矧此風一倡人皆效尤無業者不安於無有業者不保其有未分者藉口於後已分者詭冒於前吾村業已疲瘵能堪此脊脊多事乎今後倘有盜賣情由當衆治之務令賣者吐貲買者失價居間者繩法庶幾其有瘳也

六賭博傾蕩

大凡財利一途須從生理中得來四民尚矣即九流百家均足爲仰事俯育計若之何其以六骰營生盧雉度日也迷者一從賭中着脚便覺津津有味甚窮晝徹夜時日不知甚携貲出村三五成羣衣衫盡解囊橐罄懸始而利人之有終而殫已之貲久而顏甲羞歸室人交謫遂令故家子弟翻爲梁上之侶妄意室中之藏言之痛心願吾村子弟此後謹戒先從小賭禁萌自不爲貪心所使也

七虎債滚騙

有無相通緩急相濟本是親朋高誼且素封之家
藉此行德彼賴以營興吾亦不至失利真兩便事
乃若債未出而先除什不得八九時未幾而勒等
百騶至千萬債家靡所措手至以先世故業供其
滾騙也揆之人心天理安乎不安乎吾村曩時虎
債無所用之惟近日蕩子痴迷不無虎滾今後宜
痛戒此習毋快一已之私囊徒歆他人之呪怨也

八起滅詞訟

一鄉之中在內不無鬩墻在外不無釁忿大都訟

未起而蚤爲之周旋者上也訟已搆而徐爲之解
紛者次也乃其家本無事人本無爭而或以口語
撥唆或以緑事激觸至興訟搆爭遂因而爲利即
後來訟家悔禍然已疲瘵無餘矣此輩陰毒害人
方爲得計然破人貲產快已圖謀恐一時橫得未
安即異日消亡可待也戒之戒之鄉閭月旦可無
畏諸

九横潑生事

同居此里保中無事相親有事相恤即各村比鄰
皆屬姻戚吾與之禮接情慇誰無肺腸自知愛敬
乃倚仗家門每每至他村妄加口語夫強者怒言
弱者怒色誰能坐視陵轢者乎吾村子弟有越境
看戲生事強梁者或賠遭毆辱差寂而歸或橫肆
愚陵旋受報復往事可鑒也各宜懲戒毋蹈前轍

十酗酒犯上

合歡惟酒村之父兄子弟或出或歸或慶或慰即
綢繆款洽何爲不可惟是始乎治常卒乎亂初而
啣杯慇懃既而反唇詬誶無論雅會情文翻成村

澆惡習剏內懷異心借酒狂譟甚而喧囂罵坐又
甚而犯上亡等則是以合歡之場爲啟釁之席也
今後酒以半酣爲度毋爲長夜沉酲自然雅適無
事

十一庇護奴婢

狂奴悍婢固其天性寇然亦其家主法度寬疎決
啣委轡以至於此夫此輩怙主威以陵人又且結
惡習以犯上則庇護亦何利焉吾村既立規條則
當先論名分如主僕等於天澤若疎縱奴婢越分

凌尊者如本家行法即已不則定徵入祠衆爲責
戒

十二遊手好閑

世宙內豈有閑人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豈
其戴履爲人而謾不事事者不事事而好閑將耳
目可使弛倦手足可使痿痺心思可使玩愒于是
焉儔居黨聚議論不避怨嫌朝出暮歸生涯漸歸
麴蘖是以有用之身置之無用之地也夫光陰一
失後來老大堪悲精神既頹一生氣魄難振又其

甚者間廢既久日用給資豈從天降地出勢必坐
縻積居銷亡先產漸入非爲流爲惡道願吾族子
弟翻然勃然盡洗前非各勤戢業家之興也日可
俟已

中州頒示 代

開封府爲申明條約以一職守事照得中州夙號名
區延袤寥廓本府承乏出守是邦綆短汲深實虞蚊
負所藉于在屬諸賢非淺尠也諸賢萃五方之儁故
知各殫生平共啚戢業惟是事有稟承政宜畫一本
府戢司統率若不臚列體要預爲申明誠恐官方易
潰民隱難周脂膏誤以自潤狐鼠緣而售奸虐文相
襲未免驛騷格套徒沿祗滋愁怨非所以釐獘維風
振綱飭紀也本府性惟朴戇才寔迂踈今茲之約非

有瑰意奇論駴人聽睹惟期以真實心行真寔政綏
地方以報 朝廷耳衆輻合以成車群柱調而化瑟
是則本府與諸賢共相砥礪意也條規載後約在必
行

明示十二條

一勵清操

飲馬懸魚古今韙之仕習壞自苞苴官評玷于簠
簋所從來矣諸賢筮采方新豈其不兢兢祗慎也
者然利欲熏心間或誤爲染指宵人獻媚因而借

爲奸資不知此坊一潰其裂防毀維可勝道哉夫
廉墨之分固居官第一義也本府清泉自酌盟心
有年諸賢人各有鼎其幸自愛

一剔衙蠹

衙門蠹害非今日始也如吏胥則善舞文捕快則
善怙威門役祗候則善窺笑嗾伺醉飽以斂弄威
福故從來登仕路者未有不先剔蠹者也第此輩
徑竇叢生奸宄百出是在上人者毋假以情毋授
以意毋偏聽而獨昵而時用不測威權頻行蒐剔

若輩有犯輕則革逐重則申遣庶幾蠹有瘳乎毋
滋寬縱爲官箴累

一謝餽遺

士大夫餽遺成風非一日矣本府與諸賢共事一
方豈故好爲簡亢惟是賦性介特素淡私交且此
中轄屬既多相距遼遠諸賢設沿往昔時勤筐篚
不無採取舖行紛差胥役本府所受幾何而徒滋
煩費也今與諸賢約凡遇生辰令節槩不必遣人
送禮無已則首邑辨送諸賢附名取相與之情不
至睽絕足矣節浮靡而省驛騷請自今始

一輕贖鍰

罪民不得已而之公廷爲鳴其不平耳疏寃理枉
分也因之以爲利當不其然惟是所司奉行批委
多科贖鍰此陋習也自今除院道批理外本府所
委詞訟如作奸犯科狡猾強梁者則懲什一于千
百耳事不必盡罪罪不必有力浸假情法可矜不
妨槩行豁免

一戒稽玩

庶務殷繁簿書執掌往往有之然遂稽延寢閣是
相于玩也本府奉上司批行及府事移檄禁府差
不至州縣慮掣肘所司患苦吾民耳何至悠悠忽
忽漠無報結乎自今勒立限期文到之日照文申
奪違期者文催遲久者差催如屢催不至者定提
承行吏書責究諸賢其無然泄沓以滋訴厲

一平聽斷

小大之獄必以情忠之屬也諸賢作民父母則聽
斷重矣聽斷之道一主于平內平其心毋偏喜怒

外平其見母偏愛僧人佐吶殊矣當推見而至隱
間左右異矣當畧勢而觀理母信城社母狗請托
庶幾衷辟明而肺石無冤也若恣意任情模稜顛
倒致小民覆盆莫控其謂良牧何

一勤職業

長吏一人耳門以內候者百人門以外候者千人
非夜寐夙興皇皇汲汲固未易了辦也諸如徵發
催科文移關請種種麗縟均當拮据從事至小民
胥命庭下其羈候之苦尤有不忍言者須隨到隨

審隨審隨衆庶幾進可自明退可寧家乎昔人有
一飯了官事則勤敏之効也願諸賢留意

一寬供應

舖行支應官府固其常分然子母固其自權俯卹
藉以資生其艱苦可念也乃近日漁獵成風物則
取其珍奇價則厚爲裁損爲舖戶者不亦難乎本
府素性淡泊絶無異須至衙齋日用一切照民間
平易願與諸賢同之

一慎收納

民力竭矣加以邊方告急遼餉煩增此亦其敲脂
見髓時也乃惟正而外復有大等火耗巧取羨餘
嗟此疲瘵不益爲溝中瘠乎自今如前項名目一
切禁止或吏書藉故事以蠹上彼因而甘心焉諸
賢其痛抑之毋朘削吾民而以飽此輩谿壑也

一正表率

州縣之有佐貳也以分治也佐貳而賢不肖正官
亦與有榮辱焉公務紛填寧謂不當批委也者第
此曹自愛者少苟得者多于是有善其逢迎而曲

意以狥者有溺于繾綣而任其恣睢者結上驩以
朘民膏于本官得矣餘波其將及人乎諸賢其加
意表率彼將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矣設有恣横不
肖不妨容揭申處本府決不以一家易一路也

一興文校

四民冠冕在士入其疆詩書絃誦簪組蟬聯其州
邑之隆盛可知也士招搖市井聯袂而曳裾公門
坐師儒不先教率不謹耳本府與諸文學子約
月立課會諸賢以公餘之暇評騭賞扳解其優者

以憑鑒梓夫使中州文事斌斌鼎盛遂甲天下亦吾儕作人之効也

一儲武備

今疆事棘矣議兵議餉殆無虛日況大梁逼近京輔能恝然忘杞婺恤乎故事有保甲有倉儲取文具耳自今宜着實舉行保甲無取花名務練習雄俊倉厥乘歲豐稔務多方儲蓄俾兵食兩備緩則資以保障急則藉以勤王夫諸賢雅抱經濟亦何所不綢繆哉毋曰帷幄者謀之無動爲大也

以上條約本府以此自繩亦即以此相諭初政如是報政亦必如是若其他利病沿革風土事宜本府莅任方新姑俟採訪真確頒布舉行

何氏萬曆集等二種總目錄

第一册……何氏萬曆集序等至卷十九
第二册……何氏萬曆集卷二十至卷三十　兩洲集

何氏萬曆集目錄

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二三
卷二十二……四六
卷二十三……六八
卷二十四……八三
卷二十五……一〇四
卷二十六……一二六
卷二十七……一四八
卷二十八……一六〇
卷二十九……一八二
卷三十……二〇四
卷一……二四一
卷二……二五九
卷三……二八八
卷四……三一〇
卷五……三四二
卷六……三七四
卷七……四〇〇
卷八……四二七
卷九……四四一
卷十……四五九

兩洲集目錄

序……二二八
目錄……二三四